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三冊目次

元城先生語錄三卷 （宋）馬永卿輯 行錄一卷 （明）崔銑輯 明正德十三年張儒刻本 〇〇一
巖下放言三卷 （宋）葉夢得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〇四〇
五總志一卷 （宋）吳坰撰 明穴硯齋鈔本 〇六八
常談一卷 （宋）吳箕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〇八一
鶴林玉露十六卷 （宋）羅大經撰 明刻本 一〇二
皇朝類苑六十三卷目錄五卷 （宋）江少虞輯 清鈔本 二一六

元城先生語錄三卷

（宋）馬永卿輯

行錄一卷

（明）崔銑輯

明正德十三年張儒刻本

元城語錄三卷、附行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城語錄三卷、宋馬永卿編。永卿字大年、揚州人。流寓鉛山。據廣信府志、知其嘗登大觀三年進士。又據所作嬾真子、知嘗官江都丞淅川令夏縣令。又稱嘗官關中、則不知何官矣。徽宗初、劉安世與蘇軾同北歸、大觀中寄居永城。永卿方爲主簿、受學於安世。因撰集其語爲此書。安世之學出於司馬光、故多有光之遺說。惟光有疑孟、而安世則篤信之。亦足見君子之交不爲苟同矣。其中藝祖製蕭龍一事、周必大玉堂雜記謂其以元豐後之官制加之藝祖之時、失於附會。然安世非妄語者、或記憶偶未確耳。李心傳道命錄又論其記程子諫折柳事爲虛、謂程子除說書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四月上旬非發生之時云云。然四月上旬與三月相去幾何、執此以斷必無方春萬物發生不可妄折之語、則強辨非正理矣。安世風裁嶽嶽、氣節震動天下。朱子作名臣言行錄、於王安石呂惠卿皆有所節取、乃獨不錄安世。董復亨繁露園集有是書序曰、朱文公名臣言行錄不載先生、殊不可解。及閱宋史、然後知文公所以不錄先生者大都有三。蓋先生嘗上疏論程正叔、且與蘇文忠交好、又好談禪。文公左祖正叔、不與文忠。至禪則又心薄力拒者。以故不錄。其說不爲無因、是亦識微之論。然道命錄備載孔平仲諸人彈論程子疏議、以示譏貶、獨不載安世之疏。不過於孔平仲條下附論其不知伊川而已。蓋亦知安世之人品世所共信、不可動搖、未敢醜詆之也。近時有安邱劉源淥者、作冷語三卷。援拾伊洛之糟粕、乃以衛道爲名、肆言排擊。指安世爲邪人、謂其罪甚於章惇邢恕。豈非但執朋黨之見、絕無是非之心者歟。要之、安世心事如青天白日、非源淥一人所能障蔽衆目也。行錄一卷、明崔銑所續編。大名兵備副使于文熙又補綴其文。舊本附語錄之末、今亦並存之、庶讀者知安世之行、益足證安世之言焉。至語錄之中、時有似涉於禪者、此在程門高弟游楊呂謝之徒、朱子亦譏其有此弊。是不必獨爲安世責、亦不必更爲安世諱矣。

元城先生語錄序

元城先生語錄宋朝散郎馬永卿之所錄也永卿事先生日久聞嘉言格論最多先生旣没追錄成編不知其凡幾傳至我天順己卯其書寖以湮沒前大名守王正懼其泯焉得其僅存者刋而新之其傳始廣自己卯至今凡五十餘年其書復寖以湮沒元城尹張儒懼其泯焉得其僅存者又刋而新之是書或可以不泯矣

按先生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司馬氏敎之以誠且示之曰自不妄語始先生受命惟謹夫無妄誠者也不妄誠之者也由不妄以至於無妄先生之學也先生儀狀甚端嚴雄偉雖燕居無惰容其莊敬有如此者居臺諫言事剴切無所顧忌時人敬憚稱為殿上虎其剛直有如此者以直道忤人主意及其執政者歷貶英梅等諸州數瀕於死而先生志節愈堅其強毅有如此者嘗曰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地下其特立有如此者今觀語錄所載其論時政明利病也其論經史闡幽隱也其論人

物示褒貶也其論用相别忠佞
也其論用兵定安危也其他所
論莫非辯理欲昭淑慝垂勸戒
者也嗚乎是書存則吾吏之政
有未通與凡小子之學有未就
者皆得所依歸矣張儒南陽進
士也學優而仕凡律已治人之

道一出于正來吏于兹慕先生
之風嘗欲求其子孫而優禮之
求其墳墓而封樹之皆以歷世
久遠累遭兵燹不可復得特新
其廟以展其誠刊其書以傳於
後耳若夫先生之道德功業豈
是書之所能盡哉嗚乎儒之心

亦賢之心也故喜其成而序之

正德丁丑冬十有二月癸丑

賜進士中憲大夫直隸大名府
知府前兵科右給事中江東
金賢序

刊元城先生語録序

天順己卯大名守河東王公刊元城先生語録三篇歲久而廢今南陽張君令元城白于其守金公復刊之張君既繫已而富民矣又慮其教之靡有準也曰先生邑之先聞也諸生皆學孔氏先生其孔氏之徒與銑嘉張君乃輯先生之行授之俾嗣刻焉序曰孟氏有言尚友讀其書必論其世也六經之說繁矣駢文之籍大倍於經學之者白首而駭故儒腐務蠱詞士浮而失守先生受於司馬氏者曰誠而

已矣終身行之故直不屈於萬乘節不奪於折久安不撓於迫禍言確而厚讀之去鄙吝焉夫榮可躭也禍可畏也一生之堕貧者色愠細蜂之毒見之匿影何者以物為情也故任道之心可以忘物異哉范氏呂氏之相也周其身計劃調停之政黜先生之言而尼其直且夫薫猶之不同藏為猶之善肴也彼人者志不獲逞而弗已其始下之而陰間之已遂奪其地而據之以肆其欲彼於君而弗德焉况其他乎范氏呂氏之用之也姑餌

之而懼其逞爾非誠愛而成之也以善服人人且畔之苟以詐容計合自我且然何以率衆故學誠而已誠者辨邪正而已惟聖則誠聖人人倫之正也釋氏者將全其性而遺其倫不亦謬乎知者以凝物仁者以遏情勇者以戾行然後性盡而功立先生不能不惑於釋氏知凝也先生忠矣孝矣彼何與焉或曰先生取定於釋殆不其然正德丁丑後十二月乙未翰林院侍讀

鄴郡崔銑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余觀馬永卿所著元城先生語錄嗚呼前輩不復見矣使余讀之至於三歎息也余攷先生所學所論皆自不妄語中來其論時事論經史皆攷訂是非別白長短不詭隨不雷同不欺於心而終之以愼重此皆不妄語之功也司馬溫公心法先生其得之矣紹興

丙子八月范陽張九成序

元城先生語錄序

僕家高郵少從外家張氏諸舅學問五舅氏諱縱字聖作七舅氏諱桐字茂實九舅氏諱揖字濟川大觀三年冬僕將赴亳州永城縣主簿上舅氏戒僕曰永城有寄居劉待制者汝知之乎僕謝不知舅氏因為言先生出處起居之詳耳曰汝到任可以書求教僕到任之次日因上謁三日以書求教先生曰若果不鄙幸時見過僕因二兩日一造門後數月先生以僕為可教意亦自喜蓋曰其在謫籍少人過從賢者少年初仕宦肯來相從頗它日無負此言是時先生寓于縣之回車院年六十三四容貌堂堂精神言語雄偉閎奕每見客無寒暑無早晏必冠帶而出雖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聳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意可畏人也。僕從之學。凡一年有饒。後先生居南京。僕往來數見之。退必疏其語。今已二十六年矣。僕既不能卓然自立。行其所學。以追前輩。已負先生之託矣。若又不能追錄先生之言。使之泯絶。則僕之罪大。僕懷此志久矣。獨以奔走因循。欲作復止。比因竊禄祠廩。晨昏之暇。輙追録之。以傳子孫。蓋以僕曆名之微。不能使它人之必傳也。先生。元城人。諱安世。字器之。事在國史。紹興五年正月望日維揚馬永卿大年

序

元城先生語録卷上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僕初見先生。先生問僕鄉里。且曰。王輩安否。僕對曰。王學士安樂。來赴任時嘗往别之。後兩日。知縣詹丞議輔語僕曰。適見劉待制云新主簿可教。因問何以得之。公曰。後生不稱前輩表德。此爲得體。又曰此公極慎許可。吾友一見已蒙稱道。此可重也。王學士字定國。從先生學。居於高郵。

僕見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官之道。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禄薄。當量入以爲出。僕復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又曰。不獨可以治人。亦可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或犯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先生問僕舊治甚經。僕對治書。先生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若後求孔子所定之書。今不見矣。僕問其言色駭。先生曰。漢承秦火之後。諸儒各以所學談經或得或失。然各自名家。自濟南伏生以降。不獨一人。就其中取之。獨孔安國古文尚書。尤勝諸家。則今之

尚書是也僕曰其略何如可得聞乎先生曰止如曰
若稽古字往往不同不知後日士人如何解僕因舉
新經以對先生曰此非金陵説乎非但金陵之説非
而孔氏之説亦非也因令取注尚書以手指語僕曰
自此作堯典以上皆序也舊與它序同在一處孔氏
移於諸篇之首又指堯典曰以下語僕曰此兩字乃
篇題也其下當爲粤若稽古粤若發語之辭也稽考
也言史氏考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爲順古道而
行之非也然此事倉卒未能解可取前漢儒林傳並
文志熟讀之則可見矣僕後數日再見且曰堯典之

説果如先生之言因曰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今之尚書
非古文也先生笑曰是也古文尚書乃科斗科斗變
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
乃漢之隸書也故尚書序云爲隸古定其去科斗遠
矣僕又曰粤若者則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
古者則所謂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
曰秦延君説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
作四字一句也今乃以堯典曰爲一句若稽古帝堯
爲一句非也秦恭字延君信都人也見儒林傳

先生因言及王荆公學問先生曰金陵亦非常人其
操行與老先生略同先生呼温公則曰老先生呼荆
公則曰金陵其質朴儉素終身好學不以官職爲意
是所同也但學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學爾而諸人輒
溢惡此人主所以不信與夫天下之言至今疑之以
其言不公故愈毀之而愈不信也嘗記漢時大臣於
人主之前譏人短長各以其實如朱雲是其一也僕
退而檢朱雲傳華陰守丞嘉封事薦朱雲爲御史大
夫下其事問公卿衡對以爲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
受易頗有師道僕後見先生因舉此言先生曰是矣

凡人有善有惡故人有毀有譽若不稱其善而併以
爲惡而毀之則人必不信有是惡矣故攻金陵者只
宜言其學術僻用之必亂天下則人主必信若以爲
以財利結人主如桑弘羊禁人言以固位如李林甫
姦邪如盧杞大侫如王莽則人不信矣蓋以其人素
有德行而天下之人素尊之而人主夷考之無是事
則與夫毀之之言亦不信矣此進言者之大戒
先生問僕曰世之所以罪金陵者何也僕以新法對
先生曰此但一事耳其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
多成周之法且五帝之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周

之法行於本朝何哉臣祖宗所以不多為法令者正恐官吏緣此以撓民也正如莊子言掊斗折衡則民不爭使天下人皆如莊周自可不爭使天下吏人皆如臨川可以不要人錢也僕曰所謂大害何也先生曰正在僥倖路開耳譬如一大室中聚天下珍寶只有一門門前有一正路甚廣大然極迂遠難到若非其人輒趣此路者必有人約迴之然此室又有數小邪路可到有數小門可入自古聖君賢臣相與同心極力閉此門若有由邪路來者則拒之使不得入或時放一兩人入亦不至甚害也若乃廣開此路大開此門則人競此捷路而入自此門一開之後不復可閉何況有人於室中招之乎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新法恐州縣慢易因擢用新進少年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福作威之術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為賞罰人主之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為姦臣所竊則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為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

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為道以治生靈為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假天下無三綱五常之道則禍亂大作人將無噍類豈佛之心乎譬如州縣長官不事事而郡縣大亂乃復禮佛誦經閉門坐禪以為學佛可乎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先生曰古今大儒因著論毀佛法者蓋有說也且彼危重則此首輕今為儒弟子宜各主其教使之無過於重而已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大可乎則鼎必覆矣且所謂佛法者果何物也凡可以言者皆有為法也謂之有為法則有成有敗然萬物之理盛極必壞故佛法大盛則不獨為吾儒病亦為佛法之大禍也彼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毀佛法亦從而詆之以謂佛法都無足采非也芻蕘之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言乎而聖人堯舜周孔也彼乃自視以為過於堯舜周孔此又好大之病也與溺佛而至使佛同科

先生因言及東坡先生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跌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東坡立朝大節極可觀才意高廣惟己之是信在元豐則不容於

元豐。人欲殺之。在元祐則雖與老先生議論亦有不
合處。非隨時上下人也。僕又問東坡稱先生喜談禪
何也。先生曰。非也。此歸時與東坡同途。極欽曲故。晚
日多談禪。其嘗患士大夫多以此事為戲。且此事乃
佛究竟之法。豈可戲以為一笑之資乎。此亦宜戒
先生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僕曰。未聞。先生
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衆論進言於上
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
獨為趙氏禍。乃為萬世禍也。老先生嘗云。人主之勢
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

此者巴攬。庶幾可回也。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
天怒也。必有災禍。或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
變。不法祖宗。不卹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僕曰。此
言為萬世禍。或有術可以絕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
先生曰。安可絕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
論明辨之曰。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
也。譬如毒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
乃毒藥。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
不食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
死矣。先生又曰。巴攬兩字。斯可記取。極有意思

先生與僕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某謫嶺表。既到
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於荒恐
不生還。忽憶老先生語云。此人在瘴煙之地。唯絕嗜
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于今更不復作。且大丈夫
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本朝一名臣
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以便卧
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悖乎。昔陶潛賦歸
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
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
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先生之意欲自比彭澤

而以清獻比右軍
先生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
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
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執政。與老先生論議不合爾。
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當小
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
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
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
先生曰。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
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

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先正曰。人臣進言於君。當度其能爲。即言之。若太迫
蹙。閑門或一旦決裂。其禍必大。不若平日雍容以諷
之。使無太甚可也。哲廟初銳意於學。一日經筵講罷。
於一小軒中賜茶。上因起折一柳枝。其中講筵臣乃
老儒也。起諫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無故摧折。哲宗
擲之。其色不平。老先生聞之不悅。謂門人曰。使人主
不欲親近儒生者。正爲此等人也。嘆息久之。老先生程頤
字正叔

先生曰。天下之事不可以一槩論。且以飲酒一事言
之。本草言三人早行。內一人獨生者。以飲酒故也。且
冬月早行。冐寒必疾。故藉酒酷烈之氣以敵之。其初
到南方。有一高僧教余。言南方地熱而酒性亦大熱。
本草所謂大海雖凍而酒不氷。今嶺南煙瘴之地。而
更加以酒。必大發疾。故疾之狀。使人遍身通黃。此蓋
之極也。故余過嶺即斷酒。雖遍歷水土惡弱。他人必
死之地。某獨無恙。今北歸已十年矣。未嘗一日患瘴
者。此其効也。故某多與人言此事。欲其知之。若此輩
或有言酒可以辟瘴者。但見初到炎鄉。藉此以禦瘴
氣。似乎有驗。不知積久積熱于五臟之間。不可救也。

若此人能絕酒色。兩字雖在炎方何害。
先生嘗問僕參請乎。僕對以亦嘗有此事。但未能深
得尔。先生曰。所謂禪一字於六經中亦有此理。但不
謂之禪尔。至於佛乃窺見此理而易其名。及達磨西
來此話大行。不知吾友於世所謂話頭者亦嘗聞之
乎。僕對曰。見相識中愛理會柏樹子。又問吾友如何
解。僕無以對。先生曰。據此事不容言。然以某所見則
天子不荅是也。且西來意不必問而話亦不必荅。然
向上老和尚好玩弄人。故以不荅荅之。所謂栢樹子
者乃繫驢橛也。後人不知。只守了樹根尋祖師西來

意可一笑也。又曰佛法到梁亂矣。人皆認着色相。至
於武帝為人主。不知治民至亂天下。豈佛意也。蓋佛
法只認着色相則佛法有可滅之理。達磨西來直說
不認色相。若渠不來。佛法之滅久矣。又上根聰悟
喜其說。故其說流通。某之南遷。雖平日於吾儒及老
先生得力。然亦不可謂於此事不得力。世間事有大
於生死者乎。而此事獨一味理會生死。有箇見處則
於貴賤禍福輕矣。且正如人擔得百斤。則於五六十
斤極輕。此事老先生極通曉。但口不言耳。蓋此事極
繫利害。若常論則人以謂平生只由佛法。所謂五經

者不能使人曉生死說矣。故爲儒者不可只譚佛法。蓋爲孔子地也。又不根之人。以謂寂寞枯槁乃是佛法。至於三綱五常不是佛法。不肯用意。又其下者從泥於報應因果之說。不修人事。政教錯亂。生靈塗炭。其禍蓋有不可勝言者。故某平生何曾與人言者。亦本於老先生之戒也

先生平日皆莊語。有一雅謔。譏記之。先生爲諫議大夫日。值除一執政。姓胡。名不欲記之。先生再三論列文字不降出。時劉貢父爲給事中。先生於朝路見之。問曰。非晚有甚文字降出。貢父曰。豈非器之於新除

有異聞乎。先生曰然。若遲回不去。當率全臺諫攻之。孔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貢父應聲曰。將爲是稽箭子元來是鳴鼓兒。聞者皆啓齒。先生素嚴毅。亦笑。容又曰。貢父好謔。然立身立朝極有可觀。故某與之交遊

先生與僕論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有說矣。天下之法未有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富於春秋。天資絕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見兩蕃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舒緩。不及漢唐全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宇少設飾。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進退不敢作過。但有鄰舍來相凌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革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論謂之流俗。內

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況臺諫侍從州縣乎。故增其勢爾。雖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行。強辯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語者。雖欲誣之。人主信乎。此實行也。論議人主之前。貫穿經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強辯。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禍福恐之得回。此老實不可以此動。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必行也。得君之初。與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詰

難伏人主伏弱乃已。及元豐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將順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與熙寧初比也。

先生與僕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宋事。先生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己自用，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己所自用，故於進退輕也。僕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先生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雖是好事，然未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嵩，固可。若加以詆譭之語，則

嵩何從質之。愚若以語力士之言面諭嵩，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力士與王毛仲不相善，至奏其怨望之言，而然被誅。然則人主不面質其臣而好與宦官密語，未有不竊弄權柄而亂天下者也。此事可為戒，不可以為法。

先生與僕言仁廟恭儉。先生曰：仁廟恭儉出於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嘗記得老先生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前殿為非。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遼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用則不用，何至焚之？焚之必於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敝也。夫恭儉不出於天性而出於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敝。若仁廟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帳褥被漆唾壺。僕歸檢唐史，開元二年二月己未焚錦繡珠玉于前殿，當時有識者不書問其姓名，至今以為恨。

先生與僕論唐史言及明皇任宰相，先生曰：以明皇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之難去

也。藉使令知其人，曰某忠，某人佞，亦未必能任其去之也。明皇分明知韓休之忠，乃逐去之；分明知蕭嵩之佞，乃又任之。後來任李林甫又更好笑，分明知其姦，至用之一十來年，不死乃罷。人主惟患不能分別忠佞，今分明知之乃如此。欲天下不亂可乎？僕曰：譬人之服藥，未達藥性，所以服之。一旦或悟則必去之而更進良藥。今已知藥之害人，以其甘而久服之；謂之有益，以其苦而去之。欲其人之不死，其可得哉。先生曰：雖大無道之君，亦惡亂亡，而明皇中材之主，知姦邪而任之，何也？僕何以對。先生曰：此蔽於左

右之倖幸耳。蓋所謂倖幸者。嬪御也。內臣也。戚里也。
幸臣也。此皆在人主左右而可以進言者也。賢相不
與倖幸交結。彼有所倖求。則執法而抑之。人人與之
為讎。必旦旦而譖之。而人主之眷日衰矣。姦臣則交
結倖幸。彼有所僥求。則諂奉而行之。人人感其私恩。
必旦旦而譽之。則人主眷日深矣。所謂譖之者。非顯
然譖之也。或因一事凡可以媒孽者無不為也。所謂
譽之者。非顯然助之也。或因一事凡可黨援者無不
為也。人主雖欲用忠臣而去倖臣。不可得也。且人主
之去宰相。必積怒然後去之。非一日也。左右倖幸旣

能測人主之喜怒。彼每臣之為相。豈無一事貽怒。然
後覺怒必於倖幸處知之。急急收救。故不至於積怒
而去也。又人主不知為左右浸潤。只道我自能進退
大臣。不知倖幸知之久矣。李林甫所以作相二十年
不去者。正緣得高力士安祿山陳希烈等內外贊助
之也。僕歸檢唐書如先生言。開元十六年九月。相蕭
嵩。二十一年三月。相韓休。是年十二月。嵩休同罷。開
元二年五月。相林甫。至天寶十一載十一月。薨于位。
韓休為相。明皇嘗引鏡默然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
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

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
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
用休社稷計耳。李林甫傳。裴士淹與明皇評宰相。至
李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
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先生嘗曰。太祖即位。常令後苑作造薰籠。數日不至。
太祖責怒左右。對以事下尚書省。尚書省下本部。本
部下本曹。本曹下本局。覆奏又得旨。復依方下製造。
乃進御。以經歷諸處行遣。至速須數日。太祖怒曰。誰
做這般條貫來。約束我。左右曰。可問宰相。上曰。呼趙

學士來。趙相旣至。上曰。我在民間時。用數十錢可買
一薰籠。今為天子。乃數日不得。何也。普曰。此是自來
條貫。蓋不為陛下設。乃為陛下子孫設。使後代子孫
若非理製造奢侈之物。破壞錢物。以經諸處行遣。須
有臺諫理會。此條貫深意也。太祖大喜曰。此條貫極
妙。若無薰籠。是甚小事也。其後法壞。自御前直降下
後苑作。更不經由朝廷。至今以為例。
先生嘗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
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又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
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如河東折氏。靈武李氏。自五

代以來世守此土。兩蕃長少。故今世襲。蓋其意曰。若不捍禦。則旁人入寇。失壞世襲地。此乃渠本家子孫久遠物。必行愛惜。分外防備。若擊上地入番。不過令依舊世守。本朝必為理會。若反噬。則太原及陝西路大帥禦之。非若祿山連三路節度之比。極為得策。其後以為世襲不便。以折氏界河東有功。依舊。乃移李氏為陝西兩鎮。因此遂失靈夏。至今為患。又言太祖與羣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次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款御轡曰。此處好喫宰相寇兩首詩。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

元城先生語錄卷上

元城先生語錄卷中

左朝散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馬永卿編

先生嘗言。老先生每於朝廷闕政。但只於人主之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為無益也。熙寧之初。嘗有文字諫用兵。而不曾留意。然其得在弟子之列。嘗問其大略。以謂中國與夷狄為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戒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例賞禮數。厚禮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皆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戒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今乃不用。是富者受鄰家貧民些小財物。開門延入而與之博。若勝焉。則所得者皆纖細弃賤之物。不足為富人財用多寡。若不勝焉。則富人屋宇田宅財物。皆貧家所有矣。又況博奕者。貧人日月為之。乃所工也。而富人之所短。貧人日夜專望富人與之博。但無路爾。今乃自家先引而呼之。貧人亦何幸哉。且富人之待貧人。至於用刑法。則是入官府也。至是無術矣。若不至於入官府。則為害矣。且官吏之諳嚴者常云。富人多靜以陵貧民。故貧民往往得理。今既用兵。則中國夷狄之勝負繫

之於天豈知天之心不若清最官吏心乎。又況堤闕無隙而已焉能昔。乃最古今之大患則宮中所謂先下奉者也。其敗必矣。此疏累數千言，大槩如此。

先生與僕論霍光立宣帝事。先生曰：霍將軍立宣帝固是好事。然傳聞之意亦有在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昭帝既崩，廣陵王胥、燕王旦尚存，霍光議立昌邑。一王不得不與光爭權。一旦殺二百人，呼號於市已。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當時亦欲殺光，但未聞亦後乃立宣帝。只一身，外家乃許伯老宦者易制，故立之。藩王入繼，必親信本國之臣。如文帝即日入未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且二者爲漢朝要權，故不移日以親信代之。而平勃等重權一旦奪之，其理自然也。然則光之立宣帝，正爲其無黨耳。

先生與僕論國初之事。以謂太祖規摹出於前代遠甚。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昔德宗、憲宗時，來頃于心最先來朝。繼而或殺之，或攻其家，而河朔諸侯益彊無術治之。如此則諸鎮豈肯來朝也。其禮虛從吏又直可笑。當初出兵驚天動地，與武元衡復紳上討王承宗，承宗抵不得，却去自家家中得下虛從之

旋而歸。君臣吏相賀其無恥如此。大哉太祖之神武也。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已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二哥你也出這言語。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拔得河東師，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先生曰：太祖此意何也。僕曰：此所謂不拔蕃也。先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若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謨之宏遠也。

先生嘗言：三代以上即不問。三代以降，雖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出吾太祖下。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且以立後嗣言之。高帝、太宗所立皆其子。多少時慮覺天下。高帝即悲歌泣下，太宗不獨立，欲引刀自剌，無處置如此。我太祖自身矢石取天下，自有魏王德昭等，各長立齊偉，乃以天下與弟。此一命之卑，千金之產

尚欲與其子。況天下之富貴乎。此正諸佛菩薩用心
爲生靈而來。既了此一大事。即脫然而歸。不復爲子
孫計。此堯舜用心也。僕曰。舊史言唐明宗禱天而生
太祖。太祖於天成二年丁亥歲生。後太宗生於己亥
歲。兩聖人相繼生。故能平定天下。先生曰。然。
先生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材長養成就之意甚懃也。
僕曰。如何。先生曰。所謂長養成就。非如今學校之類
也。但於人材愛惜保全之尔。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
旦伐之。乃可爲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
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材。乃人主自爲社稷計耳。神

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爲黨魁。故金
陵以兩府啗之。欲絕其雖。然老先生是豈可以官職
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力。當時臺諫皆金陵
之黨。遂醞造一件大事。點汚老先生。如當時事。神宗謂金
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某豈有此事。金陵請事
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爲
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淳翕然歸之。至
于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
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汚衊之。重責黨魁以厲
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

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
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此
豈令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
不是國家壞人。乃是自壞也。是以祖宗時。有言事官
出。即以言事不當責之。蓋壞了官職。猶得此美名。近
來言事之臣。坐責者相多。論言官。令搜尋撰合事節
汚衊之。使之知直臣之名。亦不能掩。且人言事。固不
爲名。然中人以上。可以名節誘之。而使其至。今權臣
自知己之姦邪。欲天下之人須得如己之姦邪。而不肯
以直臣之名與人。此最天下之大禍也。

先生與僕論春秋。僕問西漢之時。左氏不立學官何
也。先生曰。西漢學者各有師授。一授之於師。則終身
不變。左氏與二家大相戾。故不列於學官也。僕曰。春
秋之說。不勝其煩。何也。先生曰。吾友之問是矣。仲尼
門人皆受六經之義。而六經皆前世事。可以明言得
失。至於春秋所貶損。皆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不可
書見。故仲尼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故其說不勝其
煩。公穀皆七十二賢弟子。其說皆有師承。非公穀自
爲之也。公穀皆解正春秋。所無者公穀未嘗言之。故
漢儒推本以爲真孔子之意。然二家亦自矛盾。則亦

非孔子之意矣。若左傳則春秋所有者或不解春秋所無者或自為傳。故先儒以謂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然其說亦有時牽合。要之讀左氏者，當經自為經，傳自為傳，不可合而為一也。然後通矣。僕曰：然則讀春秋當取何法？先生曰：當於二家之中，取其長而有合於吾心者從之，或皆不取而自斷以己見亦可也。然此事先儒或為之多失於穿鑿，以為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至於唐時啖助尤為作俑，至於以謂左氏

者非左丘明也，乃論語孔子所引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人，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左丘明非春秋左氏，而左氏別有名也。其妄意穿鑿乃至如此。想見啖助當初立此新意穿鑿之時，自謂可破萬世之惑。不知為後世笑具也。吾交宜深戒之。

先生嘗云：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摹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為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乃有此人，縱使竹

帛、戒、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因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將相固不可及，至伎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觀法有袁天綱，亦後世不及也。

先生問曰：吾交亦嘗看佛書否？僕曰：然。先生曰：凡看二者，當求其義，若但尋文逐句，即不通處或起誹謗。[illegible]之，秋紂不看不看也。僕曰：何也？先生曰：法華經云：或遭王難苦，臨刑欲壽終，念彼觀音力，刀尋段段壞。言其性也。先生因取楞嚴經指示僕曰：觀世音言：令衆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五者薰聞成

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衆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蓋割水吹光，而水火之性不動搖耳。猶如遇害而吾性湛然，此乃得觀音無畏之力。所謂刀尋段段壞者，正謂是耳。又云：七者音性圓銷，觀聽反入，離諸塵妄，能令衆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謂人得無畏力，則雖被枷鎖，而吾觀聽反入，而枷鎖不能為害。故祖師被刑云：將頭迎白刃，一似斬春風。而老黃龍住歸宗，久入牢獄，若此人者，刑枷杻鎖所不能害也。先生又曰：吾交可以此理諭於人，使後人不至謗佛也。

先生嘗曰。賢主言笑頻中足以移風俗。慶曆中廣州有死蕃商沒官珎珠。有司貶估其直。十分價中纔及一分。令郡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并珎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時於禁中問之。且命取所估珎珠。上與宦官同閱。愛其珍異。張貴妃在側。意欲得之。上依所估價出禁中錢易之。以賜貴妃。時宮中同列因是有於上乞言和買。緣此京師珠價騰踊。上頗知之。一日上於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珎珠爲首飾以誇同輩。欲至上前。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起易之。乃大慌。使人各簪牡丹一枝。自是禁中更不戴珎珠。價大減。

先生因言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以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皆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且取人之作五刑。同有輕重。令一言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老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本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故老先生與某言此二事。以爲得大臣之體。

先生曰。老先生退居洛日。某三日不見之。一日見於讀書堂。老先生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老先生曰。遺令之意如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詐。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老先生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教爲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老先生似有喜色。此戒某曰。非有識之士不足以語之。僕亦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先生曰。此無它也。乃一誠字爾。若先生讀書必具衣冠正坐莊色。不敢懈怠。惟以誠意讀之。且誠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僭僞之書。一看即解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

臥枕圓枕。啖野葛至尺許。飲鴆酒至一盞。皆此意也。操之殺人多矣。恐人報己。故先揚此聲以誑時人。使人無害己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此聲以誑後世耳。

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本朝名相固多矣。然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僕曰。何以明之。先生曰。李丞相每謂人曰。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李丞相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答。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一日豈可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奉故事詔書凡三十二事。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國不上。輒奏言之。此最為宰相大體

後之為相者則或不然。好逞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欲蔽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甚變法度。則紛紛亂矣。言災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

先生曰。老先生既居洛。某從之蓋十年。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唐晉間人。以救其敝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為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省來納公。問其故。以眾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端明不愛錢者。後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先生與今論國初取諸國次第。先生曰。王朴論之詳矣。其言絕少難論。十年用兵先後難易。無一字不驗於後。此與韓信諸葛武侯一等人也。僕問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有天道焉。太祖初為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國。故號為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二子。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

也。逐實況于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也。且參商不相
能久矣。協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
有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
狀日。此參水神所忌。故扯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參
而晉始服。是以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叛。吾友可記
之。天下有變而河東必先非我所有。頃者天不復昇
也。先生又云。其事不遠。但不欲言之。言畢色然者
久之。僕不敢再問。後至靖康之禍。僕愈信先生之言。
靖康元年丙午歲重九日。太原陷。而晉地之屬。不朝
總一百四十九年。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又妄意測
之曰。丙午爲天水。故火最大忌。又中國陽。夷狄陰也。
故晉出帝之事。亦在於丙午丁未年。此可驗也。且九
爲陰陽之極數。故太原以重九日陷。又端聖爲第九
世。而即位之年正一百六十六年。此蓋漢書所謂陽
九之厄。百六之會也。可不信天。嗚呼。靖康之事。雖由
人謀不臧。天道亦昭昭矣。故僕因先生之言而備載
之。先生曰。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
是也。僕曰。何以言之。先生曰。先王之有天下。日愼一日。
而惟恐其不終。故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
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兆以

以子孫付子孫特天命恐爲遠慮而不懼危
亡乎。僕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先生曰。蓋有說
也。當楚子問鼎之時。上下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
不能鎭也。故假天命神奇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而今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言荒矣。
僕退檢史記。武王成周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
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楚兵乃去。是使
之以事以拒其言也。後以此質於先生。先生曰。然。
僕嘗言。某初見老先生求教。老先生曰誠。某既歸
三日思誠之一字不得其門。因再見請問。只前日蒙
教以誠。然某思之三日。不得其說。不知從何門而入。
老先生曰。從不妄語中入。某自此不敢妄語。且六經
之中。絕無眞字。所謂誠即眞也。故古者君臣師弟子
之間。惟是誠實。心中所欲言者即言之。故冉求曰非
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宰
我欲短喪。自謂期可已矣。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
曰安。且今有士人於此。必不肯自謂居喪而安於食
稻衣錦也。彼三人者皆孔子高弟。而其言如此者。以
其出於至誠也。西漢之初。去古未遠。人心質朴。惟務
純實。更無忌諱。文帝時賈誼上疏曰。生爲明帝。沒爲

明神顧成之廟稱爲太宗。元帝時翼奉上號曰萬歲
之後。稱爲高宗蓋當時群臣凡心中所欲言者。皆極
言之。不以其言爲不可發也。蓋君臣之誠敬能知此。
先生又曰。天下詐僞之風甚矣。以某從少至老觀之
誠實之風幾乎一日衰於一日。一年衰於一年。方今天
婦兄弟父母之間。猶相諂諛也相欺詐也。況於君臣
朋友之間乎。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只是一箇
道理。若一處壞。即皆壞矣。此風大可畏。當其禍亂未
作時猶一切含糊不見醜惡。若萬一有大禍亂則君
臣之間無所不至矣。故賈誼有言見利則逝。更使則

奪。主上有欺即因而挺之矣。主上有忠則吾苟免而
已。立而觀之耳。有便於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凡
此澄種已甚吾友將見之
先生與僕論詩至國風。先生曰讀詩者當求其意。不
當求其義。若求其義或失之穿鑿。若求其意則可見
古人用心處也。且如黍離之詩。其實見者先生云。雖
劉炫之說最善。其說以謂凡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
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其心微變。三遇之則其
情如常矣。此人之常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
然。其行役也。往來固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

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
而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君以謂視苗以爲穗。視
穗以爲實。則失之遠矣。又云。孔子時詩今不可得而
見之。且以論語考之。今碩人之詩。尚無素以爲絢兮
一句。則知孔子時詩亡矣。蓋漢之初出於秦火之後
諸儒所傳不一。時有三家。魯詩本之申公。齊詩本之
轅固。韓詩本之韓嬰。三家皆列於學官。置博士弟子
負論說之。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獨河間獻
王好之。不得列於學官。至後漢大儒馬鄭篤好之。遂
行於世。而三家之說廢矣。先生又曰。漢四家詩各有

短長。柔易一槩論。某嘗記少年讀韓詩有雨無極篇
序云。正大夫刺幽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
浩昊天。不駿其德。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曰詩中云
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先生曰。然。凡此
等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爲非。則啓後生穿鑿
實愈大矣。
先生與僕論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陰
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僕曰。此
兩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南而卒終於此。而
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

燼矣故無所成也先生曰此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使任者以平日名太卑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乞食跨下之辱也而武侯卽隱於隆中而當時謂之卧龍此一事也又淮陰旣從項梁又事項羽又歸漢而武侯則必待三顧而後起此又一事也又楚漢之時用兵者皆非淮陰之敵而嘗易之故淮陰能取勝也三國之時若司馬仲達輩乃武侯等輩人也而又素畏孔明故武侯不能取勝也譬如奕碁有二國手一國手未有名而對之乃低碁不知其爲國手而嘗易之故狼狽大敗有一國手已有

名對局者亦國手而差弱焉謹以待之故勝敗未分也且淮陰旣平魏趙而功業如此其卓犖也而龍且尙且輕之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以淮陰平日名素卑也孔明與司馬宣王對壘不能取尺寸地宣王受其巾幗之辱而不敢出兵至其已死猶行軍壘稱曰天下奇材也故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嘲以孔明平日名素高故也人品高下不同而其功業反相去之遠者由此

先生問僕近讀何書僕對以讀西漢酷吏傳先生曰班氏特剏杜張何也僕曰太史公時湯周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爲有子孫之賢父罪故入列傳先生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敢沒其酷吏之名何也僕曰世之論者以謂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教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先生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泰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僕曰是時杜氏之絶已久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先生曰杜張一

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己故幷與杜同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僕退而檢左氏鄭伯良霄字伯有旣死爲厲國人大懼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乃立公孫洩良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霄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爲厲故亦立之且伯有以罪死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絶之後不因其爲厲也僕以先生之言深得班固之意故謹載之

先生與僕論西方用兵先生曰天下之大禍莫大於用兵之成敗而人主爲左右所蒙蔽而不知也老先

生居於夏縣之私第。日夕在賜書閣讀書。一日大喜謂其兄旦曰。某昨夕讀輪臺詔。方知漢武帝用兵之久。而中國不亡。蓋無遣將之出。而成敗勝負。輒以實上聞。而無毫髮不知者。故天下之柄。皆歸於人主。而不爲左右欺罔。此所以行兵三十年。而中國不亡。某取漢書考之。信而有實。

先生一日問僕頗能圍棊否。僕對以亦嘗爲之。然不高。故雖與人對局。亦復懶懶尒。先生曰。棊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某嘗見高棊大。高低棊不甚相遠。但高棊識先後着耳。若低棊。即以後着爲先着。故敗。昔有

高棊曰。漢高帝。方黥布以窮來歸。故洗足不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棊曰。梁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着爲先着也。先生又曰。圍棊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棊。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藉傍人指之尒。若低棊。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聞韓信欲爲假王。輒大怒慢罵。良平躡足。此過行法也。且高帝見處。不甚相遠。但當局而迷尒。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元城先生語錄卷下

先生嘗謂僕本朝官制多循唐舊。蓋以其相近也。然猶有一事乃用漢制。際得治體。僕曰。何也。先生曰。唐制諸道帥臣兼觀察之權。故藩鎮擅權無人糾舉。必待罪惡暴著。然後朝廷治之。則害物已多矣。是以江南觀察使即宣帥。越帥爲之。荊湖觀察使即潭帥。鄂帥兼之。其餘諸道亦復如此。至於本朝即以前宰相執政從官爲帥。恐其權太重。則以有清望官有風采者爲監司以糾之。然不過臺省寺監官。如有藩臣一事不法。即行按劾。故不敢爲非。不待朝廷治之而後

有懲辯也。漢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狀分行部四封。秩纔六百石尒。且漢制萬戶以上縣令秩千石至六百石。今刺史之秩卑矣。然刺史之權獨重。以六條問事。一條謂强宗豪右。其五條皆謂二千石不法。且秩低則其人激昂自進。假以重權則能行其志此良法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其法壞矣。故唐觀察使則綏和之制也。本朝監司即元封之制也。然則不深知古今治亂者。豈可輕變前人法度哉。又本朝不獨監司如此。又取天下清德名望骨鯁之士以爲臺諫。使宰相不敢爲非。亦此意也。

僕一日上謁先生坐定先生曰今日夏至僕對曰然
先生曰天道遠矣只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謂盛
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從月天地沍寒肅殺萬
物莫從今日始僕曰陰陽消長之理當如是先生曰
物莫大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齊自太公以來極盛
於元公之時元公七年始霸率會諸侯至十四年陳
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知有齊國者由此
人也又經三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常
弒其君遂專齊國後二年楚滅陳自己酉至庚申一
百九十二年其事始驗僕因對曰其觀漢宣帝時事

正與先生之言合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
朝此漢極盛時也是年王政君得幸於皇太子生成
帝於甲觀畫室為世適皇孫此新室代漢之兆也豈
不如夏至一陰生之類乎先生曰是則然矣然漢再
受命已見於景帝生長沙定王發之時則其朕兆固
已久矣僕又問曰事之廢興既皆有數而人事無與
乎先生曰不然聖人有所謂知命有所謂言命子罕
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但聖人知而不言若
不知命尚不可為君子況聖人乎若知而言之是教
天下後世不脩人事一本於命[illegible]

靈至於無災類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矣良久先生
曰天下之事似非偶然太平之時君臣會合正如春
夏用事自然有和風時雨來相輔佐生成萬物及其
衰也君臣會合正如秋冬用事自然有嚴霜烈風相
[illegible]殺萬物蓋各有其時非偶然也先生言畢撫
然久之僕知其意有所在也遂不敢復問
先生嘗云左氏但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獨不論天
下之體僕曰何也先生曰且以伐原一事論之左氏
以論伐原而示之信且原者何也天子之邑也天子
之邑文公何為而伐之蓋文公以兵逼而取之也且

晉既定王室之難而請隧故周人辭之曰王章也亦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
攢茅之田且晉文之請隧非真欲請之也亦欲逼周
取天下若楚莊王之問鼎也故周人窺見其意而辭
之以謂晉又未有代周取天下之德而乃有二王故
而周人不得已而與之田名曰與之其實逼天子而
奪之何以知其然耶其圍陽樊人呼曰此誰非王之
姻親其俘之也乃出其民且陽樊之人往往皆天子
之親而晉欲俘之嗚呼其不臣也已故既圍陽樊又
伐圍原以此可見天子之邑不欲屬晉而晉以兵威

取之也而左氏復以為美何哉且王室都洛而遷乃今武原也今晉以兵圍而取之其逼王室甚矣且王室之雖有特也而王畿之地有時而盡今晉文公之有功宜如文侯仇受賞於平王之禮而乃以兵伐取其地此周之所以愈弱也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蓋言以大制小以強服弱今王畿之狹如此而晉能定王室一時之難而貽成周無窮之禍也蓋東西二周通封畿宗周鎬京之地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成周也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得方百里

者百為方千里也故詩曰邦畿千里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為千里此周文王時也至幽王時宗周喪所謂方八百里者失之也及平王東遷洛邑則方六百里尔至襄王時以河南賜文公又為諸侯所侵故為地至小然則文公之伐原乃文公至不義之事而左氏乃反称之何也故某以謂只論一時小小可喜之事不論天下大體

先生與侯論熙寧殿試用策時先生曰詩賦經術皆是朝廷一取人之科目耳使知三代兩漢魏晉之時择取名譽豈不得人然奔競矯激之風勝矣故以言取人亦公道也殿試之用詩賦策問固無優劣人但見策問比之三題似乎有用不知祖宗立法之初極有深意且士人得入試較為乖豈敢極言時政闕失自取黜落或居下第不必從而和之是士人初入仕而上之人已教之諂也儻或有沽激慷慨直言之士未必有益故元和初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策極詆時政緣此紛爭分牛李之黨為縉紳之禍者幾五十年以此是可知也蓋朝廷設科目無有難易苟只以四句詩取人人來應亦有得有失或使之盡治五經十二史人亦未應亦有得有失此登科之初未見人

材及後任官則其材智名聲君子小人貴賤分矣不必須得殿試可以別人材也欽厚浮薄色色有之唐文宗之言至矣先生嘗云人主之職在於用人苟能平日有術以採聞之而皆為我用則其運天下有餘裕矣倪寬為廷尉卒史見謂不習事不主曹乃之北地視畜數耳及為疑奏張湯始奇之上問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聞之久矣又蕭望之為治禮丞上疏宣帝向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且寬身為廷尉卒史而廷尉以下皆不知之而天子深居九重乃久聞其名則武帝之聰明過群臣遠矣且

宣帝以少年在民間鬭雞走馬日游二輔而當時賢人與民疾苦皆知之蓋留心久矣故二主卓然為漢賢主必有大過人者故為人主不能有術以自知天下豪傑惟左右權臣佞幸之是聽烏能起太平之治哉僕因問曰然則人主用何術可以知之先生曰若使天下之士凡有言者皆得達於上又人主於燕閒之時於其等輩廣訪而備聞之然後傳記而審察之天下無遺材矣

先生與僕論左氏先生曰祁奚請老外舉其讎內舉其子是也而謂之請老非也晉悼公之三年乃魯襄

公之三年祁奚請老而舉解狐又舉祁午後十八年晉平公之七年乃魯襄公二十二年晉討欒氏之難囚叔向叔向曰救我者必祁大夫祁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老矣聞之見宣子而免之儻以七十而請老至此年幾九十矣畢不足怪然不若史記之所載也因取史記示僕晉世家悼公之三年晉會諸侯公問群臣之可用也祁奚舉解狐又舉祁午先生曰據此則是時祁奚未必七十而請老也但舉群臣之中可用者耳當以世家為正

先生與僕論作史之法先生曰新唐書敘事好簡略其辭故其事多闕而不明此作史之敝也且文章豈有繁簡也意必欲多則冗長而不足讀必欲其簡則僻澁令人不喜讀假令新唐書載卓文君事不過止曰少嘗竊卓氏以逃如此而已班固載此事乃近五百字讀之不覺其繁也且文君之事亦何補於天下後世哉然作史之法不得不如是故可謂之文如風行水上出於自然也若不出於自然而有意於繁簡則失之矣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唐書所以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反以為工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

優劣也

先生嘗謂僕曰漢諸儒所傳六經與今所行六經不同互有得失未可以偏廢也王嘉奏封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師古曰虞書咎繇謨之辭也言有國之人不可敖慢逸欲但當戒慎危懼以理萬事之機也故音傲今而書乃作無教逸欲有邦恐教字轉寫作教字耳若謂天子無教諸侯佚欲恐或非也先生又曰似此等類六經中甚多要無令學子知恐生穿鑿爾

先生嘗曰難哉人臣之事君也既自知己之所能爲

又須知君之所能爲。君不知而直前。未有不受禍敗者也。且如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當深知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即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等。夫望之雖爲師傅。然比之許史。則其情疎矣。且誅聽疎臣之言以逐親愛。自古人君止一人能之。秦昭王也。且宣帝何如主也。猶且委任宦官。蓋實能一觸而殺其身。則其權可知矣。元帝至昏庸也。其視昭王宣帝猶天冠地屨也。是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譖望更生下獄。時元帝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至廷尉爲下獄。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以知術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憒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九年間所以輔之者何等事者也。亦不容無罪矣。龜峰誠非長者。然言亦可取。曾上疏云。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此亦不爲無理。故凡人之性明銳者。當輔以寛和謙沖之道。其性仁柔者。當輔以發強剛毅之術。如此乃有貴於學矣

先生與謨論官制。因言及玉堂故事。先生曰。且如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皇帝嘗飛白題翰林學士院曰玉堂之廬。（注字孔　文帝淳）蓋此四字。出於李尋傳。且玉堂殿名也。而待詔者有直廬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曰久汙玉堂之廬。至英廟時位乃徹去。又元豐中有翰林學士上言乞摘去二字。使榜只門以爲臣下光寵。詔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遜甚矣。而檢漢書漢之待詔者。或在公車。以在金馬門。或在宦者廬。或在黃門。時李尋待詔黃門。哀帝使侍中往問災異。對曰。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廬。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然則廬不見其詳。獨翼奉傳略載之。翼奉上疏曰。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承明耳。以此考之。則玉堂殿乃武帝所造也。僕從以問先生。先生曰。然。

後說曰。僕問先生曰。高帝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僕怪蕭何知此。乃令一絕。云創業艱難尚郁爲。太平

舍後可前知欲令後世無能撼可笑耶何不許擬然
因舉此詩先生笑曰此則固難然例之意深矣高帝
項王皆楚人豈肯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
忘山東哉何見秦地皆已殘破乃思家歸使其久留
日之盛衰必不都關中也漢元年夏雖自雒陽篡之
關中梁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
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板至洛六年十二月取
韓信遂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
長安時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
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故頗適洛以就大寡不欲令
寵其秘也故設辭以云此何之深意而史氏見蘄
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藉上說而
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先生又曰吾友後生未可遽言議論以傑貶古人
見聞未廣而傍世淺故也且如孔子萬世師也方孟
僖子且死戒其嗣懿子師孔子時孔子年尚少也又
齊景公晏子適魯問禮時孔子方年三十其後孔子
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魯時孔子年六
十三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其數年間
却一生著述蓋是特學問成矣於此深矣故其著述

始可為後世法譬如積水於千仞之源一日決之滔
滔汩汩直至于海其源深也若夫潢潦之水乍流乍
涸終不能有所至者其源淺也古人著書多在暮年
蓋為此也
先生與僕論易僕曰所謂為文言者真孔子之所作
乎先生曰其中有孔子之言未必皆孔子之作也蓋
先儒以此釋經也僕曰何以實之先生因取左氏示
僕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
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
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
咎且孔子生於襄之二十二年當穆姜為此言時吾
聖人未生又左氏以解隨卦周易以解乾卦又元體
之長也蓋謂人之元首其義尤親切於善之長云
先生嘗言子弟閱詩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
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
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
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
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

東坡見其副本因以告臣動久之人問其故求越不答其從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咋舌也此事正得張怨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許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

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

先生曰某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銜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自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家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故不用兵三人皆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云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即腐儒爾武帝時嚴安上書諫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出於此

先生與僕論歷法嘗曰古今歷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歷水德王天下以十月爲歲首故過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至於漢初因而不改先生因命取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示僕二世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酉漢二年後九月徐廣曰應閏建巳漢五年後九月徐

廣曰應閏建寅蓋徐廣推歷以謂此三年合閏八月四月正月以歸餘於終故閏九月也非獨如此高后八年七月高后崩群臣既誅諸呂迎立代王閏月己酉王即皇帝位元年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其己酉辛亥相去三日已隔一年則知閏月者乃後九月也僕曰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謂之定四時則是四時之間有閏也先生曰非也蓋謂無閏月則以春爲夏以夏爲秋矣故曰定四時非謂四時之間有閏月也

先生與僕論唐十一族事先生曰甘露之事蓋亦疎矣考其時乃太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是時李

訓誥以甘露降於禁中。詔百官入賀。因此欲數宦官。且十一月未豈甘露降之時耶。其謀之疎。想見大抵色色如此。恭意宦官知此謀久矣。故不可得而殺也。且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乎。凡可以救死無不爲也。若當時只默默之。其禍未必至此。今乃以死逼人而疎略如此。宜其敗也。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聖人之言信矣。先生又言是時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年過七十。不能引退而與小人同位。故雖不預謀。碩被宦官安知之。其遇禍也宜哉。且涯自言留心太元經久矣。如於正元十二年

丙子。至元和四年己丑。凡十四年。亦嘗作爲文字。使二十六年乃有甘露之禍。且太元惟以進退消息爲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何也。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

先生嘗言魏徵傳稱嘗仆所爲碑。傳叔玉昏頑其家衰矣。此言非也。鄭公之德。國史可傳。何賴於碑。而傳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也。房玄齡之子遺愛因尚主遂爲房氏大禍。始以淫蕩敗其家法。而然滅其族。僕後考魏氏之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璘。而叔瑜生華。華生商。商生明。明生憑。憑生謩。至此五世矣使其家尚主而其禍或若房氏。豈有再振之理。先生曰。傳叔玉昏。乃天以佑魏氏。於斯信矣。

先生嘗曰。宰相之任難哉。自古以來不負謗者少矣。元載既誅。時望歸劉晏。代宗繼前事。遂擢太常卿楊綰禮部侍郎常衮爲相。時大曆十三年乙巳歲四月壬午。至七月己巳。綰薨。相去纔一百八日矣。然綰之名望如此。藉使不死。假之歲月。或恐建立又過於此或曰。非也。當時綰衮齊名。衮至此年閏五月甲戌方罷。故物議如此。至目爲黏伯則綰之早亡未必爲不幸也。蓋權者人所嫉持權既久而亡所建立。其被謗也。不亦宜哉。

先生一日與僕論左氏絳縣老人之[illegible]。僕曰。[illegible]之不能解。先生曰。老夫能言之。因取左氏史[illegible]筆於卓子上。畫三畫。注曰。非好古者不足與語也。僕服之久矣。又恐因而泯滅。聊著于後。先生解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者。季者末也。今今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四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冬十一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文公盡十八年。宣公盡十

八年。成公盡十八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乙巳。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定其日數者。注云。下亥上二畫立置身傍。蓋如者往也。移下亥上二畫往于亥字身傍。則當如此而寫。其左立者二畫乃二萬也。其右重者六畫乃三箇算子六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

曰。是其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今乃差四十日者。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同義。

先生好談易。嘗問僕曰。易更三聖何也。僕曰。漢藝文志言宓戲氏始作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為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更三聖。先生曰。以大傳言之。神農氏尚未得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為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且益噬嗑渙隨皆六十四卦之名也。神農氏黃帝堯舜皆文王之前也。則重易六爻。謂文王可乎。且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此又可見夏商之時已有六十四卦。非至文王重易六爻也。然則揚雄班固之徒何以言文王重易六爻。蓋文王拘於羑里而演六十四卦之辭。如乾元亨利正。坤元亨牝馬之正是也。非重六爻也。至於爻辭則恐周公所作。如乾初九潛龍勿用。坤初六履霜堅冰至是也。若爻辭是文王作。則不

應曰王用亨于西山。又不應曰箕子之明夷。故漢藝文志亦言文王作上下篇。則今卦辭上下二經也。恐先儒傳習之誤也。若夫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班固以謂孔子所作。由此言之。則作易者不止三聖矣。先生又曰。今之所謂繫辭者。乃古所謂大傳也。司馬遷傳曰。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則在漢之時。謂之大傳。不謂之繫辭也。又云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然今之易中無此兩句。則亦恐大傳之言也。今失之矣。易曰。繫辭焉以斷吉凶。是故謂之爻。凡而言之。觀聖人之意。則爻者所繫辭則凡一

言之中所載之大旨其辭也以辭繫於一目之下故
謂之繫辭此後人之失也故詩序亦謂之大傳者傳取
其解經之義爾如春秋有三傳之類但取其釋經也
先生曰吉凶生大業解用伯注云旣定吉凶則廣大
悉備此言非是蓋有興有廢湯武秦漢之事也又云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當爲
正以直內又云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當爲能研諸
慮如此類者五經中極多僕曰前輩多不言之何
也先生曰此事係繫利害五經其來已遠前輩恐指
使生穿鑿之端故不敢著論但欲知之爾若或爲之

得則後生輩生新意以相夸尚六經無全書矣其害
爲萬多於禁立論之時此前輩所以謹重姑置之不
言可也僕觀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同政府甚久終日相
聚無事不言但不曾與文忠公論繫辭僕以何也先
生曰文忠公論繫辭在集中吾友所見也其中有失
若與之同則又是一文忠公若論議不同或至少分
故魏公存之不論

元城先生語錄卷下

元城先生行錄

公舉進士不就選徑歸洛從學于溫公溫公曰何
爲不仕公以漆彫開吾斯未能信之語以對溫公
說後從學者數年一日避席問盡心行己之要可
以終身行之者溫公曰其誠乎公問行之何先溫
公曰自不妄語始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
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
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
有餘裕

公言安世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

道思誠是人道天人無兩箇道理因舉左右手顧
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耳及其成
功一也安世自從十五歲以後便知有這箇道理
也曾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箇誠字縱橫妙用
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獨立其樂無窮佳處生也動
安性不得

溫公薦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
從公遊舊矣溫公曰非也光居閑足下時節問訊
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相薦也

罷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公言祖宗以

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歷觀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彥博司空平章軍國事公著左僕射大防右僕射純仁門下侍郎固左丞存右丞宗愈堂除子弟親戚凡數十人且曰中書侍郎摯未見所引私親面依違其間不能糾正審同循默豈得無罪願出臣此章偏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屬稍更始

會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爲詩公即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而二篇尤甚借唐爲諭謗訕君親至於滄海揚波之語其所包藏尤爲悖逆蓋確自謂黨與方盛足以有爲意在他日時事變易僥倖復用擅恣禍心此而可含國法廢矣已而蔡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公與梁燾同上疏力爭以爲責命太輕未厭輿議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

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自謂有定策功創造謗言恐嘗盡近公復言蔡確黃履邢恕章惇四人者在元豐之末號爲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爲中

丞與其黨爲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耳上嗣位此實太皇太后聖慮深遠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貪天之功以爲已功伏望明正四凶之罪布告天下除蔡確近已竄外所有章惇黃履邢恕欲乞並行遠之遠方終身不齒由是三人亦皆得罪

遷起居舍人兼司諫公俗爲家人顧乳母子媼以謂無有詰其故因言內降指揮見求乳母公怒曰汝何敢爾妄言且今上猶未納后安得有此媼云內東門司開封府錄實預其事公與府錄有契因欲聞問之答如所聞即上疏言前世之主鮮有不以聲色為累至於近之人早御之無節則又不能保固真元增益壽考聖賢所戒可爲寒心自世俗開祖有百金之產猶知愛其子孫以爲嗣續之計而况國朝百三十年之太平六聖憂勤積累之業陛下繼而有之可不自愛自重以爲宗廟社稷無窮之計乎若陛下實未嘗爲則臣之所言猶不失諫官之職萬一有之則臣之進說已是後時伏望下愛身進德留意問學清心寡慾增厚福基宣仁后初不知因公言始窮詰其事乃知崔乳母者爲劉

民也右怨而擠之由是劉滋以望公
自崇慶垂簾復祖宗故政溫公既薨之後荊公之徒
多爲飛語以動搖在位誘之以利脅之以禍無所
不至大臣多首鼠兩端爲自全計呂范二相尤畏
之欲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差除之際公與
梁燾朱光庭每極力爭論呂公病之因薦熙豐舊
人鄧溫伯爲翰林承旨意者言官必爭因以逐之
公言溫伯熙寧中王安石呂惠卿更相傾陷溫伯
始然反覆出入兩黨又附蔡確爲之草制稱其有定
策之功乞行罷黜疏累上不報即引疾在告陳乞

宮觀乃除集賢修撰提舉西京崇福宮
公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
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甚面折廷
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稍霽復
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前觀
者皆汗縮竦聽目之曰殿上虎
宣仁后晏駕呂丞相使陛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
即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溫伯爲尚書右丞時
大臣卒用調停之說遂有李鄧之除二人皆熙豐
之黨終見攻於元祐乃以先朝事激怒上意會造

策進士李鄧撰策題歷詆元祐之政有復新法之
意從而中傷元祐諸人公乃出鎮常山未幾元豐
舊人悉皆收召遂相章惇言者以公頃言蔡確落
職知南安軍而呂丞相亦不免遠竄乃深嫉於公
其後范丞相門人狀范公之行曰使其言行於熙
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
臣復讐之禍或以此問公公曰微仲堯夫不知君
子小人勢不兩立如冰炭故關倖門延入李鄧排
去正人務若反學調停之說果何益哉昔溫公爲
相日盡知其後必有反覆之禍然救生民之患知

救焚拯溺猶恐不及何暇更顧異日一身之患哉
世以公爲知言
紹聖初黨禍起器之尤爲章惇蔡卞所忌遠謫嶺
外盛暑奉老母以行途人皆憐之器之不屈也一
日行山中扶其母籃舁憩樹有大蛇冉冉而至草
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相向者久
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乃吾山之
神見官喜相迎耳官行無恙乎溫公門下士多矣
如安世所守凜然死生禍福不變蓋其平生善讀
孟子故剛大不枉之氣似之

惇卞用事必欲致公於死故方寘廣東則移廣西既謫廣西則復徙廣東凡二廣間僻遠惡州軍無所不至人皆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也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

蔡京用事三省言蔡京奏劉摯等逆心則其一時讜論顯著之人同惡相濟豈得無之如劉安世常論禁中雇乳母事謂陛下已親女寵又論不御經筵陛下已惑酒色誣罔聖躬形於章疏者果何心也今摯既死羅及子孫而安世不問罪罰殊科也

此臣不知其說也詔劉安世移梅州安置公時執喪不候服闋赴貶所公在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貲入京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惇謀之之不得見其人直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爲上殿自選人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城二十餘里而止詰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鼾息如雷忽聞鐘動上下驚曰鐘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鐘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昔口若入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說

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啟勸之爲辭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竊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

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有助時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朝相授不殺近臣惇方屬意此禍而不克故令使者迂往諸郡以虐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

公曰安世除諫官三日有大除拜安世便入文字凡二十四章又論章惇十九章及得罪惇必欲見殺人言春循梅新與死爲鄰高竇雷化說著也怕入州惡地安世歷遍七州

建中閤公與蘇子瞻自嶺外同歸至宜和閒內侍
梁師成得幸貴震一時雖蔡京童貫皆出其下師
成令吳可自京師來宋欲鉤致公引以大用且以
書抵公可至三日然後敢出之且道所以來之意
大槩以諸孫未仕爲言以動公公謝曰吾若爲子
孫計則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
點遠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不可破戒乃
還其書而不答人皆爲公危之而公自若也
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
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辭不許也巳念不孝使

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巳是不孝若非義因不敢爲
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
舉意絕之自是遂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
之變陳唯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
縱欲是真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
欲來三十年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夫劇
談雖夜不寐翌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巳未嘗
傾側寡倚每日行千步然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
晝寢啜茶作字有至六七盌終身未嘗草書歲時
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

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
知兩月三刪自覺必有變異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
神聖人豈吾欺我
公曰今人咸言事巳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爲甚易
耳孟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
實見天下有可爲之理耳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
寶寺習省課潞公爲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
一事頗違當時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
巳而問近有所聞否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

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任潞公曰安得有此譬
如立大廈其匠擅其工斤斧紛紛然其大木叢之
令小小者復碎之皆未就緒輒要主人辭去舊匠
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爲也余時甚少
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似未然潞公
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人之所欲
爲人之所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所利
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
胡理問曰筮仕之初處須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
如公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其有同年宋

若谷初任洺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
聲監司交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
每有係獄者一行若干人即時分牢異處親往遍
問私置一簿子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畫腹上
教之曰題云某人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
姓名其後行間相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
列題姓名左方其後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作
入罪行既倉卒又異處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
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吕舍人曰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

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
間嘗謂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暘叔呂寶臣
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
寶臣尤善稱停每事之來必稱停輕重令得所而
後已也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因云
言稱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
先生晩閑居或問先生何以遣日公正色曰君
子進德脩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遣乎
公自宣和元日以後謝絶賓客四方書問皆不啓
封家事無巨細悉不問夏六月丙午忽大風飛瓦

驟雨如注雷電晝晦於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
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聞者咸異焉及葬揚中立
以文弔之曰執火洞然不爍惟玉搢紳往往傳誦
以為切當公在宋杜門屏跡不妄交遊人罕見其
面及公殁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香而哭公者
日數千人後二年虜人發棺見公顏貌如
生咸驚曰必異人也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公則曰器之真
鐵漢不可及也

元城先生行録

元城先生元城人史嘗識其姓
字而敬慕其賢恨未親覩其光
也正德乙亥歲儒承乏是邑閱
三日拜謁獲覩其象焉又閱歲
翰林崔先生出先生語錄併所
輯行以示儒太守金先生喜其
同命刊之不踰月而成夫先生

之茂功偉烈固不興於是錄然
儒之所以新是錄特以盡景仰
之私云爾
正德戊寅仲春[illegible]
賜同進士出身[illegible]
事[illegible]

右明刻元城先生語錄三卷嘉靖間海鹽鄭氏
藏本案明史鄭曉嘉靖二年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卷首有大司寇章蓋曉之收藏印也又案曉
所著吾學編諸子列名參校其次子賓名履
準卷尾有履準鉅章一蓋曉子收藏印也鄭氏
以藏書名海內而此書乃其再世所珍源流可
攷　薇舫方伯得之於吳門舊族携嘉臨余
余為假讀喜齋宗本元城語錄覆校一過無
一字之譌洵稱善本宜為　方伯所寶貴也
同治丁卯四月既望錢唐金澍本

巖下放言三卷

（宋）葉夢得撰

明鈔本（四庫進呈本）

巖下放言三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葉夢得撰。其自崇慶節度使致仕退居卞山時作也。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一卷。此本乃三卷。疑振孫書爲傳刻之誤。又明商維濬稗海中別有蒙齋筆談二卷。題曰湘山鄭景望撰。其文全與此同。但删去數十條耳。厲鶚作宋詩紀事。稱景望爲元豐元祐間人。所錄景望潁川一詩。亦卽此書之所載。此書舊無刻本。或疑其卽剽取景望書而作。然考書中稱先祖魏公。又稱余紹聖間春試不第。又稱大觀初余適在翰林。又稱在潁州時。初自翰林免官。又稱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又稱道錢塘兵亂。又稱余鎭福唐。又稱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數十萬。又稱余頃罷鎭建康。所述仕履皆與夢得本傳相合。又稱嘗撰老子解論語釋言二書。今考書錄解題論語類有葉夢得論語釋言十卷。道家類中有葉夢得老子解二卷。併所載老子解中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本韓非子之說。以爲四支九竅云云。亦與此書相符。然則爲蒙齋筆談剽此書而作。非此書剽蒙齋筆談而作。確有明證。商維濬厲鶚蓋皆誤信僞書。考之未審矣。夢得老而歸田耽心二氏。書中所述多提唱釋老之旨。沈作喆王宗傳楊簡等之以禪說易。實萌芽於此。殊不可以立訓。然夢得學問博洽。又多知故事。其所記錄。亦頗有可採。宋人書帙。姑存以備一家焉。

巖下放言

全

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
撫三寶送到范懋柱家藏
岩下放言壹部
計書壹本

巖下放言卷上　　葉石林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今古著者皆以放爲置
謂廢黜而不言者余謂不然古語放皆訓
肆如放心放於利之類本無置義逆命
雖音不同亦置直而犯上之義蓋前
論柳下惠少連言中倫行中慮皆有
所擇也放言進於中倫身中淸廢中
權迨余中處言之自有次第余掛冠以
來口固未嘗及世務然交親往來兒輩環
繞耳目所及何能自若至於不言亦任之
爾時時或自記錄因目之爲巖下放言
云
易自孔子大傳後未有敢言者雖孟子
亦不言也不知易之大趣皆在老莊列禦
寇三家始無一言不相合世但見無所顯
言遂槩以爲虛誕不可詰之辭誤矣六
經未嘗言妙惟易二見而老氏首明之
皆何道哉莊周逍遙遊第一說鯤鵬處
一部易正在其中然未嘗以易證者乃所

以爲深知易也至列禦寇始知於太始上
之設大易而論一之変是因易意然不若
而世之冥悞也列子之書失於太衶自揚
朱力命之後幾不可讀亦何必至是釋
氏以作止任臧爲四病列子蓋近於下二
等非不能知盖不恤也言易不可易之辨
於此可見

古語多不同或各從其放言亦有造字
之初未滿假借用之後有正字遂別
出如若字訓順未有順字時但書若後
有順字故言順不言若初無二義而後人
必妄分別爾雅順釋最爲近古世言周
公作妄矣其間多是類詩中語而取毛
氏說爲正余意此但漢人所作爾揚雄
能識字親作訓纂方言訓纂不復見而方
言尚存亦不爲無意矣然太玄書用字
奇險多前此所無其有揳耶抑雄自爲之
也有揳當有所見自爲之則正字之外別
爲一字乃與其以太玄準易同一法門雄
言司馬子長好奇不知己乃好奇之甚者

而弗悞也

堯舜禹湯四字初皆不可訓釋若謂古
語後世不能進通則庖犧爲佃漁之始神
農爲耕稼之始少昊以木德黃帝以土德
之類其義皆坦然易明堯舜禹湯非氏
即謚豈容無說今人但牽合強折之非有
傳也以此推之古字何可自釋自文武成
康之後即漸顯矣然兩漢而前人所命名
亦多不可考又如魯隱公名息姑宣公
名倭之類意竟不知爲何語古礼字
生三月而名最爲重事既冠而以字易名
必旁取其義豈容率爾若季路字子
由宰我字子我冉耕字伯牛與後世何異
言偃字子游亦古者謂　爲游偃同音通
用而冉雍字仲弓端木賜字子貢則又難
盡推是以字者不可不慎也

古書多奇險或謂當時文体云爾列字子
古而辭乎老子字與辭俱乎偶儷音諧
畧同奏漢間工於文者而視古則稍異
乃知奇險未必皆其体亦各自其爲之者

至孟子莊周雄辯閎衍如決江河如蒸雲
霧殆不可以文論盖自其為道出之商
書伊訓說命等作非不平而盤庚特異
周詩雅頌非不平而鴟鴞雲漢二篇殆
不容讀豈非係其人乎使西漢之文不傳
後世但見太玄謂西漢皆然亦不可矣
文章自東漢後頹棄至齊梁而掃地
豈惟其人之衰覘當時人物立身謀國未
有一特然出群者何以独能施之於文至唐
終始三百年僅能成一韓退之如使退之
如王揚盧駱之徒亦不能為矣
楚辭言些息个切又音細沈存中謂梵語薩縛訶
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荊楚
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
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兮斯
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為終
老子文亦多然無也夫只不諒人只以只為
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為
終唐棣之華鄂不遠而俟我於著乎而充
耳以素乎而以而為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止以止為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
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体既変不
復論其終為辭者類仍用此語已訣若畏
四郊我所親押可以無畏而猶畏則後事
而戒者也惟其知戒則不輕動故二文又為
疑辭

人遇物應事不可無素養素養
者

則猝然自外至者不能為之変晉
書記蘇峻渡江司馬流守之江濵忽聞其至
當食不知口處人事真有耳者流何足語
此彼但直畏怯耳然庾亮本以召峻自
任乃以流當衝其不妄何待曾孟得是
何等氣宇人與曾肅議借荊州忽聞
震雷遂失匕於地論者謂出其意不余
謂不然孟德固李將爲伯意當議時必有
敗孫權者有歉於中者人無素養尚不足
以當変況所懷者先有奪之乎

老氏論氣欲專氣至柔如嬰兒孟子論
氣以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充乎天地
之間二者正相反老孟子俱可與皆至於圣
人之室者從老氏則廢孟子從孟子則廢

老氏以吾觀之二說正不相妨人氣散之
則與物敵而剛專之則反於己而柔剛不
可以勝剛勝剛者必以柔則專氣者更數窮
其義失之遠矣
蘇子瞻好諧一日與客集有論林和靖詩
偶儷精切如用古人不獨取以相對雖其姓
名之自亦欲相對如伶倫近日無侯白奴
僕當年有衛青之類子瞻曰吾近得一對
但未有用處或問之曰韓玉汝正可對李
金吾聞者皆大笑唐人記有問東方虬
何以名虬者曰且要數百年後對西門豹
正類爾今日有客来云顯官張九成輕薄
子或以對柳三变亦的的對也
先事而戒謂之豫後事而戒謂之猶猶
豫本二獸名古語因物取義往往便以其
物名之後世沿習但知其義不知其物遂
妄爲穿鑿未有不誤者說文豫本大象之名
物大即处於小而見者早故有豫義而豫之
義不在豫文也爾雅猶事似麂而善登木
避人已去猶疑而再登則有義猶左氏謂

猶可以治己之辭是矣而猶之義不在猶
文也余以是知老氏所謂豫兮若冬涉
川又所易冬而涉川又所易見而可前戒者也
猶兮乃所以爲直也養而無害於外則所謂
持其志無暴其氣者當能如曾子之守
約守約之至積而反於微則直養者乃所
以爲柔也故知道之至到者本自無二惟
其運動如何初不矜其同如揚雄以氣適
善惡之馬蓋胷中憒々本自不了欲言善
則有惡欲言惡則有善故不得已而兩
存之以罔後人幸其或中不知以善惡論
氣此爲何理世陋三家村中老書生殆雄
之謂耶沈村中論日食正陽之月分正與
陽爲兩月蓋取爾雅十月爲陽以正爲四
月純陽純陰錯焉陽以陽爲十月純陽不
知獨分此兩月爲何義以爲天災耶則他
月不爲災乎以爲當行禮耶則他月不行
禮乎考於春秋日食三十六皆用周正四月
者六月也十月者十二月也書六月者二皆記
鼓用牲于社十二月者五皆無關焉則豈

以十月同四月哉正陽之言魯季孫之辞
古無是說也其義盖以為惟此月當行
礼他月則否余謂春秋傳周正夏書言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鼓奏鼓嗇夫
馳庶人走豈以四月乎況書日食皆記天災
而六两月獨記鼓用牲于社者正以魯人用
礼之非旦天災有幣無牲不當用牲爾當
時固自有辨之者正者正也若以四月純
陽為正月則一歲而有兩正可乎正陽
不特不可分雖四月亦不足名君子所
重惟畏天威謹邦礼而已詩十月之交
剝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子之醜醜但
議純陽盛而干陽以為国醜若以對四
月則純陽日雖食而陽強不足以為醜必
無是也
孟子論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即周官載
師所謂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粟
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者也此周公之
法而孟子獨許其一而緩其二以為用其
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安有周公

之法而使民至此者乎周公之為此盖為井
田設也夫既以八家為井而人授之田矣
未有無田而坐食者棄而不為於是乎
苦之此非資其征以為利迫之使反本
也當孟子時井田廢矣阡陌皆入於兼
并民之無田者盖不可勝數此豈其罪
而周公之法獨存盖當時諸侯假是以
殘民豈知周公之意也哉事不因時而徒
泥於古固不可況其假以為惡世不可
與之辯則寧廢周公之法可也名生於
實凡物皆然矣斛為石不知起何時自
漢以來始見之石本五權之名漢志重百
二十斤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民賦祿如二
千石之類以数百二十斤為斛猶之可也若
酒言石酒之多寡本不係穀数從其取之
醇醨以今準之酒享者斛止取其七斗
或六斗而醨者多至於十五六斗若以
穀百二十斤為斛酒從其權名則斛當
為酒十五六斗從其量名則斛當穀
九百分九十斤進退兩無所合是漢酒言

石者未嘗言定數也至於麫言石斛麫亦未必正爲麥百二十斤而麥之實又有大小虛實然沿襲至今莫之爲非乃名實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碰以斤爲別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實何實之有以好爲醜以醜爲好以美爲惡以惡爲美惟其所稱亦此學道之一驚也

法華人廢古塚得磚皆有刻字名曰晉升平四年三月四日太宰博士陳留鄢雍丘縣都鄉周墟里周闡字道路舒妻活晉尋陽太守譙國龍洞縣柘逸字茂長小女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謠蟠字永時皆鐫成文同此周闡之妻柘逸之女墓也父晉安成太守鷹揚男謠蟠者蓋闡之父故獨稱謠但不知妻名活何義字畫極分明無訛其中有他物惟得銅銚二三足鐺柄面闊四寸餘深半之制作不甚工野人來求售余適得之云尚有一石臺高二尺許有花文先爲溪南人取去升平四年至今紹興十六年正七百八十七年自有道觀之始朝暮耳今吾復居如此未知後七百八十七年未者復誰亦可以一笑也

吾少受易先君知爲傳注之學而已中歲稍求老莊而後之易之外有不講而默契者古之達人其所至到無所不同然亦但見其理誠有是而未悟其得於心者晚從佛氏學讀大乘諸經始廓然洞徹知前所聞無一非眞實語既信知不疑則日用踐亦無適而不與心會雖欽修而復從前日之言有不可得者今年夏暑雨彌月卧戴放堂百念無復于其中接頭適有老氏書偶取誦之使摸執筆在旁時記其所欲言不覺閱九日而中篇蓋余初未嘗有意如言也其間雜以易及佛書口到即言不復更有所擇或譏余不應如是必有議於後者余笑曰此猶求我於昔日之吾也講以今吾爲正

秋雲　雨靜山林諸壑相傳共一奇此王荊公詩旧讀但愛其清麗耳今歲既多雨經梅霖潦甚於當時昨日過午一雨忽

如傾注移時乃已入夜既稍涼枕几蕭然不覺寐至雞將鳴窓有未明聞四山泉流並集初隱、疑有雷徐而聽之則高下遠近互相參錯而各自爲聲或如鍾鼓或如琴筑或如戰馬之奔無不可喜始悟荊公詩良有味不知公作此句時亦有同於余者乎所謂共一奇者以不徒押韻而已毗耶有以音聲爲佛事此始近之

山中有竹數千竿皆余累歲手植初但得數十竿旦、觀之既成不覺成林無一處不森茂可喜常自戲善種竹無如余者頃過吳江以語王份秀才份云竹殊易種但得肥地盡去瓦礫荊棘深根頻以水沃取糞壤更壅培無不可活不必擇時然取美觀則可如欲爲用不若瘦瘠地方磽确非人力所營或崖谷間自生者其質堅實而肉厚斷之如金石以爲椽常竹一歲一易者此必倍之吾居前後多竹椽既歸一一驗之無不如其言乃知余三十年種竹初未得真竹微份余不聞君子哉

若人份爲太學諸生家故饒財兵火雖多壞盡所餘築室吳江道傍作圃並有湖山之勝客至即飲之酒不問識不識亦以此多附人之近邑之佳士也

蘇子瞻初未知有禪學爲鳳翔府僉判有兵官王凱者教之始大知愛時歐陽文忠尚無恙子瞻既不以疑其交爲攜後爲杭州倅特過汝陰及以此勸公以笑而不答凱王說之父也捨歐公而從一兵官可謂豪傑也矣自是從辯才等諸人於杭州所入蓋深子由貶筠州監酒詩江西諸老南臨濟禪盛亦多有偉人子由日從文関西寺聖聰遊自謂有得余固不獲親聞二人之言而閱其書多矣發之近世爲禪宗者往、但許其高明善辨而不許其直至到此當自知非他人所能察然子瞻論理超勝出入大衆諸經無所留礙誠爲閱妙子由晚作老子解乃其心法自許甚高與其他解經不類天下至理不爲礙滯所隔則爲聰明所亂

二人後必有能辨之者
王荊公再罷相居鍾山無復他事作字說
外則取藏經讀之雖厠溷間亦不廢自
言字說深處亦多出於佛書作金剛經
解裕陵嘗宣取令行於世其餘如
楞嚴經華嚴維摩圓覺皆間有說意
以為盡其所言至矣謂禪學為無有其
徒自作法門以動世之未有知音者爾
既請秀圓通住蔣山首出所作諸經
解示秀〻不知許公不樂秀亦棄去
後捨宅為寺以文関西主之未幾文亦
封其所賽紫衣師號制書不告而去
蓋亦有不契然有荊公且勢位如爾二人
不少假亦可謂勍敵世近歲蓋未之見
或云非荊公無所得盖二人自主張其教
門以為使時之荊公以為然則其徒無復
可言此亦不然富鄭公未嘗識圓照聞
法願之言而言言即心字悟既以告照
照即即大善知識果但以主張教門為
心則亦安能使其傳教數百年後而終

不可泯乎
懷禪師法嗣雪竇治平熙寧間再振雲
門一派彌望東南至今不絕初得法時
不告亟去雪竇自不知此人貌極耿陋
嘗飼有驢為驢齧其鼻始住無為軍鐵
佛即為雪竇燒香寺甚弊未甚知名一
日陞堂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
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令時人李道至
此方有少分傳至於實驚曰吾乃有
此人乎亟先以書通懷方報之夫
女道而使授者不知得者不有比於莊周
書寓言或有其人秦漢後蓋未聞也懷
高弟不可勝數其最著者四人惠地林
本法雲秀天鉢冲長蘆夫所長在皆
為太宗師得者既多中間玉石不無相
乱近歲林除洞山道復行江外懷之傳
遂少衰然亦安知後不復有來者乃知天
下萬事萬物久皆不能無弊雖斯道
亦然既不可不廣亦不可不慎要之
與其失之多不若失之少也鴈影之言

意是其得於惠者今天下言禪皆以為
口實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
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玄
真子張志和漁父辭也顏魯公為湖
州刺史時志和客於魯公多在平望
震澤間今震澤東有泊宅村野人猶
指為志和嘗所居後人因取其顏為浮
家泛宅往來苕霅間語以為名此兩間
湖水平潤廣之湫然澄徹空曠四旁無
甚山遇景物明霽時見風帆在江往
來如飛鳥天水上下一色余每過之輙
為徘徊不忍去常意西塞在其近處
求之久不得後觀張芸叟南行録始之
在池州磁湖縣界孫策破黃射處之地
也蘇子瞻極愛此詞患声不可歌乃稍
損益寄浣溪沙曰西塞山前白鷺飛散
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
蔽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
風細雨不須歸黃魯直聞而繼作江湖
間謂山連亘入水為太平州有磯磯曰新
婦池州有浦浦曰女而魯直好奇每以名對
而來有付適作此詞乃云新婦磯頭眉
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
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
休斜風細雨轉船頭子瞻聞此詞而
戲之曰纔出新婦磯便入女兒浦志和得
無一浪子漁父耶人皆傳以為笑前輩
風流略盡念之慨然山棲谷隱要不可
無方外之士時相周旋余非魯公固不
能致志和然亦安得一似之者而與游
也

巖下放言卷上

巖下放言卷中　石林翁

嚴陽尊者嘗問趙州不將一物來時如
何州云放下着曰既不將一物來放下箇
什麼州云放不下時都將取去余讀莊
子記南榮趎見老子贏糧七日七夜
至老子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曰

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
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
南榮趎俯而慚仰而嘆曰今者吾忘吾
答因失吾問吾謂此言與趙州正冥合
夫謂不將一物來已將一物來矣南
榮趙不知有何事至羸粮七日七夜無
乃大氣急生宜老子之厭其人多也莊
周寓言無實然亦善為戲矣之人也
命之曰南榮趎夫南矣又榮焉走而趎
者失與之俱而方自楚來其挾何止
三人乎老氏所告曼衍不可捕詰然彼所
謂忘吾答而失吾問者疑亦有個然而
得於中者也
莊周言萬物出於機入於機自得水為
繼而不一二數之無不皆然此言兼
載列子莊周書有闕文人讀之多不
能解得水為繼上自有繩為鷄一句
其義始可通不若列子書之全也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已多矣取
其灼然者如蚯蚓為百合麦之懷為

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
沉轉要須有之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為
百合乃自有知為無知麦之為蛾乃
自無知為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
時蟠結如毬儼然已有百合之狀麦
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
之當須自其一意念真情之極因緣
而有耶其近者觀之鷄之伏卵固自
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
伏鵠者此何道我哉変之為蛾蓋自
蛾種而起因以化变非変之能為蛾也
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善惡要以
自有至者后稷履巨人跡而生啓自
石出以真實語金光明經記流水
長者盡化池魚皆得升天更復何疑
但恐人信不及爾
常上人来吾問如來會中阿那律多無
目而見跋難陀龍無耳而聽憍伽神
女非鼻聞香驕梵鉢提異舌知味舜
若多神無身覺觸此自根塵中來性

後在根塵外若言根塵中來彼自無有
誰爲受者若言在外我旣無内云誰
爲外常子大笑若能解此則老氏
之言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
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猶是落地而
二人生十二時要須常體常此一段
事無令冷地有人看見
晁文元公年四十始娶前此未嘗知
有女色早從刘海蟾道自言得長
生之術故末年康強精明視聽不少
衰六十後即兼窮佛理然多從經論
講師以分别名相爲主意將以儒釋
道通爲一其自著書號法藏碎金累
數萬言反覆不出此義書成繼作道
院集三卷年過八十又爲耄志餘書
余不及見而道院集亦但申前意而
歸要爾妙湛師嘗未吾云江民表嘗
惜此公不一見正明眼每有遺恨然論
其忠實和厚無一點世間情僞處則等
第一等人也其子孫數世愈盛天固有
以報之法藏碎金自記其所得處云
耳中常聞天樂亭邪之音有不可
勝言者自見其形每每在前旣久
而加小頞數寸不遠眉睫之間此恐
是海蟾所得佛氏則無是事此諸
人之所疑也乃知脱黏除䌷大是难事
如此公果有未至則他人可不免乎
韓魏公不甚言佛理葢平生所享善
而信者歐陽永叔勢不得不然每
爲人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履惟在
一部論語中未嘗須臾敢離文君公
云晁鎮北門已六十餘矣王汝爲都轉
運使公時多病不甚時政事數謁告
家居王汝每遺文若問候至則直造卧
内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與論語
爾乃信傳者不謬人果欲脩身於論
語未嘗盡得但能行其數十言隨
人品高下大小無有不爲善人君
子者況畧見其所不可得聞者乎
吾嘗爲論語釋言未嘗沿襲徒爲世

俗傳注真欵有不愧所聞者所爲造
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立則見其参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何須曳要
講解卒足動步無非所當用意常須
瘡白鞭策爾

王素処士張卒字子厚毗陵人治平初
試春官司馬温公主文賦公生明以第
四人登第既得官歸耶不仕終身元祐
初嘗起爲潁州教授力辭不就余家與
之有連故余未冠得拜之稍長益相親亦
不以視余清通遠畧不爲崖異與前此
號隱居韓然自夸於俗者不類士大夫
與既以相推高日欵其門随高下接之
無不滿其意賀鑄最有口好雌黄人物
於厚亦無間言每折節事之常稱曰
通隱先生余嘗叩其棄官之説厚笑曰
吾豈不欲仕者初但以二親年俱高止吾
一子不忍去左右既親沒則吾将老矣欲
欲仕復何爲因循至是爾其言大抵若
此家蔵書數萬巻善琴碁曰惟玩此

三物不甚飲酒余得與周旋渉世以来粗
免大過閙於厚爲多大觀初厚已死州
里上有行余適在翰林蔡魯公亦素知
其爲人遂得賜號官其一子今其死子
亦死諸生未有聞西北士不甚知其人今
能言之者絶少魏野以有閒而名益彰
惜乎子厚之無聞也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
之甚篤亦時爲燒煉丹灶事而不以示
人余鎮楅唐嘗得其書手迹元大候
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
服時書以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
槩熈寧間初再罷相守亳州公已無
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
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顒世號顒華
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
亳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礼一日旦起
官方聽事公堂顒視室中有書櫃數十
其一扃鑰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
啓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

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
問狀顒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
矣公初亦色微变若不樂者已而意
定徐曰無乃太虐戲乎即不問自是
豁然遂有得顒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
之吾師乃以書偈通圓照固世言公得
法大本然公晚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
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
哉妙湛師為余言親得於其師小本小
本得其師大本者云爾

余中歲少睡蓋老人之常態無足怪者
每夜寐過分取不能再睡展轉一揚閉
胷中既無纖物煩竟心志和悦神宇凝
静有不能名者時聞鼠齧唧唧有声亦
是一樂事當門老僕鼻息如雷聞亦為噎
語或悲或喜或怒或歌聽之每啓齒意
其亦必自以為得而余不得與也常在
潁州時初自翰林先官時先君為倅
歸養居後圃三間小室旁無與隣左
右惟一點意況已如此嘗有詩云城頭
曉漏鳴丁丁窓前月落却未明衡陽歸
鴈過欲盡汝南荒雞初一鳴悠悠斷夢
了不記草草微吟还獨成人生得意須
幾許一睡稍足無餘情遠今四十年了
無異者余每自料非世間享福人平生
大得志処類不可如是但能保此一知爾
佛與波斯匿論王見恒何性有味其言
也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乃其字也
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
權漢人不死者自本朝以来與權更出
没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踪跡數見好
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
魏公自湖外罷官还道岳州客有言洞
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
詩壁間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
袖有青龍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
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坐
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
分明知道神仙過說者云寺有一大古

松呂始至時無能至者有老人自松顛徐行致步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劒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劒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主有主之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爲佛存之則爲仙在去留間爾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廬山東林會者佛馱耶舍佛陁跋陁羅竺道生慧持慧叡曇恒道昺道敬曇詵浮屠刘遺民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野張詮皆士合十八人初晉太原中爲佛者道安居太山遠從之李安以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捴寺事捴人物雄邁爲其徒之傑始斥大舁新之雄麗而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白蓮社者其遺迹尚在余少嘗欵往游訖無因今老矣勢必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始遠之數追其故事放於山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瀦下其流依山傍崖爲澗爲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見其人遠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刘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絶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第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丘墓自閩还規摹作室八十楹去余居無一里四山環集兩間達其傍其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皆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唐兵亂盡亡之後有遺吾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爲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時有藩銅

酒器其首為牛制作間質其間塗金隱
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函
取為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㜷
杖無佀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
自随往歳行山間使童子操扶以從殆
以為覩爾為必宴須此物也適未足力漸
衰微每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
甥姪輩環於側輙倚扶使以觥酌酒而
進即為引滿堂亦自笑其癖頃有朝好
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必計其直破家
無以食遂為焉猶持所有顏子陋巷
瓢飲覩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钱乞一
金吾得無似之耶
桃渊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即
是其処余雖不及至教以問湖湘間人
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晋宋来由此正止
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烏往
来觀中未嘗有僧損烏新舊更易不可
知耆老相傳自晋迄今如此每有貴客
来烏輙先覩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渊明刘
子驥聞之欲往言不果子驥見晋書隱
逸傳即刘驎之子驥其字也傳記子驥
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
囷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説
其間皆仙灵方藥諸雜物既还失道遇
伐弓人問径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
大顧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晋宋間如
此異事亦頗多王烈石髓亦集一也鎮江
茅山世以此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
三日按图記問其故事山中人一一指数
皆可名然不至大亦無甚奇勝処而
自漢以来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
知名絶為裂石闕不滿三四尺其高三
之不可入金壇福地正在其下道流云
近歳刘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
夸無可考不知何縁能進韓退之未
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
取乘龍左耳来意當有謂不正謂洞
言也
孔子言仁者静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

之主頗皆好動不但與作事業雖起居
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
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
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庵或之林定或
中道捨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
还堅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
意良苦常置石蓮百許枝几案上咀
嚙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
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其獾
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獾郎嘗以
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
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
千百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
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
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
貶嶺外無一不遊山泉以道嘗為余
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
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
愛其鍾隱雪鷹欲為題目而掛適高
不能及因重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

二人皆天下偉人高蓋出於人者當爾
吾素頗惰罔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棄其
泉石欲為藏書之所且携數僕夫荷鍤
持畚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
旁勸以為甚勞而余實未嘗倦殆其役
皆於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
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哉
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於弊因榜其
聽事東西兩齋曰 仁曰述智而聽
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孳焉又
以戒為子孫者也
李文饒平泉草木記元以語平泉一草
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也歐陽永叔嘗
笑之余謂文饒平之惑何止平泉草
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
軍與其孫延古爭醒酒石事全義殺
之延古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其監軍
則遠與戒守其戒則或因之以至於殺人
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悞此豈直無
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如石良是

一癖古今文士每見於詩詠者未必真
好也其好者正字不能辭余紹聖間春
官下第歸道靈壁縣世以為出奇石余
時病臥舟中行槖蕭然聞茶四夕有
求售公私未之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
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
僅得七百金假之同舍而文足不竟病
頓愈夜抱之以眠知余之好石不特其
言也自行此堅剝劚巖洞與藏於土
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十餘處而奇石
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而不已
豈非余之辟哉賴晚初知道又鏡之病
則可復有容歎得者皆聽其自取以
去未嘗較嘗戲謂兒輩云此不但吾無
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
爾每以文鏡之言覩之世間安得更有
一物也
孔子以治周易詩書禮樂春秋六經而一
君無所取用老子謂六經乃先王之陳迹
非其所以迹而教之以白鶂之相視眸子
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雌應於下所
謂風化孔子居三月不出得其為烏鵲
孺魚傳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蓋以
類覺之也自以為不與化為人安能
化人而老子可以此正今之所謂禪
者但言之有不同爾世語儒吾之言
則近以吾佛氏之言禪則眩殆其不
自了而惑於名故為佛氏者亦不以
其情告之而待其自悟使人知孔子之得
於老子而老子肯之世豈復更有禪
哉吾嘗謂古之至理有不謀而冥契者
吾儒之言易佛氏之言禪氏也夫世固
有不可言而終不可免於言吾儒不得
已則命之曰易以其運轉無窮而不
可執也佛氏不得已而命之曰禪以其
不傳而可以更相與也達其不可執而
受其更相與者禪與易豈二道哉但不
知而氏初何以不相為謀而表裏如此
惟其道之一尔此段老子先之以性不可
易命不可變此性命之真不可言傳而

語之者繼之以時不可正道之不可塞
者共其爲不可執而可以更相與者也
孔子許顏淵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而莊
子亦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復見老子蓋
古之論道者必以三月爲節天道一小變
也言之同者豈是哉

巖下放言卷中

巖下放言卷下

石林翁

揚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
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
往來鄭甫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
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
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入即問鄉
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揣朴揣知帝
意耶云無所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
曰更休落魄貪盃酒更莫猖狂受做
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
帝大笑賜束帛遣还山野和易通裕人
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国尤愛之野亦數
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
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
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
作神仙魏公亟由以聞遂得謝朴死無
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
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閒死爲誌
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

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獎勵之與指萬出為仕途捷徑者異也郎簡侍郎錢塘人慶曆間能吏與杜岐公極相厚善簡長之公十許歲岐公以兄禮事之既老謝事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即徑山澗傍種菖蒲數畝歲擇以自餌山中人自之菖蒲田時岐公亦以老就弟居宋簡數以書招岐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公知錢塘時亦重其為人會往祐大饗明堂亟請召岐公為三老以任參政布及簡為五更不報簡猶後岐公三四年卒幾九十雖甚顛躓然能善保其身終始岐公未嘗輕與人獨重簡為重友亦必有以取之矣士大夫處士何用事業赫赫在人之耳目若必求此將有擾擾用意營之者若是安得自適於恬靜無事之地或不免累於仕而不能去於家先世與簡有素今日客有自徑山來言菖蒲田問之兒子多不知其許乃為語之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欄檻窗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豬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蘇具言寔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於庭寔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疾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寔曰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終數月其家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嶽獄門問其故曰此范龍圖

治西內事也家人亦有兆相符會合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怪事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為當官無所忌憚者之戒

文潞公洛陽居第袤象先旧基屋雖不甚宏大既得其傍叢地數畝為園號東田日挟家僮數輩肩輿與賓客姻戚共遊無虛時既罷遺声岐取嘗籍十餘人月賦以金每行必命之執事人以為適然時公年已高捨家居而適別館且未免乎昔之好則猶若有少勞者

杜岐公謝　不造宅假官舍廻車院居之積十年竟於其中余守宋時嘗往觀猷隘與編民不遠者老猶指廢基三間為公之書室公未嘗出亦不甚飲酒客至栗飲一盂雜以餅餌他品不過兩種無客則靜坐不聞人声有職之者或賦詩作草書未嘗不満也一時貴人奢儉所享雖各其性然亦必有賦之者如潞公自出入將相窮極奉養而能安於儉約如此固自不可及若岐公則尤人之所難然此但以俗人論爾稍知道者則何有於是潞公必不約以其約自矜岐公必不以其廉自異晉人記有此王逸少蘭亭記於金谷而逸少喜者彼自其所之恐未嘗竟見逸少也

李習之李識實過韓退之蓋其所知固不疑矣然余自不以為疑曷不取其原道讀之醇粹而不雜明果而不二世皆以比孟子然究其所終則得用者之說而荀之李孔子者皆能為是言習之他文不多見而其復性書三篇於秦漢以下諸儒畧無所習獨超然之顏子之用心若唐人之為佛者亦或似然其言矯而中牵中必有乖忤未能如習之坦然至到蓋二人之為儒一也今世言三代周公孔子之道詳者莫如礼記礼記之傳駁而真得孔子之言者惟中庸與大學退之出於大學而未至故原道之末論正心誠

意曰古之為是者將以有為今之為是者
外其天下國家而戚其天常盖以詆佛
老意謂絶仁義棄礼楽皆以其莊語
而不窮其音區〻以孟子與荀卿楊雄
為辨則已下矣故曰未至習之字出中
庸而不膠其言故論至誠盡性之道自
孟子推之至於子思子思推之至於孔子
合於易之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知顔子之不遠復為三月不違仁卿與
雄曾無足議而退之之所論未嘗語也
故曰不膠其言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
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
之習之惟其所見者明故其所作文章
合處亦追跡退之無甚愧唐人記習之
退之姪婿似不肯相下雖退之强毅亦
不敢屈以從己弟子之者惟籍湜輩爾
近歲無能知習之者惟老蘇嘗及之然
止與其文辞子瞻兄弟不復言甚矣李
之難也後必有與余同者然後知余之言
不謬

凡人之生不過出入二塗讀莊周達生一篇
使人意蕭然真若能遺其形者出所以
接物也入所以養己也周設為單豹張
毅二名盖寓言張毅張而與物敵其走高
門縣薄困然單豹也讀當如毋求之毋
豹以其文避患而虎食之言亦有其類之
賊於內者禍必不在外也則有心於出入
者均不免於有累不若忘其形而養其
神忘形則其能遺生養神則外物不能
干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声色臭味是
也形不離而生亡者枯槁沉溺之過而反
以自賊者也是以其説不能以棄事為貴
必使之事本無而不足棄則無與役於
外而形不勞矣不以能遺生為難必使
知生本無而不足遺則無以累於外
而精不虧矣形與精相為表裏者
也形全則精復而离者合而與天為一
則區〻同於人者亦何足言哉夫然則
一獨善其生而已雖死可也故繼言
合則成体易所謂精氣為物者是也

散則成始是謂能移此與天為一而非人也老氏論生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三人多不能曉曲為異論說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河上公解以四支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說自見韓非子非與老畧先後其書人特謂之解老喻老必不謬吾為老氏解特取之此章先言出生入死蓋為不能明乎出入是故由之而生狥之而死其類雖不一而自少而壯自壯至老無非動而之死地者同以是形也受之固有失委之亦非是不求其精而求形未有不為羿豹張毅者也孔子與子貢子夏言時皆曰起予而為始可與言詩也已矣至於顏子乃曰回非在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吾然後知顏子之異於諸子也天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言且不可而况况有所不違而至於辯乎然此非理至到而相與造乎忘言之誠未足以語顏子於孔子既知其高下仰堅可鑽又其見

變化而在極前後者雖欲從之而不可及亦能名其所謂羿則顏子之於孔子蓋無不得矣特以至之有淺深之異爾此孟子所謂具体而微者夫如是苟不言言之未有不當於心則安用於言乎及他弟子言而能聞者文章而已性與天道雖言之而不得聞則吾何從可以與之言夫聞其所不得聞而聞其所能聞則雖言固將有疑而未逆達者幸而或中固孔子之所善而樂與之言者也起予與非佐我於是乎辯莊子記孔子見温伯雪子而不言子路曰子欲見温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耶孔子曰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矣容声矣此意正可與顏子之事相發温伯雪子亦寓言也温而曰雪固妙矣彼見之可以不言則吾聞之亦可以昭說然孔子以不容声而不言顏子以聞其言而猶說茲顏子之異於孔子者也故斷之言步趨言辯之同而奔軼

絶塵之異正於交一臂而失之乃子張子夏列所謂諫我也似子道我也似父者與

張芸叟侍郎長安人忠厚質直尚氣節而不為名前朝人物中殆難多數元豐中有事西夏五路並入時㕍議經営已久既有定筭故一舉遂能㦸夏五路師鄜延种諤環慶高遵裕涇原劉昌祚其二人河東王中正熙河李憲芸叟為高遵裕機宜諸軍皆聽遵裕節制師出既無功遵裕坐貶有得芸叟軍中詩上聞者坐謗訕謫監郴州酒余先大父魏公適為湖南憲傾意待之芸叟意感激自是以兄事大夫終始不少異故先君與諸父皆得從其游芸叟好古博學喜為詩然每皆有思致緩而不迫非吾徒為嬌忿者初謫時言五路事者其賓客各自為主不同芸叟每折中之以故人皆不樂會道中聞鼃声乃有詩曰一夜鼃声不暫停近如相何遠如争信知不為官私事應恨疎螢徹夜明荊公見而笑曰舜民此語不為過崇寧間以黨籍廢居長安関中人無貴賤以為父師余季父官鄜州特往過之始當國者欲遂元祐人召其腹心數輩更排擊畧盡意巳而當國者自衰復為召致者所攻芸叟因言事苟不以理相乘自應爾指其筆後題字曰扇子解招風亦嘗見吾扇詩乎季父趣視之則曰扇子解招風本意要熱時用秋來掛壁間却被風吹動其詩大抵多類此夜與棲尋語不甚悉其為人前輩風流日遠後生不可不少知因未追其本末大父在湖南年幾六十餘以官事歸吳下芸叟有送行詩先君嘗使余謹藏之後為兵兵乱亡去偶記其全篇附之抱还使節使請祠其使作湖江漸退身還軾錢州蒙恵受歸荘一味是清貪相思欲控琴高鯉下宅須𨞵季子鄰不是薦章論再起朝廷自重老成

人吳下有秉魚橋云琴高坐登仙處
故有控鯉之句云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
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者
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
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之
也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
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
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
乘元昊叛四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
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声摇湖南朝
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範代杞入境
即僞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猶豫
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
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
執如坐上翌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
刳其腎腸因使医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
為圖用是遷待制師慶州未幾若有
所覩一夕奏圖忽仆于圃中家人急出之
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

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之書號能
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夫為將不得
已而殺至於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
既以降矣何至殘忍而重吾之手此固
造物者所不得私討希範起盜賊其殺
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
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
所為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
為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余
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
平治不為不多非特不敢為杞之為
固自不敢萌於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
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
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
不自疑也
莊子記孔子藏書與周室與子路謀子
路告以老聃免藏史歸居請試往因
焉孔子見老聃不許乃繙十二經以說以
改人多不能了貴言傳書周嘗論之矣
藏書者欲藏其言而廢書也然往

周室則孔子之志忘乎世者猶未定也
故與子路謀風論語載孔子與長沮
桀溺晨門荷蕢之徒言皆命子路未
嘗及他人弟子蓋子路以聃亦忘世而
無言者也故曰往因焉殺因聃以定其
說也老聃不許聃豈真枯槁無言者哉
是故孔子復繙十二經以說李者或以
十二經為春秋是矣莊周嘗兩言春秋
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
辯一曰春秋以導名分周於春秋之至
亦深矣老聃以為大謾而問其要則以孔
子為不喻其意欲其出而經世也故孔子
復以無愛無私為仁義者對聃復以無
愛無迂無私乃為私春秋之作欲判天
下而愛之使是非賞罰一出於公然不
知有為之之迹則君遠跛而求忘子反
所以亂人之性也乃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則仁義固存於其間雖為春秋而無害
大旨以至人之道在有心無心之間藏於
有心者繙十二經固不可藏於無心者雖

藏書亦不可仁義無心於為則
人之性有心於為則亂人之性老聃之
免而歸居藏書不足以言之故復以輪
扁於齊小白之論終之此吾千言之所
以作也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鼇
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使有
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
元豐初猶存遠近祷祭祀未嘗輟一日
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祷不驗怒伐而
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
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世間乃有此
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
終不已後有主寺事者復以木做其像
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
以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
題於壁曰波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
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來居士欲
奚為山中雷雨誰為主水底蛟龍自不知
若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

傳以為口實余聞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為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裝飾甚巖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子昂且巫為婦人兒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絕倒

子貢告漢陰丈人以桔槔忿然作色曰有機械則有機事有機事則有機心子貢懼而驚孔子以為假修混沌之術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内不治其外混沌之術云者謂上古之世也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則混沌之世亦何必然哉惟漢陰不能察此是故一拂其意遂至於忿然作色則是非之辨已投於外而善惡之情已亂於中矣是以區區以抱甕為是終身役而不自知其勞也師金嘗語顏子以曾子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不得罪於人漢陰而知此亦何傷於桔槔哉

巖下放言卷下

右巖下放言石林家旧本板不知刊於何所歲久腐爛將有不可辨者卝村俞氏有抄本今歸徐君璧書房故從而錯錄之延祐丙辰三月二十四日識

巖下放言三卷計三十九翻迺延祐閒人抄本有歲月題識今弘治五年新正十日從朱君民借歸命兒子達臨寫此本寫畢特為校讀一過有誤処已正之矣君民蓋又轉假於祝君希哲者也予家先有避暑錄尚闕有詩話燕語書俟訪云樓居道人朱存理性文記

五總志一卷

（宋）吴坰撰

明穴硯齋鈔本

五總志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宋吳炯撰。炯仕履未詳。惟宋中興百官題名記載紹興十三年七月吳炯爲樞密院編修官。八月除浙西提舉。其始末則不可考見矣。前有自序。題建炎庚戌避地無諸城書於蕭寺之遊山亭。書中有與蔡叔巖自太原至河外事。又有靖康丙午於京兆祥符寓舍被掠事。又第一條內載其大父事仁宗爲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復上章乞斬姦臣以謝天下。上大書鐵御史三字賜之。又一條稱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大父爲犍爲令作三戒詩見意九重稱獎。又載其父嘗居李邦直幕府。及崇寧乙酉謫居荊南諸事。蓋亦北宋舊族隨高宗南渡者也。其書皆紀所聞見雜事。間亦考證舊說。取龜生五總龜而知事之語。名之曰五總志。其論詩推重黃庭堅。以爲於詩人有開闢之功。蓋亦江西流派。其引述故事。得失互見。如謂千字文勅散騎員外郎周興嗣次韻。勅字當作梁。當時帝王命令。尚未稱勅。不知勅字漢時已有。又謂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不知乃漢武帝事。疏舛亦未能免。又唐詩紀事稱駱賓王從徐敬業起兵事敗爲僧靈隱寺爲宋之問續桂子天香之句。其說已舛駁不合。而此書乃云賓王未顯時。嘗作杭州梵天寺。一老僧苦吟不已。賓王爲足成之。更不知其何據。然於北宋瑣事。紀錄萃詳。猶有足資參證者。說郛所載僅摘錄數條。此本與永樂大典所收者檢勘相合。蓋猶原本也。

五總志序

江左吳坰述

余雖家鄙固陋少從父師之訓於讀書業文不敢自弃昔嘗有意於著書立言以見于後世而憂患餘生艱棘百為方時搶攘顚沛逃生之不暇猶廢井不汲泥不食矣然於紬繹方冊與夫耳目所聞見有可紀述者尚未可結舌閣筆於見因事輙書雜以己語或以古證今亦不復列其次第非敢為書覬有補於遺忘纔生五總霽而知事古人譬諸老於學而不敎者心竊慕之因志其首曰五總且將求當世之能文章者丐敘以紀之庶幾託斯文以增重也建炎庚戌上巳前一日避地無諸城書于蕭寺之道山亭

五總志

東坡手澤載賈昌朝結連溫成皇后乳媼賈婆婆諫官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虛實相半如賈姑姑事寧有是哉 仁宗默然文之曰賈氏實為昌朝坰先大父事 仁廟朝為御史嘗言大臣未報役上章云陛下若以臣為然乞上方斬馬刀斷姦臣之頭懸之兩觀以謝天下或以為不然則斷臣之頭懸之烏府以謝姦臣 上既用其言黜二大臣復大書鐵御史三字以賜之觀其聽言如是則以賈氏事實語臣下眞盛德事也惜乎家藏諫草及 朝廷案牘悉燬於兵火矣

唐李白跎崎磊落嘗醉眠於酒市上遽召見于沉香亭白披襟扶掖以對命高力士脫靴以水潑面須臾落筆如風雨時人謂白況酣中為文章及與不醉人相對議事未嘗錯誤因號為醉聖故杜老云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而開元遺事載明皇宴于便殿酒酣謂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奸幸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白曰今朝用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精粹者 上曰學士過有所飾也以此觀之白本進取之流諂諛之意不忘於胸中向來恃酒不羈特有才無命託此以玩世爾與次公醒而狂未易同日語也

元祐中李邦直帥眞定先子與田端彥歐陽元老為幕府端彥春秋高故以文事之端彥後為官荆南與郡將不合弃去冠冕從元老游元老時方卜築諸宮為終焉計既閑

蔡元長拜相乃欲謁之説以勿與朋黨元老以詩贈行云
守節固窮匪易事鐵中誰許鬭錚錚聞道新除右僕射難
留高臥老先生能令餘黨竄殘息必有昌言佐盛明我欲
効犂嗟老矣西風回首涕縱橫既至京師果以禍福利害
喻元長且出元老詩示之雖居不樂然堅欲召見端彥以
書抵元老元老以詩答云莫嗟騏驥老不識警量使此驥
天所賦未易論得鞭元老有子小字鎮兒端彥書中勉其
讀書元老答曰小子飲啖數倍於衆時多晝日眠而懶讀
書觀其意無他要作好官故也端彥既與元長不合乃避
嵩少間今猶無恙年將九十顏如渥丹行步可逐奔馬時
時多乞錢於洛陽城中得即以施貧者蓋得道靜長官之
流也

黃氏爲宰相者古今二人而已今丞相潛善漢丞相霸是
也霸爲穎昌守見謂精明既登庸後叙無能名焉

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
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伯游爲武林長上書言
狀和帝罷之唐明皇乃用李林甫之排馹傳進以媚妃子
鄙哉本朝嘉州歲貢荔枝紅桑等物余先大父爲犍爲縣
令作三戒詩以見意九重稱奬士論偉之

唐大曆十二年楊綰爲相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
宴客減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
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或毀撤之王黼宣和初入
居宰路弊事悉罷減吏祿併冗官以積財用罷諸局澄濫
賞以絕僥倖雖蔡氏之盛猶爲之斂衽使其剛正不回終
始如一顏何羨於楊綰乃復開邊隙置應奉以持祿固位
由是言之向來初政特矯俗悟主邀譽以取權爾始五十
四局凡有請于上所降指揮必乞不候覆奏而用度悉由
中出尚恐朝廷與有司之執法也既置司之後非惟無所
畏憚而所須悉責辦於此加之竭天下民力營九州以葬
中國還將視綰如天淵蓋將深愧于李林甫矣悲夫

魏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醞藉爲潦倒宋武帝舉止行
事以劉務之爲節度此非醞藉潦倒之士耶而後世以潦
倒爲不偶之辭誤矣

江鄰幾雜誌載唐玄宗實錄跌略特甚呂縉叔云若使獨
孤及顏魯公輩作必不至是此元載殺驕之罪也宋次道
補修武宗實錄自謂詳密於玄錄及觀陳瑩中奏議 哲
宗實錄差承旨蔡京兼領謂 太宗以後實錄提舉修撰
皆有正官用度命官雖多不敢憚煩惜費所以重大典而
尊先朝也獨用兼官恐歸過於陛下上從之誠哉三子之
論如合符契可謂知體而不阿矣

司馬溫公昔在西都每禊被獨樂園動輒經月諸老時過
之間亦投壺罰者必爲汾陶然亦未嘗置庖特呼於市耳
會文潞公守洛携妓行春日邀致公一日自至獨樂園吏
視公歎息公怪而詰之答曰方花木盛時公一出數十日
不惟老却春色亦不曾看一行書可惜瀾浪却相公也公
深愧之於是遣馬還第誓不復出諸老爭來邀公必以園
吏語謝之公之克己雅素固絕人遠甚彼園吏者亦以突
過鄭玄奴婢矣

國初劉鋹性絶機巧嘗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獻 太
祖 太祖以示上衣官工皆愁歎服上曰若移此心以勤
民政不亦善乎噫偉哉聖主之言可以為萬世法使臣子
佩服銘篆凡事事者不忘此語則謟諛巧宦之徒何由進

自唐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左右僕射並是正宰相初豆
盧欽望拜左僕射不言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朝政
數日始有詔加軍國重事至景雲二年韋安石除僕射不
帶同三品自後空除僕射不是宰相遂為故事

唐温庭筠每入試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宣宗賦詩上
句有金步搖對令未第進士屬對庭筠以玉條脱續李義
山偶謂之曰近得一聯遠比邵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
詞温庭聲曰何不道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是以令事
對古事也山谷有詩云雖無季子六國印乞讀田郎萬卷
書蓋用此例也而學者疑之田釣荆州人藏書甚富山谷
書萬卷堂以名其居

有軍國政事中舍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於
舍人中選一人明練政事者專典機密謂之解事舍人惜
乎去古未遠此例遂廢

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劍舞漢高祖募
取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曰巴俞舞 太宗將討
太原選軍中驍勇趫捷者數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高丈
餘會北戎使至宴于便殿因令劍舞者科頭露體鼓譟而
入戎使懼形於色淮海國王錢俶等驚愕不敢仰視俶言
於上曰如熊如羆如虎如貔者也漢高祖 太宗相望千
載雖平秦定晉時異事別而皆得之談笑間顧非不世出
之主曷能如是哉

唐張彖素習吏事釋褐為華陰簿時縣令郡守俱非其人
每白事多所沮抑乃曰大丈夫有凌雲之志拘於下位若
七尺之軀立於矮屋使人擡頭不起遂掛冠而去 劉凝
之字道源奇士也隱居九江歐陽永叔為賦廬山高其子
羲仲字壯輿讀書萬卷能世其家宣和初特起為道史官
既用非其志未幾上疏乞骸骨余以詩贈行云束帶真成
厭折腰寧思飽死歎侏儒便拈手版還丞相却覓芒鞋踏
故廬少日勞心但黃妳暮年使鬼欠青奴他時有客來載
酒解道欲眠卿且去無 張子劉子雖生居異代其出處略
相似余老宦不立方且强顏干祿以為貪得無愧乎因將
[illegible]書屢書不一書以自警也

魏國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入禁中 太祖曰當以此與
我自今勿為此飾主笑曰此用翠羽幾何上曰但恐宮闈
戚里相効小民逐利即傷生寖廣實汝之由 太祖以庸
特之姿創業垂統而好生之德每見于色游與夫防微杜
漸厥有旨哉

崇寧乙酉先子責居荆南張才叔還自英州感慨道舊之
餘詢諸故人才叔曰曾直每有書來寒温而已瑩中尚多
言訊至動輙盈軸志完依舊一脚向前一脚向後若庭堅
則不然雖白刃在前一色元祐嗚呼古所謂才立特起臨
大節而不可奪者非斯人其誰與

王祐嘗植三槐于庭曰吾身不登三事子孫必踐其位及

子旦爲台輔而三槐並茂陰覆一庭古稱于門信而有徵
故侍讀尚書爲之者當取三多讀多著述多持論多史實
謂才學識爲三長而三長之難識尤居其先本朝李畀黃
爲北院甚有舟楫之難時韓昭裔已登庸矣因賜之詩曰
昭裔登庸爾未登鳳池雞樹冷如冰如今且作宣徽使免
被人呼粥飯僧昔唐叔翦桐周公以謂天子無戲言當時
未相尋矣則已何至以謔浪語形之歌詠殊乏君臣之體
也
唐人謂李白爲天才絕白居易爲人才絕李賀爲鬼才絕
白傅與贊皇不協白每有所寄李緘之一篋未嘗開視劉
三復或請之答曰若見詞翰則回吾心矣東坡云文章如
精金美玉市而有價未易以私口舌貴賤誠哉是言也
千文題曰勑員外寮勑當作梁蓋傳寫誤也當時帝王命
令尚未稱勑至唐顯慶中始云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勑
勑之名始定于此智永禪師居長安西明寺自七十之八
十歲寫真草千文八百本每畢人爭取之但作律召調陽
皆是徐常侍最號博古亦誤爲呂字
富鄭公初不識許我聞其名遣召見之我乘馬直造廳
謁者請就賓次通姓名我曰既召我來而不迎我是見輕
也復乘馬徑去公聞之歎息曰許我所以能我者以無所
求而俯仰在我也近有士人奴事蔡氏每干謁致子弟有
麾來之語凡士之處世欲守節立己當以我爲師承而弃
廉絕恥之流宜視此爲覆轍可不慎哉
自唐歷五院者三人李商隱張廷賞溫造五院謂監察殿

中侍御中丞大夫也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廿五日謂之
伏豹直說者南山有赤豹深藏不出自愛其毛體恐爲雨
霧霜雪所傷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絕明遠賦云豈若
南山赤豹避雨霧以深藏今所謂豹直者特取不出之義
他司或援以爲例
長安有龍戶見冰即知有龍或引出但如鰍魚退之云衙
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當是用此而馬人不見于書傳更
當詳考且質於博古者
項斯未聞達時因以卷謁江西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曰
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
處逢人說項斯陳無己見曾子開詩云今朝有客傳何尹
到處逢人說項斯雖全用古人兩句而屬辭切當上下意
混成真脫胎法也
晉桓溫與殷浩友善浩作小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犯
我犯則出爾詩以示人滕達道師真定朝中送詩者數十
人臨行啓之曰某以種裹未辦凡送詩者願假以十千加
送到錢其詩候到任日與免上石此雖一時之善謔要之
非盛德事
老杜詩云竹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唐人食筍
云稚子脫錦棚駢頭玉香滑則稚子爲筍明矣惠洪初不
知此乃於冷齋夜話引贊寧雜記謂竹根有鼠大如貓其
色類竹名曰竹豚亦名稚子贊寧合也便以爲證陋哉閩
中多此物予在永福屢得食之土人所貴重但名曰竹豚
謂性嗜竹初不與竹色相類故當以唐爲證

[illegible]詩云芳洲多杜若唐貞觀藥爲猜此度支郎乃下坊州令歲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緣謝朓詩誤太宗聞之笑曰郎官作如此判事不畏廿八宿笑人也乃坐免近有曹孝忠者本卑賤與溧之人其子僥倖得館職方曝背一同舍問曰負暄何如荅曰大人並無言語一時傳笑以謂過於度支郎遠矣

唐崔協美風骨而少文字人呼爲無字碑五代趙光隆風神秀異而性不喜書時號玉界尺二子雖見黜於學者然憑以眉宇稱其得名有玉石之別亦幸不幸也世之恃風觀者多矣顧將何以別之

老杜詩云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蓄魯有二夫賢而史失其名揚子惜之黃四娘何物女子乃託子美以不朽亦一時之僥倖也

曾文肅公昔帥長沙既復召殊以不得游南嶽爲恨元符末大拜之日退朝假寐忽夢[illegible]吏持紙請回先狀語公自書云獲遊名山殊慊素願崇寧初罷政累貶衡州道由嶽下酬荅書牘宛如昨夢蓋前定也故公處之怡然不復芥蔕

唐李德裕與段成式書曰自到崖州幸且頑健且居人多養雞往往飛入官舍令且作呪雞翁爾老杜云尸鄉餘土室難說粥雞翁用字不同當更考之

館中會茶自秘監至正字畢或以謂少陵拙於爲文退之窘於作詩申難紛然卒無歸宿獨陳無已默默無語衆乃詰之無已曰二子得名自古未易定價若以謂拙於文辭於詩哉以謂詩文初無優劣則皆不可就其已分言之少陵不合以文章似吟詩樣吟退之不合以詩句似做文樣做於是議論始定衆乃服膺

于寶司徒儀曰祭用麴麵晉制呼爲擐餅又曰寒具今曰饊子桓玄當法書名畫冠絕一時方食寒具有客至不復飾手出以示之故多染汙東坡題古畫云上有桓玄寒具油

柳子厚云盛時一失貴與賤桃笙葵扇安可常桃竹出巴渝間六朝人謂簟爲笙按蒼頡訓詁簟也方言爲簟爲之笙其粗者爲蘧篨則笙爲簟明矣

王介甫意輕五代史一日因平甫案間有之遂問曰此書何如平甫曰以明白易曉之言叙擾攘難盡之事未易議也始識其言以爲切當

唐韓王元嘉刺絳澤二州其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者立於佛龕之西絳之道館館有開元中所立石誌謂判人陳惟玉書

不借草履也謂其易辦人人自有不待假借故名不借介甫曰意明兩不易當是用此

漢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爾而固小之語弟超曰武仲以能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劫也

長安書生聞朱雲折五鹿充宗之角乃歎息曰衆犢兒乃能爾故魏文帝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

東坡廣玄眞子詩爲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篛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鈎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皃自以爲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太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嫌而輕之也

馬氏南平王時有王姓者善琵琶忽夢異人傳之數曲備家紫雲之亞也及云此譜請元昆製叙刋石于甲寅之方與世異者有獨指泛清商醉吟商鳳鳴羽應聖羽之類余先友田爲不伐得音律三昧能度醉吟商應聖羽二曲其聲清越不可名狀不伐死矣恨此曲不傳

古語云借書與一瓻還書與一瓻是以此媚藏書者異其樂借而後人訛以爲癡獨東坡云不持一鴟酒肯借五車書乃以爲鴟夷之鴟與古語迕之余於長安崔氏得唐張一字書其略云瓻盛酒肆升器也好事者持以借書當以瓻爲正

蜀僧嘗鄙賈島寒澀乃自諷其詞曰鼇頭浪處掀天白鯨目光燒半海紅且曰不能致思於蒲雛跡涔之間島嘗爲僧韓愈惜其才俾反俗嘗於京城謁紫微不遇乃曰我詩無綺羅鉛粉宜其不售也近時僧多以詩自名者如善權惠洪皆步步蹈古人陳迹獨祖可語自胷中流出得句律妙處雖非衲子本分事亦可尚矣

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

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惟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乃引梁僧踏陁羅爲證又四更自賞公塔還合妙齋瘦臥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爲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當斷不應爲從重

羅紹威與梁祖情分極至先是本府牙軍八千人驕甚盡誅殺之雖鎔心素而紀綱無有漸爲梁祖凌制忽悲腳瘡痛不可忍意牙軍爲祟云聚我六州四十八縣鐵打此一箇錯不成東坡云不知幾州鐵鑄此一大錯始疑其用俗語今表見之

職官要錄引陳弱風俗傳圍公宮明爲秦博士與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避地於終南山漢祖徵之不至蕭惠太子太子即位以圍公爲司徒今商山四皓碑隸字以園公爲圍公當以碑爲正

汝南傳太守李倀邀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孔叔爲六孝廉以應歲舉未行倀死子居等遂駐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帳見之屬以宜行子居歎曰不有行者莫宜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即日辭行留封黃四人隨柩時人以爲知禮

潭守宴客合江亭時張才叔在坐令官妓悉歌臨江仙有一妓獨唱兩句云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才叔稱歎索其全篇妓以實語告之賤妾夜居商人船中鄰舟一男子遇月色明朗即倚檣而歌聲極凄怨但以苦乏性靈不能

盡記顧助以一二同列共往記之太守許焉至夕乃與同列飲酒以待果一男子三歎而歌有趙瓌者傾耳墮淚曰此秦七聲度也趙善謳少游南遷經從一見而悅之商人乃達入問訊即少游靈舟也其詞曰瀟湘千里拖藍色蘭棹昔日曾經月明風靜露華清微波渾不動冷浸一天星獨倚危檣情悄悄時聞飛瑟泠泠僊音含盡古今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崇寧乙酉張才叔過荊州以語先子乃相與歎息曰少游了了必不致沉滯戀此瓌身似有物為之然詞語超妙非少游不能作抑又可疑也

唐李賀卒於太常官時年廿四其母一夕夢賀來如平常生時且曰上帝遷都于月圃搆新宮命曰白瑤以賀榮文召為之記又為凝虛殿纂樂章今為神仙中人樂甚毋痛而異之哀念少解　又有夢得銘文者曰紫陽山人山玄卿撰山公之銘今聞于世而賀之記獨不傳深可恨也

唐孟詵家祭儀士人家四仲祭當用平面氈條屏風而已其用桌椅即是凡筵乃凶祭也今蘇丞相家獨用此禮

春明退朝錄載前世學士名江南有清輝殿學士張公洎為之蜀有龍文殿學士韓昭為之先子說崔君授墓誌其先仁冀仕錢俶為通儒殿學士俶入朝論薦之任衛尉卿今表見之以補宋公之遺

唐玄宗射獵沙苑道士邢和璞化為羽鶴孤飛其上帝彎弓射之中其左股復還玉局觀留箭以示其徒曰此制天子明年幸蜀東坡歸自嶺表復官食玉局祿有詩卒章云玉局西南天一角萬人沙苑看孤飛蓋所謂見微而知著者

唐李商隱為文多檢閱書史鱗次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近世如晏公類要之類雖博極實搜用功於閒暇之時將萃此類得非欲益而反彰乎

余昔在晉與蘇叔黨自太原之河外避暑水寺　廣道行李陽絕而腹中枵然詢諸驛吏唯有波稜與米爾即取以為羹余有詩戲叔黨曰誰知吾子波稜粥壓倒東坡玉糝羹叔黨和云肉食紛紛故多鄙吾寧且食小人羹叔黨甚不樂矣而余方艱棘異縣誰與共此樂者

蜀先主欲用羅衮為書記衮聞之曰誓擁馬通火服散布衣無復西歸為曹國東家丘也　唐鄭綮有詩名或問相國有新作否答曰吾詩思在灞陵風雪中驢子上此處何由得之　緬懷二子有味其言

唐末朝中有人物號玉筍班曾直講洛詩人高荷贈詩三十韻內一聯云點檢金閨彥凄涼玉筍班時人膾炙以為切對

陳輔之自號南郭先生少從介甫游介甫授以經旨輔之曰天生相公輔亦讀書天不生相公輔亦讀書顧自見也一日謁公於定林不值留詩壁間曰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高麥腳斜正是舊家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介甫見之笑謂龔深之曰此郎復以我為尋常百姓矣後與丹陽郡守作詩爭衡為守捃摭之廢弃終身悲夫

蜀酒自古稱奇本朝平河東其釀法始入中都余昔在

太原常飲此醞有詩云孟佗俊官入骨髓况官盛府曾未
開快道蒲萄百斛酒換取梁州刺史來歸以示祭天啓天
啓答云并州在昔蒲萄酒賦咏于今定幾人誰記當時味
外事要令吳子語超群天啓以推挽後覺爲己任今死矣
誦吟斯文嗟嘆無斁
王子飛從國信之高麗獲雞林志天啓以詩贈行云聞君
東華賦雞林海怪山奇入贜尋英紀大究多善馬却令天
子使甘心非特句法端重而慮高識明絶人遠甚
米元章嘗謂蔡元長後當爲相慎勿忘微時交蔡既大拜
乃引舟入都時吳安中守宿欲留數日米謝以詩曰肉眼
通神四十年侯門拖袖氣如煙符離控過無行李西入皇
都索相錢至國門乃用外方先狀抵蔡其略云右芾數將

老眼來看太平蔡喜之尋除書學博士擢南宮外郎元章
既灑落不羣而冠服多用古制張大亨嘉甫贊其像曰衣
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議者以爲實錄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
嗤曰是底言語誰謂此虜解作詩也及云人歸落鴈後思
發在花前乃云名下無虛士隋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
其右道衡由是獲罪竟以事誅之且曰更能作空梁落燕
泥否人主與臣下爭能致殺之亦已甚矣此王僧虔所以
用掘筆書孔元賓破句讀文以自全也
蔡元長自成都召還過洛時陳和叔爲留守文潞公以太
師就第錢行於白馬寺酒酣文語蔡曰觀子風骨當大貴
如老夫官職必作子孫皆祿過之但恐無老夫安閑之適

宜深思慎處也崇寧初元其言果驗此老閱人多矣故先
見之明若合符節元長盛時劉器之以語先子
同華人氣不相下華里中有詩嘲同曰世間多少不平事
却被同州看華山又云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
鴉張芸叟出守是州取里語以己語足成二絶云世間多
少不平事却被同州看華山我到左遷今幾月何嘗得見
如山顏三春不識桃李面四月無鶯但老鴉誰料浮休癡
處士下車先看牡丹花又嘗戲其略曰華同人嘲同亦已
甚矣余至是適多風霾未識仙掌面目而庭中牡丹盛開
與詩語異矣豈世間事反覆顛倒皆如是耶遂爲廉訪搨
奏之謂語涉譏訕尋降秩罷郡
漢衛綰忠實無腸上以爲長者直不疑不好立名時以爲

長者張歐專以誠厚居官屬以爲長者彼三子雖施設不同
而均不失爲長者士之涉世當書諸紳以自誨云
六朝人論詩謂好詩流轉如彈丸唐人謂張九齡談論滔
滔如下坂走丸雖寬句實論立法不同要之以溜亮明白
爲難事釋氏以有轉身一路者爲衲僧似爲此設也
江南録保大五年元日大雪上詔太弟以下登樓錫宴侍
臣皆有賦詠徐鉉爲前後叙合爲一圖御容徐冲古主之
太弟侍臣法部清衛周文矩主之樓閣宮殿朱澄主之曲
盡其妙張彥遠法書名畫錄頗詳盡而獨不及此當是此
圖不復流傳遂泯沒無聞焉
登州海崖林中有鷹能自高麗一飛度海號曰海東青慶
人呼爲決雲兒本朝夏帥趙保忠得之以獻　太祖太祖

却之曰朕又罷畋遊盡放鷹犬無所事此却以賜卿遼人致守邊兵獨在北曰強軍蓋以禦女真也末主好田獵求海東青於女真且抽強軍爲從衛後求愈急強兵日削遂爲女眞窺伺悲夫

黃𣅜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爲學當師古吾叔源派實自杜陵即吾師也余時尚幼方叅老人侍立在傍會有乞草書詩者山谷即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經入小庭迂登登豈枝園主人緣雅趣有客嗳規模鷗與鄰翁押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隔江湖山谷大奇之既別以所用研并手校註釋杜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也可以壓喩者之累卵其堅也可以當誘者之鑠金其圓也可以消非意之積迷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爲予師亦爲予友善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巻羅於兵火念之令人鼻酸

晉蔡洪赴洛中人問吳會舊姓何如荅曰吳府君聖朝之盛佐明時之俊乂朱永長理物之宗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彦化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龍鴻鵠之排徊懸鼓之待槌此諸君以洪筆爲鋤耒以紙札爲良田以玄墨爲稼穡以義禮爲豐年時人以爲舊姓要錄隋張暨作名族人物志蓋以此爲祖述云

古諺云大將軍食飽捫腹而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固不負此腹此腹負將軍未嘗出少智慮也學士陶穀侍兒太尉党公故姬也陶一日以雪水分茶謂之曰党公解此乎對曰党公武人每遇天寒雪作時於錦帳中命歌兒度曲飲羊羔酒爾安知此樂陶悵然自失党公智識過人故爲癡絶以保身因知大將軍未易一槩言也

瀟湘東王記錄忠臣筆有三等忠孝全者以金管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文章美好者以斑竹管唐明皇初政諫無不從取章疏優長者貯於金函中日置左右時取讀之惜哉使二主擧栽趣士不數於晚節則心腹之患何由興

李伯時爲先子作淵明歸去來圖且將寫賦於圖上畫成而右臂不擧劉無言畢其事丹青字畫妙絶一時川張才叔年號盡自視晉室臣也不得已退而賦歸去來異時常見畫淵明像者往往但作瀟洒物外態今觀此圖大小凡十八人皆鬚髯奮張有英偉氣李伯時當如親見其人靖康丙午余被掠于京兆祥符寓舍書畫蕩盡念之惘惘渋世不歎也

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將以獻呂穆公公曰吾面不及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爲復有獻研于王荊公云呵之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縱得一擔能直幾何二公之言雖類質野而清節不爲物移聞者歎服

寇萊公貶時楊文公在西掖旣得詞頭有請于丁晉公公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罪也楊深不平之及晉公去位楊尚當制爲責詞曰無將之戒深著乎魯經不道之誅

難逃於漢法一時快之晉公少以文稱南遷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衮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至南海有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士大夫傳誦服其精切而識者譏誚以為所憂所笑公心知之而不覺形于歌詠也

陶穀為學士 太祖晚御便殿遽召見之將至前却者數四上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已方趨而出夫君臣相遇雖賜宴閒燕猶要當存體以自閑而持重輕侮顧自處者何如耳漢高據廁見大將軍不冠不見丞相良有已也

唐元舅鄭光作鎮河東滕御有勅封夫人田絢賀光以表謝而不受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烏合之人宣宗嘉之杜佑妻梁氏早卒既又嬖媵李氏有勅策為夫人崔膺勸佑讓封梁氏且為表其略曰以妾為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而於榮達之後妾享封榮上憐之乃併封梁氏近者公卿姬侍悉加邑號而尤者疏封大國豈惟僭越無度將無愧于二子而為門下士者視之默默顧不愧於田李乎

山谷老人自少角能詩送鄉人杜庭試云青衫烏帽蘆花鞭送君直至明君前若問舊時黃庭堅謫在人間十一年至中年以後句律超妙入神於詩人有開闢之功始受知於東坡先生而名達夷夏遂有蘇黃之稱坡雖喜出我門下然胸中似不能平也故後之學者因生分別師坡者萃于浙右師谷者萃于江左以余觀之大是雲門盛于吳林濟盛于楚雲門老婆心切接人易與人人自得以為得法而於衆中求脚根點地者百無二三焉林濟棒喝分明勘辯極峻雖得法者少往往嶄然見頭角如徐師川余荀龍洪玉父昆弟歐陽元老皆黃門登堂入室者實自足以名家噫坡谷之道一也特立法與嗣法者不同爾彼吳人指楚人為江西之流大非公論

王荆公一日與郭功甫飯于半山宅食已忽有一僧名義了者自稱詩僧投謁于公功甫大不平之曰於丞相前自稱詩僧定狂夫也不必見之公曰姑見之何害因詢以為詩且令即席而作僧云願乞題并韻公欲試以尋常題目復疑其宿成偶一老卒取沙入宅公令以是為題且以汀字為韻功甫云亦願得紙數十幅為百韻詩蓋以窘之也須臾筆札至功甫揮毫如風雨將及二十幅僧徐取紙一幅以指甲潑墨對功甫不敢仰視僅書一絕云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去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賞味之因目功甫功甫乃袖所作亦復稱歎僧始陽聲謂功甫山僧不學殊無思致但未覺烏飛不盡暮天碧漁歌忽斷蘆花風為工耳功甫殊為之竟無以報也

駱賓王未顯時庸作人於杭州梵天寺終日執役至夜方休因憑欄而立時月色如晝一老僧苦吟不已繼以承歎因問之曰和尚何不睡去而寔嗟如是僧云我作梵天寺詩止得兩句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思之切至竟不能成章遂太息也賓王曰我當為汝足成之僧云爾何人而敢言詩然亦不能抑也令僧再舉前句即應聲曰樓觀滄

海日門聽浙江潮僧大奇之乃知命世之人雖淵跡塵埃而胷中突兀雄奇遇事輙見殆不能隱也

王介甫一日以動靜二字問諸門生諸生作答皆數百言公不然之時東坡維舟秦淮公曰俟蘇軾明日來問之旣至果詰前語東坡應聲曰精出於動神守爲靜動靜即精神也公擊節稱歎又嘗問劉貢甫云不撒薑食何也貢甫云本草薑多食則損智所以不撒薑食者是亦道非明民將以愚之之義也公初然之久之方悟其戲己也

伊闕雜志載耿平子居山間前後多天然怪石王元恭過而問曰卿安得此耿紿以從他山買得之王素癡乃竭人力終不可致葉少蘊旣辭政路結屋霅川山中凡山中有石隱于土者皆穿剔表出之久之一山皆玲瓏空洞日挾策其間自號石林山人懸知過耿平子之居矣而見之者未免癡絕如王元恭乃知謝幼輿本巖壑中人雖入世間未害其超詣不凡也

曾誠字存之與先子同官秦邸靖康初以少蓬召坰獲再見于京師一日語坰曰余在林下二十七年僅與世絕但每知朋友居善者長進則爲之寢食有味或聞有不長進處何止作十日惡常有人謂余曰劉無言書朱沖之父碑余歎息誚讓之曰雖書鮮于氏碑亦不害其爲顏魯公久之又云遂銘朱沖墓余復告之曰張曲江爲牛仙客作誌銘便當以曲江爲不賢耶後數年有客來自南方云無言之女已嫁朱勔之子余歛衽失色云歷觀方册殆絕前聞矣他時歸語無言道號尚存仍無悔乎

五總志

常談一卷

（宋）吴箕撰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常談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吴箕撰。箕字嗣之，新安人。乾道五年進士。授仁和主簿，分教臨川，歷知當塗縣，為趙汝愚所重，召主審察。尋以疾卒。宋史不為立傳，其事蹟僅見於徽州志。所著尚有聽訶類藁十二冊，已久佚不傳。惟此書之目，宋史藝文志載有一卷。今散見永樂大典各韻中者，鈔撮薈萃，猶存一百餘條。大抵皆評騭史事，而間及於考證。徽州志稱箕之在臨川也，與陸九淵遊，相與講明義理，蓋深有得於金谿之學。今以此書與九淵文集互勘，如九淵經德堂記論漢高祖為義帝討項羽一事，謂新城三老深知天下大計。而箕亦謂新城老人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遂定於此。又九淵語錄論曹參相漢，謂其能師蓋公用黄老術，漢家之治，血脈在此。而箕亦謂參得安靜之體，蓋公濟心之言，有以先入之。其旨趣往往相合，似乎壘守不變者。及觀其論汲黯一條，九淵集中稱黯仗節守義，雖曰未學，必謂之學。而箕乃以謂黯之直諫，本於氣質，非學而得，故昧於大道。其說又如枘鑿之不相入，可見箕之學術雖本陸氏，而亦不為苟同。與輔廣詩童子問一字一句堅持門戶者，其心術之公私，相去遠矣。觀尤袤與箕同時，而所輯遂初堂書目已列有常談之名，則當日即珍重其書也。今以所存各條，依次裒綴，勒為一帙，用還宋志卷目之舊。中間所引外史檮杌、國史補、長編諸條，或摘錄原書，無所論斷，疑永樂大典已有脱文，今無可校補，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欽定四庫全書

常談

宋 吳箕 撰

書之酒誥所以為酒之戒者至矣羣飲者殺或者以為紂之故俗習於沈湎不可不重為之禁其實不然漢律三人以上會飲者有罰盖為民之害者莫甚於酒誠不可不禁曾孝武創為榷酤法始自京師稍及名都大邑至唐遂甚官既以榷為利則唯恐民之飲者不衆且多此與周漢之意反矣兵民既分國用無涯榷酤之利殆不可已較之靡於酒醪者多民田種秫幾三之一是民食之入於三分之中僅有其二穀安得而不貴又重以麴糵之費一有水旱立致菜色則種秫者多為民之蠹也細民之家銖積寸累財物無幾親戚往來吉凶慶弔習熟於酒甚者賒貸以供飲費生理蕩空為民之蠹也斯甚矣家之戾夫鄉曲之傈子因酒譸譁自干刑憲敗壞風俗為民之蠹也又甚矣而後知周之所以殺者不獨為商之遺民也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謂葑菲之質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也

畜馬之盛莫如周王畿之地其方千里而戎車萬乘萬乘之車為馬四萬匹縱横各不過二百五十里而戎馬至四萬匹其間又有天子車卿之為祭祀而須毛馬六種十有二閑之富何其馬之多也下而公卿大夫士出必乘車車必駕馬一職之內馬紛如也後世之馬曾不逮此漢高帝時天子至不能具醇駟武帝從事征戎尤切於馬驃騎出塞馬物故者多師徒遂寡其出師最盛時公私之馬不過四萬而止耳唐自貞觀至麟德牧馬逮七十萬有餘天寶以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自周而下國馬之盛又未有如唐者

史記弟子列傳子貢說齊使吳使越事甚美以余觀之殆又以為不然子貢在孔門固列科言語然豈若蘇張輩利口反覆傾亂天下者哉此特齊晉好事者造作夸說以附著子貢爾不然子貢雖有存魯之功而得罪於

天下多矣選擇之不精故載之史記其說與世家皆不合世家言吳越事最詳夫差之十四年春北會諸侯黃池是年夏六月丙子越王句踐始伐吳丙戌據吳太子丁亥入吳七月辛丑吳王方與晉定公盟而爭長已盟而歸士皆罷敝乃厚幣以與越平後二十年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illegible]年十一月丁卯方敗吳而滅之左傳亦載黃池之會吳王有墨太子死乎與世家正同是冬吳及越平哀十七年吳有笠澤之敗二十

二年吳始滅今子貢傳乃云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王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僇如其言則是越王滅吳於夫差之十四年不俟於二十二年也其不可信審矣世家諸書載伍員諫夫差事至備夫差初無意於伐越也今乃曰越王苦身養士有報吳心待我伐越而聽子謀是夫差先有伐越之意待以子貢之說而後不行此又其不足信者

子貢傳乃載越用子貢謀帥衆助吳之事此又出於子貢傳爾非足為據也不然則子貢者豈聖人之徒歟

史記載趙高之所以敝二世者不無過辭二世之昏愚固可笑然不至於深居自隱絕不與臣下相聞也叔孫通傳載陳勝初起兵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之秦至斥悉儒學一旦有警猶進博士輩詢之則在朝廷之臣豈不[illegible]況而言乎可知其不無過辭

史記伯夷傳以臣弑君弑當作伐蓋武王方欲伐紂安

得便言弑史記晉世家重耳在狄惠公欲殺之趙衰等曰夫齊桓公好善志在伯王[illegible]今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是時小白在位方無恙不得預稱曰桓公史衍一字

夷齊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其說皆呂不韋等誕辭無所取信曰伯夷叔齊而止耳至皇甫士安又盡取古人無字識者悉為之說不典彌甚孟軻字則未聞而曰字子輿不知何

槐而然宋璟唐賢宰相名稱甚著而史不書字頗平原
書廣平碑只云名璟而不言字字之有無不必聽為之
說

范睢游說之士變詐浮淺固不足以語士君子之行然
其辨慧似亦可喜工書昭王切而不迫君臣縱談觀者
色變此豈碌碌無能之人方其說事魏王貪而無資自
候須賈之門談笑嚬伸必有穎脫而出者賈不之知魏
之君臣不之知一旦至齊而齊王已聞其辨是魏之仕
于朝者無一知人者也而反忌牛酒之餉謂以陰事告
齊賈與魏齊何不智也脫死貴中留秦六年致身相位
千里之魏猶以為限禄何昧昧也賈方憂死之不暇而
曰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嗚呼齊與
賈直所謂庸鄙妄人豈足云哉

魏文侯時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人稱仁
上下和合未可圖也秦強魏弱其來久矣文侯好賢雖
強秦不敢伐誰謂賢者無益人之國也

貨殖傳中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
且樊嘉以五千萬為天下高貲五千萬錢在今日言之
纔五萬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緡計之者多甚何足
傳之於史蓋漢時魚井之風猶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
於是自唐以來財產蓄於私室而貧民無立錐宜乎貨
殖之多於古也

蘇代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代識知
事勢者然不能勸主以仁義則亦徒言之而已

司馬遷謂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以晏子
能解左驂贖越石父之罪也

司馬貞謂扶者氏之別名舜之生姚墟以姚為姓封之
有虞即號有虞氏是也若後子孫更不賜姓則遂以虞
為姓云

歷之為用大矣自漢以來其法屢變率十數年一差雖
至精者亦不足以持久說者以為日月星辰運行于上
雖曰有形而無所終窮積算之數本之一定而不能無

差以一定之數且不能無差而欲究諸無所終窮其失也固宜然歷之所以為法者由秦而上皆不可知不過曰歷象日月星辰而止耳其所以歷象者不知數用何法也惟漢之鄧平其法以律起步千數百年而下歷之名屢變而其歷之法則未嘗變也至唐一行始變其法而用大衍律雖本之黃鍾而律之九六不外乎易大衍之數是亦一道也自玆而下世之言歷者多矣然亦未有他為之法者不過乎精筭以求其差爾鄧平之法求日以九數九九得八十一分而積之一日曰一有失其差必多理固無疑後之為歷者其法不特始分一日之數以千萬計其曰萬分歷者是也一晝夜之百刻而千萬分之雖有差訛而所失微矣然亦知其術之不精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於東井去極近故晷短冬至于牽牛遠極故晷長春秋分日至婁去極中故晷中蓋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則也去極遠近難知要以晷景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月有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月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於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日月之行要不過是然青白二道亦未可遽推也今月魄初生有仰偃之不同是豈從所行道而然歟

風陽中之陰物稽之以發生亦由之以摧謝故風之為言亦多不同宋玉風賦有大王庶人之分雖曰託物以見意而所以名狀乎風者抑至矣人君之化所以謂之風化而諸侯之政其是非得失形乎詩歌者亦謂之風風之名雖同而所以謂之風者則異是亦取其有發生摧謝之別爾

正月正讀當作政毛詩正月正音政秦始皇以正月旦生故名政世本政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祖

龍以威暴天下計當時避其諱嚴甚訛正爲征後世不
之改爾
項羽弑義帝其行不善爭天下者爲縞素舉兵而西誅
莫大之利蓋足以聲羽之罪而收天下之心然蕭何輩
既不知出此張良自韓往陳平自楚往又皆不之知而
新城老人乃獨知而言之漢有天下其定于此然後知
天下之事惟出於利害之外者能知之而匹夫之謀爲
不可忽也沛公之破秦入關雖仗義而西足以決勝然

非項羽先破章邯以存趙則沛公亦未能成功如是之
易也秦三年正月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六月章
邯舉軍降羽八月沛公方攻武關向使章邯下鉅鹿乎
河北引兵而南挾戰勝之威諸侯解散武關未易下也
蓋河北之勝乃所以壯入關之勢羽不可謂無功及漢
祖既定天下使項籍之故臣皆名其主之名無乃所見
之陋乎籍一代英雄徒以強暴而亡在漢非有世仇也
今既敗滅高祖有天下之初正當廓然大變與海內更
始示無所憾而區區欲令其故臣名主之諱以報羽力
戰之憤乎恐非帝王之度也鄭君不以大夫爲榮而不
之易此可賞也又逐死之嗚呼惜哉高祖既滅項籍謂
項羽之所以失天下者丁公也令後爲人臣者無效丁
公至項伯則賜姓封侯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豈丁
公哉或殺之或賞之豈高祖不忘丁公之迫而德項伯
之免己數項羽雖云悍忍然亦可說之以理外黃小兒
從容進言遂免城東之坑斯豈婦人之仁乎

荀子謂越爲干越漢書貨殖傳敘謂爲于越顏師古謂
于發語聲也戎蠻之語則然于越猶句吳耳此說爲有
理然說者又以干爲越地名今番陽有餘干縣而淮南
王安上書亦言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而地理志
豫章郡有餘汗汗音干孟干乃越之地名而非可盡以
越爲干越也于越爲于越特傳寫之誤而後世見番陽
有餘干即以干爲是春秋作於越於聲相近
高祖有天下之初莫急於命相以變私之故首以趙堯

任敖為御史大夫文帝擇相知竇廣國之賢置而不用
乃用無學之申屠嘉

惠帝崩呂后哭而不哀張辟彊謂丞相平請拜呂台呂
產為將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
安臣等幸脫禍矣平如辟彊計呂氏權由此起幾亡漢
室辟彊之見止於欲大臣脫禍平輕從其說亦以太后
多權詐未可遽圖臣主之勢不容齟齬而然爾或曰詢

令太后壽考平前死之則事有不可言者當不如王陵
廷爭之美殊不知大臣之誼當危疑時必以安社稷為
事呂后之心方以大位自疑如其尸平勃諸人專任產
祿於天下之人必有假義而起者呂氏掃除而漢業終
焉豈不大可慮哉

惠帝為太子時不易其位固四老人者力哉亦是叔孫
通周昌輩以死力爭之於前上陽許之矣故四皓一侍
其側而如意王趙苟非二人力爭於前四皓未必成功
之易及觀惠帝柔懦呂氏幾危社稷則留侯之策未知
其是否然大業甫就似非稚子弱母所能君也

曹參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長吏訥於
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要
名輒斥去之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此真得天下
初定安靜之體蓋公清心之言有以先入之也

孝武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時義縱為右內史
上怒曰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嗛之未幾以微文棄縱
市上官桀為廄令孝武體嘗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

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也欲下之吏二事正相似而桀
以浮辭自解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誠不在馬泣
數行下上以為忠由是親近遂至太僕遂與霍光皆受
遺詔輔少主未幾桀父子以私故召燕蓋之變幾亡漢
室漢武能誅縱而不殺桀蓋惑於其言也嗚呼人臣之
忠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茲不可不察

汲黯嚴助俱事武帝方東越相攻上使黯視之至吳而
還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助乃斬

都尉發兵迎悅上意以倡威武二人之賢不肖有間矣其後助卒以罪誅而黯爲名臣子偃使至諸侯相天之報施豈私哉汲黯之正直好諫本其氣質非學而得之然以不學之故昧於大道故黜爲令而有積薪之歎

漢武即位多求俊拔之士與之議論遊處如嚴助吾邱壽王輩然多浮靡輕薄之徒言語不根其實無益於人之國獨主父偃其論爲尚而大臣奏事上每令助等相與辯論大臣數詘自公孫弘後爲宰相者率救過不給

齪齪守位信小臣之言而忽大臣之論宜乎在高位者之無賢人也

衛青凡七擊匈奴斬捕五萬餘級霍去病凡六擊匈奴斬捕十一萬餘級漢之名將曰衛霍當武帝時撲却匈奴無出二人右者生獲級共一十六萬然漢之所喪士馬殆不止是定襄之師馬之不返者已十一萬巫趙信李廣利李廣李陵皆全師陷覆武帝之功微矣

息夫躬首據東平王事東平王雲后謁及伍宏供以冤死其後躬以桑枝祝盜死毋聖以祠竈死呼天絕咽尚誰咎哉

田叔被召按梁孝王事使還叔以太后爲解而梁事遂釋及相魯民有以王取財自言者叔怒笞民王慚而償之王好獵叔嘗暴坐以故不大出叔方召見時漢廷臣無出其右者茲可知矣

世皆謂伍被之死由張湯排陷之被死盡其罪也其遊辭多詆漢美非果忠于漢此特欲爲淮南畫巧詐使之

必從耳正如衛鞅將說秦以强兵而先之以帝王不然豈有爲臣忠義而與謀諸侯王之畔哉淮南事成被爲謀主使其不成而以虛言獲免姦人之計何往而不得湯之誅被其理之當然非曰排陷也

轎今人所乘竹輿也漢書嚴助傳輿轎而踰嶺轎之義與今正同服虔音橋謂橋梁隘道與車也臣瓚謂今竹車輿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轎音旗廟反師古以服音爲是而項氏爲繆以今世俗所呼則服音爲繆

古今之物稱謂不同如此

何比干孝武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所濟活者以千數其子孫仕至肅宗時猶有賢者湯之後亦累葉貴盛至東都益顯善惡之報果何如耶

漢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皋蘭下晉灼注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

車千秋傳尉安顏師古云尉安之尉字本無心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漢書字之存古者甚多奚獨尉安然在漢時人習篆隸古體多亡成哀間唯揚雄好古樂道間有從作奇字者今太玄與諸賦用字多古則古體之存在班固時已為可責

史臣譏漢宣帝為不用儒宣帝非不用儒其不用者妄儒爾且漢之賢輔孰如魏相剛直篤學孰如蕭望之帝則任相為宰相又以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既詳試其政事位御史大夫相明經以賢良登第相與望之非儒而何張禹匡衡當時皆有厲者又經試問疑若可用帝悉罷歸其後二人皆懷姦固匡衡之畏事石顯見劾張禹之依阿王氏終亡漢室至於僮鄉之封幾同龍斷肥牛之請貪汙身後漢之大姦無若二人帝之不用儒者如此賢矣哉

今人有子鞠育者多乞他姓其來蓋久後漢靈帝數失子何后生子養史道人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號曰董侯以他姓為小字非獨今世也

中行說趙信皆漢叛臣為匈奴謀者然信之為計不逮說適足亡匈奴爾何則信教單于遠徙漠北以徼漢非也兵以氣勝耳今無故而棄地是棄其族類也族類猶棄國何以不敗乎霍去病等提軍深入如蹈無人之境水草牛羊固自不乏何敢之有休屠懼罪來降渾邪少患實本于此北匈奴飢饉潰散南部上言欲兵並滅北庭乞中國為援正如摧枯拉朽初不費力竇憲燕然之功何足道哉使其當武帝時不為匈奴所擒者幾希

討莽何羅功止金日磾餘子何與遺詔封三侯事若可疑霍光既受疑賞又耽王忽曰磾獨不受封其爲人固賢于光遠甚光執閣𨆪殺許后事猶豫不忍不知赤族之禍實本于此顯以妻爲夫人而素與子都姦光不之知皆不學之過宣帝以昌邑之廢心實忌顯喻之以高爵重賞光受之不辭畧無遜避意是皆權之過也世言霍禹山雲懷惡不終以隂光之世爲恨禹輩肖下且害毒死許后事固當然然亦宣帝挾忌嫉之心有以激之爾趙廣漢嘗事光者光死乃諷霍之至于將吏卒突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斬其閫而去皇后泣訴帝不之責也班固知之故于廣漢傳詳言其事且曰廣漢心知微指又曰帝心善之所謂微指者是必帝有揣摸禹家意明矣夫以光之大勳子弟豈不念之一旦所挂立之人反相忌害廣漢輩得肆其暴心實不卹下愚之父不知分義憤發無吉秖有反耳其反也固不容不誅然幸其速反而誅亦宣帝意也

士惟守節不變者爲難張禹一忤王根而詭對曰食孔光一忤傅氏而更附王莽由今觀之二人之罪大於王氏

漢成帝報張禹曰朕以幼年執政則人君臨政亦可謂之執政賈生曰執此之政堅如金石則人君之謂執政所當然耳

翟方進平日任數用術陷庠官友不以一討及其爲相陰險益甚身既不免非命子義卒致赤族此亦可爲陰險者戒之

漢元帝能隤銅丸擿鼓聲中嚴鼓之節雖習知音律者不能學而少子定陶王能之工數稱其材欲代太子史丹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默然人君之器材雖無以不材爲材可也丹之論雖有所主然其所以論材則是也

王莽區區以鬼神誑惑天下以至褫竊彼盡習聞漢家

重鬼神禱祠之禮如神光山呼等事當時之人往往夸異故莽假之以欺天下想見天下之人信其果有天命者必十室而九向使其不作井田不更錢幣不事四夷不務改作則天下之人未必畔莽舂陵苗裔雖必中興亦未能起之速也國家之好尚可不重其始哉

王莽敗省中黄金以萬斤為櫃者尚六十餘櫃其他處處有數櫃金如是之多者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府受直故盡聚於内

方望始說隗囂勿歸更始囂不從後果為更始所忌脫死西還望先辭去囂方危殆時必中心深思望之先見以為不當以國歸人故光武累書開諭而終不至思望言也更始不當歸而歸之光武當歸而不歸囂之無識也如此

費貽不肯仕於公孫述漆身為癩佯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托青盲以辭徵命

世俗于清明前二日謂之寒食在春最為佳節其俗以為由介子推火死故為之不舉火而食熟物寒食之義蓋始于此然以史考之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輒冬中一月寒食莫敢烟爨民甚不堪歲多死者舉乃作弔書以寘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所忌為民俗難革即此攷之則子推之死當在十一月民寒食故在冬中也今之寒食乃在三月初與盛冬蓋遠豈亦自有所謂龍忌之禁耶

懷以心星為言亦未必不然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五日必有風雨謂之寒食魏武令云冬至後一百五日民多寒食又豈周舉所謂盛冬去火殘損民命者也

黄瓊以公車召李固素慕於瓊以書遺之有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近魯陽樊君被召言行所守一無所缺而毁謗布流應時折減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唯小人喜稱君子之過而相與羣攻之盻盻然伺其隙而覬于人主之不用纖瑕小纇則曰某與某號為君

子者而過也如是其黨之為小人者則巧為辭避隱而不聞責人則重以周待已則輕以約已不為善而惡人之善已不為患而惡人之患嘵嘵者必使之缺皎皎者必使之汙謗毀布流盡其宜爾

張平子西京賦言小說九百家然班固所志僅十五家多寡之不同如此

天下之惡特去其甚者爾必欲天下無小人則無是理也張汎以技巧扶勢李瑆張牧既捕而殺之矣赦書與中外更始二子違上命而誅之併及其黨二百餘人瑆輩不為無過咸增由二子而下吏不聞引罪自歸儻增于死而逋逃自免其視貫高輩豈不愧甚貫彪以為不能奮戈相待斯言誠當黨錮之禍要知其徒有以趣之賈偉節真賢君子也

後漢中山簡王傳吾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注娖角反摧齊整也今俗曰整娖必據此而訛也

朱博為瑯琊太守齊部舒緩尚儀止博齊之以法律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如楚趙由是觀之上之化下惡有不從而俗吏之不可用者如此

宋景文公筆記孫炎作反切語本出俚俗常言尚數百種故謂就為鯽溜凡不慧者曰不鯽溜謂孔曰窟籠謂團曰突欒不可勝舉唐盧仝詩曰不鯽溜鈍漢宋林逋詩團欒空遶百千回是不曉俚人反切語雖變突為團亦其謬也

緗素雜記古語有二聲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

為盍從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龍鍾潦倒正如二合之音（龍鍾切癃字潦倒切老字）

關雲長有功於魏捨之而去不畔先主此有古國士風亦足以見先主之得人心

毋丘興為安定太守將之官曹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為

爲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爾乃知
人更事多則料事自審
緇重緇衣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緇重
然緇重自是兩車名今人多以緇重爲輜重載物之車
孫子爲師居輜車是也其義亦可兩通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孔融與曹操書曰武王伐紂以
妲己賜周公識其取甄氏也操以融學博謂書史所紀
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融坐棄市文舉
雖負氣豪邁然出言有章援引明審不致作無根之語
以速其禍斯好事者之言未足信也裴松之能辨文舉
之死以爲不然而不及妲己之繆何也
雒陽洛字或從水或從隹案魏略詔云漢火行也火忌
水故雒字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爲土土水之牡水得
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而爲洛
王吉以清德懿行顯名漢世更三百年餘至祥覽始大
祥之純孝覽之友弟雖三代之盛未易多見也德行孝

弟聖賢之所向而天地鬼神之所佑也其後遂昌與江
左相爲盛衰其所積者厚故其流也遠
王述性沉靜人謂之癡父桓溫建遷洛之議舉朝疑懼
雖亟知不可莫敢先諫孫興公僅能上疏言其未可溫
之情僞無能判者懷遣侍中止溫適中其姦計貿長聲
勢耳述獨能測其虛聲俾從其請溫謀遂屈述之智畫
能越群輩而爲名臣者正以其沉靜而然歟浩輩徒以
浮淺得虛名豈足以語此
晉書兗州八伯泰山羊曼爲濌伯唐書人謂常衮爲濌
伯注曰猥冗不肖之貌也
胡威書諫晉武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郎以下吾無所假
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郎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
以肅化明法爾人君行法不能施於貴近而僅及於疎
賤其爲號令顧亦虛文爾
李延壽作南北史于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
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曰某帝蓋唐承隋祚其來自

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意如此
劉裕起一介平桓元之亂可謂天下之英雄王以社
稷之恩貸其惡而不誅就居端揆其何以勸事君者觀
漢祖戮丁公之事斯有愧矣至韓延之報書則以示將
佐謂事人當如此捨其大而取其小非所以為訓也
宋劉方平天下亂與母供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遇餓賊
欲烹平平叩頭曰今且為老母求食老母待平為命願
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誠哀而遣之平既還
食母訖因白曰為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大
驚曰嘗聞烈士今乃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
全平之不欺固善矣然盜賊虎狼也方饑喙流涎而啜
之母匿野間何以自食或悲傷思平而卒是并殺其母
也殺身希信不顧其母未為是也大人者言不必信行
不必果信近於義言可復也焉有以身餧賊執之不恤
而可謂之信乎
富貴而不知道適足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雖

雖欲過之奚損人之性壽物者汩之故不得壽物也者
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
物呂不韋者書曰春秋時亦有可取如此類者漢儒附
著其月令於六經不可以人廢言也
陸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然在
宋以議皇后諱應稱姓徐爰引春秋逆王后于齊並不
言姓坐免官又上表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議褚彥
回檢宋以來左丞糾正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遂出白
衣領職不知所謂博覽無所不知者何也
袁顗見疑於宋明帝詭辭求出為雍州勸蔡興宗亦出
南郡興宗辭不行顗與興宗曰在內大臣朝不保夕今
得間不去後求出豈可得耶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
其志不亦善乎及子勛之亂衣冠流離外難百不一
存興宗從容如平時人皆謂興宗有先見興宗之見蓋
先於平進甚疎耳豈有內外之間哉

顏竣爲宋武陵王駿主簿佐駿即位遂任腹心之寄權寵日盛父延之爲金紫光祿大夫貲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世笑汝拙也卒後竣愈顯未幾并其子誅之延之處亂世可謂明哲者乎

補官舊用板宋明帝泰始中因子勛之難板不能供始用黃紙唐誥用綾然亦有用紙者士大夫亦多自書今

艱乎原誥有存者手筆極奇

齊建武二年北魏相州刺史高閭年老乞任本州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幽州刺史存勸兩修恩法並舉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申嘗晝寢於尚書省有鳥啄其口流血時論以譖贖之效鳥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誷如是使鳥多力必能殺申不但於啄其口也

王通謂擇牧者投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頹如也小人誠難處也遠之則怨近之則不遜如使之不疎不狎誠有過人者

隋開皇中幽州人家以白楊木甕竈上積十餘年忽生一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漢時上林僵柳復生何柳之好爲怪也

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

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辯也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始遣使至西域摩揭陀國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蔗榨瀋如其劑爲之色味勝西域遠甚然江表傳戰孫亮遣黃門以銀盌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何至唐始往西域取法哉豈餳如今之冰糖而熬糖乃沙糖類乎

突厥政亂諸將請遂討之太宗以新歃血取之爲失信不取爲失機計猶豫以問大臣蕭瑀曰兼弱攻昧取之便長孫無忌曰今我戢兵待彼或侵邊乃可擧使遂弱且不能來又何求太宗曰善然卒取突厥無忌之言可謂至善而太宗卒取之者亦諸將固請者之說有以激之爾伏於瑀言蓋未全信也

房元齡杜如晦皆同功一體之人元齡任公竭節心無猜忌務爲寬平宜若有後而一傳而隕其家曾不若如晦

之後累葉宰輔與國終始何也史稱元齡善謀如晦長斷豈陰謀之罪造物所不貸耶陳平亦曰我多陰謀道家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今不聞丹陽有銅曰赤金唐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世言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賜杜如晦家今人亦不復見有黃銀淮南王與方士爲樂金劉更生得其書倣致殺身而壽春八公山至今有人時得樂金於淮南祠旁者

宋廣平清節剛正輝映一時而六子皆以不肖斥此何哉豈天人之理果有時而舛耶人太察則失之不恕非所以貽後

李勣不負李密單雄信斯可託孤矣然勣本以盜起不知大義自謂平生事太宗無不至者疊州之斥出於非意是豈不能阿意順旨而然故其聞命之初快快望去高宗一旦還用之始爲自全計由太宗之所以處勣者

非其道也臣之於君以道合爾烏有恩不恩哉疊州之出適所以江勣之心又何恩耶

唐史稱房琯以忠義自奮而用違所長使遺承平不失爲名宰相竊謂不然所謂名宰相者雖才不周變亦必有德量識信者若琯初爲諸生即作封禪書千張說其後爲給事明皇委之經度華清宮乃踈巖剔藪爲天子營遊觀之地所爲如此其可爲名宰相乎琯之爲人佞欺僞巧託名售私斬斬可觀以欺世者爾當時如杜子

其輩皆為所惑肅宗昧於知人畀以政事已自過矣賀蘭進明之言非譖也琯之為人亦誠如此琯不以國之艱危為念志其疏儁乃請自將僥倖一勝以杜人言此何心哉使肅宗是知人之明必不使琯將及其敗北士死數萬王室益殆而不能尸琯以儆姦妄何哉彼封常淸高仙芝皆屢著勲績一旦敗衄猶不免刑戮琯之罪不大於二人乎乃捨不問肅宗之於刑賞也繆矣哉

五角六張謂五日遇角宿六日遇張宿此兩日作事多不成二年之中不過三四日耳開元中有人以此為俳語獻明皇

世多傷裴炎以忠死者炎固忠矣惜其不明於大誼也中宗欲以天下與后父此固不可然則天之慘酷孰不知之一旦廢帝而以天下之柄授則天可乎此盖大臣遇事之難者烏可輕發

狄仁傑婁師德在唐俱為大臣狄之登用由婁薦拔及其並位狄必欲擠婁于外何也為其所容而不自知狄公之賢其不及婁也審矣

張九齡悅蕭誠之軟美畏嚴挺之太勁若二人與九齡友厚而挽軟美者却欲明皇不寵牛仙客如何諫得也

唐史鄭傳鄭子定讀書至湯誓訖問鄭曰柰何以臣伐君鄭曰應天順人何言伐耶對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是順人耶鄭異之殊不知用命賞于祖自是甘誓非湯誓也若爾則定之說繆已自可笑豈足書哉

郭子儀自平安史功蓋天下魚朝恩深忌之及代宗立程元振嫉之尤甚乃罷子儀兵柄寘之京師及後吐蕃入寇兵迎近郊上已出奔始命為關內元帥遣屯咸陽是時子儀無兵麾下纔數騎與程二人非有意於禦敵也蓋以之餧賊爾意以為寇兵甚盛師已近及子儀雖有才望必不能以數騎抗敵進戰則必危退去則困以軍法殺之子儀不死於寇必死於罪此二人意也所幸天相忠義使之成功爾

衛莊有廣成先生碑先生方士也大中五年蕭鄴撰云

武宗朝擅權者欲以神仙絆廣亟言天下術士可致不死藥可求乃命召先生除銀青光祿大夫崇元館大學士加紫綬號曰廣成先生創崇元館鑄印置吏唐之時待方士如此其厚所謂擅權者非德裕而何大抵欲專人之權者必有術焉苟其心一以神仙長年為事其視天下之大真若敝屣至於廟堂又奚足較哉然以是動為其君而已專其權則德裕亦可僇

技癢者賴其子云杜甫哀鄭虔詩有會萬何技癢之句

謂之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

杜少陵詩鸚鵡啄金桃金桃始出西域康居國貞觀間嘗貢之魚以銀桃貽植苑中鸚鵡亦出西域金桃豈其所嗜哉

吐蕃平凉之盟當時無有知其劫盟只慮盟之不成及盟之寒耳帝臨軒矜語宰相者幸其盟之成也柳渾謂戎狄難信亦只是憂其既盟之後未免用兵也遂謂渾為知吐蕃謀吾恐不然

人君知人雖是難事然亦須子細考察其大節如李訓登進士能口誦詩書一見文宗便知掃除逆黨之意豈不甚快又欲復河北郡越[illegible]又嘗以計誅陳洪志王守澄文宗瀕信之也然訓之進特由守澄其大節已不足觀僥倖成功蓋知人難矣

唐崔元植與崔元畧同位于朝時中丞闕議者屬元植元畧欲得之適位元植入閤不如儀使御史彈之及宰相進中丞果屬元畧亦可謂巧進者矣時又有欲圖相

位疑元畧坊巴路故劾其前為京兆造橋取賊事舉疑似以蛾梁之元畧遂竟齟齬乃知姦貪之相伺者有如螳螂之捕蟬

大中遺事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粧飾之名曰花郎人皆尊事之

白氏六帖祠部格云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入道如別敕許出家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唐劉仁恭曰桂部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

外史檮杌孟蜀時潘在廷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

十三州記云錢湖闊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唐縣西南十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溪二水源東曰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是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泉源其流洪大奔迅激越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于錢湖蓋錢源之聚潴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傳說云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錢湖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題曰錢湖門可驗其實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而錢塘記以為防海大塘其初立時募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故號錢塘十三州記則是錢因水得名而錢塘記以為因錢市土得名史記以為錢唐字不從土錢塘記所載皆不然以唐字為塘蓋俗書爾

秦漢而下亂離之甚未有如五代者然良法美意可行于後聖人亦為之不廢蓋治得其道豈有古今之間同歸於是而已緣邊置場市馬板即五經百官五日起居轉對奏事民下不許越訴不能自書許執素紙漕運給斗耗則律令為刑統行之至今昭然無害識不可廢也則夫漢唐之有天下七百餘年其治與三代庶幾者宜焉封建井田之不可復盡存乎時昔人論之詳矣

國史補宰制四方事有堂案處分百司有堂帖不次押名曰花押黃勅既下有所異同曰黃帖

長編元祐五年六月宰相呂大防與中書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平舊怨謂之調停

東坡與滕達道書覘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也

宋景文公筆記云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說亦怪矣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事長轉不窮

前輩文集惟集可存其別集遺文俱當刪削不惟多有

眞贋之珠而當時亦有不得已而作者如韓文別集所載不可存者尤多非有益於退之也

傳燈録爲山謂仰山云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爲我原看原或作圓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夢山谷詩松風佳客共茶夢小僧圓

○常談

鶴林玉露十六卷

（宋）羅大經撰

明刻本

鶴林玉露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羅大經撰。大經字景綸、廬陵人。事蹟無考。惟所記竹谷老人畏說一條、有同年歐陽景顏語、知嘗登第。又高登忤秦檜一條、有爲容州法曹掾語、知嘗官嶺南耳。其書體例在詩話語錄之間、詳於議論而略於考證。所引多朱子張栻眞德秀魏了翁楊萬里語、而又兼推陸九淵、極稱歐陽修蘇軾之文、而又謂司馬光資治通鑑且爲虛費精力、何況呂祖謙文鑑。既引張栻之說謂詞科不可習、又引眞德秀之說謂詞科當習。大抵本文章之士而兼慕道學之名、故每持兩端、不能歸一。然要其大旨、固不謬於聖賢也。陳耀文學林就正議其載蔡京餘狗賦乃掇摭滕元發事、僞託於京。今檢侯鯖錄所載滕賦、信然。蓋是書多因事抒論、不甚以記事爲主。偶據傳聞、不復考核、其疎漏固不足異耳。

鶴林玉露卷之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眞正英雄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眞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今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于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舄几几履蹈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眞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魁核能聚歛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闒隨爲坐無忌憚狼籍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攫隕越而失其守者況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撑柱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度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艶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劒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落英

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紫巖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栻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爲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病柟詩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所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弱危阽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

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與病柟種榆之歎有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利巳曰天將祚其國也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業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遮莫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鄰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蘧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
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
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
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
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
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
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有君子矣
細考論語夫子所與交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
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
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
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
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
也邇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
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
子者蓋以見試誠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尚可輔衛靈
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
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
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
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三谿詩詞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君約金贈以詞曰流落
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
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
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
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腮
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烟月曉恐明年鴈亦
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凄婉頓挫不减古作者南
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
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墜茵
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闋蓋祖此
說南金自號三谿水雪翁尤長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
意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
鍾盡征袍單仰立覓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
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諸花發落花春少未得[illegible]立
青山園水天杜鵑故能不識盡情味入青掘埋壯士
未將遙頭髮鋒剪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
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亞中無酒可續嗑蓋
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
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
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美食之則熏然頰亦
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
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

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
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
於西堂先生范㫋叟曰子可謂攢掇衆才矣然予知其
功未知其德攢掇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禀味敵正而有
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
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
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為啼哭
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
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寇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
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紿我也於是盡銳
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
享洪景盧舉此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
已為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
端旗於為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
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
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者益賓食螘蚳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
絶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
出於𣏾栅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絛
鏇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
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
渾然天成可置坐右

穀道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醇音醫音酏
七菹韭菁茆葵芹苔筍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
鶉鷃雉鳩鴿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棊如是者累日棊工
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
三日後卻來乃買棊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
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棊工對棊工連
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饒
一先今官人之棊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
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
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
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
其精神之盛衰耳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巳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窶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臨終不亂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〻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〻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存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〻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龍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凄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繡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穡字少稷博學工文扎門讀書不及〻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決又通世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肯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聚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潜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徙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不知道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若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

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絶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士矣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涓溺之意也

● 西爲尊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自皆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君賓主獻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墄若世所謂蹠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墄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從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學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非胎變於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 勤有三益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盖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頹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魯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干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嫗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絶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川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与安廣厦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同

堂食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盧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人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四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埽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人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鐺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眞社稷臣矣雷德驤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

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敦激然韓公包容鎮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陶至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拚棗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柒牙以爲經凡五等惟朝歷數而上也而褾州兵錦褾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於其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綵囊如玳瑁而錦褾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錦犀爲軸琱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綿囊褾首紅紅而繪如琱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綵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　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綵有差次始寢用矣宗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著尊不敢適也綵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鈴鎖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繁惟仍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

於瀛洲求安期於遼海擇金幹而傾雲夢之業又驟而求飛龍哉予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刊劉潜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三足記

蘆泉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者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旃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化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詠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吾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疲癃殘疾痛癢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旃叟甚喜不以爲忤旃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遂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旋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所咆哮無禮命杖而黜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逐逐不敢害朝廷爲領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臥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累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瞑目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劉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決僚纔數月偶留帥幕旃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旃叟曰固也予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只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謁風可羞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惟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愛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蠏胥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鱃魚揚州之蠏胥陸德明音釋云蠏醬也山谷詩云蠏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違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

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眞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來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榯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蘄王夫人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眞殺之也

○姜白石

姜堯章學詩于蕭千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鴈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楊誠齋甚誦之嘗以詩送汀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斲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抱山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伯子曰吾與汝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遣管城儂已晚酒泉端欲乞疏封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自號白石道人蕭德久贈詩云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無繳駁任稱呼時蕭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 玉山知舉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以書速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交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相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冐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甚玉山既知舉從易卷中果有冐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擢置之前列及折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泄利害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冐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下一榻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殯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瘞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去頭場冐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倘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其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瘞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山可久爲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袪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覯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王音云執裹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今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忠諫之金什未條也

○ 老卒四易

張循王之兄保嘗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募紫衣吏軒昂閑雅若書司客將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饋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饋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而往則敗矣願仍為退卒老圃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十里哉彼卒者顏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廼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弊衣老卒循王慨然捐五十萬緡界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句踐以四封之内外付種蠡漢高帝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矣哉

罰却倚子

百官殿門侍班俟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郎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亦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飲器止陶瓦棟宇無設飾近時諸齋亭榭簾幙競為靡麗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讜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偉節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為矯激或

陰有附麗亦未能純然如古之貞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擔緟甚如貞御史

○邵蔡數學

濂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蔡西山出焉皆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粲然於天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烏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灰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諭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恐

君子之見排斥引小人以來助乎爲其所擠陷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爲世間做得些小事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歸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草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憂樂二字並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采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杖藜春風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illegible]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成周者孔子孔子却萊人隳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眞豪傑也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眞西山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辭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眞西山與余景瞻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瞻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輔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巾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啣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巾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巾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巾復啣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瀹茶鮮以鼎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末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末若以今湯就茶甌瀹之則當用背二步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捆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矣然瀹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瀹之豈不過於老而苦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瀹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

閒俱寂後上臥春雪膝醉斷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脫灑亦只是曾點見解却無顏子工夫此僊佛所以不同

○蝗

蝗蝝飛下即交合數日產子如麥門冬之狀日以長大又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螽斯一生八十一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腊雪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言乃戰死之士冤魂所化雖未必然但余聚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聚噉蝗不為動至鳴鉦擊鼓則猶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沴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錢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其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焉攜樽酒一古銀杯大幾容半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為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為益不少季仁曰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氣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群羊停雲浴

三緣月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瀾石境成[illegible]
先遷婦鳩能拙穴居狸有智蚪蚪強知時[illegible]
垤鳴東山鸛堂雷雨利蟻或加陰石礎或讙陽[illegible]
云逢夷變或自損甲始刑鳩與象龍衆訟非一理不如
老農諸彰響拔於思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
引占雨事甚詳可喜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
殺鵰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
諺尚道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月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
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存[illegible]詞的切讀之
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豐：萬機難
以一日而曠位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
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
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君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
士當勇於報國右祖而為劉氏人咸樂於愛君期一德
而一心俯立功而立事同僕昭宮之復然國萬世之安
其詞明白亦占地步肯唐明皇幸蜀肅宗即位靈武元
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
大業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夫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
肅宗即位為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
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為此皆至論今二
聖家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即位今又出於元
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
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
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不可不追不
可不改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
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
亟居尊位遂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
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
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
出於臣庶之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
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陵廟荒
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
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
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為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
正大惜其說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
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為盛德事矣
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為一代冠冕後來
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
皆江西人老蘇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
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永叔王介甫曾子固

做得如此好亦知其鶴〻不可尚已予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苞含欲無外搜抉欲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文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爲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爲雅然亦須經前輩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餳字重九詩不敢用餻字半山老人不敢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母田父而坐之乎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爲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楊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漫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〻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僂發背上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間而無事跰𨇤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〻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〻哉觀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二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及書猥述流傳妄剖擊嗟無答單篇蓋及冢書妄載伊尹誅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叙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琱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哉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

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決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為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為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為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為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惜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書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樂樂天者愛而知其莊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曾經拈出如池塘生春草楓落吳江冷澄江淨如練空梁落燕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書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以類推杜陵云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文獨外是乎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烏王襲位使來修好洪景盧往報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卻回使依近例易之景盧不

可於是禍驛門絕供饋，使人不得食者一月，又令館伴者來言，頃從忠宣公學，陽止情實，令勿問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衣草投之，供饋乃如禮。景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語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九爲究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為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胸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禪林，衆僧打坐者數百人，或拈竹篦痛箠之，或袖中出餅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之靜不靜，而為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緣搖落三更雨，卻怨枝頭一餉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其飄零衰老，乃眷眷救恤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亦寓此意。唐人詩云：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肺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

狀益可悲矣。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問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嚴筆也。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為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然其詞殊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至班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贍有古意。[illegible]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而左傳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爲不祥今人不達與死異禍同稱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於衛赴孔子以爲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爲之主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喪明則哭遂往哭子夏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西北面而弔焉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未始如今人之多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俻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考定世次枝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痀僂之承蜩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答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狀內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曰謹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簡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羅大經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方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曰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為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北府兵廚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柔可以觀德矣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于容南太守王元邃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風味頓奇索余作詩余為長句云小槽真珠太森嚴兵廚玉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鸕鷀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季良不用笑伯髙張竦何必譏陳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偏平雖有智難獨任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相濟成開元試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貫萬如斷輪使君聞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曰梅柟也陸璣曰似杏而實酸蓋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畧有詠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為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眾香草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五篇如桃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瓌異或昔瓌異而今庸凡要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燔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今之蕭與鬱鬯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草矣又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樵夫採山乃得之國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輿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支之句是時閩品絕未有

閩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謨作譜爲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荔枝下而自唐以前墨客騷人曾未有一話及之者何也將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須臾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爲句漏令句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邛閩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蔚盛古稱山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祖宗既共昌於基運利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鬬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禪孝宗即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事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以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上格于天又倚任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仁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既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閑契丹與金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戀於變故意不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覘恢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主於安靜不忍違也厥後當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餒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

子與趙挺之〻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問所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他衣裳即却去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曳緌乘卓食養賢之鼎其誰曰不宜然志節淸高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道少失其身此所以嗚〻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亦略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揚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梔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焉此山爲余言之

○○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麛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旣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杭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〻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袞〻馬頭塵匆〻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眞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 日本國僧

余少年時於鍾陵邂逅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眞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繫甚大中營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衰老不任勞苦之時况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逸而顧獘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决無之理也杜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難恢復志决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决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眞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鶩直行將去仕止久速莫不皆然焉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亂事稱好不特司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招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爲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堯父舜眞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借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侶荊軻晚歲頗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荊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伺察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變故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撺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不著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以

半中丈夫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

誠齋夫人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玉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俸給僅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衾適廣西帥趙季仁饋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余材無憾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冀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籠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欽之敗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而尚留此追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毀羊而裘哥劾之李愬進馬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陵寢所在願受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爲未可而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爲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

寬慈傳宣問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令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書既上殿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狩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中明報仍先宣示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主許之報書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處那乃爭休既還上甚嘉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解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爲佰章每出錢佰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illegible]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荊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 [illegible]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紛有之卒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鬭一呼即集宋朝兵制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熙中張魏公作川陝奏以王庶節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閬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縣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荊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荊鄂宣司檄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某寄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亦謬計也縱賊入肝脾裏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根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繙三館之儲諭

年成繡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誤序云建隆雍熙之間其文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爲此書朱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先意思承當此事便好截下問以發明人主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況文鑑乎

○辛幼安詞

辛幼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使在漢唐時寧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人追隆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自此起興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江山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艸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艸艸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鶴林玉露卷之四

鶴林玉露卷之五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讀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說眷眷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刪定繫作此功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刺股讀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今之士非堯舜文王周孔不談非語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遂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君子石子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爲呂臣

楚爲呂臣奉巳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巳嗚呼自三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惟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有以致之豈獨一爲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仁字而巳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温公見得此箇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駁謔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北歸乎雷字雨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直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閫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温人人皆王陵

則呂氏不敢動矣人〻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猫犬

東坡云養猫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我視正人必欲盡擊去之非捕雞乎妻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怪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柳子厚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嶒峩近時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皴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嶺洞之瓌怪尤不可具道相傳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窮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瓌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稍敞如華堂玉橋巧橫溪瓊戶正當窗仙佛肖彷彿鐘鼓鏗擊撞〻〻左顧還信〻〻欲以庵冉儼亡芝之田疇生脊得嗟千怪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涴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刻鑿乾坤自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瞰日光隔世疑恍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敞豁中一將淡穿入因同北流令結小桴秉燭坐其上命篙師撑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明晰石如虎豹猱玃森然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燦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若星也淺不可窮乃返洞對面爲山上夏間望見荷葉田〻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傅公謀詞

宜春傅公謀詞云州〻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窗戶眼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臥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開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開門看有誰來客來一笑清話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熟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逸可歌也許及之爲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煙二龍飛下卓萬泉銀河擊電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嘗登黃閣郡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尤工作酸文嘗作無邊修語云紅旗渡口凌凉芳草夕陽天紙山頭慘淡落花寒食節也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貞有哀痛之誠將帥真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

狐先盡何益天子不去咸陽宮規警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人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遲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眞宗論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下大呼逍遙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疾舉事須知此乃能蹙難成功此卻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如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犇擲於山林大抵易簡則輕捷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適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況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爲塵垢粃糠耤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云劉聰聞爲須遮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甘於一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罷青櫃

杜成己爲相次爲宰相日見賓客疲神妨務無益於事乃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日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濟矣而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眞又六言云淨几橫

雞在此更不至
白翁者者

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得畫門外青山
句意清圓足見其所養

◦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貲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貲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御史可謂不察矣

◦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只十字而雪之輕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胷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荊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叔齊適周〻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以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〻類此

◦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川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廚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供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曉附炊之米交至掌廚爨者置曆交收飯熟按曆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每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方晨揖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〻〻勞我以生天理定若還懶惰必飢寒莫到飢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又唱云聽〻〻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太甚違天命定〻〻

◦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為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

杜門謝客南軒爲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方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至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猶然曰吾平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鯁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挺挺如乞用張浚配享言朱熹不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君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萬里直不中律孝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其自贊云禹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筆

● 前輩勤學

胡澹菴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寓城西寶界寺其寢室有短牕每日昧爽輒執書立窗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四年洎北歸窗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川石鐫阡表石紺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襄事禱于廟祝板猶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雖不欲立寺崇公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餘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禮於其家行於其鄉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潁昌山水作思潁詩退休竟不爲前華儀其無回首故盧息間喬木之意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歸田去作潁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盡役青原白鷺淵

鐵柱杖

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漆柱杖宦官宮妾莫得覘視嘗持以觀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遺表山谷憐其貧紆合同志者助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居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眞跡坡谷集所不載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澄書云如今是大承氣證渠卻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淳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淳者乎然歷考往蹟如孔子約曾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誅亢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仰矣文公之爲名言也益公初在樓有龍大淵曾覿除閤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用天下高之後入直翰林覿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草制而公竟草之其詞云八[illegible]學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其歸其賵魯國何爲而考其宫今也歸賵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宫而加嚴事之禮從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當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也以著隱之不當遜也以著桓之不當立二者皆罪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止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爲幹官

朱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爲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爲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卻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爲此官遂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見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紮之憂而州縣守令勢反出己下可以陵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情然愚意以爲可且爲營一稍在人下職事吃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官幹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傅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共父之母五哥即平甫朱與劉蓋姻婭初文公之父韋齋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母居焉少傅手書與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文公視卓夫人猶母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

知顛倒何益於國美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
古意溫公通鑑改作投之握美不知緣飄不如歐史矣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絶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
壁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苦茗一杯偃卧松窓竹榻間令
兒童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偓云
聞說經旬不啓關藥窓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
剩看溪南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
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轍云
獨訪山家歇還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
繞籬野菜飛黃蝶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
偶自鋤昨夜春風歎不在一林吹落讀殘書李益云南
陵渭熟家相招鑑甲催來滿載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
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
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
雨後沙虛古岸崩魚梁移入亂雲層歸時月落汀洲暗
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上白頭翁家逐船移
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荻花中李商隱云
城郭休過識者稀哀猿啼處有柴扉滄江白石漁家路
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鵝湖山下稻粱肥豚柵雞栖
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
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朱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
義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柑歎其形味並劣義
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
寸上寖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
恭獻瑠璃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議之賴
以一言嗣恭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
魚蓋懲此也秦檜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
檜檜咎其失言與其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
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爾
觀此賊檜之姦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花卿歌

廬陵羅大經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涵蓄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〻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艸堂少陵偶出不及見謝以詩云暫往比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為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慙載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杜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騎牛詩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篷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問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隴横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居無何以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推行特重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五十萬求書名其間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眞不持錢子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謂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〻有之斂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〻有而治地之力不人〻能施治地之法不人〻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〻而不知其法者雖治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穀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壅灌溉法也時〻習日〻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

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檠軒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芟雜耘鋤法也優遊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躐等不陵節不求聞不計獲乃宋人之不揠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實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栗之時參天滴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里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德之流光寖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是地也嘉種固所素布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於蔓延其或認枳棘爲美檟認稊稗爲良苗則天之沃沃惡種日見其繁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如之何曰在早辨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鶴鳴于上千崖紫翠之間鳥呼朋於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扶風自如拄九節之筇逍遙而去語也

○除目損道心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道心果存豈看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膻穀餌之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遁泉石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目而心爲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久之乃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士偷於家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偷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偷之於家者也可謂至論然余觀柳子厚河間傳非不偷於家也及竊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爲不善者已更得適意身息怫然則雖欲不壞於天子之庭得乎要之不壞於天子之庭乃特立獨行者也若夫中人雖偷於家其不壞於天子之庭者鮮矣

○用兵吉兆

馬燧討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燧大喜曰吾誅懷光必矣澶淵之役亦以宋捷爲吉

兆岳飛討楊么時么據洞庭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諜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笑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蓋用兵行師但得吉兆亦足以壯三軍之氣重耳出奔乞食于野人野人與之塊此本相戲而子犯乃曰天賜也却說從吉兆上去蓋以堅從亡者之心如狐鳴魚書之類至許爲吉兆以動衆若老嫗亦命之稱芒碭雲氣之瑞昭灼如此安得使豪傑之不景從乎

尤楊雅謔

尤梁溪延之博洽工文與楊誠齋爲金石交淳熙中誠齋爲秘書監延之爲太常卿又同爲青宮寮寀無日不相從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無腸可食人蓋蝤蛑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閒居書問往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文戈却日玉無價實氣蟠胸金欲流亦以蝤蛑戲之也延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齋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譎詭我倡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酬

韓平原

宋寧宗既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閤劉弼嘗從容告趙忠定曰此事侂胄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不答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情性當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一一以韻爲較況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歌字韻與之字韻通豪字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經雅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至朱文公作通鑑綱目乃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秦美新不過言遜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甘爲之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亦未殊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

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倘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其視杜少陵之憂國憂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宋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矣而惟人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飢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臾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琯亦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聳千載之歎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梁命年

適七十徒步萬里而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丁翁孫女

陳了翁一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〻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〻八尺軀莫聽三寸舌〻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廐馬萬匹皆臣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焉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駿久〻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胸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想像模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節〻而爲之葉〻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

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哉某自少時取艸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艸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爲艸蟲耶艸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詩所謂升虛望楚降觀于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回合艸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夭壽賢愚禀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爲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

閤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處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爲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柰何對曰人貴夫剛〻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鞋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郎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繃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美成晚歲郎當曲正是三郎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郎〻當三郎〻當明皇愧且笑

劉錡贈官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驗於身後讀者服其的切益公嘗舉似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役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通未領駭諸軍忽然統制酈瓊輩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〻〻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因營之遂賴以安如南軒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惟存帳下千人其終夕彷徨而先公方熟寐鼻息如雷

無極太極

游誠之南軒高第常言易有太極而周子加以無極何也試即吾心驗之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聞者服其簡明其詩亦可愛如春風未肯催桃李留得餘寒殿晚香平生意思春風裡信手題詩不用工閒處漫游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皆有味

薛客

齊封田嬰於薛號靖郭君專齊之權常欲城薛客謂曰

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
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
齊雖隆薛之城至於天庸足恃乎乃不果城董卓積金
帛於郿塢曰事成雄據天下事不成守此塢足矣人之
智愚相遠乃如此

能言鸚鵡

上蔡先生云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今之士大夫何
足道眞能言之鸚鵡也朱文公曰今時秀才教他說廉
直是會說廉教他說義直是會說義及到做來只是不
廉不義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
爲治世之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
鳳凰鸑鷟惟恐其不在靈囿閒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芳無盡形容之人
激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眞宰相也李
公甫表云漢使旌旄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
當堅折衝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强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
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譏武帝求仙也
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
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眞與妄乎金
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
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
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
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繪事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
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
言語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孜嘗之善察脉常言心脉要細緊洪備此三者大貴大
賢也趙季仁舉似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
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緊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
齊敗于鞌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爲質齊人曰蕭同叔子
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
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間耳高
祖之語與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
項羽從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戮繇之人胸中
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鶴林玉露卷之六

鶴林玉露卷之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金宮入梵宮翠微縹霧深叢三年不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眞昨夢鹽圖翁浮友得今從君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剩喜千峯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家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奏且得皇表書錄水元來勝石渠從寶銀鉤并鐵畫何須玉帶與金魚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暘宮方環英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手爲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迹猶存左史魏和伯子詩云鑾坡遺藁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宫宜復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車事母至孝一日諫然自省曰吾以襴幞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襴幞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静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涖事憲使趙民則常紫衫來見子澄不脱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襴幞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晁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辯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道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

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孱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瘠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驩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奬杜悰不從監軍

缺七頁

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郡宦官陳衍閤中佐哲宗衍每至閤中不敢高聲謂其伏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鄰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奬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而如紅玉老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附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

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爲之以不須易高宗曰令時皆事譚稹爲清議所薄豈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舘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爭者往往不曾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而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漸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謏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歎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徼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謹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予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 誅諛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爽廟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妹夫楊君玉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禰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怪游夏

豈知天不棄宋竟有此事

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以魯哀公誄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吾見每稱東坡惟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眄識金日磾亦只是見他靜定凝重處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 問寢龍樓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郁初參大學廡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郁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

自晃㨶問安趨與寢拂曉鳴龍樓鵷鴛嚴晨衛弄人從夜賽愁鬧天語接聽棟月卒恨萬姓齊呼舞三宮歎狀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頭學作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夬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騰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澒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閑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有比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寖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斂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頃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令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爲正田以其餘爲羡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羡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羡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羡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若良農之不願賣羡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此書大畧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況均田乎

元子宗子

横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顚連無告者有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紊其職分也

六和塔詩

李彌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彌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川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右扶養小民治聲赫然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謁先聖先師禮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象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參樓宣之幕挾秦書干臨州守趙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擯以書白秦〻能秦怒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絶云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輩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

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狼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譏誚之僧乃掛艸鞵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鞵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髏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

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
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促裝者又
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惟奚僮一擔每晨起則撤
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撑敝篋于廳事之近
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官寺無所畏
余曩在大學賓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薪六百餘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
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
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川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
且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
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遊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
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
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
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
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
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
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
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
過人不知幽花欹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
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
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
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
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
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
長獨閑得更好蓋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為
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
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
責者梁成大獨欣然領之遂除察院擊排無遺力當時
太學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余謂犬之狺
狺不過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
權貴之指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翦天子之羽翼外則
奪百姓之父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犬亦羞與為伍矣

釋敗

韻書釋敗云配驕盈也按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主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矣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繡鞍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豢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窗竹屋無他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擇遜之娛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涣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嬈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炯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炯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臥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寒驢布鞯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椀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

本廼改王字作尭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絶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絶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黄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顔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爲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〻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自以爲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爲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以三百五篇爲正考槃小宛之爲臣小弁凱風之爲子燕〻谷風之爲婦終風之爲母栢舟之爲宗臣何人斯之爲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詩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黄在惠在儋不患不偉患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游最奇絶所欠唯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與諫行而跡隱豈是故爲詆訐要爲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恝者非以一去爲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眞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絶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韋昭訓女潜納太眞宮中寵遇如惠妃册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朶可天顔壽王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屛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晩歲收用衰落懲創刓方爲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

用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桂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後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爲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峩豸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文公蓋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令名師表百世乃知終南山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數陰陽風雨之變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鄉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存問遂答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䘏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新州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待澹菴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謁一差遣不可得栖栖旅館詹老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留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潁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怪者余田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吸群蛙群蛙凝立待吸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搭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節節爛斷如醬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吸群蛙自以爲莫己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泄其腹中蜈蚣之斃蛇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齕其軀也世之人畀畀然以蠆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俑逝矣吾道卜
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
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
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封臣云並舍者誰清
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
傷於月前翁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之
不能然其旨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
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
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
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
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
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黄白青
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
黄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黄裳之
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
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眞西
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色其封事中
論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稍覃議論之界限
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
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
祗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
語媟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
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說禮者謂可盡五世况有天下者乎齊襄
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
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
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大學諸生之詩曰晁錯
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
嘗以名義言也然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
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疎計淺迄不能遂
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輩褒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
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
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
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
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
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

鎮服而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云
實諂事李實連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不顧邦法
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
給進奉每奏對輙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
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
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
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
曉也近時汪彥章役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
頹側之中凛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
成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謄美
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
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卯又云專務尚威傷
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
何反也伯紀眞君子而醜詆至此嗜其甚矣當時亦有
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
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於李實豈亦
若是耶然李實眞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
譽彥章失於後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也

春風花艸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艸香泥融飛燕子
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異余曰不然上
二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
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眞樂乎大抵
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甚麽用如水流心不
競雲在意俱遲野色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
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
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
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
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
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
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
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
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
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
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蘇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

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川郡迓新者設飾甚盛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幾送迎幕張雲匝匝車列錦鮮明豈是朘民血空教適宦情悠閒分竹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宛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艸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猶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林傳塹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illegible]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兇人也以貲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畧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

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爲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爲檜父立祠於縣以爲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州過桂林帥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何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川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僞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賊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傳戰大破之傅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二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着言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今世儒生竭平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己事不知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短檠棄陳后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金登第後畫師以冠裳寫其眞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十二年布衫闊袖裹風烟如今各樣新裝束典却淸狂賣却顚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鶴林玉露卷之八

鶴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景綸

○以學爲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爲詩今人以詩爲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掐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爲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懇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爲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今者賦廉詩任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閑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窗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詩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爲民祈福也今仕宦節令僧陞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庠講席誦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馴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舄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言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擇得絕似
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
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
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鷺甘作村莊犬雞 一日冰山失勢
湯燖鑊煮刀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
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荊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
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嗟夫荊公
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況愈降愈下乎

五百弓

荊公詩云臥占寬閒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爲弓肘一
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熙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
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爲變結約已定其間
一卒貰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
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
人色動時都統湖淇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
至一恭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淇倘有所謀願預一
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
吉爲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爲福
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
也近偶得罪可爲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
巾一方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淇告變時張定叟作帥
淇偕首狀告定叟方臥起與淇密議定復就寢
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
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
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
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横說竪說惟意所到俊辯痛快無
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
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法之堅而
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
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
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
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
武王此以見武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
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
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
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

宜無幾而代相陳術從車千乘嘗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罰得不能盡摩天下之士故必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屬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强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横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安相促迫州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恭驅虐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以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脅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相久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李林甫爲相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書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閱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璧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璧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版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

之以漆字額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爲僧

餻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餻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餻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餻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椎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椎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爲慳耳

有若拗寒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拗寒何況他人余謂吳師壓魯魯人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爲拗寒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屈西北爲无蓋東南爲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爲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持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其與不勝己者往來熏染習日熟墮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李季章當只在家凡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

萬勿之大學說漫納試讀之不晚處可問李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甲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晩輩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千春李章姓劉名勦皆廬陵醇儒欽文公學李章後爲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遽放水櫃旋知其非眞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晩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敵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荊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爲箭傅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晩山世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辭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窗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欲掩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雖刻意苦思又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亦以爲佳然今讀文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偸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于今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浼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辟者死久雖遠萬里赴弔於清高不亂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爲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眞子圖

山谷題玄眞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

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眠冷看朝市鬧煙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語意充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以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眞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擁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升平皆是意也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誼辟遠慮微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衆之宵爾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遺戒子孫等曰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以爲未也又曰日知其所亡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習也必時敏焉無一時不敏也必時術焉必時中焉無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可以已矣猶以爲未也則曰夜者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必濡螢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隨明必借暗則記嗚呼如此極矣然而君子人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雞鳴而起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若甯曰君子之爲學也沒身而已矣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仳雖擇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也不可已而遍擇列侯尊顯無踰大將軍者竟歸大將軍丁晋公起甲第鉅麗無比仲子楊某宗躬負土之役勞苦萬狀後某宗以外戚起家晋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第賜某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雪人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户侯華蟲被體腰若環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國初謁郡中中廷百拜百不辭郡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一惆悵萬事反覆何所無二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偶爾持扶未必賢擠捨非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曾有生死傑欲與君歸去來千愁萬恨付一杯

二蘇

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太學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文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類詞後語坡公諸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

大筭數

有日者謁黃直卿云善筭星數知人禍福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箇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〇論菜

眞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卷之九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養兵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知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雖稅斂良苦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爲襄城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使操弓韣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存跛無目田閭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鐺釜空無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强果聞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其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刺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蔓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譚浚明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爾此詩爲僧齊己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浚明之言宜可信

家乘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爲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謂家乘者倉忙間爲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以其爲雙井之族乃以贈其行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一請皇帝設壇與群臣六軍縞素戒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

二

中治兵積衆號召兩河為雪恥討東南不足立基三請罷去常制爲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爲聲援滑州置留所通接號令五請制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北人避胡歸鄉邑南來以從吾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指爲盜賊八請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淮之民以備不虞九請講求漢唐漕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領關中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繳奏置籍親覽以廣豪傑進用之路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推爲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爲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年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有死生而本性常住也晁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之道海蟾笑曰人何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形耳不與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昭但異端說得黏皮著骨如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孟子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多少筆亂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月不解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侍家君竹谷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蓋灰教兒書嬌兒赤骭玉雪膚椀妻咄日補破襦敝筐何有金十奴楊伯子和云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冰肌膚自幼枯葉作袴襦此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屢書小兒忍寒生衣膚婦從有褌無一襦不敢緣此相胥奴三詩皆佳而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艸木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雍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以此人爲首應求導誠齋謁雍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相公且了辦秀才了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雍公大笑卒擢之後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雍公有題館銘載當世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檃括協韻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非若賦比之直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因烏飛燕語而喜己之攜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鶺鴒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興也

○荊公議論

荊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妲己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褒姒者皇父之所寄也太眞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女寵蠱君心而後憸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蠡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挾西施以行蠡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吳者而蠱越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蠡雖去越未嘗忘越也曾謂荊公之見而不及蠡乎惟管仲之告齊桓公以堅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與荊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荊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日贖娥眉之

句蓋天淵懸絶也其論馮道曰屈己利人有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之純臣荊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强辦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眞悖理傷道也荀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荊公議論過於荀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荊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久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當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爲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詩禍

楊惲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梁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琱斵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奇禍則詩眞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弦浦鷗防碎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辭兩覯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絶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擿抉君子之詩文以爲罪無怪也君子豈可亦擿抉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是夢試拈詩筆已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矣渡江以來詩禍殆絶唯寶慶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謫舂陵死焉其往舂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骨血全因蜀鳥流徑窄不妨隨繭栗路長那更聽鉤輈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生離兩地愁

■功成不受賞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究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

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嘗越亡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嬴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沖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稔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呂后鷙悍惠帝仁柔爲宗社遠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老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然後趙王以酖亾惠帝以憂死向非呂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噍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容拘者泰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言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泰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泰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功又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illegible]出蜀嘗自贊云面目[illegible]行步蹉跎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耍今日到湖南又成一話靶任長沙訓利析秋毫設聽前奏家成群叢雜依稀肥腯則立而賁之罷鎮[illegible]蜀厥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剥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貪腹飽飫時子文家居散財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寡婦偶然伸隻脚滿朝知天子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初誤識劉文叔惹起虛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考史籍光武儒者也素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宇之橫潰知光武爲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氣而道之以除兇翦逆吹火燃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敕之文叔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

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眞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敕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跡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蘖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績偉矣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賠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甚讀書於灊山僧舍僧有犬京與共學者烹食之僧訴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援筆立成警聯云團飯引來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灊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劒拂秋風鬼膽粗冷氣老侵長劒古辟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撲背雖長隱琴酒和雲入舊山盡五年及酒容身易世路無媒著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眞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鹽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戸納苗一斛官支與鹽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鹽反勒民戸納鹽由是輸苗一斛者并鹽爲一斛二斗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

矣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嗟若鹽者乃以其子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數奏蠲削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眞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宮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人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大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爲假雲對日兩句一意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爲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丹養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吾既無

詩情 仙道 佛家

身而有何患莊子云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爲贅以生爲苦以死爲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

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爲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爲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北斗經尤鄙俚譬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悉爲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甚見其骨髓矣然非特文公之言爲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孅兒幻夫模象莊老

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猫捕鼠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爲鼠吾爲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爲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爲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貍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鶴林玉露卷之十

鶴林玉露卷十一

廬陵羅大經景綸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儀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俶擾倉忙間輕易造輿七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尊差中官一員主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使行家賞送香燭帥守與直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左陛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歷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馭在天聖謨傳後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託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悢其禮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傭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脩朝陵之禮荊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諜報敵騎且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偕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 誠齋詩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

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畧與於禮部竟不第自號浣齋嘗訪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別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為報春吟費屢催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云不愁風月只愁時髮為君工寸寸絲司馬要為元祐起西湖政坐詩呈知苦辭君命擬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贄節又送永豐汪令詩云錦繞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鶚牋多動衮龍衣感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思君天上去扶病出煙霏頗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看花腳雲帶欲曉山春消千嶂雪清適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鄧洵武余深侯蒙薛昂白時中童貫蔡攸楊存中吳璘虞允文史彌遠凡十四人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云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蓋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為容飾也其遠嫌防微至於如此杜陵新昏別云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尤可悲矣國風之後惟杜陵不可及者此類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所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其始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為從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事求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此

戒吏革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敕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有司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亦開納常得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

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行法
也荊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豈
可觀矣或曰荊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誹
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
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
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
足以貽千古之誚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
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
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
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默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
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靖康召對力論
時宰何㮚唐恪誤國未幾二人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
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
用事者姦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
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諲奏事高宗因與論華法言久
不輟子賤叱子諲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言久瀆
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又去國晚年力量尤
凝宏秦檜勢正炎炎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
以在得之類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

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八百六十餘日所居僅
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
帛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曰讀書者將以治心養
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
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為名言子
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
久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為疑而桀
與太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
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
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
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惟諸葛
武侯有伊尹風味其草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
略相類觀其告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
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
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為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然君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
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
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聞之矣後主非明君
也左右非無讒慝也孔明所謂諸有作姦犯科者宜付

外廷論刑所以繩束左右者非不甚嚴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上倚信亦卒無纖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辨大事其誰能信之

殺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言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産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鼈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頭新婦臂龜脚老婆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復問其鄉里何所産某笑曰他無所産但産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慚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其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相元鎭子也初參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主簿客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三請某解其意遂庭趨一揖上階稟叙遂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稟以欲就某日答云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延入不延坐某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某悲猶未平後涉歷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弟初出仕宦須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於禁臠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伏誅前後請給錫賚計四十七萬九千緡古今事未嘗無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歸富貴終身矣

潮祠廟

荊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錢聽民爲賈區廟中檥雜喧譊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大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潛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掛酒旗遊人那解薦江蘺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即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趂酒錢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蘄黃二守

嘉定辛巳三月金人圍黄州詔馮榯援蘄黃榯遷延不進黄州守何大節字立可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去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輿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繞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眞卿蓋爲中立廟朝廷等死耳茂欽果死是以全節中立遁者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儉約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朔取錢四千五百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無垢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金亦自足至今不易也有客自耒陽來言鄭亨仲日以數十金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金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藜藿風味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錢曰早具少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爲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喫菜公爲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自爾見疎余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大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

養氣也故老氏以爲一寶

斷决

吳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决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臣諂主愚

桓玄篡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氷燕主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主亦大悅下諂上愚可發一笑

針熨道人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熨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倣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竟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客和來用魏野詩胡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端平初以祭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需聲未嘗無疑益公門人也年亦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寒衣不待穩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從塵埃宵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途回直到荒林意盛哉羅菊包

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絶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出衆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爲秘閣校勘吾黨之士多勸其母出而無疑竟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泰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才於尚父投十口少侶蘇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鞭鸞笞鳳總新知早陳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往於無疑近朝逾年除大社令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歸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穀風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篦於寢宮以此示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揚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晁景迂晩年日課識十五字楊

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否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丞相之所知藝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即歸宗之意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鴻搏能運不足計其高深日升月沉不足計其廣狹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甘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泰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雖然夫子則不以是而恕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於成王之幼沖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喪商人不靖觀鴟鴞小

悲之詩悲哀急迫。然若不可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蓋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終耳未至如以黄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後為商也必矣且湯既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朱文公云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並不見其切己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加景字於上以為字如景周景顏之類失之矣前史王景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為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其非乃改為希元云

始皇袁紹

始皇為楚所敗尚能謝王翦袁紹為魏所敗乃至殺田豐欲不亡得乎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道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漢將號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搵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詩云朝来池上有斯禽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賞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偈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感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來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眞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眞代書妻兒等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疎文墨幾點胭脂汚綠苔

臨事之智　渊此自孫附本以示人之抑焉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方出軍衆忽嵩呼乖崖亦下馬隨衆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譁眞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即上馬去文潞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詐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甕亦皆於倉卒之中有變通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內索朱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一樣三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命於倡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可勝用嘉興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守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曰空腹柰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籮木桶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

飯熟水厚酬其直須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本無改變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

朱文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麽青胡五峯見之以爲有體而無用乃屏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爲妙棋以不着爲高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廷爭之語駱賓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藝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腸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綴之殿壁及唱名玉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淒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與賦一聯云衍朝儀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減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爲酒餽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曉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爲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破械縱去疾疑家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自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朱亥墓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

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沽解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謝表云白首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女主昌又明言為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為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為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為蓋以為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潁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謂之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屏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為矣又云非真空不肯頑空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焉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爾生粲為日星渰為雲霧沛為雨露轟為雷霆皆自虛空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潁濱深味禪悅故其論亦此意

養雞養虎

內繕己性當如紀渻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顏闔之養虎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此篇身後死之意也可謂了死生矣謝奚堂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資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況其言曰得知千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之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袖數為經營入相溫怒曰

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昭宗欲相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溫譖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臣得還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弒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代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第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曉唐詩人薄之乎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雁已先紅槭槭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樹梢啼曉鶯夜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河畔艸鬱：園中柳盈：樓上女皎：當窗牖娥：紅粉粧纖：出素手是也有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離又屬夬：叛還遘喁：魚闖萍落：月經宿誾：樹墻垣巘：架庫廄參：削劍戟煥：銜瑩琇敷：花披萼闟：屋摧霤悠：舒而安兀：狂以狃超：出猶奔蠢：駭不懋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覓：冷：清：淒：慘：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韓璜廉按

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為廣東提刑令往廉按憲治在韶陽韓纔建臺即行部洎番禺王憂甚寢食幾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昔游妾家最好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踧踖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婢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為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蹡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輿諸倡扶掖而登歸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根也欲焉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間辦一大

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燬固欲起而救亂思冠冕之毁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旱禱雨諫議大夫趙霈上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西掖見之笑曰可謂鵞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當以鵞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入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朱文公見之題絶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但題曰自警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蘇曰子卿嚙雪啖氊蹈血出背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瀆意氣咸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怛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歟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嫚自若羽翼已成則欷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險信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虞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痡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曰典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

此思歸之由也曾未有考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也以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避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撫清漳曲且之流不若灞滻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之勝不若終南太華之丞平也與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逾邁故也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究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大白鳳凰臺長句同既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焉援求內而里之念雖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宣不依曹黃二袁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義有氣節者援乃胡仲

方為荊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磊隗胸中萬卷撐樓上已拼千古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母兄

朱溫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啟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媼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溫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溫之父賢母又賢兄又賢獨溫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雙鬢久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曹南豐曰室於議登於數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翘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是推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齊一日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迪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爲士非難千里之識難九方皋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駁綱滯之意見稱量揆度其不為王荊公者幾希荊公常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

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爲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爲大臣矣

○ 好人好事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鄉景孟表而出之以爲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仕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髮爲僧題詩自贊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挺爲盜推荆南茶駔賴文政爲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變將欲何爲群兇不聽以刀脅之黽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潛求貌類己者一人曰劉四以煎油糍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親提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日束兵退既謂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逝去其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己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 晚學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 付與天地

荆公詩云豈無他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喜誦之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廬陵羅大經

慶元侍講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來他日文公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學問之要須勉强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而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閔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侂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妻猶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剩佞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侂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最是陪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實旨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侂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燒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泯陳正甫艸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縱一毫從己之欲眞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〇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插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〇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

句而帖多然過該失體動德如韓魏公荊公卅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欲之行或謂荊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官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于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頰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自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劭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里森列此身纔敬門體端周辭勉拔至成熟此心此身歛然去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眞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訓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

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身篤渠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己實事見面盎背臨淵履冰以僞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爲敬求之於父母兄長師友之間多可愧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僞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僞爲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勸諷字字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況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遣人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麑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卻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疏慨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於衰而至於緦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盧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以詩

送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亦愍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膝請和知廟堂衛膺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劒不遇故去卿乘下澤之車亦貶安遠寧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丞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爲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縣江濱有石村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指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劉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頭爵新劉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母夢還許使人來海市爲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遂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罷同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同室去爵之精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中令之詞科哉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山朱文公究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陵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與神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夐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者校乎東坡論子房穎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恥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

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暱雖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廢闕各盡其分而三綱正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戶可以亡秦

范雎蔡澤

范雎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雎傾危澤明哲雎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公言欲代雎至其所以告雎者皆消息虛實之正理雎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然進退雍容過雎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寵如狡兎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雎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漕閩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寵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廒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

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塡溝壑荒政之施莫此爲大界哉惟抗飢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人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剗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爲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中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斂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然樂天臨終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實

楊誠齋在舘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蕪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蕪種麥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蕪切之義麥生是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之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爲可亞六經作詩云鼎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汙脩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醬瓿豈能令鬼哭黃昏若頡四目其制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誕之句信有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子爲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擾亂斬數人乃定狀牒者揚淵棄城之罪喬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牧旨諭明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薌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會娼舘也公切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

編修官乞斬秦檜丹心浩氣忠義以全陵一倅臣官乃丞求槐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發於衰周耳眞非耿李所能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凡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我宰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正以用兵言之譎信多〻益撤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謁大乾廟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郎廖某洎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從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爲質之文公〻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不能爲硯劍止能爲劍不能爲琴故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爲跖而暮爲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恤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爲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顧傾城再顧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傾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鶴林玉露卷十三

廬陵羅大經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眞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務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温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諛詞彫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盧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歸於胡塵太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於題明注出何書乃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擇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分綠上窗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兵法對壘必分兵以援之設詐以疑之援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弼曰我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游非類者必先撾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歐陽新書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割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蓋爲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孛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爲血肉殲宗之禍豈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篷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孤鳳獨鶴

杜陵詩云孤鶴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噂沓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粟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于容南節推翁諤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佀鴟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盡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隱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遂之歸告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誘我然觀余所述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為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宮降出一艸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札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閒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持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

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
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訩訩言洶洶或言
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
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令吳
可度意於壽聖者韓侂冑壽聖甥也乃令閤門蔡必勝潛
告之侂冑遂因知省關禮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
尚書趙彥逾戒殿帥郭杲教宿衛起居郎彭龜年告嘉
邸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皇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
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
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冑扶抱
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內請入
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乃得寶出事
定侂冑嘗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閤劉弼乘間言曰此事
侂冑頗有功亦合分些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
功弼語侂冑侂冑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然不
交一談侂冑退而歎曰劉知閤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
謂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眞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
竹夫人爲題曰蘄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
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攜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
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
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
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多爲宗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
條之風刺自頂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
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腹竅閒伺隱慝上謁
之帝以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譴柳子憎而罵之余謂
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
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
齧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斂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
善實狠若共兜少正卯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
有裨於世教其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
之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
讒故仁人君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
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安而心七情
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
毒喙鋒鏑巢由污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
明將然疑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肖以
至踵未能無而熱汗下徒慍其不爲己隱申之以罵焉
余恐秪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

有三七子在酒以三文已獻不以三綱寄

公嘗見騎賈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覩之乃舉劉鄂守攻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共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見耀馬征夫豈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𢦏邑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參全軍怨怒囚而殺之幕客杜子昕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揚沂中吳玠吳璘劉錡王彥成閔李顯中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本寺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脩飾邊幅務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illegible]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illegible]錢粟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惟患賊不贍有上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濠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爲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爲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官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爲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爲始於武后不知是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義戰爲上兵戰爲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朱春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將才日少而乃誅之斬謖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推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爲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爲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

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羣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珠有意味又云衡陽邊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峽中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鵠小人化爲蟲沙許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衆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出伯子誠齋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師番禺將受代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〻七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〻泊歸舟江水依〻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恐回欲帶愁來往昔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師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世長多忤挺身轉覺孤貧緣新爲句收拾老頭顱我已訶瀧吏君諳誦了廬同歸燈火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簷仲作王盧溪朱絲絃二詩送之林自和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有芒鞵又有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紫蓼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爲對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〻出蜀惟載歸艘之圖籍持長孺之守閩廉役公帑之羨積皆當今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爲西湖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此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誠齋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守其宗祀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懷愍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殄金之主守緒乃能娶新自焚我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

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
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
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千丈黃，
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
壽皇讀之為之太息。[illegible]劾之其詩酒頹放，因自號放
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
翁。晚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嘗寄詩云：君
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疏信息，月
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夔龍集鳳池。道
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
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
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屨。左氏傳褚師聲子襪而
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籩豆簠簋，高不踰尺，便於取食。
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
朱文公云：先君嘗過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
於地，先聖像設亦宜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
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為宮妝，且
以退為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
能得其旨，況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
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
齋書謂：好色者以閻羅王未曾相喚，乃自求押
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為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
以書勸之云：古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
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廝挨，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
口告他，若到任滿，從伊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
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聞
李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邑主簿，却
不肯行，百方求免，甚[illegible]笑之，以為何至如此。若對移作
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
即逐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使作耆長壯丁，亦不
妨與他去做。況主簿乎。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
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不於臨事
[illegible]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
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不足以累吾心，則雖鼎
鑊刀鋸，視之如衽席之安矣，況於一陟黜予奪之間者
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

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於海水之於夏日其既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蚊蠅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巧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illegible]思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游大學強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腳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狀元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虜雖不從心嘉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陰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撻辣傾心為之用兀朮用事侵擾江淮韓世忠邀之於黃天蕩幾為我擒一夕鑿河始得遁去再犯西蜀又為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髠其鬚髮而遁知南兵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和議檜至行都紿言殺虜之監己者奔舟得脫見高宗遂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稍恣肆各以其姓為

軍號曰張家軍韓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為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為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為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及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録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以就和好於是檜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之閣有朝士賀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胸中有慊故特喜此諛詞以為掩覆之計眞穿窬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嘗欲從容於萬機之暇褒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挾夷虜勢脅君誤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兵雖嘗追削嘉定和戎議即牽復是可嘆也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易六卦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今所親暱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詡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王荊公新法煩苛天下騷然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我皆畏苦舍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麪作犧牲者何殊劉后村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幡然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悰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實等迎鄆王立之是為懿宗上旨出宣官請鄆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悰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悰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祚當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安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斂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慍曰方今患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悰畧同皆至

言也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監矣建炎初維揚諫官若楨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己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楨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楨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楨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專國必借此藉口以鉏善類其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云詩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是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荊公絕句云簷黑投林曉更饑背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以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之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答欲語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故舍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能聞道必有貪生惜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安順而無貪惜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只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乞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明而護得體

秦誓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繼周書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而東萊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以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婪愈甚焉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也況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矣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驍驍始大夫子知周之

亡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反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惻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為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馬此皆薪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亡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為然也其刪詩亦然十五國風莫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日趨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氣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荊公見濂溪

荊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荊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荊公自信太篤自處大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荊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為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為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鄫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天下嘻嘻皆為利來音雖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褚而潁川服尹翁歸誅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用刑者則舜與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為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百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城盻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知求得寶而不知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王而喜燕石賤周璞而藏鄭鼠國之不亾者幸也

饑寒

楊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況下此者其可不知飢寒之味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竪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奈何不免口腹之累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點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凌厲有所不暇顧末言海鷗之曠逸清影脩然不爲泥滓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固作也養直爲王夔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於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川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師川有愧色蒲誠之跋養直墨蹟云後湖胷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繞一曲讀書謂耶大着一能讀書之心横於胸中則窒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眞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公之折荆公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

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荊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荊公不同耳當時答荊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舍己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荊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横在胸中也哉

○松石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嵓岫倚雲端獨立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荊公二品石云草没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為二朝名寵所點汙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將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唐李朝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

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故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宰執

五代時趙鳳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録進覽之稱善于朴充重之訪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歷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驗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眞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爾蓋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不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大用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閑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受簡置几上有頃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竊喜攜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爲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折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大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眞盛德事第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爲有私有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答韓有送窮文[illegible]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頴傳則柳有所不能爲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玉柳如精金韓如静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　東坡維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爲報謝使康元弼副伴虜錫燕汴亭仲遠與郭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幸其爲拜受北典儀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主仲遠留館俟命賦詩曰鼎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則同凶禮強更爲吉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末只願身膏鼎鑊中已辨滯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江東越七日竟獲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陛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顧謂宰相曰京鏜今之毛遂也除權侍郎以至大用

○士卒畏愛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

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吮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睨睨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為邪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僂儸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弘肇楊邠於是李業譖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儸兒矣僂儸俗言猾也歐史間書俗語甚奇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溫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藩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晝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胥孚帝賚予弼豈寵章之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寵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眚掩大德既品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聞奕世尚緣汾陽之休無競維人孰云 國之老皆可喜也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雕鐫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誚孟東野云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言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云朝為百賦猶鬱

怒嘗作千詩轉道吃搔毫擲簡自不能頃刻青紅浮海屢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辨語明粹足以傳世覺後豈但誇多鬪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世傳無已每月詩興擁被卧褐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則杯觴流行篇詠錯出略不經思少游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從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說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盱江杜來詩云廬陵一下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傷哉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嗟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勞通朝中競送長沙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先君竹谷老人詩云好讀床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崢嶸齒頰皆冰雪肯怕炎方有瘴烟頻寄書回洗我愁莫言無雁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計取承君萬話頭季昭之兄寸翁弟剛翁皆倅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異衆不蓄私財有無通貫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貢文以活國賓叔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郎官其一子洪舜俞州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潔志槩激壯縣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塗者口訪事瀧頭曾無毅微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魂不可招洛霧陰喬悲悔何及陟階員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予貪賈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為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質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為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裂數千里之封韓彭無愛惜心遂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皆有贏餘是皆得廉賈

之術者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苟
随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大學值靖康之
亂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其言全處不可和狀紹興
間對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
令時秦檜當國檜父嘗守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
先毅然不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遂繫訊於獄無罪狀
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
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削籍流容州
死焉檜沒諸賢遺謫陷者皆昭雪彥先以遠人下士無
為言者乾道間彥先家始為之請衛伯壽朱文公守漳
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
風節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于學宮同時有吳
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潜光
亭商隱堂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潜光蓋有心於黨
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
州死焉因并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游
句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
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
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
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
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
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先腸滌胃若借溫太眞之
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
之術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
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
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恨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
聞之開懷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於十數字之間
上念二親而不以利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
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爲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
浚上爲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
之爲十二牧與胡秘衛並爲左右史相得最歡奏稱先
弟而後子實賦不敗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
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須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
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參軍祝懷抗疏銀臺謂
十朋忠義譽謗借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
來無倉卒之使之變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

報時論題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宮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之言啓讒間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隙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傍觀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錄簡古而發穠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柏老鴉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求南鬼火成何事終藉胡銓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伯夷傳赤壁賦

太史公作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略同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而太史公之意猶若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遠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為可尚其重在此其輕在彼況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謂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況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冰釋矣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蘇俞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甚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密任福唐若除閩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大以爲然於是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兵法則置之死地生矣項羽救趙既渡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艮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競競保之常恐失墜右道志前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惡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姦贓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刻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上夷狄蠢間諜說尤害于國百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與縣衙勸君勤理舊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拓勝栽松闊非閑是都休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身穿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群豬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千萬詞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作詩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且字豈與應字乃斡旋也撑柱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車之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花讀周易一窗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時繞樹問訊巡簷索絕倖玉雪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菼出方從陽壯爭出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胸襟

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俎擊祖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亦胯意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唐子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喑嗚范增謀說信來不唯信去不追坐賒信適反瑩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爲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緋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illegible]

經界

朱文公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爲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爲之庶幾一勞永逸耳若一一顧恤必待人人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說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爲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爲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豈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者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其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說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惟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何嘗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然後知拂之者乃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荊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荊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并甫不當用張說王以京齱而斥并甫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押邪小人并甫

拙八曰景服矣語錄中輒諫并前事無此數語南軒親
筆記言之

朱文公論詩

胡澹菴上章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誓不復作詩迄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楊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詞之善否今以魏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輿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遣興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諸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淡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嶢崎底便學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云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株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似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

共排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焰照此一窓幽。臥聽簷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税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梁俊彥請税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付外施行。葉子昂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況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逮俊彥至叱責曰。汝言利求

進萬一淮民怨咨為國生事。雖斬汝萬段豈足塞責。俊彥皇汗免冠謝。久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鄧通。韓魏公以頭子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賀和戎表

嘉定和戎。湖南帥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明。赦之宥之。式彰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逢伯之詞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終

皇朝類苑六十三卷目錄五卷

（宋）江少虞輯

清鈔本

事實類苑六十三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江少虞撰。少虞始末未詳。據序首自題稱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而江西通志亦未載其履貫。蓋已不可考矣。其書成於紹興十五年。以宋代朝野事迹見於諸家記錄者甚多。而畸散不屬。難於稽考。因爲選擇類次之。分二十二門。各以四字標題。曰祖宗聖訓、君臣知遇、名臣事蹟、德量智識、顧問奏對、忠言讜論、典禮音律、官政治績、衣冠盛事、官職儀制、詞翰書籍、典故沿革、詩賦歌詠、文章四六、曠達隱逸、仙釋僧道、休祥夢兆、占相醫藥、書畫技藝、忠孝節義、將相才略、知人薦舉、廣智博識、風俗雜記。自序作二十八門。蓋傳錄之誤也。所引之書。悉以類相從。全錄原文。不加增損。各以書名註條下。共六十餘家。凡十四年而後成。故徵採極爲浩博。其中雜抄成編。有一事爲兩書所載而先後並存者。又如邊鎬稱邊和尚等事。及諸家詩話所摘唐人詩句。與宋朝事實無所關者。亦槩錄之。未免疎於簡汰。然北宋一代遺文逸事。略具於斯。王士禎居易錄稱爲宋人說部之宏構。而有裨於史者。良非誣也。其間若國朝事始、三朝聖政錄、三朝訓鑑、蓬山志、忠言讜論、元豐聖訓、傳商公佳話、兩朝寶訓、熙寧奏對、劉貢之詩話、李學士叢談等書。今皆久佚。藉此尚考見一二。是尤說家之總彙矣。王士禎載此書作四十卷。今本實六十三卷。檢勘諸本皆同。疑爲士禎筆誤。或一時所見偶非完帙歟。

皇宋事實類苑序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州事江少虞撰

古之史者載籍極博其所表見皆不虛書具載乃時時見於他說不可不知也太史公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至于分散數家之事則甚多疎略後世猶或非之然則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君臣善惡治亂之外紛紛藉藉日有日繁使論著之人隨世襃拔有所未盡況軼入他說者歷年浸久蹤殘之餘不少概見則史之其傳矣史冊所無有學者不道也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者可勝計耶我宋肇興 聖神克繼垂二百年太

平寖物容興理治古而增華未有錄亂顛錯可攷如今者也不刊信史誠足以表儀萬代然而抉者遺廣非外學所得見若其遺文遠說事美一時語流千載者縉紳先生尚能言之往往皆前日命世巨公名卿老師宿儒以其所接于耳目可以警憲于世者筆之載錄傳紀無慮數十家嘗惜其畔散不屬難以稽考暑日餘暇倫極討論自一話一言皆比附倫類而整齊之去其文不雅馴或有抵牾者自餘據實條次不敢以一字增損總凡會目合為一書名曰 皇宋事實類苑 聖謨神訓朝事典物與夫數名賢達前言往行藝術仙釋神怪之事異狀風俗之殊纖悉備有釐為二十四門選義按部考詞就班如出一家語不待勞搜遠覽而太平遺逸之美庶具在足以觀見當時風政庶幾乎尚有興刊哉此學士大夫之所欲聞亦喜傳而樂道也況愧識見後陋擇焉不精取焉不詳故于每門之末不敢斷意試詞爲存之將以有望于君子云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七日謹序

皇朝類苑總目卷之一

卷一
祖宗聖訓
太祖皇帝
卷二
祖宗聖訓
太宗皇帝
卷三
祖宗聖訓
真宗皇帝
卷四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卷五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英宗皇帝
神宗皇帝
卷六
君臣知遇
文太史　王冀公
杜祁公　李文靖
李漢超　蘇內翰凡三事
陳恭公　劉昌言
郭進凡三事　梁丞相
石元懿　戴恩
邢昺　竇參政
李文正　唐質肅
趙韓王凡二事　王濟
寇萊公　李穆
馮元孫奭
卷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凡四事　杜文正
楊礪凡二事　董遵誨
种放　張乖崖凡二事
張文定　鄭仲塗
袁廓　錢俶
呂正惠　趙稹
晏元獻　晁迥凡三事

王文正 凡四事

御書碑額　禮遇詞臣

不信異端

卷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凡九事　司馬文正一

孫威敏　陳文惠

王沔　陶尚書

王荊公 凡三事　富文忠 凡五事

向文簡　梅聖俞

呂文穆　燕王元儼

陳堯叟　李文靖 凡五事

卷九

名臣事迹

王沂公 凡四事　范魯公

范文正 凡五事　曹武毅

王參政　狄武襄

魏咸熙　薛簡肅

呂文靖 凡二事　李文澤

張乖崖 凡五事　丁文簡 凡二事

歐陽文忠 凡二事　太宗知人

卷十

君臣事迹

大官高壽者　將相世家

大臣奢儉不同　貴門子弟

陳恭公 凡二事　文潞公 凡二事

錢思公　張文定

李文定　宋鄭公 凡二事

錢文僖　鄭毅夫

唐質肅　張文節 凡二事

楊文公　劉溫叟

張鄧公 凡二事　杜祁公 凡二事

卷十一

名臣事迹

元大參　馮文懿 凡二事

趙參政　孫宣公

寇萊公 凡五事　丁晉公

陳康肅　張洎

崔遵度　竇尚書 凡二事

王文穆　孫資政

卷十二
名臣事迹
石守道　韓丕
曹侍中　李詢
韓忠獻　王文正 凡十三事

卷十三
德量知識
向文簡　呂文仲
李及　宋湜
呂正惠　盧億
　　　　諸承裕

馮起　呂許公 凡二事
薛化光　薛長孺
孔宗翰　呂文穆
曹侍中　趙槩
李文靖　王德用
張齊賢

卷十四
德量知識
王文正 凡六事又一十二事在前卷
王冀公　李允則

燕龍圖　張師正
魏丕　寇萊公 凡二事
王化基　王齊張揆
張乖崖 凡九事　文潞公 凡二事
韓魏公 凡八事　王沂公 凡二事
狄武襄　范文正

卷十五
顧問奏對
雷德驤　王貽孫
种司諫　王彥超

趙韓王 凡三事　僧贊寧
沈文通　竇儀
范文正　劉燁
蘇易簡　丁晉公
魏諫議　始平公
李侍讀　劉綜
李南陽 凡二事　唐質肅
張昭　文潞公
寇萊公　呂許公
司馬溫公 凡二事

卷十六
顧問奏對
盛文肅
孫籍
趙韓王三事
竇偁
畢士安
李懷忠
王元之
楊燁
趙元考
范文正凡二事
龐莊敏
呂文靖凡二事
司馬温公
賈先生
夏文莊
趙禹
孫冕
范蜀公
陳晉公
王昭明
余襄二事
李宗諤
王沂公二事
張乖崖
薛簡肅
卷十七
忠言讜論
薛師正
錢若水
王文正凡二事
賈黃中
趙閱道

趙閱道
呂正獻
王平甫
張泉州
王著
王嗣宗
田諫議
王安簡
程文簡
韓魏公
李南陽凡二事
唐質肅

皇朝類苑目一

皇朝類苑總目卷之二

卷十八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僖祖廟為始祖
籍田
祀廟堂
郊祀
封程嬰公孫杵臼立廟
嫡孫傳重服
武臣持服
金龍玉簡
婚禮坐鞍
蜡蠟
正冬朝賀上壽
宣祖配天
壁星見罷祀南郊
祭大社
祀太乙
九宮貴神
郊廟讀冊迴班
禋祀郊室
朝獻朝饗
雲韶部
鈞容直
河市樂
拱辰管

卷十九

典禮音律

協律 凡三事
鼓 凡三事
琴 凡四事
鐘 凡三事
磬 凡二事
律呂 凡二事
凱歌
霓裳羽衣
抛毬曲
歌曲
歌舞

卷二十

典禮音律

笛
觱篥 九事
乾德樂 二事
馮吉善琵琶
律中生 六事
嘉量

卷二十一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和買絹
上供軍糧
納牛皮錢
內門買物支錢
預買紬絹
河北市糧草用三說
見外之法
蠲田畝
歲鑄錢數
茶利 四事
劉晏知物之術
稅額
發運司本
漕河
穀粟均配人戶納見錢
沿邊鎮戍部直屬京師
抛三奇
騰刻儀制合四條 二事

諸州斷死罪奏案　法官親抑案

卷二十二

官政治績

斷獄

張乖崖　陳晉公
劉渙　王明
許元　陶鑑
張丞相　侯叔獻
邵曄　戚客學
許仲宣　陳從信
承昭　魏侍郎
錢若水　周諫議
薛簡肅　范文正
文潞公

卷二十三

官政治績

王文康　程文簡
田況　張客省
趙閱道　王宣徽
韓推官　韓忠獻
楊禪林特　胡順之
張齊賢　陳堯咨
向文簡　包希仁二事
孔中丞　王立
王居卿　李南公
王罕　顏方
江鈞　范諷
劉奕　劉攄
韓魏公

卷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竇尚書
王相國　陳諫議
張文孝　宗太史
王文正　國朝立三公三師
國朝宰相為僕射　竇氏父子
李相四美　同甲會
三學士兩閣人　未丑十登庸
未四十入兩府　少年掌詞翰
父子掌誥　宰相三人

學士三人
學士四人
學士五人
爲相而貶黜
宰相丁憂
宰相侍立
同時學士登二府
世代尚主
不墜閥閱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父子狀元及第
洛陽耆英會
登科踐歷相繼
入參父在
科第爵位皆同
美事三者併集
禮闈之盛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一榜之盛
閥閱之盛

賜殿試第
玉堂之盛
弟拜相兄草麻
賜宴觀御書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卷二十五

官職儀制

樞密使
三司使
司理參軍
選朝官知縣
參知政事
進奏院
發運院
提點刑獄
糾察在京刑獄
宣敕使

中書五房
密院一司四房
三司子司
刑部主判、詳覆真官
審刑院
御史臺
大理寺官
三班院
騏驥院
中貴帶將仕郎
礼部郎官
南郊置五使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端明殿學士凡二事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龍圖閣官
天章閣官

三館
三衙官
同三品同二品
觀文殿
知州判州
通州
東西頭供奉官
賦看班
賜公服
賜狀元金吾衛士
待詔佩魚
兄弟封贈
賜衣服
賜帶
賜數對
重帶
憲銜
敕書樓
賜飲宰相第
賜金帶

真宗幸文穆呂公宅

卷二十六

官職儀制

賜毬露金帶　職由

賜常參官冬衣　宰樞聚廳見

學士預曲宴承旨預肆赦

前兩府白事宰相擬案

兩制下獄　前仕班秩辨

節度使罷除麻不除麻

樞密使罷除麻不降麻凡二事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逢之則立馬

有偶出一時而為故事者

三班喫香群牧喫糞

官班訛謬　樞密使賜衣循唐舊

礼過講讀官　堂劄子

宣讀　宣敕

百官見宰相　罷門謝

都堂及寺觀百官會集堂次

請修時政記　宰相許午時歸第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參政

納節不降麻

請立家廟者子孫襲三品階勳及爵

文武官朝參　參假橫行之礼

執宰押知印凡二事

賜笏頭帶

卷二十七

官職儀制

封駁判銓　罷俸例

除節度使例

尚書以下不得靸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五司廳

銀臺司　步行學士

衛士　三司使班

三省官打杖子持藤杖

功臣號　按察之職

帶侍讀學士出外　三司屬官無直館

罷二府大礼進宮　加食邑

封贈　學士官限內不朝

使相節使不須京師官司

罷相約職　帶禁職出外任

二府相壓　未有磨勘轉官
不隔磨勘迁官　太常卿秘書監
逮陰班簿　吏祿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凡二事
宰相自草奏擬狀　宰相奏擬狀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提舉宮觀　樞密副使同知並置
文臣為樞密官帶檢校官
相質
三司權使公事為兩等

因例賜帶加服色

卷之二目錄終

皇朝類苑目錄卷之三

卷二十八

官職儀制

武臣賜笏頭　封賜
郊礼召耆德侍祠　二府拜息詣景靈宮謝
都省議事儀式　南郊執仗兵士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得私第見客
太宗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詣正衙
樞密院別撰時政記
譯經文潤使

太常寺官　宰相帶館職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　罷節還舊官
文臣為使相節度使
文臣為武
王冀公為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太尉在三師之下　不歷郎為大諫
選郎官　宣徽使位樞密使下
駕親臨問臣寮　兩府戚回避　凡二事
定合班儀　軍巡馬步院用文吏
一品致仕官叙班　賜百官冬服

具官　羅代判官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當參官朝官　登聞檢院
選人赴調求職官　誥勅藏勅書樓
群臣入閣

卷二十九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白麻
西掖直紫薇　荅北戎書
知制誥書事閣長歇角
學士繫鞋　學士俸傳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知制誥先試復用　索潤筆
學士未衣褁引　學士入札不著名
三館　賜帶不佩魚
約學士骿　告報
學士日益自卑　翰林院故事 凡二事
學士躡履見丞相　視廳
學士上日用樂　嚴潤筆
直院　制書不可稱德音

學士職任事体与外司不同
學士班次　學士羅晚朝
直學士院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學士之職親切重貴
太祖命李昉　掾直例 凡三事
試館閣知館閣等　冊皇太子
學士新入院

卷三十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從行幸
學士預升殿接敘赦
小宴學士預坐　學士草麻
學士草次第　舍人賜書預宴
詞臣神仙之職　禁中墨妙
賜學士加等　學士和詩草制
學士拜命　玉堂坐次
進制書小字本　學士中謝
進草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開封解以縣瓶為第一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為第一

舉子重戴 凡二事
御批試卷於真宗影殿前
叔孝迪黜罷還　貢院設位供帳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狀元給騶從　試進士沿革
舉人謁先師　春秋放牓
降聖節齋宴　江南書籍

卷三十一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凡二十九事

館職稱學士　置編修局
雌黃塗字

卷三十二
典故沿革
封孔子後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
非宗室女封郡縣主
皇子兼師傅　異姓為中書令
烏帽　賣省印鳴鑼
牋文　改年號 凡二事
家祭用臺牌　官誥綾紙

後堂案撿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三省樞密院用塗黃
京城用青京繳　皇后太后印
官誥之制　上元燃燈
賜新火　金明池
公家文書稱異名　乾德鑄印
品家衣祈禁裡　賜謚
凱旋奏樂不避忌辰
禁焚屍　贈官請謚

卷三十三

典故沿革
皇后謚　臣僚卒輟朝 凡二事
國忌行香　投金龍玉簡
給金寶牌　應天院建聖象殿
羅睺親神御殿　降青詞
勸衛勸契 凡二事　街鼓
禁衛五重　駕頭扇筤
喚仗入閤　洞案
接伴勞使　交州進奉授官
北朝官　外國書

仙源積慶圖
置宗政及教授等官
宗子授南班官
諸王公主制中稱呼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併省州縣
親王公主封國
歷代用曆

卷三十四

詩賦歌詠
范杲
楊侍讀
王元之五事
楊文公五事
夏文莊五事
陳文惠

蘇東坡五事
李文貴
王溪生
范文正五事
張在
穆忠崇
石昌言
石曼卿
趙師民

卷三十五

詩賦歌詠
林和靖二事
歐陽文忠公三事
梅聖俞六事
蘇子美三事
晏元獻三事
丁晉公

范補之二事
鍾離權
張宗末
馮太傅
呂文穆
王荊公六事
王平甫三事
蔡子正三事

卷三十六

張鄧公二事
韓魏公
李師中二事
龔穎
馮瀛王
杜祁公
邵樞密
劉昌言
潘逍遙
王重惠

曹武穆
蘇為

卷三十七

詩賦歌詠
劉沆
張師錫
寇萊公
陳恭公
宋子京
胡
魏野
朱台符
錢熙
汪庶士
徐鉉
黃孝先
賈公餗
王君玉

李邯鄲　張文定
王化基　王嗣宗
張乖崖　蔡隅子
王沂公　僧有明
花蕊夫人　楊玢
陳烈先生　孫瑾
王禹玉
卷三十八
詩賦歌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別總詩

于越亭　羅隱以來文士詩
錢惟演劉筠句　近世雜子詩
唱和聯句　李白
祖山石壁詩　杜工部
九僧詩　周朴
評藝　二家
卷三十九
詩賦歌詠
王建宮詞　錢文僖勤工部題詠
韓吏部　白雲樓

華清宮　酒帘
相思河　賡張文定詩
淮陰廟　歌風臺
朝元閣　歌曲艷丽
詩人使酒捷語　贈孫可久
肯堂集　程文　七事
文城縣君　傳詩訛謬
吏人詩　老兒詩
呂公贈李公詩　草陳恭廉
評詩　鸛雀樓詩

改王公詩
卷四十
詩賦歌詠
沈存中論文淵明詩　五事
香奩集　大言賦
漁家傲　回詩起獄
鳳栖梧詞　大小孤山
登吹臺詩　王彥威
禪禮　五事
詩有變態　淵明詩　王蘋更相是非

王獲更相稱譽
目前之景吟不到
前輩務求傳約
大白傳神
集句
乞食歛姬阮
韓文公薦女詩
推擇元辰
文章傳襲
用字音
用字意
西邱詩
三隸官詩
制科無登第三第者
詩句作圖
西山詩
使虜
湊獻洗瀆
童稚容善養生

卷之三目終

皇朝類苑目録卷之四

卷四十一

文章四六

盧多遜
吳處厚 二事
范文正公
楊文公 四事
胡武平
王元之
林逋
終慎思
宗諤
夏英公 二事
丁晉公 二事
晏叔原
陶穀
潘佑
趙鄰幾
徐諧

卷四十二

文章四六

錢昭叔
湯悅
王狀元
錢若水
劉公父
錢熙
陳黑道
聯錢惟寅詞
鄭燕樂詞
章懿太后神道碑
文老不襄
樊詞臣
賜恩澤出身章服
高麗使先狀

晉鍇二事
卷四十三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江貞木
王昭素
田曖君
李昭君
聱隅子
江鄰幾
劉孟節
李清處士
孫宣公
張乖崖
卷四十四
曠達隱逸
孫明復
李集賢
王昭素
郭延卿

歐陽文忠公
陳希夷 五
劉孝叔
魏野 二
麻先生
史延壽
五老會
司馬溫公 二
王樵
孫集賢
麻希夢
蘇澄隱
宋侍郎
王元澤
馮樞密

皇朝類苑目四

王荊公
楊文公
杜五郎
石曼卿 三
邢惇
卷四十五
仙釋僧道
申國長公主入道 二
呂先生 三
劉遁
峨嵋山佛現
契嵩師
羅真人
佛經
吳長丈
建寺
雲路入定
方士僞鍾弱翁
日本僧
許旌陽家田夫

韓丕薦三處士
張宗誨
种放 六
張乖崖
張俞
登素先生
華陰隱人 三
曇頴難辯
無名高僧
胡僧法
喻浩造塔
死後出家
西域僧覺稱
王中正
王參政
郭忠恕
朱然寺僧

皇朝類苑目四

卷四十六
仙釋僧道
趙自然
佛牙
金剛題誌
廬山錢文
賀蘭捷真
兜梵大師
謝仙火
黃覺
神仙二事
吳僧文捷
雁蕩山老人
趙抱一
礼法師
趙山人
行火真君
許昌齡

僧無夢
正覺禪師
風和尚
卷四十七
休夢祥兆
苗訓
畢文簡
朱正基
王慶之
錢惟治
墨殺將軍
張乖崖
僧惠圓
周克明
畢彥輔
張乖崖
張密學
王處訥

陳洪進
韓魏公
趙去長
賈直孺
蔡子直
王元規
張茂直
王克臣
陸經
李景初
危序
夏文莊
張客省
馮侍禁
丁晉公
任玠
楊文公
呂文靖
曾魯公

卷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魯公
歐陽文忠公
劉相國
辛文悅
謝濤
楊礪
趙閱道
艾侍郎
王文穆公
李文定公
元厚之
陳侍郎
懿德皇后
盧象
邊鎬
胡旦

富鄭公
呂端公
鍾輻
王素
石曼卿
韓魏公
後山居人
江子之
夢中賦詩
詩讖十二
卷四十九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銅牌記
昇元寺石記
秦淮石誌
天水碧
金陵石記

永椽山頹
名字
馮幸東府
東岳奉冊之異
達清殿學士
帆卓二
夢名三
角髮
占星
牡丹千葉
汝思州
蛇精
彭蠡湖神
木中有文
雹作人面形
五來子
崇文院詩
馬相踐
酒病
蜀中桃符
唱第曰五色
馮幸汾陰
卷五十
占相醫藥
陳希夷三
異僧
王冀公
夏侯嘉正
僧化成
費孝先二
章郇公
陳恭公
馬尚書
吳處厚
楊文公
張堯封
張永德
丁晉公

僧奉真
閩主是正
陳昭遇
吳越王錢鏐
人宗按醫人
王維志
史炤母張氏
寇忠愍
許希書
竇仁惠二
卷五十一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狀元多同歲
擇壻
揀妻
年命同六
寇萊公似盧多遜

卜者一日閲宰相　官不可妄得
相維笆　爻爲之一壮
弘曽圍基　藉斐眉所主
鵜一　羊卜
服石　服芎藭暴死
苦参損腰　長松治大風
丹砂　進大類草方来
森盞

巻五十二

書畫伎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画二
秘閣藏書　置御書院
秘閣畫　太宗恭品第一
換鍾法　墨
草書　僧善畫
張維　婿雲楹匠
王舎城寺碑　秘府書画
畫三朝聖迹　僧繇画壁
近晉名画　玉堂壁畫
君謨潤筆　王捷煉金

雪中芭蕉
按楽図
黄梅出山図
沈括論畫

巻之四目終

皇朝類苑目録卷之五

卷五十三

書畫伎藝

字說　韓偓墨跡
畫佛圓光　晉宋人墨跡
沈括論書　樂毅論
寺額畫　散艸録
畫壁　珠畫角
書字肥瘦　蜀人善畫者
葉子格　投壺格

霜花紙　王沂公書畫
李無惑　僧擇仁
董羽　宋文濟
李成　瞿院深
歐陽文忠公　孔仁謙

卷五十四

書陳畫伎藝

陳文惠　喻浩
吳正肅　高益之
宋迪　徐鉉
徐熙黃荃　鄭工部
陳康肅二　覆射
蹴融　造弓
板印書籍　造金
綴術　算術
曆術　蹴踘二
圍棊二　彈琴二

卷五十五

忠孝節義

范文正二　歐陽文忠公二

陳喬　劉溫叟
馬遂　趙師旦曹覲
劉潛　徐積
支漸　朱壽昌
鍾離君　魯簡肅
趙延嗣　于令儀
姚栖雲　莫節婦
張誠　曹修古女
衛融　崔翰
史吉　任福

卷五十六

忠孝節義

柳仲塗

馮仲信

相州部民張某

劉溫叟

富大監王郎中

王 逵

將帥才畧

曹武惠

死婦阿毛

田元均

龔 穎

劉 輝

蒲盃謝福

劉 渙

辛仲甫

皇朝類苑目三 三

折御卿

李士衡

王 顯

卷五十七

將帥才畧

田仲進

曹武穆

曹 瑋

許 懷

武德行

馬太尉

雷宣徽

楊 信

李繼隆

范文正

李繼倫

張 鑑

呼延贊

郭 進

楊無敵

張文定

王 隱

張雄毅

龐莊敏

狄武襄 三

卷五十八

將相才略

秦再雄

曹太尉 二

崔 翰

侍其淵

劉 吉

王德用

王武功

魏能楊延朗

皇朝類苑目三 四

王觀文

李重貴

郭 遵

种世衡

任 福

王 吉 二

鄭工部

卷五十九

知人薦舉

呂申公

翟守素

王漢忠

文潞公

王 罕

范 雍

趙延進

唃斯囉

貴郎公

陳恭公
姜遵素
高保寅
晉內翰
南宮咸
孫參政
盧士倫
和　凝
孫宣公
張乖崖 二事
王沂公
呂許公
王化基
李文靖
朱翰林
王冀惠
謝諫議
王文正 四

卷六十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論取火
論正朔
論太平
蛇雉黿卵千年而為蛟龍
見龍
氏族
記里鼓
銅渾
魚尾鴟吻
磁石指南栢指西
金鷄放赦
延州五城
石油墨
鹽南風
跳兔
蝝
白鴈謂之霜信
淤田
太睦
淮泗不入江
鴈蕩山
毛羅島
入貢撒殿
畫鏈短手門
省古茶芽
蕉枝蕩枝
子方蟲
養鷹鶻法謂之味漱
芋梗治蜂螫
油煎蛤蜊
烏腳溪

卷六十一

廣知博識

北岳
海子園
雨盤治鹽井
攝梨
字學 四
百藥枕
濕紙化為菌
芥有五色
皂莢致缺
蓁縣石刻
熊館
慎水木
未厭
何痿
音韵之學 三
瓚
老杜詩 三
邵謁詩
僧贊寧 二
熊萬卷

錢昱
楊文擧
竇仁惠二
韓傳
刘吉

卷六十二

風俗雜誌
辰砂
華清宮二
虎畏素馳
沸沙
蟻鮓
木餧頭
閩人拾吟
洛陽貢花
墨
法相院𤠣檜
瓊花二
瓜碑禍爲搭材
陽朔石峰

杜文正
陶尚書
胡秘監
王貽孫
背美
白石碑
石魚
石燕
杭人好飾門
嶺南人相呼
西域山水
硯四
鰐魚
慈航院
茶二
咸州
南海喫檳榔

西溪寺石
陳大丘碑
日本劍
羽陽古瓦

卷六十三

風俗雜誌
犀
秣珠二
俗謂州郡事簡者爲道院
仕宦嶺南
泉水二
小瑩孝
魚
鳳凰
物性相感
膚裂騰賊莽牛斷尾
蠅変爲鶴
鵜鶘捕魚
土厚水深
建州多佛刹

烏魚骨毒壯丹
古銅魚符
濟南獲古鑑
柳子木
酒令二
鴿寄書
擧子撰賛二
羊蘿蔔
蓮栽花
菩薩石
鴆鳥
沉香木二
狸猩
病瘦
白鹿洞藏書

卷之五百拾

皇朝類苑目上

皇朝類苑卷之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愼勿殺戮設若困鬬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

初梁太祖曰宣武府第修之爲建昌宮晉改命曰太寧宮周世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命改營之一如洛陽之制旣成太祖坐正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賜還本國復宴餞于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俶感泣再三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黄袱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塗中密觀洎卸塗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

泰亭之西地夕陽鎮産巨材森鬱綿亘不知其極止利于戎建隆初國朝方議營造尚書高防知秦州郡地數百里築堡扼其要募兵千餘人為採造務与戎約曰渭之北戎有之渭之南秦有之累獲材數萬本為桴蔽渭而上後番部率帳族絶渭奪筏殺防兵出師与戎戰戎兵剪戮甚衆生擒數十人繫停于獄以聞　太祖憫之曰奪其地之産得無爭乎仍建邊州之獲不若罷之下詔厚撫其酋所繫之戎各以袍帶優賜之遣還其部諸戎泣謝後上表願獻美材五十里於朝（涑水紀聞）

太祖常与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　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与之謀事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　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与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錢俶進寶犀帶　太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与此盡不同俶請宣示一觀　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丈河一條俶大愧服

王全斌代蜀之歲是時大寒　太祖着帽絮被裘御講武殿氈帳曰此中寒尚不能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脱所服裘帽遣將持賜全斌其伐江南也曹彬李漢瓊田欽祚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斬之漢瓊等皆股慄畏懼此所以見御將之恩威皆出於一

太祖皇帝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趙韓王普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秪書朱雀門須着之字安用普對曰語助　太祖笑曰之乎者也助得何事

太祖服用儉素退朝常衣絁袴麻鞋寢殿門懸青布緣簾殿中設青布幔（並楊文公談苑）

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為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傳商公但錄）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群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　太祖曰我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我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東軒筆錄）

太祖闢國子監集諸生講書喜遣使賜之酒菓曰今之武臣亦當使其讀經書欲其知為治之道也（涑水紀聞）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
卜郊肆類脩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
僕寺卿升輅執綏且脩顧問 上因嘆儀物之盛
詢致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 他日上
謂左右曰宰相須用儒者盧後大用蓋肇於此王文正公筆錄

太祖討平諸國收其府藏貯之別庫曰封樁庫每歲
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
以歸契丹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夷虜俟所蓄滿五
百萬緡遣使以贖諸郡如不我從則散府財募戰

士以圖攻取後改曰左藏庫今為內藏庫歸田錄

故魏國長公主在 太祖朝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
中 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
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 太祖曰不然
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
規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
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主因侍坐
與孝章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
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 太祖笑曰我以四海之
富宮殿悉以金銀為飾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
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
勿復言

太祖平蜀得孟昶七寶裝溺器擲之於地令碎之
曰汝以何器貯食似此不亡何待楊文公談苑

太祖將逮既得天下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之
欲潜加害 太祖曰不可若塵埃中教識天子宰
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後普不復敢言丁晉公談錄

太祖嘗謂左右曰朕每因宴會乘懽至醉經宿未嘗
不悔也

太祖初即位頗好畋獵嘗因獵墜馬怒自拔佩刀刺
馬殺之既而嘆曰我耽於逸樂乘危走險自取顛
越馬何罪焉自是遂不復獵

太祖嘗罷朝坐便殿不樂久之內侍王繼恩請其故
上曰爾謂天子為容易耶早來吾乘快指揮一
事而誤故不樂也

太祖神聰明遠辨遐闊之事纖必知有聞者自蜀
還 上問曰劍外有何事聞者曰但聞成都滿城
誦朱仙長苦熱詩曰煩暑鬱蒸何處避涼風清冷
幾時來 上曰此蜀民思我之來代也時雖已下

荊楚孟昶有脣亡齒寒之懼乾德三年昶遣諜者孫遇賫蠟丸帛書間道往太原結劉鈞為援為朝廷所獲　太祖喜曰興師有名矣執間者命王全斌率禁旅三萬分路討之俾孫遇指畫山川曲折關道遠近令工圖之面授神策令王全斌往焉曰所克城寨止籍器甲芻糧耳若財帛盡分給戰士王師至蜀昶遣王昭遠帥師來拒未幾相繼就擒昶始降執昶赴闕大將王仁贍自劍南獨先歸闕乞見悉先彰己惡歷數全斌等將貪黷貨財縱兇兵律俱為所訴反欲自蔽太祖笑謂仁贍曰納李

廷妓擅開豐德庫取金寶此又誰耶惶怖叩伏待罪上又曰此行清介畏慎止有曹彬一人耳臺臣請源治蜀諸將擅越之罪太祖寬釋之（出涑水記聞）

太祖即位後遣王全斌劉光義為先鋒曹彬為都監沈義倫為行營判官收復西蜀無何全斌殺降三千人是時曹不從但取其文案不署字王曹沈等回太祖傳宣送中書取勘左右曰方克復西蜀回雖殺降兵亦不可便案勘今後陛下如何用人太祖曰不然河東江南皆未歸服若不勘劾恐今委任者轉亂殺人又曰曹彬但退不干你事曹不退但叩頭伏罪曰是臣同商議殺戮降兵朝廷問罪臣實合誅戮　太祖見曹如此皆與原之王授金州節度餘皆進擢之忽一日宣曹弄齒美曰命汝收江南又顧曹曰更不得似往時西川亂殺人曹徐奏曰臣若不奏又恐陛下未知曩日西川元不是臣殺降卒緣臣商量固執不下臣見收得當日文案元不肯署字　太祖令取進呈覽之又謂曰卿既商量不下何為對朕堅自伏罪曰臣與王全斌等同奉陛下委任若王全斌等獲罪臣獨清雪不為穩便臣是以一向伏罪　太祖曰卿

既欲當辜如此又安用留此文字曰臣初謂陛下必行誅戮臣留此文書令老母進呈乞全老母一身　太祖尤器遇之又賞謂曰但只要他歸服慎勿殺人是他無罪只是自家看他不得卿切會取曹曰謹奉詔旨不敢違越今國家享無疆之休良由是耳曹之四子璨瑋琮玘皆享厚祿豈非餘慶乎（丁晉公談錄）

宋白言開元九年雩祀西洛陰雨踰月齋宿之旦尚（見玉壺）未霽　太祖遣中使禱無畏三藏塔與之誓言倘即不止雨毀其浮圖又俾近臣賫勑與岳神齋宿曰

雨不止當施桎梏於汝至太極殿宿齋辰巳間雨霽洛陽令督役夫除道上泥布乾土及郊祀還雨復作無畏胡僧唐開元中至長安玄宗甚礼重之每祈雨輒應事具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及李華碑（楊文公談苑）

太祖既納趙韓王之謀數遣使者分詣諸道擇選精兵凡才力技藝有過人者皆收補禁軍聚之京師以備宿衛厚其糧賜居常躬自按閱訓練皆一以當百諸鎮皆自知兵力精鋭非京師之敵莫敢有異心者由我太祖能強幹弱枝致治未亂故也

太祖征河東圍太原久之不拔宿衛之士皆自奮言曰蕞爾小城而久不拔者士不致力故也臣等請自挺刃攻必取之　上曰吾蒐閱訓練汝曹心盡力竭矣汝曹天下精兵之髓而吾之股肱爪牙也吾寧不得太原豈可糜滅汝曹於此城之下哉遂引兵而還軍士聞之無不感激出涕者

太祖征李筠河東遣其將衛融將兵助筠融兵敗敗生獲之　上面責其助亂因謂曰朕今赦汝〻能為我用乎對曰臣家四十口皆受劉氏溫衣飽食何忍負之　陛下雖不殺臣〻終不為陛下用

得間則走河東耳　上怒命以鐵撾撾其首融呼融曰人誰不死得死君事臣之福也　上曰忠臣也召之于御座前傅以良藥賜衣帶及鞍勒拜太府卿　王師江平南徐鉉從李煜入朝　太祖讓之以其不早勸李煜降也鉉曰臣在江南備位大臣卞國不能止罪當死尚何所言　上悅撫之曰卿誠忠臣事我當如事李氏也（並涑水紀聞）

開寶中趙普猶秉政江南後主以銀五萬兩遺普〻白太祖太祖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來使可也普叩頭辭讓　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寢弱當使之勿測既而後主遣其弟從善入貢常賜外密賫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始震駭服上之偉度（楊文公談苑）

太祖明聖慈恵歷代創業之主不可比也初陳橋為三軍擁迫而回不得已而徇眾懇乃先與三軍約曰汝等入城不得驚動府庫不得殺害人民不得取奪財物能從我令則不違汝推戴於是三軍曰不敢違命（丁晉公談錄）

太祖將親征軍校有獻手撾者　上問曰此何以異于常撾而獻之軍校密言曰　陛下試引撾首視之

摘首即劍柄也有刃韜其中平居可以為杖緩急以備不虞 上就投之于地曰使我親用此物事將何如當是時此物果足恃乎

太祖親征澤潞中書舍人趙逢憚涉山險稱墜馬傷足止于澤州及師還當草制復稱疾 上怒宰相論逢人臣乃敢如此遂貶房州司户此條闕木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党取李筠誅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結禍連帑廪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荊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勍敵正在契

丹自開運以來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 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即位即一舉平晉也

周廣者開寶中為内外馬歩軍都頭親信好言外事一日白 太祖曰朝廷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傍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民無二上而奉命者不正其名此大辱國 太祖曰汝頗能折之否廣曰臣請行上即日遣廣為使俶猶習故態廣曰此有事主不敢就席俶遂移牀西向正賓主之禮復命廣氣甚驕將希寵賞 太祖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者俶何有于汝哉廣大慚其御下之英畧如此

劉鋹性絶巧自結真珠鞍勒為龍戲之狀獻 太祖太祖以示上方工皆駭服償以錢三百索上謂左右曰移此心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闕中多置酖以毒臣下 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卮酒鋹心疑之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致煩王師致討罪在不赦 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

太祖笑曰朕推赤心于人腹中安有此事即取鋹酒自飲别酌以賜鋹鋹慚謝

太祖善御豪傑得人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閱視習水戰目謂左右曰人皆言古身為國然皆人之所難言之易耳時禁衛將帥軍廂皆侍側有天廟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舍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上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于委頓上左右内侍數十人皆善武藝僥徒人敵數夫騎上下山如飛其對抗奮皆無所不至然未嘗假其威權也

太祖平蜀擇其親兵驍勇者百餘人補内殿直別立

班院號川殿直南郊賞給凡本班減五千遂相率擊登聞鼓訴其事上大怒曰朝廷給賜自我而出安有例耶盡捕建狀者四十人斬于市餘悉配隸下軍遂廢其班

太祖時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常山賀維忠易州何繼筠棣州郭進西山武守琪晉陽李謙溥隰州李繼勳昭義趙贊延州姚内斌慶州董遵誨環州王彥昇原州馮繼元靈武筦榷之利悉以與之其貿易則免其征稅故邊臣皆富于財以養死士以募諜者夷人情狀山川道路罔不備見而周知之故十餘年無東西之憂東齋記事

太祖將改年號謂宰相曰須古來未嘗有者宰臣以乾德爲請三年平蜀宮人有入掖庭者 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鑄此鑑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蜀中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得 太祖大喜曰宰相必用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

太祖躬履儉約多所減損常服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以青布緣葦簾宮中闈幕無文彩之飾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我舊所服者也出聖政錄

太祖初臨御欲知外事有史珪者常爲隊長掌衛殿廡事入白頗得實後有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貴之親吏在德州爲奸知州國子丞梁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以事告珪圖去夢昇珪記于紙旬便言之一日探懷中所記進曰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死上曰此必貴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強吏耶取紙召黃門傳中旨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行又曰與左贊善珪愧快而退俄坐漏禁中語黜官

太祖時趙普爲相車駕因出忽幸其第時兩浙錢王俶方遣使致書及海物十瓶普方置在廡下會車駕倉卒迎不及屏也 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若知之當奏聞而卻之 上笑曰但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實事

開寶中教坊使衛某老年當補外援後唐(事)故求領小郡 太祖曰伶人爲刺史豈治朝事而可法耶第令于本部中遷叙乃以爲太常太樂令澠水燕談

自唐天寶後歷肅代藩鎮遂不復制以及五代之亂
太祖即位罷藩鎮擢擇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餘
年生民受賜每一詔下雖擁重兵臨大衆莫不即
時聽命
太祖既好讀書常曰堯舜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也
代法網之密哉蓋有意措刑矣 事實

卷之一終

皇朝類苑卷之二

祖宗聖訓

太宗

太宗嘗謂皇屬曰朕即位以來十三年矣朕守儉素
外絕遊觀之樂内却声色之娯真寔之言固無虛
飾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民庶艱難人之善惡
是必未曉畧說其餘豈盡余懷夫帝子親王先須
克己勵精聽言納誨每着一衣則憫蠶婦每食一
食則念耕夫至于聽斷之間勿先恣其喜怒朕每
親臨庶政豈敢憚于焦勞礼接羣臣無非求于啟
沃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久富貴以保

終吉先賢有言曰逆我者是我師順我者是我賊
不可不察也

淳化三年 太宗謂宰相曰治国之道在乎寬猛得
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有天下者
可不慎之於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
夫魚擾之則亂近日内外皆來上封求更制度者
甚衆望陛下漸行清淨之化 上曰朕不欲塞人
言路至若愚夫之言賢者擇之亦古典也趙昌言
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力行好事之時

上喜曰朕終日与卿等論此事何慮天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如此留心則刑清訟息矣

太平興國九年太宗謂宰相曰朕每日視事既罷即便觀書深夜就寢五鼓而起盛暑晝日亦未嘗寢乃至飲食亦不過度行之已久甚覺得力凡人食飽無不昏濁倘四肢無所運用便就枕血脉壅滯諸病自生欲求清爽其可得乎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在于天全係人之調適卿等亦當留意無自輕于攝養也

上嘗御便殿錄京城繋囚至日旻近臣或以勞苦過

甚上曰不然倘恩及無辜使獄訟平反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國家設官分職本為治人如受任外郡悉能盡公決斷為有不治之事古人宰二邑治一郡致飛蝗避境虎度屬集臣下為政尚能致茲感應若帝王用意恵民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朕孜孜求治今得天下安泰亦其致也宋琪曰天下治亂係在一人陛下臨御十年勤勞致治陰陽和順四海寧謐每日殿前所談止在刑政退朝惟覽古史究歷代興亡善惡之事以準古今成憲上資聖神中外幸甚

上謂侍臣曰律法之書甚資政理人臣若不知法舉動是過苟能讀之益人知識比來法寺斷案多不識治體侍臣曰今天下所上案牘獄情已定不可改也當精擇知州通判若州縣得良吏一二其下必無冤人　上然之

靈州河外寨主李瓊以城降賊有司將坐其家屬上曰窮邊孤壘又無援兵緣坐之法朕不忍行也

二年北虜犯邊々將言文安大成二縣監軍棄城遁走請以軍法論上遣軍使誅之既行謂之曰此奏尚有疑得無所部君之邪當詳而後決使至部

按之乾寧軍令劫逐民入城非擅離所部遂釋之上之明察如此

上嘗謂宰相曰朕於黎明孜孜訪問務欲令其得所感悅人情亦不難致且虎狼之性最是難禦然而能畜虎者以時飼之使知養育之意伏牙藏爪而況於人乎因思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即事無疑治若稍間隔豈能盡致理之道古人有言君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此言甚有理致宋琪曰易卦乾在上坤在下謂之否此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騰之謂

也坤在上乾在下謂之泰此天地交泰之象也則
知君臣之道必在情通乃能成天下之務上稱
上閲作水輦運卒有私貿市者謂侍臣曰萬工師苟
有火敗常但無妨公不必究問冀官物之大無至
損折可矣吕蒙正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
徒小人情偽在君子豈不知之若以大度兼容則
萬事兼濟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兼受善惡窮之
則奸慝無所容故慎勿擾也聖言所及正合黄老
之道（王事 皇）
至道二年夏大旱遣中使分詣五岳祈雨學士草祝

上自書名隨設香再拜而遣之王禹偁時在翰林
上言五岳視三公從前祝版御署已踰礼典固無
君上親書之理上署之紀尾云者成湯剪爪斷髮
禱桑林之社尚無愛惜為百姓請命豈於業礼而
有所惜耶
内侍王繼恩平李順之亂中書議以為宣徽使　太
宗曰宣徽若執政之階也朕覽前籍多矣皆不欲
宦者預政可授以他職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合
使昭宣使河州團練使非此拜不足以為賞　上
不悦因召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置宣政之名
班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加領順州防禦使
登州海岸林中常有鷹自高麗一夕飛渡海岸未明
至者絶後號曰海東青淳化中夏帥趙保忠得獻
上上嘆曰朕久罷畋遊盡放鷹犬無所畫事此今
即以賜鄰當頒之也
貞觀三年以宰相監修史館修撰直館之員自開元
五年置麗正書院於集仙殿十三年改為集賢殿
以麗正書院為集賢書院有學士侍講學士之名
後置大學士以宰相領之并有侍撰校理直院之
職貞元中置增校書正字梁氏都汴貞明中以今

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為三館湫隘卑庳周
盧徼道在傍衛士騶卒喧雜　太宗即位因臨幸
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耶即日詔有
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棟宇宏大自
舉役車駕再臨視勞賜工卒又令作國閣植卉木
引金水河以注為西序啟便門通乾元殿以行幸
三年春新館成賜名崇文院悉遷西館書分布兩
廊為集賢書庫初平蜀得一萬三千卷平江左得
三萬卷參以旧書為八萬卷凡六庫皆用雕木架
青綾帕幕之昭文館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国史常

以宰相兼領此外有史館脩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理之名淳化中復置昭文館直集賢院亦有修國史崇文院檢討編脩祗候皆無定員不常置

太宗詔諸儒編故事一千卷曰太平總類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華小說五百卷曰太平廣記醫方一卷曰神醫普救總類成帝日覽三卷一年而讀遍名曰太平御覽

太平興國八年日本國僧奝然至言其國傳襲六十四世文武寮吏皆是世官 上顧宰臣等曰此

島夷耳而嗣世長久臣下亦世官猶有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鮮能繼述祖父基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而孜孜求治未嘗敢自暇逸深以畋遊聲色為戒所冀上穹降鑒亦為子孫長久計使皇家運祚永長而臣寮世祿亦等各思盡心輔朕無使遠夷獨享斯美

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舍人必咨詢宰輔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品識然後授之嘗謂近臣曰詞臣之選古今所重朕嘗聞人言朝廷命一舍人六姻相賀謂以為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人朕初即位以其衆在詞業遂命掌記頗聞制書出入或哂之亦且素無時望不稱厥位朕亦為之靦顏業已進用亦終不令入翰苑後因覽唐書故事多自卑位作學士者遂令杜鎬檢閱錄唐朝學士不拘品秩自校書正字畿尉至尚書皆得為之會官祿丞尹少連上書引為周遍 太宗事甚詳多 上異其才召試何以刑措論文理可觀即欲超擢詢及樞密無有知少連名者慮不協時望遂止甄易簡薦吳人浚儀尉周亨俊拔可任因御試貢舉人遂令考校臨觀與語以察其

器局俾易簡索其文章得白花鷹賦以比張茂先鷦鷯之作文彩亦可尚 上意其非大器也語易簡曰且可令序遷京秩吏條觀之改光祿寺丞月餘遇暴疾卒 上之鑒精審如此

太宗嘗謂侍臣曰國若無內患必有外憂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為之防惟奸邪無狀乃為內患深可懼為帝王當合用心于此

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庫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皇居常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薛居正等聞 上言皆喜其後在晉陽

討幽薊歲遣戍邊用度竭廣鹽鐵榷酤關市徵筭
之禁亦峻矣
太宗嘗至玉華殿議邊事議既定向敏中亟叙筆將
批之　上曰卿大臣不當自作文李揆在外否即
召入授其意令草之時揆承旨也
太宗留心政事淳化五年自署一副云勤公潔己奉
法除奸惠愛臨民始可称良吏本官有俸並給見
緡凡手札三十餘通命有司擇京朝官之有課績
者賜之殿中丞李虛己以循良甫白預其選得知
遂州虛己作詩以獻自陳祖母年八十餘書聞其

孫中循良之目　上喜甚批紙尾云吾其得良二
千石矣賜錢五百緡以遺祖母翌日對宰相言及
之云已與五萬緡丞相曰前日所賜五百緡　上
曰此誤也然不可以追改虛己父寅舉進士年六
十餘以母老求致仕虛己亦純學篤慎極貧雖至
尊之誤筆乃天所賜也然自是詔閤門不得受郡
臣詩賦襍文之獻欲自薦者投文于中書宰臣弟
其臧否上之出楊文公談苑
太宗將討太原選軍中驍勇健者數百人教以舞
劍皆能擲劍高丈餘袒裼跳躍以身左右承之妙
絕無比見者莫不震懼會北戎使至宴便殿因令
舞劍者數百人袒裼鼓譟挾劍而入跳擲承接霜
鋒雪刃飛舞滿空戎使懼形于色洎海國王錢俶
奇驚懼不敢仰視微言于　上曰此尚書所謂如
熊如虎如貔者也　上甚悅及親征每臨城督戰
必令前道退敵賊乘城望之破膽
太宗詔作上清宮謂左右曰朕在藩時　太祖將建
支愛宮費不可勝記今悉貿易以作一宮為百姓
請福不令費庫物王禹曰土木之作必有勞費不
免取百姓之脂膏耳上嘿然既宮成命中人董役

役人常不滿三千人三司率多移撥三五百人給
他作中人言于上　上曰有司所須之人皆要切於
當自與計議圓融勿令有妨既而數年功不就言
事者多指之遂令罷役歲餘內道場與道流言及
之　上即令出南宮舊金銀器數萬兩鬻于市以
給工錢訖其役宮成常稍焚香而已
至道初李繼遷遣其大校張浦入貢　上御便殿召
衛士百輩習射御前所挽弓皆一石五斗以上先
是賜繼遷弓皆一石六斗繼遷但以朝廷䝉戎虜
謂非人力所能挽至若衛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

上問浦死人數微否浦曰著新兮弱矢短但見此
長大固已逃遁豈敢拒敵　上悅後以浦爲鄭州
防禦使留京師
有司歲請竹索以修河橋其數至廣　太宗曰渭川竹
千畝與千戶侯等自河渠之役歲調優廣民園竹
園率皆蕪廢爲之奈何呂端曰芟葦亦可爲索後
唐莊宗自揚留口渡河爲浮梁用葦索　上然之
分遣使臣詣河上刈葦爲索皆脆不可用遂寢當
莊宗渡河蓋暫時濟師也（並揚文公談苑）

兗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常作假山所費甚廣既
成召其屬置酒共觀之衆皆褒嘆其美坦獨俛首
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
驚問其故坦曰州縣督稅上下相驅峻急里胥臨
門捕人此假山皆民租稅爲之非血山而何是時
太宗亦爲假山亟命毀之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
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詐
稱疾不朝　太宗日使人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
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
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
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欲輔王
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
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不
輩爲之謀耳因命扯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
之曰卿居王宮爲群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
此毋患讒言朕必不聽田錫好諫直　太宗賦時
不能堪錫從容奏曰　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
上悅益重之（聖政錄）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萬機之暇不廢觀書見前代帝
王行事多矣苟自不能有所剸裁全倚于人則未
知措身之所因言宋文帝恭儉而元凶悖逆及隋

楊素邪佞唐許敬宗諂諛之事侍臣蔡聰蘇易簡
曰披覽舊史安危治亂盡在聖懷斯社稷無窮之
福也
上覽兵法陰符經嘆曰此皆詭詐奇巧不足以訓至
論道德經則曰朕每讀至兵者不祥器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
太宗征太原次澶淵太僕寺丞宗捷者掌出納行在
軍儲迎謁道左　太宗見姓名喜以爲我師有必
捷之兆車駕將至令語攻城諸將曰我端午日置
酒高會於太原城中至癸未繼元降乃五月五日

也
太
宗謂曹彬曰朕令潘美出雁門先取雲應州以大
軍聲言取幽州而持重緩行蓄鬭之心累勁兵於
彼不復出援山後既而美果下寰朔雲應重進得
山後要害地
上
覩錄京師繫囚謂近臣曰為君勤政即得感召和
如後唐莊宗不恤国事惟務畋遊動經浹旬每出
大傷禾稼及還蠲其租稅此甚不君也張尤曰莊
宗燕惑于音律縱酒自恣中官與郡者數人上曰
大凡人君以節儉為本仁恕為念朕在南衙時亦

嘗留心音律今非朝會未嘗張樂每旦下藥多以
鹽湯代酒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且多殺飛走朕嘗
以此為戒 事實
帝
語宰相曰史館所修太平總類自今日進三卷朕
當親覽宗琪曰陛下好古為樂覩書不倦然日
覽三卷恐致倦罷帝曰朕性喜讀書開卷有益
每見前代興廢以為監戒雖未能盡記其未聞未
見之事固已多矣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徧因思
好學之士讀萬卷書亦不為難大凡讀書惟性所
好若其不好讀亦不入耶日讀書從巳至申有雀

飛止殿栱上寵方去左右曰昔楊震稱學有雀銜
鱣墮堂下亦此類也 宗李
上
讀老子語侍臣曰伯陽五千言讀之甚有益治身
治國之道並在其內至云善者吾亦善之不善者
吾則不善之此云善惡無不包容治身治國者其
術如是若每事不能容納則何以治天下哉
太
平興国八年上顧宗琪李昉等曰朕因思閭里間
每日焚香祝天子萬歲朕与卿等焉得不日思善
事以付億兆之禱宗琪曰臣等蒙陛下不次擢用
又承戒諭豈敢為不善之事以負宸恩惟思公勤

以補萬一戒再拜謝 玉事定
太
宗作九絃琴七絃阮嘗閱其琴盡以宮絃加二十
絲號為大武宮絃減二十絲號為小武其大絃向
下宮徵之一徵定其声小絃向上宮徵之一徵定
其声太宗嘗酷愛宮調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
所撰其声与意及指取声之法古今無能加者十
調者一曰不博金二曰不換玉三曰夾泛四曰越
溪吟五曰越江吟六曰孤猿吟七曰清夜吟八曰
紫下閨婢九曰三清外一調最復古下其名琴家
祇命曰賀若弼太宗嘗謂不博金不換玉二調之

名頗俗御改不傳金爲楚澤秋不換玉爲塞門積雪命近臣十人各撰一撥調撰一詞翰林易簡探得越江吟曰神仙神仙瑤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風晚翠雲開處隱隱金轝挽玉麟背冷清風遠文瑩至京師適尋琴阮待詔皆云七絃阮九絃琴藏府中不得見湘山野錄

太宗善飛白其字大者方數尺又善書者皆服其妙又小草特工語侍臣曰朕君臨天下亦何事筆硯但心好之不能捨耳江東人多稱能草書累召詰之殊未知向背但塡行塞白裝成卷帙而已草字學

難完飛白筆勢難二無亦恐自此廢絕矣以數十軸藏于秘府

上嘗作弈棋三勢使內侍裴愈持以示館學士莫能曉者其一曰獨飛天鵝勢其二曰對面千里勢其三曰大海取明珠勢皆上所製上親指授諸學士始能曉之皆嘆服神妙前後召待詔寺對弈能多衆局爲圖藏于秘閣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記文棋難辨徐鉉改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才四時五行六官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客以此易古圖之法甚爲便簡楊文公談苑

賈黄中字媧民滄州人耽之四代孫　太宗時以給事參知政事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與語曰教子如此此今之孟母矣作詩美之未幾罷知澶州　太宗戒之曰小心翼翼君臣皆當如此矣太過則失大臣之体　太宗謂其母有賢德年七十餘未衰與之語甚歎目謂近臣曰黄中多憂畏必先其母死及其卒母尚無恙范蜀公蒙求

太宗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饑者今殆二十人矣東南之俗連村聯邑去爲僧者蓋慵稼穡

而避保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事定

六月命內供奉官藍敏政賫御書草五軸藏秘閣史館修撰張佖直秘閣朱昂率三館之士登閣以觀之信神筆也敏政仍言　上雖盛暑之時筆札未釋手服勤衆　前代帝王皆所不及佖等相謂曰萬乘之尊尚勤篤若此臣子當如何我各聽覩移時而退

淳化三年九月　太宗新修秘閣帝登閣觀群書整齊喜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以來經籍散佚周孔

之教將墜于地朕即位之後多方收拾抆寫（翻書同普）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並在中矣郎召侍臣賜坐仍命酒召三館學士顧馬日晚還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亦可召傳者載與令至閣下恣觀書籍給御酒諸將飲宴者等皆與焉矣　帝欽其知文儒之盛故也（蓬山志）

卷之二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

祖宗聖訓

真宗

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因次對論儒術污隆君臣難易之要　上曰朕每念　太祖　太宗丕變𣏌俗崇尚斯文垂世教人實有深旨朕謹遵聖訓紹繼前烈庶警學者人君之所難在于聽受人臣之不易在于忠直其或君以寬大接下臣以誠明奉上君臣之心皆歸于正上下之際靡失厥中直道而行至公而遇治國猶指諸掌執曰雖我因作二論示之（談苑）

右正言知制誥朱巽上言朝廷命令不宜屢改自今應陳述利害更張法制請委官司議其可否如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者止之　真宗謂群臣曰命令屢改甚失治體鄉等制之且事有可否執政者所宜盡心無有隱也（聖政錄）

真宗即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辰後入宮上食少時出坐後殿閱武事至日中罷夜則召侍讀侍講學士詢問政事或至夜分還宮其後率以為常

真宗初即位以工部侍郎郭贄知天雄軍贄自陳戀
闕泣下不肯去　真宗曰今規重地委任于卿卿
非輕也宜去贄退召輔臣問之輔臣對以近例卿
有已受命而復留者上曰朕初嗣位命贄知大藩
而不行卒何以使人達之群臣皆畏服國朝事實

五年講春秋畢邢昺曰春秋一經少有人聽多或中
輟帝曰勤學有益最勝他事且深資政理無如經
書朕聽政之暇惟文史是樂講論經藝以日易時
寧有倦耶十月召近臣觀書龍圖閣　帝曰朕自
幼至今讀經典其間有聽過數四在東宮時惟以

聚書為急其間亡逸者多方搜求頗有所得今已
類成正本除三館秘閣外又於後苑龍圖閣各存
一本但恨校對未精如青宮要紀繼體治民論此
一書二名並列篇目盖收書之初務以數多不曉
重複甚無謂也

景德四年三月召近臣觀書玉宸殿即　帝偃息之
所簡帙皆黄縑為之飾文彩之飾聚書八千餘卷

天禧元年二月詔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于
宣和門之北閣侍制預焉自是聽政之暇遂以為
常三年九月召宰臣樞密兩制及東宮僚屬於清
涼殿觀書　帝以青宮要紀事有未備因博采羣
書廣為承華要略十卷每篇著贊以賜皇太子至
是書成故召近臣觀焉　帝雖政務繁劇亦中夕
披閱條其舛互纖悉窮究諸儒疲于應對爲文務
求温雅製述尤多中外奏疏敘謀無不重複省覽
著月或衣巢絺流汗浹体而詳覽不輟文史政事
之外無他玩好　帝讀經史摭其可以為後世法
者著正說五十篇其後　仁宗御經筵命侍臣日
講一篇五帝學

景德元年十二月契丹使韓祖奉書于行宮請息兵

納和与曹利用偕來初議求關南地　真宗曰為民
屈已誠所不辭但關南地極無名朕守　祖宗基
業不敢失墜必若固求當決一戰所念河南重擾
尚欲以金帛濟其不足於体無傷利用言國母一
車別無仗帳觀与利用飲食氈上橫板布食器主
及其臣重行而坐記云私語左右曰尔見北塞兵
否勁卒利器前聞不同臣孰察之尚求割地必請
會即萬平及通好二年十一月癸酉國母国主各
遣使來賀承天節致御衣十二襲皆裘細綉刺絲
透皆紗縠財以金玉水晶鞦勒馬八散馬四百匹

天寔鈇刀鷹鶻秋脂契丹新羅酒青白鹽果寔百
品貯以練儒器使人以我礼見賜毡冠窄袍金鞢
初時見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閤門欣
然解之　上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礼傳詔許其自
便副使劉綖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
邇也
真宗覽兩浙提點刑獄皇甫選獄空奏因謂近臣曰
閩選務於所部獄空常戒諸州無得禁人右詞訟
亦雖止令知左田直邪正無以辨明當諭轉運使
察之因遣諸非法務詢悉致非辜近覽其獄尚復
遠越當中明前詔戒之並見三朝綱鑒

真宗好文雅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
賜進士及第必召其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更察
其形神宗偉者始賜第一人及第或取其所試文
辭理趣者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
之倚傾鉉乃上居寔取王臣之威重遂以為第一
蔡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遂為第二
歸田錄
上嘗謂近臣曰朕聽政之外未嘗虛度日時探討簡
編素所耽玩古聖賢奧旨有未曉處不免廢寢忘
食昨置侍講侍讀學士自今令秘閣官每夕具名
聞奏朕欲召見得以訪問其後每當直或召對多
至二三鼓方退
上嘗謂王旦等曰經史之文有國家之龜鑑保邦治
民之要盡在是矣然三代之後典章文物制度声
名參古今而達時用莫若史漢學者可不盡心焉
旦曰孔子於衰周歷聘諸國退而删詩書定礼樂
以五常之道垂萬世法後之王者雖上聖必師範
之古人云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蓋以此也如
云志在春秋者識欲以褒貶極筆為終古誅賞之

皇朝類苑卷之五　五

法使亂臣賊子覩而知懼茲立教之深旨為国家
之大要自司馬遷為一家之書蓋知春秋凡例不
可亂故曰紀曰書曰世家曰列傳勸懲之微旨在
焉班固而下不出其意但為詞采而已　上曰夫
子之道不可斯須而舍迂儒或言堯舜之時無夫
子亦治此淺識之甚殊不知夫子之道堯舜之道
也故曰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其推尊而宗舜至所謂夫子之道與舜　也
上嘗謂近臣曰古人多言禱神可以延福未必如此
能行好事福必及之如礼記世子篇法云文王以

憂勤損壽武王以快樂延年其聖經之旨必不如
此蓋注皆不思甚也文王焦思勞神以憂天下豈
得減壽耶夏禹焦勞有錫圭之瑞而享國永年大
約帝王能憂人之憂不自遐逸豈無感應鄭康成
注此頗不近理安足為之鑒戒朕嘗與邢昺論之
昺不能對（主事實）

咸平初修　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
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涓子
及戎方員外郎吳淑　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
八年已後皆昉在中書日事史策本悉直筆倘子
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
之（楊文公談苑）

太宗善草隸行八分篆飛白六体皆極其妙而書尤
奇絕今　上悉購求編次凡三十卷于閣王水晶
檀香為軸素紫鏤標文錦條黃綃帕金漆櫃作閣
閣於含元殿之西南隅以藏之頻召近臣觀覽稱
嘆上自作太宗聖文神筆頌親書刻碑以美其事
碑陰列其部秩名題以墨本賜近臣焉（楊文公談苑）

祥符中諸王有以翰林使醫有效乞除選郡　真宗
曰醫工為郡非治朝美事厚賜之可也仍令宰臣
面諭此意　真宗一日晚坐承明殿召學士對訖
退中人就宣諭曰朕適忘御袍帶辦無訝為學士
將降謝中人止之云上深自愧責有旨放謝真宗
礼遇詞臣厚矣（涑水並談）

真宗嘗諭宰相臣　稱朝官稱其行甚美俟罷郡來
朝与除監司及還　帝還詰及之執政擬奏將以
次日上之晚歸里第其父來謁明日乃以名薦
上默然不許退察所以乃知已為伺察者察眾矣
終　真宗之世其人不復進用　真宗之恚弁競
如此　真

真宗詔儒臣編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冊府元龜不欲
以后妃婦人等廁其間別有纂彤管懿範七十卷
又命陳文僖公裒歷代帝王文章為宸章集二十
五卷

真宗時京師民家子有與人鬭者其母追而呼之不
從其母顛蹶而死法官處其罪當笞　上曰母言
不從犯教令當徒二年何為笞也群臣無不驚服
（涑水紀聞）

真宗嘗謂李宗諤曰聞卿能敦睦宗族不隕家声朕
今保守祖宗基業亦猶卿之治家也

咸平三年大理寺上言曰本寺案牘未結者常幾百
事言近日踰月並無公按漢文決死刑四百 唐
太宗決下罪三百九 之以刑措今以四海之廣
而刑奏不聞動微踰月是以知民識礼義而不死
於有司也請載之史筆 一
景德初冦澶車駕議幸是時曹武公璨及秦翰為澶
駐泊詔許便宜軍馬事不由申覆二將議曰戎騎
不過河則已萬一度橋奈澶州素不設備遽督士
卒深濶渠以遶城設關捩 以枯蒿樸草芟棄面
使虜不測其深淺駕至澶臣僚乞駐蹕澶南宜豐

皇朝類苑卷三 八

諫以誡之可也惟高瓊前瓊力挽鑾駕以進揚其
声曰儒人之言多二三願陛下莫遲疑不渡河無
以安六軍之心御駕方渡橋時士卒不山呼左右
頗異之瓊曰乞急張黃幄使遠近認之既張鐵果
齊声呼萬歲士氣歡振是時車駕次澶北有奴氣
帳前一黑星墜若巨石其声鳴吼移刻始盡北最
為澶淵之先吉也
皇弟雍王元份留守東京暴中風眩急詔王文正旦
代司留守 湘山野錄
真宗西祀回召臣僚赴後苑宣示 太清樓聚書記

朝拜謁陵自幸西京記西京內東門碑九發記皆
御書也笑謂近臣曰雖不至精優盡是朕親撰不
假手于人此語蓋指在楊大半也
真宗嘗謂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
良由上党倍頌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
神兵自戢堅守不日下至頓再舉 東軒筆錄
真宗聽政之暇惟務觀書每觀畢即有篇詠使近臣
和故有御製看尚書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易三
章看礼記三章看孝經三章後有御製讀宗書
首讀 書二首讀漢書三首讀北齊書二首讀

皇朝類苑卷三 九

後周書三首讀隋書二首讀唐書三首讀五代梁
史二首讀五代後唐史二首讀五代晉史二首讀
五代周史三首可謂近時好學之至也 青箱雜記
真宗幸崇文院閱新編君臣事迹閻揚億修撰條例
真宗曰著書難事非精敏詳定後無取信億曰史
臣記事誠合備書然事有依據可載冊簡者方得
紀錄脩書蕃繁
景德二年詔國子監直講孔奭龍圖閣待制杜鎬等
同校定莊子鎬等以莊子序非郭象之文因刪去
真宗嘗出序文謂宰相曰觀其文理可尚但傳寫訛

外耳乃命翰林學士李宗諤直學士楊億龍圖閣
陳彭年別加讐校冠蔦有直史館陳靖言吉州陸
驛被疾枉嗾迭相論訴不可治民望寘詞館史以
鈐繫供職真宗曰国家文館以待天下賢俊豈食
疾之所耶陳靖妄有陳述當譴戒之見蓬山志
景德四年朝陵次鞏縣監軍康繼彬獻洛鯉三十足
上曰朕見其生不忍食之又上宸殿養池畜釣得
亟令放之顧左右曰萬類一死無再生不欲殺也
右正言知制誥宋異聘對言朝廷命令天下不可屢
有改更自今應陳述利害改張法制者望先委有

司詳議其經久可行者行之不可行者止之庶張
綱紀以絶紛爭 上顧宰臣曰此甚識体且事之
可否執政之地所宜盡言無隱惟貴君臣道合若
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賴卿等慎守經
制若一事遽行則揆重詞說蠢起矣置頗雖是知
今之所施不可不慎至若言事利病輕為釐革初
則皆以為當後則反成有害及復正其事乃是朝
令夕改此事尤當執守書云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此之謂也上又曰從官之人不可大寬致成弛慢
亦不可過求人之罪務于頌獲王旦古人有法出
而鉄依令下而好生寬則民慢臨法若多枉則民
殘無所措手足正謂此也上深然之事見上寔

卷之三終

皇朝類苑卷之四

祖宗聖訓

仁宗皇帝

富鄭公弼慶曆中以知制誥使北虜　仁宗嘉其有勞命爲樞密使鄭公力辭不拜乃改資政殿學士王拱辰言於上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厚夷狄而弊中國耳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土宇生民耳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于生民耶　仁宗曰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所幾亂也拱辰曰犬戎無厭好窺中國之隙且　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請和親則如之何　仁宗惻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豈愛一女耶拱辰言塞且知請之不行也遽曰臣不知陛下能屈己愛民如此眞堯舜之主也灑泣拜再而出

仁宗聖性仁恕尤深于文獄吏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于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　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而遂以爲例誠恐自後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朕不忍以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東軒筆錄

仁宗嘗春日步苑中屢回顧皆莫測聖意及還宮中顧嬪御曰渴甚可速進熟水嬪御進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　仁宗曰吾屢顧不見鐐子苟問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歸左右皆稽顙呼萬歲久之聖性仁恕如此東軒筆錄

仁宗讀五代史至周高祖幸南莊臨水亭見雙兔戲於水出沒可愛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　仁宗掩卷謂左右曰逞藝傷生非朕所悅也因臣王昭信掌內饔十五年嘗面戒曰動植之物不得擅烹深悉于殺也

慶曆二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賀　上曰昨夜朕忽聞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禱須臾雨至朕及嬪御衣皆沾濕不敢避去移刻雨霽再拜而謝方敢陞座得象對曰非陛下至誠何以感動天地　上曰比欲下詔罪己避寢徹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白一

心答禱為佳耳
慶
曆三年九月知諫院王素余靖歐陽脩蔡襄以言
事不避竝改章服十月王素除淮南轉運使將之
使官入辭　上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善者可
盡言之右正言余靖請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
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靖
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上之
聽納不倦如此涑水紀聞
慶
曆中滕子京守慶州属羌數千人内附滕厚加勞
遺以結其心御史梁堅言滕妄費公庫錢　仁宗
皇朝類苑卷四　三
曰邊帥以財物餉蕃部此李牧故事安可加罪澠水
燕談
劉
沆為集賢相欲以刁約為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
公議不合劉言之再三恭公始見允一日劉作奏
劉子懷之与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
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其
人也陳恭曰益俗奢侈宋喜游宴恐非所宜仁宗
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閣宋祁有何不可
知益州也劉公惘然驚懼於是宋知成都而不敢
以約為薦東軒筆記

仁
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
閤問聖体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盂子素磁
盞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黄絁色已欲暗宫人遽取
新衾展其上亦黄絁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
疾因見之耳歸田錄
慶
曆中郎官呂覺者勘公事回自陳衣緋已改章服
仁宗曰待別差遣与卿換金紫朕不欲因鞫獄与
恩澤恐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
欽恤之意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仁
宗朝劍州上言石碌寺銀鑛可發上謂三司使
皇朝類苑卷四　四
曰但不害民則為利國或於民有害豈可行也
上之愛恤元元至矣澠水燕談
仁
宗朝流內銓引改京官人李師錫上覽其薦者三
十餘人問其族系乃知王德用甥婿　上曰保任
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今但権勢要使孤寒何以
進此与師錫循資俟翰林學士胡宿子宗堯磨勘
以保官多亦令循資　帝之照見物情抑權勢進
孤寒聖矣夫澠水燕談
溫
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
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奸吳春卿欲得其寔而不可

近侍進對曰近日臺諫論事虛實相半如賈姑〻
事豈有是哉 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
非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東坡集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邇英閣堯俞
致謝 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
遵所聞博多所發揮良深嘉嘆是日上朝講三朝
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
然憐之曰此寺安之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
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又祀汾陰日見一羊
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

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請畢因奏
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爾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
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
不言兵天下富庶其原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
不忍一牛之死以為是心足以王矣今忍足以及
禽獸而不及於百姓見昆虫蟻遠而不過之且
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 陛下推此心
以及天下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為右史奏曰臣
今十五日侍邇英閣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
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 皇帝陛下
在宮中不忍履踐虫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
益增福壽臣恭備位右史謹書其事于册又錄一
本上進意日望 陛下采擇無忘此心以廣好生
之德臣不任大願 並東坡集
明道二年二月十一日 仁宗籍田禮 上就耕位
侍中奉耒進 上搢圭三推禮儀使禮成 上曰
朕既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禮儀使復
奏上遂畊十有二畦翊日作籍田禮畢詩賜宰臣
以下和進寄詔呂文靖公等編為籍田記將許闕
封國學舉人倍位因得免解 澠水燕談

寶元康定間西方用兵急於選用言利者多掇拾微
細頗傷大體 仁宗聞之乃詔曰議者並須究知
本末審可施行若事已上而驗無狀事效不著者
當施重罰於是矜肆者知畏而不敢妄述利害 澠水燕談
宗鄭公庠初為翰林學士 仁宗嘗對執政論其文
學才望可大用者云俟兩府有闕進名是時曾魯
公亮為館職在京師傳聞 上有此言遽過鄭公
而賀之鄭公蹙頞曰審有是言免禍幸矣曾公憪
然不測而退明年副闕執政進名 仁宗熟視久

之。徐曰：昭張觀執政曰，欲用宗庠。仁宗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也。又嘗對執政曰：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方理履歷，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莊肅公適罷罷相，兩府吹止，執政以二人名聞。仁宗曰：可召程戡。執政復以異時上語奏陳。仁宗曰：若遂用察，是二人之策得行也。執政遂不敢復言。蓋梁公之出，或云等所擠，上之英鑒皆類此也。東軒筆錄

帝于迩英閣出危竺論一篇，述居高慮危之意。又出御書有十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曰遵祖宗訓，二曰奉真考業，三曰祖宗艱難不敢有墜，四曰真宗愛民孝思感嘆，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好頌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耆老戒，十一曰靜進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慎貴，十四曰保勇將，十五曰尚儒籍，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戒喜怒，二十一曰明巧媚，二十二曰入有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二十六曰哀鰥寡民，二十七曰訪屠釣臣，二十八曰講圖衛，二十九曰辨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不忠，三十二曰鑑迎合，三十三曰罷已為民，三十四曰損撿軍，三十五曰小暇不廢顧。丁度等曰：朕覩書之暇，取臣僚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及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拜賜，因請註釋其義，帝許之。丙戌，丁度等上答延英閣聖問一卷，帝覽之終篇，指其中体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其序曰：伏奉宣示御書文字十三軸，俯覽聖旨，皆陛下上念祖宗，下思政治，迭安危，辨忠邪善惡之事，尚謀臣下，使之進補，敢不竭忠竭思。自古求治之事，靡不與理道安邦國、納忠正、退奸邪、廣聰明、致功業。然明此數事，在明与威斷。耳明則不惑，威則善柄，斷則能行。總是三者，奇而勿失，非聖人孰能。為臣等嘗讀書，見憲宗英略留心庶政，宰臣陳說政要，必注復諮訪。既書則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當須行之，勿空陳而已。李絳對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陛下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惟願每言之則必行之。憲宗禁所嘉納。今臣等親承諭訓，數明至要

亦頗 陛下日与輔臣舉此事日推而行之無使
唐之君臣爲美前代也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喻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故
通〻則清逆故壅〻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益清
用邪則王澤壅而益濁幽王失道繇正用邪正不
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淪于汙濁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注有魯
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之所慎也此
不著魯人姓名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乙未讀詩至都人士篇帝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

冠服或過之未必如古人也讀三朝經武聖畧至
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国初李漢超在關南以私錢
貿易以佐公用之 或繩奏之 太宗反令盡除
所 稅帝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四月己巳讀賈誼傳論三公三少皆天下之端士与
太子居處出入故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帝
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
人者皆老成至於遵度尤良師傅也
辛未讀貞觀政要唐太宗曰今所任人必以德行學
識爲本王珪曰人臣若無學業豈堪大用漢有詐
稱衛太子者雋不疑斷以春秋蒯聵之事宣帝与
霍光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帝曰大臣須是
知書宰相尤須有學也楊安國對曰漢儒多引經
決大事宰相必通一經帝謂宗祁曰近代士人多
不務通經但用一時之藝尚取富貴蓋取進用高
科若不十年便居顯位所以不勸也
七月壬子帝朝拜 真宗神御因幸資善堂作記先
皇家善啟東閣菲德承宗賴屢暉爲感儲延歲月
日臨堂像駐驂駢楹書下啟伏遣澤（一室中藏先朝爲富）連
樹重華記旧閣疇日學文親政地俯懷思訓倍依

依
戊辰御出延英閣内出一欹器陳于御座諭丁度等
曰朕思古欹器之物試令工人制之以示卿等
帝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卑如家語
荀卿淮南子之說其法度精妙度等列侍視之
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聖人有持滿戒慎之守
正欲以中正臨天下當与列辟共守此道度等拜
曰臣等亦願与中正事 陛下因言太宗時嘗作
此器 真宗制欹器論演先儒之義以垂戒曰然
四月戊寅御延英閣帝作欹器論後述一篇以申

奏已鋟成之壁侍講官丁度等請宣示中外使知
聖心所存　帝曰朕但欲使卿等見之不不須宣
布度曰臣等欲各鋟一本以彰榮遇　帝曰可便
以此賜卿等皆拜而受之
六月壬寅御延和殿侍講學士上五經精義周易節
解二十卷目言尚書顧命礼記喪礼春秋家語
亂臣舊所不講今纂集精義所當去留上禀宸旨
帝曰先王吉凶之制百代所遵不可俗忌而簡去
至于春秋喪亂之事皆有善惡鑒戒人主宜聞之
亦須存錄先儒於經籍有一字之誤者朕皆不敢

改易但注以辨之況正經之義可輒芟去耶
己巳講尚書洪範五事　帝曰王者之用五事皆本
於五行乎王洙對曰王者治五行得其性則五事
皆善故五事得則有休徵五事失則有咎徵是以
聖人克謹天戒以脩其身　帝曰人君奉天在于
脩德夙夜兢兢戒懼於未形尚恐不至必候天有
譴告然後脩德此豈畏天之道也
十月戊寅詔侍講讀尚書畢講周礼令侍講以下與
賈昌朝先修節解以備講說
十一月甲辰講尚書無逸　帝曰朕深知享國之君

宜戒逸豫楊安國曰舊有無逸圖說跡於屏間
帝曰朕方欲坐席皆聖人之言當盡置之左右又
命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
右圖因令王洙書無逸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
士承旨王拱辰為王國序而襄書之五年四月丁
酉御延英閣講因命侍御僕從罔匪正人　帝曰
君臣之際必誠意相通而後治道成楊安國對曰
陛下聰明文思從諫勿拂如水之走下視群臣
若友自古盛主未有之也　帝曰臣下能進忠言
何惜襃崇之拜

仁宗十月乙酉監國史王會言唐史官吳兢於正史
太宗群臣問對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
宗真宗寔錄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其間事迹不入
正史者別為一書從之帝每遇經筵以象禁書纂
外向以便侍臣講讀　天聖末孫奭年高視昏或
皆一一　御坐于閣外與臨講論至前世亂君
亡國必反覆規諷　帝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
俟　帝為竦然
明道元年二月癸卯監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
卷即三所請也十月戊戌讀五說填罰篇述後

漢光武羅梁黍從重之奏　帝曰從文峻法誠非
善政宗暖對曰王者峻法則易寬刑則難夫以人
主得專生殺之權怒則如雷如霆是峻易而寬難
也見帝學

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數尺　上
降詔責躬求直言學士草詔有大臣惕思天變之
語上疑批出云淫雨為災專戒不德速令除去大
臣惕思天變之語上之恭己畏天自謹如此帰田錄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賜詩尤多然未必盡上所作景
祐元年賜詩末句云寒儒逢景運報国合如何論

者以為　厚宪壯其詞旨也

仁宗皇帝時學士書詔未嘗有所增損慶曆七年春
旱楊億再當制降詔中書門下既進草上以為罪
己之辭未至也今更撰之其辭有乃自去冬時雪
不降今春大旱赤地千里天或震動以戒朕躬茲
用屈己以偷悠靖誠而上叩冀上穹之陰鑒惻下
民之無辜與其降疾于民不若移災於朕自三月是大作歲
十九日避殿減膳許中外實封言事從王旦貫規
相吳春卿　撰答付使今詔罷出獵明出詔南郊
毋得上尊號二十七日幸西太乙宮祈雨日色方

熾上命徹蓋既還乃雨又明日宰相參知政事降
官是日遂大雨　上作喜雨詩賜二府

至和初京師疫太醫進方有用犀角內出二株解之
其一株乃通天犀內侍擧犀請以為御析服　上
曰豈重於御服而不以療民乎令工碎之

仁宗初逐林瑀一日執政奏事罷因談政事而共
美上以聰明睿知洞察小人情狀　仁宗曰卿等
謂林瑀去而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曰未諭聖旨
不識小人為誰　仁宗從容曰蘇舜可侍讀學士
知河陽東軒筆錄

仁宗退朝嘗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
為侍講讀秋春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則畧而不
說　上問其故賈以實對　上曰六經載此所以
為後王鑒戒何必諱帰田錄

卷之四終

皇朝類苑卷第五

祖宗聖訓

仁宗　英宗　神宗

仁宗

天聖七年曹侍中利用因姪汭聚無賴不軌獄既具有司欲盡劾交納利用者憸人幸其便陰以文武四十餘人諷之俾深治　仁宗察之急出手詔其文武臣僚内有先曾與曹利用交涉往還曾被薦舉及嘗覩聽之人並不得節外根問其中雖有涉汭之事者悉挂誤亦不深得行鍛鍊其仁恤至此

是年聖壽方二十

皇祐中楊侍制安國邇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食之句楊之語朴　仁宗反問賈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飲食魏公從容進其說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燕樂為飲食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　上大喜後講論語當經者乃東北一明經臣講至自行束脩以上之文忽進數援殆近乎攙曰至聖師誨人尚得少物况餘人乎侍筵群臣驚愕汗流明日傳宣經筵臣僚各賜十縑諸公皆恥之方議其納時宋莒公庠留身奏臣聞其人經筵進鄙猥之說自當深譴反以錫賜誠謂非宜餘臣皆已行之命拜賜也可若臣弟祁以臣在政府於義非便謹獨納　上笑曰若卿弟獨納不特妨諸臣亦貽其人之羞但傳朕意受之（湘山野錄）

書人李廷臣頃官瓊管一日過市有攤子持錦臂韝鬻于市者織成詩一聯取視之乃　仁廟景祐五年賜新進士詩也云恩袍草色動仙籍桂香浮嗚呼仁宗文章俊麗固足以流播荒服蓋亦仁德醇厚有以深浹夷狄之心故使蠻服如此也廷臣以

千錢易得之帖之小屏致之几席間以為朝夕之玩（澠水燕談）

十一月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于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書又出寶元天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帝所纂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分三十六門爲十卷慶曆元年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覽古圖記以示輔臣天章閣侍講林瑀上周易天人會元紀御史賈昌朝言瑀以陰陽小說上惑天聽不宜在勸講之地　帝諭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佞終有形迹乃落瑀職通判饒州

寶元二年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七十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國朝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太宗廟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真宗八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七十九寶元

元年千一十一萬四千二百九十先是邇英閣讀 真宗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 帝顧侍讀臣曰天下戶口幾何侍讀學士梅詢對曰先帝所作蓋述前代 帝王恭儉有節則戶口充羨賦斂時則版圖衰減自五代之季生齒耗 太宗受命而 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天下戶口之數蓋倍于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閱以聞 上之學孔帝

仁宗時寔官雖有甚蒙寵信者臺諫言其罪輒作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致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嘉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尤出三百點外（歸田錄）

仁宗皇帝暑月不揮扇 御邇英閣惟令左右以拂扇驅蚊蠅而已冬月不御爐 以禦寒氣嘉則於殿之兩隅設之醫者云体有中和之氣則然（東軒筆錄）

慶曆四年八月乙卯 上曰近覩諸提 所按舉官吏務為苛刻不存遠大可降詔約束

嘉祐中蘇軾舉賢良對極言闕失其畧曰聞之道路陛下宮中貴妃生子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浩漠便殿無所咨問以上初無此事軾妄欲熙[illegible]之仁宗曰朕設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軾小官敢如此極言特與科名仍令史官編錄（文正公筆錄）

孔道輔以剛毅直諒多聞天下知諫院日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為中丞日諫廢郭后其後知兗州日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曰是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龍圖

閣直學士觀錄後進
王清昭應宮使王曾請命館閣校道藏經　仁宗因
言其書多載飛鍊金丹服餌之事不如老氏五千
言清淨簡要也宰相張知白曰老氏五千言道德
之本非問方士之說也
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盛中甫馬直方在館積書
自陳歲久請以帖職　仁宗曰館儒之職豈可求
耶止令大官給食俊三年與試同詔罷館閣讀書
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顧秘書丞蔡抗太

子中舍李仲昌都度支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
仁宗曰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
近時所多學薄之人朕甚不取也于是羲送審[illegible]
官院與記名而已
英宗
治平三年英宗改清居殿曰欽明殿命直龍圖閣夏
廣淵書洪範于屏謂廣淵曰先帝臨御四十二年
天下承平得以無為朕方屬多事其敢自逸故改
此殿名因訪廣淵先儒洪範得失廣淵對以張景
所說過先儒遠矣以三德為馭臣之柄尤為善論
朕遇臣下當務德柔聽納之間則自以剛斷此屏
置之坐右豈特無逸之戒也
英宗謂輔臣曰諫官御史貴通達大体如任己愛憎
以中傷善民或純治細故规圖塞責此何足
以補職卿等亦當察之
英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欲選人出使無可
者豈乏才耶參知政事歐陽脩曰今取才路狹館
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
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
其所長而用之上曰卿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

數人雖親戚世家勿嫌朕當親問可否宰相曾公
亮對曰使臣等自薦而自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
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
何可嫌也上因使薦之于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
凡三十人當令召試琦等又嫌人多難之上曰既
委公等舉薦賢才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
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判
汾王致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太理寺丞李常光
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　密州觀
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復試之

治平三年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集戰國下及五代君臣事迹可監戒者爲編年書名曰通志八卷上之英宗覽而善之又詔光置局秘閣辟官二人續其後候書成取旨乃賜名

英宗初即位輔臣請如乾興故事日召侍臣講讀上旣御經筵諭任守中曰方日永講官久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事畢不候進食即經御故事講讀畢而拜　上命毋拜遂以爲常

治平元年詔葬皇后乳母永嘉郡夫人賈氏而閣封府言徙撫民塚不　上曰豈宜以此擾民耶命勿徙是歲京東西水災而陳蔡亳州尤甚　上旣遣三司副使李肅之等分視被水州畢又命司三以上供米三萬石賑濟之（已上兩朝寶訓）

諫官陳升之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張成就之意請約今在職者之數著爲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衆所推者取　旨召試從之（見同朝事寶）

神宗

熙寧五年六月上曰人有才不可置之閣處因言漢武亦能用人才王安石曰武帝所見下故所用將帥止衛靑輩至天下戶口減半然亦不能滅匈奴　上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此天下戶口所以減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安石曰不不仁如此非特人禍陰陽之豈可逆也　上又曰有政事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鱉亦咸若　上曰堯舜之時鳳凰來儀自不足怪

熙寧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介甫欲深治之上不可介甫固爭之曰不然法不行　上曰聞民間亦頗苦新法介甫曰祈寒暑雨民猶有怨咨者豈法故耶　上曰豈若幷祈寒暑雨之怨亦無耶

熙寧二年　上曰朕每思祖宗百戰而得天下今以一州灾靈符下膚心嘗痛心疾首（大臣日有政錄）

上事慈聖至誠極孝所以娛悅后無所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自扶掖視膳定省惟謹后嘗幸金明池張爲百寶船其日持上壽　上謙冲退托去華務（王壽十有九文）實終身不受尊號　號帝王之盛德也熙寧三年上謂執政曰尊號于朕亦無加焉雖加百字奚益元豐三年詔曰朕惟皇以道帝以德王以業各因時制名用配其實朕承祖宗之　士民之上凡虛名

紫礼忠以華去而近來群臣猶以稱號見請雖出
於歸美報上之忠然非致所以君稽先王之意自
今每遇大礼罷上尊號
元豐元年十一月宰臣吳珪等云功臣非古 陛下
即位上徽號至數十兩方許臣等何功力例蒙
恩數乞於即位中減罷詔如其請
元豐四年五月有上書乞慎擇守令者 上謂輔臣
天下守令衆至千餘人其才難以遍知立法于此
使衆之干彼從之則為是背之則為非以此進退
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奏為條教

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增秩賜金 家自為俗
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為亡好
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五年
二月 上曰刺史縣令治民為最近漢自刺史有
入三公者蓋重其任耳今之藩郡不過數十姓多
不得人縣令可知也自今使宜慎擇
元豐五年五月 上謂輔臣曰雖周之盛時亦以為
才難雖能以道沉觀不拘流品隨才任使則承人
之路廣苟不稱職使可黜退不可謂已與之官祿
反以係吝而難于用法如臣不有勞朝廷見之雖

有過失亦當寬貸如吳居厚使京東治財數百萬
設有失陷官錢二三千緡其功自可除過故律有
議勞議賢之法亦周之八柄 先王之遺意也有
司議罪自當守據常則繫主斷如此則用人之道
切難矣
韓絳嘗言遣內侍止之當讀請正衣冠拱手雖大暑
未嘗使人揮扇侍官寮有礼律請王陶入侍上率
弟顥拜之陶讀舜衣紀舜孝友事大愛慕之又請
商紀本仲虺作誥因取尚書讀之至志自滿九族
乃離 上曰微子去之是也 已上元皇宋訓

一日宰執對畢樞密退留彥國召留之因奏臣前蒙
宣諭當君臣相体悉心盡節無嫌疑形迹隱避臣
以謂此誠先舜盛德然獨臣蒙此宣諭臣以謂中
書樞密臣寮皆宜知 陛下聖意如此 上曰每
如此宣諭諸人彌又奏大臣惟和乃能成事若懷
私意各執己見不務盡理互相疑間則無由成事
唯衆人一心則能副 陛下委任臣比見大臣各
懷私意則相異而廢事上曰朕日夜焦勞正期大
臣堅一心共成國家之務執政須是不執己見務
求當而已 朝廷事君捨卻義理何所考據弼曰

今大臣各有緼蓄豈不願盡心以事　陛下但其
間或恐上忤聖意或恐為小人所攻或以事大難
行雖是彼此一心則事無不濟臣衰老不才黙索
　陛下見遇殊異有所見不敢避忤言理須極言
上曰相公言及此能如此用心則天下不勝幸甚
朕無適莫惟義理所在與大臣　陛下臨御以來
內則講求典礼總一制度流幹則槩總核庶獄外
則團結兵將討伐違厥開拓疆境經制邊用凡所
措置悉皆聖慮一有奏稟皆出宸斷　上曰朕觀
三代以至唐未有百年之間無患難者國家承祖
宗之業升平如此朕嗣守大器日夜恐懼以思為
治之道無如擇人又曰難得人唐三百中惟一郭
子儀朕觀其人本應武挙因誦杜牧詩云未知終
始郭汾陽嗟嘆久之元豊中輔臣論及人才上曰
人才固有大小若古之立功名者管仲之于齊商
鞅之商吳起之于楚皆使政令必行若于道則未
也傳說之于商周公之于公可謂尚道德而兼功
名者也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言功名之實亦無
補於世事
諫官楊繪言向傳範后族不當守鄆領安撫使於轉

曰傳範屢典郡非緣外戚　上曰得諫官如此敢
言可以儆戒妄求者九月輔臣有言將帥冝制副
三者　上曰人之患能者衆今挙所知不過取其
出己下者非有至誠惻怛之心為朝廷立事也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嘉祐八年五月始聽講于
東宮天資好學尋繹訪問至日昃侍臣言恐飢當
食上曰聽講甚樂豈覺飢耶　英宗以上請書大
多寄議事苟見其有理何所不從但恐或有微詞
諷旨不一肯盡言冨弼曰臣等奏事言一不從或至
再三　陛下未嘗有不從者　上曰惟先格王正
厥事天地人変惟有正厥事乃所以應之也弼又
言今所進用或是小材刻薄之人恐須多進用醇
厚敦實之人小林雖似可喜然害事壊風俗不可不
表仲言應詭姦邪故害事　上曰大臣正要與天
下圖治三相既如此則恭皆冝如此用心務相協
和每事求義理所在朕與卿等終身共守於是皆
拜熙寧奏對
熙寧四年王荊公當國欲以朱東之監左藏庫東之
辞曰左帑有大禁而年高宿直非便欲除某人幹
當進奏院忘其人名實頗易之荊公許諾翌日於

上前進其人監左藏上曰不用朱東之監左藏何也荊公震駭莫測上之機神臨下多知外事雖纖微莫可隱也

熙寧十年王荊公初罷相以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金陵薦呂惠卿為參政而去既而呂得君怙權慮荊公復進因郊祀薦荊公為節度使平章事方進　上察見其情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呂無以對明年復召荊公參政而王呂益相失矣

神宗皇帝在東宮時極沖幼孫思恭為侍讀一日

講孟子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思恭汎引古今助順之事而不及親戚畔之者上顧曰微子紂之庶兄也抱祭器而入周非親戚畔之耶思恭釋然駭伏　上之明慮可謂聞一知十矣

皇朝類苑卷第五

皇朝類苑卷之六

君臣知遇

文太師

元豐七年春文太師告老奏乞赴闕親辭　天陛庶盡臣子之誠既召見　神宗即日對御賜宴顧問溫渥上前御筵親勸數日朝辭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留過清明如有司為公備二舟許泝汴還洛清明日賜宴玉津園公作詩示同席將行命三省已上赴瓊林苑宴餞復賜御詩送行公留京師一月凡對　上者五賜宴者三賜詩者再顧問不名稱曰太師寵數優異

近代無比　澠水燕談

王冀公

王冀公罷參政　真宗朝夕欲見將便殿備近惟資政為優曰以公為本殿大學士公奏曰臣雖出于寒賤不能獨宿故乞除一臣僚兼之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公携一巨榼入宿方与陳寒夜閒飲忽中人持綸開宮扉獨召公匆匆而入謂陳曰請同院不須相候獨數杯先寢至行在　真宗与公對飲罷持禁燭送歸紫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鼓笑曰同院尚未寢乎陳曰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解衣襟帶

錢不能支坦腹自矜曰吾江南一寒生遭際真主遭
主上以巨觥致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
寢殆曉盥櫛罷傳相揖覺夜歸頗踈漏自言夜來沉
酒殊不記歸時之早晚無乃失容于君乎陳曰無之
但殷勤悃謝既辯色將趁班同趨出殿門執其手以
語文禧曰夜來事止是同院一人聞之文禧歸謂子
弟曰大臣慎密禮當如此（湘山野錄）

杜祁公

皇祐中明堂大享時世室亞獻無官僚惟杜祁公衍
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　仁宗召公歸以侍祠公已

老手染一疏以求免但直致

李文靖

李漢超

超在關南契丹入寇　太祖曰往
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
此時能保其資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孰與契丹之
多

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其以對
太祖曰然則所嫁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
以愛汝女則取之心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
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悦而去　太祖使人語
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賜以銀數
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誓以死報（歸田錄）

蘇内翰

蘇内翰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曼出夷等李桐
沆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眷賜
與參政等蘇不甚悦　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

卿服正台宰衆欲令卿延厚壽基乃先用沆卿宜無
嫌蓋知數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
內道場頌步虛十首中云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
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
上嗟悼為之洒涕賜挽詞斷句云時向玉堂尋舊
迹八花甎上日空長玉堂清話

二

蘇易簡一日直禁林得江南徐鉉所造歙硯遂以水
試於堂上　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院吏
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歙硯乎公奏曰然
皇朝類苑卷六　四
亟取進之於便坐　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損一絲
許器則還歙合其中則凝然不搖　上嘆曰真聖人
之器也公奏曰頃　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誠皆
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同久　上徐笑謂公
曰若人之容酒得此器以御安有沉湎之過耶蓋易
簡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慚愧　上有擬
歙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

三

蘇易簡為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旹上
擢黃中與沆參政事以易簡為中書舍人既承旨並
賜白金三十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為重
矣　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為真草行三體刻
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今龕於堂南
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十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
從祖脩撰江陵公伯祖周翰知制誥成務呂祐之錢
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脩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
仲等凡十五人及　等宴於礼部以觀神筆之盛
上遣內司供擬堂客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贈
易簡悉以奏御　上謂李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
上有以見文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
皇朝類苑卷六　五
入以其本賜易簡易文公家錄

陳執中

世傳陳執中作相有壻求差遣執中曰官職是國家底
非房臥籠篋中物壻安得有之竟不與故　仁宗朝
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非宰相器而　仁宗注意
愈堅其後諫官面論其非曰　陛下所以眷執中不
替者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　陛下為太子耶
且先帝止二子而周王已薨非　陛下而誰執中何
足眷　仁宗曰非為是但執中不欺朕爾然則人臣
事主宜以不欺為先也

劉昌言

劉昌言泉州人先仕陳洪進爲幕客歸朝不須投官
舉進士三上始中第後判審官院未百日爲樞密付
使時有言太驟者　太宗不聽言者不已乃謂昌言
閩人語頗難忍奏對間　陛下難會　太宗曰我自
會得其驀眷如此青箱雜記

郭進

太祖時郭進爲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
將有異志者　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良命縛其人
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能爲我取繼元一城

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
來降進具其事於朝請賞以官　太祖曰爾誣害我
忠良此纔可贖爾死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
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　太祖於是賞以
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歸田錄

二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
國初比洺水防禦使爲山西巡檢以弁太原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師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
祖因遣戍西山諭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汝郭
進　矣嘗擇御龍宮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遣與
晉人戰多却退進斬三十人奏至上方御便殿閱武
厲声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得一二而郭進小違
節度殺之誠如此襲嬰使兒亦不足供潛遣中使諭
進曰我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累令殺之甚得宜矣進
感泣田是一年猶勇無敵　上爲治第令廳堂悉用
瓴瓦有司言觀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爲國盡
忠我待之豈不比吾子有何不可哉　太宗征太原
北戎由石嶺關入援大破之獻俘行在暴於城下弁
人喪氣遂約降進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爲不法

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因誣以他事進不能甘自
縊死　太宗微知之然欽祚終其身不復用楊文公談苑

梁丞相

梁丞相適始仕詳刑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進劄
子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　仁宗忽問曰固何
名次公判院以明法登仕不能阯對時梁代對曰臣
聞漢黃霸字次公必以霸之字爲名也　上遂問曰
卿是何人對曰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又問卿
是那個梁家對曰先臣祖顥先臣父固俱中甲科獨
臣不肖於張唐卿楊文棠　上曰卿尚酷肖梁固又

他日上殿對罷遂袍笏銜貂奏曰向蒙　陛下金口
親諭臣面執類先臣伏念先臣祖父頃事　太宗
真宗皆拜符之前不知　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天
章閣有名臣類子觀之甚熟適因下殿謝　上頗愛
之有用之之意一日中書進擬除一臣僚為益漕凡
進擬例更無改批但紙尾書可而已忽特批云差梁
適未幾又除修記注以合格臣寮進之復批梁適自
後知制至翰林學士除目凡上皆批于尾公田秋丞
至台輔不十年

石元懿

皇朝類苑六

石元懿渭西治人家貧逃學事毋以孝聞嵩陽道
中遇一叟熟視之指額曰真太平良弼也吾幼為唐
相房玄齡檢書蒼頭公酷似房公囑之曰見子事與
相授者即真主也善事之語既訖即滅後周初太宗
建寧軍節公謁之傾意投為掌書記情礼渥厚公長
於太宗閱侍搏皿嘗以兄呼之然亦謁事上之体不
諂不瀆故免救獻之殆殘祚七年為右僕射平章事
卒　太宗幸其第臨喪哭之哀謂近侍曰石某以純
正事朕自幕府至台席朕窺之無纖瑕類方此委用
朕不幸也

八

戴恩

戴恩為湖龍亏前直都虞候一日西蜀進青龍城道
觀長壽仙人圖具本吴道子之迹　太宗閱之酷肖
戴恩又恐所見有殊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過視
之曰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合辭奏曰似戴恩　上
笑而異之因是擢用後至建寧遠軍節度朝呼戴長
壽

邢尚書

邢尚書禹曹州田家子深曉藝旗　真宗每雨雪不
時憂形于色責曰官所定雨澤凶豐之兆多或不中

皇朝類苑六

九

禹進來歲占大有稽驗皆服童老歲月於獻甚明稱
摩占得者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公為之禹初
應五經氏試昇陛講師比二卦取羣經發題　太宗
嘉其精博擢九經第一　真宗踐年多召于禁寢從
容足對忽一日見公衰甚御袖掩目泣然曰官亦旧
寮論謝殆盡存者惟卿爾遽賜銀千兩繒千匹禹康
裕無恙果非久感疾將易簀車駕臨問公施紳整巾
歷叙遭除上為之流涕既終又為之臨喪惟將相喪
疾方有此章

賓佴諫議

實偁爲晉府賓佐後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傳起居郎暖文甚高皆有集在秘閣偁亦有文爲晉府記室賈琰爲判官每諸王宗室宴集琰必怡声下氣動息袁請諂辭捷給偁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令色之甚獨不愧于心耶　太宗甚怒白　太祖斥出爲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爲樞密直學士數月參政中謝語之曰汝知何以及此偁曰　陛下以臣往年晉府遣逸所至耳　上曰不然以卿當面折賈琰故任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楊文公談苑

李文正

[illegible]

至道元年燈夕　太宗御樓特召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于家　上虛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于御樓之側數對明其精神剛勁　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餚核之精者賜焉謂近侍曰昉可謂善人君子也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所享也又從容語及平日舊邸唱和之事公遽離席歷歷口誦御詩七十餘篇一句不遺　上謂曰何其記之精耶公奏曰言不敢妄遂自將謝每晨起盥櫛坐于道室焚香誦詩每一詩日誦一過或間却誦道佛書　上喜曰朕亦以鄉詩則簡野之朕受卿輸墨也楷字老來筆力在否公對曰臣不善書皆法太宗所寫耳　上即令六品正官与之遂除國子監丞 王壹清話

[illegible]

唐質肅

濮州一巨賈私藏蚌胎爲關吏所搜盡皆南海明珠蚌胎也在仕無不去從而受之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唐質肅公介時以言謫潭倅亦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預料之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買案具奏覆上覽之果然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閩山堂錄

趙韓王

太祖初登極時杜太后尚康寧常与上議軍国事猶

[illegible]

呼趙普爲書記嘗撫勞之曰趙書記且爲盡心吾兒未更事也　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聚財賄賂　上怒叱之曰鼎鐺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曳於庭數匝徐使復冠召升殿曰今後不宜爾赦汝勿令後人知也

王光祿

光祿王濟刑部郎覆官屢上封事是時選置技擊茶鹽酒稅一官朔是因令訪察民間事吏之能否甚重其選會京西道闕官　太祖問左右刑部有好官者

為誰左右以濟對　上即以授之

寇萊公

太宗時寇準為員外郎忤上旨拂衣起欲入禁中準手引上衣令復坐決其事然後退　上由是嘉之太宗器重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帝之得魏鄭公也準為礼部員外郎言事召對稱旨　太宗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開封府推官　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耶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　上沉思良久曰且使此官可也

李尚書

皇朝類苑卷六　三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沉謹忠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善易往師之昭素嘉其聰敏謂人曰觀李生材能器度他日必為卿相昭素先為著易論三十三卷秘不傳人至是盡以授穆由是知名舉進士翰林徐台符知貢舉擢之上第除郢州軍事判官遷汝州防禦判官周世宗即位求文學之士或薦穆擢拜右拾遺　太祖登極遷殿中侍御史屢使奉偽國平蜀之初通判洋州又通判陝州坐有罪復免一官久之召為中允尋以左拾遺知制誥　太宗即位累遷至中書舍人宰相盧多遜得罪穆与坐以同年登進士第除授司封員外郎　上惜其材壽命之考校貢院及御試進士　上見其顏色憔悴憐之復以為中書舍人職任皆如故尋命知開封府事有能名遷擢參知政事穆性至孝母病累年穆躬扶侍起居能適其性或通夕不寢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年五十七　上甚惜之謂宰相曰李穆國之良臣奄尔淪沒非穆之不幸乃國之不幸也贈工部尚書

孫奭

孫奭以儒素稱詞科及第數上直諫　真宗眷待衆

皇朝類苑卷二　主

宮天聖初為侍學士十年奭固請不已乃遷礼部尚書知兗州　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又詔兩制三館餞于郊關先是宴兩制者中丞不預王隨時為中丞恥之曰朝廷盛也者不可以不預上疏請行詔許之上又賜御書以寵之卒于兗州

卷之六終

皇朝類苑卷之七

君臣知遇

王元之

王元之嘗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公却之後守永陽聞人鄭褒有文行徒步謁公及還公買一匹遺之或譖其虧價者 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匹顧肯虧一匹馬價耶（湘山野錄）

二

王禹偁濮州人生十餘歲能属文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及第補成武主簿改大理評事知長洲縣 太宗方奬拔文士聞其名召拜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 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禹偁獻端拱箴以爲戒尋以左司諫知制誥 上嘗語之曰王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判大理寺散騎常侍徐鉉爲妖巫道安所誣謫官禹偁上疏訟之請反坐尼罪由是貶商州團練副使無祿種蔬自給徙解州團練副使 上思其才復召爲左正言仍命宰相以剛直不容物戒之 真宗初即位召王禹偁於楊州復知制誥修 太宗實録執政以禹偁輕重其間落職知黄州〻境有二虎闘食其一冬雷群鷄夜鳴禹偁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 上以問司天官對以守臣任其咎移知蘄州尋召還朝禹偁已卒

三

禹偁之卒諫議大夫戚綸作誄曰事上不曲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已有病惡過仇讐世以爲知言祥符中 真宗覩書龍圖閣得禹偁奏章嘆切直無隱因訪其後宰相称其子嘉言以進士第爲江都尉即召對擢大理評事（涑水紀聞五）

四

王元之在翰林 太宗恩遇極厚嘗侍宴瓊林獨召至御榻顧問帝語宰相曰王某文章獨步當代異日垂名不朽故元之有詩云瓊林侍遊宴金口獨褒揚（湘山野錄）

杜文正

真宗重礼杜鎬〻直龍圖閣 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于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臥動舊疾忽僵不知人 上聞之驚步行出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津入侍疾必須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 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 上深自咎責爲由己賜酒致鎬病也

楊礪

真宗判開封府楊礪為府寮及登儲武冐為東宮官即位為樞密副使病甚 真宗幸其第問疾所居在陋巷中輦不能進左右請還 上不許因降輦步至其第存勞甚至楊礪 太宗建隆初狀元及第在開封府 真宗問礪何年及第礪唯唯不對 真宗退問左右然後知之自悔失問礪不以科名自伐由是益重之（涑水紀聞）

董遵誨

董遵誨父宗本為隨州將 太祖微時往依宗本與

遵誨遊甞共臂鷹逐兎心不如意為遵誨所辱 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矣萬乘之主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測哉遵誨感其言幅巾見于便殿叩頭請死 上曰汝昔日豪隽大過我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掖起賜袍帶設食案賜食 上前語及舊故歡笑以為通遠軍使尚委一面之事而初意以給軍用不藉于有司每歲賜予無數幕府許自辟署選精甲數千人隷麾下不復更代隔歲以春夏令歸營省妻子遵誨至申戒邊候鎮撫蕃部號令如一戎狄之強戚者衛為腹心有謀為寇者必立以告於所部蕃之貴戚無焦類凡在出師大克捷党項諸羌畏威懾息蕃馬數千匹擇其良以入貢親僕數百人皆厚給衣食日夕馳射畋獵擊鞠呼盧飲食作鼓吹為樂羌中動靜即時知之朝廷不復西顧歲時其表押馬來獻 上必召問遵誨晨夕所為擊鞠大喜曰是能快活耶多解御服衣物珠貝珍異以為賜遵誨捧之未嘗不泣下三數歲一來朝賜食即前燕語移晷賜御膳羊 上樽酒皆五百瓶金帛累萬後遣去終 太祖朝不易其任末年稍遷羅州刺史有判官者

因朝廷訪利害 上言通遠軍芻兵每歲轉運使調旁地饋勞費民力本軍闕糧之入自可市糴給用 上遽錄判官所奏下本軍及申約外討凡歲調入如故不得窮議市糴從判官于他郡遵誨感激流涕左右皆泣（楊文公談苑）

种放

真宗優禮种放近世無比一日登龍圖閣种從幸行 真宗舉手援放臂 上以顧近臣曰昔明皇優待李白御手調羹今朕以手援放登閣厚賢之礼無愧于前代矣放蔣穎叔薦放姪孫誼云放早以逸民被遇

帝有援手登樓之眷 真宗屢欲大用故因辭乃止
猶戢 湘水燕談
張乖崖
乖崖公曰吾河曲一書生不狠自出身遭遇聖主太
平興國中進士及第屢親民政自太常博士羅荊湖
北路轉運使入覲時 太宗皇帝御長春殿召對敕
到 上曰卿奏事精審可信特賜金紫除虞部郎中
擢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面奉 聖旨西川經賊後
民頗傷殘不勝生卿去到後可便宜行事安截君不
疑臣委任至重乃感恩泣下到川後奉詔條之外事

有大可革者奏後施行其有從權而合議者先行後
奏 上悉允之故得展轉効立功名誠由 上信不
疑下讒不入 忠定公語錄
忠定公為御史中丞一日於行香所宰相張齊賢時
參知政事溫仲舒為卿弟及他語鄙甚錢希白所撰
公墓誌云彈執政之事失體者公以非所宜言大大
臣躰遂彈奏之齊賢深以為恨後於上前短公曰張
詠本無文凡有章奏皆姻家王禹偁代為之禹偁甫
仕翰林作齊賢罷相麻其辭醜詆及再入中書禹偁
亦再知制誥故兩中傷之公閱自辨曰臣苦心文學
搢紳莫不知齊賢以臣假手于人是掩 上之明誣
臣以非罪也 上曰卿平生著述幾多可進來公遂
以所著進上閱於龍圖閣來竟賜坐曰今日暑甚頗
費門子御几設常所執紅銷金龍扇賜公且稱文甚
善公起再拜乃就取於几上曰便以賜卿美今日獻
文事也 湘水燕談
張文定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以布衣獻策 太
祖召至便殿令生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

策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 太祖怒令
武士拽出及東還語 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
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汝可收之使輔
汝為相也至 太宗即位放進士榜必欲置於高等
而有司偶失選在第三甲之末 太宗不悅及注
官有旨一榜盡於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
判衡州不十年果作相 東軒筆錄
鄭仲塗
鄭聞知潤州有異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
父方奉朝請在京師聞秉閣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

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盬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綳喜曰聞汝偶已踰期須娶爲繼室鍰曰候白家君敢議姻事綳曰以聞之才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礼鍰不敢拒走介白其父乞上殿面訴綳聞孺孤臣女 仁宗問曰卿識綳閒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卿家可謂得佳壻矣吾爲卿媒可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見倦遊雜錄

袁廓

袁廓持重人敢大言 太祖奇之 太祖即位遽敕東都事略本傳中丞掌市征歲終增羨錢數萬特賜錢百萬會錢假網上詔廓按行府庫倉廩所至公宴令別席而坐以寵之

錢俶

錢俶 太宗即位來朝宴後苑泛舟池中 太宗親酌酒以賜俶俶跪而飲每貢奉輿服物器玩製作精巧遣使脩貢必羅于庭獎者再拜見范蜀公蒙求

呂正惠

呂正惠公端使高麗遇風濤恍惚間檣折舟人大恐公怡然讀書若在齋閣時首台呂文穆公蒙正告老甚切 上在後苑作釣魚詩獨賜公其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到磻溪須問釣魚人以有宰爲公公和進云愚臣釣直難堪用宜問濠梁結網人文穆得謝果冠台席玉壺清話

趙稹

趙稹字仲微單甫人登進士第累爲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 真宗謂曰遠方之事朕皆欲聞一一奏來朕當爲卿行之 稹至蜀奏利害最詳及後益州闕守乃自三司鹽鐵副使授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天聖中以工部侍郎知并州 上殿奏事東都事略本傳 入

上曰先帝時嘗詔益州市錦六千匹時有姓趙者知州止市千匹還是卿否稹曰是 上曰卿如此恤民誠至公嘗聞先帝言卿朴學可任未几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以先帝所委任故也本朝名臣傳

晏元獻

晏元獻公爲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於朝廷召至闕下適值御試進士便令公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別命題 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燕集以至市樓酒館往往皆供帳爲

遊息之地公是時貪甚不能出獨家居与昆弟講習
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出除晏殊執政莫諭所因
次日進對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嬉遊燕賞
弥日継夕惟殊杜門与兄弟讀書如此謹厚可以為
東宮官公既拜命得對 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言
質雅則曰臣非不楽燕游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臣
若有錢亦須往但無錢不能出耳 上益嘉其誠篤
知事君体眷注日深 仁宗朝卒至大用 試筆

晁迥

大中祥符元年冬行升中之礼駐蹕岱宗晁迥當草

皇朝類苑卷七 九

赦書之詞例先進呈裁定准舊儀學士當直日或退
宣召即縶鞋赴戴帽子見之迥自對度今皇上以封
祀大礼方在致齋之中必加嚴肅不同常時乃秉服
束帶遣行宮門有中使入奏俄出報云 上遣問之
閣學士穿 處起入內矣可止此祇伺暨中使復入
迥行立移晷中使來召引至幄次而 上已改御巾
幘而坐起居訖升詣帝所望之儼然即之也温進呈
詞稿者覧称善怡顔衎問有加常等既而賜坐令飲
茶而退（茶子解云春一戴茶可為飲一百人詩云或吟詩一首或飲茶一甌）因思古之帝
王優礼輔行之臣不知不見則有之矣內愧荐瓚何

以當聖君体貌之重予茲惟先 皇帝恭己待士之
德發自於清衷而然也

又

大中祥符天僖之間（忘其年月）暮春之日斷閣傳宣布告
令赴池苑遊宴之會法從既集俄而陰雲興密雨降
有詔罷後苑之遊 上賜宴飲 上御承明殿西北
而坐預侍者翼列如儀既而執事之臣捧金盤進名
花有牡丹重台千房者并諸奇花首置御坐前餘皆
散布諸臣班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
親賢宰執亦如之以賜諸臣皆戴焉 上忽乃眷西

皇朝類苑卷七 十

顧宣言曰与學士戴花（內進侍從唯學士不呼名）俄有中使數人
遽至与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莫不竦動也前代
加寵詞臣有以宝裝方丈賜食於前則堂閣之矣豈
謂見臣日月之照待以王公之礼何幸會之渥欤

又

大中祥符天僖之間（忘其年日）迥當宿直方甲夜奉召赴
內東門 上御西東閣子坐起居訖升進次宣索坐
物執事者宜青墩于御坐之北隅方命坐而上語及
遽起側立以聽焉示諭令尊話（今忘其話之事）可恭受宸旨
畢復命坐飲茶而退却行縱瞻闕 上宣言曰將曉

與學士照路燭有中使就御前拔亂列置案炬之一
其圖徑甚大中使執之前引內東門赴于本院引接
人吏占之取金蓮燭其若是乎 上周知故事甚視
通臣多此類也金坡遺事

王文正

上宣諭曰朕尹京舊鄉弟旭宰劇邑有疏幹之稱可
委以繁使公對曰臣待罪宰府恐公議非便 上曰
前代父子兄弟並處貴位不可以鄉之故自滯其才
公曰今省府延士人要職若干年進迭擢又得孤寒
者一人臣弟 陛下知名矣他日出于宸衷且乞

皇朝類苑卷之 二

一闕句遂判吏部南曹公歸語弟曰 上知爾之
才必有任使而終不言所得之旨翊日被命乃知銓
管入引對上見公弟賜與緋衣公因對叙感 上曰
不知尚著綠因朕失照管

又

王沂公曾張文節知白陳彭年叅預政事因白公曰
曾等拔擢至此以公之力然頗有稗補公曰頗聞其
說沂公等曰每奏事其間亦有不經 上覽者公但
批旨奉行恐人言之以為不可公遜謝而已一日奏
對公退諸公留身 上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某同來
諸公以前說聞于上 上曰誰所行諸公曰皆公
上曰王某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之私自東
封後朕諭王某令小可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
退而謝于公曰 上之委遇非曾所知也公曰向蒙
諭及不可自言曾得 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益文
正每休暇多與二府往還萊公出鎮會宿私第翊日
朝 上顧公曰昨日知有客甚歡朝廷無事大臣和
睦誠可喜也

又

上宣示公曰聞卿居甚陋窄令計之官為脩營其閣

皇朝類苑卷之 三

更擇卿意增益之公頓首曰臣所居乃先父舊廬當
日止庇風雨今蓋過已甚矣每思先人嘗有愧色豈
煩朝廷 上再三諭之公力辭乃止並見名臣遺事

禮遇詞臣

真宗好文待學士尤重王欽若召見最頻其後晁迥
李宗諤陳彭年王曾李維數人皆被恩遇惟迥再入
院天禧四年間屢蒙召對或龍圖閣滋福殿承明殿
洎宣和門之北閤子皆從容賜坐移刻而出其言議
及奏對此略而不書又常令中使密至院門詢吏云
今日誰直然後召之金坡遺事

御書碑額

仁宗天縱多能尤精書學凡宮殿門觀多帝飛白題榜勳賢神道率賜篆螭首王曾之碑曰旌賢寇準曰旌忠李迪曰遺直晏殊曰舊學丁度曰崇儒王旦曰全德元老文彥博曰效忠積慶李用和曰親賢范仲淹曰褒賢曹利用曰旌功呂夷簡曰懷忠張士遜舊德狄青曰旌忠元勳其餘不可悉記或云初王子融守河 唐明皇題裴漼御碑額獻之 仁宗乃賜文正碑曰旌賢大臣碑額賜篆蓋始于此其後英廟神考亦屢有賜者澠水燕談

皇朝類苑卷七 主

卷之七終

皇朝類苑卷之八

名臣事迹

韓魏公

韓魏公以元勳舊德夷夏具瞻熙寧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須索遼使与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至是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其國必問侍中安否其後公子忠彥奉使至遼問嘗使中國者曰國使類丞相否或曰類即命工圖之

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娛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公舊有德于閩中蔡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蔡之父老有遮索觀于道傍者乃愕然相謂曰吾以為韓公乃非也于是相引以去虜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或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鎮大名四年虜使每按臨清縣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需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

皇朝類苑卷八 一

中想望韓公名今幸過此如何得見故事惟判過廨
以尹与之相見而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諭其下者曰
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首惡者此豈比他
處敢尔不加意邪答其人易其馬

三

治平中夏國沉使將至以十事問朝廷未知其何事
也時太常少卿祝諮主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密府己
而見丞相韓魏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
及十事第云受命館伴不敢臧及邊事公咲曰豈有
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也公乃料十事以授祝曰彼

皇朝類苑卷八　二

及某事則以某辞對某某事則以某辞折祝惟々而
退及客使者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祝如所
教答之夏人聳服祝嘗以為魏公真賢相非他人可
及也

四

韓忠獻公神道碑　神宗御製也中云公堯前一夕
太星殞于園中櫪馬皆鳴又曰公奉詔立　皇子被
顧命立英宗為皇帝立朕以承祖宗之叙可謂定策
元勲之臣後銘其碑曰公行不歸中夕是悼尚想公
像淡落苑草復御篆十字填金以冠其額曰兩朝顧
命定策元勲之碑　帰田錄

五

慶曆初在咸秦平凉經畧使慕挺建議欲城白塔公
許之及本路兵馬夫丁既興而虜騎亦至寨下挺恐
兵敗而事不濟且己任其罪乃走使京師具事勢如
此及其可憂二狀請命于朝廷朝廷惟責公而不知
始建謀者挺也公亦不自辨自城成無事公復奏挺
之功而乞加獎諭為公鎮大名魏之牒訴甚劇而事
無大小公親視之雖在疾病不出亦許通問請命而
皷决于卧内人或以公為勞事過多勉其畧于總劾

皇朝類苑卷八　三

委于佐屬而必自便安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或死
或生或予或奪至此一言而决吾恐有所不盡而未
嘗敢有畧也况其可以委之手公于政府十有餘
年賛輔三朝黜陟舉才其入政台者外總方鎮出于
門下者過半矣然其知恩感義于公者幾希人或以
此為議公曰吾以至公之道移人而不求人知以至
公之道責人而不避人怨但無愧于天地豈復要譽
于人也

六

慶曆八年大水歳飢流民兩道公大發倉廪募人入

粟分命官吏設作粥以食民公日往按視遠近歸之
者不可勝數明年皆給路糧遣歸優詔褒美其畧曰
河北都轉運司奏去年河北艰食人户流亡州多方
擘畫全活人命及七百萬並歸本業蓋是卿用心拯
救朕甚嘉之（並見魏王別錄）

皇祐五年韓魏公拜武康軍節度使經畧河東時公
在定五年矣將行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公聞
之一日偽遊長春園陰欲由他道去民初不知至日
晡始悟奔走宿于北門：不許闔寮屬相与設祖于
上有先人父
道路瞻顧壯勇士也有感泣大慟声徹于外官吏
皆泣下既而道路士庶哭声動原埜

司馬文正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
与不識稱之曰君実下至閭閻畎畝匹夫匹婦莫不
能道司馬公：退十有餘年而天下日冀其復用于
朝熙寧末余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北行見村
民百餘權呼踴躍自北而南余驚問之皆曰人傳司
馬公爲宰相矣余以雖出于埜人妄傳亦其情之所
素欲也故蘇子瞻爲公獨樂園詩曰先生獨何事四
海陶治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蓋紀實也（澠水燕談）

孫威敏

皇祐末契丹使請觀太廟樂 仁宗以問宰相對曰
恐非祀事不可以習也樞密副使孫威敏公沔曰當
以礼折之謂使者廟樂之作皆本朝所以歌詠 祖
宗功德也豈他國可用耶使人如能留助吾祭可以
觀之 仁宗從其議使者不敢復請

陳文惠

陳文惠公拚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有宗穎川先生
堯佐字希元道號餘子壽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
上有有主人人
爲賤使相納禄不爲辱三者粗偹歸藏于先秦國公
燕公太夫人仲兄丞相棋神之域吾何恨焉（涑水紀聞）

王沔

王沔字楚望端拱初參大政敏於裁斷時趙韓王罷
政出洛吕文穆公蒙正厚寛自任中書多決于沔旧
例丞相侍漏于盧擬巨燭天始曉將入朝尚有留按
遣未盡沔當漏舍止然數寸事都畢猶徘徊候設方
曉 上每試舉人多令公讀試卷素善讀文格下者
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聽者無厭經讀者高選
舉子嘗納卷祝之曰得王楚望讀之幸也

陶尚書

陶尚書穀爲學士嘗晚召對　太祖御便殿陶至望
見　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
徨不進　太祖笑顧左右取袍帶來　上已束帶穀
趨入湘田録

王荆公

王丞相嘗云自議新法謂青苗免役更及法令等始終言可行者
曾布言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皆前叛後附或出或
入澠水燕談

又　皇朝類苑天人　六

王荆公再爲丞相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
已不可信〻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平日惟與子雱謀
議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
以使相再鎮金陵未幾納節求閑地久之得會靈觀
使居于金陵一日豫國夫人之弟吳生者謁荆公寓
止於佛寺行香廳會同天節建道場府僚當會于所
謂行香廳太守葉均使人白遷吳生不肯徙洎行香
畢大會于其廳而吳生于屏後嫚罵不止葉均俛首
不聽而轉運毛抗判官李宗大不平之牒州令取問
州遣二皂持牒逮吳生吳生奔荆公家以自匿荆公
初未知其事也頃之二皂至門下云捕人而譊忿于
庭荆公偶出見之猶紛紜不已叱二皂去葉均聞之
遂捕二皂而與毛抗李宗大皆詣荆公謝以公皂生
疎失于戒束荆公唯〻不荅而豫國夫人于屏後叱
均抗等曰相公罷政門下之人解體者十七八然亦
無敢捕吾親屬于庭者汝等乃敢尔耶均等趨出會
中使撫問適至而聞争聽事中使回日恣以此奏聞
於是葉均毛抗李宗大皆罷而以呂嘉問爲發又除
王安上提點江東刑獄俾迭治所於金陵

又　皇朝類苑天人　卌

熙寧庚戌冬荆公自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史館大學士是日百官造門奔賀者無慮數百人
荆公以未謝皆不見之獨與余坐西廡之小閣荆公
語次忽顰蹙取筆書窓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
欤寄此生放筆揖余入後二年公罷相知金陵明年
復拜昭文館大學士又明年再出判金陵遂納節辭
平章事又乞宫觀久之得會靈觀使遂築第于西
門外元豊癸丑春余謁公於第公遽邀余同游鍾山
憩法雲寺偶坐于僧房余因爲公道平昔之事及誦
書窓之詩公撫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孟筆談

向文簡

太宗飛白書張詠向敏中二臣名付中書云此名臣為朕記之向公自員外郎為諫議知樞密院止百餘日同平章事後坐事出永興軍駕幸澶淵手賜密詔盡付西鄙事許便宜從事公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會郊人曰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於廡幕明日盡召賓寮兵官置酒縱閱命儺人先令馳運於中門外後召至階公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動旋屏尸至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皇朝類苑卷八

富文忠

慶曆末富文忠公鎮青州會河決商胡北方水流民貧入京東公所勸撫八州之民出粟以助賑給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室　因產為窟以處流離擇寄居官無職事者各給以俸即民所聚着而分養以時給之器物薪芻無不完具不幸死者為義塚收瘞自為文遣使祭之明年夏大稔計其道路貲遣還業八州之間所全活者無慮四十餘萬人其募為兵者又萬餘人　仁宗嘉之拜公禮部侍郎公曰恤災賑之　官職也辭不受　澠水燕談

二

富公弼忠厚正直出于天性始終一節故富公之使北也朝廷以三書與之其一增物二十萬其一增十萬其一以公主妻梁王使與虜約曰能為我令元昊稱臣納款我歲增二十萬物不能若歲增十萬虜曰元昊稱臣納款我願指之旁耳汝當以二十萬與我然須是謂之獻或謂之納然後可至于公主則不必用也富公固爭獻納之名帰曰朝廷　涑水紀聞

三

富公為人溫良寬厚汎與人語若無所異同者及其臨大節正色慷慨莫之能屈知識深遠過人遠甚而事無巨細皆反覆熟慮必萬全無失然後行之宰相自唐以來為之礼絶百寮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袖手揖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傍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公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礼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客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之自公始也自致仕帰西都十餘年常深居不出晚年賓客請見者亦多謝以疾所親聞其故曰凡待人無貴賤賢愚礼貌當如一吾累年居洛親舊蓋以千百數若有見有不見是非均一之道

皇朝類苑卷八

若人人見之告哀疾不能遠也士大夫出知其心無怨也嘗欲之花子河東小輪過天津橋会府中從而于橋側市人書公之出隨而觀之至于安門市馬之空其得人心也如此及還去士大夫無遠近識相見則以言不相見則以書更相吊唁往々垂泣其得士大夫心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惻怛至誠之心充于內而形于外能如是乎

四

治平中公自定州歸朝既入見退詣中書白執政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　主上意方厚而求去 皇朝類苑卷八

如此之堅何也公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為止足哉因退歸私第堅卧不起自青州至是三年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朝廷乃許之以太保致仕論者皆謂公筋力既壯必未肯失去至是乃服 廬陵居士集

五

富韓公熙寧中罷相鎮亳常淺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諸君頗有事必禀命者常以狀白公々批數字于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諸君疑不能措手者相与求見公々以一二言裁處餘語他事曉然皆

夫其所疑者退而嘆服莫可及也公早使孫甫以片言折之謀摘中國及抵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況退處一鄙乎 [illegible]

梅聖俞

王副樞疇之夫人梅鼎臣之女也景彝初除樞密副使梅夫人入謝慈壽宮太后問夫人誰家子對曰梅鼎臣女也太后喜曰是聖俞家乎由是始知聖俞名聞于宮禁也聖俞時在家甚貧余或至其家飲酒甚醇非常人家所有問其所得云皇親有好學者宛轉致之余又聞皇親有以錢數千得梅聖俞詩一篇者其名重於時如此 歸田錄四

皇朝類苑卷十八

七

呂文穆

呂文穆公蒙正為宰相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言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間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鏡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敢言聞者嘆服以為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國朝三入中書惟公與趙韓王爾未嘗以婚戚徼寵澤子從簡當奏補時公為門下相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公奏曰臣昔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況

天下才能老於嵒穴不能沾寸祿者無限今臣男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贊此寵命忍罹陰譴止乞以臣擇褐所授官補之同議方允正授六品京官自尔為制公生於洛中祖第正寢至易簀亦在其寢云

燕王元儼

燕王元儼　太宗幼子也　太宗子八人　真宗朝已亡殁至　仁宗即位猶燕王在以皇叔之親特見尊礼契丹亦畏其名其疾亟時　仁宗幸其宮視為調藥平生未嘗語朝政遇言一二事皆切于理余時知制誥所作贈官制所載皆事實　歸田録

陳元叟

陳元叟字廣夫為廣西轉運使　上言学布所據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報新榦枝葉繁茂則刈之遇歲之間　收其学　因其本十年不衰每織布一端止售百錢蓋織者多而市者少故地有遺利人無餘貲固充復交市帛之數歲万匹自朝衆廣植麻学以鹽鐵折変收市帛未及二年已得三十元萬餘匹請以学麻允折桑柘之數合佐書曆為課績　蜀公家事

李文靖

李文靖公沆為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時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憂勤足以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請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蒐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魏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庐陵居士集

二

李文靖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匏公唉曰吾在數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国耳今国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果有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正此謂也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于民耶

三

李丞相沆有長者誉一世僕遁宅金十斤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捨自為一券繫于裔頭貴于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祝夫人曰顧如己子育于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夫嫁之夫人如所論及笄擇一胥亦頗良具奩帰之女竊果監白其二親後帰舊点闈之藏公刻心骨丞相猶夫婦剝服為義禎之至覺衰經三年　湘山野録

公嘗言李丞相重厚淳質言無枝葉善屬文識治体
樂賢好善頗通釋典尤歎崇利並務罕以攖心其自
奉甚薄所居甚陋廳事無重門頹垣壞壁不以屑意
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令葺以試沆ゝ朝夕
見之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沆ゝ笑謂其弟維曰豈
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勸治居第未嘗答維因語
次及之沆曰身食厚祿時有横賜計囊裝亦可以次
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
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
能久居巢枝聊自足尔安事豐屋哉後遘疾沐浴左

腸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方殮室無穢氣亦寢行之
報也沆在相位接賓客常寡言馬亮与沆同年生又
与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兄為無口匏維承閒嘗
達亮語沆曰吾非不知也然今之朝士得升殿言事
　上封論奏了無壅滯多下有司皆見之矣若邦国
大事北有強虜西有戎遷日所條議所以備禦之策
非不詳究縉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与
之談皆不能啟發吾意自餘通藉之子坐起拜揖尚
周章失措即席必自論功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
与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行附世所謂籠罩籠罩之事

僕病未能也為我謝馬君沆常言居重位實無補萬
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国耳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
多矣此蓋陸象先所謂庸人擾之ゝ論也 楊文公談苑

五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
子時沆之歿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
容云宰相歿二十年能使主上追信其言以何道子
容言獨以無心耳軾謂陳執中俗吏耳特以至公猶
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

祐三年與其郡賜宴尚書省論此 東坡志林

卷之八 終

名臣事跡

王沂公

王文正公曾爲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嘗謂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嘆服以爲名言 廬陵居士集

二

景福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置使將以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也可 真宗歎賞再三朝論韙之

三

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伴邢祥頗肆談辯深自衒鬻且矜新賜鐵券公曰鐵券蓋勳臣有功高不賞之具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爲輒及貴祥大沮 涑水記聞

四

王沂公曾青州發解及南省廷試皆爲首魁中山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語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沂公正色答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范魯公

范質初作相與爲道同堂道意輕其新進稍視所爲質初如印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箋表得以視而書之憑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爲名相 楊文公談苑

二

范魯公質早輔周室及 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兩朝翊戴嘉謀偉量時稱名相然自以執政之政生殺惟所繫苟不能早夜兢畏悉以精慮致事衆餘憂患畢至加之道有枉直時有夷險居其位者今古爲難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釅醋即可爲宰相矣 涑水記聞

范文正

范文正公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嘗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公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投子聞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誌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絶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曰爾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誌宛然 筆錄

二

景祐中范文正公知開封府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

右不便因言公離閒大臣自結朋党乃奪天章閣待
制出知饒州余靖安道上疏論究其朋党坐貶尹洙
師魯上言靖与仲淹交淺臣与仲淹義兼師友當從
坐貶監郢州税歐陽脩永叔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
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陵令永叔
復与師魯書云五六十年來此輩沉默畏慎布在
世忽見吾輩作事下至灶閒老婢亦相驚怪時君謨
為四賢一不肖詩播于都下人争傳寫鬻書者市之
頗獲利後虜使至密市以還張守虜奉使過幽州館
中有書永叔詩在壁者四賢希文安道師魯永叔也
一不肖若訥也（涑水紀聞）

皇朝類苑卷九

三

晏丞相殊留守南京仲淹遺母憂寓城下晏公請掌
府学仲淹常宿学中訓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謹
以身先之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有時刻往往潛至
齋舍伺之見有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
枕耳仲淹問未就寢之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仲淹
即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
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学者準
以為法由是四方從学者輻輳其後人以文学有声
名于場屋皆其教也服除至京師上宰相書言朝廷
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
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
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
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礼官定議欲媚章献太后
請天子帥百官献寿于庭仲淹以為不可晏殊大懼
召仲淹怒責之以為狂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
公誤知常懼不称為知己耻不意今日更以正論得
罪於門下也殊慚無以應（湘山野録）

四

皇朝類苑卷九

初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党士大夫無敢往
別王待制質独扶病餞于国門大臣責之曰君為長
者何自陥朋党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党人公
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

五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寮属登楼置酒未挙觴見
衰絰数人営理葬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
於邠将出殯近郊賵歛棺槨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
晏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涑水紀聞）

慶曆中范希文以資政殿學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謁翊日召食侍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進士也因通旧日直館學時貧窶与　同止長白山僧舍惟煮粟米二合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二塊斷虀十數莖醋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之如此者三年（湘山野錄）

曹武毅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西京朝辭日　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當一訪曹翰

皇朝類苑卷五十　五

問其良苦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曰言序其迁謫之久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聽敢怨苦耶但以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継粥飯可乎內侍曰大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須質也翰固不可于是封裹一複以授內侍收複以十千答之洎回奏翰語直言質衣事　太宗命取其複開視之乃一大副畫障題曰下江南圖　太宗惻然念其功即日有旨召赴闕稍復金吾将軍盡江南之役翰爲先鋒也（東軒筆錄）

王參政

王參政化基興國二年及第于呂家正榜釋褐授賛善知州趙韓王學術平淺議以驍進少年無益于治抽出政准僕公嘆曰不幸丞相以舊勲自恃時忘曉進男兒既逢明時豈能事幕府承迎于晚畫之末予抗疏自荐表郁真定男子公嘗慕范滂有攬轡澄清天下之志遂撰澄清王路　旨切于時要　太宗壮之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亟用之由著作郎三司判官左拾遺召試中丞補闕知制誥

狄武襄

天聖五年王文安堯臣状元及第釋褐將作監丞通

皇朝類苑卷九　六

判湖州是年狄武襄公青始投拱聖营爲卒晚年同入樞密院武襄爲使文安副焉（東軒筆錄）

魏咸熙

魏咸熙仁浦之子性寛厚仕太僕少卿累典藩郡知杭州日晨朝視事掌舍卒掛油缸　纔鈎上平中其額翻汙冠襪咸熙戒左右勿得輒言使老卒　免還卧內易衣甲而出婦朝大治酒具賓友集饌陳越中銀缺陶器僕僮數人共舉食案而前相翻顛足跌盡碎之坐客皆失色咸熙殊不變容但令易他器則具素果亦不加笞責量以劉寛之比

王文正

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唯啖飯而已家人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食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訴於公曰庖肉為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為饔人所廋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嘗宅門壞主者徹屋新之暫于廊廡下啟一門以出入公至出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復行正門亦不問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既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 皇朝類苑卷九

薛簡肅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南發運使始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王文康公薛簡肅公俱嘗鎮蜀而皆有名章獻時同為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蜀事文康曰臣昔在蜀時有告戍卒反者斬之營門遂無事簡肅曰臣在蜀時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 並湘山野錄

呂文靖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之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節制有不得專者故平失利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諸帥 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 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職者與同罪 仁宗從之明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士大夫善公之有謀 皇朝類苑卷九

慶曆初 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朝体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促公同列亦贊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 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而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心驚動耳 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 並涑水記聞

三

呂許公夷簡為郡守　上言乞不挽農器　真宗知其可為宰相記名殿壁後果正台席莊肅為郡守上言應天下疑獄並具事節奏取勅裁　仁宗知其有仁心後至龍圖閣直學士王安石為翰林學士又因萊州阿芸謀殺夫以為案問欲舉免所因之罪主上決意用為輔相自莊肅之議進歷　仁宗　英宗　神宗三朝之中凡有奏疑始末不免死案問之律行凡臨勅而自陳者皆得原減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也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之九

李公擇

李常公擇少讀書於廬山五老峯白石庵之僧舍書幾卷公擇既貴思欲遺之後學者不欲獨有其書乃藏於僧舍其後中山之人思之目其居曰李氏藏書山房而蘇子瞻為之記東水坡閣

張乖崖

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知府猶有此禁張詠乞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侍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置侍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置姬侍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之仍處女也張在蜀一日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為白金張曰若能一火煅百兩乎術士曰能之張即市汞百兩俾煅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嘆曰君之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之私家立命工煅一大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寺殿上用公壽遂市寺中以酒榼遺術者而謝絕之人服其不欺也

二

張乖崖少年慷慨學擊劍善立奇節李順之亂益州大將王繼恩上官正革頻師逗遛不進遂使行械隊

皇朝類苑卷之

供帳頗盛以錢之舉爵謂軍校曰爾曾蒙國厚恩無以塞責當勉力平盜致尊以手指其地曰若老師日曠即爾輩死所也徐謂繼恩曰朝廷始者許僕參後騎豈至今日酸賊以眾師久矣自是師氣果振獲捷而還玉壺清話

三

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吏鋪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奏宴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後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希白為公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

先禍繁倏草棗自為賀曰再則違俗壓則絶物乎唯之名聊以表德同號乎產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九曜院皆画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為之也初蜀人雖向學而不樂仕宦公察其有聞于鄉者得張及李畋張逵聞召与語民間事往往延入卧内從容款曲故公于民情無不察者三人佐之也其後三人者為之於劍皆為員外郎而蜀人寖多仕宦矣公每斷事有情輕法重者有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謂之戒民集大抵以敦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湘山

四

故尚書張詠嘗謂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慎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諍素有文采無如寇公當方面寄則詠不敢辭 名臣遺事

丁文簡

丁文簡嘗言舉進士時以制誥為贊奏既而後自咲曰是不接已然其後為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亦見其存有素矣初舉人居鄉必以彖投贊先進自梱名後寢衆貫許公為御史中丞又奏罷公奏兩士子

之禮都亡矣 湘山野錄

二

丁度字公雅開封府祥符人祖顗盡其家聚書至八千卷搆室以貯之曰吾聚書多雖不能讀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矣父逢吉以医事 真宗於藩邸官至將作監丞致仕度以礼詠陰叔母服勤辭學第二人登科解褐大理評事通判事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令 上即位度上書請傳延儒臣觀講道義增置諫官切磨治体璽國荒萊安集流猾以為州縣殿最章獻皇后喜之近太常博士賜緋殘出知潤州事徙兩

京轉運使以祠部員外知制誥近翰林學士久之兼侍讀學士又加承旨又兼端明殿學士因朝故事中書制民政樞密專兵謀及趙元昊逆命朝廷多事度建言古之號令皆出于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錯置異同則下無遵從非為国体于是詔樞密重務二府通議度在兩京十五年性寛厚 蕩不修威儀流輩多易之 上從容問度用人資序与才器孰先度對曰天下無事則循守資序有事則簡拔才器上甚善之會諫官有言度丞相間求進者 上以度言諭執政且曰度侍從十有五年而應對如是不自為

祕真淳美長者也尋以度為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僉
年參知政事頃之衛士為變事連宦官楊懷敏樞密
使夏竦上言請使御史与宦官同于禁中鞫其獄不
可滋蔓使反側者不自安度曰宿衛有變事關社稷
此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党与
卒從竦議未几度求解政事特詔置紫宸殿學士
以度為之起熙侍讀學士尋紫宸稱呼改為觀文殿
李士後數年薨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早貴晚年
學務養之術常獨居靜室左右給使惟老卒三人而
已 涑水記聞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使遼其主每擇貴臣有學者押宴非常
例也但公名重今代故其為外夷敬服如此 涑水記聞

二

歐陽文忠公自歷官至為兩府凡有建明于 上前
其詞意堅確持守不變且勇于敢為王荊公嘗期其
可任大事及荊公輔政多所更張而同列少与合者
是知歐陽公罷參知政事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荊
公乃進士為宣徽使判太原府許朝覲意在引之執
政以同新天下之政而歐陽公懲濮邸之事深畏多
言遂力辭恩命避以請老而去荊公深嘆惜之 東軒

太宗知人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
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
林其後呂蒙正為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政
宋白官至尚書老于承旨皆為名臣 廬陵居士集

不信異端

李司空家累世不置佛堂不畜內典經文与似宗家
不然諸鑠祀其先人酒炙而已 楊文公談苑

卷之九終

皇朝類苑卷之十

名臣事跡

大官高壽者

本朝大官最享高壽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趙少公概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二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傅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仁宗篤師傅恩遇公特厚致政後每大朝會常令綴兩府班公時年已八十餘而拜跪輕利　仁宗既乃飛白百歲二字賜之公遂進啟以謝優詔襃答此雖漢顯宗之遇桓榮不過是也 青箱雜記

將相世家

李容學濟与李昌武宗諤同宗同歲月後一日而生二人者畢生休戚慘舒一与之同及昌武死濟亦後一日卒昌武即司空昉第三子在玉堂　真宗召公同丁晉公侍宴玉宸殿　上曰朕嘗思國家將相之家世緒不墜相繼曹彬李昉二家尤更雍睦有法朕繼二聖基業亦如二家保守閥閱 東軒筆錄

大臣奢儉不同

鄧州花蠟燭名著天下雖京師不能造相傳云是寇萊公燭法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与客相對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功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遂殁不返雖其不幸亦可為戒也 歸田錄

貴門子弟

初翰林學士彭　不訓子弟文學奉軍晁宗愨上啟貴之曰王氏之琪珪玘瓘器壹璠璵韓氏之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繇而得由學而然謂王氏皆以玉為名韓氏亦皆以糸為名故云璠璵綷緯大之天下之求賢子弟取高科者唯王韓二族為盛故舉之人名舉之以訓子弟焉 名臣傳

陳恭公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侄世修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

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
仕

二

陳恭公事　仁宗兩為相悉心盡弊百度振舉然性
嚴重語言簡直与人少周旋接賓客以至親戚骨月
未嘗從容談笑尤靳恩澤士大夫多怨之惟　仁宗
常曰惟不昧者我陳執中耳及其薨也韓維議謚
之曰榮靈　仁宗賜謚曰恭薨後月餘夫人謝氏雖
卒一子纔七歲官葬日門下之人惟解賓三至墓所
世人嗟悼之梅堯臣作挽詞兩首具載其事曰位至

皇朝類苑卷十　三

三公有恩加錫謚無再調金鉉鴻羹刻玉麟符已貴
鴛同穴還悲鳳少雛擁塗看鹵簿誰為畢三虞　公在
中書日朝廷百事宗王官多不喜天子以忠富貴人
間有恩榮殁後除名非謚數咽歎冥杀秋風（東軒筆錄）

文潞公

至和初陳恭公罷政用文富二公（制書）傳正衙宣麻之
除上遣小黃門密於百官之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
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　上大
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
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自古人君用
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恃耶故
余作文公批答云永為商周之所記至于夢卜之求
賢孰若縉紳而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其述上語也（廬陵居士集）

文

文彥博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鄠人也至和中湜
上言陝西鐵錢不便于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
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
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
獲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賣之曰

皇朝類苑卷一　四

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于是眾曉然知鐵錢
不廢市肆復安（涑水記聞）

錢思公

錢思公雖生長富貴而少所嗜好惟喜讀書坐則讀
經史臥則覽小說如廁則閱小詞蓋未嘗頃刻釋卷
謝希深亦言与宋公垂同在史館每登廁必執書以
往諷誦之声琅然聞于外近其篤學如此余因謂希
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馬上枕上廁上
也蓋惟此尤可以屬思耳（廬陵居士集）

張文定

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兩為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服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嘗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舉郡驚駭常于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漆大桶于廳側窺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漫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享富貴者必有異于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析半餅以筯卷抽去其筯內撚一頭並而食此亦異于常人也 歸田錄

皇朝類苑卷二 三

李文定

李文定公為參知政事時 仁宗為皇太子文定兼賓客一日召對滋福殿欲相之因辭儀而太子出謝曰蒙恩以賓客為宰相 真宗顧謂曰尚可辭耶仍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與丁謂爭事罷天下之人皆以寬直許之 東齋記事

又

李文定公迪罷陝西都轉運使還朝是時 真宗方議東封西祀脩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為備 上大怒以為瑋虛張虜勢恐嚇朝廷以求益兵以迪新自陝西還召見示以瑋奏問其虛實欲斬瑋以戒妄言者迪因奏曰瑋良將不必妄言臣觀 陛下意不欲從鄰州門出兵耳秦之旁郡兵數為小冊常置髻叢中以自隨今未敢以進 上曰趣取之迪乃于髻叢以進 上曰某州某州兵若干戍秦州鄰郡傳詔於樞密發之既而虜果大入致瑋迎擊大破之遂開山後之地奏到上喜謂迪曰山後之捷卿之功也及上將立章獻后迪為翰林學士屢上疏諫以章獻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由是章獻深銜之周懷政之誅 上怒甚欲責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為參知政事候 上怒稍息從容奏曰

皇朝類苑卷十 文

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 上大寤由是獨誅懷政等而東宮不動迪之力也及為相時 真宗已不豫丁謂與迪同奏事退既下殿謂矯書詔欲為林特遷官迪不勝怒與謂爭辨引手版欲擊謂〻走獲免因相論奏詔二人俱罷

相連知鄭州明日謂淺為留相連生鄭其半載 其
宗吳駕貶衡州團練副使侍禁王仲宣押連知衡州
仲宣知鄭州見通判以下而不見連〻惶恐以爪自
刖人救得免仲宣浚悔連賜無不至人注見連者耽
籍其名式饋之食留至莫竊棄損不与連客鄧餘悪
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鄧餘不畏死汝殺我
公我必殺汝從連至衡州不離左右仲宣頗憚之連
由是得全連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知舒州章獻太
后上儒時連以尚書左丞知河陽 上即位召請語
京師加資政殿學士數日復為相歲餘罷

宋鄭公

宋鄭公初名郊字伯庠与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
下號為二宋其後為知制誥 仁宗驟加奬眷便欲
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
又曰郊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
仁宗遽命改之公快〻不獲已乃改名庠字公序後
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康事福壽而終而
譖者竟不見用以卒足可以為小人之戒也 歸田錄

文

宋丞相庠早以文行負重名于時晚年尤精字學嘗
手校郭忠恕佩觿三篇寶玩之其在中書堂吏書牒
尾以俗體書宋為宋公見之不肯下筆責堂吏曰吾
雖不才尚能見姓書名此不是我姓堂吏惶恐改之
乃肯書名 歸田錄

錢文僖

錢文僖若水嘗率衆過河號令軍伍么布行列悉有
規制深為戎將為伏 上知之謂左右曰朕嘗見儒
人談兵不過講之于樽俎硯席之間於文字則引孫
吳述形勢皆閑暇清論可也責之于用則罕有見成
効者今若水亦儒人號武援可善也時北戎猶擾

上密以手札訪之公奏曰制邊滅戎之策無他臣聞
唐室三百年而魏博一鎮北戎甚少不及今日之盛
大戎未嘗侵境者益幽薊為唐北門屯師屯兵以鎮
之稍有侵軼則呼吸應敵時言者請城綏州積兵粟
完項話公疾乘傳往按至則乞罷時論韙之 上嘗
語左右曰朕覌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哥用之才
力有餘朕止疑其筭新壓區治至大用恐愈沮之其
後果然 王堂清話

鄭毅夫

鄭毅夫入翰林為學士數月今左揆王相國繼入玉

堂故事以先入者班列居上鄭公奏曰臣德業學術及天下士論皆在王某之下今班列當居其上寔不遑安欲乞在下　主上面諭之㩀相固辭曰豈可循鄭某譏挹而變祖宗典故耶又數日鄭公乞罷禁林以避之　主上特傳聖語王某班列鄭某之上不得為永例後援相為鄭父　誌其墓語筆擾重至挽詞有欽知陰德事看取玉堂之句佳其德也

唐質肅

唐質肅介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

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張文節

天聖中張文節在政府國封歲入見莊獻母儀天下見其二侍婢老且陋怪其適自戚納對以丞相不許市妙年者因勅國封娶市二少婢或丞相問但言吾意國封遂買二女奴首飾服用不當三十餘萬一日文節歸第二婢拜于庭文節詢其所自因封具以告從容指旁二侍姬謂夫人曰此二姬乃夫人昔日之媵今出之亦無所歸固當終身于此耳君二妹盛未渝笄將嫁少年子問去之事固不可知若今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然太后聖慈丟　某之志豈可渝也他日入見宜以此愬數奏遽召宅老呼二婢之父兄對之折券弃首飾衣服舉之俾為嫁贇謂曰君更願于人必當逞府勘罪見木墨談

二

桑贊以旄鉞鎮古城張文節在幕下桑月給幕職廚料人十五以下文節家貧食甚衆命倍給之文節亦止其半或不得已過有所用則具所用之數聞于桑歸其餘于帑藏贊雖武人嘗謂文節曰公異日必大用恨吾老不能見也祥符中文節為京東轉運使奏

稱昔在桑贊幕下知臣長厚今贇死葬濮州子弟悉官于外臣乞每遇寒節暫至贇墓拜掃詔可之自是歲一往祭奠之礼如在相府凡桑氏子孫來見者待之有如骨月歸田錄

楊文公

楊文公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剛劲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于一小閤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問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跡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

所謂矣由是得狂奔于楊翟　真宗好文初待大年
眷顧無比晚年恩礼漸衰亦由此也湘田録

、劉温叟

秘書監劉温叟父岳退居河陰判温叟方七歳嘗謂客曰豈老矣他無覬　得世難消息与見背為温路之耕劉烟月為太平之逸樵平生足矣後記之語同名為岳後為學士温叟晋少帝時又為學士嘗丞崇之受命之日拖勅立堂下其母未与之見隔簾聞鼓鑰声戯而問舊二青衣奉一箱至庭則紫袍衣也母始捲簾見之曰此則汝父在禁林内庫所賜温叟捧

皇朝類苑大夫二　二

號慟影寢列祀以文告其先方拜母慶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大劇為有樂亦以事辭之客有知其情則惻哭急起与之遊絶　太宗聞之嘉嘆益久温叟時為中丞家貧　太宗致五百緡以賜之拜祝訖以一櫃置于御史府西楹令來使緘鑰而去至明年端午以執扇角黍賜之視其向時封兜然所親諷之曰晋邸賻恤公之貧盍開扉以濟其乏温叟曰晋王身為京尹兄為天子吾為御史長拒之則似難敬受之則何以激流品于後　太宗聞之益加嘆重見東軒筆録

、張鄧公

退傅張公充化軍生百日始能啼猴孫中喪其父母少孤貧讀書武當山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子有道可隨我學仙公不欲道士云勿強曰有不然亦位極人臣公以淳化三年孫何榜中及第久困條調年幾五十始轉著作佐郎邵武縣還朝以文贄楊公大年比二日至門下連通楊公与同輩打葉子門吏不敢通公亦勿去楊公忽自窗隙見之知非常人也延入款語又觀所為文以為有宰相器未幾薦為御史尋充壽春　由此除會要登台輔然公寛厚長者記存故舊嘗与邵武姓魚一僧相善及貴猶不忘其人使

皇朝類苑大夫十　三

其弟子守仙亦沾錫年致政亦時遣守仙物不絶答書皆親筆其敦篤如此青箱雜記

二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陂令會歳旱禱于白崖山陸使君祠遊雨立廷下若聽命然雨足乃還蜀人刻石記其祠中　真宗時為廣東轉運使會詔天下置天慶觀公曰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湘山野録

、杜祁公

杜祁公衍越州人父早卒遺腹生公其祖愛之初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抉

一竿与之使挾以自從公一手挾竿一手執帽渫流久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爾母有二子不孝悌其母改适河陽錢氏祖父卒公十五六其二兄以爲其母匿私財以适人就公索之不得以劍欲之傷腦後走其姑〻匿之重撩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陽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路間貧甚傭書以自資嘗至濟源富民家相其客奇之因妻以女由是資用稍給舉進士殿試第四及貴其長兄猶存待遇甚有恩禮二兄及錢氏姑氏子孫受公蔭補官者數人乃皆爲之婚嫁 東軒筆錄

二

杜祁公以宮師致仕于南都時新榜一魁我者出倅巨藩道由應天太師王貢政舉正以其年少高科方得意于時盡假以牙兵寶轡旌鉞導從呵擁時盛祁公遇于通衢無他路可避乘款段衰帽瞻獎二老卒斂馬側立于旁舉袖障面新貴人頗恚其立馬而避問從者曰誰乎卒對曰太師相公 湘山野錄

三

杜正獻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于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公曰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如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參政不肯書曰某初不聞正獻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正獻當明日奏審不當遂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兩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雖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終始者蓋難也 東軒筆錄

卷之十 終

皇朝類苑卷之十一

名臣事跡

元大參

大參元厚之公成童時侍錢塘府君于荆南毋從學於龍安僧舍後三十年公以龍圖歡卿帥于府昔之老僧猶有存者引公訪舊齋而門徑窓扉及泉池釣遊之跡歷歷如昨公感之因構一巨榜曰碧落手寫詩于堂詩有九重侍從三明主四紀乾坤一老臣及過廬　都失眼前人之句雖向老而男子雄鵰之氣殊未衰歟未幾果以翰林召除為學士俄而又參熙寧大政真所謂乾坤老臣也其堂遂為進後之大觀 湘山野錄

馮文懿

仁廟初纂臨升祚十二歲未能待旦起已日高時明肅太后垂箔擁佑一日遣中人傳旨中書為官家年小起晚稽留百官班次每日擬來這裡取斷諸會首台丁晉公在　告惟馮相拯在中書衆奏曰乞候丁謂出廳商議始丁參告累傳前語晉公口奏曰臣等止聞上皇帝傳寶受遺若移政于他處則社稷之理不順難敢遵禀晉公由此忤明肅之旨復面謂同列曰此一事諸君即時自當中衆何必須候其出廳又見頑猶自厚也晉公更衣馮謂魯參曰渠必獨作周公令吾輩為莽卓矣乃真宰相存心也初寇忠愍公罷日丁當秉筆謂馮相曰欲与寬崖又再淩鯨波如何馮但唯唯丁乃擬除雷州及丁之貶也遂當馮相秉筆謂魯參曰鶴相始欲貶寇于崖當有鯨波之懷今暫屈周公涉鯨波一廻竟寬崖 湘山野錄

二

馮拯之父為中令趙普家內知蕃幹當本宅事者也一日中令下廳獨坐抵方十餘歲彈雀于廳前中令

熟視之召坐与語其父遽至惶恐謝過中令曰吾視汝之子至貴人也因指其所坐榻曰此子他日當至吾位馮後相　真宗　仁宗位至侍中

趙參政

趙參政　汝人　太宗定試發真解氣明俊擢寘中科未幾拜中丞　上幸金明池舊例臺臣無從游之制　太宗喜之特召預宴自公始也擢為樞密付使時陳象与董儼俱為塩鐵付使胡旦知制誥盡同年叟夕會飲于振弟恭錫弘矢未嘗虛日無何叅醉夜分方歸金吾吏邏夜候馬首步踏象醉凝其吏曰金

吾不借夜王滿莫相催都人諺曰陳三更董半夜趙
公曰是坐戰宗信軍　淳化中以諫議起知天雄
大河貫府蓋壕循隄蓄薪芟者利厚價欲售之謗好
人穴其隄使公知之伏劍露尓盡取豪蓄廣積給用
其壽遠絕又陳河怒漲流入御河陵府城公集禁卒
殺羊爲酒募豪右貲散卒負土護之皆樂從不數日
水退城完就加給事參政召还上召秉疾至赴京書
太宗呹曰公半夜之会不復有之公叩陛泣謝東軒筆録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好學傳通書善講其說　太
宗端拱中九經及第再調大理評事充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奭少年位
下然音讀詳潤　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
獨不得耶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累遷都官員
外郎侍諸王講賜紫章服　真宗即位令中書門下
諭奭欲任以他官奭對不敢乃罷諸生侍講頃之自
戒方負外郎除工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会　真宗
幸亳州謁太清宮奭上言切諫　真宗不納遂爲解
于不納婢妾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年七十有司謚
豈爽舉動方重據論有根底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
封禪符瑞處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諍毅
然有古風采又精力字同定論語尓雅孝經正義請
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令初五日郊從祀神
不設席尊不施冪七祠時饗獻神齊福止用一尊不
設三登獻不離微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冰紀上七十
位饗先農至折穀之前上丁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
二舞奭皆言真謬闕並從其增改云又走言家礼六
天帝止是天之六名冥則一帝今位號重複不合典
礼各宜罷五帝雩祀設五帝昊天帝位乞于群臣議

定時習礼者少又誚政作其議不行撰崇祀録繫記
圖五經節解五服年月傳于時三子瑤虞部員外郎
珙衛尉寺丞早卒瑜殿中丞金坡遺事

寇萊公

真宗次澶淵也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
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在虜境也何人可爲
群守艱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畧可施古人有言曰
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
可爲守于是即時進殿出勅退召王公于行府諭以
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

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肆難之日參政為国柄臣當体
此意驛騎已集仍敕朝辭便宜就塗身乃安也寇附
大白飲之命曰上馬杯王公驚惧不敢辭飲訖拜别
萊公〻答拜曰參政勉之廻日即為同列也王公馳
騎入覲方戎虜滿埜無以為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
坐越數日虜騎退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于上前故
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東軒筆錄)

二

袁太監常言曾守官営道聞史官言寇萊公始謫
見局有光巻二 上
衡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竟荷瓦木不督而会
公宇立成頗亦雄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
行始戒塗吏民遮道馬復蹴踏不進寇以策叩馬曰
吾尚敢留滞耶汝何不行馬即前去寇泣曰語丁謂
我負君何事致我于極地耶其後丁自朱崖移道州
袁當接其語論遂以昕聞質之丁曰寇自相蹤先朝
因酬日賜宴于寇相第寇好以大白飲人時曹利用
為樞密付使不領其意寇曰某勸大傅酒何故不飲
曹竟不濡唇寇怒曰若一夫耳敢尔耶曹厲声曰
上擢某在樞府而相公謂之一夫明日當于上前辯

之自此二公不協厥後發萊公之事者曹貽也預謂
何事然中外皆知萊公之禍丁甫刀馬而二公之在
政府也當太平之盛至于賞罰王度亦無善悪之大
者至今天下識与不識聞萊公之名則許以忠盡言
晋公之為則目為奸諛豈非丁以才過其寔寇以寸
誠過其才歟(儒遊蘇)

三

寇萊公卒于海康詔許歸葬道出荊南之公安縣邑
人迎祭于道斬竹插地以掛紙錢竹遂不根而生滋
茂迨一歲邑人神之立廟于側祠宇岌嶪祀奉甚謹
見局有光巻一 六
侍讀王公樂道真事于石(名臣傳)

四

寇準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丁謂參知政事嘗会食于
中書有羹污準鬚謂与拂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
与官長拂鬚耶謂顧左右大愧恨章聖既倦政而丁
謂曲意迎合太皇之意有臨朝之謀準便殿請對言
太子睿德天成足以任天下之事 陛下胡不協天
下人係望謂社稷之大謀並望大明數照重曹若丁
謂侍力而挾奸曹利用侍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
悲亂 陛下家事因術状嗚咽流涕 真宗命中人

扶起對揄之明日謂之究以急變國飛不執之語以
中準坐是竄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户參軍皆
謂所為也赴雷州時道出公安剪竹插于神祠之前
而祝曰準之心若有負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負國
家此枯竹當再生其竹果生後范仲淹作藥石詩言
準無辜被謫天聖元年閏九月移授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祭酒衡州司馬益　上知其無辜將復其位其
月死貶所年六十三尋復官爵謚忠愍及　上即位
北使至賜宴徙兩府預焉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
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

朝廷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貶公撫南夏非久即還
東軒筆錄

五

天禧末　真宗寢疾章獻明肅劉太后漸預朝政
真宗意不能平怒萊公機如此意欲廢章獻立
仁宗册　真廟為太上皇而誅丁謂曹利用等於是
引李迪楊億曹瑋盛度李遵勗等叩力處畫已定九
詔命盡使楊億為之且將舉事會萊公因醉漏言有
有人馳報晉公晉公夜乘犢車東往利用家謀之明
日利用入盡以萊公所為白太后遂矯詔罷公政事
及　真宗上仙乃指萊公為反而投海上其事有類
上官儀者天下冤之楊億臨死亂當時所為詔誥及
始末事迹付遵勗收之季章獻上仙遵勗乃抱億所
留書進呈　仁宗及叙陳本末　仁宗盡見當日曲
直感嘆再三遂下詔湔滌其冤贈中書令謚曰忠愍
又贈楊億禮部尚書謚曰文凡預萊公冤而被逐者
皆詔雪之故億贈官制曰天禧之末政漸中微能叶
元臣屏斥姦邪　蓋謂是也

丁晉公

丁晉公至朱崖作詩曰且作白衣菩薩觀海邊孤絶

至危山在朱崖作詩集百餘篇皆為一字題寄歸西
洛又作大香傳叙江南諸香又作諸郡名配古人姓
名詩人集近人詞賦而為之序及佗記之題詠各不
下百餘篇盡未嘗廢筆硯也後移道州旋以秘書監
致仕許于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年鬢髮無須白
者人亦服其量也在光州四方親知皆会至食不足
轉運使以聞有旨給東京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
月吟傳而盡臨終前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嘿誦
佛書以沉香煎湯時時呷少許啟手足之際付囑後
事神識不亂正衣冠奄然化去其能榮辱兩忘而不

亦不沮真異人也

陳康肅

真宗欲擇臣寮善弓矢美儀彩者伴虜使射弓時輩倫者惟陳康肅堯咨可為陳方以詞職進用時晏元獻為翰林學士太子左庶子事無巨細皆咨訪焉上謂晏曰陳某若肯換武當授以節鉞卿可諭之時康肅為因焉太夫人尚在閫範甚嚴陳曰當白老母不敢自為既白之燕國命杖撻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為名臣汝欲叨竊寵祿貽羞于閥閱忠乎因而無報　真宗遂以小瑲以方寸小紙細書問晏曰王成之議如何小瑲誤送中書大臣恠此不諭次日稟奏　真宗不允笑而問之曰朕為不曉此一句經義因問卿等止點其瑲亦不加罪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二十一

張洎

張洎在圍城中作蠟丸帛書聞道求北戎之援為邊候所得洎歸朝　太宗召洎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中所作　太宗厲声曰汝國亦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寔為之誰之過也洎曰當危難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之不為狂所當帛書甚多此特一耳　上喜之曰忠臣也召坐慰勞之魏王別錄

崔遵度

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　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通聞臣寮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耳遵度與物無競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完靖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匪躬極職之外以避顧盼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琴于室妻子殆不得見通夕只聞琴声東軒筆錄

竇尚書

竇儀開寶中為翰林學士時趙普專政　帝患之欲聞其過一日召儀語及普所為多不法且譽儀早負才望之意儀盛言普開國勳臣公忠亮直社稷之重帝不悅儀歸言于予弟侃酒酣語其故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詣朱崖吾門可保矣既而召學士盧多遜堂有譏于普又喜于進用遂攻普之短果罷相出鎮河陽普之罷甚危賴以數旧親祠多遜遂參知政事作相太平興國七年普復入相多遜有崖州之行是其言之驗也儀弟侃偁俱偕並舉進士父禹鈞范陽人為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皆成名士風家法為時之表馮道贈禹鈞詩云燕山竇十郎教子有

皇朝類苑卷十一　十

義方堂椿一株老丹桂五株芳人多傳誦儀至礼部尚書儼至礼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爲晉府賓佐後至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傳起居郎侯文喜高皆有集在秘閣偁亦有文晉府記室 文公談苑

二

王著既毀官內署闕人 太祖謂范質等曰王著昨以酒失深夜之地當選愼重之士處之質等對以前朝學士惟實儀清介謹厚然須自翰林遷端明今又官爲尚書難于召復 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朕意令勉赴所職即日再入翰爲學士 金坡遺事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欽若臨江軍人母李氏父仲華嘗侍祖郁任官鄂渚而李氏有娠就蓐之夕江水暴溢將壞廨舍亟遷于黃鶴樓始娩身生男即公也時隔岸漢陽居人遥望樓際若有 景氣象云又公昔歲行莆田道中宿于村舍夜起視天中有赤文成紫微二大字先燿季目使蜀還褒城路中有人長謁逆視判字乃唐相裴度古公憲定之語及言公他日當貴茲亦異矣後公每設壇礼神必篆紫微二字陳于醮所又敕倅修晉公祠于莆田作記以述其盼僕云 青箱雜記

二

真宗封岱祀汾雖則雖述先志昭答靈貺中外臣民協謀同欲然寔由文穆之力贊焉故章聖礼畢登太平頂俯近臣周覽前代碑封內一碑有云朕欽若昊天 真宗顧文穆笑曰元來此寺前定只是朕與欽若此与隋史萬歲討爨人洞過碑云萬歲後過此頗相類 東軒錄

三

文穆王公不惟設 章聖頗遇至于明肅太后亦深眷焉先是知邠武軍吳植餉金于文穆而誤投沂公

之第沂公以聞植坐追停文穆以不知特寢不問故柏之既詞曰如何匪人讀我元老此可見矣 青箱雜記

孫資政

孫資政沔出陝環慶宿會城值夏州進奉使至武白當避公曰使夏國主自入朝亦外臣猶當在某下况陪臣乎麾使遷宿白沙 仁廟聞而嘉之

卷十一 終

皇朝類苑卷之十二

名臣事跡

石守道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于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　聞其勤約因會客以蓋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某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備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便以食還王益重之 倦遊

韓丕

廬山白鹿觀有道士王某通五經結茅廬數十區誘掖生徒幾百人韓丕亦嘗從之學王間遣生徒往迎

村市酒一日命韓挈榼以往王謂諸生曰韓秀才風骨粹重向去進士不可量也然到山歲餘未嘗見其所業命破扃索其卧室中于席下得槲葉厚四寸或二三葉或十數葉以細梗貫之乃韓之著述也王見之驚駭自此加禮其待之甚後官至載卿翰林學士 倦遊

曹侍中

曹利用以蔭補殿前承旨嘗述備边之策契丹南侵六師渉我至于澶淵契丹遣使求和　真宗曰須忠義識略之人可以入敵境覘其誠僞不必限以位秩高下二府薦利用可使　真宗曰是常陳边事若召見首陳和戎息民爲便　上問家所在利用曰臣盡節湯死爲幸豈顧家爲乃假崇儀副使將命至大名路梗不通縋城而下晝夜兼行抵虜帳戎主請割關南地利用慷慨宣國威叉抑朝廷歲以繒帛爲遺可也遂与韓杞同还以書詞來進復与杞往虜還王繼忠与利用言两朝歡好定爲美事衞主年少頎兄事南朝又遣姚東之俱來請解兵北帰

李詢

李詢授龍圖閣李士知開封府詢嗜酒常早朝上奏

事宿酲未解酒氣醺然衝于御座　上譴曰開封府煩劇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

韓忠獻

臣居英曹閭搢紳先生言故太師許國公在中書日嘗見天下諸路有司擿拾民吏小過輒顏色不怿曰今天下太平　主上之心雖禹魚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于聖世持心如此昔袁安不以臧罪鞠人其韓公之謂乎 名臣傳

王文正

祥符初趙德明上言本国飢求粟百萬斛大臣皆請
以詔書責之王魏公旦獨請粟且如數于京師詔德
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大慚且嘆朝廷有人
拜謝

二

王魏公与楊文公大年友善疾篤延大年于卧内託
草遺奏言忝為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為宗親求官
止叙平生遭遇之意表上　真宗嘆惜之亟遣就第
取其名教録進　涑水紀聞

皇朝類苑五十二

五

三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祖徹進士及第官左拾遺父祐
以文學知名知制誥二十餘年至兵部侍郎風采精
晝旦少時祐嘗明以語人謂旦必至公輔手植三槐
於庭以識之旦幼聰悟寬和清粹太平興国中一舉
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岳州平江縣事從監潭州
酒税知州事何承矩薦其行　太宗召除著作佐郎
是時方興文學脩二館建秘閣求文籍旦以選与校
正遺文表定出供職痛撰中通判鄭州事月餘徙濠

戚上見有脫文

戚以旦為玉清昭應宮使鑄天尊銅像成旦為迎奉

庶下見脫文

聖像大礼使玉府闕成又為天書刻玉使車駕幸亳
以旦為奉祀大礼使　上以兗州壽丘為聖祖降生
之地于是度建景靈宮以旦為朝脩使宮成拜司空
国史成進拜司徒天禧元年進拜太保並同章事聖
祖上尊號以旦為太極觀奉上宝冊使旦在政府十
有八年以疾録累章不許及自兗州还懇請備至乃
詔冊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起居同入中書遇軍国
有重事不以時日並入參决旦聞之懼恐拜章託疾
息　合門使命乃正增封邑而優假之數率如前詔
既而疾甚求對便殿扶以升坐　上見其羸瘠惻然

皇朝類苑五十三

四

許之旦退復上奏明日冊拜太尉依前玉清昭應宮
使罷知政事特給宰臣月俸之半仍令礼官　尚書
省都堂習事之儀未及行其年九月己酉薨冊贈太
師尚書令謚文正　上出次哀哭群臣慰撫其弟度
員外郎旭為司封員外郎子大理評事睦為衛尉寺
丞兄子大理寺丞弟子衛尉寺兄盾為大理寺丞外
甥韓綱蘇寀元范禧並同學究出身子素弟子徵俱
官素補太常寺太祝徵秘書省校書郎　初旦与錢
若水同直史館知制誥有俾善相謂若水曰王舍人
他日位極人臣富貴無与比若水曰王舍人西備而

喉骨高如何真貴也僧曰作相之後両當自正喉骨
高者主自奉薄耳後果如其言旦以寛厚清約為相
幾二十年遭時承平人主寵遇至厚公羸自守中外
至今称之事寡嫂敎謹撫弟妹有恩祿賜所得与宗
族共之家事悉委弟旭一無所問遇恩蔭補偏于疎
從身殁之日諸子猶有布衣者性好釋氏臨終遺命
剃髪着僧衣服棺中勿藏金玉用茶毗火葬法作骨
塔而爲墳其子弟不忍但置僧衣于棺中不藏金玉
而已旦久疾不愈　上命肩輿入禁中使其子雍与
直省吏扶之見于延和殿劳勉数四問曰卿今疾亟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二　上
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下之事付之誰乎旦謝曰知
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三問不對是時張詠馬亮
皆爲尚書　上曰張詠如何不對又言馬亮如何不
對　上曰試以卿意言之旦强起擧笏曰以臣之愚
莫若寇準　上憮然又曰寇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
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臣病困不任久侍遂辞退旦
薨歳餘　上卒用準爲相　涑水記聞

四

真宗時以任中正知成都代張尚書言者以爲不可
是時王文正公爲相　上問之對曰非中正不能守
詠之之規他人枉妄有変更矣　上是之言者亦伏
皇朝類苑卷之十二　六
王之能用人也　湘山野録

五

王文正公旦相　真宗僅二十年時値四夷納款海
内無事天書荐降祥瑞沓臻而大駕封岱祠汾皆爲
儀衛使屢蹕庶士魏野献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居
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已畢可能来伴赤松遊
世傳王公嘗記前世爲僧与唐房太尉事頗相類及
将捐館遺命剃髪以僧服斂家人不欲止以衲褐一
襲納諸棺然公風骨峭峻項微結喉有僧相人皆謂
寒薄獨一善相者曰公名位俱極但祿氣不豊耳故

旦雖位極一品而飲啗全少家亦不畜声伎晚年務
簡在告　真宗嘗賜養白金五千兩旦表謝曰已恨
多藏况無用處竟不之受其清苦如此 東齋記事

六

本朝眷待耆德于儀物之盛惟王文正公疾病屢乞
骸不允扶掖求對于便坐而懇之　真宗遣皇太子
出幕拜留曰吾方以煩翼吾兒卿疾瘳如此朕安敢
強翌日冊拜太尉詔礼官草儀就都堂赴上五日一
起居起居日入中書預參決軍国重事不限時日
並入至病之革公召楊文公于卧内囑以後事曰吾

溪獻頌愍慕釋典願來世得為苾芻林間宴坐觀心
為樂將易簀之時君為我剃除髮鬚服墨色衣勿以
金銀之物置棺内用荼毗火葬之法藏骨先塋之側
起一茆塔用酬宿願吾雖深戒子弟恐其拘俗托子
叮嚀告之又曰伏手撰遺表但縈叙感恋而已慎勿
及姻戚大年謂曰餘事敢不一一拜教若剃髮僧衣
之事此必難遵公三公也萬一薨奄鑾輅必有祓祧
之臨自當斂贈冢衣豈可加于僧髮乎至薨大年与
諸孤協議但以僧衣置柩中不藏寶貨而已壽年六
十一配享　真宗廟廷 湘山野錄

七

王文正公一日諭諸公曰上官泌差知河陽乃批署
之諸公復曰公泌欲一轉運使会京東有闕諸公曰
可差上官泌也公不對因奏對言上官泌向日議差
河陽六合入一職司会京東轉運使闕吏稟上旨上
閲泌歷曰与轉運使語公帰与相語曰王公無私如
此

八

王文正公為兗州景霊宮朝脩使時被手詔採察河
北京東西路公言當官有才者十餘人皆除詔奬諭

有以問公曰為元宰將命出使而所擧不一恩止得
詔奬無乃輕耶公曰既薦之又力行之是上恩皆出
于己矣此人臣之大嫌也

九

王文正公或帰私第不去冠帯入静室中默坐家人
如且如惶恐不敢復前而不如其意後公弟問趙公安仁
曰家兄帰時一如此何也趙公曰見議事公不欲行
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十一

王文正公晩年官重無人家出賀立令止之目語弟

曰遭遇如此愈增憂懼何可賀也公每有賜予見家人置于庭下乃瞑目而嘆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

十一

王文正公門遊未嘗接客公薨　上諭近臣曰王旦家知不覺緣當困日亦門庭清肅呂文靖夷簡魯簡肅宗道初參預政事二人妻謝章憲太后語之曰尓各歸語其夫王旦在政府多年終始一節先帝以此重之宜為師範也

十二

建臣十
誇是誇

東封二府議查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于公第 皇朝類苑卷十二
日伺之而無所為王冀公欽若綉鞯以送公曰前訓恐忠已今為之公使還其直而置之冀公見其不柔而訝之公曰當所誇者君上之賜非不華也豈可更奢侈以褻制度

十三

王冀公欽若自江寧歸再秉魁柄魯公時參知大政凡聚議冀公不堪語諸公曰掌武相公在政府時參政豈敢如此魯公咲曰王文正先朝重德豈他人可企而相公秉政平允宗道安敢不伏馮文懿拯為侍中有聞之曰向與掌武相公同在政府盡見國体今異于昔何也馮曰王公德業孰可同乃彼一時此一時也並名臣遺事

卷之十二終 皇朝類苑卷十二

皇朝類苑卷之十三

德量智識

向文簡

真宗皇帝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視之昌武候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一人昌武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無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宴會集亦寂無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呂仲文

呂文仲叙人爲中丞有陰德咸平中獨曹南猾民趙謝獄諫豪于財結士大夫根蒂特固忽御寶封軒棠姓名七十餘輩自中降出皆昔委諫營産買妾者悉令窮治文仲從容奏曰更請察其人器以姓名依舉選對之日斥之未晚 真宗從之

李及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者都知江德元權傾天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及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宗枯大臣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既而德明謂及僚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居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辦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秉湜

熙寧中王韶開熙州諸將以功迁官皇城使知原州秉湜獨辭不受曰羌虜畏國畏靈不戰而降臣何功而迁官執政曰衆人皆受獨公不受何也對曰衆人皆受必有功也湜自知無功故不受竟辭之時人重

其知恥涑水紀聞

呂端

晋公言凡士大夫而居大位者先観其器度寛厚則無不中矣昔趙普為中書呂端為参政趙普嘗見其為事而多之曰吾嘗観呂公奏事得 聖上加賞未嘗喜遇 聖上抑挫未嘗懼亦不形于言真台輔之器也晋公談録

盧德

盧德字子元范陽人甯儉純素有古人風在洛陽閒其子多遜参知政事家有賜金服玩多侈德愀然不樂謂親友曰家世儒素一旦富貴吾未知税駕之所矣范蜀公蒙求

潘承裕

潘承裕建安人有才識名重于州里王延政建國欲以為相承裕力諫其僭號不受偽署延政將殺之慮失人心囚于私第 江南平建州甚礼重之以偽礼部侍郎判福建道凡一道之征税獄刑選舉人物皆取決焉告老以尚書致仕歸洪州西山子慎脩亦為要官臺城危入都為置宴使館懷信驛時後主從鎰充入貢亦留驛之每王師克捷外進入賀助使督金帛之獻慎脩獨建議以國將亡而旅賀非礼但奉物以待罪名斯可也 太祖大喜謂使者有礼立易供帳物加賜寵渥優重之

馮起

馮起文炳有清節仕知 起官微舍園田時侍郎史趙承嗣掌市征炳歷任憲府承嗣以官職素重之屢往見起之其廉為出已俸百千市之起因辭不受未几承嗣以奸贓敗棄市由是名聞于是蘇易簡在翰林夜召語此事 太宗因此知起名後擢知制誥楊文公談苑

呂許公

明肅太后臨朝一日問宰相曰福州陳絳贓污狼藉卿等聞否王沂公對曰亦頗聞之太后曰既聞而不劾何也沂公曰方外之事須本路監司發擿不然臺諫有言中書方可施行今事自中出萬一傳聞不定即所損又大也太后曰速選有風力更事任一人為福建轉運使二相禀旨而退至中書沂公曰陳絳猾吏也非王耿不足以擒之立命進耿呂許公俛首曰王耿亦可惜也沂公不諭時耿為侍御史遂以轉運

使耿拜命之次日有福建路衙校拜于馬首云押進
奉荔文到京耿偶問其道路山川風俗而其校應對
詳明動合意旨耿遂咨訪鋒所為校蹴曰福州之
人以為終世不見天日也豈料端公賜問然其尤為
鋒所苦也遂條陳數十事皆不法之極者耿公大喜
遂留校于行臺俾之幹事既置詔獄事皆不冤而校
遂有常綱禁器于耿事聞太后大怒下耿吏獄具謫
耿南付使皆如許公之料也

二

范文正公仲淹為參知政事建言乞立學校勸農桑
皇朝類苑卷一三　五
責吏課以年任子寺事頗與執政不合會有言邊郵
未寧者文正乞自往經撫于是以參知政事為河東
陝西安撫使時呂許公夷簡謝事居圃田文正候往
之許公問曰何事遽出也范答以暫往經撫兩路事
畢即還矣許公曰參政此行正蹈危机豈復再入文
正未諭其旨果使事未還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邠州
東軒筆錄

薛化光

太祖征河東絳州薛化光上言凡伐木先去枝葉後
取根底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供輸切恐
歲月間未能下矣宜于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兩界
東山靜揚林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合建城寨扼契
丹援兵近其部內人戶于西京襄鄧唐汝給閑田使
自耕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可平定矣其後果用其
策而下河東化光簡肅之父後贈中書令

薛長孺

薛長孺為漢州通判戍卒閉營門放火殺人謀殺知
州兵馬監押有來告者知州監押皆不敢出長孺挺
身出營諭之曰汝輩皆有父母妻子何故作此事然
不與謀者各在一邊于是不敢動惟本謀者八人突
皇朝類苑卷十三　六
門而出散于諸縣村野捕獲是時非長孺則一城之
人盡遭塗炭矣鈐轄司不敢以聞遂不及賞長孺簡肅
公之姪質厚人也臨事敢決如此東齋記事

孔宗翰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
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
詔斥去之今聖君宴犒羣臣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
官戒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
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
不累聖德乎聞者慚而嘆服澠水燕談

呂蒙正

呂蒙正相公不喜記人之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曹侍中

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一人嘗知徐州有吏犯罪旣立案踰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

上見貢主天一三

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九

趙槩

王原叔曰趙槩與歐陽修同在史館及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同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又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時修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群臣莫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污蔑臣與修蹤跡素疏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惧槩亦語默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　槩復令求出適出知蘇州遣黃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　先進不可超越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涑水記聞

李文靖

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于李文靖公

上見貢主天一三

八

流屢矣而終不用一日萊公詰文靖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使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叔寵相軋交至傾奪竟有海康之禍始服文靖之識 東軒筆錄

王德用

叔礼為余言昔通判定州佐王德用是時契丹主有燕京朝廷發兵屯定州者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家閭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橫暴者將校相

寸書此術令封當
再給召下

我吾輩各當務竄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隨揮紛擾監官懼趨歷有四卒以黑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往我當自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鶩米以為所給盡如是故諠譟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杖專副人二十又斬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亦諠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罪死德用又叱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
皇朝類苑卷一三
流汗乃給之倉中肅然僚佐皆服其能辦事

張齊賢

張齊賢為布衣時倜儻有大度孤貧落魄常舍道上逆旅有群盜十餘人飲食于逆旅之間居人皆惶恐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諸大夫求一醉飽可乎盜喜曰秀才乃肯自屈何不可者顧不棄吾輩粗疎恐為秀才笑耳即延之坐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為也皆世之英雄耳僕亦慷慨士諸君又何間焉乃取大盌滿酌飲之一舉而盡如是者三又取豚肩以指分為數段以啗之勢若狼虎群盜視之愕然皆咨嗟嘆曰真宰相器也不然何能不拘小節如此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皆不得已而為盜耳願早自結納競以金帛贈之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二

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
皇朝類苑卷一三
其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遂解曰然此正是騃耳遂不問及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惟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云 並涑水紀聞

三

韓魏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于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為善終亦不言

四

契丹歲奏于歲給外別給假金帛上以示王文正公
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何其小
我上曰何以荅之公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也乃于歲
給三十萬外各借二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
之大慚次年復示有司契丹所借金帛二萬事属小
可俾依常數与之今後永不爲例

五

寇公準在樞府上欲罷之萊公已知延使人告公曰
遭逢最久今出欲一使相望同年主之公大驚曰將
相之任極人臣之貴苟朝廷有所授亦當辭豈得以

皇朝類苑卷十三　十七

此私于於人仍

萊公不樂後上議寇準令出
与一甚官公曰寇準春三十歲已登樞府太宗甚
器之準有才望与之使相令當方面其風采足以爲
朝廷之光上然之翌日降旨萊公拜使相告謝于上
前感激流涕曰苟非陛下主張臣安得有此命上曰
王某知卿具道公之言萊公出謂人曰王同年器識
非準可測

六

王冀公欽若陳公堯叟馮公知節同在樞密府一日
上前因事相忿爭上公召公至則見冀公諠譁不已
馮流涕曰願与王欽若同下御史府公延比冀公曰
王欽若對上豈得如此　上大怒乃命下獄公從容
曰欽若等恃陛下顧厚上須陛譴訶臣屈宰府當行
朝典然觀陛下天顏不怡願且還內來日取旨上許
之公退召冀公等切責之上怒未解冀公等惶恐手
疏待罪者相继以聞翊日上召公曰王欽若等事如
何處分公曰臣晚夕思之欽若等當黜然未知使伏
何罪上曰朕前忿爭無礼公曰陛下奄有天下而使
大臣坐忿爭無礼之罪恐夷狄聞之無以威遠上曰
卿意如何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

皇朝類苑卷十三　三

意且戒諭之候少間罪之未晚上曰非卿之言朕固
難忍後月餘冀公皆罷

七

寇萊公準在長安日因生日爲会有所逾當轉運使
以聞上以狀示公曰寇準爲大臣豈得如此僭越公
覽奏咲曰寇準許大年紀尚騃耳因奏曰陛下撫服
臣庶不欲令大臣聞被奢侈之名此奏願録付準令
自遜萊公被命遽削坐罷而止

八

上出喜雨詩示二府聚看于上前公袖歸因諭同列

馬知節之語所加
居正註

曰上詩有一字誤　入改卽王冀公欽若曰此亦無
害欽若退而陰有奏陳翌日上忽謂公曰昨日朕詩
有誤寫字卿等皆見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曰昨日得
詩未暇再閲有失奏陳不勝惶懼諸公皆再拜獨樞
密馬公知節不拜且言曰公欲奉白而王欽若沮之
又曰王某畧不自辨其宰相器也上顧笑而撫諭之

九

張徐公耆任馬軍都帥被旨選兵下令大汰兵懼而
欲為變有密以聞上召二府議之曰若罪衆者今後
帥臣何以御衆擒之則都邑之下或至驚擾尤為不
皇朝類苑卷一一　至
可上曰朕亦以此思之公曰累奉德音欲任張耆在
樞密府臣以未歷事今若擢用解兵權謀者自安矣
乃進耆為樞密付使諸帥適此謀者果定上語輔臣
曰王某書與大事真宰相也　盡建集

十

有卜者上封事語干宮禁上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
因籍其家有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狂妄果在寮與
之從還盡可付御史獄案公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
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与之筭命選日草本卽無言
及朝廷事臣記往年亦曾令此人推步生日星辰其
尚存因出以奏曰奉行乞以臣此狀同問上曰卿意
如何曰臣不欲因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乃解公
至政府卽時焚訖繼有大臣力乞行欲因而擠之上
今中使再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焚之矣

十一

王沂公曾李觀察維謂尚書映一日謂公〻託疾薛
之邑公壻韓億時在洲下見之一日以此欲白
公〻曰韓卻未之思耳王薛皆李之壻相率而來恐
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
辭執政之大忌也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李文靖
皇朝類苑卷一三　西
有所請　五名臣遺事

卷之十三終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德量智識

王文正

一

諫議大夫張師德揭向文簡敏中曰師德兩揭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惜張師德向公曰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師德之意啟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德師適有闕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貧進激薄俗也

二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恣争皆愴惶入白公耶不答夜入對上曰臣察奏狀千衆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正小人一時醉毆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易桀安已捕歸京府繫囚後府中府公曰若從輕斷亦恐傚人仰當大赦可赦之矣

三

公為朝脩使自禁中衆車般出都門百官餞於道乃慰於傳舍兩禁請見叩頭公崇遇之盛公曰但覺愧及自不安耳

四

此實就須甚多

深察上書請司人吏名公送名入仕上令適之了無一人其言者自有數輩上以視曰是人諸鄉也公曰臣為宰相或今百司補者吏人不為道也臣親舊亦多恐傚以臣名送去亦不可知言者必不妄終不自辨

五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礙詔格鄉莫公準在樞密府特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于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堂吏皆遭罰責密吏惶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干自來止送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旧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卻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慚翌日見公曰同年甚得許大度量不答銓司中舉乞罷選人過堂公曰此唐朝舉故但宰相不舉職廢為事旦當得之神仲尼時謂我愛其禮也

有貨玉帶者持以及門弟因呈公公曰如何弟曰甚佳公命繫之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玉名石也得不重乎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也我服間不稱此物亟還之故平生所服止於賜帶

太宗皇帝一日命蘇公易簡曰卿看两制中誰當大任蘇公云臣見同年王英有器識遠大不可量也太宗曰朕志亦先定矣公知之以女適蘇公之子者時蘇公參其母太夫人蘇氏在堂每至公出拜叙同年之契嘗語薛氏曰使女子在夫人之左右乃報同年之知也已上見名遺事

皇朝類苑卷一四

王冀公

王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大雨倉司以穀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將者食穀且盡不能得輸欽若悉命輸之倉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致朽敗奏至　太宗大喜手詔褒之因識其名滿任入擢為朝官筆錄

李允則

李允則知雄州十八年初朝廷與契丹和親約不修河北城隍允則欲展雄州城乃置銀器數百兩於城北神祠中或曰城北孤迴請多以人守之允則不許數日契丹數十騎盜取之允則大怒移牒涿州捕賊因且築其城契丹內慙不敢止也並涑水紀聞

燕龍圖

燕龍圖肅有巧思初為永興推官知府寇萊公舞柘枝有一鼓甚惜之其環忽脫公悵然以問諸匠皆莫知所為燕請以環脚為鑠貫細之則不脫矣萊公大喜燕為人寬厚長者博學多聞其刻漏法最精今州郡往往有之見廬陵居士集

張師正

皇朝類苑卷一四

英宗即位赦天下內凡外將校廂軍皆加恩是時荊南所給縑帛皆故惡不堪既陳于庭中軍士睨之失色揭書曰朝廷大恩而乃以此給我自旦至午不肯受賜而偶語紛紛不已轉運使判吏不知所為居民往往奔出城外且言變起矣是歲張師正為州鈐轄馳入軍資庫呼將卒前曰朝廷非次之恩州郡固無預備今帑中所有止如此汝輩不肯拜賜將何為也必欲反則非殺我不可遂擲叙于庭下披胄示之群校范然自失遽聲諾受賜而去東軒筆錄

魏丕

魏丕作坊使旧制床子弩止七百步上令丕增造至一千步求規於信信令懸弩子架以重墜其兩端弩勢圓取所墜之較物之但于二分中增一分以墜新弩則自可千步矣如其制造果至千步雖百試不差

出韓魏王別録 亦見王壹齋志

寇萊公

一

寇萊公之貶雷州也丁晋公遣中使賫勅往受之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既至萊公方與郡官宴飲驛之吏言狀萊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入傳舍中久之問其所來以之故不答上下皆惶恐不知所為萊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中使不得已乃以勅授之萊公乃從録事參軍借緑衫着之短靴至膝拜受勅於廷升階復宴飲至暮乃罷

王闢道麈卷十四 五

二

寇公從車駕在澶淵每夕與楊億痛飲謳歌戲謔喧譁常達旦上使人覘知之喜曰得渠如此吾何憂焉虜兵既退求和親語刘仁範往議之仁範以疾辞乃命曹利用代之利用與之約歳給金繒二十萬虜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之上曰百萬以下皆許之利用辞去準召利用至幄次語之曰雖有勅旨汝往所許毋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至虜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車駕還澶淵畢士安迎於半道既而至京師士安罷相寇準代為首相

王化基

王化基為人寛厚嘗知某州與僚属同坐有卒過庭下為化基拜而不及幕職怒退召其卒笞之化基聞之笑曰我不知其欲得一拜如此之重也尋或知之化基無用此拜當以與之人皆服其雅量官至參知政事礼部尚書謚曰安簡

王闢道麈卷二十 六

王濟 張稷

景德初契丹犯澶淵樞密使陳堯叟奏請江河皆撤去浮橋舟船皆泊南岸勅下河陽陝府河中府如其奏百姓大驚擾監察御史王濟知河中府獨不肯撤封還勅書且奏以為不可陝州通判張稷時以公事在外州中已撤浮橋稷還聞河中不撤乃復備之寇相時在中書由是知此二人明年召濟為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方且進用濟性鯁直衆多嫌之及寇相出濟遂以郎中知杭州徙知洪州而卒張稷以此

為三司判官轉運使 水丞紀況闕誤

張乖崖

乖崖公鎮蜀時主帥平賊如風偃草亂久不寧忠公
謂主帥曰有平民無告者在黨中亦宜治之翌日帥
送賊二十餘人請公治之公悉公悉遣之曰各着去 給
帥怒曰何擅縱賊人公曰昨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
僕與足下化賊為民用固邦本

二

主帥帳下畏一虞候李顏恃勢嚇民恐取財物皆吞
聲與之因民有訴其强奪者彼知公怒乃越東城夜

叢編續見卷一四 二

遁公差衙校往捕之約曰尔于擒得處則渾衣撲入
井作逃走投井中衆是時群黨悔，知彼已投井故
淨議杜絕又免與主帥有不協名

三

川界既安兵未凱旋頗有驕色食必肥鮮衣必華煥
而妻子是恐公慮其回兵日有顧望心遂密奏乞差
上前心腹近臣可以 彈壓得主帥者分其權勢
然後抽兵即無虞矣尋詔崇義副使入內內侍押班
衛紹欽充同西川捉賊招安使衛風儀峻整封氣攝
直析衛行事帥不能違幕下軍吏悉皆畏憚遂旋抽
兵赴闕一無顧戀者淡元至道春二月衛入覲奏劍
門署上官正守闕有功遂詔授峯州團練使充西川
招安使替主帥歸京公與上官氣義相得謀無不臧
由是川路無拾遺矣公乃作濤罰詩四十韻見本集

四

平李順賊明年有廣武揮卒劉旰者自懷安軍短迥
檢使率衆叛金帯衣甲衝破漢州西往彭州路去公
日與上官正及僚屬往大慈寺奕棊偶射民間憂喜
相半不知其由公料賊經 康軍將至蜀州謂上官
正曰請行公約曰此去新津梳方井必遇賊彼疲我

叢編續見卷一四 八

銳擊之必克翌日至方井果與賊相遇掩殺殆盡上
官凱旋公迎之欲燕盡白或謂公曰賊驟破數郡不
速之何也公曰賊勢方盛三日而四郡不守五日而
兩州震驚若縱之與鬪必彼勇而我怯易若俟其氣
衰擊之則勢如破竹矣

五

討劉旰兵士回有以帯賊首級而來欲謀為戰功者
公曰當夯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剪
來知優是誰殺直賤倫曰如李士之言果神明矣當
時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皆中傷被体主帥令付

営切要將理公曰豈若是耶遂遣令悉撰解來既至
公先錄傷兵士功以帶首級來者次之是時軍情仰
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公先廳前分垜錢絹充卹甲子
倒物公遂出迎上官燕于衙署引甲士坐于東廂賞
之曰吾汝等殺賊勝回各各卹下衣甲領取倒物歸
営去衆皆肩抱錢絹歡躍盈衙百姓不限親疎迎之
相賀

六

景德中虜犯邊河朔州郡多罹其毒兵士將深溝
高壘以自固未有議其出者時有一班行李居正避
皇朝類苑卷二四　九
廟諱者權征賊于一鎮疾其出横若是衷其老幼與
畢鳴集市人名募丁壯出其不意邀而擊之奪其志
幼婦女援送其家有位者雖壯其勇無與議其功者
公時判三班院聞其名而不識其面乃嗟稱曰下位
者如此而不預推賞何以勸士大夫耶於是錄其壯
跡條奏以聞特與遷官仍充閤門祗候而不使知之
李承恩之後夙夜念之莫知其由有人指之曰所舉
者乃張尚書也因詣謝之不得見閽者通牓子得字
數行云公臨陣勇臨財廉涖事勤臨民仁加之畏慎
此報國大效也所謝近私不及相見李既得之愈勝
一見捧玩佩服不離于懷李一旦推倒有剩撥計
士衙訪其履歷李以前事對　即嗟嘆久之曰古人
弗及也因命立石于三司　下以備史之闕文

七

李畋若痞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
對曰未也公曰人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
慎之靜久自愈

八

公視事退屏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
對曰母久病兄為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
皇朝類苑卷二四
一名給之且曰吾廳上有敢睡者耶必心極幽遠使
之然尔故憫之

九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讙趙濟畏之龍圖乖崖孫壻也嘗
以此事告于韓魏公公曰當是時某亦不敢措置以上
並見忠定公語錄

文潞公

一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廄為薪不可禁遣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宴飲如故卒氣沮卒無以為變出涑水記聞

二

文公為相龐公為樞密使以國用不足同議省兵於是揀放為民者六萬餘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衆議紛紛以為不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衣食于官久不願為農又皆習弓刀一旦散之閭閻皆為盜賊上亦疑之以問二公公曰今公私困竭上下凜凜其故非他正由畜養兵太多故也今不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賊者二臣請以死當之既而昭亮又奏兵人揀放所以如是多者大抵皆縮頸曲身詐為矬小以欺官私耳公乃言兵人苟不樂歸農何為詐欺如此上意乃決還攜由是稍蘇後數年王德用為樞密使許懷德為殿前都指揮使復奏選廂軍以補禁軍增數萬人王明觀見炙一四

韓魏公

一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桌以覆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服公寬厚不已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于傍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皇朝類苑卷十四

二

孫和甫嘉祐中治同在中書編排文字嘗言公當昭陵末復土英廟未親政朝廷多故中書文字日盈于前一一從頭看了了即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殊不似議了一件事讀了一紙文字精神意思半日不來

三

歐陽永叔在政府時每有人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不然從容喻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

峻折之也

四

公言司馬君實初除樞密副使竟辭不受時公在魏聞之亟遣人賷書與潞公勉之云　主上倚重之厚庶幾行道〻或不行去之可也似不須堅讓潞公以書呈君實云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得壞了名節為不少矣得寬夫書云君實作事今人所不可及須求之古人　王魏語錄　王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韓魏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則以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某所能也　上日聞見太占　王

五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尽声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于其間最為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屈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閑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恕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六

吳長文環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秉府有闕門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逾年環罪敗皆如其言

七

定州西北近邊山林舊禁斬伐其後揭懷敏言并以近裏淺山耕藝之地槩行禁止督州縣自枯河北迤邐日益嚴犯者輒致于法邊人或居徙失業公乃遣官行視去北境尚五六十里足為防　別定禁地揭榜諭之非令所禁者縱民採伐由是地六百餘里莫不感悅　上日聞見長一日

八

禁卒有盜私釵日而質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毋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誠知擅法當誅得一見無恨公惻然考按得實即以便宜宥之軍中感激有出涕者　魏王公別錄

充

王沂公

一

王沂公當軸以重厚鎮天下尤抑奔競張師德久次館閣博李有時望而不事造請最為晉肅簡所知一日中書擬除知制誥一人魯盛稱張才德沂公以

未識為辟魯宗諷張見沂公張辟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辭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魯曰無以易張何已為公言之矣沂公曰張君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遂年方命掌誥沂公之取人如此故當時士大夫以沖晦自養澠水燕談錄

二

韓魏公言王沂公德器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品題一兩句者皆以為榮埒為諫官時因納劉子怨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

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狄武公

韓魏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疏訐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黜卒敢如此詬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色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謝公于是時已知其有量魏王別錄

范文正公

慶曆中余靖歐陽脩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奇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諸公伏其言而罷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十五

顧問奏對

雷德驤

雷德驤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　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驤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為婚者　太祖善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嘆重久之自後每德驤奏事雖在燕處為御袍帶以見（東軒筆錄）

王貽孫

太祖嘗問趙韓王曰男尊女卑何以男跪女不跪歷問　臣無有知者惟貽孫曰古者男女皆跪至天后始拜而不跪韓王曰何以為質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遂得振　譽（玉壺清話）

种司諫

真宗西祀回蹕次河中時長安父老三千人具表請行在乞臨幸且稱漢唐舊都關河雄固神祇人民無不望天光之下臨也　上意未回召种司諫放以決之時种持兇喪於家既至行在真廟揖之登鸛鵲樓與決雍都之幸种懇奏曰大駕此幸有不便者三陛下方以孝治天下類事秦漢侈心封禪群嶽而更臨遊別都久拋宗廟於孝為闕此其不便一也百司供擬頓仗事繁曉春蠶麥已登深費農務此不便二也精兵重臣扈從車蹕京國一空民心無依況九廟乎此陛下深宜念之乃其三也　上正色柔然曰臣林僚無一語及此者放曰近臣但頌扈清蹕行曠典文頌聲以邀己名此陛下當自察於清衷也翌日傳詔駕輿還闕賜遣雍人請幸宜不允　真宗便欲邀放從駕至京放乞還家林　上曰不久即當召卿（湘山野錄）

王彥超

太祖微時嘗遊鳳翔從王彥超遺十千遣之後即位悉徵藩侯入覲宴苑中縱酒為樂諸帥競論嚮昔功勳惟彥超獨言久忝藩寄無功能可紀願納符節入備宿衛　上善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謂彥超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對曰蹄涔之水豈足容神龍萬一留止又豈有今日之事帝之受命非細事也（楊文公談苑）

趙韓王

太祖初即位趙韓王為相顧趙曰汝雖為相見舊相

班立坐起也須且讓他趙奏曰陛下初創業以臣為相正欲彈壓四方臣見舊相須在上不可更讓也　太祖嘉之洎因奏事忤旨上怒就趙手掣奏劄手挼而擲之趙徐拾起以手展開近前復奏上愈怒拂袖起趙猶奏曰此事合如此容臣進入取旨其膽量如此一日因大宴雨驟至　太祖不悅少頃雨不止形於言色以至叱怒左右趙近前奏曰外面百姓久望雨　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樂官雨中做雜劇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快活之際正好吃酒娛樂　太祖於是大喜宣樂人就雨中做雜劇奏樂於是慶勸近臣百官軍員喫酒盡醉而散趙之為相臨時機變能回上意如此（晉公談錄）

二

彌德超起自冗列為諸司使雍熙中因奏事稱旨驟加委遇時侍中曹公彬勳望特隆德超陰以計中傷誣其不軌　太祖疑之拜德超樞密副使不數月屬趙公普再秉鈞軸因為辯雪保證事狀明白　上乃大悟即時竄逐德超而待彬如初自是數日上頗不懌從容謂普等曰朕以聽斷不明幾悞大事夙夜循省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知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必立斷此所彰陛下之至美

太平興國中朝士祖吉歷典方郡姦贓事覺下獄案劾欵占未具時郊祀將近　太宗怒其貪墨遣中使諭旨於執政曰祖吉特俾郊赦不貸翌日宰相趙公普奏曰政官抵罪寘正刑辟然而國家卜郊肆類所以對越天地告于神明而吉本何人亦安足以黷陛下赦令哉上善其對而止（沂公筆錄 文正）

三

太祖一日召趙中令出取幽州圖以示之趙中令詳觀稱嘆曰是必曹彬所為也帝曰何以知之普曰方今將帥材謀無出於翰此圖非翰他人不可為也翰往必得幽州既取幽州陛下遣何人代翰　帝默然持圖歸內（春明退朝錄）

一僧贊寧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頷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

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礼（廬陵歸田錄）

沈文通

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即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乳家銷金即日下有司必欲窮治之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愓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為我平之沈退坐府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即命火焚之而罷（東軒筆錄）

實儀

陶穀實儀在翰林乾德二年正月范質王溥魏仁溥

皇朝類苑卷十五　五

俱罷相傳趙韓王登庸制既下而韓王綸誥無宰相署勅太祖問學士陶穀建議云自古輔臣未嘗有虛位者惟唐大中甘露事後數日絕班當是時僕射令狐楚鄭覃奉行制書今南省官亦可署勅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之時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府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可以署勅太祖聞之喜曰儀之言是也即令太宗署勅以賜之（金坡遺事）

范文正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參知政事范仲淹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涑水紀聞）

劉燁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譏其可會判燁召還為左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少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本朝名臣傳）

蘇易簡

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素遺子食多經羹藜

皇朝類苑卷十五　六

糗之說上因問曰食品珍味何物為最易簡對曰臣聞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為美太宗笑問其故曰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燒火乘興痛飲大醉就寢四鼓始醒以重衾所擁咽吻燥渴時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不暇呼僮披衣掬雪以兩手滿引數缶連沃渴肺咀虀數莖燦若金脆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脂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記其事因循未暇也太宗笑然之

丁晉公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懽洽談笑無間忽

問市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至今進之遍使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直中貴人以實價對之　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一升三十　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記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上大喜曰甫之詩自為一時之史（並出玉壺清話）

魏諫議

魏諫議嘗出守利州兼轄一路巡檢使尋加戶部員外郎未幾會邛蜀順賊作孽就差陝西至益州轉運使鈐轄一路兵車公事委寄之重時議榮之凡百運籌洞明利害于是徑馳單騎入詣覲闕既而閤門宣旨曰若有事即與中書評議公覆奏曰臣遠持國家機事敢断於宸衷致於獲罪而乃甘心匪為掌相而來日方午　太宗召對曰臣僚上言草寇些少兼將寧靜公對曰臣之所見誠恐上昧天聽今賊徒控扼藩方攻掠郡縣　然上憑聖筭尅日剪除冀如朝廷為之貽憂軍民為之擾動且西蜀阻險地遠王化更恐向此兇豎遺類接跡草莽未可詳焉　太宗英悟從容采納賜錢五十萬假甲第一區以安其家仍給公人警喝前後衆傳復往餘孽悉平咸平中王鈞盜

發梁狩公先見之明也（見聞録）

始平公

始平公自鄆徙并過京師上謁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對二臣皆朝廷高選　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彥博尤多私雖不聞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謂之完宰相借如伊尹五就湯而五就桀非歷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况擬人必於其倫以馮道竊比伊尹則臣所未諭也卒然進說吐詞為經美哉

李侍讀

李侍讀仲容魁梧善飲兩禁號為李萬回　真宗飲量近臣無敵者欲敵飲則詔公公居常寡談頗與記誦酒至酣則應對如流一夕　真宗命巨觥俾滿引欲劇觀其量引數大醉起固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讀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　上甚喜從容數盃上又曰真所謂君臣千載遇也李亟曰臣惟有忠孝一生心也縱宴杖不及於此（並見湘山野録）

劉綜
劉綜名臣也少孤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以從李
遵誨遭貴　賜遵誨綜時年十六歲奏曰臣外
兄止以方物備責人臣之當節陛下鮮買勒賜之臣
則立殊續陛下當何以賜之數奏清雅辭容秀徹
太祖愛之謂左右曰此兒非常材從容謂之曰吾委遵
誨以方面不　而吾子涑水紀聞

李南陽
李至為參政知事今上即位朝士韓見素彭繪淳于
雍等數人連表乞致仕上頗諫之謂宰相曰搢紳中
皇朝類苑卷二五
多求退跡何也至對曰退跡者幾何躁進者蓋甚衆
矣上默然後或引疾者皆遂其請亦仁者之言也

二
禮記月令篇舊第四鄭玄注孔穎達作疏皆依此篇
自開元中李林甫受詔　學者重加增損多所改易
舊文外其篇居第一至今用之李至任秘書監日因
召對其事至道末遂下館閣議胡旦草議狀取鄭李
二家對較之凡數言攻林甫之失無云看舉言禮所
試用孔疏而文注乃用林甫甚相矛盾請復用鄭注
為是宰相呂端不能決報罷之後至參政亦不能釐
釐其事巳上並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熙寧而來大臣盡學術該貫人主明博議政罷每留
之詢講道義彌日論及近代名臣始終大節時宰相
有舉馮道者蓋言歷事四朝不渝其守參政唐公介
曰桄慎自全道則有之然歷君至於富弼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始平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　者毀之耳況前日被謗
而出今當愈畏慎矣富弼為相密剔使來執大政朝
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異其進用而
皇朝類苑卷二五
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悲心
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舉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
為謗矣此陛下所以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
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后可以責其成功
若以一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二人之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致也上曰卿言是也見涑水紀聞

張昭
劉鋹至闕下欲獻俘太廟莫知其儀時張昭以戶部
尚書致仕於家深識典故國初規制皆張昭與實儀
所定　太宗遣學士李滸就問俘廟之儀庶同參酌

張昭卧病口占其式以授澣不遺一字澣遂心伏昭之識明 玉壺清話

文潞公

元豐中文潞公自北都召對 上問以至和繼嗣事公對曰臣等備位兩府當此之際議繼嗣事乃職分耳然幸值時無李輔國王守澄之徒用事于中故臣等得致其忠懇耳上憮然有 缺文

寇萊公

澶淵之役王超傳潛兵力不支遂致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但閒運之勝聞於上者惟寇萊公準首

乞親征李沆宗諒贊之然而群下終以未必勝為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 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有人勸朕幸江南子西川者卿以為何如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 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后北伐耳 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呂許公

寶元中御史府久闕中丞一日李淑對 仁宗偶問以憲長久虛之故李奏曰此乃呂夷簡欲用蘇紳臣聞夷簡已許紳矣 仁宗疑之異時因問許公曰何故久不除中丞公奏曰中丞者風憲之長自宰相而下皆得彈擊其選用當出自聖意臣等豈敢銓量之 仁宗頷之自是知其直矣 王軒輕光錄

司馬溫公

一

熙寧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資治通鑑漢紀至曹參代蕭何為相國一遵何故事因言參以無事鎮撫海內得成守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 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太道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章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之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頗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留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為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之為政雖則為援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為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師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

也

二

壬午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因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正月始和置於象魏是也有五歲一變者五載一巡守考制度于諸侯是也有世一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世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則亂臣竊以為不然惠帝除三族罪妖言挾令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窮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覈名實而天下

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衰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夫以弊則不必變安得坐視其弊而不變邪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嗇非聰明而妄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蓋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因此規諷又以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為是則當從之若光言為非陛下亦當播告之脩不匿厥旨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　上召光謂曰卿聞呂惠卿之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言

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則非也正月始和置於魏象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四孟月朔屬民而讀邦法也豈得為時變耶天子恐諸侯變礼易樂故五載一巡守有變乱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法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乱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脩之非不大壞不更造也大壞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庇不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　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

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而已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豈可但已光曰前者詔書責侍從之臣言事君當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盡在其中未審得進達聖聰否　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為不言矣至于言不用而不去此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不敢逃　上曰相與共講是非何至乃尔王珪進曰司馬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為利甚少為害甚多者亦不必更矣

因目光令進王珪進讀史記光進讀資治通鑑畢降
階將退上命還坐墩于門内御榻之前皆命就坐王
珪礼辞不許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毎
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訩訩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名
其不便者果何事也珪對臣曰疏賤在闕門之外朝
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知道路又不能知其虚實
也上曰壊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錢茲事非便
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
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
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戸富民非有上下之
皇朝類苑五一五
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之困
瘁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
卿曰司馬光不知此事彼富室為之則害民今縣官
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
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
害非獨縣官不強即富室亦不強與也臣聞作法於
貪獘將若何昔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
餘草束八錢民樂于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
遂為陝西河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 東
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上能

以病民況今立法折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
等皆曰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曰
未嘗罷也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
倉錢益乏米益陳矣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
歲減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
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債賤棄其有餘取
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呉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光
言曰皆細事不足煩聖慮　陛下但當擇人而久任
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
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正謂此
皇朝類苑五一八
也上復與衆人謀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
賜湯復謂光曰卿勿以觸者呂惠卿之言遂不懇意
光對曰不敢遂退
七年十二月戊辰端明殿學士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五代紀三十卷資治通鑑自治平三年置局毎修
一代史畢上呈書成總二百九十四卷目録考異各
三十卷上諭輔臣曰前代未嘗有此書過荀悦漢紀
遠矣輔臣請觀之遂命付三省仍令速進入以為資
政殿學士降詔奬諭（出涑水紀聞）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顧問奏對

盛文肅

景祐中王沂公曾呂許公夷簡為相宋綬盛度蔡齊為參知政事沂公素喜蔡文忠呂公喜宋公垂惟盛文肅不得志于二公晚年王呂相失交章乞退一日盛文肅致齋于中書 仁宗召問曰王曾呂夷簡乞出甚堅其意安在文肅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亦不能知但 陛下各詢以誰可為代者即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以此問沂公〻以文忠薦一日又問許公公以公垂薦 仁宗察其朋黨於是四人者俱罷政而文肅獨留焉 盧陵歸田錄

遺事見卷二十六

孫籍

真宗東封還群臣獻歌頌稱贊功德者相繼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然須 陛下慎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 上善其言即詔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

趙韓王

一

趙普嘗奏 太祖與其人為官 太祖不用普明日復以其人 太祖亦不可普又以其人奏 太祖怒即碎裂其奏紙擲於地普顏色不動乃跪地拾之歸他日取所裂奏割用糊粘綴復以奏 太祖乃悟卒用其人

二

太祖時嘗以群臣立功當遷官 上素嫌其人不與趙普堅以為請 上怒曰朕固不為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酧忠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 上怒甚普亦隨上入宮立于宮門久之不去 上悟乃可其奏

王普事見卷十七

舉使入官不濫先朝登第僅萬人乃紀以舊制選舉場於有司吏部銓擇官非帝王躬親之事宜依格敕注擬四曰澄 僧尼癈民無耗罷度人倚寺一二十載容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五曰親賢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憸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平夏款附卒如禹偁作案而歲限度僧尼之數及病囚繫蛘得養治于家至今行之

又

王禹偁為諫官上御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修

德則可以弥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調遣
遣事行間諜以離其心遠保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
下感詔勵邊人取燕冀舊疆蓋幷晉遺民非貪其土
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激武夫信用大臣以
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力端拱
冬旱禹偁上疏請節用省役薄賦緩刑（五宋水紀國）

實偁

實偁字日彰與賈琰同事　太宗府中琰性便佞
太宗嘗與諸王府射琰侍側稱賛德美而多矯誕偁
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我心哉坐中失色
（王禹偁元之一云）
太宗亦為之不樂因罷會　太宗出偁涇州後為參
知政事　太宗謂卿何以至此曰陛下以藩邸舊恩
至此　太宗曰卿當面折賈琰之直耳（范蜀公家錄）

畢士安

咸平二年十月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書唐書或有
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　真宗以語宰相畢
士安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
帝然之故命刊刻蓬山志（續論志書）

李懷忠

太祖幸西京將徙都群臣多不欲留時有節度使李
懷忠乘間諫曰東京有汴渠之漕坐致江淮之粟四
五千萬以贍百萬之軍　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
庫重兵皆在東京　陛下誰與處此乎上乃還（三朝聖錄）

王元之

太祖　王禹偁上言請明數繼遷罪狀募諸胡殺之
真宗即位詔群臣論事禹偁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防
邊通盟好因嗣統之慶赦繼遷復與夏　彼必感恩
內附且使天下知屈己而為人也二曰減冗兵并冗
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　開寶前諸國未平而賦足
兵威強因所蓄之兵銳而不　所用之將專而不疑
（一月有九之一云）
設官至簡而事皆舉興國後增損太冗皆如緝制之
三曰難選

楊煒

時辟楊煒為益倅奏名上　太宗不識煒（音暉）字亟召
問立名之因奏曰先臣命之不知其由兄炌弟烷盡
從虫臣家漢太尉楊震之後今已孤不敢輒更上曰
煒有何義奏曰臣聞出羽陵蠹書曰白魚虫也　上
嘆曰古人名字不以日月山川隱疾尚恐稱呼有妨
今以細碎微僻名其子未知其謂也以御筆將去虫
上賜名單〻弟烷之女娶夏英公閒範嚴酷聞於掖

廷同率命婦朝後宮莊献后苛責之方少戢（王畫清話）

趙元考

元豐中高麗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詩送之寅亮答詩序有花面艷吹媿鄰婦青脣之動桑間陌曲續郢人白雪之音之語有司劾中小官不當外交夷使奏上　神宗顧問左右青脣何事皆不能對乃問趙元老奏不經之語不敢以聞　神宗再三諭之元考誦太平廣記云有鄰夫見婦吹火贈詩曰吹火朱脣動添薪玉腕斜遥看煙裏面大似霧中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君當吹火吾亦效之夫乃為詩曰吹火青脣動添薪黑腕斜遥看煙裏面恰似鳩槃茶元考之强記雖怪僻小說無不該覧

范文正

慶暦中議弛茶盬之禁及減商税范文正以為不可茶盬商税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及商賈須取之于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今為計所當先也其議遂寢（已上出筆談）

二

范文正仲淹為右司諫章献劉太后聽政忽遣一巨璫諭之曰今後凡有大號令不須强上抑三五年為一宰相不難致公覺其言甘必有所為果誕告冬至日大會前殿　仁宗率群臣為壽有司將期公上疏曰臣聞王者尊極儀法配天地故所以益輅馬践廐蜀尚皆有誅况屈萬乘之重衮冕攝行北面之礼乎此乃開後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漸耳　陛下果欲為之太后履長賀於閨掖以家人承顔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慶之容御軒陛使百官瞻奉於礼不順事遂已又獨衔乞皇太后還政疏曰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握乾綱而帰坤紐非黄裳之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収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云疏入不報（湘山野錄）

龐莊敏

狄武襄公既平嶺　仁宗欲以為樞密使平章事龐莊敏公曰　太祖遣曹彬平江南止賜錢三十萬其慎重名器如此今青功不迨曹彬遠矣若用為平章事富貴已極後青為陛下用耶萬一復有宼盗青更立功　陛下以何官賞之乃以青為護國軍節度請

子皆遷官厚賜金帛

一 呂文靖

初真宗上仙莊獻攀慕深切凡喪祭之禮務極崇厚呂文靖奏曰太后為先帝喪紀之數宗庙之儀不忍裁減曲盡尊奉此雖至孝之道以臣所見尚未足報先帝恩遇之厚惟是遠奸邪奬忠直愛惜民財抜擢時彦使邊鄙寧静人物常安皇帝德業日茂太后壽樂無憂此報先帝之大節也

二

祥符中玉清昭應等宮成大臣掌董使領天聖中玉清灾莊獻泣曰先帝尊道奉天故大建祢宮以盡祇肅之道今忽焚燬何以稱先帝遺意呂文靖恐后復議繕完因推洪範灾異之端特請罷營建遂懇壊使名玉清遂不葺

司馬温公

嘉祐中内臣凌允言死以其嘗有軍功勅給鹵簿司馬温公言古不以名器假人允言近習之人非有大勲大功而贈以一品給以鹵簿不可為後世法仁宗嘉納之

又

仁宗朝司天奏月朔日當食而陰雲不見事同不食故事當賀温公曰日食四方皆見而京師獨不見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灾尤甚不當賀詔嘉其言後以為例

貫先生

臨淄貫先生以著書扶道為己任着山東野録七篇顔類孟子嘗奏諫書四篇謂丁謂造作符瑞以誣皇天欺先帝今幸謂奸發請明告天下白其事使後世無識焉又言謂既竄逐死莱公猶在雷州請還莱公

言以明忠邪先生終以孤直不偶既晩得進士出身亦不樂為吏久之李文定公竊其告勅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至殿中丞卒後門人李冠元伯刻顔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初先生得出身真宗賜名同改字希德云

一 夏文莊

夏竦薨 仁宗賜謚曰文正公劉原父判考功上疏曰謚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侵臣官疏三上時(夏)司馬温公知礼院上書曰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遂

改賜謚文獻知制誥王原叔曰此僖祖皇帝謚也封還其目不為草辭於是太常更謚諫曰文莊

趙禹

景祐中趙元昊尚修職貢萊州進士趙禹庶明上書言元昊必反請治兵為邊備宰相以為狂言流禹建州明年元昊果反禹逃歸京師上言自理宰相益怒下禹開封獄是時陳希亮為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宰相不從希亮爭不已卒從希亮言以禹為徐州推官徂徠先生石守道有詩曰萊牧男兒忠議兵謂禹也

皇朝類苑卷十六

孫冕

咸平中孫冕言乞放江淮荊湖通商賈鹽許商人於邊入中粮草或京師納錢帛一年之內國家預得江淮荊湖三路賣鹽課

范蜀公

范內翰景仁以宏才碩學時所推仰始立朝或不以鯁直許之仁廟春秋高少陽虛位首拜疏乞擇宗室親賢為皇嗣熙寧初將推行新法獨不肯阿悅附攝知不可爭即告老歸第天下士大夫始知仁者必有勇也東軒雜錄

陳晉公

尚書左丞陳公恕峭直性靡阿順總領計司多歷年所每便坐奏事　太宗皇帝或未深察必形詰讓公斂板斂蹜退至殿壁負牆而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或至三四上察其忠亮多從其議故當時言稱職者公為之首沂公事錄

王昭明

韓魏公嘗稱內侍王昭明絕不類內官往年執政賈昌朝陳執中惡歐陽公欲因張氏深治之令蘇安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昭明為監勘

皇朝類苑卷十六

官正色曰上令某監勘正欲盡公道鍛鍊何等語也歐陽遂獲貶魏王別錄

余襄

慶曆中開寶寺塔災國家遣人鑿塔基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庭送還本寺令士庶瞻禮　言在內庭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曰彼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于民凡為草皆有光水精與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用異也梁武帝造數千塔舍利嘗有光豈或之敗何能致福其塔乞更不營造　仁宗從之

乾道中天下旱蝗范文正公安撫江淮回以太平州貧民所食烏昧草進呈乞宣示六宮戚里抑奢侈（涑水燕談）

李宗諤

咸平初修　太宗實錄命錢若水主其事若水舉給事中柴成務起居舍人李宗諤侍御史宗度洎予及職方員外郎吳淑上指宗諤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此時中書日事史稟本憑直筆儻子為父隱何以誤信於後代乎除宗諤不許餘悉可之（楊文公談苑）

王沂公

真宗初上仙丁晉公王沂公同在中書沂公獨入劄子乞於山陵已前一切內降文字中外並不得施行又乞今後乞兩府行下文字中書俱宰相參政密院樞密副使簽書方圓許中外承受兩宮可其奏晉公聞之愕然自失由是深憚沂公矣

真宗晏駕二府同受遺詔輔立　仁宗皇太后權聽斷軍國事宰相丁謂欲去權字王沂公時參大政獨執之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非國家常典稱權猶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敢改也謂雖深憾其言然權字遂不敢去（魏王別錄）

張乖崖

忠定公後自金陵入苦腦疽未陛見御史閣門累奏上寬其告俾養疾公恨不得面陳所懷乃抗論近年以來虛國家帑藏竭民生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者皆丁謂王欽若啟上之侈心也不誅無以謝天下章三上不報出知陳州（涑水燕談）

薛簡肅

明肅太后欲謁　太祖詔禮官草儀時學臣某同官后服進議　倭者容請曰陛下垂簾聽大政號兩宮尊稱山呼及與御皆天子之者制度入大室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袞冕諫疏交上後宰相執議俱不聽不得已將誕告頼薛簡肅公以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皇朝類苑卷第十六

忠言讜論

薛師正

呂晦叔與薛師正並命樞府師事晦叔甚恭久之晦叔亦稍親之議事頗相佐佑閤門副使韓存寶將陝西兵討戎瀘蠻投數柵斬首數百級上欲優進官秩以勵立功者師正曰戎瀘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此者何以加之晦叔曰師　言是也乃除四方館使澠水燕談

錢若水

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師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據陰陽人狀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取十月轉運使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已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悞乏軍食　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令乘驛騎取轉運司盧之翰竇玭及其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退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覘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春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乃不才如是耶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寵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亦未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黥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

坐罷招討知秦州涑水記聞

王文正

祥符中天下大蝗近臣得死蝗於野以獻宰相將率百官稱賀王魏公獨言不可數日方朝飛蝗蔽天真宗嘆曰使百官賀而蝗遽至豈不為天下笑耶

又[illegible]

真宗朝宦者劉承珪以忠謹事上病且死求為節度使上從授之王魏公旦執不從曰後有求為樞密使者何以拒之至今宦者官不過留後澠水燕談

賈黃中

[illegible]

貫黃中乃造華表圖丞相晚四世孫七歲舉童子聞
頭及第李文質以詩贈之云七歲成童古所難貫
家門户有衣冠七人科第排頭上五卷經書誦舌端
兒不知名字貴登𨕖求試管絃歡從此穩上青雲去
萬里誰能測羽翰淺興國中叅　太宗大政性極清
畏嘗知金陵一日案行府寺覩一陳舍扃鑰甚嚴公
怪之因發鑰得寶數十櫃乃周國公　所遺之物方
隸于籍數不可計公亟集僚吏啟其封悉集之素上
上嘆曰貪黷者籍庫之物尚冒禁侵盜況亡國之
遺物乎賜錢三百萬以旌其潔事母孝不數年五十

二月甫元炅二上　五

六先母而逝　太宗卹其家既葬其母入謝　上面
撫之曰以諸孫及私門之宦自撓朕當記之玉壺清話

趙閱道

趙閱道為人清潔好養生知成都獨與一道人及大
龜偕行後知成都並二侍者矣　中和范景仁為諫
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
政恨景仁　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忭即知其為
人他日上以景仁問閱道曰忠臣　上曰卿何以知
其忠對曰嘉祐初　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
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
隙乎閱道曰不敢以害公此涑聞水

呂晦叔

馮當世孫和甫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府三人屢於
上前爭論晦叔獨默不言既而上因問之晦叔方為
闡析可否語簡而當　帝納之三人亦莫能為也出
則未嘗語人皆幾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辨
也而同僚或辨之

王平甫

王安國字平甫介甫弟也嘗非其兄之所為西京國
子監教授溺於聲色介甫在相位以書戒之曰宜放

王甫元表十九　四

鄭聲安國復書曰安國亦願兄遠佞人官滿至京師
上問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
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别無恩命久之乃得館職
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皆歸咎於
兄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
矣又嘗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
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
吾兄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由汝之故殺身破家
戮及先人發掘丘隴豈得不預我事耶並見涑水紀聞

張杲卿

張杲卿為御史中丞因登對言及家世及履歷本
仁廟曰卿亦出自孤寒杲卿曰臣本書生陛下擢
任御史中丞三子皆服冠裳亦有先人之田廬家事
有託自謂非孤寒陛下可謂孤寒矣仁廟徐曰亦有
説乎曰陛下春秋高奉宗廟社稷之重主鬯尚虛位
天下之心未有所繋是陛下孤寒也仁廟改容頗加
其意後遂秉柄用僕遊雜録

王著

太宗朝有王著者李右軍書深得其法侍書翰林
帝聽政之餘留心筆札數遣内侍持書示著每以為
[illegible]
未善上益刻意臨李又持以示著著對如初或問
其意著曰書固佳矣若遽稱善恐帝不復用意其
後帝筆法精絶超越前古以為由著之規益也澠水燕談

田諫議

一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欲以皇王之道御𥳑愧無稽古
深李[illegible]有覽但記分明事類繁碎難檢今諫臣以治
亂興亡急要寫置一屏欲常在目田錫奏曰皇王之
道微妙賾潤今取軍國要機二事以打之師平太原
建茲二載未償軍功傾因卻藉議功酬之乞罷交州
戍兵免驅生民為瘴癘之鬼此二者雖不繋皇王之
治陛下宜念之上嘉納錫真得鯁直之体而此事尤
難為奏趙普當國錫𢭏於中書曰公以元勲當國宜
事損僉今群臣書奏盡必先經中書非尊王之体也
諫官章疏令閤門填状大弱臺憲之風尤為不可也
普引咎正容厚謝皆羅之錫將卒自草遺表猶勸上
以慈儉納諫為意絶無私請上厚卹之王直清話

二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　太宗時上言軍國要機者一
[illegible]
朝廷大体者四　太宗嘗言錫有文行敢言　真宗
即位屢居對言事嘗請抄畧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
一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卷以便觀覽及卒
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天奪之速朝廷每有
失缺方在思慮而錫之章奏已至矣特贈工部侍郎
以其子將作監主簿達慶餘慶並為大理評事給奉
終喪仍布告天下以示激勸故事諫議大夫卒無贈
典見蜀公家求

王安簡

王安簡公奏河北朝廷根本而推州河北咽喉先朝

用才如何承矩護邊累年官止諸司使令刺史李允則幾二十年亦不過引進使今用人太輕而賞典過厚非制虜之術公為御史中丞署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事　仁皇急遣使為止之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東齋記事）

程文簡

程琳知開封府決事如神是年冬司天上明年正旦日　能地所謂三陽之始人君所忌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琳曰日者衆陽之長君上之象今有所蝕蓋由乾剛之道忍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皇朝類苑卷十二）免之上曰鄉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所惑如此（本朝名臣傳）

韓魏公

蔡挺在樞密院日有廢馬監之議朝廷遂遣蔡確出將度利害確以可廢聞　上以謂所得於利給官吏與兵卒猶不足則國家所費亦大不如費之使公閑之曰馬監之為國為利豈少哉不惟馬之蕃息足以備緩急之用又足以振四夷之聲勢（魏王別錄）

李南陽

太宗將親攻范陽李南陽至參大政以二策抗疏為奏願陛下選將帥中威勇有謀者數亂多福克荷功臣者授衆寡　付銳兵俾往征大駕不出京轂恭守宗祧慰撫黔庶示敵人閒暇策之上也太名河朔之咽喉或雙駐驛揭天威以壯軍聲策之中也若邊霜初及朝塵夕埃鑾龍愚於旃常擁貔貅於鑾輅勞侵黼扆土失耕農非愚臣所知也疏既入繼以疾求退士論嘉之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為戲者宵容李至言于東朝曰唐大和中樂府以此為戲文宗遽令止之皆伶人以懲其無禮敢公以儒為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曰（皇朝類苑卷二七）於上而禁止此戲遂絕（楊文公談苑）

唐質肅

嘉祐中　仁宗因內閣降密勅近以女謁縱橫無由禁止今後一應內降批出事主司未得擅行次日執政奏定可否始散日左承天門一寬衣老兵持竹篋器上以敗荷覆之門吏搜之及金巨弃一枚上綴蚌蠑然不知其數禁門四律盡依外門例凡有搜攔更不申覆即送所司時開封方鞫劾次一小璫馳騎急傳旨令放其物仰進呈府尹魏公瓘不用執法奏遂放之唐質肅公介方在諫垣疏曰陛下臨御以來所

降勅旨未有若執奏內批之勅為治世之天公也臣
風聞禁門近有日捷獨之獄傳旨令放主司疎不執 開
奏之法乞再收犯者劾之使正其典疏入不報公又
疏曰臣聞王者一語朝出四海夕聞令執奏之勅既
為無用乞下詔收之免惑天下既而又不報公又疏
曰臣聞開封乃天下百執事之首司也魏瓘為尹盜
君父詔旨輒不遵守望端門無咫尺之地尚敢輒爾
況九州之遠乎欲乞重貶魏某以安不遵君父之患
臣以言職不能平審情衷亦乞罷無魏由此降趙州
時有感事詩云鐵冠持白簡藩棘聚青蠅謝上表墓
皇朝類苑卷之上 山
云狂風動地孤蓮折以易颿衆谷登山直木終須先
伐才者愛之 湘山野錄
又
張堯佐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
其姪女有寵於仁宗冊為修媛堯佐遂驟遷擢一旦
中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是時御史唐介上疏
引天寶楊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
人論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諍卒
奪堯佐宣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未
幾堯佐復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
徽而假河陽為名耳我曹豈可終已耶同列依違不
前介遂獨爭之不能奪仁宗曰差除自是中書介遂
極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今
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諫官
觀望挾奸而言涉宮掖語甚切直 仁宗怒趣召兩
府以疏示之介執爭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
介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厲衆恐禍出不測是
時蔡襄備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
容言 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貶春州別駕翌日
御史中丞王舉正救解之改為英州別駕始上怒未
皇朝類苑卷一之
已兩府竊議曰必重貶介則彥博不安彥博去則吾
屬遂遷矣既而果如其料當是時梅堯臣作書竄詩
曰皇祐辛卯冬臣介所憤疾願條一二事臣職敢妄 有
率臣姦宰相博邪行世莫匹曩時守成都委曲媚貴
暱銀璫挿左貂窮臘使馳驛郡媛將夢傳中貴十鎰 金
為我寄使君奇紋織纖奩遂傾兩蜀巧日夜急鞭扶
紅經緯金縷排枓鬬八七比比双蓮花寫燈戴心出
几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觀上元被服穩稱質
燦然驚上目遽尔有薄詰既聞所從來倚對似未失
且云奉至尊於妾豈能必遽聞天子顏百事容巧乞

臣今得初陳狡猾彼非一倫咸興費利次第推甲乙
是惟猾雄仁斷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無如弼弼陰
亦昧平生況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卹君
儕有側目喑啞横詆叱指言為罔上廢汝還蓮華是
時白此心尚不避刀鑕雖命纍魁甘且同飴窶既
已勿可憚復以強詞室帝聲亦大厲論奏不諱畢介容
也容甚閑猛士膽為慄立貶鎮為外春速欲為異物
內外臣惘惘陛下何未悉卽敢救者誰褰執左史筆
謂此儻不容盛美有所咈平明中執法懷疏又堅述
介謂我以狂百宜無一實恐傷四海和幸勿若倉卒

丞許遷英山衢路有嗟咄搦日宣白麻稱快口盈溢
阿附建諫官去若懷絮氣其間因獲利竊笑等蚌鷸
英州五千里瘦馬行駃駃毒蛇噴曉霧晝與嵐氣沒
妻孥不同途風波過蛟窟存亡未可知旅館愁傷骨
饑僕時後先隨猿拾橡栗越林多徵天黃耳雜丹橘
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萬室通釀酤撫遠無禁律
醉去不須錢醒來弄鳴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愁鬱
莫作楚大夫懷沙自沈汨西漢梅子真出為吳市卒
市卒且不懟況茲刖象秩始堯臣作此詩不敢示人
及歐陽文忠公為編其集時有嫌避又刪去此詩是
以傳人欲知此詩者蓋亦少焉故今盡錄之出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第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典禮音律

皇后合食太廟

仁宗皇帝將祫饗韓持國為礼官建言皇后廟孝章淑德章懷神主不當合食太廟下侍制以上議議者凡十七人自夢得武平仲祖楊侍講向龍圖原甫景彝聖從八人以為當食太廟永叔楊叔子華長文子方包希仁錢資元盧公彥并鎮九人以為當從持國論卒為二議以上朝廷以為日迫且依旧合食須後別議而武平仲當草詔其詞大主其所議自後亦上卷有走文一人不復議皇后別廟者以其不可入太廟也合食而入太廟又何必為別廟哉然其議論之難合也若是希東

此事

禘祖廟為始祖

熙寧五年十月太常礼院言奉旨詳定僖祖神主祧遷者切以聖王用礼固有因循至于逆順之大倫非敢違天而廢古請僖祖為太祖始祖遷順祖神主藏之夾室依礼不諱孟夏祀感生帝以僖祖配詔恭依先是中書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疏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王斷自后稷以下者非絕以上而遺之以其自有本絕承之故也若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孫雖有齊聖有功不得以加其祖考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宜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其主于夾室替祖宗之尊而下附于子孫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事存之義求之在前載雖或有然考合于經迪無成憲固而制礼實在聖時乞以所奏付之兩制詳議而擇取其當詔合白廟祧之盧蓋有契稷所以上承先王下法後世朕嗣守大統稷祭究祀而世次遷毀礼或未安討論經常厲我哲上卷有走文一人輔於以佐朕不逮而仰稱祖宗追孝之心朕覽之矍然敢不祗服宜依請于是元絳等議云詩序生民曰尊祖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蓋言尊祖不言尊有功言文武之功而不言后稷之功則知后稷配天者以尊祖而非以尊有功也從之熙寧八年五月礼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禘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尊居東向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為定礼詔恭依

籍田

元豐二年七月詳定礼文所言國王耕一畝庶人終

於千畝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自漢迄唐皆有常籍
神倉今久廢不設凡祭祀之所用皆索諸市所非所
以致潔誠也乞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置籍田仍徙
先農壇于其中立神於東南五谷之外并植菜蔬各
則藏於一歲祠祭之用取焉其并從之

祀明堂

元豐三年七月詔曰遠而尊者祖則祀于郊之圜丘
而配天遠而親者禰則祀于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
足以及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圜丘配天則封越諸神
明堂則上帝而已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黍于經乃
上自看見人一八
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因循昧古以失情文之
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于明堂惟以配上帝餘
從祀群臣悉罷

郊祭

四月詔親祀北郊依南郊議如不親祀則上公攝事
見是奉祀禮文所言天地合祭自漢元始間以禮樂
既合有合而祖夫婦共牢于是合祭天地以陰一体
之誼後漢光武親文帝晋元帝唐武德以來皆因之
始非求神以類之意本朝上帝既設天皇地祇　稽
之祀典有所未合于是翰林學士張琮言陽生于十
一月陰生于五月則陰陽之生天地致用之始先王
于是順陰陽之義以冬至祀天于地上之圜丘夏至
日祭地于澤中之方丘以至牲幣器服詩歌樂舞形
色度數莫不放其象類故天神地祇可得而禮由此
觀之夏至日祭地于方丘而天子親莅之此萬世不
易之禮也議者以為當今萬衆儀衛加倍于古方盛
夏時不可以躬行乃欲改用他時
類十八
月不唯舞所據依又失所以祀地順陰陽之義必不
得已臣以為宜即别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且樂
上目覽見人一八
舞遣冢宰攝事雖未能皆當于禮庶幾先王之遺意
猶有存焉禮官請如琮議上批張琮之議在今所宜
圜無易元豐六年冬至祭上帝昊天于圜丘以大祖
配始罷天地合祭也制曰永惟五聖之烈必躬三歲
之祭祀以禮意寖而不明樂文雜而未正故剌六經
之說考諸儒之言辯黜曠議是正鉅典陟配對侑
昊穹於時維太常之旅備金玉之篤通太主以為國
之縱通服大裘以考古文之故事袞冕行事至是始
加服大裘而被袞冕元豐訓

封禪褒公孫祈仰立廟

神宗朝皇嗣屢闕余寄詣閣門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優加封爵以旌忠義庶幾鬼不為厲使國統有繼是時適值鄆王服藥上覧之矍然即批付中書授臣將作監丞勅河東路訪尋二人遺跡乃得其家於絳州太平縣詔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因命絳州立廟歳時致祭余所上書畧曰臣寄讀史記世家考趙氏廢興之本末惟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各盡死不顧難以保全趙氏孤兒最為忠義乃如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蓋下宮之難屠岸賈殺趙同趙括趙朔趙嬰齊已夷族無噍類惟朔妻有遺腹匿於公宮既而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甚急於是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氏滅乎若則號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乃得脫然則兒之無聲蓋天有所祚其天方啟趙氏生聖人以革五代之亂拯天下于湯火之中而毋有馬使聖子神孫繼繼承承而不已則兒又安敢有聲蓋有聲則趙氏無復今日矣然雖天祚亦猶必賴公孫杵臼謬爲他嬰匿于山中卒與俱死以絕其後患又必賴程嬰保全其孤遂至成人而立之以續趙祀即趙文子也于是趙宗復盛傳十世至武靈而遂以胡服與秦俱覇其後為秦所併則子孫蕩析散居民間今常山中山真定則古之趙地故趙氏世為保州人而僖祖順祖翼祖宣祖皆生于河朔以至太祖啟運太宗承祧真宗紹休仁宗守成英宗繼統陛下纘業嚮使趙氏無此二人以力衛孫孫子然之孫使得以全則承祀無餘育矣又豈能昌熾以至于此故臣深以為國家傳祚至今皆二人之力也二人死皆以義甚可痛悼雖當時趙武為嬰服衰三年為之祭祀春秋祠之世世勿絕然今不知其祠所在竊慮其祠或廢而復舉或舉而勿葺或葺而勿封三者皆闕典也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自宋有天下凡兩甲子百二十二年于玆矣而二人忠義未見褒表廟食弗顯故仁宗在位歷年至多而前星不耀儲嗣屢闕雖天命將啟先帝以授陛下然或慮二人精魄久無所歸而亦因是為厲也何哉蓋二人能保孤使趙宗復續其德甚厚則趙宗之有繼皆自二人為之也何況二人皆精誠忠剛洞貫天地則其魂常遊于太虛而百世不滅者哉乞于晉趙分域之内訪求二人墓廟特加封爵旌表如或自來未立廟貌即速令如法崇建著於甲令永為祀典如此則忠義有勸亦可見聖朝不負于二人者矣青箱雜記

廟

右疑石之議者
則以下當 而石
事

嫡孫傳重服

自唐開元時父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以其不襲封也然不知至　　紀則有所不齊國朝不著於礼令景祐中石資政中立卒衆子在嫡孫不傳重未幾而衆生子卒其家奏嫡孫合與合不重傳下礼院議于是宋景文公判太常不疑次道與予為禮官景文遂令三人各為議狀不疑曰初常傳重據也宜改正之使達為服次道則用江都集礼以為當接服若曰父死衆子在嫡孫不傳重衆子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一尊親為兩等服也予謂石氏子孫宜依礼令不得傳

上自有先卷十八

衆且為本服自今而後別着令父死衆子在嫡孫傳重然後得礼之正又為不疑難曰石氏子當傳重就令石氏子於服中犯刑如何處之必以見行法見行礼令處之豈可嫡孫接服嫡孫死衆孫接服是何異家人共犯止坐尊長古決而乃令次家長接續足其杖數耶是無此理也然景文從次道議乃請着為令其後衆子在嫡孫請傳重者聽傳重其不請者則不傳重豈礼之意哉

武臣持服

故事武臣不持長律　　奏請持長下兩制臺諫官議

永下疑脫字

唐子方為諫官與諸御史皆不與今持長是時會議於玉堂使者唐子方曰今日不可高論也永　劾然曰父母死而令持服安得為高夢得坐于古傳不覺嘆曰俊也卒然一言亦中於理兩制與臺諫官竟為兩議以上送都各門祇候內殿崇班以上持服供奉官以下不持服是則官高者得為父母服官卑者則不為服無官將何以處之乎

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放投於名山洞府天聖中仁宗皇帝以其除遠窮僻難齋

上自前卷十八　八

遣賚之具煩為州郡之擾乃下道錄院裁損才留二十處餘悉罷之何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　廬山詠真洞建寧武夷山昇真洞南嶽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平州中水府潤州金山水府杭州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　海水府鳳翔府聖濟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杭州天目山龍潭州華　湘潭府羅處不可悉記予嘗于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玉簡似階

石制視東壽

婚礼坐鞍

劉岳書儀婚礼有有女坐倩之馬鞍父母謂之合髻之礼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叙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為耳當五代干戈之際礼樂廢壞之時不暇講求三王之制度苟一取晦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畧整齊之固不足為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犹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已廢其七八其一二存于世者皆苟簡粗畧不知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為大笑者坐鞍一事耳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令倩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

皇朝類苑卷二十八　九

後下乃成婚礼謂之上高坐凡婚家舉族內外姻親與其男女賓客堂上堂下竦立而視者惟倩上高坐為盛礼耳或有偶不及設者則相與悵然咨嗟以為闕礼其轉失乖謬至于如此今雖名儒臣公衣冠舊族莫不皆然嗚呼士大夫不知礼義而與閭閻鄙俚同習見而不知為非者多矣（晦陵佛）

蜡臘

建隆四年大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饗宗廟開元定礼三祭皆於臘辰使行蜡礼恐未為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饗宗廟同用戌臘日

正冬朝賀上壽

淳化三年正月朔太宗御朝元殿受賀礼畢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升殿群臣上壽國朝以來正冬朝賀御正殿即以退御大明殿群臣常服上壽奏教坊樂至是始約開元礼皆以法服設官　萬舞酒行三而罷

宣祖配天

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合祭天地圜丘以宣祖皇帝配有司因請孟春祈穀孟冬　季秋大饗明堂請以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帝祇孟夏　祀宗從

皇朝類苑卷二十八

之聖朝

彗星見罷祀南郊

太宗將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檢討杜鎬問之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鎬見如此罷祀不疑遂從其說至熙寧五年將郊而河決神宗問輔臣曰議者以河決地震不當郊王安石曰古者年不順安八蜡不通八蜡小祭也或可以变其廢上帝之祭乃祭之大者恐不宜如此上以為然（出事實）

祭大社

太祖初有事于大社時國初墜典多或未修大祝文

亦古書式詔辭臣各撰一文謄錄糊名以進上覽之謂左右曰皆輕重失中因御筆親點一文曰惟此庶乎得体閱視之乃竇儀撰者文曰維某年太歲月朔日某天子某敢昭于大社謹仲秋仲春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大武柔毛剛鬣明粢香萁嘉薦醴齊備茲　用伸報本敢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惟神品物類之載生庶類資以含弘方直所以著其守博厚所以薰其德有社者敢忘報乎尚饗遂為儀定其儀注公以開元禮參酌三代之典繼以進　之際作雅和樂大社之禩自正門入配坐之禩自左闈入皇帝詣壘之儀並如圜丘事具禮式請大　所執搢者繫幕贊酌醴太常卿引皇帝於大社神前座捧爵跪奠大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玉壺清話

兩制攝事

京師春秋祭社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熙寧四年復以翰林承旨攝大尉因作詩曰雞聲初動曉驂催又向靈壇飲福盃自笑怡聲不辭醉明年強健更須來是冬遂參知政事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二八　二

祠太一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列十殿而處五福君二太一服通天冠絳紗袍餘皆道冠霓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處福君　太進三太一亦用通天冠絳紗袍之制餘亦道官霓衣熙寧五年建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冠服禮院乃具狀請如東西二宮之制太一盡服通天絳紗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中使視之乃盡王者冠服遂詔如亳州之制

九宮貴神

九宮貴神始天寶初術士蘇嘉慶上言請置壇明皇親祠及王璵為相又勸肅宗親祀太和中監祭御史舒元輿論列遂降為中祀會昌中李德裕為相復為大祀宣宗時又降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彥昭因歲旱禱雨獲應又升為大祀春明退朝錄

郊廟讀冊迴班

故事知廟祀讀冊官至御名必起上至郊宮更衣詣壇下百官皆迴班迴向　英宗皇帝初告廟詔讀冊官毋起及詣壇下又詔百官勿迴班所以見祀郊廟之精意也澠水燕談

監祀御史

皇朝類苑卷十八　三

真宗皇帝嚴於禋祀之事其奏章則用昭受乾符之寳其後天寳止用御前之寳慶曆中下學士院别置其文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寳禋祀則用之紀事東齋

朝獻朝饗

上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饗末乃有事于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為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為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于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為正祠至天寳九年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饗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謂正祠筆談

雲韶部

開寳中平嶺表　廣州内臣聰慧者數十人於教坊令習樂之䈎韶部後改名雲韶部内宴則用之

河市樂

駙馬都尉高懷德以節制領睢陽歲久性頗奢靡而洞曉音律故聲伎之妙冠於當時法部中精絶者殆不過之宗城南抵汴渠五里有東西二橋舟車交會民居繁夥倡優雜戶厥類尤衆率多鄙俚為高之伶人所輕誚每宴飲作樂必效其朴俚之態以為戲玩謂之河市樂迄今俳優常有此戲王沂公筆錄

拱辰管

鼓吹部有拱辰管即古之叉手管也　太宗皇帝賜今名

皇朝類苑卷第十八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典禮音律

協律

一

燕龍圖肅判太常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求天下
知音律者李照言樂比古太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
繼出矣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
乃千七百三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黍大而尺短律
之容千三百黍而徑乃三分四厘六毫實徑三分四
厘六毫與容千七百二十黍皆　以尺而生律也阮

逸又欲以量而求音皆非也最後有房庶者亦言今
合樂高五律蓋用磨樂而知之因取方響一簡皆唐
樂也其法以律生尺而黍用二稃二米者是時無二
米黍據見黍為律雖無千七百三十黍之謬與三分
四厘六毫之差然其聲才下三律蓋黍細耳其說則
是矣王原叔胡瑗太不喜其說朝廷但授庶秘書省
校書郎不究其說而庶居玄齡之後其為人簡脫嘗
與鄉薦然好音宋京田元君薦而招之是時下已臣
亦取手笛二與庶笛同手嘗於維州王陵處得比界
笛一比太常樂下律教坊樂下二律樂高于堂樂上四
一律又嘗於才元處得并州銅尺一比文府尺長三
分以之定律與唐樂聲同大府之尺定律笛同二者
必唐一將也若得其黍用房庶法為律以考之其為
至當不疑矣其黍一稃二米者

二

世言王朴為樂而不知樂之壞自朴始也初太常鐘
磬皆無疑矣識用橫黍尺制律命其鐘磬而誌刻之
太祖患樂太高和峴用影長尺方能下律樂比唐為
高五律矣今太常鑄鐘最大者聲鐘庶之黃鐘誌刻
乃下林鐘餘鐘率皆如比李照則多鑠磬田鍾以合

其律而鍾磬又不朴時雖非大聲而其器完也惜哉

三

君貴與予莫逆之友也惟議樂為不合君貴以胡瑗
一黍之廣為尺而後制律予用房庶一黍之起積一
千二百黍之廣協律而後生尺律之法曰凡律圍九
合以尺而生律者律為十分三厘八毫矣以其不合
又變而為方分其差謬處不可一二數也以律生尺
者九十分黃鍾之長加十分以為尺凡律皆徑二分
圍九分長分積千八百一十分自九十分損益而寸
二律長短相形矣自八百一十三分損益之而十二

律積實相通之性在錦閣時失于同舍同舍莫能決遂奕棋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一十年君實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多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遂曰大樂還現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見然耶將戲謔抑遂莫所執不敢效之邪併不可得而知也是戲謔矣（遂東齋紀事）

鼓

周礼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康成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鼓之数

皇朝類苑卷六十九

不見於經然神有尊卑則其数有多寡等殺理或然也必漢時尚然所以康成云也幾面鼓杙言幾面兩車區定幾埋田也而唐開元中蜀人有繪其圖以献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既不可考繫乃於縣內剏置教鼓國朝仍之却 宗廟設而不作景祐中馮章靖公言雷鼓靈鼓路鼓並當繫而教謂鼓準乾德詩四年詔廢不用然不言鼓制之是非者甚可惜也（蒙齋紀事）

二

吾聞羯鼓錄序羯鼓之声云透空碎遠極異衆樂唐羯鼓曲唯邠州一父老能之有大合蟬滴滴泉之曲予在鄜延時尚聞其声涇原承受公事楊元孫因奏事回有旨令召此人赴闕元孫至邠而其人已死羯鼓遺音遂絕今樂部中所有但名存而已透空碎遠了無餘跡唐明皇與李龜年論羯鼓云杖之弊者四櫃用力如此其為藝可知矣

三

唐之杖鼓本謂之兩杖鼓兩頭皆用杖今之杖鼓一頭以手拊之則唐之漢震第二鼓也明帝宋開府皆善此鼓其曲多獨奏如鼓笛曲是也今時杖鼓常時

皇朝類苑卷十九

只是打拍鮮有專門獨奏之妙古曲悉皆散亡頃年王師南征得黃帝炎一曲于交趾乃是杖鼓曲也

琴

一

秀水祥符院僧智和有一琴〻微碧石細紋軫製作精巧音韻清越中刻李陽冰篆文三十九字其畧云南溟夷島產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遂用此作臨岳沈括筆談朱長文琴譜皆着此琴即唐相汧公李勉所置響泉之名見勉本傳元祐末智和死州將以其琴匣送尚書礼部符太常狀嘗好事者時

取鼓之非他琴比也

二

錢塘沈振畜一琴名氷清腹有晉陵子銘云卓哉斯器樂惟至正清韻古月澄風動三餘神爽泛絶機靜雷夜敲氷霜天擊磬陰陽潛感否臧前鏡人其審之豈獨知政大曆三年三月三日上底蜀郡雷氏斵風詔内書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士雄記声極清實山隹陳聖與名知琴少在錢塘從振借琴弾皓愛之後三十年聖與官太常會振姪走蜀氷清索百千不售未幾送卒其妻得二十千鬻於僧清道轉落于太一道士楊道英久之聖以五十千購得極珍秘之或以為晉陵子杜牧之道號篆法類李義山筆亦莫可辨又不知士何雄人也 澠水燕談

皇朝類苑卷一九 二

三

盧氏雜説韓臯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毌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哀弾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知散為曲名明矣或者康借此名以諫諷時事散取曲之廣陵乃名其所命相附為義耳

四

琴雖用桐然須多年木性都盡聲發越予曾見唐初路氏琴木皆枯朽殆不勝指而其声愈清又嘗見越人閑道真畜一琴名越琴傳云古塚中敗棺杉木也聲極勁挺吳僧智和有一琴瑟瑟徽碧紋石為軫制度音韻皆臻妙腹有李陽氷篆數十字其畧云南溟島上得一木名伽陀羅紋如銀屑其堅如石命工斵為此琴篆文甚古勁琴材欲輕鬆脆滑謂之四善木堅如石可以製琴亦前未諭也投荒錄云瓊管多烏樠咕陀皆奇木疑伽陀羅即咕陀也 夢溪筆談

皇朝類苑卷十九 六

鐘

國朝雅樂即用王朴所制周樂太祖時和峴以為声高遂下其一律然至今言樂者又下其声太常鐘工以其太濁欲不成声當鑄鐘時乃私賂鑄匠使減其銅齊而声稍清歌乃叶而成声而李照竟不知以此知審音作樂之難也然每謂人曰声高則急促下則舒緩吾樂之作久而可使人心感之皆舒和而人物之生亦當豐大王侍讀洙身尤短小笑常戲之曰君樂之成能使我長乎聞者以為笑而樂成竟不用

二

太常所用王朴樂編鐘皆不圓而側垂自李照胡瑗之徒皆以為非及照作新樂將鑄編鐘給銅鑄瀉務得古編鐘一枚工人不敢銷毀遂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人所作其銘曰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王朴夷則清聲合而其形不圓側垂正與朴鐘同然後知朴博古好學不為無據也其後胡瑗改鑄編鐘遂圓其形而下垂叩之掩鬱而不揚其鑄鐘又長甬而震掉其聲不和著作郎劉羲叟密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必有眩惑之疾未幾　仁廟得疾人以羲叟之言奚其樂亦驗尋廢不用

皇朝類苑卷一九

四庫錄補

三

今太常鐘鎛皆於甬本為紐為之旋蟲側垂之皇祐中杭州西湖側發城得一古鐘匾而短其枚長幾半寸大略制度如鳧氏所載惟甬乃中空甬半以上差小所謂衡者予細考其制亦似有義甬所以中空者疑鐘縣自其中垂當衡甬之間以橫括掛之橫括疑所謂旋蟲也今考其名竹筩之筩文從竹從甬則僅半空甬半以上微小者所礙橫括以其橫括所存也則有橫之義也其橫括之形似虫而可旋疑所謂旋蟲以今之鐘鎛校之與衡甬中空則猶小於甬者乃欲礙橫括似有所因倣衡甬俱實則衡小於甬似無所因又以其橫括之橫於中也則宜有衡義實甬直上從之而謂之衡者何義又橫括以其可旋而有虫形或可謂之旋虫今鐘則實其紐不動何緣得旋名若以側垂之其鐘可以掉為旋轉則鐘常不定擊者安能常當其燧此皆可疑未知孰是其鐘今尚在錢塘郡從家藏之

磬

皇朝類苑卷十九

一

獨異志云唐承隋亂樂簴散失獨無徵音李嗣真密求得之聞弩營中砧聲求得喪車一鐸入振之於東南隅果有應者掘之得石一段裁為四具以補樂簴之闕此妄也聲在短長厚薄之間故考工記磬氏為磬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磨其毫末則聲隨而變豈有帛砧裁琢為磬而尚存故聲哉且古樂宮商無定聲隨律命之迭為宮徵嗣真必嘗為新磬好事者遂附益為之說既云裁為四具則是不獨補徵聲也

二

國史纂異云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冝於黄鍾東九尺掘必得之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惰然者為之也扣其一安知其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理之此欺誕之甚也

律呂

漢志陽陰相生自黄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五八八為

五者謂一上生與一下生相間如此則自大呂以後律數皆差須自蕤賓再上生方得本數此八八為五之誤也或曰律無上生呂之理但當下生而用濁倍二統皆通然至蕤賓清宮生大呂清宮又當再上生皆如此時上時下即非自然之數不免牽合矣自子至巳為陽律陽呂自午至亥為陰律陰呂凡陽律陽呂皆下生陰律陰呂皆上生故巳方之律謂之中呂言陰陽至此如中也至午則謂之蕤賓陽常為主陰常為賓蕤賓者陽至此而為賓也納音之法自黄鍾相生至于中宮而中宮謂之陽紀自蕤賓相生至于應鍾而終謂之陰紀蓋中呂為陰陽之中而子午為陰陽之分也

二

漢志言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歷十二辰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于子生萬物者也殊不知此乃求律呂長短体筭立成法耳別有何義為史者但見其數浩博莫測所用乃曰此陰陽合德化生萬物者也嘗有人於土中得一朽弊搗帛杵不識

持歸以示鄰里大小聚觀莫怪愕不知何物後有一書生過見之曰此靈物也吾聞防風氏身長三丈骨節專車此防風氏脛骨也鄉人皆喜築廟祭之謂之脛廟班固此論亦近乎脛廟也

凱歌

邊兵每得勝回則連隊抗聲凱歌乃古之遺音也凱歌詞甚多皆市井鄙俚之語予在鄜延時製數十曲令士卒歌之今粗記得數篇其一先取山西十二州別分子將打衙頭回看秦塞低如馬漸見黄河直北流其二天威卷地過黄河萬里羌人盡漢歌莫堰横

山側流水從敷西去作悲波其三馬尾胡琴隨漢車曲声犹是悲單于彎弓莫射雲中鴈如歸鴈如今不寄書其四旗絛渾如錦綉堆銀裝背嵬打回回先教淨掃安西路待向河源飲馬來其五靈武西涼不用圍蕃家總待納王師城中半是關西種猶有當時軋吃兒 軋一作軋

霓裳羽衣曲

霓裳羽衣曲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王建詩云听風听雨作霓裳白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進鄭愚津陽門詩

上自貞元來一九

注云葉法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声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横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是遺声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並出筆談

歐陽公歸田錄論王建霓裳調第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以不曉聽風聽水為恨余嘗觀唐人西域記云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於大山間聽風水之声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自龜茲至也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耳夫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及楊敬述進婆羅門曲遂合二者製霓裳羽衣曲則知霓裳亦來自西域也 出西清詩話

拋毬曲

海州士人李慎言嘗夢至一處水殿中觀宮女戲毬曲十餘闋為之傳序其事甚詳詞皆麗清今獨記兩闋侍燕黃昏曉未休玉堦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

上自貞元來十九

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堪恨隋家幾帝王舞裀揉盡綉鴛鴦如今重到拋毬處不是金爐舊日香

歌曲

世稱善歌者皆曰郢人郢州至今有白雪樓此乃因玉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次為陽阿薤露屬而和者數十人又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則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以楚之故都人物猥盛而知者止於數人則為不知歌甚矣故玉以此自況陽春白雪皆郢人所能也以其所不能者名其俗豈非大誤也襄陽耆舊

傳雖有善歌之名歌陽春白露朝日魚麗知之者不過數人無復陽春白雪之名又今郢州本謂之北郢亦非古之楚都或曰楚都在今宜城界中有故墟尚在亦不然也此鄢也非郢也據左傳楚成王使鬬宜申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沿漢至于夏口然後泝江則郢當在江上不在漢上也又王在渚宮下見之則渚宮蓋在郢也楚始都丹陽在今枝江又王遷郢昭王遷鄀皆在今江陵境中杜預注左傳云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謝靈運鄴中集詩云南登宛郢城今江陵北十二里有紀南

城即古之郢都也又謂之南郢

歌舞

古人飲酒皆以歌舞屬献奇等者亦往往歌舞長沙王小舉袖云國小不足回旋 太宗亦自起舞屬群臣古人淳質舞以達歡欣不必合度緣好古人人可為之不差不及也張燕公詩云醉後歡更好全勝未醉時動容皆自舞出語總成詩又云要須回舞袖拂盡五松 後涼風起吹人舞袖回舞者曲折益盡奇妙非有師 可難故士大夫不復起舞矣或有善舞者人以其似樂 為古人之歌亦復如是卿秦

簡淡故三百篇可以吟詠緣時未有新繁 声是可善自新變声作日益繁靡欲令人弥罝繁声以三百篇為勤何可得也隋以前南北朝舊曲猶頗似古如公莫歌舞丁督護之類豈不簡淡自鹿以來此等曲辭大復不入聽矣又但知畏聞古韶夏之類直恐見之未能忘味也胡瑗善琴教人作采蘋鹿鳴等曲稍曼延其声傍近鄭衛雖可聽非古法也近世樂府為繁声不已又加重疊謂之纏声促數尤甚固不從容一唱三嘆矣大李諸生承胡先之教許鼓琴吹簫及以古響代編磨旅所奏唯鹿鳴采蘋數章而已諸王

因緣為鄭微声聞者疑之或以相問有戲之者此無他直纏声鹿鳴采蘋封其詩江之

皇朝類苑卷第十九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典禮音律

笛

一

馬融笛賦云裁以當篴使易持李善注謂篴馬策也裁笛以當馬篴故使易持此繆說也笛安可為馬策篴管也古人謂樂之管為篴故潘岳笙賦云脩篴內辟餘簫外逶裁以當篴者餘器多裁衆篴以成音此笛但裁一篴五音皆具當篴之上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

二

笛有雅笛有羌笛其形制所始舊說皆不同周禮笙師掌教箎篴或云漢武帝時丘仲始作笛又云起於羌人後漢馬融所賦長笛空洞無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孔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李善注云七孔長一尺四寸此乃今之橫笛耳太常鼓吹部中謂之橫吹非融之所賦者融賦云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声五音畢沈約宋書亦云京房備其五音周礼笙師注云杜子春云篴乃今時所吹五孔竹篴以融約所記論之則古篴不應有五孔則子春之說亦未為然今三礼圖画篴亦橫設而有五孔又不知出何典據

雷聲

五音宮商角為從声徵羽為變声從謂律從律呂從呂變謂以律從呂以呂律從故從声以配君臣民尊卑有定不可相踰声以為事物則或遇於君声無嫌六律為君声則商角皆以律應徵羽以呂應六呂為君声則商角皆以呂應徵羽以律應加變徵則從變之声已瀆矣隋柱國鄭譯始條具之均展轉相生為八十四調清濁混淆紛乱無統兢為新声自後又有

犯声側声正殺寄殺偏字傍字双字半字之法從變之声無復綱理矣則國之声前世是别為四夷樂自唐天宝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声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古詩皆詠之然後以声依永以成曲謂之協律其志安和則以安和之声詠之其志怨思則以怨思之声詠之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則詩與志声與與具不安且樂乱世之音怨以怒則詩與志声曲莫不怨且怒此所以審音而知政也詩之外又有和声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声有詞連屬書之如

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声也今管絃之中纏声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声此格雖云自王涯始然正元元和之時為之者已多亦有在涯之前者又小曲有咸陽沽酒宝釵之句云是李白所製然李白集中有清平楽詞四首獨只是詩而花間集所載咸陽沽酒宝釵乃是云張泌所為莫知孰是也今声詞相従惟閨巷間歌謡及陽関擣練之類稍類旧俗然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楽與声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有声矣哀声而歌楽詞楽声而歌怨詞而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

皇朝類苑巻二十

声與意不相諧故也

二

古楽有三調声為清調平調側調也王建詩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是也今楽部中有三調楽品皆短小其声噍殺惟道調小石法曲用之雖謂之三調楽皆不復辨清平側声但比他楽特為煩数耳

三

虞書曰戛撃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来格鳴球非可以戛撃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戛且撃琴瑟非可以搏拊和之至詠之不足有時而至于搏且拊所謂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不自知其然和之至則冝祖考之来格也和之生于心其可見者如此後之為楽者文備而實不足楽師之志主于中節奏諧声律而已古之楽師皆能通天下之志故其哀楽成於心然後宜於声則必有形容以表之故楽有志声有容其所以感人深者不獨出于器而已

四

高郵人桑景舒性知音聴百物之声能占其灾福尤善楽律旧傳有虞美人花聞人作虞美人曲則枝葉皆動他曲不然景舒試之誠如所傳仍詳其曲声曰

皇朝類苑巻二十四

皆呉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呉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亦動乃謂之虞美人操其声調與虞美人曲全不相近始末無一声相似者而草輙應之與虞美人曲無異律法同管也其知音臻妙如此景舒進士及第終於州縣官今虞美人操盛傳於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為呉音者

五

前世遺事于古人文章中見之元稹詩有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絃中弾不出琵琶八十四調蓋十二律各七均乃成八十四調稹詩言八十一調人多不喻

所謂手於金陵丞相家得唐賀懷智琵琶譜一冊其序云琵琶八十四調內黃鍾大簇林鍾宮声絃中彈不出須管色定絃其餘八十一調皆以此三調為準更不用管色定絃始喻禎詩言如今之調琴須先用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〻絃商上〻下相生終於少商凡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絃声皆當如此古人仍須以金石為準商頌依我磬声是也今人苟簡不復以絃管定声故其高下無準出于臨時懷智琵琶譜調格於今樂全不同唐人樂奉精深尚有雅律遺法今之燕樂古声多亡而新声大率皆無法度樂工自不能言其義如何得其声和

六

今教坊燕樂比律高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却以凡字當宮声比宮之清宮微高外方樂尤無法求体又高教坊　一均以來唯北狄樂声比教坊樂下二均大凡北人衣冠文物多用唐俗此樂疑亦唐之遺声也

七

今之樂燕二十八調布在十二律唯黃鍾中呂林鍾三律各具宮商角徵四音其餘或有一調至二三調獨蕤賓一律都無內中管仙呂調乃是蕤賓声亦不正當本律其間声音出入亦不全應古法略可配合而已如今之中管宮却是古夾鍾宮南呂宮乃古林鍾宮今林鍾商乃古無射宮今大呂調乃古林鍾羽雖國工亦莫能知其所因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声今之燕樂止有十五声蓋今樂高于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黃鍾声只以合字當大呂猶差高當在大呂太簇之間下四字近太簇之高四字近夾鍾下一字近姑洗高一字近中呂上字近蕤賓勾字近林鍾

尺字近夷則工字近南呂高工字近無射六字近應鍾凡字為黃鍾清高凡字為大呂清下五字為太簇清高五字為夾鍾清下法雖如此然諸調殺声不能盡歸本律故有偏殺側殺寄殺元殺之類雖與古法不同推之亦皆有理知声者皆能言之此不備載也

八

古法鍾磬每簴十六乃十六律也然一簴又自應一律有黃鍾之簴大有呂之簴其他樂皆然且以琴言之雖皆清實其間有声重者有声輕者材中自有五音古之人名琴或謂之清徵或謂之清角不獨五音

也又應請調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管色
奏奴調琵琶絃輙有声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宝之以
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声同者即
應若偏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声也古法一律
有七音十二律共八十四調更細分之尚不止八十
四調逸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
此常理耳此声季至要妙處也今人不知此理故不
能極天地至和之声世之樂工絃上音調尚不能知
何暇及此 筆談錄

九

皇朝類苑卷二

元豐三年七月命劉几范鎮定樂八月几言太常鐘
声三等王朴一李照二胡瑗阮逸王三樂於太高
太祖皇帝所常言不待論而後明
仁宗皇帝景祐中命李照定樂乃下律法以取黄鐘
声見時人習舊疑其太重照樂由是不用皇祐中瑗
逸定樂比王朴微下而声律相近及鑄大鐘或議其
聲弇内亦不用於是郊廟依舊用王朴樂然王朴鐘
聲太高聖人作樂必紀中和之声所以道中和之氣
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
能永其言乃中和之謂也乃請下朴樂二律以定中
和之声又礼官楊傑言金声容失之則重石声
温潤失之則輕土声函胡失之則下竹声清越失之
則高絲声纖微失之則細革声隆大失之則洪匏声
聚失之則長木声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禀中和之
氣而有中和之声是以推量八音使律呂皆以人声
為度以声歌一言言雖永不可以過其声故先儒云
依八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傚樂清詳人樂
以歌為本声必依永律必和声 元豐皇訓

乾德樂

乾德四年 礼樂節判正潮倍有司奏其詞與但

皇朝類苑卷二十 八

少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架加鼓吹熊羆十二年按
樂礼朝會登歌用吾 郊廟 瑞迎伏至樓前
奏米茨之曲御樓奏隆安之曲各用樂章 八佾
之舞以象文德武功請用玄德升聞天下大定之舞
率從其請 玉壺清話

一二

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太廟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
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
御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国朝

馮吉善琵琶

馮贏五遺德度凝學事累　貌山立其子言時浮俊無檢為少鄉善琵琶抄出樂府世無及者父貽戒之畧不少悛一日家宴固欲辱之處賤伶之衆執器立於庭奏數曲罷則以纏頭綵纈隨衆伶給之言置綵綴於左肩抱琵琶按膝長跪厲声呼謝而退家人大笑於箔四者謂父曰能為言進此使伎於天子否凡賓僚飲聚長為不速酒酣即彈罷　作詩品題而自謂曰馮三絶及撰昭憲太后謚議擧嘆服玉壺清話

律中生六事

律管假氣之管以銅為之古則以為銅玉者防人增減令法有失耳用二十管始以黃鍾之律是十一月子律長九寸十分之一圍九分黃鍾帝使伶倫斷觧谷之竹兩吹之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鳴雄雌各六故十二律呂也一於律中且歷所數二律中生声樂三律中生札四度其長短生　寸尺丈引也其法本取律管中　黍之廣度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也五量多少生其量者合龠升斗斛也先黃鍾之龠實黍中者一千二百粒盛龠中以井水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其器府銅方小而圓其外有庣挑音上其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狀似爵以禀爵禄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六稱法生乎律中取黃鍾之重龠容一千二百粒黍重一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一十六兩為一鈞四鈞為石也古之為鍾之法形如環砝為肉孔為好肉厚而好少也鍾者稱之權也都謂之權衡衡即称衡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同名也取同之名以合於同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変其節

不為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焉是以帝王和如声律謹於三量慎於法度惟今聖朝能行焉諸國之興制則不混同也陰陽既和時序大順不外於物必納於帰故也曰以利兆民正天下于一同四海之帰也賓實書書

嘉量

周之用深尺内方尺而圓其外不實六十四升積百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十寸之尺也内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圓其外者圓　相往來之數也其鬲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

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
声圓也必為耳於左右者欲其声不韻也亦猶鍾之
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寸而圓其外𢇁傍九厘五毫其
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
言方者與尺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
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六耳者謂升
合耳形無手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
方寸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一方分置筭而然也龠其
狀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所　深入分一厘亦一
方分置筭上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為三也斗在

下升龠為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同也今
上以圓函方下為升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
左合在下龠在下而供右也今合龠供右上而龠俯
在耳崇義失之于前而胡瑗阮逸踵之之後也夫
於
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東齋記事

九鼎

九鼎國之厚寶也古之帝王必鑄鼎然有多例一鑄
鼎煉丹以求仙去如黃帝是也一以為饌熟品餘如
陪鼎以食是也一鑄鼎象物以作國圖而天下之美
惡如大禹鑄九鼎是也一奉供宗廟如祭器是也然
其取出五金如東漢渠湖黃金鼎黃帝煉首山之銅
以鑄鼎則清金也其次鉄鼎尊卑共用唯白金與閑
為甬稚白鼎絕大謂之鼐圓合上謂之　注鼎斂上
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鈛注鼎耳在表也斂足者鬲謂
注鼎曲脚也夏是則成湯鄂天子位還遷九鼎于亳
都至大　而有悪德蓋以品代君也殷亡鼎遷于洛
也夏都平陽及安邑如夏桀亡鼎遷于亳乃　也
此來論是殷凡與遷都鼎遷來其地多不明白惟周
遷商鼎分曉禹鼎制度則左傳前謂夏方有德遠
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為備使民知神姦

者罔兇神百物之形使民逆而知之故民入川澤山
林不逢不若魑魅莫能逢之則于楊州鼎象章江怪
物半渚磯水府貎鰐蛇虫蛾皆鑄形書處今楊州之
民懸防也故王子年拾遺云上古鑄鼎器皆圖鵲形
出幽州羽山之北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稚狩
不踐地其声似鍾磬窒穿也然鵲不聞灾害圖之奚
利郝通曰此不物害夷入必兆災福得民預知苟鑄
幽鼎必圖奔山之暴罷也詳其禹鼎不止圖山川鬼
神猛鷙之物抑又每州民户地里寬狹皆可知也故
後語云九鼎宝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注云秦據得

周九鼎是知九鼎乃九州户籍圖書也或問鼎之大
小郝通曰昔周微弱秦武王臨周以求九鼎王患之
顔率説齊求救及秦兵退顔率謂齊曰夏亡鼎歸商
商亡鼎歸周具數九一鼎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
萬人也鼎未　齊必經觀〻豈不受鼎耶由是観之
鼎大可知也周威烈王二十二年九鼎震及秦武王
有　力士及平韓取置陽遂窺周室與孟説舉龍
文之鼎武王絶休而卒可以對舉之者如其小也或
問曰周武王遷商鼎〻有今及即知何渡河即通曰
如顔率言一鼎用九萬人士卒師徒器械備具爲詳
予時造舟爲梁越明津而至洛必矣雖遷徙至河南
時安置未得所故成王定鼎於郟鄏城也或問為在
朝廟耶通曰左宗廟右社稷凡宮室有東西廟曰廟
置在宮　廟也是以後語謂之發器後世謂之大宝
之器言龜與鼎也或問曰二周鼎何所通曰帝王世
紀中秦昭襄王自稱西帝攻周赧王取九鼎寶頗
蒙昧或問曰漢桓平何言鼎沒泗水耶通曰秦本紀
亦云二十八年使千人沒泗水求周鼎不獲而已漢
武汾陰獲鼎東漢灤湖獲黄金鼎爲累朝所得皆制
度輕小鼎也梁書何予李陵遗武帝〻之請更鑄九

鼎曰鼎者神器有國之光也唐貞觀二十一年六月
潞州涪水中獲古鼎受五石斗三至天后朝梓相縣
江中獲鼎受十六斛篆文曰王季五百代至萬歲通
天二年四月初鑄九鼎成計用青金五十六萬七百
一十二斤爲豫州鼎名永昌高一丈八尺受一千八
百斛冀州名武興雍州長安兗州名日觀青州名少
陽徐州名東原揚州名江都荊州名金陵梁州名成
都惟豫州鼎大八州各高一丈四尺受一千二百斛
鼎上各圖寫本州產物之象鍾紹京等題書各尺用
十萬人牛象等自玄武門外曳入置于明堂之庭各
依古面安　鼎玄宗開元薛據光獻九鼎銘宰臣以
豫州鼎銘武后曾制有玄宗御名便為符瑞請付史
館帝〻撓爲乾元中三殿上安銅鼎上津污流占曰
必雨之候果信矣此又小鼎矣贊寧要言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官政治績

諸監鑪鑄錢

江南因唐舊制饒州置永平監鑄錢歲六萬貫江南平增為七萬貫常患銅少張齊賢任轉運使求得江南舊承旨丁釗盡知信運等州谷銅鉛庵齊賢即調發丁夫采之初年得十數倍明年得銅鉛八十五萬斤錫六十萬斤因難為鉛錫錢鑄三十六萬貫以釗為殿前承旨領三州銅山先是永平監所鑄錢開通元宝錢法內好周郭精好至是雖用鉛錫然夫古制

數雖增而錢患其後信州鉛山縣出銅無筭常十餘萬人采鑿無賴不逞之徒萃於淵藪官所市銅鉛數千餘萬斤大有餘羨而銅山所出益多有司撝減銅價鑿山者稍稍引去饒州官市薪炭不能給鼓鑄分為池州置永寧監建州置永豐監並歲鑄錢二十萬貫以鉛山給之既有供價乃復旧而二徒並集杭州銅坑置保興監萬四監歲鑄百餘萬貫而極盛矣唐天宝之制終楊潤 鄭益蕤柳 十州共置九十九鑪鑄錢一鑪役丁匠三十人每年六七月停十月作十番一鑪約用銅二萬一千二百三十斤白蠟二千七百九十斤黑鉛五百四十斤每鑪鑄錢三千三百貫計一二日可鑄錢三百餘國家之制一二日千餘用銅鉛蠟之法亦異于古其數雖倍而錢稍患每擊擲亦多缺予在史局因錄唐制與今王丞相後歲月有詔著月諸監減卒工蓋人主勤恤之至也[illegible]

和買絹

祥符初王旭知潁州因歲飢出庫錢貸民約蠶熟千輸一縑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令行天下于歲首給之謂之和買絹或曰預買始于旭也

上供軍粮

國初江淮湖浙上供軍粮歲無定數景德中發運使李溥奏乞立年額乃詔歲以六百萬斛為定數有即已減數至今以為常

納牛皮錢

國初令民田七頃納牛皮一張角一對筋四兩建隆中令共納價錢一貫五百文今稅中額牛皮錢是也 澠水燕談

內門買物支錢

京師置雜物務買內所須之物而東內門復有字號徑下所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往往經

歲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而
斡當內門內臣故為擔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師
詢知其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字號付雜買物務
具供還物價往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　仁宗大
以為然其事至今行焉東軒筆錄

預買紬絹

太宗時馬元方為三司判司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豫
給庫錢貸之至秋夏令輸絹于官預買紬絹蓋始于
此

河北布糧草用三說見錢之法

上自有見文十三　三

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
見錢為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裏州軍
見錢為商旅用之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貴糴糧斛
由是物價翔貴束豆七百文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
少而京師價倍多其利盡歸于富商矣皇祐二年
茶交引舊費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
者一斤費三千八百者止得六十鹽費百千者止得
六十千至三千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
香藥議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
視邊計之厚薄與物價之高下一時而變通之乃可

東齋紀事

歲鑄錢數

國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朝
中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曆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
後歲鑄銅鐵錢六百萬貫

蜀田畝

江南有國時民畝率十畝蠲一畝以充瘠薄選錄朝

茶利

國朝茶利除官本及雜費外淨入錢禁榷時取一年
最中數計一百九萬四千九十三貫八百八十五內

上自有見文十二

六十四萬九千六十九貫茶淨利費茶嘉祐二年收
十六萬四百三十一貫五百二十除去元本及雜費
外得淨利十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六百八十五客
茶交引錢嘉祐三年除元本及雜費外得淨利五十
四萬二千一百一十一貫五百二十四　四十四萬
五千二十貫六百七十茶稅錢最中嘉祐元年所收
數除川茶錢在外通商後來取一年最中數計一百
一十七萬五千一百四貫九百一十九錢內三十六
萬九千七十二貫四百七十一錢茶租嘉祐四年通
商立定茶交引錢六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一貫三

百八十後累經減放至治平二年最中分收上數八
十萬六千三十二貫六百四十八錢茶稅最中治平
三年除川茶稅錢外會此數
二
本朝茶法乾德二年始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榷
貨務五年始禁私賣茶從不應為情理重太平興國
二年刪定禁法條貫始立各等科罪淳化二年令商
賈就園之買茶公于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淳化四
年初行交引罷貼射法西北入粟給交引自通利軍
始是歲罷諸處榷貨務尋復依舊至咸平元年茶利

錢以一百三十九萬二千一百三十九貫三百一十
九為額至嘉祐三年凡六十一年用此額官本雜費
皆在內中間時有增虧歲入不常咸平五年三司使
王嗣宗始立三法分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
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香藥犀象四分茶
引景德二年許人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至祥符
九年茶引益輕用知秦州曹瑋議就永興鳳翔以官
錢收買客引以救引價前此屢增加饒錢至天禧二
年鎮戎軍納大麥一斗本價通加饒共支錢一貫二
百五十四乾興元年改分三法支茶引三分東南見

錢二分半香藥四分半天聖元年復行貼射法行之
三年茶利盡歸大商官場但得黃晚惡茶乃詔孫奭
重議罷貼射法明年推治議元省吏計覆官旬獻等
皆決配沙門島元詳定樞密副使張鄧公參知政事
呂許公魯肅簡各罰俸一月御史中丞劉筠入內內
侍省副都知周文質西上閤門使薛昭廓三部副使
各罰銅二十斤前三司使李諮落樞密直學士依舊
知洪州皇祐三年算茶依舊只用見錢至嘉祐四年
二月五日降勑罷茶禁國朝六榷貨務十三山場都
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斤半祖額

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其六榷貨務
取最中嘉祐六年抽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
八十六斤半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
七貫二百七十八荊南府祖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
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受納潭鼎澧岳歸峽州荊
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
軍祖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二十一貫五十一受
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祖
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受
納潭建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無為軍祖額錢三

十四萬八千六百二十貫四百三十受納潭筠袁池饒建歙江洪州南康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真州租額五十一萬四千二十二貫九百三十二受納潭袁池饒歙建撫筠宣江吉洪州興國臨江南康軍斤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海州租額錢三十萬八千七百三貫六百七十六受納睦湖杭越衢溫婺台常明饒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十三山場租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光州光山場

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貫六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賣茶三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三十五十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賣錢一萬三千五百四十貫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八十二斤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七斤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石橋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千八十貫

世傳寄茶有三說法最便三說者皆謂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深不然也此乃三分法其謂緣邊入納粮草其價折為三分一分支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耳後又有折鹽為四分法更改不一皆非三說也予在三司求得三說舊案三說者乃是三事博糴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其謂之博糴者極邊粮草歲入必欲足常額每歲自三司拋數下庫務先封樁見錢緊便錢茶鈔（緊便錢謂水路商旅所便處緊茶鈔謂上三山場榷務）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次邊粮草乃詣京師等請慢便錢茶鈔及雜貨（慢便謂道路貨易非慢）

使廢使茶抄三山福特撥措下直使者商人取便於緣邊入納見錢于京師請領三說先傳糴數足然後聽便糴及直便以北商人競取爭先赴極邊傳糴故邊粟常充足不為諸郡分糴糧草之價不能翔踊諸路稅課亦皆盈衍此良法也余在三司方欲講求會左遷不果建議 筆談

四

世稱陳恕為三司使改茶法歲計幾增十倍予為三司使時考其籍蓋自景德中北戎入寇之後河北糴便之法蕩盡此後茶利十喪其九恕在任值北虜講

解商人頓復歲課遂增雖云十倍之多考之尚未盈旧額至今稱道蓋不虞之譽也 筆談

劉晏知物之術

劉晏掌南計數百里外物價高下即日知之人有得晏一事予在三司時嘗行之于東南每歲發運使和糴米于郡縣未知價之高下須先具價申稟然後視其貴賤貴則寡取賤則取盈盡得郡縣之價方能契數行下比至則粟價已增所以常得貴售晏法則令多粟通途郡縣以數十歲糴價與所糴粟高下各為五等具籍于主者今通運使冊粟價纔定更不申稟即時廩收但第一價則糴第五數第五價則糴第一數第二價則糴第四數第四價則糴第二數乃即馳遞報發運司如此粟賤之地自糴盡極數其餘節級各得其宜已無極售發運使仍會諸郡所糴之數計之若過于多則損貴與遠者若尚少則增賤與近者自此粟價未嘗失時各當本處豐儉即日知價信皆有術 筆談

稅類

五代方鎮割據多于田賦之外重取于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類一定其間有或重輕未均處隨事均之福

歙州稅賦太重福州則今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疋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全除乃以減價糴糴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均賦之意也 筆談

發運司米

發運司歲供京師米以六百萬石為額淮南一百三十萬石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江南西路一百二十萬八千九百石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兩浙路一百五十萬石通餘羨歲入六百二十萬石 筆談

熙寧天下州縣廢併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滑慈鄭集萬乾德南儀復家春陵惠遷寶璧梅漢陽通利寧化光化清平永康荊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宜化廢縣一百二十七晉州（趙城）杭州（南新）普州（普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籍縣）忠州（桂溪）兗州（鄒縣）廣州（信安四會）陝府（湖城硤石）河中（河西永樂）巴州（七盤奇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名洹水經城永濟）莫州（鄚長豐）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汜水）滄州（饒安臨津）融州（武陽羅城）象州（武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陟）道州（營道）慶州（樂蟠華）瀛州（東城景城）順安（高陽）澶州

（頓丘）洺州（曲周臨洺）丹州（雲巖汾川）潞州（黎城）隰州（合城）火山（火山）橫州（永定）宜州（古陽禮丹金城述昆）汾州（孝義）延州（金明豐林延水）太原（平晉）隨州（光化）邢州（堯山任縣平鄉）秦州（長道）達州（三岡石鼓）揚州（廣陵）趙州（柏平）（栢鄉贊皇）雅州（百丈榮經）祁州（深澤）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潁陽福昌相陽）（緱氏伊闕）濱州（招安）慈州（文城吉鄉）成都（犀浦）戎州（宜賓）綿州（西昌）榮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靈壽井陘）荊南（建寧枝江）辰州（麻陽招化）陳州（南頓）桂州（脩仁永寧）安州（雲夢）忻州（定襄）劍門關（劍門）漢陽（漢川）恩州（清陽）興州（順政）河州（枹罕）衛州（新鄉衛）渝州（南川）虢州（玉城）果州（流溪）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岢嵐（嵐谷）蓬州（蓬山良山）冀州（新河）涪州（溫山）閬州（晉安岐平）復州（玉沙）潤州（延陵）

筆談

漕河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東京西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寄以西州郡租稅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清淄合黃河歷齊郡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每春初農隙調發夫眾大興利役已而閘潦使浮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先所屬意至歲終具役之際必與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憫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

處興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成式（金坡遺事）

斂粟均敷人戶納見錢

皇祐初三司出絹數十萬收市穀粟轉運司均敷人戶變納見錢期限甚促韓魏公以軍儲不乏請滿歲方輸官仍先配方郭第四第五等鄉村亦聽以斛斛折納于是人力紓緩無遠近之憂（魏王別錄）

詔藩鎮支郡直屬京師

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　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須寧經原渭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曹單師

不隸節鎮 楊文公談苑

舊制枷惟二等以二十五斤二十斤為限景德初陳綱提點河北路刑獄上言請制杖罪枷十五斤為三等詔可其奏遂為常法 澠水燕談

牓刻儀制令四條

一、

孔承恭次為大理正太平興國中上言儀制令云賤避貴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望令兩京諸州于要害處刻牓以揭之所以興禮讓而厚風俗詔從之處衢四刻牓記今多有焉 楊文公談苑

二

孔承恭上言儀制令四條件乞置木牌立于郵堠一日太宗問承恭曰令文中貴賤少長輕重各自相避並記何必又云去避來此義安在承恭曰此必恭戒于去來者至相回避耳上曰不然借使去來相避上是憧憧于通衢之人密如交蟻焉能一一相避哉但恐設律者別有他意其精悉若是 玉壺清話

諸司斷死罪奏案

建隆二年太祖謂宰相曰五代以來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且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耶自今諸州決不避死錄案聞奏委刑部覆視之奏案自此始 國朝事實

法官親節案

大理法官皆親節案不得使吏人中書檢正官不置吏人每房給楷書一人錄淨而已盡欲士人躬親職事格吏姦兼歷試人才也 筆談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一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二

官政治績

斷獄

近歲邢壽兩郡各斷一獄用法皆誤為刑曹所駁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昆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即是義絕況其謀殺不當復坐其妻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惟一子明日乃死其財家產戶絕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其家父母死時其子尚生財產乃子物出嫁親女乃出嫁姊妹不合有分此二事略同一夫於生一失于死者 筆談

陳晉公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晉公閱之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說取利太深此可行于商賈而不可行于朝廷下等固裂滅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為三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民富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諮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陳晉公恕自澶州入三司為判官既而為鹽鐵使又為總計使洎罷參政復為三司使首尾十八年精於吏事朝廷藉其才晚年多病乞解利權真宗議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萊公罷樞密使歸班晉公薦以代真宗用萊公為三司使而晉公集賢學士判院事萊公入有檢尋晉公前後改革與立事件類為方冊及以所出榜示別用新板題偏躬至其第請晉公判押晉公亦不讓一一與之押字既而萊公拜于庭下而去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而晉公之規模斷革向之榜示亦稍稍除削今則無復有存矣 東軒筆錄

張乖崖

張尚書詠再知益州轉運黃觀以狀徐奏下詔褒美時賊鋒方斂紀綱適肅蜀民尚懷擊柝之備嘉邛二州新鑄景德大鐵錢利害未定横議蜂起朝廷患之遣謝賈容濤為西川巡撫上臨軒諭之曰詠之性剛決躁勁卿之性仁明和恕卿往濟之必無遺策宜以朕意諭詠賴卿在彼朕無西顧之憂無事宜與濤協心精議付朕荷賜謝公至蜀明宣寬詔尚書公聘蹈拜泣撫勞西蜀遂安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詠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葺田萊墾野無惰農及至邑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宿夜巡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爲閤門祇候皆號能吏也東軒筆錄

乖崖張公詠尹益都日值李順兵火之後郡政未舉因決一吏杖詞不伏公曰這漢見要劍吃彼云決不得吃劍則得公命斬之以徇軍吏聳貽相顧自是始服公之威信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不復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重舊爲惡黨今之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中市斬之于是首身者繼至並還歸業蜀民由此安居青箱雜記

張忠定公詠知通進銀臺司并州有軍校笞他郡卒致死獄具奏上法官謂非所部當如凡人公執奏曰并接羌胡州兵數十萬一旦因一卒法死一校使卒有輕所部之心且生事不若杖遣于權宜爲便上如法官議不數月并果有卒懟本校白晝五六輩提刀趨喧爭前刺校心背狼藉尸下遂竄去朝廷方以公向所執爲是澠水燕談

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有巡檢所領龍猛將軍人潰爲群盜龍猛軍人者本皆募盜不可制者充之慓

悍善鬪連入數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詠乃召鈐轄以州牌印付之鈐轄愕然請其故詠曰今盜勢如此而鈐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令詠自行也鈐轄宜攝州事詠出將討之鈐轄驚曰某今行矣詠曰何時曰即今詠顧左右張酒于其城西門上曰鈐轄將出我令餞之鈐轄不得已勒兵出城與飲于樓上酒數行鈐轄曰吾願有請于公詠曰何也曰某求與推領官應付之詠曰諾老夫亦有請鈐轄曰何也詠曰鈐轄今往彼滅賊若無功而返必斷頭于此樓下矣鈐轄震慄而去既而與賊遇果敗士衆皆逐退幾十

里餘轄召其將校告之遂復進力戰大破之賊遂大
敗

六

張詠時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詠詠視判其牒
曰勘殺人賊亂而棄問果一民也与僧同行于道中
殺僧取其詞部戒牒三衣因自披剃為僧察属問詠
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涑水紀聞）

王明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鎮嶺南為隨軍轉運
使山路險絕餉給者數萬人須丁夫負擔無有闕者

皇朝類苑二十二

每下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范蜀公蒙求）

劉煥

治平間河北凶荒繼以地震民無粮食往往賊賣耕
牛以苟延歲月是時劉煥知澶州盡發公帑之錢以
買牛明年逃民歸無牛可以耕種而其價騰踴十倍
煥復以所買牛依元直賣与故是河北一路惟澶州
民不失所由煥權宜之術也（東軒筆錄）

陶鑑

淮南漕渠築堤以畜水不知始于何時舊傳召北堤
謝公所為禁李翊來南路居時猶田流水不應謝公
時已作北堤天聖中監真州排岸司石符禁唐鑑始
議為復閘節水以省舟船過堤之勞是時工部郎中
仲荀文思使張綸為發運使副表行之始為真州閘
歲省冗卒五百人雜費百二十五萬運舟舊法舟載
米不過三百石閘成始為四百石其後所載浸多官
船至七百石私船受米八百餘囊囊三百石自後北
神台伯龍舟萊黃綱堤相次廢革至今為利于元豐
中過真州江亭後糞壤見臥石乃胡武平為閘水記
略叙其事而不詳其具（筆談）

許元

皇朝類苑二十二

許元初為發運判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倫
水于中不可秤盤故得以為奸一日元至船場命拔
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纔
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侯叔獻

侯叔獻為汜縣有逃佃及死戶沒官田最多雖累經
檢估或云定價不均內有一季誠庄方圓十里河貫
其中尤為膏腴有佃戶百家歲納歲課亦皆與族矣
前已估及一萬五千貫未有人承買者貫魏公當国
欲添為二萬貫貫之遂命陳道古衔命計会本縣令

佐視田美惡而增損其價直古至已閱視諸田而議增李田之直叔猷曰李田本以價高故無人承買今又增五千貫何也堅持不可道古素知叔猷不可欺因以其事語之叔猷嘆曰邑中如此田之本末予李誠者太祖時為邑酒務專知官以詐水溢不能救護官物遂估所損物值價計五千貫勒償之是時朝廷出度支使錢係民間預買箭桿鵰翎弓弩之材未幾李重進叛王師征淮南而預買翎桿未集太祖大怒應欠負官錢者田產並令籍沒誠非預買之人而當時官吏畏惧不敢開析故此田亦在籍役今誠有子

皇朝類苑卷二十二　七

孫居于邑中相国貧未能卹其無辜而以田給之莫若損五千貫俾誠孫買之為便道古驚曰始寔不知但受命而来當如是吾言為當而吾亦有以報相国矣即損五千貫而去叔猷乃召誠孫俾買其田孫曰寔荷公恵奈甚貧何叔猷曰吾有策矣則召見佃百户諭之曰汝輩本皆下戶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為豪民今李孫欲買此田而患無力若使他人得之必遣汝輩矣汝輩必毀宅撤廪離業而去不免流蕩失職何若以錢借与誠孫俾得此田而汝輩常為佃户而兩獲所利不失居業即皆拜曰願如公所言田是誠孫卒得此田矣叔猷之為尉与管界巡檢者相善縣多盜賊巡檢每与叔猷約鬪盜起當急相報一旦有強盜十六人經其邑叔猷盡擒之既而嘆曰巡檢豈以我為負約耶机会之速不及報然不可奪其功也于是盡推捕盜之功于其而竟不受賞當其獲盜時叔猷即押至開封府府尹李詢謂曰子之才能深知之子可以見本府推官判官吾當率以同状薦子也叔猷辞曰本以公事至府事畢歸邑若援偽以求薦非我志也竟不見推官判官而去 玉壺

新宅縣

皇朝類苑卷二十二　八

張丞相

張景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属官集鄰里就井驗是其夫与非眾皆以井深不可辯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辯婦人何以知其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奸人殺其夫婦人亦与其謀 筆談

章惇

熙寧七年元絳為三司使宋迪為判官迪一日遣使煮藥而遺火延燒計府自午至申焚傷殆盡方火熾

神宗御西角樓以觀是時董傳以知制誥判軍器監
臺部本監役兵往救火經由角樓以過上顧問左右
以得對翊日與奪官勒停爲羅使以董傳代之 東錄

邵曄

邵曄知廣州鑿内濠以濟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以
陳去郷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売買鹽之害五年之
民始有充衣飽食廣人嘆曰邵父陳母除我二害

戚綸

戚綸學綸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儉薄喜撰虚詞公
至以術漸摩先設巨械長囚牲牢其抵絕索比他邑
集賢續見卷二一二 之
數 民已悚然次作諭民詩五十絶不事風雅皆里
俗易曉之語俾之諷誦以申一警立限曰諷誦半年
須心不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訟獄大減其詩
有云文契多 歲月深更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
虚兼是枷鎖職者痛不禁大率類此江南往〻有本
每常歲時与囚約曰放汝暫歸祝其先拂沐飢氣民
感其恩皆及期而返無敢違者

許仲宣

許仲宣青社人三為隨軍轉運使心 精敏無絲髮
遺曠征江南軍之需當不備之除尊武忠公欲試
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詹記乞曰永
夕運 寧不食耶既無器可予預料謝器數十万在
半要或食兵將就食果来其晚如數給之他率類此
仕交州為廣西曹士死于瘴者十七人大將孫全与
失律仲宣乞奏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河南諸州 悉
賞給緻其臣餌謂人曰吾等擅嶺容死數萬生靈中
国已恨後時若更俟報將積屍于瘴埜矣誅一族万
夫吾何恨哉又為撫諭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乞
内附還使修貢仲宣上表待罪 太宗褒詔大喜之
玉壺清話
集賢續見卷二十三

陳從信

太宗居晉邸知客押衙陳從信者心計精敏掌宮帑
輪指節以代運籌絲忽無差開寶初有司秋奏倉儲
止盡明年二月太宗因語之從信曰但令起程節誰
往復日數以糧奏併有可以責其必歸之限運至陳
留即預関主司戒運徒先後于倉無淹留之弊每運
可減二十日楚泗至京旧限八十日一歲止三限每
運出淹留虚程二十日歲自可漕一運太宗以白太
祖遂卒為永制

取金五百与之時從信不信役夫夫告之

承昭

太祖欲開五丈　二河以便運載吏督治有承昭者以南人諳水利使董其役承昭以絙　量水勢長短計其廣深以量鍤之闊狹以鍤累又以竿累丈定一夫自早至暮合運若干鍤計鑿若干〻搖桌翻數合用若干夫以目奏上太祖嘆曰不如所料索斬于河燕訖後上附孔夫上嘉之又令晉諸軍子弟鑿池於

宗明門外以習水戰後以防禦使從征文原晉人嬰城堅拒遂議救計以草内壯士蒙之為洞而人須力攻不能師老　上深憫之且將視其洞攜藥劑藥餌樹撫士卒時季漢瓊為攻城摠管挽御衣以諫曰孤壘之危何啻累卵矢石如雨陛下宜以社稷自重遂罷其幸止行班賚而已既不克又欲增兵承昭奏曰陛下有不語兵千餘在左右胡不用之上不審承昭以馬棗　分太祖遂晓大笑曰從所取　承昭乞細布囊括土拔上流以塞之不設板築可　方用其策拔上將半水起一尋城中急感全大皇復晉人

閻遣求契丹援兵迎主遂議班師

以上二則疑後人可復書於上者

魏侍郎

魏侍郎瓘知廣州忽于城一角頽壘得一古磚〻面範四大字云委於魏公盡合而魏也感其事大築子城總羅諾徐仲視制備代之未几儂智高寇廣其城一擊而摧獨子城堅完民逃于中得生者衆多賊退師稱筠州朝廷以公府前知之備加諫議再知廣二年召還公築城之效自論久不報有感懷詩曰羸〻霜髯一衰翁蹤跡年來類斷蓬萬里遠歸双闕下一身閑在衆人中螭頭賜對恩雖重堆堞論功事已

空淮上有山川未得獨揮清淚向春風文路公東詩進呈加龍圖閣尹京魏詩甚精庚五年書事曰誰言嶺外霜雪何事秋來白滿頭

錢若水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奉陪贖銅耳已而果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知奴父母言于州命錄事參軍鞫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棄失

其屍或為元謀或從而加功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榜
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異皆以為得寔若水獨
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曰若
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
豈不可熟視其獄詞耶且留之旬日知州屢趣之不
能得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
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
安在若水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
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
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
皇朝類苑卷二十二　主
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
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非我也其人又趨詣若
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
其人不得入繞垣而哭頓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
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奏論其功若水
辭曰若水但求獄中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某本心也
且朝廷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
服曰如此尤不可多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
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于是遠近翕然稱
之未幾太宗聞之擢知幕職半歲中為知制誥二年
中為樞密副使

周諫議

周諫議湛善射苐十發十中的僞屋射亦然嘗謂予
曰其法雖申蓍圓亦然自有神用今以柔縛弩施箭
其上往〻不中至于同人之專無不中的非神用而
何湛為鹽鐵判官三司文帳煩夥吏胥奸欺若不究
者為之立勘同法歲減天下計帳七千道又括天下
隱戶三十三萬卷其說疏凡十二種湖南之民掠良
人踰嶺賣為奴婢湛為廣東提點刑獄下令捉搦又
令自陳得男女一千六百餘人還其家而去少知之
皇朝類苑卷二十三　古
蓋古良吏也

薛簡肅

蜀人正月二日三日上冢知府亦為之出城置會是
時薛簡肅公以二日會于大東門外有戍卒叫呼龍
腦家求富貴擲刃以銀匙筯一把与之既出隨以告
人至第二巷尾卒升屋放火殺傷〻人相　都監至
捕者益多卒自知不免即下就擒都監往白簡肅公
指揮只於擒獲處令人　民間以為神斷不然妄相
攀引旬月閒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范文公

范文公鎮青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與賦傳州置場納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湧公止戒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俾發喚者就金注幹曰傳守席君夷亮余嘗爲論又足下之婦翁也據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招之事必可集齊巨榜數十道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宜假廩寄貯舍可也發粟數行爲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爲厚價所有誘貿者山積不五日遂足而傳斛亦行斛金上餘數十緡按等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文路公

文路公爲予言初及第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某有增爲縣中吏撿李公扆之又言曰某非獨公奉于亦有以奉助某嘗知其邑戶口家人稍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點人姓名其首姓張比路公至姓張人事已敢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某等在此各歲餘室無通失爲此人所持之來必辯之矣于是公盡得其奸狀上于州决配之邑人皆快長其次則石務均也

初張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遊于翼城通人叙錄執而入縣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債錢又叙之館之于其家而毋尤所加礼一日務均醉令五起舞不中前歐之玉遂去明年登第又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恐懼姓竄然玉豈有意害之乎小人自隱如此也至是事敗路公捕之意往殺王　已爲御史中丞矣未幾封一鋑銀至縣委石務均之毋事火僻壽而王爲泰知政事委務均教條伏而務均亦改行自備於入之任邑中無敢肆橫者以此見路公之才新及第已能疾惡而屏除之矣又見王公長厚而不忘一飯之恩也

東齋記事

卷之二十二終

官政治績

文潞公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斗以糶或抑市井價值適足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能平其價大抵臨事須當有術也（記事）

二

傳永曰皇祐二年詔陝西揀閱諸軍及新保捷年五十以上若短不及格四指者皆免為民紛然以為邊事未可知不宜減兵又云停卒一旦失衣糧閭閻閻必相聚為盜賊緣邊諸將爭之尤甚是時文公執事龐公為樞密使固執行之不宜疑是歲陝西所免新保捷凡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返其家其未免者尚五萬餘人皆悲恨已不得去傳永曰陝西緣邊計一歲費七百萬貫錢養一保捷是歲迎費凡減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由是稍蘇（涑水記聞）

王文康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譖其太苛会代歸召还與右正言真宗召問凌策王某治蜀孰優曰凌策在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為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真宗善其言

程文簡

程林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廉肅嚴重蜀民畏而愛之劉川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淮口二郎神像私立官號作士卒衣裝鼓角吹日推吉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有不願往者每得疫病蓋亦有妖術耳有白其事林捕而戮之日李順由此而起今勦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患（本朝名臣傳）

二

夏秋公納之物如盐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多以省鈔帖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為仍旧為便若没其旧名異日不知或再數言盐麴則數重複此亦善慮也（東齋記事）

田况

田况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素禁戢奸暴以德化人不惡欺昧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為三司使金谷利害纖悉周不備舉時有副使

不甚曉事京師號為皮燈毬以况處事通明號為無
天爆燭議者謂三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况為
稱職也 名臣傳

張客省

瀛州城本隘狹景德中幾為北虜所破自講和之後
居民軍營悉在南關張客省元守郡日召郡中高貲
戶謂之曰關君寺産業多在南關吾欲城入之然而
計二城接檣之費非十餘萬緡不可咸曰苟得圍入
大城願備所用工公令富民自均其數未經旬日不
督而集乃命官籍其數目廂軍禁卒以先後既成始

奏取旨或曰不俟朝命罪必及焉公曰苟俟中覆而
為城必不立矣今興工而後奏俟朝旨允與不允吾
築城已過半矣偶或得罪不過斥張元耳民獲百世
之利何疑焉其後城垂就而公坐不先聞上遂被左
遷漕司或疑有乾沒俾官窮究無毫釐之欺治平中
河朔地震瀛之中城地因而欲去之今為大郡然
我蜀至亦不可坎閒矣公西守鄆州有兩城守居北
城上佐廨宇營甲軍之帑官在城南渡一小澗幾
百步方入北城北城可容南城三四公亦先定謀而
役閑遂併南而北省守保者十之三朝廷亦不之罪

近時開邊退水利築城壘必先計己之息實厚路然
後為之救乎張公之心一何異哉 倦遊

趙閱道

趙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
踊貴餓死者十五六州膀衢路立賞禁入增米價閱
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諸州米商
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者閱道治民所至有
聲在成都抗越尤著 楊文公談苑

王宣徽

王拱辰以宣徽使尹南都汴船之外築一道通中正
入朝廷聞而俾毀之奏曰臣所治當水陸衝要往來
賓客旁午或聞庭過夜城門已闔不敢輒啟恐冒于
法臣開此門道亦設關鍵以備賓客夜出然踰城甚
于啟關矣

韓稚圭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
燼寄僧舍中以至積久棄損乃相習以為俗韓稚圭
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
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乃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
斂殯附葬之禮惟胡夷洎僧尼許從夷禮而焚瘞齊

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礼法真古循良吏也
倭進

韓忠献

韓忠献公億知洋州日有大校李甲以財豪于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槖之畜嫂侄皆訴于州又提刑轉運使司毎劾多為甲行賂于胥吏某嫂侄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矣洎韓至又出訴韓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医為証一日盡召其党立庭下出乳医視之衆皆伏罪子毋復帰如初（東軒筆録）

皇朝類苑卷六十五

楊譚林特

至道中国家征夏虜調発陝西芻粟随軍至霊武陝西騒動民皆逃匿賦役不肯供給有詔督運者皆聴便宜従事不牽常法吏治率皆峻急而京兆府判通水部員外郎楊譚大理寺丞林特尤甚長安人欲之曰楊譚見手先教鎖林特直頭便索械長安多大豪又有蔭户尤不可號令有見任知某州婁清河縣君者不肯運糧譚録而杖之于是民莫敢不趣　譚特令民毎驢負若干毎人擔若干仍責糧若干官為對之須取　乃聴食悲　之声満道既而京兆最為先辦民無逃竄者諸州皆稽留不能辦此事訖人畜皆死者十八九由是人復始称之二人以是得顕官譚終諫議大夫特至尚書三司使

胡順之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有臧金者素豪横不肯出租畜犬数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可入毎歳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有不肯禁順之至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与為仇耳安有王民不肯輸租者第往督之及里正

皇朝類苑卷二十三

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力継之又曰不能入使押司録事継之又曰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耶乃命里正聚藁自振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人皆逃遁順之悉令擒捕驅至縣其家男子年十六以上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慑服無敢詣府者自是臧氏租常為一縣先府常遣教練使詣縣順之閲之曰是故欲来窺摸乃微使人随之陰記其人馹舎及受驛吏供給之物既而入謁色甚倨順之延与坐徐謂曰教練何官耶曰本州職員耳曰

應入驛寺教練職增曰道中無邸店曾至驛亭中耳又曰應受驛吏供給乎曰道中無易粮故受之又曰應与命官坐乎教練使趍下謝罪順之乃収械繫獄置暗室中以糞十甕環其側教練使不勝其苦曰願之過獄呼曰今不問我罪順之喚謝曰教練幸勿訝其苦今方多事未暇問也繫十日然後杖之二十教練使不伏曰我職員也有罪杖于州順之喚曰教練大為職員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耶卒杖之自是府吏無敢擾縣者州雖惡之然不能罪也後為青州幕寮春麻民罪破其家皆順之之力也　真宗聞其名召至京除著作佐郎

皇朝類苑卷二十三

張齊賢

張齊賢真宗時為相戚里有争分財不均者更相訴訟又自入宮自理于上前更十餘斷不能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也臣請自治上許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財所分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状結定乃召兩吏趣徙其家令甲入乙舍乙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明日奏状上大悦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陳堯咨

長安多士族子弟恃蔭横暴者二千石者鮮能治之陳堯咨知府有大監者堯咨旧文其子尤為強暴一旦以事自至公府堯咨問其父兄宦遊何方得安信否詬言勤至既而譲曰汝不肖亡賴如是汝家不敢与汝言官法又不能及汝恃贖刑無復耻耳我与尔父有契義猶骨肉當代汝父兄訓之乃引于便坐手自杖之數十下由是子弟亡賴者皆惕息然其用刑過酷有博戲者杖訖桎梏列于庭置死与其旁腐臭氣中含皆死後来者繫于先死者之足甚殘忍如此

向文簡

皇朝類苑卷二十三

向相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民家求寄止住主以不許僧求卧于門外車廂中許之夜中有盗入其家自墻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適不寐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而強求宿而主人亡其婦及財明日必執我入縣矣因夜亡去不敢循故道走荒草中忽墮井則婦人已為人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亡僧并子婦屍得之井中執以詣縣掠治僧自誣云与子婦有姦誘以俱亡恐為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井中贓在井旁亡失不知何人所取獄成言于府皆不以為疑獨敏中以贓不獲疑之

引僧詰問數四僧服罪但言某前生當負此人死
無可言者敏中故問之僧乃以冤對敏中故密使吏
訪其賊吏食于村店ミ嫗聞其自府中來不知其吏
也問之曰僧某者其獄如何吏紿之曰昨日已笞死
於市矣雖獲賊亦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傷矣
婦人者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曰其人安在婦
指示其舍吏就入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
贓一府咸以為神 紀聞涑水

包希仁

嘉祐七年五月辛未樞密副使包拯薨車駕臨幸其
三十卷上之二十一
第拯字希仁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
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
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
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
三司使樞密副使莫拯為長史條佐所有關白書面
折辱人然其所言或中于理亦慊然從之剛而不愎
此人所難也 二
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親旧多乘勢
擾官府有從旧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旧皆屏息

孔中丞

李明公曰孔中丞輔知仙源縣諸孔犯法無所容
貸

王立

王立字成之維州白海人咸平三年進士及第補寧
軍判官天聖四年為夔州路轉運使施州徼外蠻夷
利得賜物每歲求入貢者甚衆所過煩擾為公私患
立奏令以貢物輸嘉之歷江東南陝西河北河東路
轉運使并州有群盜攻劫行旅州縣不能制立行部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三
至并選檢兵軍士五十人自隨為云以獲行裝微詢
知盜處掩捕盡獲之五日中獲十八人盜賊遂息自
河東徙知揚州明道二年以太常少卿為戶付使尋
以足疾出知廬州遷右諫議大夫徙知密州秩滿歸
卒

王居卿

市易司法聽人賒貸縣官貨財以田宅或金帛為抵
當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三過期不
輸息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三貧人及無賴子弟多
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滋因繫督責徒存虛數定

不可得刑部郎中王居卿初提舉市易司奏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抵當共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二年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法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衆議頗以爲惬

李南公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鬬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令使前自以指捏之曰乙真甲僞也詰之各服盖南方有櫸柳以葉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膚成横置膚上火以熨之則如棓傷者水洗不落南公曰毆傷者血聚肉隱僞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户税不可督訴差户長趣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梱用户村長知縣自督之書其村多貼于柱豪户皆惧是歲初限未滿此村税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々存户亡每歲户長代納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户謂之曰此田不過汝曹所曲責耳与尒其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九趣之及期盡則冒誕之人使各承其税河北提點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惧即食且服罪人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鼻則氣結故惧董楊文公談苑

王罕

王罕知潭州素號多事知州多以威嚴取辦罕獨以仁恕爲之州事亦治有老嫗病狂數邀知州訴事言無倫理知州却之則悖詈先後知州以其狂但命徹者屏逐之罕至嫗復出左右欲逐之嫗訴本爲人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爲妾所逐家貲妾盡據之嫗累訴爲官不得直因恚憤發狂罕爲直其事盡以家貲還之吏民服其能察冤涑水紀聞

顧方

丹陽顧方獨行君子也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既事之日召邑中父老詢究民間利害及境内士民之善惡善者召而勸之使勿怠惡者諭而戒之使自修又爲建學舍率其子弟之秀者教之暇日親爲講解誘 使進于善逾年民乃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率出錢詣塔所廟中禱者千人爲齋服者十十三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内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与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爲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爲職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而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以毗陵胡完夫

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夫以詩頌方之遺愛者不可勝紀余賊不得列其事于史官為循吏每以為恨

江翱

江翱建安人文尉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連歲枯旱艱食翱自建安取旱稻一種比穡頗旱繁實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文公談苑）

范諷

御史有闔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丞矣頗能道其事尤善評其優劣每聲諾之 所執之梃視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横其梃不賢則直其梃比于搢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梃之横直也范諷為中丞闔望甚峻闔吏每聲諾必横其梃一日范視事次闔吏執事范視之其梃直矣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梃忽直豈視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再問乃言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親庖人以造食中丞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再誡者又數四大凡役人者受以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使中丞宰天下之事不知一庖人之知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乎其心細之不知其梃之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梃復横矣

劉彝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受養日給廣惠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于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夫閼者一日曾魯公公亮語公曰久知柳官法状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始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人之淹速詘伸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紀錄而尚壓于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嘆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帰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東軒筆錄）

劉偁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困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慎至貧乃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装跨驢以帰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判法掾去時騎馬去騎驢未幾真宗祀汾陰過陝徵野赴行在野避不奏詔

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賞久之詔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使召之偁方為江南

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有差除上曰渴如劉侗者可矣未數年歷主客郎中三司户部判官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澠田野以待發之也

韓魏王

皇祐三年本路八州之民合獻千人過登聞鼓頌不以三年代韓魏公上自以中山地重職公未可及造觀文殿學士再任其劄畧曰頃定武之雄塞控燕孟之臣方充宣撫獻有炎武服戎落畏付師屯肅和忠代爾屬艱難其付且惟進律之寵宜從增戰之留中山之民又嘗相率走闕下願將生祀公于廟天子皆嘆爲故龍圖閣學公詢庫閣古堂嘗紀其事後公薨士民追思不已相率立祠以成其志 劉魏王錄

卷之二十三終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四

衣冠盛事

呂文靖

慶曆二年十二月詔拜呂文靖公司章平空軍国重事元祐三年四月正獻公又以司空平章軍國事父子繼以三公平章軍国古所未有也 澠水燕談

賈尚書

晉公言賈儀尚書本燕人為性嚴重家法整肅尚書客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晉公談錄

王相國

先公嘗言同人相国王公溥二十六歲狀元及第後六年拜相時年三十二又四年加守司空時年三十六一品罷相守太子太傅時年四十二歸班在其慶下每先太傅見客公以前宰相就之侍側畧無容情客以不安席引去若甚衆當時搢紳之士無不以為美談云在相府時恩門少保田在公以机務少暇每過沐浴方在使謁田門人之敬于少保常有詩寄相国云一戰文場拔趙旗更調金鼎佐無爲白麻驟齊恩何極黃髮無聞喜可知跂勅案前人到少案派是上馬歸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未遇時 退朝錄

陳諫議

諫議大夫陳省華三子皆登進士而伯仲為天下之第一晚年与燕国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事二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能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耳立侍常也士大夫以陳氏為宗

張文孝

張文孝公觀以真宗幸亳之歲狀元及第仕至樞密付使而其父尚無恙父召歸業周易學究及第過滿調三十餘年之六十餘始轉京扶以主客員外郎致

仕見其子入踐樞密復太師卿壽九十餘卒未逾年張公亦捐館故謚文孝乃知張公貴達皆其父慶福所致澠水燕談

宋太師

宗渥復唐明宗之外甥漢太祖之駙馬歷累鎮節度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開寶皇后景居長韓樞密崇訓魏鬼衆公王武公恭皆其壻也多享國封春明退朝錄

王文正

王文正公旦釋褐知臨江縣時獄有合死囚公一夜不寐思以針治之方五鼓空中人喝直吏速起相公將廳出來斯須聞堂門开廳急呼死囚出問公之父中令曾公祐嘗曰此兒異日必為三公因手植三槐於庭以侍之有作詩紀其事者甚多曾公知制誥二十餘年號淹滯文正知知誥與父相去不年入西掖嘗避其父翰墨手澤亢在坐卧不易處長城錢公若水風鑑最高与公同直史館謂人曰王子明既貴且壽吾進多用雖在其先皆所不及也果長城公四十卒湘山野錄

国朝歷三公三師者

国朝歷三公三師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韓魏王彥卿王守太尉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与相守太傅太尉判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勗自守太保為太傅

宰相為僕射

国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仁溥趙令薛文惠沈恭惠宗惠安李文正呂文穆呂正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王冀公魁衆公呂許公王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為僕射陳文忠曹襄悼張榮僖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為

僕射石元魏一人

李相四養書異

先公嘗言致政之明年正月十五夜上御乾元門樓
觀燈召公預焉初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欄四顧見
燈燭士庶之盛詔移先公近御座别賜一榻在丞相
上上自取御樽斟酒親賜粟餌問先公晉漢朝旧
事久之聖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駢闐閭里通
逵非復晉時之蕭洒也方之晉漢則繁富百倍矣又
謂李卿宿旧上可記耳上又目視先公語侍臣曰李
卿可謂善人君子矣侍服十年兩在相府未嘗有傷

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俯伏拜謝至中夜方
退先公歸舍謂諸子曰吾蒙名位致仕十五年內有
生平所謂雖不能見奇功異勲以耀簡冊然不蔽人
之善不忘人之進度德守分不媿屋漏今聖君獎致
兩王相任又保全老朽令退其身頤聆恩意甚厚于
往者又對群臣目之為善人君子雖四者有一足為
幸矣吾何人哉而李是四異昔仲尼有言曰善人吾
不得見之矣又謂子貢曰汝為君子儒又稱李　曰
有異延
耳而金口崇獎訓諭曲加于老吾何以稱之知
己尚思殺身以報況辱斯言哉爾曹勉勵忠孝之節
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所行則無忝爾祖矣退朝錄

同甲會

文潞公保洛日年七十八同時有中散大夫程珦朝
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年七十八
嘗為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
歲況是同生甲午年招得梁園為賦客合成商嶺採
芝仙談清豐〻風盈扁素髮飄〻雪滿有此會從容
娀未有洛中德作画高會筆談

三學士兩閒人

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為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
年晚始參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忠公亦退
居東穎示呂正獻以公翰林學士出守穎一日文忠
公同叔同訪之呂公喜二公之來特為展宴文忠乃
自為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二閑
人謂公与文忠也

未五十登庸

國朝宰相趙令盡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

未四十八兩府

樞密副使趙令三十九恩萊公三十一晏元獻公三十五韓魏公三十六參知政事翰林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六

少年掌詞翰

知制誥翰林侍郎二十六王沂公二十七盧相楊文公晏元獻公宣獻公令宣徽使王公拱辰皆二十八夏文莊三十學士翰林侍郎二十八晏元獻公宣徽王公皆三十宣獻公三十五王沂公李邯鄲三十六楊文公錢子飛皆三十三盧相令參政王禹玉皆三十八

父子掌誥

父子掌誥自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子文正昌武王兵部文正王忠獻安簡晁文元文莊錢希白修撰梁翰林莊肅呂文靖仲裕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

宰相三入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在仁宗朝皆三入

學士三入

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楊昭度宣召入院其舉自代皆宣獻公

學士四入

宋景文范景仁四入

學士五入

丁晉公馮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嘗冠貂蟬

侍中不珥貂

李邯鄲五入而一不拜

為相而冠貂

杜祁公相府有日當慶曆四年郊祀貂冠公家又并

給奉冊改祖諸后並見朝錄

為相其慶

國朝宰相氣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以為榮

宰相丁憂

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誠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有司已具前一夕有旨罷宴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宰相侍立

宰相王溥父祚少為太原掾屬累宿州防禦使既老

溥御其退居洛陽居常怏怏及溥爲相客或候祁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祁曰學士嘗貫者起避耳

同時學士继登二府

嘉祐八年上元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者多矣自兩制以上皆与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与也是歲　文靖相直賢曹樞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与西廳趙侍郎槩樞密胡諫議宿吴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继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皆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主房慶居士集）

皇朝類苑卷二十四　八

世代尚主

王承衍尚秦國賢肅大長公主至曾孫師約又尚惠和大長公主又子禎選尚惠國公主昔東漢竇氏一門三公主於時親戚功臣莫与爲比唐薛儆与其子鏽相继尚睿宗明皇女獨擅盛于唐氏而尚三公主又父子相继惟王氏一門（澠水燕談）

不墜門閥

李宗諤之子昭卒年四十九真宗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以身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昉与曹彬家耳又嘗謂曰聞昉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聯嗣守二聖基業亦如昉輩之保守門户也（范蜀公蒙求）

子弟五人同日登科

慶曆五年仁宗臨軒賜進士第　刑部詳議官祝諫侍庭中男唐中甲科次男虞弟詔一擠忠其姓名皆擢第季弟許得皆同出身每唱一名即称謝是日諫五拜殿下仁宗以問近臣對以皆子弟也仁宗嘉賞之（澠水燕談）

父子状元

祥符二年真宗東封岱山六月放梁固以下進士三十一人及第四年祀后土於汾陽十一月放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及第固雍熙二年状元灝之子師德建隆二年状元去華之子兩家父子状元當時士大夫宗之甘棠魏處士野閑而以詩賀之曰封禪汾陽連歲榜状元俱是状元兒

皇朝類苑卷二十四　九

洛陽耆英會

富韓公熙寧四年以司徒歸洛陽時年六十八是時司馬端明不拜樞密付使求判西臺時年五十三二公安閑沖默不交世務後十一年當元豐五年文潞

公留守西都慕唐白樂天九老會於是悉集洛中大
夫賢而以老自逸者於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
既又命鄭奐畫形於僧舍各一詩賦時人目之曰
洛陽耆英會而司馬公為之序其相聚也同洛中舊俗
序齒不尚官爵韓公年七十九潞公與宣封郎中席
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七十五天章
閣待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二太
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七十司馬公六十
四故潞公詩云當筵尚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韓公贈潞公詩云顧我衰年須第一在公勳德自無
雙潞公再答曰惟公福壽并勳德合是人間第一流
是時宣徽使王拱辰年七十一留守大名貽書二人
願預其數凡十三人也

登第歷第

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咸平景德間相繼狀元及
第其後更踐政府及罷相鎮青又為文承故文正送
文定移鎮兗海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
踐更之句又云并土見重君再見會稽畫政我偏榮
君文定再鎮兗而青社文正鄉里也（澠水燕談）

入叅父匡
叅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盧朱崔吳正肅與尚書張
公安道樞府陳堯叟張文孝吳文肅田查用而朝廷
多識加其恩命（退朝錄）

科第爵位皆同

范質初舉進士時和凝知貢舉凝常以宰輔自翔登
第之日名第十三人及覧質文尤加賞愛即以第十
三名處之場屋間謂傳衣鉢若禪宗之相付授也後
質果繼凝相位亦以太子太傅封魯國公縉紳以為
美談自從事未嘗釋卷人咸　之質曰昔嘗有異人

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處之
（澠水燕談）

美事三者并集

和現字晦仁父凝晉宰相太子太傅魯國公現生之
年會凝入翰林加金紫知科貢舉凝喜曰我平生美
事三者畢集此子於　我矣且名之曰三美（范蜀公蒙求）

禮闈之盛

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
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為小試官
凡鎖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為古律歌詩一首

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与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
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仝院又同知貢舉
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
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閒
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
宜乎白髮 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
人荐名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
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也聖俞自天聖中与余
爲詩交余嘗贈云猶喜知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
錦而子華力筆豪贍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勁敵

也前此有 多窘 不少放懷余六人者
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制交作筆吏疲于
寫錄僮使奔走往來閒以猜稽嘲多諧加于風刺更
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
也

榜首三人皆登兩府

自太宗崇興儒學驟擢高科至輔弼者多矣蓋太平
興國二年至天聖八年二十三榜由呂文穆公蒙
正而下大用者二十七人而三人并登兩府惟天聖
五年一榜而已是歲王文安公堯臣第一趙昭文相
公韓僕射琦西廳參政趙時即蓋第二第三人余
忝与公同府每見語此以科塲盛事自景祐元年以
後 今治平三年三十餘年三榜五人以上未有一
人登兩府者亦可怪也

一榜之盛

咸平五年陳恕知貢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
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放其半而及第者三十八人
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語曰南省解一百祿除殿
前放五十省陌也是歲取人雖少得士最多宰相三
人乃沂公与王公隨章公約相參知政事一人韓公

億侍讀學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曾知制誥
一人陳仲微而 皆二人雖不遠而皆以文
學知名當世 湘山野錄

閥閱之盛

慶曆中一日丞相將出中書候午漏未上因從容聚
廳閒評及本朝文武之家箕裘嗣續閥閱之盛諸
公屈指若文臣惟韓大參億之家武臣惟夏宣徽守
贇之家嘗見馳白韓夏二宅以爲美談 湘山野錄

賜錢贖第

李謙溥太祖朝名將也在汾晉二十餘年大小百餘

戲未嘗小緘每迎廷老小望拜呼以為父賍治第于道德坊中為圃植花木竹石頗與朝士游久之以從弟穎昇女適王子陳王貧無資用遂以所居之第肩于宗瓦僅後子允正為通事舍人侍太宗問曰尔父近歲三十年止餘一第悉爲他姓也允正具所以對太宗即遣中使出內府錢付廷僅贖還之王禹偁作記美其事名二亭曰克家肯構率相畢士安而下及諸名公賦詩記述自成一篇澠水燕談

玉堂之盛

建隆初至天聖四年入院凡四十七人大拜者十人皇朝類苑卷二十四李昉盧多遜呂蒙正李流畢士安王旦王欽若李迪王曾錢惟演樞密使二人王欽若錢惟演參政十五人李昉盧多遜李穆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李沆張洎王旦王欽若趙安仁陳彭年王曾李迪樞密副使六人錢若水宗諤楊 王旦宴殊承旨六人陶穀李昉宋白晁迥蘇易簡李惟三入院一人李昉再入院七人賈儀李穆宋白錢惟演楊億劉筠李維父子入院父子入院一家昌式父子兄弟入院三家二賈二李二錢

弟拜相兄草麻

錢希白 為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子參軍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也称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既之矣

賜宴觀御書

淳化元年八月一日李昰召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 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詣閣觀御書圖画帝知之即 內品就賜御筵出書令縱觀盡醉而罷二日又召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館三學士縱觀賜宴如前

御書扇賜館閣學士

皇朝類苑卷二十四 主

太宗每當暑月御書團扇賜館閣學士蓮山志

卷之二十四終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五

官職儀制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与中尉謂之内貴梁為崇政殿院使後唐勳有帶相印者分東西二院晉廢国初復置中書為二府亦曰二院但行東院印　其後除授不常以檢校官不帶除使正官自趙普使帶節鉞自曹彬使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以文資官充使亦自熙載始知院自張士遜始以文臣知院兼使相自王欽若始簽書燕蕭镇自曹瑋始今官復古制而樞密之職旧典三省長官同通謂之執政官矣

三司使

唐末始以鹽鉄度支戶部專領財賦後唐明宗始號一司総以二司使国朝或曰判三司或曰推判或曰點檢三司開寶中以參知政事二人提點三司既而更用宰相為都提舉與国中分二司同判三司逾年復析為三使淳化中又合為三司既而又以天下為十道二京為左右計置二計使分判十道别命三司総計使判左右計事旋置三使如故咸平末三司各置副使其官輕則曰發運這元豐初不裁今悉隷尚書省矣

司理參軍

五代以來諸州馬步軍院都虞候以牙校為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其手乃置司寇參軍以進士九經及第人充河東柳開先生初及第為宋州司寇參軍後又改曰司理參軍至今俚俗猶以司理院為馬步院

選朝官知縣

建隆中擇才能之士出宰大邑大理正奚璵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選朝官知縣自璵等始太祖重縣令之任至矣

參知政事

國初趙普為朝相欲用薛居正呂餘慶同政而不欲令与普齊雖其名號語問陶穀曰唐有參知政事知机務下宰相一等故以命居正等參知政事然不押班不知印按唐裴寂以僕射參知政事郭待舉以資政任淺于中書門下同受承進止平章事然則平章於參政秩乃以為參政下宰相一等失之遠矣其後同時不改迨官制更革始罷

奏院

國初州郡各自置邸吏散在都下外州將吏不樂及

居京師又移將行下率多稽滯又或漏洩密事太平興國中起居郎何保樞以爲非便奏置銀臺諸道都進奏院以革其弊人給同朱記以銀院印石熙載旧第起居王沂公外祖而余妻之曾祖父也

發運使

至道初朝廷始建洛陽苑使楊允恭作房村使李廷遂太子中書舍人王子輿爲江淮兩浙發運使并置制茶鹽就江南制爲局後兼領荆湖南路旋又加都大字後罷景德中復置迄今推猶存

提點刑獄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三

景德中真宗御筆六事以示近輔 曰提点刑獄可於朝臣及武臣使副中選精幹考使提点一路刑獄按擧官吏賢否後又加權使迄今不廢而武臣廢置不當

糾察在京刑獄

祥符二年朝廷以京師獄訟之繁慎有冤濫始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省冤濫命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爲之凡在京師刑獄御史閣封街皆得察之趄應在御者不能盡知許令糾察陳狀從之但 鞫獄耳

宣徽使

宣徽使位在樞密使之下副之上咸平初周營焉宣徽使有所避乞居其下六從之遂以爲例 以上並涑水燕談

中書五房

中書有制勅院〻內有五房第一曰孔目房次吏房戶房刑房礼房旧每房堂後王人 主生事第二人主點事第三人發勅向下遂房只置堂後堂一人目行遣文書至道中遂房只置堂後堂一人却置主事錄事各一人仍別置提点五員一員訖今行之

察院一司四房

察院 管一司四房一司曰院禖司第一房曰兵房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四

次吏房戶房礼房遂房有副承旨一人次有主事令史書令史貼房之人並行遣公事有都承旨副承旨諸房副承旨諸 並都管一院之事所置名目不定

三司子司

三司子司三部令有計院都磨勘司支收司拘收司開拆司憑由司理欠司三計院各一人判之著磨勘支收一人判之開拆衙司一人判之憑由理欠一人判之

刑部主判詳覆法直官

刑部主判官或一員兩員不足詳覆官六員主詳覆

天下斷訖大辟奏案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仕之年滿得京官

審刑院

審刑本中書刑房宰臣所領之職淳化年中析出置審刑院每大奏案須經審刑詳覆判院官同詳議官一人進呈得旨後批送中書降勅始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使置詳議官六員以京朝官　並賜緋

御史臺

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中丞推端各一員共判臺事外有推直言或以他官充左右

巡使各一御史充主簿一員與推直同管刑獄公事舊吏有推官勘主外勘公事今並存

大理寺官

大理判官寺丞一員兩員不足少卿一員以他官權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人仕之年滿得京官

三班院

國初承舊制有東頭供奉官左右班殿直殿前承旨凡三班隸宣徽院寮其仕使熙寧四年始別置三班院以桼儀副使蔚進掌之効其勞積授以內外之仕具名籍仍隸宣徽後又增置左右班　侍禁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舊有借職承旨改為三班借職復有殿侍戒隸馬自供奉官至殿侍凡六等此亡必白之三署郎讓百官表為充錄數有儀郎中郎侍郎郎中之類無員數所謂總領從官預聞朝政事者也

騏驥院

在京有騏驥院旧名天厩坊左右天駟各二監此外又有毛駞尚退馬務駝坊養駝致遠務奈牛驅

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右大尉奏翰者左

瑞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今則不同翰走彰国軍節　楚湘山録

礼部郎官

予治平初同判尚書礼部掌諸處納到應郎極多率皆無用按唐旧說礼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百日內須知制誥王元之与宋給事詩云須知百日掌綸絲又謂員外郎為瑞錦窠員外郎廳前有大石諸州府送到應郎皆于石上碎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郎廳所掌今亦廢元和初任礼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綴廻敲應郎閑緘何處送新圖是也今之

慶印宜準故事碎之 退朝錄

南郊置五使

每南郊大理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理　使學士為礼儀大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主事為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相通連

資政殿學士大學士

景德中上欲優寵王欽若乃特置資政殿學士以處之既而有司定議班在翰林學士下尋又置資政殿大學士亦以欽若為之而班在翰林承旨之上則資

政殿學士与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也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不知書每四方章奏止令樞密使安重誨讀而重誨亦了晓大義宰相孔循特置端明殿學士二員班在翰林學士上以馮道趙鳳為之則端明殿學士自馮道趙鳳始也國初亦嘗置此職而班在翰林學士之下尋改為文明殿學士以待前程羽之序立乃在樞密副使下逮明道初復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再置端明殿學士自宋綬始也

又

端明殿學士五代拔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勲之其不以翰院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御史言事不白長官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所言不須先白中丞端至今如此

龍圖閣官

本朝太宗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並藏于龍圖閣而閣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故景德初杜鎬職

論為龍圖閣待制不數年鎬遷龍圖閣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下至祥符中鎬又遷龍圖閣學士而班在樞密直學士上則本朝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龍圖閣學士皆自杜鎬始也又祥符末年以崇文院檢討馮元為太子中允直龍圖閣則本朝直龍圖閣自馮元始也

天章閣官

本朝真宗御集御書並藏於天章閣天聖末始置待制以范諷為之景祐中又置侍讀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為之則本朝天章閣天聖末始置侍讀自范

諷賈昌朝始也（並青箱雜記）

三館

唐兩京皆有三館兩閣為之所以延館命修撰文字而本朝三館合為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　真宗　元符祥符中修冊府元竟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廳以便其事自後遂脩國史会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脩遂在慶寧宮使館領曆日司置脩撰二員宰相為監脩自置編脩院以脩撰一人主之而日曆寺書皆歸編脩院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三衙

舊制侍御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無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同三品同二品

唐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曆中并升為二品昔天福五年升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正二品国初樞密使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門下二品用外品也

觀文殿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之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從以文明者　真宗謚號之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殿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朝廷之事不可以不曉也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知州判州

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樞局大都督国初曹翰觀察司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品同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州

通判

國朝自下湖南知置諸州通判既非副貳又非屬官故常与知州爭權毎云我是監郡朝廷使我来監汝舉動為其所制　太祖聞而患之下詔書戒勵使与長吏同押文書非与長吏同簽書在所不得承受施行自此至今州郡往々与通判不和往時有錢昆少

卿老家去餘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嘗求補外郡人問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蠏無通判處可矣至今士人以為口實（歸田錄）

東西頭供奉官

東西頭供奉官本唐從官之名自永徽以後人主多居大明宮別置從官謂之東頭供奉官西內具員不廢則謂西頭供奉官

蛾眉官

唐置兩班供奉官東西對立謂之蛾眉班國初供奉班于百官前列　溥罷相為東宮一品班在供奉班之後遂令供奉班依舊分班慶曆中賈安公為中丞以東西班對拜為非禮復令橫行至今初序班分立百官班定乃轉班橫行參罷復分立百官班退乃出參用舊制也（筆談）

賜襖公服

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制單至　太宗皇帝在位訪其方冬而單衣　詔有司封以進用古法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襖公服自此始也

賜狀元金吾衛士

蔡文忠公自為布衣時固已砥廓有大志而姿表秀異見者聳動祥符中擢進士為天下第一真宗臨軒望其堂堂英偉進退有法大悅之顧寇萊公曰今得人矣特詔給金吾衛士七人清道以為榮壽詔自今第一及第金吾給七人當直許出兩對引喝　上閩公單貧備歷僕隸故有此詔

特詔佩魚

陳堯咨以龍圖閣學士換觀察使自陳臣本儒生少習豆俎今荷　聖恩易以武弁願佩金魚以示優異特詔從之（澠水燕談）

兄弟封贈

天聖中詔每遇恩霈朝臣中兄弟俱該封贈者許列狀陳乞特比常制例優加封敘從王子融請也

賜衣服

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端午初冬誕聖節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遣使將之舊制在內者中書樞密察院節度使至刺史諸軍列校以上學士金吾附馬冬給袍有差而學士給黃獅子錦品

極淳化中改給盤雕法錦之　暈錦之　凡袍之錦
品有四

賜帶

服帶凡金玉犀銀之品自樞密節度使賜二十五兩
金帶舊用荔枝帶松花　御　子寶照之品馬作稱
草地球文路方圓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密院其式
臣有宣徽樞密使者仍舊制學士三司使中丞觀察
使官軍四廂主而下賜二十兩金帶知制誥賜犀帶
塗金魚六堂賜金飾括犀副金魚非常例凡面賜紫
綠者給犀帶　塗銀寶瓶帶其賜伎術官雖紫綠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三
皆給金銀帶使臣賜金束帶兩教如其秩刺史而上
受迎計者　曰六賜二十兩金束帶其赴任者亦賜
塗金銀帶諸司使至崇班亦為邊城鈐轄者亦賜金
束帶十五兩二十兩凡二等唯駙馬都尉初選尚賜
白玉帶自親王皇族皆許通服士夫金帶雖玉白玉
犀通括犀帶

賜鞍轡

鞍轡自乘輿服黃金白玉雕玉戒瑁　琢等鞍壺去
鞘轡有三頂諸王或賜金鞍者得乘之宰相使相賜
寶百花鞯八十兩閒裝銀累銜鐙參政副樞宣徽節
度使駙馬綉盤鳳襍花鞯七十兩陷金御鐙學士中
丞三司使觀察使麻皮錦鞯五十兩撒皇素銜鐙復
有三十兩決束鞍以賜東宮官屬

重戴

重戴者大帽也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為之後魏孝
文帝自雲中徙代以賜百僚五代以來唯御史服之
淳化初宰相學士御史臺北省官尚書省五品以上
皆令服之

憲銜

唐德宗幸奉天迄京應諸州郡　假憲銜後至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四
有郡王者迄今用之

勑書樓

太祖朝令天下置勑書樓　並見類苑

賜飲宰相家

尚書以諫議大夫為三司副使亦預既而并諸副使
遂以為常王大尉王會惟用大官之膳以加堂食自
丁晉公助一家饌今皆踵之

賜金帶

國朝翰林學士得服金帶朱衣吏一人前兩府則朱
衣吏兩人金塗頭帶佩金魚謂之重金居兩制久者

則曰眼前何日赤腰下甚時黄處内速久者又曰眼
赤何時兩腰黄甚日重

真宗幸呂文穆宅

文穆有大第在洛中　真宗祠汾時嘗駕幸盛麗其
後人不敢復坐闢以欄楯設御榻焉即今張文孝公
宅是也 孟悉進譚錄

卷之二十五　終

皇朝類苑卷之二十六

官職儀制

賜毬金帶

毬露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大臣不得賜武臣
而得賜者惟張耆為樞密使李用和以元舅王貽永
為駙馬都尉李昭亮以戚里四人皆兼侍中出
於特恩 東齋記事

職田

天聖七年晏元獻公奏朝廷置職田蓋欲稍資俸給
其官吏不務至公以盡遂徇私僥倖者極衆屢致訟

言上煩聽覽欲乞停罷時可其奏但令佃戶逐年收
課利類聚天下都數紐價均散見任官員至九年二
月忽降勅國家均數職田以勵清白向因僥倖遂行
停罷風聞搢紳之間持廉守道者甚衆苦節難守宜
有明恩悉仍舊貫審官三班流内銓今後將有無職
田處均濟公平定奪差遣不得徇私 湘山野錄

賜常參官冬衣

建隆二年十月賜近臣冬衣有司言累代故事止賜
將相學士諸軍大校　太祖曰不賜官甚無謂也宜
亦賜之自是文武常參官悉賜冬衣自此始 玉壺清話

宰執衆廳見客

王元之嘗謂宰相于政事堂樞密於都堂同時見客不許本廳私接識者以為是疑大臣以私也遂寢或以元之所請為當但難其率宰相于政事堂共見耳其後二府乞以朝退時衆廳見客以杜請謁從之率如元之之言 澠水燕談

又

天禧中宰臣奏中書樞密院接見賓客然兩府慎密之地亦欲咨訪天下之良若早暮接待滯留机務又於廳言事各有異同欲今後中書樞密院每有在

來得替（一闕）又在京主執臣僚如有公事並逐日于巳時已前衆見廳客已於廳即依次日急速者不在此限非公事不得到中書樞密院 玉壺清話

學士須曲宴承旨須肆赦

故事便殿宴勞將帥翰林學士預坐閤中閤門使梁迥輕鄙儒士啟 太祖以曲宴將相安用此書生輩遂罷之淳化中蘇易簡知政事始引故事為請自今後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預長春殿曲宴又引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承旨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 楊文公談苑

前兩府白事宰相撥案

熙寧中曾孝寬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公事未幾以父魯公解去服除判司農事舊例百官以事至中書即宰相撥案百官北向而坐前兩府白事即宰相案去叙賓主東西行坐時謂之撥案及孝寬之至司農也吳正憲公當国不以前兩府礼待之每至中書不為撥案自後每有表白止令同判寺太常博士周直儒詣中書孝寬不至矣正憲頗疑之未幾除直儒為兩浙提刑以張璪判事寺璪為翰林學士班在端明之上乃本寺官長也吳時白事皆璪詣中書而孝寬

亦竟不至於是正憲知其果以撥案為頭嬚而出訊其臨矣

兩制下獄

仁宗朝兩制近臣得罪雖有贓污亦止除為散官無下獄者旋ゝ叔叔熙寧初龍圖閣學士祖無擇始以臺官下秀州獄是時鄭獬知杭州上章救解言甚切直不復許將沈季長判奉去舒亶相繼下臺獄而天下習熟見聞莫有為救解之者 東軒筆錄

前任班越轉

唐朝有定闕則補之唐長興二年詔諸州得替節

度防禦團練副使並令隨常朝官逐日立班二年救
免常朝令五日赴起居國初尚多前資官令閤門儀
制尚有見任前任團練使進奏錄

節度使罷降麻不降麻

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
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
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觀
文殿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樞密使除罷降麻不降麻

皇祐二年樞密使田公況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

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
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
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

又

僕乾興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
石元懿罷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曰宣簡呂寶臣罷
上舍人院出告退朝錄

三衙官不敢謁舍人達之則立馬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政府還過京見王京既初作舍
人自契丹使歸余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
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
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
于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
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避然後敢行
後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學士見三衙呵引甚
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
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

有偶出一時而為故事者

朝見之制有因偶出而遂為故事者契丹使人見辭
賜宴設學士員雖多皆赴坐惟翰林學士祇召當直

一員餘皆不赴蓋正官數枚之謝祖宗特偶因便殿
不御袍帶見之至今數枚入謝必俟上入內解袍帶
復出見之有司皆以為定制也

三班喫者群牧喫糞

三班院所領使臣八千餘人涖事于外其罷　在院
者常數百人每歲乾元節醵錢飯僧進香合以祝
聖壽謂之香錢判院官常利其餘以為食錢群牧司
領內外坊監使判官比他司俸入最優又歲收糞墼
錢頗多以充公用故京師為之語曰三班喫香群牧
喫糞是也

官稱訛謬

官制廢久矣今具名称訛謬者多雖三大夫皆從俗不以為怪皇女為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言其夫為郡馬封縣主者為縣馬不知何義唐制三衛者有司皆司戈執干執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惟金吾有一人每日為正衛故朝唱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樞密使侍宴賜衣循唐制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廚賜食与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与内諸司使付班于垂拱殿外過中而中書則別班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為之故常与内諸司使付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与宰相分秉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权漸盛至今朝遂號兩府事权進用祿賜礼遇与宰相均惟　趍内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旧之制其位隆輔弼之崇而猶用内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盖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歸田錄

礼遇講讀官

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近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也　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延賜宴其後不復御延義專御延英春以二月中終至端午罷秋以八月中至冬至罷講讀官移門上賜食候後殿公事退繫以入宣坐賜茶就南壁下以賜坐復以次起講讀之宣坐賜湯其礼数恩渥雖執政大臣亦莫得与也澠水燕談

堂劄子

唐中書指揮謂之堂帖子曾見唐人堂帖宰相簽押如今之堂帖劄子也

宣頭

子為史館檢討時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中書舍人職掌詔誥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出耳未以名書也晚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宣中書承受錄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梁宣底三本卷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院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樞密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

唐帖也至今樞密院亦用劄子　中劄子宰相押字
在上次相及參政以次向下樞密院子樞長押字在
丁副二以次向上以次為別頭子紐給驛馬之類是
也湘山埜錄

宣勅

樞密院問龍宣故事具与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
二本載朱梁正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
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寺觀其間有云
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為崇政院始置使
以大臣領之位以政事正明年是李振為使當時以

皇朝類苑卷二十六　八

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
似欲与中書勅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
之時晉天福五年改樞密承旨為承宣亦似相合其
底而底本也繫日月姓名者此所以為底聞今尚存
旧名熙寧七年六月十三日或問今之勅起何時按
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
曰詔書四曰戒勅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誥
敕而從敕字予家有景龍年敕其制盡由中書門下
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
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
行進入畫字此所以為敕也然後政事堂出牒布于
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余与蘇子美同在
館子美嘗携其遠祖珦唐時敕敕本來視与余家者
一同字書不載勅令而近世所用也退朝錄

百官拜宰相

百官于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声
屈趍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
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吏不屈揖臨退仍進湯皆于
隋而南横設百官之位升朝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
引臣僚則待制以上逼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

皇朝類苑卷二十六　九

不舞蹈中書略貴者不示与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
殺礼也

龍門謝

唐制承郎拜官即龍門謝今三司副使已上拜官則
拜舞蹈于門下上百官拜于門下亦不舞蹈此亦龍
門故事也湘山野錄

都堂及寺館百官會集坐次

都堂及寺館百官会拜坐次多出臨時唐以前故事
皆不可考惟顔真卿与左僕射定襄郡王國郭英文
書云宰相御史大夫两省五品供奉官自為一行十

二尉大將軍次之三師三公僕射師保傅尚書左右丞侍郎自為一行九卿三監對之從古以來未嘗參錯亦此畧見當時故事今錄之于此以備闕文焉耳

湘山野錄

請修時政記

梁脩撰周翰一歲後苑燕從臣各探韵賦詩得春字曰百花將盡牡丹折十面初晴太液春　上狩恭称之為史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殿　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令中書修為時政記其樞密院使後机密亦令本院編纂至月終送史館自餘百司凡

皇朝類苑卷二十六

於千對拜除授沿革之事悉條報本院仍令舍人亦直官從之 玉壺清話

宰相許終于歸第

太祖禪受以趙韓王普有佐命且勲除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未幾范質罷相以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兒台符參總朝權參政呂慶餘薛居正副之但奉行制書備位而已不宣制不預奏不押班候對長春殿敕伏大小之務盡于公焉权之議謳于時論會李継迁援迎用公記封趙保忠守夏臺被池令戮之保忠及与継迁合謀大為邊患河西極撓　歸于公曰不得專政詔令參政長史印押班奏事外其权也舊制宰相報到表劄方出中会歲大事特許云終午歸第遂為永制 玉壺清話

丁晉公自節度使以制除參政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寧府台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出塵遺錄

納節不降麻

唐制節度使制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

皇朝類苑卷二十七

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衛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請立家廟子孫襲三品階勲及爵

皇祐中宗家請置家廟下兩制礼官儀以為廟室君宙寔長自殁而子孫官微即廟隨毀請以其子孫襲三品階勲及爵庶常得奉祀不報

文武官朝參

唐在京文武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武官五

品以上官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
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
日參三品以上九日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其長上
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
各準職事參其梁文館及國子監博士每參若雨霑
沾服失容及泥潦並 以上唐儀制凡今在京百司
有常參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
唐大典正 元年勅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
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不常朝參其在三館寺諸
職掌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御史中丞竇參奏

常參文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分日得侍
武事稍平所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
參三品以上每月六參二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
廢今請准令却復舊儀十三年御史奏奏諸司常參
文官隔三日並以橫行參假其武班每月九配九參
六參九參謂一月九次六參謂一月六次今後每經三節假滿殿不是
配入日並令文官例橫行參假以上唐要用後唐同光二
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奉專使文
武兩班三品以上官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
從之天成元年御札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

日一赴內殿起居每月朔望日賜廊下食唐室太平
時常參官每日入朝謂之 候自乾符離亂罷之唯
月旦入閤日賜食明宗所位請文武百寮五日一起
起居見常于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聚請
每月朔望日入閤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
宜有朔望閤外五日一起居遂以為常天成元年勅
今後若遇不坐正殿未遇內殿前使令閤門使傳宣
不坐朝班退是年御史臺奏凡新除者及差使者合
于正衙謝辭若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于正衙敘班
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得合參謝每內殿起居日

百寮先敘于文明殿迎後謝官退則班入內殿從之
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京諸司使寺每除正官
諸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升朝官祇赴
朔望日朝暮從之周朝諸在京升朝官每日朝其制
先常朝者五日一參起居同朝今文書唐制文武職
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三日一參五日
參為朔望為六參三日參乃九參所謂常參官未有
無，若田後唐同光中乃升常朝內殿凡隨駕官將
校及外方進奉使文武三品以上官即于內殿對見
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百官每日常朝外

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趁朝官遇宣不坐放朝各退歸司本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以不釐務朝臣日至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以下要近職事者并班武日赴是謂常起居每日文武朝臣釐務不釐務並赴內且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本朝之制自為三等蓋天子坐朝莫先于正衙殿于礼群臣無一日不朝　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猶立班後放朝乃退（有職事謂之常　今揔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參假橫行之禮

舊制凡連假三日而著于令者宰相至升朝官悉赴文德殿參假為之橫行次日百官乃赴內殿起居道年連假後多便起居而廢橫行之礼

執宰押知印

開寶六年六月敕參知政事薛居正李餘慶於都堂与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勑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令宰臣趙普与參知政事薛居正李餘慶輪知七月既而復有釐革

又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　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魁萊公為參知政事復与宰相論日知即正衙押班得位遂与中書門下一班書敕聯列銜銜并為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并升都堂　萊公罷遂詔令宰臣押班知印參政知得輪祠祭行香止衙位次宰臣之下立究有公事並与宰臣同升都堂如宰相使上相事而不得升景德四年六月敕臣祭自外到闕及在京諸執如有公事並逐日于巳時以前中書樞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不）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賜笏頭帶

太宗制笏頭帶以賜輔臣其罷免尚　服之至祥符

中趙文公罷參知政事為兵部侍郎後敕戴除景靈宮付使　真宗廷試御仙花帶与綉鞯　服御仙帶自後二府罷者學士与散官通服此帶遂以為故事子見蔡公文忠罷參知政事為戶部侍郎服此帶蓋曾為學士用詔文金帶曾經賜者許繫之（一公為翰林及侍讀）（今士三清丞落既為中書合人初旧服制宜如此景祐三年八月方着話）其宰相罷　雖散官並衣舊服笏帶　文定公天聖中自秘書監來朝除刑部侍郎并賜笏　帶遂有罷參政者黑帶佩魚而入非故事也入兩府自黑帶賜笏帶者　太宗朝甚多祥符中張文節自侍制為中丞而參知政事

天聖中晏侍郎自三司副使爲諫議大夫而樞密並

賜如上（已上皆退朝錄）

卷之二十六終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七

官職儀制

對副判銓

吏部流內銓每除官皆去權判正衙謝後正衙前殿引選人謝辭由唐以來謂之對副判銓與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于殿前近北面向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正令選人門謝辭判銓不復入

罰俸例

罰俸例一品八貫二品六貫三品五貫四品三貫五百五品三貫六品二貫七品一貫七百五十八品一貫三百九品一貫五十

[illegible]

除節度使例

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正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使敕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降麻如大礼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道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庭矣

尚書以下不得靸鞋過都堂門

尚書省舊例尚書侍郎以官不得着靸鞋過都堂門

諫議班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

戲語謂之帶璽（並見連朔錄卷明）

五司廳

子為鄜延經略使日新一廳謂之五司廳延州正廳乃都督廳治延州事五司廳治鄜延路軍事如唐之（延）使院也五司者經略安撫總管節度觀察使也唐制方鎮皆帶節度觀察處置三使今節度之職多歸總管司觀察歸安撫司處置歸經略司其節觀察兩使并支掌推判官今皆州治事而已經略安撫司不置佐官以帥權不可不專也都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同簽書而皆受經略使節制

夢溪筆談卷二十九 二

銀臺司

銀臺司兼門下封　乃給事中之制當隸門下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用劄子寺監且中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冬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案用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

步行學士

叔　鑑背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門院其後中書五房　習學公事亦官緣例乘馬赴局

衛司

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伏者視入官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於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士力絕倫者為之上御殿殿則執撾東西對立於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

上同筆談卷二十二 三

三司使班

三司使班在翰林學士之上舊制權使郎與正同故三司使結銜皆在官職之上慶曆中葉道卿為權三司使執政有欲抑道卿者降敕時移權三司使在職下結銜遂立翰林學士之下至今為例後雖有人錯列結銜雖依舊而權三司使初除閣門取旨閣有敘學士上者然不為定例

三告官打狀子持廳狀

三司開封府外州官長非廳事則有衛吏前道告唱國朝之制在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學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

吿官將經過處闕吏以徒和地警衆謂之打杖子
兩府親王自殿門打至本司及上馬處宣徽使打于
本院三司使知開封打于本司近臣寺監長官亦打
非故事前宰相赴朝亦有　旨許張蓋打杖子者繁
臨時指揮執絲鞘鞭入內自三司副使以上副使惟
東宮綵暖坐從人隨長持執木梃自待制以上近臣
守監長官持藤杖非故事也百官儀範看令之外諸
家所記尚有遺者雖至猥細亦一時儀物也

功臣號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自後藩鎮下至從
軍資深者例賜功臣本朝唯以賜將相熙寧中因上
皇帝尊號宰相率同列西請三四　上終允不曰徽
號正如鄉等功臣何補名實是時吳正憲為首相乃
請上功臣號從之自是群臣相繼請罷遂不復次錄見筆

按察之職

舊制轉運使官銜帶按察二字慶曆中沈邈辭坤為
京東轉運使按察使欲令舊吏民之情乃請卸吏之
檢猾者四人而同李先孝徐九思孔宗旦偶偵伺一
路而四人者怙權雅　頗致搔擾時謂之山東四伥
王逵揭紈王為督為轉運按察使尤尚苛暴實多任耳
目以害官吏時謂之江東三虎仁宗知其事下詔戒
勅削去按察二字後僥風漸革而士大夫務崇寬厚
與復碁察之名矣至熙寧中執政建言天下官吏皆
持祿養交政事頹靡務相容貸蓋由在上無督責之
實于是出臺閣新進分按諸路謂之察訪既而又分
三院御史為六察官領六察按以督舉中外事自是
按察之政復行矣東軒筆錄

帶侍讀學士出外

政事侍讀學士與帶出外張知白罷參知政事授此
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
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為例見東紀事

三司屬官兼直館

韓國華字先璐相州人為右司諫鹽鐵判官每歲後
先實先三館學士皆預國華與滿大初封對自言任
兩省清官兼轄司職不得侍曲宴即日命直昭文館
後三日先宴即命皆預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
始見宋公筆記

罷二府大札進官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兩
郊呂許公悉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加食邑

每大礼兩府加恩功臣階勲食邑實封内徳三種斈士至待制大兩府得階勲而下二種曾大卿監至少卿監一種得加食邑郎中而下京朝官一種階勲而已凡如食邑宰相千戸實封而百中餘降麻官食邑五百戸實封二百戸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已上食邑三百戸實封二百戸凡實食邑三百戸封縣開國男五百戸封子七百戸封　伯一千戸封郡侯二千戸封公五千戸（已上始加食邑）

封贈

凡朝官父在經大礼推恩得致仕官不給俸父任升朝官以上致仕自得俸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即不給俸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樞密參政母姓而封封太國夫人）直學士以上給諫太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旧制斈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封郡天禧中詔改之少卿防團以下至升朝官母封縣太郡妻封縣郡凡輔臣宣徽初入封三代東宮三少（曾祖為少保祖為少傅父為少師）因進官或遇大礼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節度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斈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斈士（自如唐例）兩斈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升朝官以吏部尚書（父度兩唐贈至）（一師令閣公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

掌選官限內不朝

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內不朝今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須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百日起居疑循旧制

使相節度使不領京師官局

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官局者其奉朝請必改他官多為東宮三少上將軍統軍趙中令以

使相自河陽還除太子少師保至明道中錢相始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使李公端愿始為溫泉觀使　真宗時東封西祀皆輔臣為五使南用學士　仁宗曰恭謝大饗明堂給饗上饗並循真廟之制

罷將得戰

祖宗時宰相罷職唯趙中令得相餘多本官歸班參植亦然天禧中張文節始得侍讀學士知南京大聖文康以資政學士知陝州自慶曆後解免罷率皆得職焉

帶禁職出外

祖宗時唯樞密直學士帶出外任李尚書維罷翰林為集賢院學士知許州劉中李僕自翰林為臺丞李憲丞戊以翰林椎使三司皆新出並以樞密直學士判知潁州李知洪判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讀兩學士改龍圖閣學士知密州自翰林龍圖閣而出潘由文忠始也近歲宰帶侍讀及端明殿學士刑公昺以侍讀學士知曹州孫宣公亦以侍讀知袞州二公皆久奉　勸合勸議遂聽以其職補分自張文節始舊輔臣帶侍讀出守至宝元中梅公詢始以侍讀帶外任

皇朝類苑卷二十九

自梅公始也其後翰林出者卒皆換此職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換集賢院學士判西京書臺是正肅公皇祐中以資政殿學士李少師公明加祐中以龍圖直學士並換集判西台近歲皆以禁職分臺

二府相壓

二府舊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宋惠安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廷刑部尚書居其上至拜府　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參知政事王轉給事中張轉工部侍郎兩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二卿之命以舊官優加階邑自後第以先後人為次第

未有磨勘轉官

祖宗時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轉官未滿二載者不轉官例加五階王貫州自知制誥未有勲便加柱國在滁州為散郎　自承奉加朝散大夫階

不隔磨勘轉官

太宗時始制磨勘差遣院後改為審官　真宗時京朝官四年乃得遷天聖中方有三年之制而在外任者不得遷須至京引對乃得改秩明道中始許外任歲滿亦遷時恭謝天地覃恩不隔磨勘有併遷者於

皇朝類苑卷二十九

是朝士始多皇祐覃恩磨勘人情苦其不均　英宗與　神宗即位故復用恭謝之例

太常卿秘書監

先公嘗言舊傳太常卿不是卿秘書監不是監以其只列清臺不與諸卿監伴耳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官不樂九列故目秘書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舍病坊然中秘書自崇藉有麒麟天祿二閣為藏書之所歷代名氏禁中局曰中書兩漢劉向楊雄皆典校於其內東觀班固為蘭臺令史尚為美談況監令乎故其秩甚重逮今班在太常宗正之下七寺卿之上

是以儒宿老不務趣競者多樂就此位唐白樂天劉夢得薛逢皆劉屢為不可一一悉記吾鄉林學士承旨自風以病實語同列云樂中視草非養病之地他日辭職他日得遂大蓬之拜歸十數畝之園入就三品之列為國家典掌圖籍于九流百氏之中優游以為老則幸矣寧期除金明聖泰虞輔相此回平非平昔之觀望也請子回上問曰太常卿班列如何公曰太僕卿在六尚書之下其資望與吏部尚書同每入朝隨尚書立班與尚書丞郎同幕次故太常卿舍為尚書衆行者蓋謂此也太常卿寄郎中幕次

博士即寄員外幕次卿與少卿每入幕次皆于橫行獨據一榻向門而坐他卿不得並也

建隆班簿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計二百二十四員文班一百五十人內南班一百一十人兩省二十七人學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內留司一十二人春明退朝錄上

吏祿

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財為生往往致富者無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其請託是歲京師諸司歲支吏祿錢三千八百三十四貫二百五十四歲歲增廣至熙寧八年歲支三十七貫一千五百三十七貫一百七十八自後增損不常皆不過此數京師舊有祿者及天下吏祿皆不預焉春明退朝錄

食邑滿萬戶封國公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太尉為相遇萬戶而讓抑 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惟夏鄭公滿萬戶上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王康靖進封冀國公章文簡封郇國公王武恭封冀國公其後遂以邑到合萬戶者徵國

又

國朝以封舉封國者范侍中魯王文獻祁向侍中洪魏秦靜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趙公贊為衛定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永德鄧衛張尚書昭鄭陳王中令景秦王中令彥超郇趙中令梁許魏呂文穆帝徐許冠中懲萊丁鉃監省馮文懿魏曹文簡郇曹襄悼韓魯蘄王文穆冀張崇禧岐鄧呂文靖申祈王文正沂張文懿鄧夏文莊英鄭王文康遂鄧王武恭祁 魯賈文元安許魏陳恭公英岐文侍中路杜正獻祁宋元憲莒鄭龐莊敏潁韓侍中儀衛魏曾

侍中英　魯國相祁鄭韓太子謚昭成許元王熙初謚恭汝孝悼獻同王玄祐以上見春明退朝錄

宰相自草奏擬

余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劉昫并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昫右伏以劉昫經國才高　君志切方屬体元之運宜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判計漸期富庶永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果未審可否如蒙許允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其後有制畫曰宰臣劉昫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令敕府行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其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相臣執政皆于狀背後押字堂押齊宰執皆押不唯宰于檢皆書押堂吏書名印用此擬狀有詞宰相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也狀檢瀛王親筆甚有改竄句林處接續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己卯鄆王薨庚辰以宰相劉昫判司正是十日與此檢無差宋次道記開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擬狀注制集悉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馮道親筆蓋故事也

宰相奏擬狀

唐宰相奉朝請即退延英止論故事大体其進擬差除但執熟狀畫可令所存有開元宰相奏請狀二卷鄭畋鳳池藁草內載兩為相奏擬狀數卷秘府有擬狀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紀其人履歷性行論請皆宰

皇朝類苑卷二十五

相自草五代亦然范魯公謂楊文公曰予不能為宰相蓋慚于命詞也今中書進呈差除退即批　聖旨而因列押字國初范魯公始為之

宰相上殿命坐賜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謂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並熟狀擬進入于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宝可其奏謂之印　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押古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仁溥在相位　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

前朝舊相憚　太祖英武奏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
各疏其事所得　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如此則
盡稟承之方可免妄誤之失　帝從之自是奏
御寖多或至旰晝是啜茶之礼尋廢固弗暇於坐論
矣于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也本出金坡遺事

提舉宮觀

天聖七年玉清宮災遂罷輔臣為宮觀事使而景灵
會灵祥源三宮觀以學士舍人管幹康定元年李康
靖公罷參知政事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灵觀自
後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旧相為觀文

殿大學士提舉萬齡觀也宋事觀而武臣令致政李少
師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幹祥源觀自陳于樞密府
宗家宋元豐也衡謝安為案靈悅乃加以都管當今朝官亦云提
舉非故事也

樞密使副知院同知不并置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樞密院同知院無使與知院
不並置也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陳州陳知
宰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
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為樞密皆帶檢校官

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直樞密直學士簽書院
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諫議大夫同簽書
樞密事院治平二年令郭宣徽為同簽書院事文臣
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年錢
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本

相貫

國初范魯公王沂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
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
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
鄭公三相

三使權使公事為兩等

咸平六年併三部為三司使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慶
曆中葉翰林再總計止云權使蓋中書誤也其後遂
分使權與公事為兩等

閤例賜帶加服色

學西樞遷成為知制誥而衣緋出守荊南召為學士
閤門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于緋衣乃並賜三品服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八

官制儀制

武臣賜笏頭帶

太宗命創方圓毬帶路亦名笏頭帶以賜二府文臣明道初 徐公為樞密使兼侍中獨得賜之皇祐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新賜時王侍中貽永為樞密使遂併賜之其後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賜焉

對賜

凡拜賜職入朝多有對賜拜官加勳封謝恩雖二府亦無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參知政事判大名用台述

加邑封時契丹方講好 真宗欲重其事冀公求謝入特令以衣帶鞍馬賜之自後二府轉官加階勳封邑入謝並有對賜

卹禮召耆侍

皇祐二年 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公致政居南都蔣侍郎希魯致仕居蘇州皆年老休 范公建言朝廷潤禮宜召元老舊德陪祀供帳都亭驛以德焉二公卒不至加賜衣帶器幣賜一子出身自後前兩府執政者大禮前率有詔召之然亦無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焉

二府拜恩指景靈宮謝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即拜命謝恩即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 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置道場挑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外臨西官而莫及企兩待以方遙失其本餘盡記自後二府初拜官入謝即詣景靈禮冀公故事也

都省議事儀式

先公嘗言自 太祖臨御以來百司人吏艱于選補由是臺省舊規漸成廢墜吾前參罷右僕射省中並非舊例惟私名散官三數人主掌按牘而已其舉措

秖應山野其廷詢省中故事則情然莫知也適會初下集五省官議事省吏以狀白吾之三省官議事僕射入省升曰不知也臺省官與丞郎尚書雜坐于曰不知也掌名表名郎官與諫議御名何向而坐曰不知也左右丞與尚書坐孰為主曰不知也吾為主客郎中掌諸是時吏部尚書張公昭兵部尚書李公濤左丞趙公上交中丞劉公溫叟致仕楊尚書昭以耆儒碩德俱在班列委詣諸公于都省議事大凡在內廷論職不論官入都省論官不論職如翰林斈士文明斈士樞密直斈士三司副使並同上帶兩省

官及都省官遇議事之日入都省並綴本班坐此論
官不論職也如郎中則同郎中坐諫議則同諫議坐也每議事所司于都
堂之陳帷幕具酒饌設左右丞坐于堂之東北西南
向設御史中丞坐于堂之西北面南向設六部尚
書侍郎坐于堂之東廂面西向設兩省南侍給事諫
議坐于堂之西廂面東尚如兩省有侍郎則改左在南侍坐設知名
表郎官坐于堂之東南面東向設諫議御史坐于堂北
之西南面北向又設左右司郎中員外坐于左右丞
後設三院御史坐于中丞之後設諸行郎中員外坐
于尚書侍郎之後設左右司諫正言坐給舍諫議之

後並畫行異位政事左右僕射與侍中中書令是為
四廂自唐開元之後僕射參知政事然非軍國大事
本朝會議事之日三省官畢赴省就次所司先以議
論呈諸官畢知大義然後所司引知名表郎官執卷
黃卷即所議事升廳就本位次引小兩省官就本位
次引郎中員外就本位次引三號御史就本位次引
兩省官次引尚書侍郎次引御史中丞各就位本然
後左右丞升廳所司抗聲曰揖舉官對揖訖各就本
位知名表郎官以黃卷授所司所司捧議左右丞如左右丞闕郎次判都省官一入事
左右丞執卷展讀訖然後授于中丞

于尚書侍郎進遞展讀訖復授于名表郎官始命茶
酒進食每行酒進食所司抗聲曰揖訖拜官方飲酒觴上于王行復箴以償棧不茲食畢
所司捧筆硯立于左右丞之前一吏抗聲曰讀定訖
左右丞捧筆即首所司曰揖左右丞與舉官揖訖後
以一副紙寫所議事節書名于其下進遞于四坐諫
議御史命一吏抗聲曰有所見不同者請不押字坐未
如有異議不同官任高並于進狀論列後進上畢復食訖所司復抗聲曰食
畢揖辭官揖訖各降階出就本次以所議事可否共
列狀進入以高者為表首如諸司三品以上並入省
議事即諸司三品坐于尚書侍郎之南東宮一品坐

于尚書侍郎之前武班二品坐于給事之南並同席
異位如議大事僕射御史大夫入省惟僕射鞍轡至
廳下馬餘官至門下馬設僕射大夫位于左右丞之
前並行異位揖舉押字官僕射尊之矣故徐騎省鉉
博古之士多知典故亦言在江南見舊儒所說議事
次第與吾略同命寫一圖字授與省史即不知此舉
能遵守否以上並見春明退朝錄

南郊執仗兵士

梁開平二年南郊執儀仗兵士許二千九百七十人
建隆四年南郊執儀仗兵士一萬三千六百人太常

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僕寺攤駕兵士六百八
十二人六軍執擎人員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
吾衛仗各一百二十五人左金吾仗二百五十八人
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員并執擎
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臺一百六十二人入閣
都司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一万七千四百三
十三人〔出金坡遺事〕

中書密院執政官非假日不得私第見客

慶曆二年九月丁丑知諫院蔡襄上言自今中書樞
密院執政官非休暇日私第不得見客欲詢訪外事
皇朝類苑卷二十六
聽呼召從之〔出涑水紀聞〕

太祖令文武臣入見謝畢乃得入正衙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登至今必先詣正衙
見訖乃得入辭謝亦如之 太祖皇帝御極之初親
總庶務靈驛台二道城入對將以方略詰其到闕已
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判衙 太祖意不
平之乃令自今皆入見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為定制
〔出涑水紀聞〕

樞密院刱撰時政記

左右使所以記言動也然則王者之密畫切問弼臣
之僉謀獻納外庭分職莫克與聞則中書有時政記
得以詳述焉近制參知政事二員共掌其任復有群
司上殿奏事及親奉德音或出宸斷可以訓俗示後
者月中錄送中書同編纂編記奏御宣付史館景德
祥符中知樞密院王公欽若陳公堯叟請自今樞密
院所觀嘉言懿德更不錄送中書願別為時政記從
之〔出金坡遺事〕

譯經潤文使

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于太平興國寺延梵李僧
院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悅兵部員外郎張公
皇朝類苑卷二十八
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
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
又以宰相王冀公為使自後宰相繼領之然降麻不
入衙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浸重每歲誕節必
進新經前兩月三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
之清流盡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集以新進經
謂之開堂慶曆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為招經潤
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乃降麻入御

太常寺官

太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判

院司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縟刑建礼儀院輔臣
主判而両制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礼儀
院而寺與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司同判司
寺並兼礼儀寺近有置云七人者按太常置卿一員
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
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合唐之卿数矣天聖
元年改同判院為知院即博士也

宰相帯舘職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帯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帯舘職
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

皇朝類苑巻二十八

序本朝置三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
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或
首相乃得之趙令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
監修國史久之還昭文館薛文惠與参恵並相薛自先
参政領舊監修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
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大村相並止領集
賢近時王文恵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
二職非舊也制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鄭還舊官

文臣自使相除樞密相罷鄭而还舊官景祐元年王
沂公自使相帯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
樞密使慶暦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帯節度使
亦非舊制也

文臣為使相節度使

太祖 太宗時文臣為使相唯趙令一人 真宗時
范魯公王冀公二人節度使李両陽一人乾興後難
遽数矣

文臣換武

唐文臣武參用表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呂為
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頗循其制工部

皇朝類苑巻二十八

侍郎王公明惠黄州刺史給事禹公維嶽換海州刺
史三司使尚書左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翰林
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鄧州
及慶暦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擢之
也龍圖閣直學士為公李柬換秦州防禦使非譽
也

武臣換文

武臣換文資者 太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
選工部侍郎 後換觀察使
王冀公為大資政請鑄印不許

真宗復侍郎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寇相忌萊公頗抑之班翰林之下乃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領尚書省自有印也

太尉在三司之下

太尉旧在三司之下緣唐以來以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徒為太尉皆以超拜李載義自司徒為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為太保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保傅而掌武之以尊不可得也五代置國初節度皆自檢校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上同國史表云人

不歷郎官為大諫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得郎而入府使為僕射近世鄭文肅列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滕侍讀甫呂給事中惠卿鄭中丞獬父皆不歷郎中員外而便為諫議大夫

遷郎曹

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者兼學士舍人本朝唯重左曹名曹館職提點刑獄例得名曹而開封府判官轉運使得名曹右遷左曹學士舍人待詔遷二資帶史撰史得優遷如王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館亦得復遷李邯鄲自博士為礼部員外郎賈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為礼部郎中是也 以上並出春明退朝錄

宣徽使位樞密使下

宣徽使旧并樞密使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例自瑩始也 出沂日文王公筆錄

駕親臨問臣僚

皇朝類苑卷二八

刑昺嘗被疾請告　真宗親臨問賜藥一奩銀器千兩縑千疋因訊故事非宗戚將相問疾臨奠　帝不視行惟昺與郭贄以恩旧特用此礼儒者榮之　上問疾　上復臨長 出楊文公苑

兩府親戚迴避

國朝旧制父子兄弟及親之在兩府與者侍從執政之官必相迴避熙寧初呂公弼為樞密使其弟公著除御史中丞制曰久缺登于近用尚有避于當塗公弼聞義不安能遂乞罷樞密府久之以觀文殿學士知并州

又

韓魏公掌語妻父入參大政引唐孤獨郁權德輿故
事懇求解職 太宗覽奏稱嘆除集賢殿修撰趙公
罷公復職作 兩撰親擇姑淨帶賜之今丞相陳公
堯叟作相博王舉正孫伯相博揭察忠獻韓公執政
博學澈皆引公之精為法改以他職觀見王忠獻公別錄

具員

具員則小方冊子可五六寸蓋置懷袖也每官位以
黃紙標揭之一親二中三樞密四使相節度使五僕
射尚書六三司使七翰林侍讀侍講密直龍圖閣學

士八中丞丞郎給舍諫議待制九留後觀察防禦使
出遂

軍巡馬步院用文事

先是軍巡及馬步院判官皆用郡府吏建隆元年始
詔兩京軍巡州諸馬步院判官令吏部流內銓擇選
人無遺省聽減而選補之始用文吏也

定合班儀

建隆二年重定合班儀升六曹侍郎在給事舍人之
上郎中補闕之上員外郎中在拾遺之上郎使在六
曹侍郎之上中書侍郎之下故事 北省官為侍從
班五品押南省四品五品押南省五品郎使在諸司
五品之下至是改焉

賜百官冬服

建隆三年十月賜文官常參官冬服累朝止賜將相
翰林學士諸軍大校至是 太祖曰冬服不及百官
甚無謂也故賜之

一品致仕官綴班

建隆四年詔一品致仕官曾帶同平章事者每遇朝
會宜綴中書門下班是時太子太師致仕使來陪祀
故不記是

罷代判官

乾德三年詔諸州長史或司須籍人代判者即於賓
佐中擇公幹者充不得更任見從人先最承五代以
來須郡捷為郡守者多武皆不知書所至必自置吏
謂之代判正事一以委之用權不法 太祖知其弊
至是罷之

臺省寺官以三周轉官

乾德四年詔御史臺吏部流內銓南曹刑部大理寺
司少卿郎中員外郎知雜侍御史以下及丞簿司直
評事等並以三周年為滿損常在太司法事者至月

限滿即與轉官

常參官朝官

詔京朝官將今出入及受代歸□者宜令中書舍人郭贄吏部知雜事滕中正户部郎中雷德驤同考校勞績及銓量才器候有闕中書頒能以授之先是常參官自一品以下皆謂之京官未嘗參官謂之未嘗參官近代以常官為朝官未嘗參官為京官故有朝官之目

登聞檢院

雍熙元年改匭院為登聞檢院東延恩為崇仁檢南

招諫匭為思諫檢西申冤匭為申明檢北通玄匭為招賢檢

選人赴調求職官

淳化五年十一月詔吏部選人赴調並須京朝官求一人為職官用府縣諸司監印

詔勅藏勅書樓

六月詔天下前後詔勅並藏于勅書樓着以務受代日交相付仍于印紙曆及南曹曆內批書

羣臣入閣

十二月朔　太宗御文德殿群臣入閣禮畢百官疑下殘唐制朔望天子御宣政殿授百官起居諸司奏事仗衛如式敬宗于紫宸為入閣之儀上代以來禮容多闕至是始復舊以上見國朝事實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八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詞翰書籍

制詞異名

學文之職所草文辞名目甚廣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曰制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分事曰勅榜文號令曰御劄賜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上曰勅書批勅辞臣奏曰批答賜外國曰著書道醮青詞釋門曰齋文教方畧命曰自語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勞錫賜曰口宣此外更有祝文祭文諸王亦政榜號薄隊名讚文佛疏語復有別受詔旨作銘碑墓誌樂章奏議

之屬此外章表歌頌應制之作旧説唐朝官中常於李士取賦兒歌偽蜀學士作桃符文孟昶學士辛寅遜題桃符云新年納餘慶佳節號長春是也

白麻

翰林規制自后妃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爲官誥只用麻詞官誥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語身体式常用門長一人銜位 見盡 苑瑕

西掖直紫薇

咸平中翰林李昌武宗諤初知制誥至西掖追故事獨無紫薇自別墅移植閣今庭中者院吏相傳猶是武昌手植晏元獻爲賦于壁曰得自羊墅來從名圃有昔日之絳老無當時之仲文觀茂悅以怀旧指敍带以思人 湘山野録

答北戎書

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久亡体制時趙文定安仁爲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礼規式詔撰之及修誓盟好之制深得輕重朝論美之 三盡清話

知制誥上事閣長壓角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于庭面北拜廳閣長立褥之東北隅謂之壓角宗袞作掖垣叢志而不解其事按唐書亦無聞焉惟裴瑤裕王陵遺事二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礼相傳自唐也予為舍人日卯與宋入院不疑為閣長壓角時謙美之

學士繫鞋

翰林故事學士每遷于中書皆公服繫鞋坐面堂使院吏入白學士至丞相出迎然此礼不行久矣章惇爲知制誥直學士院力欲行之會一日兩制俱白事

於中書其他學士皆鞠是秉笏而揖獨散手繫鞋翰
林故事十發七八忽行此礼大識物議而中丞鄧綰
尤肆抵毁既而罷侍直院而繫鞋之礼復寢無肯行
之者京師春秋社祭多差兩制攝事王僕射珪為內
外制十五年祭社者屢矣

學士俸薄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它局故俸納最薄楊億久為學
士有乞郡表其畧曰虛忝甘泉之從官終作莫敖之
餒鬼文有方朔飢欲死之句後自乃得判他局至元
豐改官制而學士無主判如先朝矣

進退宰相議論皆出學士

進退宰相其帖例草儀皆出翰林學士舊制學士有
闕則第一廳舍人為之嘉祐末王荊公為閣老舍學
士有闕韓魏公素忌介甫不欲使之入禁林遂以端
明殿學士張方平為承旨蓋用舊學士也既而魏公
罷政凡議論皆出安道之手 東軒筆錄

知制誥先試後命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百不試
而命者纔三人陳堯叟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焉

索潤筆

王元之在翰林當草夏州李繼迁制繼送潤筆物數
倍于常然用啟頭書送拒而不納蓋惜事体也近時
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者必遣院子詣門催
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
然不以為怪也

學士朱衣双引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双引 太祖朝李昉為
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而已昉亦去其一
人至今如此

學士入劄不著姓

往時學士入劄不著世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不
度並為李士遂著姓以別之其後遂皆著姓

三館

梁祖都汴無事草創止明終始于今日長慶門東北
創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尤甚又周廬徼道咸出
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授詔撰述皆移他所至
太平興國中車駕臨幸顧左右曰若此卑陋何以待
天下賢俊即日詔有司規度左昇龍門東北居府地
為三館命在臣督役晨夜兼作不日而成尋下詔賜
名崇文院以東廊為昭文館書事南廊為集賢院書

庫西廊仝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副本僅八萬卷斯為盛也昭文館本前世弘文館建隆中以其犯宣祖廟諱改為淳化初以呂祐之趙安德裕句中正並直昭文館則本朝直昭文館自呂祐之等始也　集賢有直院有校理端拱初以李宗諤為集賢校理淳化初以胡濛為集賢院則本朝直集賢校理自胡濛李宗諤始也　史館有直館有脩撰者有編脩有校勘有檢討太平興國中趙隣幾呂蒙正為皆直史館掌脩撰而楊文舉為史館編脩是時脩撰未列于職至至道中始以李若拙為史館

脩撰雍熙中以宋炎為史館校勘淳化中以郭延澤董元亨為史館檢討則本朝直史館編脩史館脩撰史館檢討史館檢勘自趙隣幾呂蒙正李若拙楊文舉宋炎郭延澤董元亨始也

本朝三館之外復有秘閣閣書置直閣文置校理咸平初以杜鎬為秘閣校理皆自杜鎬始也三館謂闕字（上一字宣祖諱）文館史館集賢院建隆元年二月避諱字語易名昭文館端拱元年五月詔直秘閣于崇文院之中堂

學士賜帶不佩魚

國朝之制自學士已上賜金帶者例不佩魚若奉使契丹及伴北使則佩事已復去之惟兩府之臣賜則佩謂之重金

得學士体

仁宗初立令上為太子令中書召學士草詔學士王珪當直詔至中書諭之王曰此大事也必須面奉聖旨于是求對明白面禀得旨草詔群公皆以王為具得學士体也

咨報

唐人奏事非表非狀者謂之牓子亦謂之錄子今謂

之劄子凡臣百司上殿奏事兩制以上非時有所奏陳皆用劄子中書樞密院事有不降宣勑者亦用劄子與兩府自相往來亦然若有司中中書皆用狀惟學士院用咨報其實如劄子亦不出名但當直學士一人押字而已謂之咨報（今俗謂草書名謂押字也）此唐學士舊也唐世學士院故事近時隳廢殆盡惟此一事在耳

學士日益自卑

往時學士循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

時学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于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学士日益自卑丞相礼亦漸薄並習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翰林院故事

唐翰林院學士院乃人主所居之地玉堂承明金臺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者也惟翰林茶酒司正稱翰林司蓋相承闕文唐制。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礼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入故院門別設復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学士院北扉者為其在堂之南便于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生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門双引聖閣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学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赴召非若今東華門也至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学士院吏亦止于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学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悉皆文具故事而已 出歸田錄

又

學士院玉堂　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学士許正坐他人皆不敢獨坐故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處　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学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学士躡履見丞相

衣冠故事多無著令但丞相丞為例如学士舍人躡履見丞相往還用平状扣階乘馬之類皆用故事也近歲多用靴簡子章厚為学士日因論例事例令則遂為著令矣

槐廳

学士院第三廳学士閣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旧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学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予為学士時目觀此事

学士上日用樂

旧翰林学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田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学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学士勑設用樂他雖宰相亦

無此礼優伶並開封府點集倡和叔除学士時和叔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李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羅潤筆

凡內外制草除官自給諫待制以上皆有潤筆物太宗時立潤筆錢數降詔刻石于舍人院每除官則移文督之在院官下至吏人院騶皆分沾元豐中改立官制內外制皆有添給罷潤筆物

直院

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 皇朝類苑卷二十九 為直記室是也國朝学士舍人皆置直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学士院他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迭罷閣下無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人無官多是暫時拜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予家藏海陵王綦誌謝眺文稱兼中書侍郎 出筆談

制書不可稱德音

本朝之制凡赦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宗家言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家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之矣 退朝錄

學士既仕事体與外司不同

先公嘗言翰林学士居深嚴之地職事任体與外司不同至于謁見相府自非朔望慶弔止公服繫鞋而已李士子內庭出入或 詔亦不具靴簡若同列齊行亦此命朱衣吏双引抗声言李士來直至室門方止帰院則朱衣吏遙声呼李士至者數四故事李士叙班只在宰相後今之參知政事班位即旧日李士立班處也近朝以來合赴內殿起居叙班在樞密宣徽使後惟大朝会入閤埜郎上壽始得緩台司步武 皇朝類苑卷二十九 為吾曰延州帰閣再奉內殿與朱崖盧相同列依旧命吏前後双引既而盧謂吾曰令府尹令尹（時皇上開封府尹兼書令）中親賢英仁復兼在相尚以一朱衣前導吾儕為李士而命吏双引得與格物外議乎因全罷去双引自是抗声傳呼之儀後亦稍罷矣 退朝錄

學士班次

學士班旧制雖遺補參軍亦在丞郎之上建隆中陶穀任学士自以官至尚書因上言学士官未至丞郎者並叙于丞郎之下至丞郎者在左右常侍之上至上書者從本品序從之淳化五年六月詔 翰林樞

密直学士戒參内置礼絶外司况品秩以既殊在等
威而置峻明有所易深未便安宜申明于旧章用遵
行于故事自今叙立班位宜依旧在丞郎之上旧規
云学士大慶賀大朝会並立于宰相之後今分付石
立在親王使相之後坐即居左重行于參知政事之
後國朝侍讀侍講皆帯翰林之名在密晋学士之上 直
又置龍圖閣亦在密直学士之上龍圖閣直学士即
在密直学士之下立班坐位並少退

又

旧制端明殿学士必于翰林中久次者迁授後改為

皇朝類苑　卷二十九　上

文明殿学士　皇朝惟李昉為之資政殿學士　真
宗特置此宫以王欽若罷參知政事優礼之也時執
政奏班次斈士之下　上不悦月餘授欽若兵部侍
郎充資政殿斈士班在翰林之上天禧初張知白自
參知政事罷為侍讀斈士以両府旧臣詔特升在斈
士之上

又

學士入院旧不以位之高下惟以先後為班以執德
元年十一月工部尚書竇儀為斈士詔議儀班次承
吉閣谷天禧四年四月楊億再入翰林詔億班在錢
惟演之下盛度之上惟演奏議云切見　太祖朝儀書
自工侍尚書再入翰林班在旧斈士之上　太宗朝
王旦以礼部郎中再知制誥班在呂祐之上况楊億
在景德中已為斈士今来官位與臣並是丞郎伏乞
聖慈特升楊億班在臣之上還除超從之故億謝表
云　寓相先之義織須得請之文

學士罷晚朝

旧規學士當直則赴晚朝不當直即無遂日起居國
朝之制並早赴内朝而罷朝矣或知審官三班及判
流内銓者三五日一指承明稟奏公事即俟　上再

皇朝類苑　卷二十九　之

坐也旧制謂之諸司獻今謂諸司退也以上並載遺事　全

直学士院

開寶二年李文公以中書舍人盧相以知制誥並命
直學士院六年知制誥張公澹權直學士院太平興
國元年湯実史悦徐騎省鉉直學士院王梓州克政
張侍郎洎直舍人院四人皆江南文士也興寧二年
復制旧館

韓丕不長應用出院

韓丕有清操頗能為詩及入禁中不甚長于應用一
夕須詔書甚急韓停筆既久問吏索旧草吏以本典

戶出宿不可積檢否乃戚頒取之攸易而進否起
月遂出院

學士之職清切貴重

淳化四年五月命張洎錢若水為學士赴之日　太
宗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
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上勅設入具樂猥之戲久罷
其事然亦非宜令教坊有雜伎跳丸舞稍之類當令
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言及知制誥柴成
務預會自此始學士制集李赴仝永中給諫不得預

太祖命李昉

玉海翰苑卷二十九　主

李文公昉開寶中為中書舍人時盧多遜爲兵部員
外知制誥會李士闕人　太祖並命更直禁林永熙
昉請疾假多遜先為李士及九月九日宴大明殿
太祖見昉坐于多遜之下惟而問之執政言多遜已
為學士昉是更直　太祖坐閣命為學士又以昉之
舊德坐于多遜之上自開寶五年也　金坡遺事

儀直例

學士初入儀直例淳化二年制石合記子三宣復東北壁　諸行尚書十三
五直　左右丞郎四十直　常侍諫議給事四十五直　諸官知
制誥五十如郎四十五直知諫　太常少卿諸行郎中五十五直　諸行
員外起居侍御史六十直　殿中司諫五十六直　未昇朝一百二十
直一百四十五　前賀各加五直初入轉官二直已後每轉
一直改服色一直如知制誥二直已上俱本直便儀
一日每新人入五直四李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後兩
直一點亦須酌量如大儀直日數以定三等多少如
兩人齊入則不點如舊官再入納計前直減半

又

楊鉅舊規交宿吏云新人常早入舊人即輪一巡早
入伴己後即晚入人待交早入人常先出早入卯時
晚入赴早堂　國朝學士每日赴朝故皆早入李士

玉海翰苑卷二十九　玉

唯單直故無作入之事

試館閣知制誥等

試京官及草澤等每試人前一日學士聚廳共撰詩
賦論各五題封進明日早降出有御筆點定者用之
自朝直館閣京官州縣官草澤皆院中試之惟試知
制誥即在中書禁門將閤門三五刻下直學士即出
如試未了即為揖白吳或抬而同試即合人並過院
其日必盛饌直酒勸飲至暮也天禧四年六月詔每
過試人令翰林御廚供酒食

冊皇太子

旧規云唐世冊皇太子學士出就班賀礼畢又上表
賀并上皇太子学士就出班賀礼畢又上表賀并上
皇太子箋天禧四年九月令上為皇太子学士罷公
等並用此礼

學士新入院

旧規云学士新入院龍飛賜馬一匹鞍轡及罽衆襴
之長借令則賜馬并鞍轡績輪志云旧賜白成釘口
鞍太宗改賜銀闌裝又改居要日帯為金荔支旧規
云後両三日内　就院置宴金率以上日使賜宴旧
規云十月初别賜錦長袄子国初以来賜翠毛錦淳

化中蘇易簡入院改賜黄盤雕與觀察使同其諸賜
賚今古小異者即具在李昌武翰林雜記矣

皇朝類苑卷第二十九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

詞翰書籍

學士院

學士院在資福殿横街之南宣徽院北玉堂上東閣
承旨學士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堂後東西各二
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淳化中蘇易簡為學士時建
小樓于北軒甚低窄天禧三年准﨑奏重葺始因去
其下窓牖施以由欄始明厰矣待詔房六閣在玉堂
西南孔目院在西頭諸司之両　駆使在頭諸司之両　玉堂後東
東北一室二閣不甚高厰太中祥符中令王相居之

二年入泰大政次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
多不居之此室常不空前簷有木槐樹邑以為祥不
不令剪削者

學士從行幸

太祖太宗出征時學士並扈從行宮亦不安下自上
東封泰山西祀汾陰車駕學士始議次於行宮内縁
殿之東當直者居之以俟設命其循賜饌食甚豐則
日有四五皆與親王丞相等焉

學士預丹鳳樓赦故

眞宗皇帝御樓駐學士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侍立

五代以後因循廢之淳化四年蘇易簡自院入參大政乃奏自今上御樓罩恩望令与樞密使侍立御揭之側從之

小宴學士預坐

淳化四年十月武寧軍節度使曹彬來朝上宴于長春殿乃命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旨赴坐舊制每便殿小宴當直學士与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故相李昉及扈蒙在翰林日常預斯宴後為閤門使梁迥奏罷之至是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奏復之

學士草麻

學士每非時召對即公服繫鞋袖具員而入每恩例除政許宰相得旨後入熟狀委院或召對或降熟狀狀便草麻惟進退宰相及非時特旨改除皆在後宣入面受處分宰相不得知也

又

天禧三年七月十六日夜降熟狀以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曹璨移領河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更三點麻卷入本家參璨卒勝予亦至其麻遂不宣明日抑赴院案閣

學士草制次第

舊規當制者草第一第三並以命官高卑為次不繫學士官位今單直不以多少皆獨坐惟大禮後加恩即學士爲宿翰長草第一學士以次入之如四廳學士即翰長却草第五他皆類此

舍人賜書預宴

皇朝 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於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惟甚因命中書舍人來辰因綴內制起居舍人通式仍各賜書千餘卷以恰撿閱舊無体游宴止學士得赴召暨 皇上留心儒墨推賞文翰

府論閣之臣使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錢銀旛彩穡勝之物亦及之太平興國八年詔閤下舍人李公穆宋公白賈公黃中呂公蒙正李公至入院承旨扈公蒙贈詩賀之有五鳳齊飛入禁林之句為一時之盛事其或觀稼于南薰門賞花于含芳園春晝嚴輝有司景從幸園之西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貫百業共舉趣瓊林苑有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繁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苑春融千花萬卉妍而冠絕上必曲宴宰衡熱舊詔兩制詞臣倚龍池去金鉤舉觴賦詩終日而罷

詞臣神仙之職

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寔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為御毫爲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勅由兩制詞臣公朝精選與旬綸誥親近晃旒宜于俸祿之間特示優豐之寵起自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

禁中墨妙

上聽政之暇捜訪鍾王之迹以資閑玩爲御毫飛動神机妙思出其執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閲仍授以筆法既覩其有成各賜其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僅十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

皇朝類苑卷三十　四

之內成識禁中之墨妙焉

又[illegible]賜學士加等[illegible]

舊体學士凡召入院止賜白成紡新初一口銀鞍勒焉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則金塗銀鬧裝鞍勒對衣萬枝花帶鄭種種畢賜對衣金帶武拈犀金魚副之士朝自唐末久缺佩魚者今方復之十月明蕃賜對衣紅錦袍　王特以細花熟錦代之淳化二年代以細花鼓暈錦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球果天府之法釀龍鳳之茗并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

玉堂瀛洲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州之象待詔董羽之筆修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以寂風傳藥滿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

學士和詩草制

或禁垂燕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局和則必再拜謝伏後信宿方和進如声韵奇險雖以賡載者必拜章遜謝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賜錫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八張之其餘書詔辭祝頂刻之間雖繙

皇朝類苑文三十一　二

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百有不草一辭者自可援曬往誥研覈理体以備顧問焉

學士拜命

學士凡拜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崇朗殿門之旨上林旧格入院使差中使賜拜伏跪受訖求于便殿對敬陳述寵用遣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坐獎飭戒諭而退選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箭稱堂設酒醴待詔稱有勑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旨𧪄獎厲召之意於本院旧學士處之本又舞蹈訖升堂飲餅以謝恩奏狀拜伏跪受之來日詣迎於待漏院與新學

士皆行引至閤門而退閤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鍍鞍勒馬（近例就院辨官特承旨則賜分物勑設加初拜之例余不得此）也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勑設儀鸞司陳弄幕大官倫環倫餅設尊酒茗果畢至趣是設者止閤舍入餘不預坐（田体集中上事元無前代或有其人弄徐拯及戴称之戲）

玉堂坐次

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礼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坐于東廂其副輸坐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逐職若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崇亦已至矣苟能勤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務真儒之旨養浩然之氣

來若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直進卒歲非神仙而何每上直一依旧制入若先之出若後之或食已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翰直學士苟以疏巾易則可歛帽斂履送至于玉堂之上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

進制書小字本

舊規云大順二年十月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字留內永為定式自後全繁机密公事所用小字本常詔不進　國朝自大中祥符九年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于看覽焉書詔亦進之

學士中謝

舊規云學士中謝先於殿西北隅立俟客省奏其乞到殿上云喚客省使遥揖去喚卽趍至中庭此礼今謂之通喚惟將相通喚學士則不

進草

舊制學士晚得熟狀其審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惟演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入院禮上是夕召入面令草令上封上春御王制惟演面奏此制一出天下傳寫臣欲先進草本乞神筆判削澄淺寫麻上再三不允堅請方從之是夕一更二點進草入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書寫四字方封待詔寫及

天禧二年正月十七日再入院二月二日又召對令草令上封昇麻一更初進草便降出御批依奏書寫四字其後南郊加恩及冊皇太子皆晁公當之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不進

太宗賜趙昌國及第

太宗朝昌国者自陳乞應百篇舉帝親出五言四句詩為題云秋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凡二十字一字為五篇篇四韻至晚僅能成數篇雖意不足取示賜及第用勸舉學者

開封解以孫暨為第一

咸平元年開封發解以高輔堯爲首錢易次之易有時名不得甦薦頗不平之上書言試題語涉訕諷輔堯亦請解頭讓易　上命錢若水采考既而上以爲士人爭進競不可長上令擢文行無著者一人爲首乃以孫暨爲第一輔堯次之易第三餘如舊澠水燕談

太宗親試進士以孫何爲第一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

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　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舉子重戴

李巽字仲權邵武人以屢接上鼓周衰斬馘三賦馳名累舉不第反爲鄉人所侮曰李秀才應試空去空回知席帽甚時得離身巽亦不校生是乃遺鄉人詩曰當年蹤跡困埃塵不意乘時亦化鱗爲報鄉閭親戚道如今席帽已離身蓋國初猶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巽從仕至度支郎中兩浙轉運使卒與王禹偁爲友著令小畜集有送李仲權赴官序即巽也

世傳滿安開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又王禹偁贈崔遵度及第未脫白詩云且留重戴士風多則國初舉子猶重戴矣

御製試卷於　真宗影殿前

真宗尤重儒學今科場條制皆當時所定至今每親試進士已放及第自十人已上御試卷子並錄本於真宗影殿前焚制舉登科者亦然

取李迪賈

景德中李迪賈邊並舉進士有名當時及就省試主文咸欲取之既而二人皆不與取其卷視之迪以賦落韻邊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註疏異說乃爲奏其通所以乞時收試時王文正公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邊特立異說此漸不可啓今後務爲穿鑿敗壞科場舊格遂收迪而黜邊

貢院設立供帳

禮部貢院試進士日設香案于堦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帳甚盛有司具茶湯飲

巢至試學究則悉徹帳幕氊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則飲硯水人人皆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氊幕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經義蓋嘗有敗者故事為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礼進士撤幕待經生以為礼數重輕如此其寔自為之

御試許詳定官別立等

嘉祐中進士奏名訖未御試京師妄傳王俊民為狀元莫知言之所起人亦俊民為何人也及至御試王荊公時為知制誥与天章閣待制楊樂道二人為詳定官舊制御試舉人設初考官先定等第復封彌之

以送覆考官再定等第及付詳定官發初考官所定等以對覆考之等如同則已不同則詳其程文當從初考或從覆考取不得別立等是時王荊公以初覆考初定第一皆未允當合行間別取一人為狀首楊樂道守法以為不可議論未決太常寺少卿朱從道時為彌封官聞之謂同舍曰二公何用力爭從道十日前已聞王俊民為狀元事必前定二公恨自苦耳既而二人各以己意進稟而詔從王荊公之請及發封乃王俊民也詳定官得別立等自此始遂為定例並沈存中筆談

狀元給騶從

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叅知政事授此職知大名府然非歷二府而出者不得焉寶元中梅詢始帶知鄭州自後兩制遂為例東齋記事

試進士沿革

進士之舉至本朝尤盛而沿革不一開寶六年因徐士廉伐鼓訴訟帝御講武殿覆試自此始賜詩曰與國二年呂蒙正榜始分甲以自興國八年王世則膀始賜袍笏自呂蒙正榜始及第日賜袍笏自祥符中姚曄榜始賜宴自呂蒙正始賜同出身自王世則膀

始賜別科出身自咸平三年陳堯咨榜始唱名自雍熙二年梁灝始榜始封彌謄録殺攻病排省始于景德祥符之間唐制礼部試舉人夜試以三鼓為限無名于朝之曰三條燭盡燒殘學士之心今韵賦成咲破侍郎之口後唐長興合晝試寶其國以短晷難成文字不盡意非取士之道奏覆夜試本朝引校多士率用白晝不復繼燭雍熙中著作佐郎樂史特賜進士及第始付与興國五年第一等之下賜第附榜始于此

舉人謁先師

國初諸諸人員貢舉人群見說就國子監謁先師近

院其書多雜校精當編帙全具与諸國書不類見玉海

今行之循唐制也並春明退朝錄

春秋放榜

太平興國三年九月賜進士胡旦等七十四人及第先是去年秋諸州已爲士取解發之与忠有留滯者詔除三礼三傳學究外以八月至闕下故事推春秋放膀至是秋試非常例也國朝事始

降聖節齋宴

舊規云　皇帝降聖之日學士六員六率一百二十爵寺中齋令送五十千与樞密使同開道場勸前一日赴宴唐時惟六學士及二使赴特詔雖發書亦不預坐國朝事始

江南書籍

雍熙中太宗以板九經尚多訛謬俾學官重加刊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諸儒引以爲証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按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正觀四年勅以經籍訛舛蓋有五胡之亂天下學士率多南遷中國經術浸微之至也今後並以六朝舊本爲正持以詰維維不能對王師平金陵得書十餘万卷分配三館及學士舍人

卷之三十　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一

詞翰書籍

藏書之府

淳化元年二月二十一日李至等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即麒麟天祿閣在其中命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内庫書也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和聖潤右）帝時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分秘書為中書而秘書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爲少府故王肅爲秘書監表論秘書不應爲少府曰謂之秘書郎漢之東觀因

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内閣然則秘書閣之書藏之于内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秘閣之號故晉武好覽文章初秘書郎徐廣料秘閣四部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秘書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秘書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秘閣觀書隋煬帝即位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于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秘閣之設其來久矣及唐開元五年亦於乾元殿東廊寫四庫書以充内庫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至十三年乃以集仙殿為集賢殿因置賢書院雖沿革不常然秘閣之書皆置于内也自唐天寶陵夷文籍蕩然延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弊之末闢故里之源三館之書搜求漸備　陛下復建秘閣以藏奇書況睿畢藻宸翰盈緗積簡則其奧祕非復与群師為比乞降明詔令与三館並列至于高下之次先後之稱亦乞著為定式其秘書省既無書籍元隸京百司請一如旧制八月詔曰朕肇与秘府典掌群書仍選名儒入直于内文籍大備粲然可觀中禁宏闢非外之为比自今秘閣宜次三館其秘書省依旧爲京百司

二

淳化三年五月詔增修秘閣（先是崇文院之中堂爲秘閣地曾未立書籍止設廳事至是始修）八月閣成

三

景德四年五月以其迫隘詔分内藏西庫地廣之大中祥符八年四月榮王元儼宮火延燒而閣後所廣地復為内庫所有建大墻以限之其後以直閣狹隘數請侵地于内庫主者所吝乃詔以大慶殿東廊二十間給崇文院復以地不方正而拾其詔案其地即殿前都點檢廨舍太祖龍興於此因初為車輅庫今

西京其所謂和鑾門內有車輅庫是也故前詔稱車
府焉

四

景德四年五月詔以內藏西庫地廣秘閣大中祥符
榮王宮火延燔詔制三館于左右掖門外以為崇文
外院乃以舊地歸內帑庫天聖九年十一月復三館
於崇文院其直舍未暇增廣至嘉祐四年差官編校
館閣書籍是復以內帑屋三十間還崇文自後書庫
直舍方具

五

元豐五年改崇文院為秘書省內帑復請其地六年
十二月詔以前所得屋三十間歸之　哲宗朝又詔
內帑復秘省仍以制服法物庫給與之以充所亡之
數本省尚慮他時復有侵奪則有司復失其所守奏
乞定為永久之制有詔可之

六

淳化三年八月壬戌秘閣成　太宗作贊賜之宰臣
李昉等請到石閣下李至上表引唐秘書省有薛稷
畫鶴郎餘令畫鳳賀知章草書當時目為三絕又引
顏真卿請　肅宗題詔生碑額近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為此額賜新額以光秘府戊
辰詔中書樞密院近臣觀新閣又賜上樽酒太官供
膳是日遣中使賚御飛白書秘閣二字以賜李至李
昉等相率詣朝堂稱謝退就飲宴三館學士預焉又
賜御詩以美其事李至上表請以御製贊刻石秘閣
帝以宰臣前以陳請又重違至意詔曰近以建閣載
新萬機多暇御書贊詠以美成功所記微猷淺寔濫
畢出於成　宣從多稱遽覽封章須刊寘石垂于不
朽良積厚顏其贊序朕無為親書并篆額以旌秘省
九月五日奉　詔摸勒石立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

御草書千字文一卷付秘閣李至請於御製秘閣贊
碑陰勒石　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德鍾繇書
碑千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乘閒
偶書且非垂世立教之文孝經一卷乃立身行世之
本　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因賜李至　詔書諭
旨

七

太平興國三年三館新成盡遷舊館之書分為兩廊
置廡藏之卷為圖史集各以舊書正付本凡八萬餘
卷皆以類相從又雕木為架以青綾帕幕之啟閉之

府翁然一変矣
八
又詔史館收天文占候讖緯方術書等凡五千一十
二卷悉藏閣上
九
乾德元年平荊南詔有司盡收高氏圖籍以實三館
（國初三館裁數插計万三千余卷）三年九月命右拾遺孫逢吉往西
川取偽蜀法物圖籍印篆赴闕得萬三千卷送三館
闕寶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
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偽國官篆與精惟蜀為多而江左頗為精真亦多修進）
皇朝類苑卷三一一　五
兩浙錢俶歸朝遣使收其書籍悉送館閣端拱元年
五月詔置秘閣至是乃以史館書萬餘卷以實其中
十一
景祐元年詔群儒即書府盡搭　先帝所藏校定書
目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
修等皆被其選詩論文譔其偽濫者删去之遺缺者
補緝之篇其重復刊其訛舛集其書之總數凡三萬
六百六十九卷以類分門為目成一十七卷初書府

之制廢于五代太平興國之初始建崇文院合聚昭
文史館集賢之書又起秘閣別貯集中之籍建茲著
錄故賜名曰崇文總目（崇文總目條于三館秘閣書籍併合看錄）京師藏
書之多惟故相王溥為盛嘗借本傳寫丁謂家書亦
多收拾秘府三館秘閣所藏之書籍皆分經史子集
四類昭文館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卷史館四萬一
千五百三十餘字錄為六卷以進賜刀筆等羅弊有
差舛今所行者止是淳化中所校既以刻板刊改殊
少
十二
皇朝類苑卷三一一　六
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記前漢後漢書既畢
遣內侍集于杭州鏤板咸平中真宗謂宰相曰太宗
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聞當時校勘官未能精詳
尚有謬誤當再加刊正乃命直史館陳堯佐等校
史記景德四年正月校畢并錄差誤文字五卷同進
詔賜帛有差又命直秘閣刁衎等覆校前後漢書凡
修改三百四十九簽正奏集賢院四方二千五百五
十四卷其間謬編及籍沒之書奏帙不等仍多譌本
歲久多壞秘閣一萬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黃本書
編帙廣整以備進御

十三
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詔樞密使王欽若都大提舉
校寫校勘三館秘閣書籍翰林學士陳彭年付之令
吏部銓選幕職州縣官有文學者先試判擇可者
又送學士院試詩賦論命赴三閣館校勘又令翰林學士李維
晁迥王曾錢惟演知制誥成度支陳知微于館閣京
朝官內各奉取勘文字者一人並裁勘官直□逢以
集賢校理宋綬晏殊直集賢院徐奭□□直崇文院
檢討爲充充選見校勘畢送覆校勘官覆校既畢送
主判官閣官覆加點
校有程課以校勘情爲

十四
天聖二年六月詔校勘官南北史隋書以直史館張

宋會要稿冊三十一　七

觀集賢校理王質趙宗懋李淑秘閣陳詁館閣校勘
乘彭國子監直講公孫覺校正命知制誥宋綬龍圖
待制劉燁提舉

十五
景祐元年四月命直史館宋郊秘閣校理張還館閣
校勘胡宿張宗古覆校南北史康定元年冬十月畢
一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祁編校三館
書判閣成度章得象石中立李仲容覆校

十六
景祐三年十一月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徵穎大理
寺丞館閣校勘胡宿重校地理書

十七
嘉祐二年命崇文院校尉常禹錫秘閣校理林億張
洞館閣校勘蘇頌太子中書陳檢校正醫書樞密
使韓琦提舉

十八
嘉祐四年仁宗謂輔臣曰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
齊罕有善本未行之學官可委編校官精加校勘八
月命編校書籍孟恂等校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
七史恂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所藏恐不足以定著

宋會要稿冊三十一　八

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仁宗爲下
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後校正訛謬爲完書模
本行之

十九
景祐六年四月以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秘閣所藏兵
書先是三館秘閣置官編校書籍以天文爲秘書獨不
預大臣有言固既知兵法仍命就秘閣編校校試責
本七十二冊
進呈御覽

二十
哲宗時臣寮言竊見高麗獻到書內有黃帝鍼經九

卷撰素問序稱漢文書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素
問與此書各九卷乃合本數此書雖經兵火散失殆
盡偏有于東巽今此來獻篇帙具存不可不宣布海
內使學者誦習伏望朝廷詳酌下尚書工部雕刻印
板送國子監依例摹印施行所貴濟衆之功溥及天
下有旨令秘書省選奏通曉醫書官三兩員校對及
令本省詳定訖依所申施行

二十一

舊制每日校對書籍功册纂背面二十一紙三館都
監於每月終逐員加功課閲奏自嘉祐中置編校此
皇朝類苑卷三十一
制遂廢元祐六年復著爲令又宗六典考土之職二
十七最十日雌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至以
月終所奏降付考功詔依紹聖四年四月省尚書勘
會館職每月校對書籍已有條制立定功課即不須
逐旋奏聞其考功自來別無行遣顯屬繁冗奏聖
旨元祐六年指揮不施行

二十二

淳化元年二月詔自今游晏宣召三館其集賢秘閣
校理並令預會初理李宗諤舉進士獻文自薦詔
相府賦詩各頌一篇選秘閣集賢校理之職自興國
後罕有任者會帝宴近臣於後苑三館學士悉預宗
任謂校理閣門吏拒之不得入翌日獻詩述其事故有
是詔又請令京官乘馬入禁門並編故事集賢有修撰校理之
職其類雖異而職務畧同臣得預宴蓋之矣祖宗時每時序游幸武兩
雪林應皆賜宴于崇文院祥符天禧之際宸章睿藻
宣示臣下自宰執至呫戰皆得賡載仁宗善飛
白書每賜臣下館閣　上已重賜館閣賜宴
於瑞聖園

二十三

天聖中仁宗幸後苑賞花宴輔臣宗室從官
皇朝類苑卷三十一　十
及三館京官以上並預先是得唐明皇帝山水字石
於長安置於清輝殿是日命從臣觀畢應制賦詩
仁宗親第其能否

二十四

慶曆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郡王殿宴三館預焉其
礼數悉如召近臣觀書之會

二十五

皇祐二年賜太宗九絃琴譜　御製明堂樂
朝訓鑒圖三聖寶字　御篆明堂字　御飛白書明
堂之門字綸建館職賞花釣魚館閣學士悉預宴賦

詩宝元後西方用兵遂罷

二十六

嘉祐七年三月復請之後雖罷宴歲命中使賜牡丹酒于閣下秘省所藏之書畫歲一暴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罷二月詔尚書侍郎學士侍制御史中丞開封尹殿中監大夫司成兩省官暨館職宴于閣下陳列書古器散閲之遂名于搢而去凡酒醴餚饌之事有司供之仍賜錢百緡以佐其費大觀元年八月請于朝又增賜百緡宴日以遣中使以御酒化成殿果子賜在省官最為盛事前此未有

玉海藝文五十二 之

二十七

康定元年四月宋綬任礼部尚書知樞密院同提舉編修會要碎置官屬寓局于崇文院迄今因之已上並蓬山志

二十八

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呂文仲為侍讀學士邢昺為侍講學士按故事唐開元中置侍講其後有翰林侍講學士五代以來四方多事時君右武不暇故此職久廢　太宗崇尚儒術聽政之暇觀書為樂始至宵分手不釋卷由是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焉

二十九

前去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往往得之嘉祐中乃置編校官八員校讐四館書給百人食以黄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沈存中筆談

館職稱學士

集賢院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玉海藝文五十二 三

置編修局

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注舊字於其間以為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雌黄塗字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字處以雌黄塗之嘗校改字之法刮洗則傷紙紙〻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漫滅惟雌黄則漫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鉛黄蓋用之有素矣王書展

卷之三十一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二

典故沿革

封孔子後

國朝孔子後率襲封文宣公至和中祖擇之言文宣乃先聖之謚號後嗣不當以為封爵下學士院更定美稱乃改封其四十九代孫宗愿為衍聖公元祐初孔宗翰上言先聖之後去襲封爵為縣尉廷兖州守者下至廟下減耗祠宇塵頽不堪其陋蓋襲公爵以奉祠事本 流不競或循他州公悉條具以聞頓下所司搜究廢墜增上田別異襲之人使天下知朝廷尊孔子之意詔以衍聖公田奉聖公奉聖公承襲者助与寄祿官不它既其劳考遷改所給俸廩並視在官給田萬頃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 楊文公談苑

又

至和二年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公祖擇之言前代封孔子之後者在漢魏曰褒成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鄒國唐初曰褒聖開元中謚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乃下學士院更定美號而改封宗愿為衍聖公 東齋記事

孔子太公周公加謚立廟
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文宣王曰玄聖文宣王祝文進者避諱齊太公曰烈武成王命令青州立廟周公曰文憲王令曲阜縣立廟

宗室女封郡縣主
故事親王女皆封郡主趙普以元勲女諸封郡主高懐德以駙馬之貴二女特封縣主當時礼官不正其失而諫官不言其罪此典礼之誤也

皇子兼師傅
皇子封東陽郡王除婺州節度檢校太傅翰林貫學

士孫上言太傅天子師臣也子爲傅師于体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來親王無兼師傅官者盡自　國朝命官祇以差遣爲職事外三師三公以御皆是虛名夫止於日循耳議者皆以貫言爲當歸田錄

異姓兼中書令
國朝未改官制以前異姓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方有之元豐中曹郡王以元舅特賜兼中書令下度支給俸有司言自來未有給中書令請受則例葉

烏帽
天聖已前烏帽惟用光紗自後乃用南紗迨今幾十年復稍稍用光紗矣

貴者卯鳴雞
太祖廟諱語近香卯故今士貴香卯者不敢斥呼鳴雞而已　仁宗廟諱語近蒸令內庭上下皆呼蒸餅爲炊餅亦此類

錢文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宝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此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改年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待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多亂天字於文爲二人以爲二聖人者悦太后耳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明字文於文日月並也与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天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羣臣慕唐朝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祐之上至寶元亦然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耳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者

年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也六年日蝕四月
朔以謂正陽之日自古所忌之改元曰至和三年仁
宗不預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天聖至此凡年號九易
皆有謂也
又
國朝百餘年號無過九年開元九年改為太平興國
太平興國改為雍熙大中祥符九年改為天禧慶曆
九年改曰皇祐皇祐九年改為治平惟天聖盡九年
而十年改為皇道

家祭用臺卓

祕府有唐孟詵家祭儀孫氏仲饗儀數種大抵以示
人家用臺卓饗祀類凡是乃是正祭其四仲告祭當
平面毡條屏風而已

官誥綾紙

凡封贈父母祖唯降麻官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褾
太牙軸餘雖極品止給白大綾紙法錦褾大牙軸上已
歸田錄

後唐素檢

予嘗求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道乃除宰相
劉昫兼判三司唐有細法云具官劉昫右狀以劉昫
經國才高三急切方属休元之運資謀始之規宜
注宸衷委可判記斷期富庶永資聖明臣等商量望
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
如蒙許允望付翰林院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
制書曰宰臣劉昫右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
下依此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日用御前新
鑄之印与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
進入書可待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
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宰相押

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
背押字堂檢政執皆不押惟宰相於檢背書曰堂吏
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臣押檢不印此其為異也
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
則書判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李愚狀檢瀛王親筆
甚有塗竄勾抹處按旧五代史應順元年四月九日
己卯謂王覺唐實以宰相劉昫判三司正是十月与
此檢無差宋次道紀聞元宰相奏請鄭畋鳳池藁草
擬草狀注集制港多用四六皆宰相自草今此擬狀
為道親筆蓋故事也

中國衣冠用胡服

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衣窄袖緋綠短衣靿靴蹀帶故胡服也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靴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長寢草叢予使北時皆親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草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袴皆濡襟胡人都無所沾帶之所垂蹀躞而猶存其環環所銜環蹀如馬鞦根即今之帶銙也天子以十二環爲節唐武德貞元時猶尔開元之後雖仍舊俗而稍褒博矣然帶鉤常穿帶本爲孔本朝加順折蓋茂文也幞頭一謂四脚乃四帶也二帶繫腦後垂之二帶

反繫頭上令曲折附頂故亦謂之折上巾唐制爲人主得用硬脚晚唐方鎮擅命始僭用硬脚本朝幞頭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順風凡五等惟直脚貴賤同服之庶人所帶頭巾唐人亦謂四脚蓋兩脚繫腦後兩脚繫頷　不復繫頷帶遂爲虛設

三省樞密院印用塗金

舊制中書樞密院三司使印用塗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爲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京城用青涼繖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太中祥符五年九月唯許親王用之餘並禁六年六月始許中書樞密院依舊用繖

皇后太皇后印寶

近朝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故事三宮立各宮百官立長秋長樂長信之類是也宜以宮爲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當云某宮之寶

官誥之制

予曾判官誥院知制誥時又提舉兵吏司封官誥院而不曰司勳忍遺之也　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

史諸司使付內殿承旨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選衛官司印部印封爵命婦用司封諸班勳用司勳印　官誥之制后妃銷金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寶裝軸綠網金帶　公主銷金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玳瑁軸紅網塗金銀帶（皇后當作制告不裝告身內用冊本朝皇后皆止用告黃誥元年立后用冊治平中宰相皆務之）親王使宰相色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絲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帶　樞密使三公三師宰相官至僕射東宮三師王郡王節度使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參知政事樞密使副知院同知

僉事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少御史大夫至率府副率色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褾大牙軸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將軍留後宮察使同上惟用法錦褾近用翠毛獅子錦以代暈錦非旧制也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至直學士待制承郎御史中丞大兩省賓客太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横行使諸司使軍職遥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紙大綾七張法錦褾大牙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司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郎中員外四赤令諭德少詹事家令率

令太子侯太常博士節使行司馬付使横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職都指揮使並不遥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褾大牙軸青帶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旨崇班閤門祗侯五官正諸州别駕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官至五品以上用大綾紙大錦褾牙軸兩使判官防團付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職堂後官中書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率馬軍步軍副都軍頭指揮使藩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虞候内供奉官至内品白綾中紙五張黄錦褾角軸青帶秘幕職州縣靈臺郎保章正諸州長史司

獄中尚書隸事主司守當樞密院令史中書令史諸軍指揮使内品符詔書藝白紙小綾五張小錦褾木軸青帶諸蕃賓子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褾大牙軸色帶凡修媛容入才貴入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褾玳瑁軸紅絲網塗金銀甪褙司書司正尚食尚衣典寶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内降夫人郡君國裹羅紙七張暈緑錦褾袋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錦褾袋國大夫人國裹五色羅紙七張暈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見在兩府母妻使國

裹法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官用玳瑁軸紫絲網銀甪褙郡君縣太君遥郡刺史正刺史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或云漢祠太乙自昏至晝故事梁簡文帝有列燈燈隙後主有光璧殿遂詠仙燈詩唐明皇先天中東都設灯文宗開成中是燈迎三宮是則唐以前歲不常設本朝 太宗時三元不禁夜上元御乾元門中元下元御東華門後罷中元下元而初元遊觀燈於前代

賜新火

周礼四時變國火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時為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賜輔臣戚里帥臣節察三司使知開封府樞密直學士中使皆得賜非常賜例也

金明池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緑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歳晉賜宴又詔有司於両岸建

亭館 太祖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閲水戰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則踰曲江之盛也

公家文書稾異名

凡公家文書之稾中書謂之草樞密院謂之底三司謂之檢今秋府有裝劄亘底二本即正明中崇正院書也檢即州縣通称為已上並筆談

乾德鑄印

乾德三年重鑄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印先是舊印緣五代舊文非公至是詔覆鑄印官祝温集自言其祖思唐礼部鑄印官世習繆篆印漢誌所謂屈曲纏繞以摹印章者也臺省寺監及開封興元 今悉温集改鑄楊公談苑

品官葬許擊鉦

京師品官之葬用浮屠法擊鉦初無定制景德令文臣卿監武臣大將軍命婦郡夫人已上許於天清開寶二寺擊鉦至今以為定例

賜謚

周礼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礼故須門生故吏録行状子孫

請謚近歳遂既葬而謚甚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乞臣寮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奉行詔從之王沂水筆談

凱旋奏樂不避忌辰

楊文正鎬江南人集賢校理澄心堂歸朝直秘閣上幸秘閣詢經象數對称旨賜金紫景祐中為近侍危從灃淵之幸泊凱旋鑾駕還闕日有司言行宮遠當懿德皇后忌辰 上旋回鑾鼓吹導從非便時公為儀仗使已先馳還因備迎駕之儀遂馳騎責問公公前奏撫寧武王戴木主代封時居喪尚前歛後舞

況忌者乃追存之思耳王查清諾

禁焚屍

河東人衆而地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以至積久弃捐乃已習以爲俗韓稚珪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吉者 延之人乃有焚瘞之刑其士民則有欽殯附葬之礼惟胡夷礼洎僧尼許從夷礼而焚柩齋民則一禁之

贈官請謚

唐制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爲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礼部尚書是也而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以來惟正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者不得之 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輒贈至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禄卿帥河陽鄭立卒而輒贈非故事也

卷之三十二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三

典故沿革

皇后謚

皇后有謚起於東漢自是至隋皆单謚光烈陰皇后明德馬皇后和熹鄧皇后文獻獨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謚冠其上以别之如云光之烈皇后陰氏明之德皇后馬氏也非謂欲連帝謚而名之也然則質尚单文家尚複後世或用複謚如唐貞觀中長孫皇后文德後太宗文謚皇后文德自是複謚自 用二名僞同 太宗之謚耳中宗謚孝和趙皇后謚和

思當取帝謚配之其後詔成肅明元獻章敬審其昭德以莊憲諸后皆不得連帝謚 國初追尊四祖三宗之後冠以帝謚及杜太后崩始謚明獻未幾欲同祖之后遂改昭憲及太祖諸后自連孝字 太宗后連德字真宗后連莊字皆用複謚非連帝謚爲義慶曆中乃言孝字連太祖謚德字連 太宗謚遂改爲章以連真字謚且祖宗謚號皆十餘字豈止配一字爲義又 太祖功烈豈尚以孝称 太宗后連德字及在下与祖宗后字又不對何如東漢諸后单季之乎皇祐中予爲礼官龍圖閣直學士趙周翰林奏

議甚詳下礼院時新以章易莊朝廷以宗廟事重不
欲數更張遂寢其所奏

臣僚卒輟朝

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二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賜
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　真宗大中祥
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
卒始輟朝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自後遵用其制而
寔緣国史皆遺其事（並筆談）

國忌行香

舊制國忌造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
皇朝類苑卷五十五　二
赴佛寺行香內職不與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
公欽若陳公堯叟請率內職學士諸司使副職下迨
列職同為一班先詣西上閤門進名奉慰訖退赴佛
寺行香不忌則否

授金龍玉簡

道家有金龍玉簡學士院撰文具一歲中齋醮數撰
於名山洞府天聖中　仁宗皇帝以其險遠窮僻費
送醮祭之具頗為州縣之擾乃下道錄院裁度才
留二十餘處悉罷之河南府平陽洞台州赤城山玉
京洞江寧府華陽洞舒州潛山司真洞杭州大滌洞
鼎州桃源洞常州張公洞南康軍廬山承真洞建州
武夷山昇真洞南岳朱陵洞江州馬當山上水府太
平州水府潤州金山下水府錢塘江水府河陽濟瀆
北海水府鳳翔府聖水仙遊潭河中府百丈泓龍潭
杭州天目山龍潭華州車湘潭所罷處不可悉記予
嘗于學士院取金龍玉簡視之金龍以銅制玉簡以
階石制（東齋記事）

給金寶牌

祥符中詔以聖祖神化金寶牌給京城寺觀及外州
名山福地牌長三寸闊一寸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
皇朝類苑卷三十三　五
尊萬壽金寶其背文曰永鎮福地勅四字皆隱起蟠
龍花卉之狀或以絳紗囊緘之封題其上

應天院建聖像

西都北部應天禪院乃　太祖誕聖之地国初為傳
舍真宗幸洛至院顧睠遺址徘徊感愴乃命建為僧
舍功成賜額奉安御容并勑制詔劉筠記仁宗初又
建別殿分上徧塑太祖真宗聖像丞相王欽若為之
記後園植牡丹萬本皆洛中極品今為忌日行香之
地去　府甚遠故詩有正夢秋中詩千里謂此也（並澠水燕談）

罷睦親神御殿

嘉神中修睦親宅神御殿歐永叔言 祖宗廟貌非
人臣私家所宜有者劉貢父亦謂為然始下兩制臺
諫官礼官議而引漢韋元成議春秋之義父不祭于
支庶之室君不祭于臣僕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諸侯
遂罷郡國廟于是修神御殿

降青詞

降青詞每進天慶天祺先天降聖三元節及 皇帝
本命各預先一月降入馬遞兗州會真宮太極觀景
靈宮亳州明道宮本清宮慶城軍太平宮西京上清
宮嵩山崇福宮昇州茅山鳳翔府太平宮中岳天封
宮泗州延祥觀杭州天柱山大滌洞霄宮五岳真君
觀內中延真殿天符觀會慶殿泰安殿滋福殿玉清
昭應宮靈景靈会靈觀祥元觀上清宮金明池水殿
等非時建道場即當直日草詞或急若學士未入六
就宅草自大中祥符每立春立秋醮真君觀惟有東
西北中四岳而南岳真君獨闕其礼惟演天禧三年
再入翰林當草七月詞見闕此岳乃以劄子奏乞撿
會事下礼儀院所司以從初漏闕惧罪久而不奏及
立春將近惟演再上言以南岳闕醮蓋有司之誤然
屢經大赦乞免有司之罪但依例添入御筆云自此
五嶽皆備矣 遂山志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凡闕與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于勘契之
式次郊方奉大礼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
勘箭者以銅為鏃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箭首檀木為
之長三寸金線飾之絳羅泥金囊貯之金吾掌為其
鏃以紫羅泥金囊貯駕前司掌為每大駕還闕中衆
駐蹕以候有司声云南來俚之駕前司吾云大宋
皇帝行大礼畢礼儀司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
其箭駕前司取其鏃兩勘之畢跪奏曰勘箭訖有司
齊声曰是不是賛喝声者齊声曰是如是者三方開乘
列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蓋以檀刻魚龍金飾
鏤鐵刻以香檀狀象魚形狀而為竅其魚則駕前司
掌為其竅則宮殿門司掌為鑾輿過宮殿門以魚合
竅然後則奉迎駕其賛唱喝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玉壺清話

大駕鹵簿中有勘箭如古之勘契也其狀謂之雄牡
箭牝謂之闕伏箭本胡法也熙寧中罷 筆談

衙鼓

京師街衢置鼓于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張
公洎製坊名列牌于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鼓鼕
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鼓是則京師之制也
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声金吾職廢矣佩遊縣

禁衛五重

禁衛凡五重親從官為一重文武官為一重御龍為
前直弩直為一重御龍骨朶子直為一重御龍直為
一重凡入禁圍自一重徒一年至三年上誤者減二
等傳下常誤入禁圍定私罪永徽年為論奏為公罪
得應創舉

皇朝類苑卷三十二

駕頭扇筤

正衙法座香木為之加金飾四足墮角其前小偃織
藤冒為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曰駕
頭輦後曲蓋之筤兩扇夾之通謂之扇筤皆繡亦有
銷金者前華蓋也

喚仗入閤

唐日御宣政殿中細仗兵部旗幟等立于庭朝官退
皆賜食自開元後朔望宗廟上牙盤石　皇意欲避
正殿遂御紫宸殿喚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在唐
時殊不知為盛礼唐末常御殿更無仗御朔望時設
之趣朝者仍給廊下食所以鄭谷輩多形于詩詠嘆
美而五代之不絶故祖宗數御文德殿入閤之礼熙
寧二年予被召修閤門儀制以為文德入閤非是當
喚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与太常議之學士承旨王
公珪等以為入閤是唐日坐朝之儀不足行創去其
予与閤門諸君因請如唐御宣政礼量設仗衛之儀
詔乃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于此也閤門有旧入閤
圖頗約其礼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人執仗四百人
其五龍五鳳五岳五星旗御馬皆立殿門之外筆談

洞案

皇朝類苑卷三十三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者設于前
殿兩螭首間案上設燎者爐捧法官夾案立于語吏
何名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故名之曰洞耳
丞相公序六巌唐人鄭谷嘗用之筆談

接伴虜使

虜遣姚東之起者至闕接伴東之者曰君就多聞豈
不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得已之
時也二国始以礼義修好識者以為酬對得体

交州進奉授官

交州進奉使多還兵馬使武揖管內判史武靜海節

度賓幕之職及其歸多加撿校官或迁其職如行軍
司馬村使之類近皆自称土官又亦以王官命之春明退朝錄

北朝官

北朝書白誥紙寫用御寶印摸金鍍匣子盛錦托裹
渾金鍍鎖鑰請御寶印並紅絲錦重黃襆白面籤云
書至千地大契丹皇帝闕下云大宋皇帝封國后即
云嬸大契丹太皇后籤云謹致書下云謹封再用紅
羅襆封罪用誥紙封帶復用御寶印大中祥符正月
契丹太后丧吊慰書用黃羅襆乾興元年二月告哀二

用黃羅襆當十月与契丹皇后生辰書却用紅羅襆

外國書

外國書白誥紙寫亦用御寶印閣金鍍匣子盛錦托
裹閣金鎖鑰封一同前錦裹用黃綃襆封面籤云勑
其國王或某王並蓬山志

仙源積慶閣

趙文定拜宗正掌玉牒局籍國初异國翰創宗籍之
制不辯宫邸公裁酌得宜又造仙源積慶圖盡列長
幼親疎之目以進以便於坐張之為職事也

諸王公主制中称呼

近去諸王公主制中称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
為例止合云第幾子第幾弟第幾女云退朝錄

燕王贈天策上將軍

慶曆中皇叔燕王元儼薨　仁宗追悼尤深詔有司
擇位號之尤美尊者以追崇之乃特贈天策上將軍
非常典也王無豪毅威望著于天下民識与不識呼之

宗子授南班官

宗子授南班官去傳王文正為太尉宰相日始開此
議不然也故事宗子無其官法唯遇稀曠大慶則普迁
一官景祐中初定　祖宗並配南郊宗室欲緣大礼

乞推恩使諸王官教授刁約草表上之後約見丞相
王沂公〻問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為約未測
其意荅以不知歸而思之恐事窮且得罪乃再詣相
府沂公問之如初約益恐不復敢隐遂以寔對公曰
無他但愛其文詞耳再三嘉奬徐曰已得旨別有指
置更數日當有指揮自此遂有南班之被迁局自初
除　將軍凡七迁則為節度使遂為定制諸宗子以
十緡謝約〻辭不敢受予与刁親舊刁嘗出表藁以
示予試集

置宗室及教授等官

子嘗修玉牒知国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百餘人男女相半亡亦相半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喜慶則燕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射課其書札或賦以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罷與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留守後守節領其事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所以勉進其敦睦而糾慝違也其後増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及増同知太守一員而置官益多其賤又爲德其外官則自励而向學者弥多矣 澠水燕談

皇朝類苑卷三十三

親王公主封國

淳化五年九月　真宗封壽王詔壽國封爲大國在晋国之下諸王之上景德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奉聖旨壽梁越宋四国今後更不得封大中祥符六年正月十九日降制衛国長公主特進國封徐国長公主燕國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特進封頊國長公主越国長公主特進封宿國長公主所有徐頊宿三国特昇爲大國在衛燕越國之上 燕山志

歷代用曆

上古以来逐朝暦名黄帝起元辛卯暦顓帝用乙卯暦虞用戊午暦夏用丙寅暦湯用甲寅暦周用丁巳暦魯用庚子暦秦用乙卯暦漢用太初暦四分暦三統暦魏用黄初暦景初暦晋用玄始暦合元暦万分暦宋用太明暦嘉元暦齊用天保暦同章暦正象暦後魏用興和暦正元暦正象暦梁用大同暦乾象暦永昌暦後周用天和暦丙寅暦明玄暦隋用甲子暦開皇暦皇極暦大業暦唐用丙寅暦麟德暦神龍暦大衍暦元和觀象暦長慶宣明暦宝應暦正元暦景福崇玄暦天福用調元暦周顯德用欽天暦　本朝太祖用應天暦　太宗用乾元暦　真宗用宣天暦

皇朝類苑卷三十三

二

仁宗用崇天暦　英宗用明天暦已而復用崇天暦 退朝錄

併省州縣

熙寧中廢併天下州縣迄八年凡廢州軍監三十一儀渭慈鄭集萬乾儋南儀復永春陵寬遼寶辟梅漢陽通利濟化清平水康荊門廣濟高郵江陰富順漣水宣化廢縣一百二十晋州趙越杭州南新普州晋康磁州昭德華州渭南德州德平陵州貴平新縣河中河西永樂巴州七盤其章坊州昇平春州銅陵北京大明渭水臨城外濟莫州鄚長豊縣滄州臨安臨

津梧州戎城邛州臨溪梓州永泰河陽已永融州武
陽羅城象州義化歸州興山汝州龍興懷州修武武
陽眞州永明慶州樂晴化州瀛州東城景越州順安州
高安灃瑁丘洛州武城田州臨洛丹州雲山品泳州
洛州泰城瓊州含城犬山犬山横州永定宜州古陽
澧丹金城建昆汾州考義延州金林陰豐延永太原
平晉隰州先州邢州襄山平鄉秦州長道達州三角
石鼓揚州廣陵趙州徐平相鄉貫皇雅州百丈書莊
同州夏陽嘉州平羌河南洛陽福昌鳴繼氏尹闕濟
州拓安慈州文殿吉鄉成都西滿戎州宜賓綿州高

昌崇州公井寧化寧化乾寧乾寧真定之壽井陘制
南建寧史[illegible]辰州麻陽招諭陳州南頓桂州修仁永
寧安州雲夢沂州定襄劍門劍門思州清陽濕州秋
道河州和罕衛州和鄉俞州南州虢州王城果州流
漢利州平蜀許州許田奇嵐嵐石蓬州蓬山良山巢
州新河涪水溫山閬晉安岐平復州三泉閬州定陵
出筆談

卷之三十三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四

詩歌賦詠

花果

藝祖收河東凱旋花果叩進詩曰千里版圖來浙右一声金鼓下河東上愛慕不已增秩賜章服果魯公質之侄好學有文時稱高果椰花謂高弁梁周翰柳開与果也

楊侍講

楊侍講徽之以能詩聞於　祖宗朝　太宗知其名索其所著以百篇奉御仍獻詩于上卒句曰少年牢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太宗賜和且語近臣曰徽之文雅可尚操履端正拜礼部侍郎選十聯寫于御屏梁周翰贻之詩曰誰似金華楊學士十聯詩在御屏中江行云犬吠竹籬沽酒客鶴隨苔岸洗衣僧寒食云天寒酒冷難成醉地迥臺高易斷魂塞上云戍樓烟自直戰地雨長腥又云落花水入瞿塘峽帶雨雲歸越巂州別江南云廢宅寒塘水荒墳宿草烟元夜云春歸萬年樹月滿九重城僧舍云偶題嵓石雲生筆閒遶庭松露濕衣湘江舟行云新霜染紅葉皓月失蘆花宿東林云開盡菊花秋色老落遲梧葉

兩声寒

王元之

王元之謫黄州也实由宰相不說又觀無敢私見惟豆元寔握手泣嚀於閤門曰天乎使公屢黜豈非命耶士大夫高之元之以詩謝之曰惟有南宫豆員外為余垂泪閤門前

二

常德縣有終父子二人嘗並命為江南淮南兩路轉運使當世榮之王禹偁贈詩二首其一曰江南江北接王畿漕運帆檣去似飛父子有才同當國君王無事免宵衣屏除奸吏魂應畏養活疲民肉漸肥還有文場受恩客望塵情抱倍依依其二曰當時詞氣壓朱雲老作皇家諫諍臣輩孤獄封無事日朝廷有盲直言人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秋堂動鬼神林寺下像叨末路焉心惟視秉鴻鈞盖禹偁嘗出德縣門下而德縣武易而酷嗜吟咏故也

三

王禹偁詩多紀实作趙普挽詞云玄象中台圻皇家上相薨大功名王鉉為事在金縢宗從挽詞云先帝升遐日詞臣遇直時抵前書顧命肇下定鴻基盖嘗寄贊 太祖傳位太宗而從禹內相宿直遇太祖升遐是夜草遺制立太宗故也云此事從家亦不知惟以公挽詞為傳信

四

王黄州始居濟陽父本磨家將畢文簡公 為州從事元之七歲一日代父輸麪至公宇立庭下應對不佴文簡方命諸子屬句鸚鵡能言爭似鳳文簡曰童子口占喧啾頗能對此子意悉把公而訊之元之抗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蚕復以諷意報文簡文簡嘆曰子精神滿腹將且鳴世矣異後与公接武朝廷焉

五

王元之謫黄州有詩云又為太守黄州去依舊郎官白髮生論詩者尚其質直元之先謫滁州謝上表云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煖全荷君恩元之有画像在滁及歐陽尚書謫官至郡謁画像取表中語為詩曰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煖荷君恩元之在朝与宰相不相能作江豚詩刺之訊其肥大云食啗魚蝦頗肥腯又云江雲漠漠江風來天意為霖不在汝俗云江豚出能致風雨也

楊文公

楊文公初為光祿丞太宗頗愛其才一日後苑賞花宴詞臣公不得預以詩貽諸館職曰聞帶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筦待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以詩進呈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曰以求館職例不得預即命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時以為榮

二

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詩體一變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語僻難曉殊不知非是學者之弊如大年新蟬云風來玉宇

烏先轉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前世號詩人者區區于草木風雲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三

寇萊公在中書與同列云水底日為天上日未有對而楊大年適來白事因請其對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時稱為的對

四

楊大年年十一建州送入闕下真宗親試一賦二詩頃刻而成上喜令中使送中書俾宰臣試時參政李至狀云臣等今月某日入内都知某知春傳聖旨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其人來自江湖對敭軒陛殊無震慴便有老成蓋聖祚承平神童間出也臣亦令賦喜朝京闕五言六韻亦頃刻而就其詩謹封進詩内有七閩波浩渺雙闕勢岧嶤曉登雲外嶺夜渡月中潮斷句云願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

五

楊文公億數歲未能言一日家人抱登樓誤觸其首忽便言家人驚謂曰汝既能言能吟詩乎曰能遂令吟樓詩應聲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後為天下文章宗主

夏文莊

夏文莊公景德初侍父監通州狼山鹽場嘗登狼山賦渡口詩曰渡口人稀黯翠烟登臨猶喜夕陽天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迴建鄴船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閑田李騫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值

錢時年十七後之題詩興出其右識者以為有雨過
閑田雖有為霖之志終無澤物之功

二

夏文莊公舉制科對策罷詣殿門遇楊徽之見其
年少遽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惟喜吟咏頗為賢
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不識可否公援筆欣然殿上
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
對丹墀日未斜楊公嘆服數四曰真宰相才也

三

景德中夏公初授館職時方早秋上多宴後庭酒酣
皇朝類苑卷三十四 五
遽命中使請公索新詞公問上在甚處中使曰在
拱辰按舞公即抒思立進喜遷鶯詞曰霞散綺月沉
鉤簾捲未央樓夜涼河漢截天流宮闕鎖新秋瑤階
杞英西思菴 金莖露鳳髓香雲霧三千珠翠擁宸遊水殿
按梁州中使入奏上太悦

四

夏鄭公以戈戟主事得三班奉使然自好讀書工為
詩一日攜所業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拜于馬首
而獻之文靖讀其句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
句深愛之終卷皆佳句翊日袖詩呈真宗及叙其
死後之事家貧乞與換一文資遂改潤州金壇主簿
平生好為詩皆有所為初罷樞密府為南京留守時
有惡疾之者到郡作詩曰造化平分荷天鈞廢閒新
佩玉麒麟南湖日夜栽桃李準擬陽過十春又曰
海雁口橋春水深畧無塵土到花陰忘機不管人知
否自有沙鷗信此心晚年流落從教盡衆而抨彈之
蹤不絕上關曰作詩送一臺官曰弱羽鶯弦勢未安
孤飛殊不慮驚鳶黃金自有雙南貴莫與睢人作彈
丸始王沂公曾當同鄭公為翰林學士欲撼之因作
青州詩曰日上西山舞鸞鶴波翻碧海對蛟龍互勾
皇朝類苑卷三十四 六
到了成何事消得君王賜衮封以沂公青人故也

五

景休曰夏竦字子喬父敖錢氏歪婦朝為侍禁竦幼
學于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
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
矣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鉉鉉喜曰可教矣年
七歲善屬文為時人所稱舉進士開封解者百數竦
為第六貢院時奏名第四會其父死于邊竦以先事
者子補奉職貢院奏竦所賦試優于省元陳堯佐以
其幼故抑之來舉請免殿試詔許之竦以奉職仍父

養服終攝丹陽主簿奉賢良方正及第拜太理寺評事判官台州扶滿赴光祿寺丞直史館頃之奉詔參史職知制誥時年二十七

陳文惠

陳文惠堯佐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止二十八人時公兄弟先登第舉族貧時俱未仕父者華尚為小官家極貧魏野以詩賀之曰試人少處先登第本族貧時已授官

蘇東坡

一

上自蘇之本三一四

慶曆中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〻有瑯琊幽谷山川奇麗鳴泉飛瀑声若環珮公臨聽忘歸僧智仙作亭其上刻石為記以遺州人既去十年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聞而往游愛其山水秀絶以琴寫其声為醉翁吟蓋宮声三疊後會公河朔遵援琴作之公歎以遺遵并為醉翁引以叙其事然詞不主声為琴者所惜後三十餘年公薨遵亦歿其廬山道人崔閑通客也妙于琴理常恨此曲無詞乃譜其声請于東坡居士蘇子瞻以補其闕然後声詞皆協遂為琴中絶妙好事争傳之其詞曰瑯然清圓誰彈響空山無言唯公醉中知其天月明風露涓〻人未眠荷蕢山前曰有心也哉此賢第二疊泛声同此醉翁嘯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後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時而童巔水有時而回川思翁無歲年翁今為飛仙此意在人間試聽徽外兩三声絃方其補詞閑為絃其声居士倚声為詞頃刻而就無所點竄遵之子比丘號本覺琚真彈師居士書以与之調曰二水同器有不相入二琴同手有不相應沈君信手彈琴而与泉和居士縱筆作詞而与琴會此必有其同者矣

二

上自蘇之本三一四

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幽州館中有題蘇子瞻老人語壁間者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謂之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虜亦愛服如此芸叟題其後曰誰傳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兒問大蘇 已上澠水燕談

李文賓

八

李昉再入相以司空致仕為詩慕白居易之初昉居有園林畜五禽以客為名白鷳為閑客鷺為雪客鶴為仙客孔雀為南客鸚鵡為隴客昉各為詩一章畫為客圖傳于好事者又慕居易西京九老之會得宋琪等八人皆年七十餘時為九老會未果而卒

玉溪生

公嘗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詩之深趣咸平景德間因演論之暇偏尋前代名公詩集觀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有窮而久愈出鑽弥　而酌不竭曲盡萬變之態精索雅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班略得其餘光若滌腸而換骨矣由是孜孜求訪凡得五七言詩長短韵歌行樸言共二百八十二首居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錢鄧帥若水嘗留意捃拾終得四百餘首錢君希其實誼兩句云可憐半夜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殘云其措辭如此後人何以企及余聞其所云遂愛其詩彌篤乃尚緝綴鹿門先生唐彥謙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愴蓋聖人之一体也然警人之句亦多予數年類集從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百八十二首世俗見予愛慕二君詩什誇傳于書林文苑淺淺之徒相非者甚衆噫大聲不入俚耳豈足論哉

范文正公

一

海陵西溪鹽場初呂文靖公嘗官于此手植牡丹有詩列其後范文正公亦嘗監涖復題一絶云陽和不擇地海角正還春憶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以云公詩筆故題詠極多而花亦為人貴重護以朱欄不折歲久滋茂林披淺數丈每春開花數百朵為海濱之奇觀

二

范文正公未冠孤其父隨母嫁淄山朱氏既冠文行過人一試為南宮第一人遂擢第仕宦四十年晚鎮青州西望故居終百餘里以詩遺其鄉人曰長白一寒儒登榮三紀餘百花春滿路二麦雨隨車鼓吹迎前道烟霞指舊廬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

三

范文正公謫睦州過嚴陵祠下會吳俗歲里祀巫迎神但歌滿江紅詞公曰吾不善音律撰一絶送神曰漢包六合網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

四

范希文為詩不徒然而作也贈釣者詩曰江上往来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没風濤裏又觀漁詩一棹輕如葉旁觀亦損神他時在平地無忽險中人率以教化為主非特風騷之將抑亦文之豪傑歟

五

范文正公氣節忠勁知無不言　仁宗朝屢獻章疏
數見斥逐故梅聖俞作啄木鳥詩以見意曰啄盡林
中蠹未肯出林飛不識黄金彈双翅墮落暉

張在

青州布衣張在少能文尤精于詩奇蹇不偶老死場
屋題龍興寺老柏院詩曰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
芳去又迴唯有君家老柏樹春風恰似不曾來大為
人所傳誦故御史中丞范諷補之喜為詩尤愛此篇
誦于文潞公公皇祐中鎮青過老柏院訪得所題字

皇朝類苑卷三十四　　本

已漫滅公惜其不傳為大字書于西廡之壁後三十
餘年當元豐癸亥東平畢仲甫於見公于洛下公
嘱畢往觀畢至青訪其故處壁已圮毀不復可得為
刻于石柱又刊其故所題處

僧惠崇

一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崇于池邊探鬮分題丞相得池
上栁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遶池邊心于
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
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今古得之丞相
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寇公笑曰
吾之栁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
全篇曰雨絶方塘溢遲迴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
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尔憶蓬瀛

二

宗九釋詩惟惠崇詩絶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曉
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宣著餘緇妬寂寥無聞因
忌之乃厚誣其盜闕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
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
句犯師兄

皇朝類苑卷三十四　　三

石昌言

皇祐間館中詩筆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余嘗
携琴訪之一詩見謝九住曰鄭衛湮俗耳正声追不
回誰傳廣陵操老盡嵇陽村古意為師復清風尋我
來幽陰竹軒下重約月明開恐遺忘故錄耳 已上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以歌詩豪于一時嘗于平陽會中
作代意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見空花
委依旧山河損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
風裡眉攢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粧如洗汾河不斷

水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賞自以為平陽代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予此詩盛傳在詠言耳詠夢後輒演其詞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曼卿致謝詠字詠言

二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偉然詩格奇峭又工于書筆畫遒勁体兼顏柳為世所好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絕真予

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于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与之余亦記舉子一聯云鶯声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随日脚流神仙事恠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生平語舉子不能道也

趙師民

龍圖趙學士師民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為人沉厚端黙群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麦天晨起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声囀芳草街前一尺長殆不類其為人矣 已上歸田錄

卷之三十四 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五

詩歌賦詠

林和靖

一

處士林逋居于杭州西湖之孤山逋工筆畫善爲詩如云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句云茂林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河山寂寥未有繼者歸田錄

二

林和靖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大爲歐陽文忠公稱賞大凡和靖集中梅詩最好梅花詩中此二句尤奇麗東坡 遊梅詩云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俱壓倒僕意東坡亦有微意也然和靖詩屬對親切如贈煉藥秀才詩云鯤鵬繳擊三千水龍虎關封六一泥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頃謫滁州一同年忘其名將赴閬倅因訪之即席爲一曲歌以爲送曰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辜負曲江花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見君家孤城寒月等閑斜離愁無盡紅樹遠連霞其飄逸清遠皆太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爲憸人撰 艷數曲附之以成其罪於皇祐中都人已聞此闋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爲之力辯公尤不喜浮圖文瑩頃持蘇子美書荐謁之始還亦蒙詩見送有孤閑竺乾格平淡少陵才及聯句有林間著書就應日迎來句人皆怪之

二

趙叔平罷參政致仕居睢陽歐永叔罷參政致仕居

汝陰叔平一日乘安輿來訪永叔時呂晦叔以金華學士知潁州致宴以召二公於是歐陽自爲優人致語及口號高誼貴才搢紳以爲美談口號曰欲知盛集繼荀陳請看當筵主與賓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紅芳已過鶯猶囀青杏初嘗酒正醇好景難逢良會少乘歡舉白莫辭頻

三

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公殊爲樞密使會大雪歐陽文忠公与陸學士經同往候之遂置於西園歐陽公即席賦晏太尉西園賀雪歌其斷章曰主人與國

兵休戚不唯喜悦将豐登頑令鉄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憂涙不平嘗語人曰昔日韓愈亦能作言語毎赴裴度會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知不曾如此作閙

梅聖俞

一

景祐末元昊叛夏鄭公出鎮長安梅送詩云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是時詩甚多獨刻此于石文璧項遊穎中二邑僧舞　尚　有之詩郢城新亭曰毎到新亭即厭帰野香經雨長松園四落山色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三

消繁暑一局棋声下翠微水片角，争潤月錦文李石砌苔机迹来學𤔡龍中鶴回避流鶯笑不飛寒食云客舍悲鶯百五春雨餘溪竹緑無塵金花觴莫送歎鼓教頭誰家闘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間新燕語逡巡高僧不飲客携酒来勸先甌故逐臣篇〻精絶不能盡録公聞其州陥衣胡服引車騎冒雪間道走清遠故城得其寔奏請班師

二

梅聖俞嘗于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州生荻茅春拆飛揚花河豚于此時貴不數魚蝦河豚嘗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為羮最美知詩者謂破題兩句已道尽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閑遊古淡為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樽俎之間筆力雄贍頃刻而成遂為絶唱

三

蘋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消　监詩西南夷人所貴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郎雪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絶句盖其名重傳落夷狄子瞻以余尤知聖俞因以見遺余家旧畜琴一張乃雷會所斫其声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為琴囊真余家之寶玩也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口

四

晏文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喜為詩而多称引後進一時名士往〻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獨受其兩聯云寒魚猶見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鬻魚繁豉添蓴菜紫余嘗於聖俞見公自書手簡再三称賞此二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非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字不獨知已難得知人亦為難也

五

宋元獻公庠初罷知参政事知揚州嘗以復鵝贈梅

堯臣在詩曰昔居鳳池上曾食鳳池萍乞与江湖走
從教養素俐不同王逸少辛苦寫黃庭宗公詩詩殊
不悦

六

梅聖俞与謝氏中外親謝師直少名錦衣奴聖俞並
詩戲之曰古錦裁詩句斑衣戲坐隅木奴今正熟肯
放陸郎與師直時十餘歲讀書而悟 劉貢父詩話

蘇子美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者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五
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称蘇子美凡舜元
字才翁詩亦遒迴多佳句獨罕傳其与子美紫閣寺
聯句無愧韓孟也恨不盡見之耳

二

尚書郎周越以書名盛行于天聖景祐間然筆較俗
殊無古韻梅堯臣作詩務為清切閒淡近代詩人罕
及也皇祐以後時人作詩尚豪放甚者粗俗強惡遂
以成風蘇舜欽喜為健句草書尤俊嘗曰不幸寫字
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楊堯臣尤良可嘆也 見東軒筆錄

三

蘇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詩旦戲不致其來宣
言于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 借寒潭垂釣
又欲鷗鳥相猜不宜傍青綸之句蓋為是也

晏元獻

一

晏元獻公喜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簟涼未是
富貴詩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
者也人皆以為知詩

二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六
晏元獻公起居田里而文章富貴出于天然嘗覺李
慶孫富貴曲譜金書字樹記花名玉篆牌公曰
此乃乞兒相未嘗語富貴者故公每吟咏富貴不言
金玉錦繡而惟說其氣象若曰樓臺側畔楊花過簾
幕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
之類是也故公自以此句語人曰窮兒家有這景致
也無

三

晏相国今世之工為詩者也末年見編集乃 篇唐
人以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貴重其文凡門下客及

為解声韵者悉与酬和

丁晉公

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公為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称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范補之

范諷自給事中謫官濟南城有張氏園亭散泉上出有金錦真珠之句水木環合乃歷下之勝景園亭主人乃張寺丞穗也嘗邀范宴飲于亭范題二韵詩于壁云園林再到由身從官戒今拋夢乍醒唯有南山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与君眼逢相不改舊時青

二

禹州甘泉寺介官道之側嘉泉也便於漱酌行客未有舍車而留者始寇萊公南遷日題于東楹曰平仲酌泉經此回望北闕黯然而行未幾丁晉公又過之題於西楹曰謂之酌泉礼佛而去後范補之諷安撫湖南留詩于寺曰平仲酌泉回北望謂之礼佛向南行烟嵐翠鎖門前路轉使高僧歎寵榮詩至今猶存已上並湘山野錄

鍾離權

郴州開元寺一僧院有五代時隱士鍾離權草書詩二絕筆勢遒逸詩句亦佳詩曰得道真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重其二曰莫厭追歡笑語頻尋思離乱可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昇平有幾人後從廣知郴州訪此寺遂命刻此詩于石

張宗永

張宗永華州人倜儻不羈善為詩寶元中以戒官知長安縣時鄭州陳相尹京兆宗永嘗以事失公意公有別業在鄠杜縣間宗永知公好絕句詩乘間詣之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於厅大書二韵云喬松翠竹絕纖埃門對南山畫日開應是主人貪報国功成名就不歸來華督錄以聞公覽而喜待之如初宗永嘗有詩云大書文字畏防老刹賣峯嵐准備閑佳句甚多往往膾炙人口

馮太傅

馮太傅端嘗書一絕句云鳴鶴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声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顧坐客曰此可畫于屏障乃郴如金塞上之作倦遊錄

呂文穆

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栖息于

比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
而三人仕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失
意然猶中甲科遂輝禍其一人徑拂袖歸隱文穆作
相　太宗問昔誰爲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
作佐郎召之不起故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
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鷟醉中別萬里
烟霄達了歸齊叟畫垂新鶴髮故人猶着旧麻衣洛
陽霞迥多才子自嘆遺塵似我稀所謂故人蓋作其
友歸隱者也

王荊公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一

王丞相初得請于金陵出東府寓定力院自題于僧
壁云溪北溪南水暗通隔溪閑得夕陽春當時諸葛
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

二

王荊公初罷相知金陵作詩曰投老歸來一幅巾君
恩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上疎秋水聊爲龜魚作主人
乃再罷相遂乞宮觀以會靈觀使居鍾山又作詩云
乞得膠膠擾擾身鍾山松竹替埃塵只將鳧雁同爲
客不与龜魚作主人

九

三

熙寧中詔王荊公及子雱同修經義成加荊公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授命故元叅
政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熙寧初張侍郎掞以二府成詩賀王公公和曰功謝
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　燕臺示陸農師曰蕭規曹
隨高帝論功蕭何第一皆摭故實而請從隗始初無
恩字笑曰子善問也韓退之鬪雞聯句感恩慚始着
無挑豈當封功字耶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爲

皇朝類苑卷三十五

倒置眉目返易巾裳其慎之如此

十

五

荊公愛看水中影　亦性所好如秋水寫明河迢
遞花底又桃花詩云晴溝漲水綠周遭俯視紅影移
魚夠皆觀其影也其後云攀條弄芳畏晼晚已見黍
雪盤中毛事見儀礼

王仲甫

王仲甫學士碩學高才勁正不附麗熙寧中判官告
院忽于秋日作宮詞數絳唇一闋其音盡有所刺以
示其游魏泰　日公之詞美矣然斷章乃流離之思

何也明年仲甫竟以讒得罪廢金陵其詞曰秋氣微
凉夢回明月穿簾幕井梧蕭索正遶高枝鵲寶瑟塵
生金雁空零落情無托鬢雲慵掠不似君恩薄

二

熙寧中高麗遣使人入貢且求王仲甫學士京師題
詠有旨令權知開封府元厚之內翰抄錄以賜時厚
之自請仲甫求新著仲甫以詩戲厚之曰誰似詩仙
來鳳詔欲傳賈客過雞林

三

王安國後邁而貌陋黑肥熙寧余與同官于洛中嘗

謂余曰子可作詩贈我余因援筆戲之曰飛卿號
溫鍾馗思道通脫還魁肥江淹善啖五斗色庾信能
文腰十圍只知外貌乏潤澤誰知滿腹瑱珠璣相逢
把酒洛陽社不管淋漓身上衣安國由此不悅

蔡子正

一

蔡子正久在邊任晚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再守平涼
作喜遷鶯詞一闋以廣曰霜天清曉望紫塞古壘寒
雲衰草汗馬嘶風邊鴻翻月隴上鐵衣寒早劍歌騎
曲悲壯盡道君恩須報塞垣樂盡櫜鞬錦領山西年
少談笑靜烽火一把長報平安耗聖主深接遐布驕
膺尚寬天討歲華向晚愁思誰念玉關人老太平也
且歡娛莫惜金樽頻倒此曲成大傳都下

二

熙寧六年有司言日當食四月朔上為撤膳避正
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見日食百官入賀是日有皇子
之慶蔡子正為樞密副獻詩前四句曰昨夜薰風入
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陽輝已得前星助陰沴潛隨
夜雨消其叙四月一日避正殿皇子慶誕陰雲不見
日蝕四句盡之當時無能過也

卷之三十五 叅

詩歌賦詠

張鄧公

一

退傳張鄧公士遜晚春乘安輿出南薰逕都城遊金明抵暮指宜秋而入閽兵捧牌請官位退傳書一絶於牌云閑遊靈沼送春回關吏何須苦見猜八十衰公無品秩昔曾三到鳳池來

二

退傳張公性喜山水寧邵武時多遊僧舍至則吟哦

志歸嘗至西巖題詩曰西巖深入西山裡昇得當年少客遊密〻石叢盤水逕消〻雲寶瀉寒泉流松窅有節垂青蓋僧畫無心也白頭欲制秋牌書姓字調官〻况不堪留又公嘗至寶蓋岩亦留題曰自為冠冕流心是雲泉客每到雲泉中便擬忘歸迹况茲寶蓋岩天造清凉宅脫車官道傍誰知頓言遠楊文公談苑稱楚僧惠崇詩於近代釋子中為傑出而歐陽少師歸田錄亦紀其佳句則不甚多余嘗見惠崇自撰句圖凡一聯皆平生所得于心而可喜今試錄之書揚雲卿別墅云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長信詞云陰井生秋早明河轉曙遲送遵上人西遊云地形容盡江勢抱蜜回江行晚泊云岸暮清猿急江寒白鳥稀贈陳少師云野人傳相鶴山吏學彈琴夜坐云春深冰生井宵參月上軒贈嶷上人云掩門青檜老出定白髭長塞上云河冰堅度馬塞雪苦藏鵰喜長公云久別年頹改相逢夜話長隱者云多年不道姓近日旋移家宿東林寺云鳥歸松墮雪僧定石沉雲上翰林王學士云露寒金　重天近玉紙低柳氏書齋云着書經日短彈琴惜春淺田家秋夕云露下牛羊靜河明桑柘空寄梅蘇州云鐘山城月上吹角

海鷗驚送程至云白浪入吳國青山隔楚天送隱靜寺云空潭聞鹿飲疎樹見僧行梅堯臣河亭云曠野行人少長洲去鳥平宿肇公山家月高山　迥霜落石門深送盧經西歸云霜多秦木迥雲盡漢山孤崔仰秋居云菜影風中盡虫声月下多贈裴使君云行縣山迎斾論兵雪遶旂早行云繁霜衣上積殘月馬前低秋夕云暮新虫声出燈飛鶴影沉韓退之辟云移家貼瞑石祖地得靈泉秋夕懷長公云秋近草虫亂夜遶霜月低贈上人云中食下林狖寒禪移塚狐晚夏云扇声猶從暑井氣忽生秋江行早發云殘月

楚山曉似烟江廟春題王太保重院云鶴傳諸海信
僧和白雲詩秋夕懷汪白云寒禽栖古郴破月入微
雲贈上人云花漏沉山月雲衣起海風喜陳　至云
接中天甡月坐上杜陵人冬日野望云人歸冏舍迥
雁過諸山逕春早道中云烟雲隨雁斷楚路背人遥
李道士云松風吹雪亂岩溜濺基寒栖霞寺云境閑
僧度水雲盡雀盤空林道河亭云古路隨崗起秋帆
轉浦斜楊秋盤池上云禽寒時動竹露重忽翻荷覷
野山亭云亂重琴棋溼風長枕簟寒陝西道中云關
河度騎白風雪一燈青似州亭子云落潮鳴下坼飛

雨暗中風除夜云寒燈催臘盡曉角喚春回過陳將
旧宅云亂水僧頻過荒松鳥不還宿江館云露館濤
驚枕空庭月伴琴雖那道中云馬度永河閒鷹盤積
石高山房云松風傳夕磬溪霧擁春燈覩南郭天伏
云覺旌旄曙景鳳吹遠春雲贈義省上人云坐石雲
生衲浴泉月入瓶弄平詞云萬國無刑治三邊不戰
平國清寺云暝雀栖金刹秋僧過石橋呂氏西齋云
雪殘僧掃石風動雀歸松劉泰幽居云風暖鳥巢木
日高人灌園楊郁池上云竹風鶯宿雀潭月戲春魚
書舜云主賓先知曉盆池別見天廷陳舍人云月露
珠寒　雲濤閑盡旗春日池上云暄風生木末遲景
入泉心七夕云河來天上濶雲渡月邊輕江城曉望
云丹楓映郭迥薜屿背江深題山亭云危溜含清炅
飛花點玉觴送李泰州云朱旗凌雪蓋畫角入雲吹
李太傅山莊云圍棋分雪石汲泉動金沙宮中詞云
并含春氣碧樓轉夕陽遲吳袁州云鳥暝風沉角天
清月上旗寄肇公云斜陽鳴金錫歸雲擁上床塞上
云古戍生烟直平沙落月遲贈嗣上人云掃石雲離
篝帶茶月入鐺送延上人云來時雲擁衲別月夜隨
茄上戴太保云劍靜龍歸匣旂閑虎繞牢高謹書齋

云石画連名岳積琴憶古賢太乙山云雲陰移漢寨
石色入秦天塞上送人云地迥群鳥小天濶一鵰平
苑落閒池云江花凌靄發山溜入池深獵騎云長風
躍馬路小雪射雕天高晏書院云古木風烟盡寒潭
墨斗明送段工部河北轉運云渡河風動旆巡部雨
沾車
三
張退傳相公与陳文惠公同秉政張既以帝　致政
有詩寄文惠曰橫按當年並命時菓葭哀敗倚瓊枝
皇恩乞与秦榆老鳴自高溟鳳在池張公既退居年

七十八歲有除夜詩八十光陰有二年烱雞門戶喜
開閑近來無奈山中相頻寄書來許綴班退傳以八
十二歲薨王八十有二之讖見倦遊雜錄

韓魏公

韓魏公在北門重陽宴諸曹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
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閑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
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　著效所立將完又作喜雪
詩一聯云危石蓋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
公身雖在外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為詩用意深
非詳味莫見其旨皆此類也魏王別錄

李師中

唐介為臺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仍
命中官桼驛押赴任時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頗
衆獨李師中待制一篇為人傳誦曰孤忠自許衆不
与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
如山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姦雄骨未寒天為吾皇
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又

唐子方始彈張堯佐於諫官皆上疏及文公貽吳奎
畏縮不前當時皆謂　動陣卿及唐爭論于上前遂并
及奎之皆納執政文奎　文公益不安遂罷政事時
李師中作詩送唐畧曰並遊英俊顏何厚已死姦雄
骨未寒顏厚之句為奎發也

真頴

真頴自負文學少許可又談論多所折難　太宗朝
知朗州士罕造其門獨丁謂貫文求見頴倒屣延迓
酬對終日以至忘食曰自唐韓柳後今得子矣翊日
丁獻詩于頴頴次韻和酬　胆怯何由帶鐵冠祇緣
昭代獎孤寒由弦未遂直前志直指無聞是曠官三
署每傳朝客說五溪閑恍郡樓看祝君早得文場儁

況值天堦正舞干

馮瀛王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義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
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
或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
労發歎声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
來草自生請公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畏
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
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杜祁公

杜祁公酷嗜吟咏致政後林下書懷曰從政區區到白頭一生寧肯顧恩讐鬢凫秉雁當溪媿野馬責羊亦還憂豈是林泉堪佚老只緣蒲柳不禁秋始終幸會承平日樂聖誰能擊壤謳然余不見野馬黄羊事後讀唐張說傳乃見之則所謂吾罔非黄羊必不畏吃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是也

邵樞密

樞密邵公亦蒙見知屢加論薦嘗寄余詩曰流年真似隙中駒别後情懷懶似跌天下又頒新歲曆冰頭

違故人書敘勤恙歷功曹撫狼藉盃盤上客魚好在仲宣家萬里從軍苦樂定何如未幾公即捐館追追念知舊增感愴

劉昌言

劉昌言極有才思嘗不第作詩落句云唯有夜蝴蝶翩翩飛入刺桐花刺桐花淺紅一枝數十蘂而葉頗大類桐故謂之刺桐惟閩中有之

潘逍遥

昔王維愛孟浩然吟哦風度則繪爲圖以玩李洞慕賈島詩名則鑄像以師之近古之有好事者以潘閬逍遥浙江詠潮著名則亦以輕綃寫其形容謂之潘閬詠潮圖酷嗜吟咏自號逍遥子嘗自咏苦吟詩曰髮任莖莖白詩須字字清又貧居詩曰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又峽中聞猿云何須三叫絶已恨一聲多哭高舍人云生前是客曾　卷死後何人爲撰碑寄張詠云莫嗟黑髮從頭白終見黄河到底清皆佳故宋尚書贈詩曰宋朝歸聖主潘閬是詩人又王禹偁亦贈詩曰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其爲名公賞激如此

王章惠

王公隨惟嗜吟咏有宮詞云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又野步云來禽利春色漁歌唱夕陽皆公應舉時行卷所作也

曹武毅

曹翰嘗平江南有功後歸環衛數年不調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賦詩翰以武人不預乃自陳曰臣少亦學詩乞應召　太宗笑而許之曰卿武臣宜以刀字爲韵翰援筆立進曰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豪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

起盍見盤花旧戲袍太宗覽之惻然即旨環衛近數
級

蘊為

蘊為好吟咏知湖州日有數十首詩唯一篇最為絕
唱曰野艇閑撑處湘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
由飛鄉色濃嵐坼山光冷㶁衣時携一壺酒戀到晚
涼歸在宣城有詩十首其宣城花一首尤麗曰宣城
花萼連接萷森綺霞若非翠露闌潛擲只是紅藏小
謝家又嘗知郢武軍亦有詩十首唯一最愛曰愛重
八九月登臨高下樓紅雲白處起寒瀬泊漁舟

卷之三十六終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七

詩賦歌詠

劉沆

劉沆與鄉人尹鐸少同場屋劉已登第大拜皇祐中
尹以恩榜始登第劉以詩送之曰少年相款老相逢
鄉舉雖同遇不同我已位登三事後君方名列五科
中登榮莫計名高下宦達須由晝始終若到鄉閭入
見問為言歸思滿秋風

張師錫

張師錫年八十餘卒猶有喜其子及第詩曰御榜今

朝至見名心始安子能俱中第吾遂可休官賈　留
連欲家書反覆看丘科誰不繼得附二親難

寇萊公

向敏中寇準同以太平興國五年登科向來鎮魏以
使相知永興軍向作絕句贈寇寇酬之曰玉殿登科
四十年當時僚友盡英賢歲寒惟有君與我白首猶
持將相權（青箱雜記）

陳恭公

陳恭公執中以衛尉寺丞知吳州驛遞上疏乞立儲
二真宗喜其敢言翊日臨朝袖其疏以視執政嘆想

又之召為右正言然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賦御
溝柳詩宣自宰相兩省皆和進叅公因進詩曰一度
春一度新翠光長得照龍津君王自愛天然態恨
殺昭陽學舞人

宋子京

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書於石后又畫
魏公像于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歌十闋其一曰
聽說山中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
魏公聞之不喜

胡恢

胡恢金陵人博物強記善篆隸藏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傺倒貧困赴選集於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小詩自達其一聯云建鄴關山千里遠長安風
雪一家寒魏公讀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因此得復官
任華州推官而卒

魏野

魏野蜀人隱居不仕善為歌詠以詩著名卜居陝州東
門之外有陝州平陸縣詩云寒食花藏院重陽菊遶
灣一声離岸櫓數點別州山最為警句所居頗瀟洒
當時顯人多與之遊寇忠愍尤愛之嘗有贈忠愍詩
云好向天上辭富貴却來平地作神仙後忠愍鎮北
都召野置門下時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
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忠愍令乞詩於野々贈之詩
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惜樽前無
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吳正憲 鄭詩云南郭迎天
使東郊招隱人謂野也野死有子閑亦有清名今尚
居陝中

朱台符

朱台符眉州人俊邁敏博少能賦各同輩課試以尺
正度其晷台符八寸而一賦已就凡有所作文字其

彫篆皆類於賦章疏歌曲亦然河西作擾因上封事
其畧曰且夫結之以恩者彼必懷之示之以威者彼
必畏之若亦則所謂維遠者自當革心而束手款塞
而旋踵矣又嘗為詞數闋其畧曰欲過雲兮徐容在
回雪兮腰一媚又曰顰多而翠黛難成望而為雲
易散 本負心兮壯舟期到如今兮賜永頑剤瑯
人日錫常曰朱拱正一闋乃閨怨賦一首只少康夫

錢熙

錢熙泉南才雅之士進四夷來王萬言賦 太宗愛
其才擢館職有司請試上笑曰試官前進士趙昌親

甘選中嘗撰三釣酸文舉世称精絶其畧曰渭川疑
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賍雲之伯又曰年
年落地春風徒泣於近鶯處〻鶗鴂夜雨空傷於斷
雁其文數千言率類於此其卒郷人李慶孫為詩哭
之曰四夷妙賦無　人誦三釣酸
文舉世傳

汪處士

文瑩至長沙首訪故國馬氏天策府諸學生所著文
章擢其名者惟徐東野李紅高逐遂得東野詩浮脆
輕艶皆鉛華歌舞媚一時樽俎尒其　句不過牡丹

宿醉蘭蕙春悲霞宮日娥剪紅刻翠而已獨江處士
一扁庭舟可除曰門在　松裹山僧幾度過棄雲凡
不大基蚁子無多薄霧濛寒在殘風惡緑蘿金烏燕
王先年幾奈君何又得紅逐二公襍文十卷皆摘章
繪句雖戲〻者亦能道信于文之難也玉壺清話

徐鉉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偽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
加奬激以至素職録用故徐鉉潘昝脩輩皆承眷礼
至如衛融張洎應荅不遜獨優假之故雖陳遠翹伉
撫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與王李煜薨　太宗詔
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与徐鉉争名而欲中傷之
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　太宗未悔
詔徐鉉撰碑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客臣
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　太宗始悔怡謙者之義許
之故鉉之為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
警句云東隣結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
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　塗山之會又有偃
王之比　太宗覧之稱嘆不已異日復得鉉所撰吳
王挽詞三首尤加嘆賞每對宰臣称鉉之忠義吳王
挽詞今記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落

隴陌荒草建康宮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
補報反哺哭窮途土德承餘烈江南廣旧恩一朝人
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旌名鄭國門此生雖
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葬北邙江南録乃鉉与湯悅
奉詔撰故有臨国信書之句東齋謂錢俶也

黄孝先

宗家嘗貴黄子温詩子温名孝恭天聖八年登進士
第爲大理寺丞失官兄從子思亦善詩詠懷曰日
未知衆令貢去人争笑禰生狂重五句曰風蘂燕引
五六子露井擱花開三四花子思名孝先天聖二年

登進士第終太常博士

賈公餗

綦文正公擢進士第一以將仕丞之官年少氣銳日沉酣以酒色廢務賈良賈公餗君郡中屢竭不得見因書一絕屏間聖君寵厚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為患悔何追文忠見之至往泣謝自是終身不飲酒

王君玉

王君玉琪詩務刻琢而深醇獨至高視古今每云初學詩易于形狀寫物而難於題贈至成一家言則反

然君玉秋後遠寄詩春寒氷蔽瘦峰老露溪此只與盡妙也他詩數百十首字字清新讀之殊永嚼雪若魚寒不食清池釣鷺靜眉鴛小闌摸闊角詩龍雁未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之類是也

李邯鄲

李邯鄲公作詩格句自三字至九字有五字成篇者盡古今詩之格律足以資博不可不知也伯父委邯鄲孫女嘗聞邯鄲公与小宋飲酒一物隸僻事以多者為勝飲不勝者他人莫敢造席

張文定

張司空齊賢致仕歸洛康寧福壽先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周堂花竹照日与故舊乘小車携觴遊釣膳於門曰老夫已戢梨新覓武公敬憲話不敢拜見造一卧揭舉以視田稼醉則憩於木陰酒醒則起堂作詩戲贈故人午橋今得晉公廬花木烟雲與有餘蹰堯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公慕唐李文亮為人對上前申明律意惟務裁減又慕之罷手班史紙罰請從贖論皆可知王氏清話

王化基

王化基言任中丞日劉祖言知晉州受賕事敗詢其

王豪王基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貪之相賕辭為一旦之辯豈知其枉法哉張噤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基言三十年以來唯梁鼎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乃梁鼎也鼎就補中司徒御下進士及第有文詞太祖執金知制誥時寧所忌遂止化基言於太宗時鼎以老病不任忠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俸中俸料其子昭璉亦舉進士詩杭州從事化基送以詩曰父實換貢賞拔秀滑白傳家兩地貧人多傳誦楊文公談苑

王嗣宗

採拔以夷士召見拜官以真宗將以殊禮眷勤海內

後謁歸終南山時息黔孫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故至通判以下拜謁故小佐吏盡有發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故召其諸姓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故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故曰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哉嗣宗怒遂上疏言故實空疎才識無以瑜入專偏詐以盜虛名陛下尊礼擢為顯官誤思天下窃笑益長澆偽之風　上雖不之問而待故之意寖衰齊州進士李冠嘗献嗣宗詩曰終南處士声名誠主欺狐崖穴空

張乖崖

張忠定公詠布衣希夷先生如見奇之公曰願從華山一半吾可乎先生曰於公固所及則聘以書揖公曰是將要我以去務也後公顯貴果以名德重天下將赴劍南以詩寄先生曰性愚不肯林泉住強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以詩曰世人大惑重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illegible]

聱隅子 [illegible]

黃晞閩人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衣不敝体得我錢買書所費殆數百緡自號聱隅子石守道為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礼執羔雁束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晞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吳祖徠先生詩云羔雁聘黃晞晞驚走鄰家是也著書甚多去和中威務于朝除試太臣助教數月餘遇疾暴卒有子甚愚所聚及自著書皆散失無存 涑水紀聞

王沂公

王沂公為布衣時以所業贄呂文穆中正有早梅詩其佳句云如今未作和羹用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云此生次第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已而果然 見魏公試詩

僧有明

浮圖詩不少士大夫莫為汲引多汨沒不能顯嘗在福州見山僧有明有詩百餘首其中佳句如虹収千嶂雨潮展半江天詩因試客分題解春為饒人下著依不減唐人

花蕊夫人

孟蜀時花蕊夫人能為詩而世人不傳其歡詞清婉可聽他日王平甫治館中校書得其七言詩一卷題云九十八首而存者才三十餘篇大約似王建宮詞一篇云廚船進食簇時新列坐無非侍從臣日午殿

頭宣索繪隔花催喚打魚人又云月頭支給買花錢
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語含羞急過御床
前他為類此

楊玢

楊玢靖恭虞卿之曾孫也仕前偽蜀王建至顯官隨
王衍歸後唐以老得工部尚書致仕居長安舊居多
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玢玢批
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
元殿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

孫僅

玉壺清話卷三 一九

孫何孫僅俱以能文馳名一時僅為陝西轉運使作
驪山詩二首其二篇有云秦帝墓成陳勝起明皇宮
就祿山來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者欲中傷之
因錄其詩以進真宗讀前篇曰朱衣吏引上驪山
乃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遂棄不讀而陳勝祿山之
語卒不得聞人以為幸也廬陵居士錄

王禹玉

京師參二社多差近臣王禹玉在兩禁二十年熙寧
三年為翰林承旨又膺是任題詩齋宮曰鄰雞未動
曉驂催又向靈臺飲福盃自笑治聾不知足明年強

健更重來執政聞而憐之倦遊雜錄

陳烈先生

陳烈先生初嘗與蔡君謨同硯席時君謨出鎮福唐
東吏治民遑遑不容一日烈往見之維舟進下閱其
嚴冢不往謁之但留詩于進曰溪山龍虎蟠溪水鼓
角喧中宵揶雲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波濤喜
怒濤瀾鼓動祝舟子移棹過前灘亭吏不聽隱錄詩
呈公自是公為之少霽威稜

卷之三十七 叅

玉壺清話卷三 一九

十一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八

詩歌賦詠

真宗親選兩制館閣送劉綜詩

樞密直學士劉綜出鎮并門兩制館閣皆以詩寵其行因進呈真宗深究詩雅方競務西崑体樣雕篆親以御筆選其平淡者止得八聯晁迥云夙駕都門曉微凉苑樹秋楊億止選斷句云關榆漸落邊鴻度誰勸劉郎酒十分朱巽云塞垣古木含秋色祖帳行塵起夕陽李維云秋声如暮角膏雨逐行軒孫僅云汾水冷光摇画戟蒙山秋色鎖層樓錢惟演云置酒

軍樂闌茄塞上清都尉王貽永云河朔雪深思愛日并州春暖詠甘棠劉筠云極目関山高倚漢順風雕鶚遠凌秋上謂綜曰并門在唐出鎮將相凡伭遣從事者以題詠述寵行之句多寫佛宮道宇纂集成編目曰太原事蹟後不聞其作也綜後選御選句圖立於晉祠

干越亭詩

公言咸平初罷慶州赴闕道経饒州餘干登干越亭前瞰琵琶州後枕思禪寺林麓蒼翠千峯競秀其天下絶境古今留詩者有餘萬張祐云扁舟亭下駐烟波十五年曾從此過洲觜露沙人渡淺　樹藏竹島啼多層瀾張求雍猶在古板題詩字已訛况是高秋正圓月可堪閒聽異鄉砧劉長卿云天南愁望絶亭下柳條新落日獨啼鳥孤舟何處人生涯投越嶠世業陷胡塵草色迷征路鶯声傍逐臣秦臺悲白首楚渚怨青蘋杳杳鍾陵暮攸攸鄱水春獨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風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數行淚滄海一窮鱗流落机心盡空憐鵩鳥覩三篇絶唱也

雍熙以來文士詩

公自言雍熙初歸朝迄今三十年所閱文士多矣真

詩者甚少如　夙禮其名而徐鉉梁周翰黄夷簡范景皆前輩鄭文寶薛映王禹偁吳淑劉師道李宗諤李建中李維姚鉉陳堯佐悉當儕流後來之著名者如路振錢熙丁謂錢易梅詢李挺綸為朱巖陳越王曾李堪陳詠呂夷簡宋綬邵煥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錢塘林逋緇雲周啟明錢氏諸子有封守惟濟供奉官昭度鄉田有今南郵殿丞凡欽黎州家君極高安蔣覽宗人字牧之子孟有佳句不以摘舉而錢惟演劉筠特工於詩其警策殆不可遽數自兵部而下公之所嘗舉今略舉之兵部春望者云烟蕪

何處畫摇ゝ風柳不勝垂徐鉉遊水蘭亭云蘭烟破
浪城陰直王勃穿花苑樹返觀習水戰云千帆　助
陰山勢萬里厥馳下瀨声病中題云何空咄ゝ須書
字舉去治ゝ莫問律謫居云野日蒼茫悲鵩舍水風
陰〈　温船裂陳秋盥帰泉州云三朝恩澤馮唐老萬
里江闕賀監帰宿山寺云落宿依楼角歸雲擁殿扉
梁周翰應制云百花將盡牡丹折十雨初晴太液清
黄夷簡題人山居云宿雨一番蔬甲　春山幾焙茗
旗香苑杲謁聖云千里厥図來浙右一声金鼓下河
東鄭文寶春郊云百草千花路葉風細雨天重經眠

時云遇閨已躍嫪蒲馬誤端猶驚痾先屏落城云星
沉會節欲鍾早天半上陽烟樹微張雲州云越絶曉
城蝴蝶夢單于秋引盡龍声長安送别云杜曲花光
濃似酒灞陵春色老於人送人帰湘中云滿帆西日
催行客一夜東風落楚梅南行云失意慣中过客酒
多年不見侍臣花恤霊云旧井霜風仙界橘双溪晴
落海邊鷗送人知韶州云人離碧落春風晚花老朱
陵古渡頭水遲陵云承露氣清騎送日觚棱人静鳥
呼風邊上云髻須相似雲峰外寂寥烟葬映送人鄧
州云黄鵬晨霞傍枝起頭陀秋草繞碑荒吴淑送朱

致政云洛殿夜凉初閣筆渚宮歳晚得懸車劉師道
寄别云南浦未傷春草碧北山仍愧曉猿驚与張秋
云久师金馬客叨敵王褒生荷苍云有路期奔月無
媒与嫁春残花云金谷路塵埋国艷武陵　水泛天
聱寄陳龍図云城暗北斗天河遠夢斷南柯日未沉
歎在云野馬飛窓日臨鶏舞覆天春雪云青帝翠華
沉物外素娥孀影雨雲端又雪云三千世界銀沉色
十二楼臺玉相層湘中云避波帝子竟何在芳草王
孫怨未帰李宗諤春郊云一溪曉緑浮鸂鶒萬樹春
紅呼杜鵑蘇承言云金鸞後記人争寫玉署新牌帝

日書李建中送人云山程投館聞鴻夜水国還家欲
雪天李惟譜宮亭云故宮芳草在往事暮江流朱致
政云清朗袖緑猶強健白首還鄉正太平和人贈馬
太保云轉盼回為電分鬣碟蹭毛寄洪湛云謫去賈
生身徒否秋來瀟岳髩斑無姚鉉錢塘郡云孤鍾天
竺曉一雁海門秋陳堯佐潮州微還云君恩本萬里
客路出千山送种放云風標若取路霜橋洞庭秋送
朱荆南云部吏百函通爵里從兵千騎為凝寨錢熈
送人金陵拜掃云鶴帰已改新城郭牛卧重尋旧墓
田丁謂和錢易云珊瑚新筆案雲母旧屏風送章南

安云揚花逼簇路桃葉渡江舡章明州云泣沫泉客
通閑市捶玉仙翁寄服閩陳對南云楚吟　夢雲鈴
閣盜郢人歌雪射堂錢易画景云双峰上額羹獨獨
鶴　庭柯芭蕉云綠章封奏餓初啟青鳳来皇尾作
開梅詢陰陵云千里漢闉分一夜楚歌声李扶春廻
村舍云大眠花影地牛收雨声拔蕪鳥湖亭云春波
何限綠白鳥自由飛刋端州云夜浪珠還浦春泥象
丽琮宗儀贈徐常侍云寓直有誰同騎省立班獨自
戴貂冠陳越侍宴云十犍人既碎九奏鳳来儀又与
刋從云誰哀戍下韵不齊洛中吟李泰州云擁路東

方騎悉腰左碩龟王曾李附馬拜陵云人畏軒臺久
春歸雨澤多李堪叜黎州家君云掲掬留語葵絲路
在生悲周建州云海月隨帆落滲花逐驛流送人云
當風有約春科振霜雪無情紫蕙枯退居云雨客綠
掴澗潮平釣石沉陳詁閑居詩云龍鷄對窓語三茬
遶門飛呂夷簡早春云梅無驛使飄寒盡草忘王孫
取次生九日呈梅集仙云人歸北闕知何日菊慶東
籬自去年寒食云人為介推初禁火花悲青女再飛
霜宗綬送人知江陵云奇才劍客當前隊丽賦騎人
許後車送人洪州云江湓帝子　飛閣山際真寘君

鶴馭天周賈良云楚澤傷春落鶺鴒長安宋未埋休
儒邵煥送宴集南歸云官船風破浪閑吏鼓通晨晏
珠与張臨川云蘿邉菊秀先生醉泰下雛嬌稚子仁
又云東陽詩骨瘦南浦别魂消章明州云滕客江山
知有助泰源鶏犬更相聞送人洪州云牛斗氣沉龍
巳化置易人去揚稿懸江任送人云珠盤臨路泣斗
丽入鄉提焦宗古送人遊蜀云芳樹高低啼蜀魄朝
雲濃淡梗巴天贈玄周良云南陽客自稱龍卧東魯
人應嘆鳳衰林逋孤山云片月通蘿徑幽雲在石牀
周敘明近臣疾愈云一九童子藥五返使人車皇甫

提刑云鵠吳江上　田稔牛斗星邊貫索空錢惟濟
太乙宮醮云逍下焚香連宿霧林間鳴珮起栖鸞從
篤西巡云曉陌塵揆滿春風騎吹長故主第云鳳蕭
通碧落星石掛靈源錢昭度村居云黃蜂衔退海潮
上白蟻戰酊山雨来大寒云雨被北風雖作雪水悲
東海亦成冰金陵云西北高接在東南王氣消梅花
云東北風吹大庾嶺西南日映小寒天雁云三年别
館風吹雪萬里長飲月照来秋日華山云入閒路到
三峰盡天下秋隨一葉来又鄭戩丞云青鳥幾傳王
毋信白鸚曾換右軍書將至京云近闕已瞻龍虎氣

思鄉犹望斗牛星家君黎州獻生云山川百蛮闰雨
露九天書寄遠云吳越自為遐邇国参商元是别離
星自遥云天上羲輪逝易失人間堯曆自難違晃諸
老四云部中車雨春無濶水上郎星夜殞光感懷云
頭纓狂走罷微沐倦遊鱗心知云速客苦驚雲散聚
相逢多倍月斟盃自詠云剛腸欺竹素衰鬢怯菱花
決云一斑早寄湘川竹萬點空遺峴首碑春晝云人
歸漂後黄金屋燕在盧家白玉堂寄鱗云去味嫌為
扨時光恐費閑思云欲懷飲牛起書情抱犢成蟬云
二子自不食三閭何獨清登拔云遠水淨林色微雲

皇朝類苑卷三十八　二

生夕陽詠慶云已傷花燭滿林姊畫梁飛見公之所
舉若甚多植公病心煩不喜人申問今聊記其什之
一二耳

錢惟演劉筠佳句

近年錢惟演劉筠首變詩格學者爭慕之謂其標拾
者蔚為嘉詠二君麗句絶多如惟演奉使塗中云雲
意未成雲著地秋声不斷雁連天又云客亭獻見名
長短村酒那能辨聖賢送僧遊楚云宿舍孤烟起行
衣夢雨京張并州云戈矛兆霧夕鐘鼓宴錯晨旱樹
州云平楹晩渡吳舫渡遠城春樹越禽飛章南安云

離人南浦多春草越鳥栖枝有早梅列潭州云生激
鮮飈湘竹晩樹寒凉雨越禽歸李太僕北使云漢
随移帳燕鴻伴解數何袁州云疎鐘静起軍城晩華
表双高水国秋陳江陵云溪流珠網通歸夢紫翠春
山接去舟太一宮云神庭古柏啼鳥起齋室虚簾宿
霧通送人云思滿離堂酒魂驚客舍烏高泉州云東
南一尉霄烽息西北高風晩望連章分亭云小雨郊
原連苦霧夕陽樓閣照丹楓東封應制云羽毛相野
駕宴喜春知民送予之處州云趂踐使車遠月明直
房空張僕射判河陽云綠野桑柘麻連泗水黄鍾鼓

皇朝類苑卷三十八　八

吹擁千兵孫永興云魚尾故宮迷草樹龍鱗平濕自
風烟漢武云五侯東演遊鶴駕　窮西極待龍媒公
子云歆翻南北挑根田馬過章臺者菜鷄種花云秋
作飛烟散猶吟送雁邊荷花云淡有欹人見竟須采
王招禁中鶴云天淵風雨多秋思遠海烟波失旧期
與題云有時鑑為看遊牖盡日投壺笑未回又云春
瘦已寛連理帶夜長誰有辟寒金馬足州云汰野桑
麻淫細雨嚴城鼓角送殘陽劉筠禁直云雨勢宮城
闊秋城禁樹多陝州從事云角道舍商氣橋長斷落
塵周賢云崎嶇一朿傳堆悴五年皮章南鄭云

氣豪傳漢俗丙魚未美鼓吴鄉廷僧云拯袖減鍾新
猎笻岳雨餘僧崇惠云醉令雞同社仙翁換書蒸金
華云桑桑薇野鳴鵝難高郴含風變草肆刊潭州云
席久虛溫　樹心旋無奈楚風長又云沙禽丙〻
穿鈴閤江草依〻接射堂周賀良云春風亂鷰嘯夕
霧一鴻冥張蒼南云山月悲禪子風濤悲鯉魚章南
安云蒼雲夏變梅蒸草越貫秋藏莊霧多四京省生
云縈河帶遶中天濶空落星懸大士居題雪云到栓
醉席梅花地海客仙搓拯水天利州轉運云鵝擒野
芋難為　雪積鹽泉久置宮章入寧云鶴半鳴琴聽

事晚鳥鷲調角武城秋慶州云朱橋兩轄巡扃邑月
留双筆在中堂閣宿云二謀月出承露掌九雖鳥遠
宗宮梘叉洒供硯滴濃毫冷太守更籌次漏長雪中
已回鄭向三年拯又結寒緣殘蘭冰揚洪州云挑菜
橫波人共醉劍光牛斗獄常空李秦州云右臧獨登
溫樹審前旂復坑肩雲南刈潭州云洛田荒二頃楚
浪漲三篙搓花云吴言何薄命楚夢不終朝宮詞云
雞銷守宮血易斷舞鸞腸夏日云雲容倏變千峰險
草色相沿百帶長新婢云翼薄乍書宮女髩殘粧全
解羽人尸明皇云梨園法部兼胡部玉輦長亭更短

亭荷花云滿裙無限水郡秩幾多風無題云荷心出
水於無定雖蔓從風莫自持又云藻井風高蛛網壞
杏梁春暖燕爭泥詠梨云先時櫻熟須牟酪信遠梅
酸損飢孱夕陽云塞迥獲烟紫江清泓菜丹閑中云
龍禽思飛樹洞犬識秦人郴眾云平沙萬里經春雪
廣陌三條盡日風蕩痗云蘆鳴風笑廚烟絶月樹鳥
驚巢杵喧燈夕云金吾抱關催壺水玉宇來風滿砌
瑩禁中云萬年宮省樹五色帝家禽其佳句絶多此
但所記者耳

近世釋子詩

公審言近世釋子多工於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
為杰出其江南僧元淨夢真浙右僧宝通守恭行肇
鑒微簡長尚能知仁休復蜀僧惟鳳皆有佳句惠崇
贈裴太守云行縣山迎斾輪兵雪繞旂高生山閣云
對澗淮潮起題詩楚月新周達州云鎖城山月上鳴
角海鷗驚東林寺云鳥歸松壁雲僧定石沉雲光英
師云梵客存古像唐語入新詩明大師云門掩前朝
樹心懸別郡峯送李堪云秋声動群木暮色起千山
希晝雁蕩山云來書達歲　去夢歷峰危廣南陳轉
運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僧東歸云帆影　寒

雁經声隐暮潮宗承旨林亭云雪留慿危石寨燈射
遠林贈僧云㶚盃氷溪遠閑禅雪屋泯送人云玉絕
天澗遠金圻海城　送學士云曉天金馬路晚歲石
霜心寄人云山日秋光短江虹晚影低新津尉云劍
月啼猿苦江沙濯錦寒北宮書亭云花露盈虫穴梁
壓墮燕泥登上人云寄禅閑樹老乞食塞城荒僧歸
新安云風泉旧聽僧窓改雲穴曽行鳥徑殘春山云
苔樹尋雲老孤泉落石危送人歸海南云落日攬秋
島寒濤凡夜船朝海峯云影落陽侯宅根連覺帝君
行肇送僧云聽錫棲停斧巍嶂　立僕送人之鄞江

云江潑鷲背出帆影斗邊飛蜀長送人云烟壘沉冥
角猶空擎悲鵰尚張送人歸淅右云霜州楓落冷水
舘月生寒送僧歸四明云古寺山光滿重城海氣闌
送人云西風隨雁急寒栩向人疎蒸大陳知永安軍
關河荒將重啟關歡縛閑智仁溪居云寒声病落葉
曉色凍雲閑僧至天台云路遠無去伴山虚有啼猿
冬夕云風窓燈易滅雪屋夜偏長林復送道士西遊
云去路正黄葉別君堪白頭寂禅師云海客傳遺偈
林僧寫病容皆公之所夲畧記之十三公又言聰集
當代名公詩爲筆談苑筆下江吳僧門之　竟以詩

爲貫擇其善者多寫入筆談中

唱和聯句

唱和聯句之起其源遠矣自舜作歌皋陶賡載
及栢梁聯句顔延年有和謝監玄暉有和伏武昌登
孫權故城等篇梁何遜集中多聯句至唐朝文士唱
和聯句固多先稹作春泯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
四字爲韵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四句令狐楚
所和詩多次韵起于此凡聯句或兩句或四句亦有
對一句者謂之轆轤体　楊文公談苑

李白祠

平林漠々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
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
亭連短亭此詞不知何人寫在鼎州滄水驛樓復不
知何人所撰魏道輔泰見而愛之後至長沙得古集
於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撰

杜工部詩

陳舍從易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称其
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者
爭效之風雅之变謂之崑体由是唐時諸詩集幾廢
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

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脱一字陳公因与數客各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下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爲雖一字諸君亦莫到也

九僧詩

國朝淳圃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称其一曰恵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畧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其所謂九僧者矣是可嘆也

周朴詩

唐之晩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毎有所得必極雕琢故時称其詩曰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暁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評梅蘇二家詩

聖俞子美齊名于一時而二家詩体特異子美筆力豪俊以超邁横絶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爲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于水谷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方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霈譬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清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苦硬咀嚼且難嘬又如食橄欖真味久終在蘇豪亦氣轢舉世侵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指二謂粗得其然然不能優劣之也

卷之三十八終

詩歌賦詠

王建宮詞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技能惟名畫録畧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惟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若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

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各有幸不幸也

錢文僖鄭工部題詠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蹟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絶云日上故陵烟漠漠春歸空苑水潺潺裴晉公緑野堂在午橋南張僕射齊賢罷相歸洛日與賓客吟宴於其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絶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鄭集中自及者亦少

韓吏部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其資談笑工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文大手故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韵也蓋其得韵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韵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韵窄則不復傍出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贈張十八之類是已余因與聖俞論此以譬夫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差跌

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韵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韵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歟坐客皆笑

白雲樓

鄆州白雲樓素多題詠一日郡守俾燕集是樓方命坐客賦詩刻木傳看以心悉竊置是郡不得預會遂使人持誦以献才致蕭散盡江山之勝一座為之閣筆詩曰江上樓高十二梯梯梯登遍與白雲齊人從別浦經　去天向平蕪極眼低寒色不堪長黯〻秋光無奈更凄〻欄杆曲盡愁無盡水正東流日正西

華清宮

臨潼縣靈泉觀即唐之華清宮也自唐迄今題詠者不可勝紀自老杜五言長韻并三絶句鄭愚津陽門詩外少得佳者本朝張文定隷文惠洎前進士楊正倫雖非綺靡而義理可取文定詩曰當時不是不窮奢或棄羣平少嘆嗟姚宋未亡妃子在塵埃那得到中華文惠詩曰百首新詩百意精不尤妃子即尤兵爭如一句傷前事都為明皇持太平正倫詩曰休罪明皇与貴妃大都衰盛而隨時推怜一派温泉水不逐人心冷煖移又鄭文寶詩只見開元無事久不知

自觀用功深皆為知音所賞

酒帘

王達以祠部員外郎知福州尚氣自矜福唐有當壚老媪常醸美酒士人多飲其家有舉子謂曰吾能与媪致數倍媪信乎媪曰倘能之敢不奉教因俾媪市布為一酒帘題其上曰下臨廣陌三條闊斜倚危樓百尺高太守若出喝道者必令媪卸酒帘但佯若不聞侯太守行馬至帘下即出卸之如見責稽緩即推以事故謝罪而已必問酒帘上詩句何人題寫但云其嘗聞飲酒者好誦此二句言是酒望子詩媪遂記写書者題於酒旗上自此酒價日數倍王果大喜令媪至府與錢五十酒一斗曰賜汝作酒本詩乃王詠酒旗詩平生最為得意者

相思河

鄜州界百里有水名相思河岸有郵置亦曰相思舖令狐挺題壁以詩曰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灑向空川作浪波

書張文定詩

張癖賢常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為規戒其詩曰慎言渾不畏忍事亦何妨國

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私仍克己直道更和光此個如端的天應降吉祥今嘗廣其意就每句為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其一云慎言渾不畏言出恚當隨須信樞機發寧容駟馬追三緘事可見兩舌業當知口是起禍本惡君且吾思其弐曰忍事亦何妨勿令心火揚火揚猶可滅心念固多傷堪嘆波羅蜜釋氏有忍辱波羅蜜可怜歌利王從心更從刄字意可消詳其三云國法須遵守金科及誑條一毫如有犯三尺不相饒豈用矜奸黠何須恃貴驕自然逢吉慶神理亦昭昭其四云人非莫舉揚為事且包荒殿上便犹掩車中

吐不妨在他誠所短於己有何長須是常規撿回頭
自忖量其五五云無私仍克己克己以無私二事兼
修務務身在省私公清無歛怨高亢易招危更加脩
退方應履坦夷其六云直道更和光双修奉乃章
直須和輔助和賴直交相持直終多訐偏和又少剛
能和又能直行己自芬芳其七云此個如鵠的除非
六句修永為几杖誡更遺子孫謀本立方生道襄勁
乃有秋菰詩雖淺近至理可推求其八云天應降吉
祥天理本茫茫舒慘雖無定榮枯卻有常益謙尤效
驗福善更昭彰寵辱無蹤跡恢恢網四張

題淮陰廟

淮陰侯廟題者甚多惟諫議錢公最為絕唱曰築壇
拜處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若知同鳥喙將
軍應有五湖心

題歌風臺

徐州歌風臺題者甚多惟尚書張公方平最為絕唱
曰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一曲大風辭才如信越猶
菹醢安用思他猛士為

題朝元閣

臨潼驪華清宮朝元閣題者亦多惟陳文惠公二韵
為絕唱曰朝元高閣迥秋毫無隱情浮雲忽已蔽不
見渭陽人

歌曲艷麗

世或見人古文章鋪陳仁義道德便謂之正人若言
及花草月露便謂之邪人茲亦不盡也皮日休曰余
嘗慕宋璟之為相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及
觀其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然余觀近世
所謂正人端士者亦皆有艷麗之辭如前世宋璟之
比今並錄之如乖崖公張詠席上贈官奴小英歌曰
天教摶百花作小英明如花往近桃花北面門庭掩

映如仙家美人宜稱言不得龍腦薰衣香入骨維揚
軟縠如雲英亳郡輕紗若蟬翼我疑天上婺女星之
精偷入筵中名小英又疑王母侍兒初失意謫向人
間為飲妓不然何得膚如紅玉初緩成眼似秋波双
臉橫舞態因風欲飛去歌声遏雲長自清有時歌罷
下香砌幾人魂魄遙相驚人看小英心已定我看小
英心未足為我高歌送一盃我今贈爾新翻曲

又

韓魏公晚年鎮北都一日病起作點絳唇小詞曰病
起懨懨畫堂花謝添憔悴亂紅飄砌滴盡胭脂淚惆

帳前春誰向花前醉慈無際武陵回䏻人遠波空翠
司馬溫公亦嘗作阮郎歸小詞漁州容易入春山仙
家日月閑綺窓紗幌映朱顏相逢醉夢閒松露冷海
霞殷匆匆整棹還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尋此路難又
曾修沽立朝最號剛方褰詩嘗見池上有所 者亦
作小詩寓意曰荷葉罩芙蓉圓青映嫩紅佳人南陌
上翠蓋立春風

詩人使酒樓話

王安國作詩多使酒樓話嘗語余曰楊文公詩有一
酒樓江南堤柳拂人頭李白題詩過酒樓錢 度詩

亦有一酒樓長憶錢塘江上路酒樓人散雨千絲令
子詩有幾酒樓余答曰吾詩有二酒樓安國曰足矣
蓋余有題九江琵琶亭小詩云夜泊潯陽宿酒樓琵
琶亭畔荻花秋雲沉鳥沒事已往月白風清江自流
又余昔年嘗送客西陵亦作小詩曰若耶溪畔醉秋
風獵獵紅旗照水紅後夜錢塘酒樓上夢魂應逐浙
江東

贈孫可久詩

仁宗朝內臣孫可久性恬澹年踰五十乞致仕都下
有居第堂北有小園城南有別墅每良辰美景以小
車載酒優游自適石曼卿嘗過其居題詩曰南北佔
河潤幽深在禁城疊山資遠意樣倖買閑名閉戶斷
蛛網折花移鳥聲誰人識高趣朝隱石渠生屯田員
外郎柳永亦贈詩曰故侯幽隱直城東草木扶疏一
畝宮曾拜詔臨為近侍卻紆絛褐作閑翁高吟擁鼻
詩懷壯雅論持衡道氣充厭尽紫華天上樂始將蹤
跡學冥鴻可久好吟詠效白樂天格嘗為陝西駐泊
為樂天遊祠堂恭郿城大年之祖中安繪像仍繕寫
平生歌詩警策之句徧于四壖晚年著歸休集行於
世年七十餘卒

肯堂集

內臣裴愈字益之亦好吟詠 真宗朝 命江南搜
訪遺書名畫歸奏稱旨用是累居三館以閑職自任
有詩送曾秀才南遊云東吳山色家家月南楚 声
浦浦風又閑輝詩云揚柳影疏秋露雨梧桐葉墜夕
陽天皆其佳句有子曰湘字楚老亦有詩名明道中
仁宗御便殿試進士房心為明堂賦和氣致祥詩亦
命湘賦之湘舞蹈再拜數刻而成 仁宗嗟賞左右
中人為之動色其和氣致祥詩曰君德承天道沖融
協大都輕雲呈瑞早膏澤應時多熙集連枝木嘉扶

異類禾五星還聚井舟鳳更巢阿薮澤無遺士遠方火息戈黔黎遂至化稽首拜膺歌他詩亦多類此有肯堂集於行世翰林院學士公叙為之作序曰予嘗嘉河東公父子起銀璫石貂尾以属辞我其倫盈之三朝内侍老不廢學又課勵二子使皆有立約已慎履如周仁名慶而楚老尊尊嗜書克自倅琢云祥又善為小詞嘗任河東路走馬承受有詠幷門浪淘沙小詞云鴈塞說幷門郎枕西汾山形高下遠相吞十四樓臺依碧嶂烟景還分香廟鎖嵯雲簫鼓仍存牛羊散日自歸村惟有古人禾黍地前事消磨後有詠

王直方詩話三十九 九

汴州浪淘沙小詞 仁宗命祿運亦嘉之其詞曰萬國仰神京礼樂興行叙叙佳氣鎖龍城日御明堂天子聖朝會簪纓九陌六街平萬物充盈青龍紋管酒如澠別有晴堤烟柳暮千古含情

程文

一

五代之際天下割裂我 太祖啟運雖則下西川平嶺表收江南而吳越荊閩納籍歸覲然猶有河東未殄其後 太宗在禦乃始克之海内自此一統故因御試進士乃以六合為家為賦題詩進士王世則遂進賦曰化作名及乾坤作我之龍樓鳳閣開窮日月為君之玉戶金闕帝覽之大悅遂擢為第一人

二

王沂公有物渾成賦云不縮不盈賦象寧窮於廣狹匪雕匪斵流形罔滯於盈虛則宰相陶鈞運用之意已見於此賦矣又云 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則宰相擇任群才使小大各得其所又見於此賦矣

三

宋莒公兄弟平時分題課試莒公多屈於子京及作

王直方詩話三十九 十

鷙鳥不双賦則子京 兄遠甚莒公遂擢揚賦曰天地始肅我則振翅而獨來燕雀焉知我則凌雲而自至又曰將翱將翔詎比海鷗之翼自南自北若專霜隼之擊則公之特立獨行魁多士登真宰相見於此矣

四

李度頗應中舉進士工詩有醉輕浮世事老重故鄉人之句人多誦之王朴為樞密止以此一聯 於文中炳知舉遂推為第三人了朝云主司只選一聯詩

見王直方詩話

五

歐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韵不收天聖已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甚悉內有石言于宋神降于莘外蛇鬬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警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　庠誦之耳見東軒筆錄

六

麗淳之相為舉人時趙文定作試官見其惟幾成天天務賦云當郎形未乜已為造物之權大象賦形逐

王直方見叁三十九　二

摳上民之柄曰此必為宰相及為黃州司理夏英公見之亦以公輔許焉後果為貢輯數年趙康靖公見録

七

自唐以來試進士詩號省題近年能詩者亦時有佳句蜀人楊謂宣室受釐落句云願前明主席一問洛陽人滕甫西旅來王云寒日邊声斷春風塞草長憐文漢都護歸奉萬年觴謂有詩名題驪山云行人問宮殿耕者得珠璣最為警策

文職縣君

江西洪甫中置妻文城縣君李尚書公擇妹也治春秋博學能文所作詩甚多公擇挽詩云久歷金門貴未酬黃　知如聞天祿客抱恨作銘詩不感前人

傳詩訛謬

唐人詩流傳訛謬有一詩傳為兩人者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既曰王維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詰詩也又楚鄉寒食梅花時野渡臨風駐彩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差池既見杜牧之集中又見劉夢得外集作八句其後云朱轓尚憶群飛雉青綬初聯左顧龜非是淦城白司馬水曹

王直方見叁三十九　三

何軰與新詩考其全篇夢得詩也然前四句絕類牧之

吏人詩

衛縣旧市易務壁間題字数行乃旧吏人詩也云羅掛猿辞攏歸耕馬既啣備錢貪易舍官事老難堪亦意之可取見李希声詩話

老兒詩

唐路德延有孩兒詩五十韵盛傳于世近代洛中致仕侍郎張公師錫追次其韵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韵今録之曰髮鬓尽皤然眉分白雪鮮遇延遮客話偃

倭拖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　寒衾擁背借
力扶　肩貌比三峯　年過四皓仙喚方離挑上扶
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釘石蓮耳聾如塞績眼
暗似籠烟宴生羸凭几乗時困轉鞭酒捂如轉旋唇
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激泉形骸將就木囊
橐尚貪錢膠腿乾肰綴粘髮冷穿懸披裘腰斷絮灌
手袖攜　搖舉衣頻　扶持藥屢煎生多茵易破行
少履難穿善婢裁梧布嗔妻買粉鈿房教深下幕床
遣厚鋪毡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看經嫌字小敲
磬喜声圓食罷　杖盃餘酒蒂涎藥來須遣孫胥

三羽翦光奏三一九　三

到久相延暴帽縱横　抗頭取次歷長吁思往事久
感聽裳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更偏碁松先遣捏
石須教觴客到唯求藥僧來或問禪養茶縣灶壁踩
艾䏶薝掾愁僕鞋掙眼嗔童礙握拳心驚嫌蹴踘脚
軟怕欺鞵局緬同寒ㄓ惟臥似飽齒觀賭多目眩奔
動　頭旋女嫁取紅燭男婚乞錄箋已聞頒几杖寧
更佩當絃肖容身非與見孫事已傳養和屛作侍如
意　相逢火棗登山屐惟存負廓田仲吟朝不樂展
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冷捉懷貯水虛
許耳聞蟬來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伏生耳生未終

老謙行先拘攣風將夜昏沉欲雨天難度塵旋眉
齒食頻塡每憶居郎署常思納渭川喜逢迎佛會羞
赴薦花筵徑使客移檻楷危索臧傳好生焚鳥網惡
殺折魚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長思當弱冠悔
不腊狂期

　呂公贈李公詩

李方公呂端公同戕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
詩曰憶昔㑽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
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廟謨君已展避賢榮
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涙兩行

三羽翦光奏三二九　四

　草陳恭公麻

陳恭公拜集賢殿大學士賈文元公昌朝嘗國張方
平草麻有萬事不理恐胡廣之能言四夷未平籍陳
平之遠識賈公深惡之

　評詩

沈括存中呂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
日在館中談詩存中曰韓退之詩乃押韵之文耳雖
健美富贍而終不近古吉甫曰詩正當如是我謂詩
人以來未有如退之也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四
人者交相詰難久而不決公擇怒正色而謂正仲曰

君子群而不黨君何黨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見如是尔顏豈黨耶以我偏同存中遂謂之黨然則君非吉甫之黨乎一坐更大笑余每評詩亦多與存中合頃年嘗与王荊公評詩余謂凡為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歐陽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健美但恨其少餘味耳荊公曰不然如行人仰頭飛鳥驚之句亦可謂有味矣然余至今思之不見此句之佳亦竟莫曉荊公之意信乎所言之殊不可強同也

鶴雀樓

河中府鶴雀樓三層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唐人留詩者甚多惟李益王之渙暢當三篇能狀其景李益曰鶴雀樓西百尺檣汀洲雲樹共茫茫漢家簫鼓隨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為長風煙併在思鄉處遠目非春亦自傷王之渙詩曰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暢當詩曰迥臨飛鳥上高出世塵間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改王公詩

工部侍郎王公名試學士院王荊公為考官於簾下

見其試卷就壁間題字荊公使人錄之乃一詩也詩云古木陰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閑拂塵埃看畫墻荊公改奏罷長楊賦作奏賦長楊罷元豐末荊公在金陵好事求書猶多寫此詩

皇朝類苑卷之三十九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

詩歌賦詠

沈存文

一

韓退之集中羅池神碑銘有春與猿吟兮秋與鶴飛今驗石刻乃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欲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耳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亦語反而意全韓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亦効此體然稍牽

強不若前人之語渾成也

二

唐人雖小詩莫不埏蹂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崔護題城南詩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在今所傳兩本唯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工詩大率多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只多行前篇

三

小律詩雖末技不造微不足以名家故唐人皆盡一生之業為之至於字字皆鍊得之甚難但患觀者滅裂則不見其工故不唯為之難知音亦鮮設有苦心得之者未必為人所知若字〻皆是無瑕可指語音亦佚麗而一篇之中更無可諷味此類最易為人激賞乃詩之折楊黃華也譬若三館楷書作字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此病最難醫也

四

晚唐士人專以小詩著名而讀書滅裂如白樂天座隅詩云俱化為餓莩作孚字押韵杜牧杜秋娘詩云

厭飫不能飴〻乃□耳若作飲食當音□又陸龜蒙作藥名詩云烏啄蠹根回乃是烏喙非烏啄也又斷續玉琴哀藥上有斷續無斷續此類極多如杜牧詩阿宮賦誤用龍見雩而事宇文時斛斯椿已有此謬蓋牧未嘗讀周隋書也

五

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為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文則曰欲使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後浮巧之語體制漸多

如傍瑕對假對雙声畳韻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頽
例極多故有三十四格十九圖四声八病之類今略
擧数事如徐陵云陪遊𨚗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鶯
鶩奏後声於度曲又云歇長樂之珠履旁中宮之綾
前雖両長樂意義不同不為重複此類為傍犯如九
歌蕙殽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對奠
桂酒今倒用之謂之瑕對如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
之流離不唯赤對朱耶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
鳥名又如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以雞對楊如此
之類皆為假對如幾家村草裏吹唱隔江聞幾家村

三胡書克夾四十　三

草對吹唱隔江皆雙声如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
侵簪逼履皆畳韻詩第二字側入謂之正格如鳳暦
軒轅紀龍飛四十春之類第二字平入謂之偏格如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樓之類唐名賢策詩多用正
格如杜甫律詩用偏格者十無一二

香奩集

和魯公凝有艶詞一編名香奩集凝後貴乃嫁其名
為韓偓今世傳韓偓香奩集乃凝所為也凝生平著
述分為演綸游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為游
藝集序云予有香奩籯金二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
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於游藝集序實之此
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孫和惇家藏諸書皆魯公
舊物末有印記甚完 見筆談

大言賦

蘇易簡為學士承旨日　太宗親書宋玉大言賦賜
之易簡因效玉亦作大言賦以献曰皇帝書白龍箋
作大言賦賜玉堂易簡御筆煌々雄辭洋々瓌瑋傳
述不可備詳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歎宋玉之奇怪
也因伏而奏言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
無人無鄉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與兮告成功登崑

王胡書克夾四一　四

崙兮展升中地為席兮鶴　祖宗天起箱兮調笙鏞
日為月光耀文明恭旗井叢武御也執北斗兮真玄
酒也剖西華兮為石磁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
三激烽火奔也禋册献兮淳風還居百拜兮天神歡
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太山矣兮溟海乾圓盡空兮
方輿穿君王之壽兮無窮為殿上皆呼萬歲上覧之
大喜又作言賦四句以衆之易簡刻石于院内之壁
比見楊文公談苑

漁家傲

范文正公守邊日作漁家傲歌数闋皆不塞下秋来

為香句類述邊塞之勞苦歐陽公嘗呼為窮塞主之詞及王尚書素出守平涼文忠亦作漁家傲一詞以送之其斷章曰戰勝歸來飛捷奏傾 酒玉階遙獻南山壽顧謂王曰此真元帥之事也

因詩起獄

苗振以列卿知明州熙寧中致仕歸鄞州多置田產又自明州創材為堂 載歸鄞時王逵亦致仕作詩嘲振曰田從汾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來此句傳至京師王荊公大怒即出御文王子韶使兩浙案其事子韶又言知杭州祖無擇亦有姦利之迹於是明

州秀州各起獄鞫治振與無擇 熙寧以後數以謠言起獄然自逵詩為始也

鳳棲梧詞

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略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綠於尋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於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為罪詞曰蜀道青天煙靄靄帝里繁華迢遞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細帶雙垂金縷細玉佩珠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驚魂添遠意盡眉學得遙山翠先傳進錄

大小孤山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獨為字有廟江壖乃為婦人狀龍圖閣學士陳公簡夫留詩曰山稱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雖知誤行人但乞靈時稱佳句

登吹臺詩

先生嘗言恩門王公㧑於太子少保七十後精力猶不衰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老蒼頭携照袋熙袋以文為之四方有盖具中可容中貯筆硯韻略刀子蠟石箋紙數十幅并小樂器之類別置遊具盛饌滿酒笑

王五人之具門生在京者多侍行每出郊野遇有園亭及竹樹之處必賞燕終日賦詩品小管色盡歡醉而歸吾忝在㧑遺日適暮春与同門生五六人從公登繁臺佛舍繁臺即梁孝王吹臺也公是日飲酒賦詩甚歡抵夜方散嘗記得公詩曰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氣即隨風雨去芳樽宜命管絃催護衿列禹鳴鍾青寧免朝烏夜兎摧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蹄回其天才縱逸風韵閒遠皆此類也

王彥威詩

先公嘗言唐朝長安士大夫重内官而輕外任及兩制尤為華貴故自從郎或從翰苑出領郎制者皆以為失意當方面者目為麄材是以張燕公有言慨無通材供國麄使又薛許昌謝茶詩云麄官乞與真抛却有詩情合得嘗東京明德門今為乾元門卽唐時汴州宣武軍鼓角樓至朱梁建都不違改作因而號曰建國樓其上有節度使王彦威詩名尚在彦威明於典禮仕正元元和間為太常博士累官至大學其詩曰鼓鼙十萬擁雄師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濤喧鼓角隋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列坐青

皇朝類苑卷四十

娥趙國姬為報長安冠蓋道麄官道底是男兒郎彦威麄官男兒之言亦有恨尔其後至　太祖重修官職不復存矣

九

禪理詩

一 [illegible]

揚文公深達性理精悟禪觀指歸時作偈曰漚生復漚滅二法本來齊要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丞相王公隨亦悟性理指歸時知河陽作偈曰畫堂燈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是夕夢陵濮大雪寶正月六日

二

曾司封修睦深達性理知邵武軍時嘗以竹簟贈僧仁因作偈與之曰翠筍織簟寄禪齋半夜秋從枕底來若也此時人問道涼天捧却著天開

三

張尚書方平尤達性理有人問祖師西來意張以偈答之曰自從無始子　劫萬法本來無一法祖師來意我不知一夜西風掃黃葉

四

陳文惠公亦悟性理嘗臣以古寺作偈曰殿古寒爐

皇朝類苑卷四十二

八

空流塵暗金碧獨生了無人又得真消息

五

富文忠尤達性理熙寧中余守官洛下公時為守道余書託為訪荷澤諸禪師余因以偈戲之曰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惟當清靜觀妙法了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既又以手筆貺余曰承以偈見警美則美矣理則未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盡亦得不盡亦得就其中觀象者為不得不觀象者所得如何禪在什麼處以不以有無

為癡者近乎道也思之思之（見青箱雜記）

淵明詩

陶淵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也其集屢經諸儒手校然有問不使篇篇世並未見獨 唐 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詩云君從山中來（一作南山木）早晚發天目我屋（一作家）南窗下今生幾叢菊薔薇葉已抽（一作秋蘭一作春蘭）氣當馥歸去來山中山中酒應熟李太白潯陽感秋詩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其語本此

詩有變態

皇朝類苑卷四十 丸

薛許昌答書生贈詩百首 一首答如如答終識其不能變態也大抵眉目較量屬句平勻不免氣骨寒局殊不知詩家要當有情致抑揚高下使氣沉複快字凌然又用事能破觚為圓剉剛成柔始為有功者昔人所謂縛虎手也如燕子美窮居和長安師素清臣見寄玉帳夜發兵似水茅齋寒靜草如煙東坡嘗作詩天邊鴻雁不易得使令作對隨家雞又有驅猛虎如群子曰真佳語也

王蘇更相是非

王文公見東坡醉白堂記徐云此是韓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二公相請或如此然勝處未嘗不相傾慕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見公舊題抑揚鳴咽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見西清詩話）

王蘇更相稱譽

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遷日與公遊盡論古昔文字閑則俱味禪悅公嘆息謂人曰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東坡渡江至儀真和遊蔣山詩已陵守王勝之益 公亟取讀至峰多巧障日江

皇朝類苑卷四十一 一

遠欲浮天乃撫几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又在蔣山時以近製示東坡云若積李分錦夜崇崇桃分駐晝自屈宋沒世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荊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如此亦然未嘗 俗子道子當是時相見俗子執掃矣

目前之景吟不到

張天覺云將魚幾隊子隨母啄木數声雌喚雄古子適云楊花入竹靜鳥影渡塘稀而歸來詩曰馬憶曾行處連斷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皆因目前之景吟者多不到也

前輩務求博約

二宋俱為晏元獻門下士兄雖甚貴顯為文必手抄寄公懇求雕潤嘗見景文寄公書曰莒公兄赴鎮圓田同遊西池作詩長揚獵罷寒熊吼太一波閑瑞鵠飛語意警絕意作一聯云白雲久殘梁複道黃頭閑守漢樓船仍注空字於閑字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書其尾曰空優于閑且見雖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語徤蓋前輩務求博約情實純至如此

太白傳神

李太白歷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遊八極之表或以為謫仙人其風神超邁英爽可知後世詞人　者多矣詠聞於丹青見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日滿屋梁猶疑照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傳神詩也

王用刻元本四一　二

集句

集句自國初有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為戲然後大著嘗見手書下第偶成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鳳凰詔下雖霑命豹虎叢中也立身啼得血流無用處著朱騎馬是何人

乞食歌姬院

韓熙寧任江南每得俸給散後房歌姬泥戴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率以為常鉞以玉帶贈寶覺酬以磨衲　作詩謝之曰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箇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江南野史亦載韓事與此小異

韓文公華山女詩

退之見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賦謝自然詩則盡敘矣無所識作誰氏子詩則曰不從而誅未晚耳惟華山女詩頗假借不知何以此得

王用刻元本四十　三

推梁死屍

魯道善用事若正尓填塞故實舊謂之點鬼簿今謂之推梁死屍若如詠猩猩毛筆詩云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又云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精妙隱密不可加矣當以此語反三隅也

文章傳襲

司馬池文正公之父　仁宗時侍制作詩云冷於波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廣頭賴得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又黃魯直之父作大孤山詩云長江巨

浪獨夫險比干一片崔嵬心文公清爽剛正而作小詞云相見爭如不見有情還似無情笙歌散後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靜魯直作事詩用事押韻皆超妙出人意表盡其傳襲文章種性如此 見三居士詩話

用字音

詩人不以事害意古者用害間而害亦不以字害句故韻清濁隨時 意流在東斯中入張音留晏洽陰西入先韻直取意順而已唐人以律格自拘不復敢用唯居易作詩疑易其音於語中如燃蛇麒 用信音麟抱雪擬樹用鶴音杉紅欄干三百六十用德音

王用賓集卷四十　主

橋柱ゝ有之晏丞相殊嘗評之曰詩人乘語後當如此用字

用字意

晏丞相嘗問曹明仲云劉禹錫詩有濃西春水縠文生此生字作何意明仲曰作生育之生丞相曰非也作生熟之生語乃捷

西都詩

宋次道嘗爲西都詩以野孤落對五鳳樓言野孤落唐舟名官所聚也人 見劉貢父詩話

制科無登第三等者

來與以來御試制科人無登第三等者惟其有第三等不首余皆四等 上並爲及第此則落之

三諫官詩

慶曆初永安道上素俱除諫官君謨以制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喧騰朝野就相歡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謨猷禆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人以其詩薦於 上尋亦除諫官

詩句作圖

古今人緩取好詩句作圖此詩小巧美麗可喜一曲

王用賓集卷四十　古

之智則能之故句圖多摘詠風景形似百物將以觀雄材遠思不可得也欲雄材遠思亦人亦自多好句可入圖梅聖俞愛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善矣細ゝ之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慢不須柳也如杜工部云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此了無瑕纇又杜云蕭條九州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還亂有易子食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其含蓄深遠殆不可模倣

西山詩

洪州西山与滕王閣相對客多留詩於壁嘗有僧來

請之已而告郡守曰詩尽未佳何不除去守愕然詰之曰僧詩能佳乎僧因即唫曰洪州太白方消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遂去

使虜

余尚書靖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亦親余作胡語詩云夜筵設邏（侈盛也）臣拜洗（受賜也）兩朝厥荷（通好也）情幹勒（厚重也）微臣雅魯（拜舞也）祝若統（福祐也）聖壽鐵擺（嵩高也）俱可忒（無極也）虜主大笑謂余卿能道此我為卿飲余復言之虜主遂為釂觴漢史記筰木白狼詩漢語則協韻夷語不諧其實將人先作詩及反用夷語譯出不知余真夷語也刘丞相沆使虜使氣凌壓之契丹館客嘗言舊人有詩云有酒如澠繫行人而不住未有能對者刘沆應曰在北曰狄吹出塞以何妨　仁宗時侍北虜有釁不使纖微泄之兩公俱坐謫官也

奏獻曉讀

太祖親征北虜師還途中御製詩有臺輿臨紫塞胡野凍雲飛遂令何蒙進臺輿臨塞賦胡野雲飛詩名對嘉賞授贊善詩有塞日穿痕斷邊雲背影飛樑鄉隨黃金屋陰沉護製儀一隊尉寮捷晉護輦道倚其

姓名之識旋覩一宦因而畢既歌須進不已諸拜亦扣行在乞免文解其表面戴題云進上官家趙曉壇疏康有司丞請至銀臺應奏御文字先經本臺對啟方進因而少戢

章樞密善養生

章樞密惇少善養生性尤真率嘗云若遇飢則雖不相識處亦須索飯若食飽時見父亦不拜在門下省及樞密孟喜丹竈餌茯苓以卻粒骨氣清粹真神仙中人蘇子瞻贈之詩云興中龍虎黃金賤松下龜蛇綠骨輕蓋謂是也（見東軒筆錄）

皇朝類苑卷之四十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文章四六

盧多遜

盧多遜為學士時　太祖至西洛郊祀手詔多遜所草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郊壇國之大事載若水為學士一日太宗自作祝辭文而不成令左右持詣翰林中命卽草之若水對使者援成其句云上帝之赫雖聆於是荷下民之命乃明神所司上喜曰朕閣筆思之不能措辭尤歎賞其才美

吳處厚

余皇祐壬辰歲取國學解試律設大法賦得第一名時樞副　公况翰林貫公黯密直蔡公抗修注江公休並為考試官內江公尤見知語余曰滿場程試皆使蕭何唯足下使蕭規對漢約足見追琢細膩又所問春秋策對答詳備及賦押秋荼之密用唐太宗赦受緣事諸君皆不見云只有秦繁於秋荼密於凝脂則各何出余避席斂衽自陳遠方寒士一旦程文偶中甄採因對曰文選策秀才文有解秋荼之密網唐太宗赦受緣事出杜佑通典唐書卽不在公大喜又曰滿場使次骨皆作刺骨對凝脂唯足下用杜周傳作次骨又對吹毛只迹亦堪作解元余再三遜謝士奉登第名在行間授江揪掾公作詩送余曰大學曾書生南州漢掾卿故鄉千里小冊桂一枝崇英嘆科名屈難將力命生他年射　策調筆况擬擷蓋公欲激余應大科故也

二

小說載盧携貌陋嘗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語之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本朝夏英公亦嘗以文章謁

盛文肅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後亦如其言然余嘗究文章雖皆出於心術而實有兩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草野之文則其氣枯槁憔悴乃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之所尚也朝廷臺閣之文則其氣溫潤豐縟乃得位於時演綸視草者之所尚也故本朝楊大年宋宣獻宋莒公胡武平所撰制詔皆婉美淳厚過於前世燕許常楊遠甚而其為人亦各類其文章王安國常語余曰文章格調須是官樣豈安國言官樣亦謂有館閣氣耶又今世樂藝亦有兩般格調若教坊格調則婉媚風流外道

格調則龍野喇祈至於村歌社舞則又甚爲玆亦與
文章相類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冒朱姓後復本姓以
啓謝時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
乘舟乃效於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嘗改姓名故也又
僞蜀翰林學士范禹偁亦嘗冒張姓後復姓有啓謝
郡守云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
雎之裔然不若文正公之精巧

楊文公

一

楊文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佐歸錦城
与弟同居踰年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
子願歸綿上之田伯夷弟兄耳受首陽之餓後除知
汝州而肯吉事者攻擊不已公又有啓与親友曰已
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困蒺藜尚關弓而相射

二

眞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天禧中詔
奉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注釋
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採而箋之暗碎繁
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止八字曰地体
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三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与門人賓客飮博投壺奕碁語
笑喧嘩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
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
之際或一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

胡武平

胡武平嘗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之旨受以溫成嘗
因禁卒竊發揮禦有功而宗筆者不能文其實分乃

用西漢蔡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在
昔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屬覽者無不嘆
服

王元之

王禹偁尤精四六有同時與之在翰林而大拜者王
以啓賀之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
有漁翁之嘆以白樂天嘗有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
一漁翁故也

林逋

錢塘林逋亦著高節以詩名當世名公多與之遊天

聖中丞相王公隨以給事中知杭州日與唱和覩訪
其廬見其頹陋即為出俸錢新之逋乃以啟謝王公
其略曰伏蒙府主給事差人送到留題唱和詩石一
片并剃軒榮以庇風日衡茅改色猿鳥交驚夫何拯
陋之窮居獲此不朽之奇事竊念頃者清貲鉅公出
鎮藩服亦嘗頹丘樊之微側眇土木之裘病不過一
駐駕一式廬而已未有迂迴玉趾歷覽環堵當爆雜
之盛集擄風雅之秘思率以賡歌殆威編軸且復韞
他山之堅潤刊辟言之鴻麗珠聯綺錯雕鏤相照鞏
置植立賁于空林信可以奪山水之清暉發斗牛之

寶氣者矣造景祐初逋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
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
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見青箱雜記

終慎思

終慎思大名人家貧苦學衣冠故敝風貌寢陋始來
應奉親之舉人視蔑如也既就試遂為解首其謝解
啟曰三年於此衆人悉指於毛生一舉皆驚文將各
歸於韓信又董儲部中愍其窮寄以書薦于士人之
富者庶濡潤嫩而士人殊無哀王孫之意終復取書
歸內其啟納于董曰魯蕭高飛謂聊城之必下秦都
不割懷趙璧以空歸人多嘉其切當見倦遊雜錄

宋湜

真宗即位之次年賜李繼遷姓名而復進封西平王
宋湜宋白蘇易簡張洎在翰林俾草詔冊皆不稱旨
惟宋公湜深順意以欲推 先帝欲封之意因進辭
曰先皇帝早深西顧欲議真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
壇之未遂故茲遺令時待聆韶尔宜望弓劍以拜恩
守彊埸而效節 上大喜不數日參大政

晏英公

晏英公殊本無科名以文從王事授潤州冊賜簿印

上書乞應制舉其略曰邊陲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
供傳通之職立矢石之地忘家殉國失身行陣 陛
下哀臣孤幼任之州縣唯 陛下擢而明之若 陛
下以枕石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若 陛下以嬌
狀給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若 陛下以荷戈控弦
為勇則臣生不騄歷若 陛下令臣侍詔公車條間
急政對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
驅而較其先後矣英廟再三激賞詔赴中書試論六
首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論二曰考定明堂
制度論三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四曰九功

九法爲國何先論五曰舜爲無爲事功業孰優論六曰曹參何以不列四科論是歲遂應中制科

又

憂矣公嫁父官於河北景德中契丹河北遂沒于陣後公爲舍人丁母憂義不戴天雖下穹廬之拜禮嘗杌墮恩間集之　嘗時以爲四六偶對最爲精絶

丁晉公

丁晉公貶崖時權臣實有力焉後十二年丁以秘監召還光州致仕時權臣出鎮許田丁以啟謝之其畧曰三十年門館遊從不無事契一萬里風波往復尽

出生成其姚約皆此又自變博名還知制誥謝兩府二星入蜀雖分按察之權五月渡瀘皆是提封之地後云謹當揣摩往行執蜀前修效績家於光不言溫樹体風流於謝傳且詠蒼苔

又

丁晉公之南遷也行過潭州自作齋僧疏云補仲山之袞雖曲盡於巧心和傅說之羹實難調於衆口其少以文稱晚年詩筆尤精在海南篇詠尤多如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尤爲人所傳詠（見歸田錄）

陶穀

陶穀嘗聞運中爲辭臣時北戎來侵而楊光遠以青州叛而大將軍馬郎卒　少帝爲召穀草文以祭之穀立其草以奏曰漢北有不賓之虜山東也伐叛之師云陣未收將星先落　少帝甚激賞

趙鄰幾

趙鄰幾善屬文有名于時　太宗用之　制誥未數旬卒中使護葬淳化末蘇易簡上言鄰幾有子東之亦好學善屬文任北地邑佐部送芻粟死塞下家雎陽鄰幾平生多著文家有遺稾　上遣直史館錢熙往訪之得補會昌以來歷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

所著鈲子一卷六年帝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他書五十餘卷來上皆鄰幾點竄之迹令宋州賜其家錢十萬

徐鍇

徐鍇仕江左至中書舍人尤嗜學該博頎集賢殿李士校秘書時　淑爲校理右樂府中有掺字者俶多改爲操盖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刻若漁陽掺者音七鑒反三撾鼓也禰衡作漁陽三撾鼓詞云邊城晏開漁陽掺黃塵蕭〻白日暗俶嘆服之又嘗召對於清暑閣〻前地悉布塼經雨草生蓮中後主曰累

遺蘖者雨潤復生錯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
木蓋桂味辛螫故也後主令於醫院取桂屑數斗白
布　中經宿草盡死其博物多識如此嘗欲往李商
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判猜言
云裒其贏陵飛走之期既授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
獨恨不知灰釘事乃後漢杜篤論都賦云焚康居灰
珍奇椎鳴鏑釘鹿蠡商

皇朝類苑卷四十一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二

文章四六

錢昭序

錢昭序鄧王俶之族子也為如京副使知通利軍至
道初獲赤烏白兎昭序表獻曰烏乃陽精兎唯陰類
告火德蕃昌之盛示金方馴服之徵懿彼希世之珍
罕有同時而見當時多傳誦昭序文詞作數賦自一
至十凡十篇悉為蘇易簡及江陵從祖所傳誦

湯悅

湯悅父殷擧唐末有才名悅本名崇義仕江南為宰

相建陰初宣祖諱改姓湯初在吳為舍人受詔撰楊
州孝先寺碑　世宗親往駐蹕此寺讀其文賞歎盡
江中主遣悅入貢　世宗為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
書詔多悅之作特為典贍切於事情　世宗每覽江
南字形於嗟重當時朝臣沈遇馬士元皆以不稱職
改授他官後用陶穀李昉於舍人其後擢用危數率
由此也楊文公談苑

王狀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歲五十
年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黃金三紀未佩隨

身之魚賜帶萬釘敗觀在庭之日豈伊敢任得拜恩章車服以膺品儀辨等　國朝故事惟二府割毬路之花文武近班通一例號群仙之様特承南命越度朝規此蓋陛下寵厚老臣禮加常例憫事三朝之舊俾備四輔之榮奉以垂腰既表重鈞之處寶之在体更增上物之華

劉貢父

劉攽王介同為開封府試官舉人有用畜者字介謂音犯　主上嫌名攽謂禮院先未嘗定此名為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而介以惡語侵攽攽不較

既而御史張戩程顥并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為議罪太輕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攽也謝表略曰雖弩射市薄命難逃飄瓦在前忮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唯恐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是也東軒筆錄

錢若水

錢若水為學士　太宗禮遇殊厚嘗草賜趙保忠詔云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擬光詞持晉鼠之兩端　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我意又与趙保忠詔有既除手足之親已失輔車之勢其辭甚矣　太宗御筆批其後云依此詔本極好至今延平寶藏之見金坡遺事

錢熙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來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才擢館職嘗撰三鈞酸文世精絶略曰渭川疑碧早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風徒泣于遷鶯處處覊遊夜雨空悲於斷鴈鄉人李慶孫器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鈞酸文舉世傳

阮思道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明絶人年十七八海州試海水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披碣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月入靈槎聚寒光而落鯤三山神　湛清影以遙連見古今詩話

貶錢惟演詞

時大臣為樞相以非辜降節度使貶謫東會禁林主誥者素為深仇貶語云公侯之家鮮克累訓茅土之後多或墜宗其官其王國之裒緒孽臣之累姻孽臣蓋晉公也時冢宰謂與語曰萬選公其貶語大酷禁林曰當留數句以俟後乎大宰曰笑尚未還憾乎

群燕樂詞

范文正公鎮餘杭令侍讀王樂道公正在幕楊內翰億甫公察論信州未發召還赴闕過抗公厚遇之待排日遣樂史往察判廳請樂詞樂道比之不與來日酒數行遣吏投書於席大槩言陶之學先王之道未始遊心於優笑之藝始其從事訟幕天下之士識皆以陶為賢蓋今巖穴嬌替修立之士無不由明公之門澮灌以至於華顯者獨某不幸更於左右公嘗調之以道德磨之以仁義反以伎戲之事要之非某素望也且今華陽公以吾儒高第之一人尔苟某始者

蹤巖等歷清秩過執事之境必不肯以優伶之辭為猜也公以書示德甫德甫曰彼及當司尤無請也公頗動既而非久移鎮青社樂道少安又王尚書拱辰長安上事理掾撰樂詞有人間合作大丞相天下尤呼小狀元之句又龍圖摯餘上杭事日一曹傣撰頭盞曲有黃歌方聞金雞調羨正待梅之句二吏因受知蒙二公薦擢不數年並陞於臺閣皆絮乎幸不幸爾

章懿太后神道碑

晏元獻公撰章懿李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寔繫后素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推祐之托唯為政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　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　上曰此等事卿置之臣丶不足較當更別改晏曰已焚草於神藏上終不悅遷升祔二后赦文孫丞旨抃當筆協　主意直敘曰章懿太后玉擁慶羨寔生渺中顧復之恩深保綏之念重神御既往仙遊斯遠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言念一至追慕增結

覽之感泣猶日明暘之外悉以東宮舊玩寄賚之歲餘恭大政

文老不衰

嘗謂文老不衰苟正見今大參元厚之絳向在禁林懷荊南旧遊云去年曾醉海棠叢閒說新枝發旧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詞氣不少衰又疑曾公雷恫十筆力向完時曾子宣內翰簡守鄱陽手寫一簡慰之略曰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當來復無有中秘書揚經臣博聪才雅而當俑之趣臣謂余曰此非知其然而為神驅氣使

之然耳

奬詞臣

乾德九年正月乾元殿犇降王朝庭蒙恭定其係有外請説之制甚槃具本文家継上聖功頌次年將東封又進御扎草　上癸之批於紙尾奬之云聖功頌無一字可議後范詩有徽臣自愧頭如雪也向豹天侍玉皇　上和之以賜曰珍重老臣純不巳我慚寡昧継三皇為之美傳（玉壺清話）

賜恩澤出身章服語

景祐初元張唐卿牓賜恩澤出身章服等語詞略云

皇朝類苑四十二　六

青衿就學白首空歸屡陳鄉老之書不預賢能之選靡務激昂而自勵止期華皓以見收　仁宗怒曰後世将不貽其子孫之疑乎　御筆抹去宋鄭公庠別進云久淪叢穴風雲經綸驚逐未出於喬木鶵鳶屡先於鄉版維學識希于遠刲摶風勉屈於卑飛　上顧悦（見玉壺清話）

高麗使先状

高麗海外諸莛中最好儒學祖宗以来数有賓貢進士登第者自天聖後数十年不通中國熈寧四年始復遣使修貢因泉州黄慎者為向道将由四明登岍比至為海風飄至通州海門縣新港先以状致通州太守云望斗極以乘桂初離下國指桃源而逮路誤到仙鄉詞甚切當使臣御事氏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詩尤精如泗州亀山寺詩云門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碁白日閑等句中土士人亦稱之寅亮為其國詞臣以罪廢久之（復與金第）使中國（出澠水燕談）

音韵

切韵之學本出於西域漢人訓字止曰讀如某字未用反切然已有二声合為一字者如不可為叵何不為盍如是　而已為耳之乎為諸之類以西域二

皇朝類苑卷四十二　七

合之音蓋切字之原也如穀字文而大　亦切音也殆与声俱生莫知從来今切韻之法先類其字各歸其母唇音舌音各八牙音喉音各四齒音十半齒半舌音二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声總于是矣每声復有四等謂清次清濁平也如顛天田年邦降龎厖之類是也皆得之自然非人為之如幫字横調之為五音幫當剛臧央是也（幫宮之清當商之清剛角之清臧徵之清央羽之清）縦調之為四等幫滂傍茫是也（幫宮之清滂宮之次清傍宮之濁茫宮之不清不濁）就本音本等調之為四声幫牓傍愽是也（幫宮之清平牓宮清之去愽宮清之入）　四等之声多有無字者如封峯逢止

止有三字邑皆止有兩字殊火欲以皆止有一字五音亦然傍湯康蒼止有四字四声則有無声亦有無字者如蕭字肴字全韻皆無入声此皆声之類也所謂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切須歸本母韻須歸本等切歸本母謂之音和如德紅為東之類德與東同一母也字有重中重輕中輕本等声尽入別等謂之類隔雖隔等須以其類謂唇与唇類齒與齒類如武延為綿符兵為平之類是也韻歸本等如冬與東字母皆屬端字冬乃端字中第一等声故都宗切宗字第一等韻也以其歸精字故精徵音第一等声東

字乃端字中第三等声故德紅切東字第三等韻也以其歸匣字故匣羽音第三等声又有牙用借声類例頗多大都自沈約為四声音韻愈密然梵學則有華生之異南渡之後又雜以吳音故韻厖駁師法多門至於所分五音法亦不一如樂家所用則隨律命之本無定音常以濁者為宮稍清為商最清為角清濁不常為徵羽切韻家則定以唇齒牙舌喉為宮商角徵羽其間又有半徵半商者如來日二字是也皆不論清濁五行家則以韻類清濁參配今五姓是也梵學則喉牙齒舌唇之外又有折攝二声折声自臍輪起至唇上發如鉢字天浮金之類是也攝字鼻音如歆字鼻中發之是也字母則有四十二曰阿多波者那囉拖婆荼沙嚩哆也瑟吒二合迦娑麼伽他社鎖呼拕前一拕輕呼此一拕重呼奢佉叉二合娑多二合壤曷攞多二合婆上声車娑麼二合縒伽上声吒拏娑頗二合娑迦二合也娑二合室者二合佗陀為法不同各有理致雖先王所不言然不害有此理歷世浸久學者日深自當造微耳

又

幽州僧行均集佛書中字為切韻訓詁凡十六萬字分四卷號龍龕手鏡燕僧智光為之序甚有詞辨契

丹重熙二年集契丹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之入傅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鏤板其序末舊云重熙二年五月序蒲公削去之觀其字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後世殆不以其為燕人也已上見筆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公撰石曼卿墓表蘇子美書邵餗篆額山東詩僧秘演力幹敦督歐俾建撰文成演以　二兩置石於相藍南食殿礲訖白歐公寫石之日為具召館閣諸公觀子美書演大喜曰吾死足矣飲散歐蘇囑演

曰鴇乾且未得打竟以辭翰之妙演不能却歐公怒適定力院見之問寺僧曰何得僧曰半千買得歐怒困詬演曰吾之文與庸人半千錢之何無識之甚演滑稽特精徐語歐曰學士已多他三百八十三矣歐愈怒曰是何言演曰豈不記作省元時庸人競摹新賦叫於通衢復更名呼之兩文來買歐陽省元賦今一碑五百價已多矣歐因解顏徐又語歐曰吾友曼卿不幸早世固欲得公之文張其名自與日星相摩而又窮民售之賴濟其乏又非利乎公但哂而無語（見湘山野錄）

皇朝類苑卷之四十二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曠達隱逸

真宗召隱士

真宗祀汾陰召河中府處士李瀆劉巽拜大理評事致仕仍賜緋瀆以疾辭又召華山鄭隱敷求李寧對於行宮隱賜號正晦先生又召陝州魏野亦疾辭不應命（出聖政錄）

陳希夷

陳摶譙郡真源人与小畸同鄉里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鍊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隱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户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摶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金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歲時存問焉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宫中書閣内與語頗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

記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未朝覲此意亦可
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
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荒野神仙之事皆所不
知亦未嘗習鍊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假如白日
升天亦何益於吏治方今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君臣
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鍊無以加此琪等表上
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憂令其徒
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
終聖朝難戀于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二

超谷中織封如法至期卒於石室中故封視之乃預
知也死七日支体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移月不
散（見楊文公談苑）

二

陳摶周世宗常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
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號白雲後來消息杳
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
陽巾草履垂縧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
諫止會軍已興令寢御園百餘日方起兵還果無功
恩禮特異賜號希夷久之辭歸進詩以見志云草澤
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峰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
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
不可留賜宴使宰相兩禁傳坐為詩以寵其歸（見范水燕談）

三

真宗時陳摶被詔赴闕下問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
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見僧進雜錄）

四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人罕見
者開元中呂洞賓有劍術年百餘歲貌如嬰兒行步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三

輕疾皆嘗至摶齋中奇以朱書青紙詩令小童齎寄
摶摶與唱和

五

興國中　太宗召陳摶赴闕摶隱華山雲臺觀百餘
歲　世宗拜諫議不受始四
五歲戲渦水側一青衣媼抱置懷中乳之曰令汝更
無嗜慾之性聰悟過人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
子他日遭遇明主不假進取速動親闕名馳寰海名
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完名子名
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

豈礪閭門人咸爲亦恬勢強併斂入益厚遂長清節

江直木

江直木隱居廬山有至行一夕有盜入舍中直木假寐不動偵貪無他物惟持槖罌而去遺其盖直木候其出戶擲盖与之來日謂人曰器不全成得之安用報曉鷄爲狸所食直木悵然將有報雞之冤者來日持百錢生路隅以俟有持死兎者過即買之割以祭鷄人或謂直木此非理直木曰亦是其類也見楊文公談苑

劉孝叔

刘孝叔吏部公述深味道腴東吳端清之士也方強仕之際已恬於進撰一閣以見志曰掛冠歸去舊烟蘿閒身健養天和功名富貴非由我莫貪他途歧路足風波水晶宮裡家山好物外勝遊多晴溪短棹時時醉唱裡棲羅天公奈我何後將引年方得請爲三茆宮條始有養天和之漸夫何已先朝露歌此闋幾三十年信乎一林泉与軒冕難爲必期見湘山野錄

王昭素

王昭素先生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李者稱之李穆薦之 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求仕致相見之晚年也对曰

草野陋儒無補 聖化 賜生講易 帝嘉之以爲國子博士逾月賜茶藥遣還先生善攝養年九十餘方卒見澠水燕談

魏野

魏野居于陝郊其地頗有水竹之勝客至必留飲酒真宗時聘召不起天禧中卒贈秘書省著作郎野子閑有父風皇祐中天章閣待制李昭言於朝號清遠處士

又

魏野字仲先陝府人不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之跨白驢 真宗祠汾陰召不起能詩有唐人風格卒贈著作郎蠲其家役李瀆之中表兄也瀆卒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仕亦宜去真之後六日而野亦卒人以爲異見春明退朝錄

田聘君

田徵君吉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許授之故詩猶清麗平居寡謗志在經世 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諸公車會奔父喪父之東遊遂謨止王元之舍元之貽書勉進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明綠需之所治著爲元經三篇將上

之不果既而得水衍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答曰昔園和角顏廬巢巖谷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嘗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嘗數百人宋稚翰許家最其高弟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貺伯衆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為二卷又次其出處為睽叟別傳云見澠水燕談

麻先生

麻先生仲英幼有俊才七歲能詩隨侍父官鄜州時

宋翰林白方牧鄜時聞而召之坐中賦詩十篇宋大稱賞翌日宋以院溪牋李廷珪墨諸葛氏筆遺之仍贈以詩曰宣毫歙墨川牋紙寄與麻家小秀才七歲能吟天骨異前生已折桂來十七一試禮部歸以投二親老祿不及養無復仕宦意退居臨淄辨士里則堅父而記覽該洽行義高潔鄉黨化服隣里有爭訟者不決於有司而聽先生辨之雖凶歲盜不入其家富韓公文潞公守青州皆嘗致書幣龐莊敏公出鎮遣其子奉書召至府中禮之極厚累以詩貽之薦其行義於朝詔以為國子四門助教州學教授遠方學者爭師之年年九十先生余祖母長安君兄也或以為宋詩云前生已折桂枝來先生一試不第終身罷舉宋詩已讖之矣

李昭君

陝郊魏處士野南中李昭君瀆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咏相善於東郊鑿石方丈菴以修竹泉流其前曰樂天洞瀆結茅中條之麓曰浮雲堂皆有瀟灑之趣每乘興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瀆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及時即迂悟曰盡云生看雲起時對曰浮雲安能起

耶瀆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

史延壽

史延壽嘉州人以善相遊京師貴人爭延之視貴賤生祿筭瑤稱我人號曰史不拘史我呂文靖公嘗邀之延壽至怒閽者不關門叱之閽者曰此相公宅雖侍臣亦就客次延壽曰彼來者皆有求於相公我無求于相公闢門延之延壽挾術以遊于世無心於用舍故能自重如此

聾隅子

建安黃晞慶曆中遊京師高文古學為世稱重著書

數萬言自號犖陽子晞貪有守不干科舉而貌寢氣寒不自修飾石守道在太學平學官生員厚禮聘晞爲學士晞踰垣而避之故歐陽文忠公詩曰黑鷹聘黄晞晞驚走隣家近臣連年薦其道義詔授京秩將以爲國子司業拜命數日一夕暴卒于景德僧舍士大夫惜之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五老會

慶歷末杜祁公告老退居南都与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嗜德尤爲天下傾慕故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貴莫將西洛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康寧輿徒相得甚歡故祁公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称分曹与掛冠而畢年最高時已九十餘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是時歐陽文忠公留守睢陽聞而嘆慕惜其詩先之因次韻以謝年章云聞說優遊多唱和新篇何惜不傳看見澠水燕談

八

江鄰幾

江鄰幾善爲詩清淡古風蘇子美坐進奏院事謫官後死吳中江作詩云郎郎獄冤誰與辨皋橋客死世同悲用事甚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天然渾厚乃可言詩江得之矣江天質淳雅善飲酒鼓琴圍棊人以酒召之未嘗不往飲未嘗不醉已醉眠人強起飲之亦不辭也或不能歸即留宿人家高度風韵蔚靖郡之比江嘗通判廬州有酒　善琴以坐局不得出江且就之郎中沙門羽士及里巫能棊者數人呼与同姓郎人見之習熟因盡爲圖前列騶導有一人騎馬青蓋其後沙門羽士褐衣葛巾芒屐數人累累相屬意思瀟散惜時無名手此盡不足傳後何必藏稿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九

院也見劉貢父詩話

司馬溫公

司馬溫公優遊洛中不屑世務弃物我一窮通自稱曰齊物子元豐中秋與樂全子訪親洛汭并轡過韓城抵登封憩俊極下院趙嵩陽造崇福宮紫極觀至紫虛谷尋會善寺過轘轅遵西洛留廣慶寺歷龍門至伊陽以訪奉先寺登華嚴閣觀千佛巖躡山徑瞻高公真堂步潛溪還寶應觀文富二公庵之廣化寺拜汾陽祠步伊水登香山到白公影堂詣黄龕院倚石樓臨鄭灘還伊口凡所經遊發爲詠歌歸序之

以為洛遊録士大夫爭傳之

劉孟節

刘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學古好酤嗜山水而天姿絶俗与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晩乃得一名亦不去為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震遣年不止遣使訪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劍鑄之地山奇水清僻無人煙叢篁古木氣象幽絶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為築室泉上為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十

幸無位不克施於時将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与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憑欄静立懐想世事戯吁獨語或以手拍欄杆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迴醉把欄杆拍（司馬温公詩話所載是也）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性超逸深老易善擊劍有縣世志廬丼桐山下稱淄右書生不交世務山東賈同李冠皆尊仰之咸平中契丹内寇舉族北俘樵入虜中訪其親累年不獲乃歸持諸喪刻木為親葬山東立祠奉侍終身太守劉通諸樵居樵踰墻遁去其後高弁為知州事范諷為通判相與就見之李冠以詩寄之曰霜臺御史新為郡棘寺廷評継下車首謁丼桐王處士教風從此重詩書晩自號贅世翁為贊其門曰書生王樵薄命寡志無益於人道號贅世預卜地為郭名繭室中置石榻刻銘其上曰生前投軀以晨不備殁後寄魄以脩不虞後感疾即入臥室中自掩户乃卒命以古劍從葬著遊邊集三參安邊三策說史十篇皆散失濟南李芝為贊世先生傳載其事治

皇朝類苑卷四十三　　十一

治淄川僧文幼募貲即其地復為繭堂并起堂祠樵文幼博能為詩精陰陽地理

李瀆處士

蒲中李瀆處士富宗國初為侍御史有直声瀆少好學有高志長廬中條山下以泉石琴吟自樂未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瀆不起肓表稱謝云十行溫詔初聞丹鳳啣來一片閑心已被白雲留住真宗製詩以賜之時有同郡留異治三傳年老傳李蔚耕不仕以講授為業　真宗亦以一絶句賜之（見澠水燕談）

孫集賢

孫集賢冕天禧中直館幾三十年江南端方之士也郡縣清直晚守姑蘇甫及引年大書一詩於廳壁詩云人生七十鬼為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刺史也須抖擻老精神題畢拂衣歸九華以清節高操羞百執事之類朝廷高其風許再任詔下已歸竟召不起王冀公欽若里閈素交也冀公天禧中罷相以宮保出鎮餘杭艤舟蘇臺欲好款密辭與孫曰老兄淹遲日久且寬衷當別致拜閤公正色答曰二十年出處中書一素交潦倒江湖

不預一點化筆殆事推屬他去廟堂數千里為方面始以此語見悅得為信乎冀公愧謝舟遂行見湘山野錄

孫宣公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傅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僕顧石守道飄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與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勤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遊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麻希夢

端拱初　太宗詔訪高年前青州錄事參軍麻希夢年九十餘居臨淄召至闕下延見便殿賜坐語極從容及詢人間利害對之甚詳多蒙聽納他日訪以養生之理對曰臣無他術惟清心寡慾節聲音薄滋味故得至此詔以為尚書工部郎中致仕賜金紫工部好學善訓子孫景宗與國中登進士甲第孫溫基溫舒祥符中相繼舉進士第為天下第三人而天下麻氏教子有法

張乖崖

楊文公由禁林為汝守張尚書詠移書云張老子今

年七十矣血氣衰劣而然沉昏入靜自守以真排邪忽覩來緘當署大年官若是而守若是又思大年氣薄多病應遂移疾之請盛年辭榮是名高格若智不及氣屑屑羅禍者自古何限大年素養道氣宜終宴以掃地莫致潤屋得君得時無害生民大年知張老子乎老子心無蘊蓄絕情絕意願身若脫屣豈能念他人乎大年自持不宜詠句其語真氣勁如乖崖之在自　宋晉書稱王獻之嘗嘆云吾於文章書禮識人之形貌情性真所謂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三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四

曠達隱逸

孫明復先生

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三女賢甚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婚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

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見澠水燕談

蘇澄隱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奉駕年九十許氣貌翹竦　上延問甚久自言頃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摶結遊于關洛嘗遊從學度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清入杳明移時不絕　上大奇之因問養生之要隱對曰帝王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神太和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號貽素先生

李集賢

李集賢建中恬退喜道遠之風善翰劄草隸分篆俱臻絕妙人得之則寶焉為詩清淡閑暇似其人也有杭州望湖樓詩云小艇閑撐處湘天景亦微風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落　孤汀遠輕煙古寺希時攜一壺酒　到晚涼歸西湖詩有深煙春氣重野月夜痕深之句皆類如此晚喜洛中景物永留司園池亭榭蕭　自如每喜誦楞嚴中四句云將聞

持佛佛何不自聞聞閒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凡起居皆詠之後被詔與張君房集賢校勘道藏時號稱職

朱侍郎

朱昂晚以工部侍郎懇求歸江陵逾年方允正令謝於殿門外後詔賜生時方剏著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漢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為中的賜宴天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為送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陳文惠先佐郎吏有函通齎里送兵千騎迴劃

門之句四十八篇皆警絶一體朝論榮之矛惕亦同
隱皆享眉壽家林(按謂之渚宮二陳荊師陳康克相
俗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亮門人請謚正俗
先生

王昭素

王昭素酸棗縣人學古純直行高於世市物隨所索
價其直賣者反曰買所索實非本價昭素謂之曰汝
且受之免陷汝于妄語答自尔人無敢昭者相告曰
王先生市物不可虚索一夕盜者穿窬將入以積水
滿室不用其穴昭素覺之盡室之物擲于外謂偷

兒曰速去恐有擒者盜斷委物而遁錢盜即忽李穆
昔師之建爲學士薦於史 太宗年七十頰如渥丹
目如盈漆鰥居絶欲四十歲家無女侍上賜坐講乾
卦至九五飛龍在天起整稽顙改容而說 上問曰
何故昭素奏曰此史作爻正文王陛下之今日事引
喻該證微含箴補 上側聽善之據罷留茗果議語
賜國子博士致仕歸中月餘詢至養身之術昭素
曰治世莫如安民養身無非寡欲此外無他上愛之
書于屏凡事壽八十九

王元澤

壬子歲王雱元澤託會稽關杞刻之以廣其傳慶手
世之罕見者有所警焉戊午歲元澤病中友人魏道
輔奏謁於寢對榻一片屏大書曰宋故王先生墓
誌名雱字元澤登第於治平四年釋褐授皇子尉起
身事熙寧天子纔六年拜天章閣待制以病廢于家
後尚有數十言揭衣於屏角覆之不能盡見此亦得
謂之達歟

郭延卿

錢文禧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 唯晚年
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

官歐陽修皆一時文士遊宴吟咏未嘗不同洛下多
水竹奇花凡園囿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
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遊累舉不第以文行稱
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
嘗出仕葺園亭蒔花足迹不及城市是時年八十餘
矣一日文禧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
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
延卿未始出盍莫知其何人也但歡然相接道服對
談而已數公疎奧闓朗天下之選延卿嘆曰陋居罕
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惬

顧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匏樽茱萸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為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庭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嘆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与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盃延客之禮數盃盤無少加于前而談咲自若日入辞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無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為何等物耶嘆息累日不止

馮樞密

三月貴之丈四回

五

馮樞密京熙寧初以端明殿學士帥太原時王左丞安礼以池州司户參軍掌機宜文字馮雅相好因以書託于王平甫曰弄門歌舞妙麗吾閉目不覷但日與和甫談禪耳平甫吾曰所謂禪者直恐明公未達也蓋閉目不覷已是一重公案焉深服其言 見東軒筆錄

王荊公

王荊公再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讓同平章事懇請賜允改左僕射未幾又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于南門外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一驢從數僮遊諸山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潮溝以行盖未嘗乘馬与肩輿也所居之地四無人家其宅僅庇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豊末荊公被疾奏捨此宅為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荊公疾愈税城中室以居竟不復造宅 見東軒筆錄

韓丕為三處士

韓丕少遊李嵩山門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咸秋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為翰林學士 太宗召問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為對上悉令召之而適誥下乃卒朴至召对曰自言不願仕進賜

王明前文本四十四

六

束帛遣還与一子出身適辭後至閉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十年僅至寒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為廬州慎縣主簿數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称東里遺民嘗杖策入高山窮絕處苦思為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出誥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進士本顯達稱其師名聞于朝中宗推輸許家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率迂濶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声俄自草中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楊文公

公与楊文公億爲空門友謫汝州公遊嘗輒每查問
不及他事惟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与公
云山栗一秤聊表寸信蓋汝唯產栗而億与王公忘
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雞黍稿餉之意也

張宗誨

慶曆中張宗誨以秘書監致仕居洛陽一日謁留守
其子輿言君賀監知章以道士服歸會稽明皇賜以
鑑湖今洛中嵩山信景雖非朝廷所賜大人可衣羽
服優游其間何必事請謁宗誨曰吾非白頭老監棄
書何必李賀老作道士服耶時以爲名言宗誨英公

聲賢子見澠水燕談

杜五郎

潁昌陽翟縣有一杜生者不知其名邑人但謂之杜
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唯有室兩間其一間自居
一間子居之前有空地丈餘即是籬門杜生不出籬
門凡三十年矣黎陽縣尉孫軫嘗往訪之見其人頗
瀟洒自陳村民無所能何爲訪孫問其不出門之因
其人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十五年前亦
曾到此桑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時無求
於人偶自不出尔何足尚哉問其所以爲生曰昔時
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与兄同耕後兄之子娶婦度
所耕不足贍乃以田与兄攜妻子至此偶有鄉人借
此屋遂居之惟与人擇日又賣一藥以給饘粥亦有
時不繼後子能耕鄉人見憐与田三十畝令子耕之
尚有餘力又爲傭耕自此足食鄉人貧以醫卜自給
者甚多自食既足不當更奪鄉人之利自尔擇日賣
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
問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書問觀何書曰曾
有人惠一冊書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亦不知淨
名經何書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并書亦不知

所在久矣氣韻閑曠言詞精簡有道之士也盛寒但
布袍草履室中　然一榻而已問其子之爲人曰村
童也然質性甚淳未嘗妄言未嘗嬉遊惟買鹽酪則
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傍
遊一步也予時方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閑
話軫遂及此不覺蕭然頓忘煩勞

种放

一

景德中种放賜名　歸還嵩山　真宗治酒資政殿
餞放當直者四人領爲時所司不宿具皆相顧不敢

坐　上親乃定位次翰林學士晁迥西向背政殿學士王欽若東向知制朱選南次迥侍制戚綸次欽若放北面對上特示客禮酒半上賦七言詩一章賜放和侍臣皆賦士大夫崇之

二

种放明逸少舉進士不第希夷先生謂之曰此去逢豹則止他日當自出於衆人初莫知其意放隱於南山豹林谷　真宗召見寵遇非常拜工部侍郎皆符其言

三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放孝行高古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絶　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關龍圖閣召輔臣觀焉　上嘆賞之其後并棠魏野郊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之故野詩云幽居帝畫看

四

初种隱君少時與弟汶往拜陳希夷 傳 陳宿戒廚僕來日有三客膳於廊終旦果至惟邀放升堂敘勤聊以一絶贈之曰鑑中有客白髭多鑑外先生識也麽只少六年年六十此生陰德莫蹉跎种 之不曉但屈指以三語授之曰子青帝友而無科名晚為權貴所陷种又乞素履之術陳曰子若寡欲可滿其數种因而不娶 壽六十一

五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能屬文既長父昂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与母隱於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為廬以講習為業後生多從之學間得束脩以自給着書十卷人多傳寫之所為歌詩亦播人宋維翰為陝西轉運使表薦之　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

闕量才收用放素与張賀善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託賀為奏章稱疾　太宗曰此土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謂曰嘗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名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遂辭疾母悉取其筆硯焚之与放轉指窮僻人迹罕至後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於錢若水求還若水還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覲是掠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千疋粟三千石咸平末張齊賢知京兆

府表薦呂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

六

真宗初召种隱居放至闕以數對稱旨日高中人送中書賜諸相皆盛服俟其來种隱居幅巾韋布長揖而已楊大年聞之頗不平以詩嘲之曰不把一言裨萬乘祇叉雙手揖三公　上聞之獨召楊曰卿安知無一言裨朕乎出一皂囊內有十軸乃放所奏之書也其書曰十議謂議道議德議仁議義議兵議刑議政議賦議安議危大年觀之從容奏曰臣當別日貫對謝之 見湘山野錄

石曼卿

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當世氣貌雄偉飲酒過人有劉潛者亦忠義之士也常与曼卿為酒敵聞京師沙行王氏新開酒樓遂往造焉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怪其所飲過多非常人之量以為異人稍獻肴果益取好酒奉之甚謹二人飲啗自若傲然不顧至夕殊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喧傳王氏酒樓有二酒仙來飲久之乃知劉石也

二

石曼卿一日謂秘演曰館俸清薄不得痛飲且僚友之始適柰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謁不可不見不數日引一納粟牛監簿者高貲好義宅在朱家曲為薪炭市評別第在繁臺寺西房緡日數十千長謂演曰某雖薄有貲產而身迹塵賤難近清貴慕師交遊盡館殿名士或傋奉有闕無惜示及演因是攜之以謁曼卿使令置宮醪十擔為贄列醞於庭演為傳刺曼卿愕然問曰何人演曰前所謂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別舍介繁臺之側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閑語演曰繁臺寺閣虛爽可愛久不一登其生離席曰學士與大師果欲登閣乞

預寵諭下處正与閣對容具家蔬在閣迎候石因諾之一日休沐約演同登演預戒生生至期果陳具於閣器皿簡核冠於都下石演高歌褫帶飲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遊可紀以金漬墨濡巨筆以題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塵賤之人幸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石雖大醉猶握筆沉思慮無其策以拒之遂目演辭舞佯声諷之曰大武生捧硯用事可也竟不免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得全牛 見湘山野錄

三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鄰有一豪家日聞歌樂之声其僮僕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為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曳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郎君素未嘗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請曼卿即衫帽見之坐于堂上久之方出主人者頭巾繫勒帛不具衣冠見曼卿全不知拱揖之禮引曼卿別館供帳赫然坐良久有三鬟妾各持一小盤至曼卿前盤中紅牙牌十餘其一盤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

三易齋先集四十四　主

擇一牌其一編餚饌名令擇五品既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各執餚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艷麗粲然一妓酌酒以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餚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別左右其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亦翩然而入略不揖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憒然愚騃殆不分菽粟而奉養如此極可怪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鄰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鄰家亦不識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

張乖崖

張乖崖少時任俠擊劍心溢六合將遺世仙去始与逸人傅霖者同學霖隱不仕公中第日光顯散遣親客四方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語巢由莫相咲此生終不羨軒肥晚歲罷成都轉運守宛丘詞訟簡稀一日卧鈴閣有被褐騎蹇驢氣貌高勝者叩門大呼曰尚書青州傅霖來閣吏異之走白公聞驚且喜倒屣出迎召吏責曰傅先生天下賢士乃守不得友尓何人敢姓名乎霖即從容咲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耶公道舊且問何昔隱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曰詠亦自知之霖

三易齋先集四十四　面

曰知復何言翌日而去後一月公薨于鎮云乖崖事迹滿世咸謂公弄丸霞酌天醴出入清都者久矣及得傅傅霖事然後知其為真仙無疑余謂若子房於黃石公武侯於龐德公李巢師于虬髯客顏魯公於張志和李太白于賀知章少陵于司馬子微文章詩古今功業蓋後世者未嘗不遇寰宇外士摩發激勵而後光華烜爀僾動千古者又特豈乖崖而已世不尚師友而聞道者鮮矣 西清詩話

邢惇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於鄉曲家居不仕真宗末以

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　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勑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見淶水記聞）

張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　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與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使作王言司隸不用之則褒崇之病叟耳有文三十卷行於世（見雲斎新話）

皇朝類苑卷之四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仙釋僧道

中國長公主

太宗第七女中國大長公主生不茹葷端拱初達延壽寺對佛願捨為尼　真宗即位遂乞削髮　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固酬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中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之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慈報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頫曰崇眞藩國近戚及掖廷嬪御願出家者若秦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王女惠安縣主凡三

十餘人皆願出家詔普度天下僧尼中國俗壽止三十八尼夏十有六人（見湘山野錄）

又

初中國長公主為尼掖庭嬪御隨出家者二十餘人詔兩禁送於寺賜齋饌　各令作詩送惟文僖公彭年尚有記者云盡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向殘春因驚風燭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疑軸錦梵声纔舉訝梁塵從茲艷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或云作詩之說恐非都下好筆事者能於鵬碣天曲声　之

呂先生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絶于五星門扉之上俗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遊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傳州篆千年術口誦黄庭　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迹户長扃後為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常人書也

二

潭州士人旻釣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哭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取

三月有先本四一五

壽曆視之果其日有華州回客設供項年滕宗亮謫守巴陵郡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神氣　遗勝知其異人口占一詩贈之曰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空一劍横回閣之慨然大嘆而莫知所之

三

呂洞賓者多遊人間頗有見之者丁謂通判饒州洞賓往見之語謂曰君狀貌頗似李德　他日富貴皆似之謂咸平初与予言其事謂今已執政張洎家居忽外有一隱士通謁乃洞賓姓名洎倒屣見之洞賓自言呂渭之後渭四子温恭儉讓於海州刺史洞賓系出海州　議所任官唐書不載宋紙筆八分書句云功成當落破衣年俗以衣字為二八洎年六十四卒乃其識也洞賓詩什人間多傳寫有字詠云朝辭百越暮三吳袖有青蛇膽氣麁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又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一粒粟中藏世界二升鐺内煑山川之句大率詞意多奇怪類此世所傳者百餘篇人多誦之楊文公談苑

養素先生

三月有先本四一五

尚書郎李觀自言為進士時往遊南岳道過潭州旗亭買酒忽有一人荷竹畚持釘杖之具徑至問觀曰閣君將之南觀岳頗識養素先生藍方否觀曰固將往見之其人曰奉煩寄声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言訖徑出不顧觀至南岳訪方具道其語方愕然驚異因問曰其人眉間得無有白誌乎觀曰然方大驚嘆曰吾不遇此命也所謂劉海蟾者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術以出之念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今声聞相通而不得接吾之道不成矣觀急回訪於潭州已亡所在是年方卒見東軒筆談

劉道

晉公舊有圃在保康門外圃內有仙遊亭仙遊洞景趣瀟洒有道士劉道相往來道作仙遊亭詩贈公云屢屢仙遊亭上醉仙遊洞裏杳無人他時鶴駕遊滄海同看蓬萊島上春公莫曉其詩公南還道往見公於崖分方思其詩乃知道異人也與之泛舟海上而飲公曰今日之遊識子之詩意也見名賢詩話

華陰隱人

華山南有川廣袤數百里連山洞不知其極人有登蓮華峯絕頂俯瞰人煙舍屋相望四時嘗有花木疑

靈仙之窟宅又云秦人避難者居此其後裔也開寶中有數人衣服異制出華陰市中人語之曰我居華陰川因採藥迷路至此何　也後不知所詣疑其地仙見楊文公談苑

峨眉山

太平興國七年嘉州通判王家奏往峨眉山提點白水寺忽見光相寺西面屋上山皆　色有丈六金身次日閣有羅漢二尊空中行坐入紫色雲中見玉壺清話

曇穎機辯

錢子高明遠始中大科知潤州值上元於因勝寺法堂設戲蟶庭下以花磚遍甃嚴雅使新子高飭役徒掘磚埋柱詩長老達觀師曇穎者法辯迅敏度其氣驕難諷但詳其語曰可惜打破八花磚錢然之謹不敢動

契嵩師

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沒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既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後詐以烈火重煆煆之愈堅嵩之文僅恭韓柳閒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攜詣闕下大學者若今百揆王相歐陽諸公皆低　以禮為王仲儀公素為京尹特上殿以

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重体究察至死無犯火能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怪其累多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周及終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詩頗老杜楊公濟嗇收全集公濟深服其才答嵩詩有千年尤可照吳邦之句

無名高僧

成都無名高僧者誦法華經有功雖王均李順兩亂於蜀亦不敢害一旦忽一山僕至寺言先生來晨請誦經在藥室俟僕至則已在外引入溪肩數重嵐中有一跨溪山閣所居也僕傳其語曰先生請師誦經

老疾起晩誦至寶塔品須見報欲一聽至此品報之衆出野服藜杖兩眉垂肩但揖焚香則聽ゝ罷遂入不復出將齋以藤盤竹著林飯一盂芭蒟數甌不調塩酪右美并食訖僕持襯一錢敬施之曰先生寄語上人遠到山舍不及拳送蓮僕送出路口因中途問僕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因大駭欲再往僕遽失之凡山中尋三日竟迷舊路歸視襯資皆良金也中五六金一半尚鐵由茲一臈身輕無疾天禧中已一百五十歲長進都市後隱不見

王自有著九人合日一王

六

羅真人

太平興國四年躲州羅江縣羅公山真人羅公遠舊廬有人乘車往來山中石上有新轍迹深三尺餘尽五色知州种士衡緣轍迹至洞口聞鷄犬声（見湘山野録）

胡僧法調

西晋時有胡僧法調至洛陽見晋家宮門嘆曰此正是兜率天宮但生死之力營建非道力所成耳將終与徒衆別謂之曰山河天下皆変滅而况人身而得久長但能專心清淨屏除三毒形體雖乖其會必同言訖而卒

佛經

佛經之入中國自竺法蘭摩騰二師以後漢明帝暨至白馬寺首譯四十一章經歷晋及十六國南北暨唐皆梵僧自三天竺來自華人之善竺音者迭相翻譯訖開元録凡大小乘經律論聖賢集共五千四十八卷至此元又別録新經二百餘卷元和之後譯經遂廢　太宗太平興國初有梵僧法賢法天施護三人自西域來雅善華音　太宗宿植佛記遂建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訪得鳳翔釋清照深識西竺文字因盡取國庫新貯西來梵夾首令三梵僧銓擇未經

王自有著九人合四一王

七

翻者各譯一卷集兩街義學僧平議論難蜂起三梵僧以梵經華言對席讀衆僧無以屈譯事遂與後募童子五十人令習梵學獨得惟淨者乃江南李王之子惠悟絶意能通天竺二字　今上即位初陳想建議以為費国家供億頗罷之　上以先朝所留意不許及今所譯新經論夆凡五百餘卷自至道以後多惟淨所翻也大中祥符四年釋衆上言請如元正造録詔令潤文官參知政事趙安仁与翰林學士楊億同編修凡為二十卷乃降賜　太宗所作釋門文字令編其名題入録安仁等及釋衆在上表請御製釋

門文章許之六月三日賜御製法因前集七卷共論次其文理以附於先皇之次而冠于東土聖賢集之首釋經院置潤文官嘗以南北省官學士充中使一人監院使釋經常以梵僧後令惟淨同釋經梵字業受譯綴文以一人許議二人皆選名德有義學爲之

喻浩造塔

錢鏐曰釋迦真身舍利塔見於明州鄮縣即阿育王所造八萬四千而此震旦得十九之一也鏐造南塔以奉安假在國天所屢作延燒此塔一人奮身穿烈焰登第二級持之而下衣裳膚体多被燒太平興國

初假獻其地 太宗命取塔葉中度開寶寺西北闕地造浮圖十一級下作天宮以奚舍利葵日上有异微行自安置之有曰光曲塔一角而出上雨 其外都人萬衆皆洒泣燃指焚香于臂掌者無數內侍數十人願出家洒掃塔下悉度爲僧 上謂近臣曰我曩世嘗覩佛座但未通宿命不能了了見之耳初造塔浮浙東匠人喻浩不食葷茹惟絶巧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於故帷幕但聞推鑿之声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拄齟齬未安者浩周施視之持挺撞擊數十即皆牢整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高浩曰京城多北面而此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津浹經一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而浩求度爲僧類數月死世頗疑其異 見文公談苑

吳長文

吳長文博學通古今尤不喜釋氏其父卒不召僧不作佛事居嘗閭巷細民与其父相往來者人贈二縑子華爲長史作墓銘都不及之蓋子華信奉釋氏韓魏公亦曰此事親之際尤爲難也

死後出家

熙寧十年王禹玉丞相癸王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

遺言乞度爲女真勃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冲靜大師 見倦遊雜錄

建寺

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世宗廢爲龍興倉國初寺主僧屢擊登聞鼓求復爲寺 上遣中使持劍以詰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爲倉厫以貯軍粮何故煩瀆也朝廷命断取汝首仍戒之曰倘僱褰怖畏即斬之臨刑無懼色未可行既祇其僧神色自若引頸就戮中使以聞 上大感嘆復以爲寺官爲營葺極於宏壯又修舊封禪寺爲開寶寺前臨官街北鎮五丈河屋

數千閭連數坊之地極於鉅麗

西域僧覺稱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謂延見之嘉其敏遣人送至于袁與譯同來設茶問之譯云入此國見屠殺豬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惡彼西土或一國人全不食肉予問能留其土否覺稱云頗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念本國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請淨公譯云稱旨催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業

賦福句議能說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　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至金剛坐而已詔尚書造以給之覺稱自言踏蘭左國人刹帝利姓善尽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与北方絕異

雲路入定

吉州西峯寶龍院僧崇路常入定歲餘一出大中祥符三年　上遣中使趙履信取至闕下宣於北御園令中扃鑰之月餘出定若吉求歸阜賜以遣之見楊文公談苑

王中正

汀州王捷少商江淮閭賊平初遇一人於南康逆旅衣道士服儀狀甚偉後屢見之授其黃金術仍付以神劍且戒之曰非遇人君不可妄泄後祥狂呼上號市中配流嶺南逃歸京師撾登聞鼓自陳　上乃与語悅之命之官更名中正寓居中官劉承珪承珪上言數聞中正与人語声如童子云我思命真君也中正巫遷神武大將軍虜州團練使嘗以藥金銀獻上以助國費卒賜嶺南節度使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院西至今御府猶有中正所獻金及爐鉡殘藥見澠水燕談

王欽政

王欽政伯庸得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唳哌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訝須臾闔宅中物变畢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宜大書爾

日本僧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劄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僚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凡及第者常三十四人國中專奉

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將蚨歌老列子神仙傳朝野僉載白集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 上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於上寺寂照頗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悅之謂姑蘇人與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

吳門寺其徒不願往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鄙銀艱免俗莱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奉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以歸向寂照東遊於道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與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因日不暫舍云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至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遇書云嗟呼絕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

人生之限何以過之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老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先兆棲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悅甚悅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日本後題寬弘五年七月又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諳唐歷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便風為望商人重利惟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絕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為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上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塋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

而野人若遇章草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大相治部九卿之列見楊文公談苑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以字行能屬文善史書周廣順中累為周易博士既乾州司戶秩滿遂不復仕多遊岐雍京洛間縱酒逢人無貴賤常口稱猫遇山水佳處絕糧數日不食盛夏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大寒鑿河冰而浴浴傍冰斷皆釋 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縱酒自肆謗讟時政 太宗怒決配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鑿地窟䠥容面而卒遂稾

葬於道左後數日擕取其尸改葬視之空〻若蟬蛻然

許旌陽家田夫

洪州西山有異人於大夫婦出入山中相傳許旌陽家田夫也旌陽使取米及歸授宅昇仙矣遂止為地仙於大有詩云自從明府昇仙後出入塵寰直至今不是藏名渾時俗青柴沽酒貴安心妻寄於大詩曰昨日同行過翠微雞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為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至今有見之者

朱池寺僧

余往歲待親睦州壽昌縣朱池寺寺僧年方數日弟

子出年前一日手寫一頌云孤燈寂寂夜堂深寒雨瀟瀟響竹林大抵浮生類如此不須哀怨動悲音字甚端謹恐亦異矣見青箱雜記

皇朝類苑卷之四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仙釋僧道

趙自然

趙自然太平州人夢一人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出登山曰汝有道氣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柏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又夢老人教以傳書數百字寤記之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天篆也乃道家符籙耳　太宗召賜道服後因病食穀如故

神仙二事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

任衢州監酒稅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襤褸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上齒數揩而良久歸家而人見之咲曰何為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鬚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已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白如雪又正郎蕭渤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挼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姓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丹于渤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皆成銀渤召丞相荊公姻家

是時丞相當國子為宰士日覩此　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拋去物之石遂無驗石齊人也時魯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物既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聞物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一佛牙子先謂　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視之其牙佛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墮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著床榻摘

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予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　詔入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

吳僧文捷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人言予群從遘為知制誥之杭州禮為上客遘嘗學誦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永緣起觀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毋憂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通忽使人與一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稍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常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缾中水咒之則湧立有一舍利晝夜轉於琉璃缾中捷行道繞

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郎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以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缾耳忠厚齋戒延文捷加持必回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相續也

金剛題誌

郢州漁人擲網於漢水至一潭底舉之覺重得一石長尺餘圓直斷　細視之乃群小蛤鱗次相比綢章固以物試抉其一端得一書卷乃唐天寶年所造金

剛題誌甚詳字法奇古其末云嘗博士蕭比陽縣令來均施比陽乃唐州屬邑不知何年墜水中首尾略無露漬為土豪李孝源所得孝源素奉佛寶藏其書龕錯後之水中客至欲見則出以視之孝源因感經像之聖異施家財萬餘緡為佛經一藏于邛州興陽寺特為嚴飾

鴈蕩山老

熙寧七年嘉興傳道觀號通照大師為秀州副僧正因遊溫州鴈蕩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

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謂道觀曰今宋宗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觀曰龍寄之丹欲去又謂道觀曰年歲當大疫吳越尤　汝名已在死籍今食吾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中取一柏葉与之道觀即時食之老人曰定見矣慎守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富貴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觀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

夢老人趣之曰時至矣何不速上闕獻藥夢中為雷霆駈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京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為狂人不受其獻明日京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幹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粟錢百千同道觀乘驛詣鴈蕩山求訪老人不見復乃於所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輔臣曰此但預示服藥兆耳問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盧山錢文

盧山太平觀乃九天採訪使者祠自唐開元中創建

元豐二年道士陶智仙建一舍令門人陳若拙董作發地忽得一缾封鐍甚固破之中皆五色土惟有一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若拙得之以歸其師不甚為異至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為應元保運真君遣內侍廖維持御書殿額賜之乃與錢文符同時知制誥熊本提舉太平觀具聞其事召本宮主首推詰其詳審其無偽乃以其錢付廖維表獻之見東坡

趙抱一

秦州趙抱一者初嘗收牛田間一夕有人叩門召之

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俄至山崖絶頂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駭異能側會迎揖邀其下聞樂声以為群盗惟集令氏呼梯山而上至則無所覩惟抱一獨在後以下之自是不食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非角詔賜名為道士見抜先

賀蘭捷真

賀蘭捷真不知何許人為道士自言百餘歳善服氣不俾寒暑往來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喫錯腐數斤後召至闕下　真宗賜之以詩

禮法師

明州天台教主禮法師高僧也聚徒四百衆以往生淨土訣勸衆修行晚付僧修三年懺燒身為約揚大年慕其道王以書留之云僧聞我師此修千日之懺持捨四大之軀結淨社之十僧生衆邦之凡品竊曾具懇冀徇群情乞住世以為期廣傳道以與邪俯希垂諾要接晤風後禮師終不諾人諮書州天竺式懺主托渡江留之億再拜則為明州李教主宏法順心精修懺法十人之淨侶約千日之近期決取樂國之往生並村久先之正受再懷景重切欲挺留識以天台大教宗師海國群倫之歸嚮傳演秘詮之學增延慧命之期冀期住世之悠長廣作有情之饒益遂形邀請罄叙誠言得其報音確乎不奪慮長人天之眼目熟為象季之律異懺生大師同罪哲師並化本國可頻涉錢塘之臣浪造鄞水之淨居善悅無窮宜伸於理奪真機相契須仗於神交是年延鄞遨永興冠相國薦紫衣留之馬拒副知郁請大年撰其文全文神道碑潤筆一物不受止永為一師衆為樞奏臣撰碑況辭臣潤筆國之常規乞降聖旨碑受臣所贈真宗召大年問之因得以其事言　真宗深加嘆重謂大年曰但傳朕意留之住世君師號朕与之潤筆卿

宜無讓遂賜號法智大師住世七年方入滅戲布白碑其異於塔

光梵大師

譯經鴻臚少卿光梵大師惟淨江南李王從謙子也通敏有悟識解五竺國梵語慶曆中朝廷百度例務戒省惟淨知言者必廢譯館不若預奏乞罷之臣聞在國之初大建譯園逐年聖節西域進經合令新舊何甞萬軸盈函溢屋佛語多矣又況鴻臚之設虛費康祿恩賜用給衆養尸飫乞罷廢　仁宗曰三聖崇奏朕焉敢罷且又躲貢所籍多件皆異域文字非鴻

臨安辨因不允未幾禮中丞道輔累乞廢罷　上因
出惟淨疏示之方已景祐中景靈中公館備斛木木
既分中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字傍行之狀因進呈
仁宗遣都知羅宗勲譯經潤文使夏英公　請傳云
號特詔閣堂遵擇（凡聖譯經即閤之門閤堂）棄將祥異之語以識
國獨淨梵天香遵擇瑜刻方曰五世無此字不通辨
譯左璿志曰諸大師且頌聖意君稍成文辭館恩例
不淺而英公亦此意誠之淨因曰其等幸苦窮紋稍
可變辨識教門之珠光恐意日彰謬等之迹雖嘉祐
何補二宮竟不能屈遂稍非字惟淨皇祐三年入滅
碑其塔者此二節特不書揩哉

趙山人

趙山人景趙昂學士親弟向為東陽簿秩官歸似有
所遇八十餘歲猶在塵中未嘗騎馬遠近携一枝拄
杖而去皇祐初至虞城旅邸翹一足坐于牀倚杖而
終其屍不壞于今在虞城尼寺安厝

謝仙火

歐陽永叔侍郎說永州有一亭為火所燒獨存一柱
柱根不倒刻三字云謝仙火好事問何仙姑仙姑永
州之異人也仙姑曰此雷部中有姓名夫婦二人所
長㨗三尺瑩白如玉其名謝仙主火行者（見趙康靖公見聞錄）

行火真君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所存真遊殿既而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火遷于洞真洞真
又火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遺遂又遷于景
靈而宮司到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
必不免須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
都人謂之行火君真也

黄覺

黄覺善詩梅呂言出鎮幷州覺贈詩曰五馬雍容出
鎮時都人曾看好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朝
受聖知帳下宣容森劍戟門前行色擁旌旗雲龍古
戍黄榆暗雪滿長郊白草衰出去暫闊貔虎幕歸來
須占鳳凰池髭闇未有一莖白陶鑄蒼生固不遲梅
雅自修飾容狀偉如得詩大喜覺仕宦不遂嘗送客
都門下旅舍中見一羽士在側因取所携酒炙呼道
士共飲食之既罷道士舉盃撥水寫呂字覺始悟其
為呂洞賓也道士又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江南
官及期見道士懷中大錢七其次十又三小錢曰數
不可益也予藥可數寸許告曰歲旦以糜酒服之可保一

歲無疾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無盡作詩曰脈頭
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見劉貢父詩話

許昌齡

穎陽石唐山一峯特峙勢雄秀逕通絶頂有石室邪
和璞養心處也治平中許昌齡者安世諸父早得神
仙術狀來求居後遊太清宮時歐陽文忠公守亳社
公生平不肯信老佛聞之邀致州舍與語豁然有悟
贈之以詩疑公集中載許道士石唐山隱者皆昌齡
也一日公問道許告以宮室已壞難復語此但明了
前因猶庶幾焉其遊嵩山見神清洞事公然有所契

語秘不傳後公歸汝陰以詩寄云石唐仙室紫雲深
穎陽真人此心真人已去昇寥廓歲歲巖花自開
仍崖神清洞 鑽樓臺雲深路絶無人到鸞鶴今應
落昔公曾為洛陽客偶向岩前坐盤石四字丹書萬
待我來公又嘗手書昌齡詩南庄相見北庄居更入
深山十里餘幽谷每尋樵徑上真心還與世情踈雲
中犬吠流星過天外鷄鳴曉日初昨日有人相問訊
旋將落葉寫回書讀此想見其人矣神洞清世固評
其事而昌齡尤瑰異信公真神仙中人也見西清詩話

正覺禪師

僧本逸俗姓彭氏福州閩人也幼不茹葷九歲出家
年十五辭普度思不受後四年遊方至廬山依開元
寺暹禪師至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賜
以紫衣號正覺禪師自王公至士庶皆慕之於紹聖
三年六月中升堂舉手示衆曰撒手那邊千里外迴
頭堪作大中 衆莫之測翌日沐浴更衣升堂集衆
而逝衆乃號呼曰師意何不留一言而去須臾師復
開目伸手索筆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
通一線鐵牛觔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遂擲於
地儼然而逝方暑經三日體色不變都人敬禮者

雲集衆乃葬師於東郊之塔

張乖崖

乖崖公在蜀設廚封羊及百口其毛角各行人估價
納錢送一僧院令與羊子轉經有一學禪僧得錢來
謝公與之坐且曰微生 來不轉經昨日亦為羊子
轉經兩卷公厲聲曰和尚轉則便轉和尚如 得便莫
轉爲甚恰 羊子轉可起之公動不容侯皆若此類

二

乖崖公言未及第時至鄭州有一山人氣貌甚古同
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之事問不言 氏自稱神和

子而已暫明為別語吾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吾猶異
之昨因患頭瘡未損蒙聖恩差人內侍省高班醮白
爾到川奉傳聖旨撫問卿治邛不易頭上瘡子痊否
其感君父至恩遂於龍興觀設醮乞保殘軀畢期報
國是夕五更寐中夢昔神和子謂吾曰頭上瘡公勿
疑不是死病及覺語与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
鄭餡州處士贈神和子歌索而閱之亟異其事乃建
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仙遊閣吾故曰神仙既便於西遊
士庶不妨於登覽其歌先在觀內五靈院刻石存焉

乘崖公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
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幅巾道服而趍
真君降堦接之禮顏隆盡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
顧似有欽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
事者戒令其服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
卽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感真君尊遇如此
且居某之上座邪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
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
糶之價且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
民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即索公裳令
二吏挾之使端受四拜嗚呼古先賢聞一善言見一
善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而公以夢中所得屈
己一封部中人夫豈詐善以要譽哉欲使人知神明
有以勸察而不敢私耳然則公之所積又當如何二
公名字同在仙籍而黃君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
比比青崇建炎四年十一月一日　開封劉靖子真書
于妙嚴院有樂道積善者為我刻板以廣其傳異其
聞黃氏之風而慨之者推賞善救物之心膺天道好
還之德神明其善福壽無量豈曰小補之哉（見忠定公語錄）

風和尚

邢州開元寺僧法明落魄不撿嗜酒好傳每飲至大
醉惟唱柳永詞由是邢州人莫不侮之或有召齋者則
不赴有召飲者則惟然而從酒酣乃謳柳詞數闋而
後已日以為常如是者十餘年里巷小兒皆目以風
和尚一日忽謂寺衆曰吾明日當逝汝寺無出觀吾
往焉僧咲曰豈有是哉翌日晨起法明乃攝衣就座
遽呼衆曰吾往矣當留一頌而去衆僧驚愕急起以
聽法明曰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酒醒
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跌跏而逝衆嘆異之因
以厚葬焉

黑殺將軍

開寶中有神降於盩厔道士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与玄武天蓬等列為天之三大將言禍福多驗每守真齋戒請之神必降室中風肅肅然声如嬰兒獨守真能曉之太宗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館于建隆觀令下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太宗以其妖將加誅會晏駕　宗即位築宮於山陰將塑像請於神神曰我人形怒目披髮騎龍按劍前指一星如其言造之六年宮成封神為翊聖將軍每歲春秋遣中使祈賽立碑記其事守真時來京師得召見至道三年春　宗弗豫召見真至令為下神守真屢請神不降歸終至而卒後數日宮車晏駕此事異也見楊文公談苑

僧無夢

有僧法名無夢自云鄆州人多教化村落閒手持一木牌上書詩二首一云身為車兮心為軾隨何所息文梨火聚是誰無自是不除荆与棘云云身為客兮心為主主人平和客安堵若還主客不康寧精神管定隨君去後至封丘縣留國林子一片地可以寄吾身乃坐化去見名賢詩話

僧惠圓

僧惠圓俗姓于氏開封酸棗人也本田家子幼出家於本邑建福寺德禮光為師性魯家語言衆以奴隷畜之然執勤不懈久之主僧乃出嘗度牒俾為僧居數歲乃辭師出遊師初不許已而諾之惠圓幼依佛教未嘗知有禪宗故聞南方禪刹甚盛乃諸江州東林欲学其道而至惠圓舉止山野辭語鄙俚輕亟不揚衆莫不指以為笑一日衆閒問衆曰如何是禪衆見惡長嘯戲謂之曰對閒鳴者乃禪也惠圓不悟其旨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行庭閒忽足顛而仆起乃釋然有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一頌汝能書乎為我題之壁閒行者笑而許之其辭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要下包一輪明月杖頭挑翌日延離東林長老法聰因過惠圓留題之所驚謂左右也誰作此頌一人前白曰向一村僧題之於此法聰曰又被這漢打了一贏乃迹其所往莫能知之後紹聖閒有鄉人見之於餘杭視容貌無驚人處真得道之士也見雲齋廣記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訓從　太祖北征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亢在亢於德則其數乃龍恐与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目眩以油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　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初夢持鏡照天列宿满中引鏡鈎之遂通星緯之學

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鑰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　太宗詔修之　太祖善望氣一歲晚春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雨大下時有司拱蹕無雨仗因駐蹕營門以避之謂左右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贇在營方　後侍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高後守恩爲節度使守贇知樞密院事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於天氐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太平而昌又按元命苞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六合平定鑾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斂無横宜此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献文于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尹京畢士安爲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蔭除太宗令朝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寇公上曰

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淨爲朕選何朝有重德稱姓者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喜遂用參大政時利用爲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後往往凌詬於廟公處其間常溫容以平之不踰月与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　太宗謂李沆曰朕固欲相士安者頃夢顯教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非久當相陛下夢中嘗熟視之乃士安也見玉壺清話

華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郡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畢

彥輔郎中嘗說云初夢兩緋衣召入大府廨甚有紫衣當按者此王也宜無下投以沙盆副因目使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至呵罪解衣罪云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罔官耶罪者呼觀音因者皆稱和而　者究繫者釋俱出罪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罪同官開封府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　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速基葺修夷陵縣廨宇頹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為意速三夕夢之方少異焉因語同僚亦未及異之然亦未知修葺明日報至歐陽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荊門朱感甚夢待之特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遠謫自處茲事隸謹稟皆欲板於庭州將長伺之俱入門先抱笏降于陛至滿任不敢前客歐公親語其事于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輩陣成　賦蓋太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之

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夫何有司以對偶失題因黜之還胡旦為狀元公憤然毀裂儒服欲學於陳希夷摶趍豹林谷以弟子事之決與仕志希夷有風鑒一見之謂曰子當為貴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庭火起坐客無奈惟賴子滅之然禄在後年此地非棲憩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牓中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前左僧道紹倫妖蠱之數至則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果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又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鑒天師者上題云請于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府文鑒至是日特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洎開乃所畫野服攜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

五月二十一日夢闕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
緡輸重鼓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
祥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
雖極智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㬋印迭授因飢而流
亡者收千户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粒牛粮懇祈甚幸
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出拜
空中紫緞衆簇者貌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遣一
緑衣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此童為

宰相子受託既寤殆曉假食于楚靈王廟作詩誌於
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為後果生一子即慶之
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以貴蔭為奉禮
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搢神子性佚紫府丹臺闕
事有木詩不逸星漢使維識是靈提祥符任子職謂
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為玉童只為吾父未獲相印
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憶丙申之
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宗聞其才
矜恤甚命尚官就宅加贈樞密賜進士及第其詔於
室.

張容學

張容學隶知冀州一日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
公念極俾設架釘其門足三日臨之議者頗快為后
旬年忽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怨宣公力
疾促赴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簾立軒壓慶之隔
簾厲声曰爭得非法殺人人認其声乃　真宗也不
知其端不敢奏辯斯須又曰張隶爭得非法殺人公
方奏曰臣未發入仕遵謹憲章豈止　筆極與雖一
笞扑亦覆覈精審　上曰卿自与本人對辯引于殿

西南隅啟一欵扉因禁萬狀始悟非人世也引一賊
理人血肉淋漓厭節星散泣訴于公曰汝用非法殺
我支軆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真賊也詬
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即糜萬軀亦不足塞其父母
之耻敢將更有訴乎傍有一晉容服謹嚴視之乃隶
從事河陽日一暮與過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有常
典亦不得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算未盡
暫述誤至此耳但還俾之托生可却還公怖甚詈叩
其遣之術於吏曰吾念与子有河陽之舊吏曰功力
之大無如法華經為但志誠禪之公達許歸召僧誦

百部以至添及千部因亦不舍公愈怖吏又曰不必多為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誦一僧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累歿不見始三日神方還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老未嘗一日廢闕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常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岳神謂公面有改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都越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蹟寧撰僧史畧十卷進呈見史

皇朝類苑卷四十七

館編修奇八十四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三命星禽星禄仕道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士侯王在户吾寧曰毋長謂其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菴甚久始說浴嬰藉草排細方去見湘山野錄

又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為麵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鑒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周祖素与處訥善至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曆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戮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餘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見楊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思為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人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為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

皇朝類苑卷四十七

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鎡與留務至秋洪進誣紹鎡附吳越執送金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老且懦洪進寔專邸政行雲累來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禄不可以圖之况將相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我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於臨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家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發漢思幽於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思竟以壽終行雲先前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杉衣帯懸銀魚為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

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顥收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日乃得推欲明日文顥至亟發之行雲遂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衆人疑訪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顥通州團練使文 文顗文頊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乘宗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歸衆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墮泥濘踌躅未前有老媼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下有名是歲果及第此与摭言所載後來者必得事相類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蔡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扶英宗於藩邸戴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因知賢臣之勳業非偶然而致也

晏文莊公

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為貴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貴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貴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又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袞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别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 蓋為是也（見青箱雜記）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不復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

醉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桑駱通市誤觸倒攤賣擔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擔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送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黄為樂之末御論獨樂記為辭論擅場南省遂高等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為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新悉踰墻言為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

直孺孟自信未幾為侍講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果告之兒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為左侍禁以銘當世幼時取其所衛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為京南通判視其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也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於藩邸為最舊既即位欠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賜封又賜茶既而辭出閣番之曰只在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浮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衆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世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美風儀有才學而門第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大門第嘗任貢鄉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

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腰玉出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奇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丁咲曰某他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子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末時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朝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体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法官

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凡三次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任玠

蜀人任玠溫如晚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國路通歸去來玠應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哭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兗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於園翁荷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頸下及之際稍遲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州列驅守陴周師破城者例坐斬之斬將盡至茂直挾

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鬒惜為頭血所污可先斷之茂直許爲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為光祿賜及第太宗極獎愛二月後苑曲宴求貼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闕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管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凡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 上詰有司所以不召左右以未貼職為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進偽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為學士晝寢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牒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哭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為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見玉壺清話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馬宗遠嘗夢有告曰來年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府

解牓到馬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洎南省牓出又見王預奏名馬愈喜應題於壁未幾果魁多士逾時授海州通判路達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語此事後到又呼馬詢之果不謬此神欣使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判云相公來謁驚起通判殿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話奇特遂厚待之梅後於河當呂作相引為侍制後至金華之拜見呂文靖公聞見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咲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刻然後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免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躡已候於門陸惶惧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咲曰無苦然後放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見東軒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苞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見東軒筆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人市一百鱉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老姥告乞命怪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有之古者君子遠庖廚其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天地物可也見東齋記事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姪侍宴於崇政殿　仁皇數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輿親視其舁勑衛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革行呼而不名公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稚扇前導昭而告家人曰吾數盡矣其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嶽裔給事裔晝寢夢有人告云相公來奉謁裔戒閽者云有宿客來悉通報相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裔引入卧內見其容貌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裔之子孫皆拔擢見東晴公閒見錄

歐陽文忠公

歐陽永叔侍郎說頃年知南雍日忽夢授潁州又夢公僕輩具帳明日與幕中會計什物於廳下夢中問主者何用對曰此晏相公物令交割與新知州明日與幕中會因說此夢必當移潁州未幾移揚州又數年累差知潁州人云食祿有地信前定之不可移也

李文定公

李文定公廸美髭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削俱盡廸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巳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

劉相國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攜裝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謂解釋曰狀元不到郎十二做劉公第十二凡得第二劉公因詩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衆盖南音謂沆為項留劉同意後果第二名（見青箱雜記）

元厚之

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数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學士院一人韓持國維一陳和叔繹一鄧文約綰一楊元素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弟兄之說

辛文悦

辛文悦嘗以五經教授　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　太祖為殿前都點檢久不獲見一日夢逸卑駕請見既拜乃　太祖也　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田文悦果自至後累至員外郎

凌侍郎

張乖崖鎮益州屢乞代當蜀難巳平頗均勞逸王文正旦舉凌侍郎策且言性稟純懿臨莅強濟所無曠上喜遂除之凌公少年嘗夢人以六部印懸劍以授之後在劍外凡六人（見范蜀蒙求）

謝濤

太子賓客謝濤生平清儉恬於榮利晚節乞知西臺尋分務洛中不接賓客日覧舊史一編以代賓話將終前一日夢中得詩一章覺呼其子景初録之曰百年奇特半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唯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浸生民足以見篤於仁義者於神明至死而不亂也（見澠水燕談）

懿德皇后

懿德皇后符氏陳州宛丘人彦卿之女　太宗之后后生之夕有大星出光掩衆宿識者以為貴兆

楊礪

楊礪字汝礪京兆人嘗寓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謂曰若能從我遊乎隨之至一宮大殿真人服王者服秉珪南向凡三十餘礪即禮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

籍記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休咎指一人示曰此來知天尊異日為汝主礪問曰此去四十年汝成功名示顯悟而志之初名礪後改名從夢中見者至是為襄王記室謂諸子曰即夢中所見來知天尊

盧秉

盧秉元豐間有能詩名嘗卧疾夢入古祠祠有大池島嶼森列錦衣綉幘者襍鳥蝟紛數十百人問之曰未央宮也頃一綠衣中使至名盧過池至大殿坐上木偶數十卒文餘冊綠陳賂而咲語高徹旁一人引盧就席給筆札命賦宮詞既寤記其半是日向午復香艷又續其夢中夜而興乃盡得其詩絮撲芙蓉苑花開太液波黃頭吹月笛擢影落天河草染天邊碧荷　日脚紅酒知親帝澤不必藉春工花萼飛光影簾旌燕子風遊絲避金簾吹過紫垣東翠環雙鳳帝小隊五　帝十二龍鉤捲梨花爛熳時苑帶水流金知從秘苑來春風如解意不敢起纖埃粉蝶飛仙骨隨風過苑墻穿花不敢採應怯內家香沉沉水過宮槐綠寂寂春殘輦路香細想人間無此景夜來魂夢到昭陽迎春新燕尾纖纖拂柳穿花探翠屏閣道蓴三十六美人爭為捲珠簾蓬萊風煖水文斑月梵

風廊四百間雲外蹕聲穿嶺去行宮簇馬望驪山落綠濛濛立夏天樓前槐葉影初圓傳聞紫殿深深處使有薰風入舜絃明年病夢如非聽覺衆三獻覺而語家人曰覺衆聲絕人世矣又三獻吾能久乎已而果卒今觀前人辭章不正者類託之夢兆此詩明白怪奇如是殆不可理推也見西清詩話

趙閱道

治平中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鎮成都有張山人者不知所居數至李道士舍一日語李曰為我白龍圖公促治裝行當入覲且參知大政矣趙聞而異之喻李令與俱來及再至李邀欲同見公張固辭曰與公相見自有期今未可也李具以告公公曰俟其再至密令人來白公當屏去導從默往見之他日又至李方遣人白公而張遽求還留之不可曰龍圖且來矣公方命駕聞其去乃止益奇之未幾果膺召命乃貳政柄及出鎮青社熙寧五年特遣公書云當來相見公大喜語賓寮曰張山人且來矣久之無耗至秋公奉詔再鎮成都方悟曰山人言來乃吾當往也故將行先寄張詩有不同參政初時入謂李餘慶也也學尚書兩度來謂張乖崖公也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頭

猶自走塵埃之句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判來謁自前永嘉守修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烟霞曰秋托居爲父子頃寄游西飛來峯看譯金剛經然其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居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啖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眞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看頗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咸重聰敏好文字盡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逼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超秀　姻者衆覬覦强而娶焉後嗣主璟愛其傳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趣無成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和尚

艾侍郎

艾侍郎穎少年赴鄉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寒闒顧謂艾曰君此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汶上少典籍今學殊寡聊覯場屋尔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受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宜積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甲第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來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夢於汶徐歲四十四翰林學士卒見玉壺清話

胡旦

胡旦爲兵部郎中知制誥將獲罪前數日禁中忽報云名對賜緋馬傳者忘句有位郎吏傳報四方既而詰之虛也並不知所得之自數日貶安州行軍司馬此事目所睹焉

富鄭公

富鄭公早年嘗夢青州王相公以後事相托鄭公曰相公德被生民當得遐壽何遽及此後二年罷相知鄆州辟鄭公爲倅到任歲餘有大星墜於宅園東北角家人怪之相公曰後月當見至後月薨鄭公爲主喪事故鄭挽詞云道德被生民正與當年夢中符契

呂端公

呂誨端公先朝為御史直言正色傾動朝野以言事出安州一日獨坐瞑目忽見一碧衣童云非久玉帝南遊炎州命子隨行糾正群仙炎州苦熱上帝賜公清涼丹一粒公拜賜因而吞之若冰雪下咽乃覺公頗異其事亦為所親者言之不久公捐館進士朱明復登第自湖北渡湘江道見吏奇兵數百人前導次見公跨玉角青鹿左右皆青衣章明復雅與公善乃降騎拜曰公何之也公其已仙乎公笑而不答公曰吾侍上帝南遊不得叙款曲口占一篇為別詩曰功行偶然書玉闕衣冠無限委塵埃我今從帝為司糾更有何人直柏臺乃南去後數日方聞公謝世云

鍾輻

金陵才士鍾輻少年氣豪一老僧相之曰君及第則家亡時樊若水愛輻之才以女妻之及燕尔應詔洛中果中科甲由是携一女僕青箱過華州蒲城其宰乃故人延留累日一夕盛暑追凉縣樓痛飲而寢是夕夢樊氏出一詩示之想青顰深詩云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鷺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　夢中既謝戲荅一篇曰還吳東下過蒲城樓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已暮海棠千樹必凋零既　因趣裝歸至釆石渡青箱心疼數刻暴卒生　藁葬於一新墳之傍詢主家門巷空　聞妻妾亡已數月詢之親隣樊亡之日乃夢於縣樓之時也青箱瘞處乃樊之塋地也不植他樹惟海棠數株葉蔫凋謝正　詩意鍾嘆曰浮圖老僧之說信哉竟不仕隱於鍾山著書養氣壽八十餘

王素

王素待制　丞相旦之　自歷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与同列奏事上前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　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一日欲作奏論事方據几筆則瞑目思睡乃就枕夢至一處若瓊瑤世界殿上有紺服翠冠與公對揖紺服者謂公曰公棄去仙局下謫塵世未久也吾即玉京黄閣東門侍郎也公向以奏牘玉帝語傷峻許暫謫下世今公欲作奏論事事有大利害更審之而後陳也公曰諾上顧左右送公歸乃悟夜已三鼓乃索筆書一絕於牕云似至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鷄鳴急驚覺遊仙一夢回後出鎮定武亦以患攻稱既歲思玉京之夢乃為詩曰虛碧深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黄金城何

時尋步煙霞外皓齒青瞳已掃廳

石曼卿

石曼卿天聖寶元間以詩歌豪於時嘗於平陽會中作代意寄尹師魯一篇詞意深美曰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山河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北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見天南流天色無情淡如水曼卿死後數年故人關詠字永言忽夢曼卿曰延年平生作詩多矣獨常以為平陽代意一篇最為得意而世人罕稱之能令此詩盛傳於世在永言尔詠覺後增演其詞隱度以入迷仙引聲韻於是天下爭歌之他日復夢曼卿致謝見名賢詩話

韓魏公

魏公治維揚日有一異人相訪云公之名位當如州東相官至公師而憂責過之候某年某月日可見但一生為丘八所擾耳既而潛去不復見嘉祐中自樞密使拜集賢相有來賀者乃當時維揚所見之人也語公曰記當時所道月日否乃今日也公此去方任重責山野之人今將永托門下公喜留之會客至先起尋失所在

又

元絳與堂叔來赴省試既至都下叔因疾委頓厚之已為營辦凶具也經久復蘇乃云冥中曾到一官府殿閣甚多金碧相照俄過一堂上有榜云侍中堂俯而窺則字皆黃金又以青紗覆之其人姓名有四曰趙普曰丁謂曰馮拯韓某厚之即書其事於紙公時未第人亦莫知有公姓不復省榜出忽見之人猶戲相謂曰元氏之夢非此人乎既而唱名公亞榜首聞時事者固已異之既授監丞通判請朝堂過正衙時朝堂中數朝士見一衣朱少年同坐未甚禮焉及相問姓名乃云近有人夢君為侍中知否公遜謝不敢當後推考本朝為真侍中者惟此四人而已魏王別錄

後山居士

夢中賦詩往〻有之宣和己亥歲僕在洪州宿城北鄭和叔家夜夢行大路之中寒沙沒足其旁皆田苗丘壟一婦人黃衣紫裳行田間因曰此中無沙易行僕從之不能登婦人援僕手登焉月明無樹彌望皆野田麥婦人求詩引僕藉草坐有短磚臺一上有紙筆僕題詩四句云閒花亂草春〻有還鴻社燕年〻歸青天露下麥苗濕古道月寒人迹稀拍筆磚上有聲驚覺宛然記憶是歲大病幾死後亦無他

江子之

余友江子之夢與余同登樓飲酒送客子之夢中作詩云晩風殘日下危樓斜倚闌干滿眼愁休唱陽關催別酒暮愁離恨總悠悠 見李希聲詩話

夢中賦詩

昔士人忘其姓名夢到一處與客泛舟環水皆奇峯可愛賦詩云山色濃如滴湖光平如席風月不相識相逢便相得既寤而言之後數日卒

詩讖

范魯公之孫令孫也有學行登甲科嘗公輔器之王懿公旦妻以息女令孫嘗以登覽有詩曰孤雲不爲雨盡日却歸山識者謂不極進用之兆令孫官止右正言年五十卒士大夫哀而惜之

二

濮州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事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苐歐陽文忠請徂徠集詩常稱最高苐壽漸各名科成伯少有被名嘗嘉祐中詔舉天下行義之士數遣詣闕成伯前被此奉詔書方下而卒士大夫痛惜之時禹功居南書成伯卒前數日以詩寄禹功其句曰野堂次落續殘書禹功怪其語不祥迎往訪之未至濮成伯已卒矣 見澠水燕談

三

詩以言志言以知物信不誣矣江南李還道經術又有章應大科召試第一嘗作詩曰人言日落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已恨碧山相掩映碧山還被暮雲遮識者曰觀此詩意有重重障礙李君恐時命不偶後竟如其言陳文惠公未達時嘗作詩曰千里好山雲乍斂一樓明月雨初晴觀此詩意與李君異矣然則文惠致位宰相壽餘八十不亦宜乎

四

宋莒公庠知許州開西湖作詩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識者觀詩意則知公位極一品矣

孟郊下苐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苐詩曰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及苐詩曰昔日齷齪不足嗟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大凡進取得失蓋一常事而郊器宇不偶一下苐則其情隕獲如傷刀劍以致下淚既後登科則其志充溢若無所容一日之間花即看盡何其速也後郊授溧陽尉竟死焉

五

丞相劉公沆廬陵人少以義氣自許嘗詠牡丹詩云三月內方有百花中更無又述懷詩曰虎生三日便窺牛獵食寧能掉尾求若不去登黃閣貴便須來伴赤松遊奴顏婢舌誠堪恥羊狠狼貪自合羞三尺太阿星斗煥何時去取魏齊頭皇祐中公初出鎮豫章轉運使他風素有詩名乃以小孤山四十字示公公即席和呈文不加點詩曰擎天有八柱一柱此爲存石聳千尋勢波留四面痕江湖中作鎮風浪裏蟠根平地安然者饒他五嶽尊覽者皆知公有宰相器矣未幾叅大政遂正禹席

六

寇萊公少時作詩曰去海止十里過山應萬重及貶至雷州吏呈州圖問州去海幾里對云十里則南遷之禍前詩已預讖矣

七

乖崖張公詠晚年典淮陽郡遊趙氏西園作詩曰方信承平無一事淮陽閑殺老尚書後一年捐館亦詩讖也

八

蘇緘字章甫性忠義喜功名皇祐中以秘書丞知英州值儂賊亂作他州皆不能守獨緘捍禦有功恩授閤職尋坐事貶房州司馬嘉祐中復官權知越州諸暨縣余與之同僚嘗贈緘詩曰蕭領將軍欲白頭昔年忠勇動南州心如鐵石老不挫功在桑榆晚可收後十有八年緘知邕管交趾叛攻城力戰陷沒朝廷憫之贈奉國軍節度使賜謚忠勇則所謂忠勇之謚已先於詩讖之矣

九

蘇子美慶曆末謫居姑蘇以詩酒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曰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祥未幾果卒而天下士大夫咸嗟惜之

十

鄭毅夫詩落飄散晚年爲遇雨詩曰老　燒空未肯收忽驚快雨破新秋晚雲濃淡落日下只在楚江南岸頭未幾自杭移青道病輒毋高郵岸下乃卒何自讖之明也

十一

丁晉公在中書總領　眞宗山陵事李維在翰林援其親戚爲挽郎有懇請於謂曰更在陶鑄丁應聲曰陶鑄獲陶鑄齊郎又挽郎李維曰自然堪下淚何必

更斜陽未幾丁敗（見名賢詩話）

十二

晉公從駕東封與賓官聚話因話及東嶽有黍何黑水乃人間陰獄也晉公感其事而成詩焉黑水溪傍聊駐馬黍何岸上是回頭高崖卧處是陰獄須信人生到此休公後崖州亦所定也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八

皇朝類苑卷四十八　二　六

皇朝類苑卷之四十九

休祥夢兆

夢遊元宮

李至陽嘗作元宮序畧曰予少多疾贏不勝衣庚寅嵗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于中一金龍蟠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老脉天地旁有道士轉盻右顧謂余曰此元宿之宮也大象無停輪宜速拜之汝將事龍積疾亦消子將拜龍蜿先拜至道初　太宗立　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並相為賓客　太宗戒真皇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

皇朝類苑卷四十九　一

侍吾選正人尊輔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　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元宮之兆也

銅碑記

探沙門寶誌銅牌記多讖未來事云有一真人在冀川開口張弓在左邊子子孫孫萬萬年江南中主名其子曰弘冀吳越錢鏐諸子皆連弘字明以應之而宣祖諱正當之也

昇元寺石記

江南將亡數年前修昇元寺殿掘得石記視之詩也其辭云莫問江南事　可憐抱鷄昇寶位起犬

出金陵子建居南極安仁東夜燈東鄰婚小女騎虎
踏河水王師以甲戌渡江後主寔以丁酉年生曹彬
爲大將列栅南爲子建也潘美爲副將城陷恐有伏
兵命卒縱火即安仁也錢俶以戊寅年入朝盡獻浙
右之地

秦淮石記

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案其刻有大宋乾德四
年凡六字也皆唐讖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祏
反江東時年號後 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江
左始衰弱豈非成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

天水碧

金陵將亡前數年宮中人按醬藏水染生帛一夕忘
収爲濃露所漬色倍鮮翠因令染坊染碧必經宿露
之號爲天水碧宮中競服之識者以爲天水趙之望
也

金陵石記

開寶中新修宮得一石記數百字隸書從頭去從地
痛如此連寫至末云不爲石子盡更代萬萬從地書
痛不知其識已未王師渡江云

氷稼山頹

熙寧三年京輔猛風大雪草木皆稼厚者氷及數寸
既而華山震阜頭谷圮折數十丈蕩摇十餘里覆壓
甚衆唐天寶中氷稼而寧王死故當時諺曰冬凌樹
稼達官怕又詩有泰山其頹乂其萎之說衆謂大哲
臣當之未數年而司徒侍中魏国韓公琦薨王荆公
作挽詞畧曰氷稼嘗聞達官怕山頹今見哲人萎蓋
謂是也

名亭

撿正官張諤家起亭名曰允中盖取易允升義後諤
停也太子中舍陳有方知鄭水縣臨秋亭名必觀盖

取荀況君子必觀于水義或者解曰必觀亭者必停
官也後有方竟以罪免官而去見青箱雜記

駕幸東府

初作東府望氣者曰異哉乃有天子氣及府成車駕
果臨幸時龍圖張校以詩慶兩府諸公而王丞相和
曰曾留主上經過迹更貴高人賦詠才

東岳受冊之異

向大資敏中祥符四年十月爲東岳捧冊使奏奉冊
事前十日雨雪日甚至十一月五日謁本廟奉冊忽
然景風晴和悅若春煦又得兗州狀稱瓏黃現鋪人

貢夏興狀今月初四將兵迎至馬嶺見五人各服黃紫衣執幡盖興等恐是邪使向前迎接忽然氣霧漸起即不見又得天聖觀道士孫守一狀冊使指本殿燒香畢有皂鶴兩隻至殿盤旋飛翥甚久群臣各進頌見湘山野錄

邃清殿學士

治平三年予為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衣吏召命草某人為邃清殿學士制既寤不能記其姓名及其文詞也明年五月甲辰丞相遣朱衣吏召當制學士呂縉叔草制除郡不疑為寶文閣學士後數日得

皇朝類苑卷四十九　四

丞吉張公所作詔云廼規層築邃在西清然記去歲之夢与詔文離合其名若符契焉方退朋錄

執藥

李瑋太尉罷郢州入朝至襄陽疾病止驛舍兩月餘瑋嘗命蜀人費李先作執策掛影先画一鳳止于林下有闕焉又画一鳳立于臺又画衣紫而炅者五人孟襄州南數里有鳳林關傳舍名鳳臺驛始瑋立二子侍行三子守官于外聞瑋病甚悉來奔視至之翊日瑋乃卒果臨喪者五人見倦遊錄記

又

術士李某忘其姓名亦傳管輅執法務画掛影頗有驗令丞相須嘗問之掛影画水邊一月中有古字未幾除知湖州又盧龍圖秉使占掛影亦同乃除知渭州雖不同而其影皆符見澠水燕談

夢名

孫夢得初名賈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過長安夢登塔見持一大文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間有孫賈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抃既寤遂改名抃曰字夢得又數日至華陰与數人同詣

皇朝類苑卷四十九　五

金天帝廟乞炅且求夢夜中夢明窓下草制詰諸同人相慶曰他日為知制誥翰林學士矣維來以為信然乃陰自書明年第三人及第其後為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其夢又言其初得此夢甚喜及才作翰林學士頗嬾之矣人心是無足也是時夢得已為參知政事且俸祿益厚耳學士亦不相遠但清優不如學士耳而　勞責過之又有堂吏嘗夢火山軍姓劉人作狀元聞火山軍解文無劉人明年劉輝作狀元能作賦有声場屋人不以行許之歷江寧河中僉判卒見東齋記事

二

元豐中汝上梁迭一夕夢奏事殿中見御座前揭一牌金箔大書黄裳二字意必貴兆也因改名黄裳明年御前賜進士第劍南黄裳爲天下第一

三

王彦祖初名元宗慶曆二年方將赴廷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罷寢旅舍夢一人告之曰君今年未當中第彦祖甚不平且責之曰予未嘗見子程文又未始知余生年月日時何從而知未中第其人咲曰君中選賦題天字在下君當三中選皆然今題天字在上

第二字是以知其未也及唱名果不預選次舉春試不利於礼部八月再預廷試蓋軫象天地賦又復見黜至皇祐五年免解赴礼部前以感疾困眠夢至一大府見二人因懇求生平祿命二人咲不答再叩來年得失其人指面前池水曰待此分流君即登第覺以水分流而池不能流決無中第望矣久之乃悟即更名汾以符水分之兆及試礼部嚴父莫大于配天廷試圓丘象天皆中高選其後召試學士院又賦明王謹于事天詩帖括賦皆符夢中之言

角聲

元祐四年夏余初至河東一日与郡寮旅見提刑孫亞夫孫曰近日府中角声不和咎在太守時蒲資政方到府未逾月落職知虢州數日獨見孫曰角声愈不和未幾王震待制自同復鎮蒲七日丁母夫人憂去至九月中孫復語郡官曰角声不和尤甚前日尋報滿中行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暴疾卒其驗如此不知何術也

占星

景德四年司天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公廟向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

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　真宗親禦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群臣表賀見湘山野錄

千葉牡丹

李司空昉淳化中家園牡丹一歲中有千葉者五苞特爲繁艶李公置酒張樂召賓客以賞之自是載歲內長幼凡五喪蓋地反物之驗見楊文公談苑

牧恩州

慶曆六年貝州卒王則據城叛召明鎬加討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行于是　仁宗欣然遣之且曰貝字加文為敗鄉敗賊必矣未逾月以捷報聞詔拜平章事曲赦河北改貝為恩（見澠水燕談）

蛇精

魚諫議周詢知安州一日閣中閣吏見大蛇來攔楯上熟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也子壽亦嘗言周詢於相法為蛇形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看鼓而臥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曰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

君謨既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君謨為蛇精（見東齋記事）

彭蠡湖神

張洎嘗泛彭蠡湖一夕夢古衣冠候之禮甚恭且言居止在側他日願為整葺洎既寤訪于舟人云湖畔有左蠡里祠至則神象如夢中所視洎嫁仲參朝大政至道中里民將葺廟之側有人夢神云自有人治之汝不當因遣人崇飾吳淑為記

木中有文

木中有文多是柹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柹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予視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国字中間或仍挑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偽者其横畫即是横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腳皆横挺出半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

雹作人面形

熙寧中河州雨雹大者如雞卵小者如蓮芡悉如人頭耳目口鼻皆具無異鐫刻次年王師平河州蕃戎被首者甚衆豈克勝之符預告耶（見沈存中筆談）

五來子

建隆中京城唱五來子新番之曲其後下荊州克湖南平兩蜀收前表復江左凡五国來朝乃其讖也

崇文院詩

淳化中崇文院西序直肆廬絕高處有人題兩句詩云秋風送炎去庭樹葉齊落是年立秋日史館檢討宋炎罷職來年立秋日葉齊黙

馬相跌

至道二年四月內丞相暮歸將至西掖門參政張洎李昌齡馬相跌斷轡二人皆墜地寇準馬驚躍幾墜六月大雨泥濘洎曉歸馬度橋墜前足沒泥中折巾

一角塗潦被體是狀泊被病明年罷政事辛巳年七
月準罷來年夏呂鈞坐交通內侍王繼恩下獄歐許
州行軍司馬

酒病

殿中丞王全吳人嗜酒常沉醉爲嶺南知州日縱酒
忽一日臍裂有声以搐承之渴清酒斗餘後數日乃
卒 見澠水燕談

蜀桃符

辛寅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除昶
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慶餘
佳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
長春乃 太祖誕 聖節名寅遜歸朝爲太子中允
上疏諫獵詔褒之 見楊文公談苑

唱第日五色

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于崇政殿甲科
未絶而日五色于上群臣皆賀後議者以爲韓魏公
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而終福社稷則属公焉 見魏王別
録

駕幸汾陰

祥符四年車駕幸汾陰起帳師駐蹕永安天文院測
驗渾儀社貼範奏卯時一刻日有赤黃輝氣變爲黄
珥又變戴氣巳時後輝氣復生 見湘山野録

皇朝類苑卷四十九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

占相醫藥

陳希夷

一

祖宗居潛日与趙韓王遊長安市時陳摶乘一驢過之下驢大笑市奢錢墜左手握　太祖右手挽　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宗曰与趙學究三人並遊可當同之陳睥睨韓王甚久徐曰也得也得非渠不可預此席既入酒舍韓王足疲偶坐席左陳怒曰紫微帝垣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席右（見湘山野録）

二

錢文僖公若水少皆謁陳摶求相骨法陳戒曰過半月請子却來錢如期而往至則邀入山齋地炉中一老僧擁衲瞑目附火于爐旁錢揖之其僧開目稍失過待之礼錢頗慊之三人者嘿坐持久陳發語問曰如何僧搖頭曰無如骨既而錢公先起陳戒之曰子三兩日却來錢曰唯錢如期謁之摶曰吾始見子神觀清精謂子可學神仙有昇舉之分然見之未精不敢奉請將召此僧决之渠言子無仙骨但可作貴公卿耳問曰其僧者何人麻衣道者（見湘山野録）

三

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卒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唯一女十餘歲縗絰捧炉跪像前會陳摶入弔出語人曰王氏女吾雖不見其面但觀其捧炉手相甚貴若是男子當白衣入翰林女子嫁即為国夫人矣後數年陳恕為參知政事一日便坐奏事　太宗從容問曰卿娶誰氏有幾子晉公對曰臣無妻今有二子　太宗曰王克正江南舊族有後唯一女頗聞令淑朕甚念之卿可作配晉公辭以年高不願娶　太宗敦諭再三晉公不敢辭遂納為室不數日封郡夫人如陳之相也

異僧

太宗八子　真宗為第三已封壽王詔一異僧忘其名入禁中遍相諸王已見七王矣唯　真宗時方寢息未得見之僧奏曰遍觀諸邸皆不及壽王者上曰卿未見安得知僧曰見三僕立其門皆將相才器其僕既尔其主可知矣三僕者張相耆楊相崇郭太尉承祐

王冀公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

似疑館之誤

書薦謁錢公希白公昔以才名方獨步館閣遠會足
一術士以致林答不容通謁冀公喝從門下厲聲詬
罵人術者遂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也若聲形相稱
亦無此貴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之使來得見希白
召之冀公卑微遠人神貌踈瘦復贅于頸而舉止山
野希白義視之術者悚然側目瞻視冀公起術人稽
顙稱嘆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乎錢戲曰中堂門
便有此等宰相乎術人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
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之則天下康富而君臣
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

他日將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
願公無忽後希白方為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荆南人劉重于若知醫善卜骨及命術謂
公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得藝貴自餘俱謝已
俸祿有百金積入不病則死後至正言直欲充盈王
生辰使得金帶方羣歸社第欲由之為潤屋忽一夕
自地起立又而方仆遂感疾月餘而卒

僧化成

熙寧八年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權傾天下時元參政
絳為翰林學士判群牧當問三命僧化成曰呂參政
早晚為公化成曰呂給事中為參政譬草屋上置鴟
吻耳元曰然則其不安乎成曰其黜免可立而待也
是時春方半元曰事應在何音成又消息曰在今年
五月十七日憮然不測亦潛記之既而呂權日盛臺
諫喋口無敢指議之者會五月十七日元遣朝日語
府界提舉蔡確曰化成言呂參政拘在今日真浪
之語也二公相視而笑遂同還群牧促召成而謂之
成曰言必無失始夕候之二公愈嘆其術非既而化
成告去蔡亦上馬是時曾侍制孝寬同判群牧薄晚來

廳方即坐元問訪今日有何事曾曰但聞御史蔡承
禧入劄子不知言何等事也語未已內探報今日蔡
察院言呂參政兄弟元闕之大駭乃以化成之言告
曾公既而呂罷政事實始此也

貴孝先

唐垌知課院成都人貴孝先為作卦影畫一人一衣
紫持弓箭射落一鶏垌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
生于辛酉即鶏也必用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
矣翊日抗疏以彈劾公又乞留班願謹于殿陛上怒
降垌為太常寺太祝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八月被責

喟嘆曰射落之雞乃吾也

又

自至和嘉祐以來費孝先以術名天下士大夫無不作卦影而應者甚多獨王平甫不喜之嘗語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驗于事後何足杯耶

章郇公

章郇公慶曆中罷相知陳州艤舟蔡河上張方平宋子京俱為學士同謁公公曰人生貴賤莫不有命但生年月日時始有三處合者不為宰相亦為樞密副使張宋退召術者從以朝士命推之惟得梁適呂公弼二命各有三處合張宋嘆息而已是時梁呂二公皆為小朝官既而梁為相皇祐中熙寧中呂為樞密使皆如郇公之言

陳恭公

陳執中好閱人而辭賓王晶受知初為登州黃縣令素不相識執中一見即用大勑舉京官及後作相又薦館職賓王仕至工部侍郎致仕家雄于財諸子皆京秩年七十餘卒賓王為人方頭大口數龐重厚左足下有黑子甚明大寒亦稿之也

馬尚書

馬尚書亮知廬州見翰林王公洙為小官馬公曰子全似宗尚書異日官至八座日加異待通判嫉之後羅織王公遂以罪免乃曰你這回更作宗尚書其後王公竟登近侍及卒贈尚書

吳處厚

余嘗謂風鑒一事乃昔賢甄識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非市井巫卜相之流用以賈鬻取資者故春秋單襄公成肅公之徒每遇會同則先視威儀以省禍福而前丘郭林宗裴行儉又致器識以言臧否然亦初知大概嘗與富文忠公論之文忠曰觀子之論多取豐厚者是則屠兒魁乾斯皆貴矣余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因語曰今王遠角犀豐盈而此頑重窮困則豐盈固哲相賢也

楊文公

楊公大年尤負藻鑑在翰林日與章郇公共事嘗言郇公異日作相己所不及又見著作佐郎張仕遜知其宰相器即薦之由此大拜又鄉人吳待問嘗從公學公語其徒曰汝輩勿輕小吳異日須登八座亦有年壽後皆如其言待問即春卿沖卿父也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恠錢公後傳揚大年故士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 備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政郎天章閣待制以卒謝希深爲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息不已鄭天休在公門下見其如此恠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尔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謝希深初以奉礼郎鎖廳進士舉以啟事謁見大年有云曳於

皇朝類苑卷五十三　七

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句于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張尭封

張尭封者南京進士也累舉不第家甚貧有善相者謂之曰視子之相不過一幕職然君貴骨必享王封入初莫曉其旨其後尭封舉進士及第終于幕職尭封温成皇后父也后既貴尭封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清河郡王由是始悟相者之言見歸田録

李文靖

文靖李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吏陸江公定侍行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 有大校王其性善人倫曰此有異相孰敢爲害何恨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尚存焉魏王語録

張永德

周朝駙馬都尉張永德輕財好施喜延接方士嘗遇一異人言及時事且 曰天下将太平真主已出永德曰其誰乎曰天意所屯安能識諸然而有事庶几可驗公或覩紫黑色屬猪人善戰果于殺伐者善待之永德嘗陰自求訪及太祖皇帝勲位漸盛永德因潛識帝之英表詢其生歲在亥永德駭嘆其事乃傾

皇朝類苑卷五十　八

身親附相得甚歡凡已之所有玩好資用子女玉帛必先資帝擇取其餘乃以自奉至國初以旧恩礼貌書貴与佐命勲戚同等終太祖世無替焉

書異畧、議

丁晉公

晉公言趙普初罷龍州判官到京至日者王鼽卜肆問命次處下有范魯公質驟殿稍盛嘆似此大官修個甚福來得到此鼽曰員外附日富貴更强如此何足嘆羡往々使爲交代亦未可知後果如其言晉公録

僧奉真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

采宸旨之

使奏課于宸時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假
假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已絶不可治死在明
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陛對能
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肝臟
獨過脾爲肝所勝其氣獨絶一臟絶則死若急泄肝
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則無術也乃
投藥至晚乃能張目漸蘇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
此不喜足肝氣暫舒耳無能爲也後三日果卒

閩王延政

閩中王氏兄弟尋干戈之際延政以建汀二州稱帝

皇朝類苑卷五二　九

國號大殷郎玹于郎山以延平縣爲鐔州以將樂縣
爲鏞州凡四州爲立三年爲江南所滅延政歸金陵
至都陽有一僧求見且言大王此去當有三大厄過
是無咎矣因餽之藥丸大赤丸二小綠丸十云每晨
起即服大赤丸一至暮以五小丸下之復滌洗以寘
擎橐以備送餌時中主多置酖內宴獨賜卮酒延政
既飲便是皆醉坐不安席而起趍出使人視之至宮
外大嘔吐通夜無恙又月餘復宴苑中如前賜酒彼
已昏醉如是三者即時而吐無所苦中主謂其有天
助不敢復圖之遷饒州爲永平軍以延政爲節度使
封光山王延政祖潮光州故也延政至鄱陽泊船故
處復見其僧云當以藥見還三厄無憂矣在鎮數年
以壽終

陳昭遇

陳昭遇者嶺南人善醫隨劉鋹歸朝後爲翰林醫官
所治疾多愈世以爲神醫然朴不讀書詰其所習不
能荅嘗語所親曰我初來都下持藥囊抵軍壘中日
閱數百人其風勞冷氣之候皆默識之然後視老幼
虛實按古方用湯劑鮮不愈者寔未嘗尋脈訣也莊
周所謂懸解董遇以爲讀書百遍義自見豈是之謂

皇朝類苑卷五十　一

歟

吳越王錢鏐

公言錢鏐年老一目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
上言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
無療此當延六七歲壽若決瘼去內障眼即復旧但
慮損福耳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于地下足矣願醫
盡其術以療之當厚報醫爲治之復故鏐大喜凡賂
醫金帛寶物計五萬緡具舟送醫歸京師醫至鏐卒
年八十一矣醫之孫收得鏐与其祖書數幅曾孫惟
演購得親見焉

太宗救醫人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　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捜京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院祗候

王繼忠
真宗為開封尹呼道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夏守贇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骸骨以為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謂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　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為觀察使

皇朝類苑卷五十二　十二

高陽總管咸平六年虜敚望都与虜酣戰至一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欲傍西山而適至城陷被虜上聞之甚嗟悼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与撰奏章而勸諷誘極大有力為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　真宗手封御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聖躰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姿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偽封吳王改姓耶律卒于虜人為陋者王氏也見王堂清話

史沆母張氏
史中輝之母張氏能知人覩其所為而知其貴賤貧富文路公張果卿高敏之以公初舉進士時皆館其家極礼待之言路公果卿敏之大貴初有名而不達後皆如其言中輝名沿為光祿卿公初終于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見東齋記事

寇忠愍
寇忠愍初登第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時唐郎中謂方為郡夕夢有人告云宰相至唐思之不聞朝廷有宰相出鎮者晨與視事而雄吏報寇廷評入界唐公駭喜出郊迓勞見其風神秀偉便以公輔待之且出諸子羅拜唐新餚饌勸置廳之左寇既歸郡其

皇朝類苑卷五十二　十三

子拯白其父曰適者寇屢目此宜即送之寇果詢牙校何人知吾欲此對以廿四秀才既而力為延譽拯遂于孫漢公榜甲第成名見倦遊雜錄

許希善
天聖中　仁宗不豫國醫進藥久不效或有薦許希善用針者召使治之三針而疾愈所謂興龍穴者是也　仁宗大喜遽命官之賜予甚厚希善既謝上復西北再拜　仁宗怪問之希曰臣師扁鵲廟所在也　仁宗嘉之是時孔子之後久失封爵故太初作　許希詩以諷之於是詔訪孔子四十七代孫襲文宣公

也

又儼謂其弟偁叅政曰儼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其間爲四哥楷得然結果得自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後偁果爲叅政只有王家大夫人即王禹叅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而逝偁尋以抱疾而嘆曰二哥嘗言結果得身家兄弟姊妹了亦住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嘗謂賓侍郎乃今之

師曠也晉公即偁之婿

卷之五十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一

占相醫藥

貴人識貴人

馬尚書亮以尚書員外郎史直館使淮南時呂許公夷簡尚爲布衣方侍其父罷江外縣令亦至淮甸尚書求見馬公一閱知其必貴遂以女妻之後公果爲宰相馬公知江寧府陳恭公執中以光禄寺丞經過馬接之極厚且謂曰寺丞他日必至真宰令其數子出拜曰願以老夫之故他日得在陶鑄之末曾諫議致光性剛介少許可一日在李侍郎座已坐上見

晏元獻公晏李之婿也時方爲奉礼郎諫議熟視之曰晏奉礼他日貴甚但老夫耄矣不及見子爲相也呂許公夷簡爲相日文路公來謁許公改容礼接因語之曰太傅此去十年當践某位夏英公竦謫守黄州時龐頴公司理叅政英公曰龐司理他日當貴遠過于吾既而四公皆至元宰古云貴人多識貴人信有之也

狀元多同歲

本朝狀元多同歲此于星暦必有可推者但教冏術士無從而曉之耳前徐奭梁固皆生于乙酉王曾張

思得皆生于戊寅呂秦楊寘皆生于甲寅賈黯鄭獬
皆生于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于辛巳陳堯谷王
整皆生于庚午

擇壻

晏元獻判西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丁憂推掌西監
一日晏謂范曰吾一女及笄杖君爲擇婿范曰監中
有二舉子富皐張爲善皆有文行他日皆至卿輔並
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
即取富皐爲壻皐後改名弼丞相鄭國富公弼也

擇妻

龍圖劉公燁未第時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
氏獨有二妹皆未適人既而劉公登科晁已捐館夫
人復欲妻之使媒妁通意劉公曰若是或則有之德
尉不敢爲姻如言尚别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劉公不
欲七姨爲匹意欲九姨議姻故也夫人請之曰諺云
薄餅從上揭劉郎纔及第豈得便簡點人家女劉公
曰昨有擇但七姨骨相寒薄非某之匹九姨乃其匹
遂娶九姨後生七子凡忱皆至大官七姨後配闕生
竟不第落薄寒餓暮年劉氏養之終身見青箱雜記

年命同

太尉程公戡侍郎 掌公禹錫俱以庚寅三月十日
生程子時掌午時二公同年及第程作樞副使晚年
師安建節而掌以工部侍郎致仕位不逮于程而二
公享年不差程以治平三年二月薨掌以其年三月
捐館

二

翰林王公洙修撰錢公延俱以丁酉八月巳時生王
十九錢二十日錢以嘉祐二年六月卒卒時王公已
病或謂王公起于寒素早歲蹇剥庶可以免太侍郎
長公曰錢雖少年榮進晚節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

節遂擢長短比折禍福均王公竟不起

三

梁少卿占前宗郎中試俱以乙未八月二日生梁申
時宗巳時梁年二十八巳爲太子中舍通判饒州而
宗猶未第客于鄱陽有日者挾于星術宗往叩之日
者曰秀才命似本州通判他日官職亦相類壽則過
之後皆如其言

四

王端明素盧太尉政俱以丁未八月二十四日辰時
生而王出示貴冒盧起于軍伍王卒于邊帥盧薨于殿

帥事皆畧同亦可怪也但盧之壽考有過于王得非
以少年微賤耶

五

張尚書方李給事叡之王秘監端俱以丁未九月二
十三日生張酉時李卯時王戌時迄今皆致仕康強

六

劉忱過鳴犢嶺見昕由張秀問其年甲与忱同辛酉
八月二十四日生劉午時秀巳時後秀陕西郊用有
功累官至閤諫伏卒卒之年忱任利路運使因出延
秉轎撲落崖亦幾于死

寇萊公骨似盧多遜

初寇萊公年十九擢進士第有善相者曰君相甚貴
但及第太早恐不善終若功成早退庶免深禍骨類
盧多遜耳後果如言

卜者一日見四宰相

張鄧公嘗謂予曰某舉進士時與寇萊公遊相国寺詣
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相公齊賢王
相公随後往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内而有四人
宰相四人相顧而笑以退因是卜者日消声一不獲
有人問之卒窮餓以死而四人者其後皆為宰相公
欲為之作傳未能也是時鄧公已致仕猶能道其姓
名今予久則又忘其姓名矣其人亦可哀也哉

官不可妄得

予姻家朝散郎王九齡嘗言其祖貽永侍中有子嫁
諸司使夏偕因病危甚服医朱巖藥遂差貽永喜甚
置酒慶之女子于坐間求為朱巖奏官貽永難之曰
今歳恩例已許門医劉公才當候明年女子乃哭而
起徑歸不可留貽永追謝之遂召公才諭以女子之
意輟是歳恩命以授朱巖制下之日而巖死公才乃
爵王公曰朱巖未授命法容再奏公然之乃再為公

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尉代孫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
聞得官大喜遂暴卒一四門助教而死二医官不可
妄得況其大乎

栢維邕

栢維邕者善為小兒醫學月餘皇女疾呼維邕切脉
皇女送覓衣綠官人以緋袍蒙之而入以白上即賜
緋

艾謂之一壯

醫用艾灼謂之一壯以壯人為法也其言若干壯人
當依此数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分曹圍碁

四人分曹共圍碁者有術可令必勝以我曹不能者立于彼曹能者之上令求急先攻其必應則彼能者為其所制不暇恤局則可以我曹能不者當彼之能者此虞卿闘馬術也

鬚髮眉所主臟

醫者所當人鬚髮眉雖皆毛類而主五臟各異故有老而鬚白眉髮不白或髮白而鬚眉不白者臟氣有所偏故也大率髮屬于心禀火氣故上生鬚屬于腎禀水氣故下生眉屬肝故側生男子腎氣外行上為鬚下為勢故女子宦人無勢亦無鬚而眉髮無論男女則知不屬腎也

鷄卜

史記稱四夷各異卜漢書稱粵人以鷄卜信有之矣元豐中予為大理丞斷廣南奏案韋庶為人所殺屍在潭中求之弗獲庶妻何以鏥就岸煮鷄子卜之呪曰儂來在個潭裏杷來在別處少頃鷄子熟剖視則儂拿全曰鷄卵得儂屍在潭裏果得之然不知所謂得儂者其如何也見東軒筆錄西戎用羊卜謂之跋焦卜師謂之厮乾然定以火灼羊髀骨視其非謂之兆跋焦其法兆之上為神明近脊處為坐位坐位者主位也近傍處為客位蓋西戎之俗所居中間皆留之以奉鬼神不敢居之謂之神明主人乃坐其傍以此占主客勝負又有先呪粟以食羊羊食粟則自摇其首乃殺羊視其五臟謂之生跋焦其言極有驗委細之事皆能言之生跋焦土人尤神之

服石

醫之為術苟非得于心而恃書以為用者未有見能臻其功如术能動鍾乳石乳按論曰服鍾乳當終身

忌术五石諸散用鍾乳為主復用理术極相反不知何謂予以問老醫皆不能言其義按乳石論云石性雖溫而躰本冷重必待其相蒸薄然後發如此則服石多者勢自能相蒸若更一藥蒸之其發必甚五石散襍以衆藥用石殊少勢不能蒸須藉外物激之令發尔如火少必因風氣所鼓而後發火盛則鼓之反為害此自然之理也故孫思邈云五石散大猛毒寧食野葛不服五石遇此方即須焚之勿為含生之害又曰人不服石庶事不佳石在身中萬事休泰唯不可服五石散蓋以五石散聚其所恶激而用之其發

暴故也故人處方大戟　如此非此皆所能盡也況
方書乃多偽謬如神農本草最為舊書其間差殊尤
多醫不可以不知也

服芎藭暴死

後一族子旧服芎藭醫鄭熊見之云芎藭不可多服多
服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又予姻家妣士張子
通為目病腦氣服芎藭甚多亦一旦暴亡皆予目見
者

苦參損腰

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
佐見予曰得無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數年矣曰
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人腰重後有太
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
用苦參腰疾皆愈此皆方書所不載者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嵓聽遊五臺得風疾眉髮俱
落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忍聞忽其有異人教服
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
皮色如薺苨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
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
貌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樣甘草乾山藥為
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
清涼傳始序之然失于怪誕見澠水燕談

丹砂

予中表兄李善勝曾與數年輩鍊朱砂為丹經歲餘
因沐砂再入鼎誤遺下一塊他兄服之遂發懵冒一
夕而斃朱砂至良藥初生嬰子可服因火力所變遂
能殺人以變化相對言之既能變而殺人則宜有人
能生人之理但未得其術耳以此知神仙羽化之方
不可謂之無然亦不可不戒也筆談

治面瘡

楊嵎為光祿寺丞直史館瘡生于頰連齒輔車外腫
若覆甌內潰出膿血不輟吐之甚痛楚醫為療之百
方終年不差有語之曰天官瘍醫中有名方何不試
用嵎卜某瘍入療瘍必攻以五毒合黃堥寘石膽丹
砂雄黃礜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烟上着以雞羽掃
取以注創惡肉破骨盡出嵎即依方注藥創中少頃
朽骨連潰出疾遂愈至今十五年嵎見任主客員外
郎談苑

瘰癧

瑩丙午歲訪辰師張不疑跡正時不疑方五十齒少踈搖咀嚼頗艱後熙寧丁巳不疑師爲復召見爲武陵之遊凡巨商大藏利若刀截時已六十二矣余怪而詰焉得藥固時之子滿口搖落危若懸蒂設以此藥試之輒不再固求此方以療病齒者凡用之皆效

頌曰西岳蓮花峰神傳齒藥方并曰凡寄在天聖中結道友登岳頂齋宿祈禱方乙遍遊三峯間大工泉至明星館于故基下得斷碑數片彷彿有古文洗滌而後可辨讀之乃治口牙烏髭藥歌一首應歲後日

久剝落不完遂録以歸而後朝之名卿巨公訪山中故事語及者皆傳之修製以用其效嘗應歌曰猪牙皂角及生姜西國升麻蜀地黄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爽荷心 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煆研然將來使最良揩齒牢牙髭鬢黑誰知世上有仙方不疑曉學益涉經史浴草讀唐紙横文章歆詩奉笔則就著拾異誌數萬言倦遊録八卷現其餘蘊揩于胸中与余武陵之別悵然口占二詩云憶昔荊州屢過從當時心已慕箕潁諸宮後伯唐齊已淮甸詩豪宗惠宗老格疎閒松倚澗清談 酒坐風生史官看覓

高僧事莫把名參技術中又一藥碧嶂孤雲再三歸相携情深異常時餘生歲月能多少此別應難後約期 風義見于詩焉王安禮語

進大秋草方表

臣聞食石飲水可作充腸之饌餌松食栢亦成救病之方是以療飢者不假于珍羞愈病者何須于異術既獲濟時之藥敢陳救物之形不恥嘗窺輒干天聽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謂四時推遷負陰陽者必有可觀萬彙發生吐風雲者寧無所益俱承帝力咸荷天休或叨猶採之知頗試若辛之效伏惟崇文廣

武儀天睿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 皇帝陛下慈濟惻物道切愛民行百王久墜之文納群后可言之事以至恩沾飛走信及豚魚風雨順而灾沴不生天地和而黎元盡泰宸衷不倦聖意推窮臣因聽政之餘偷閑古方之秘盡臣民庶備討物情唐太宗經剪龍鬚唯恩一將宋高祖碎春琥珀止斷三軍及爲能並吾皇廣涤歷代之璽書甄別三王之所澤咸藉萬有溥治群生日月久照之方明無間華夏昇平之俗造次奚論臣遭逢盛時欲謠景泰知皇風之下表極聖德之猶劳下愚誠言常思服固既服唐虞之

教尚乖葵藿之誠森森群流已逐朝宗之望茫茫列曜既諧拱極之誠是以不度僭踰輒形簡牘事稍同于葑菲理切近于芻蕘臣所聞奏者曰撿當州龍興觀元始天尊三皇大帝殿基掘得一小碑石小冏說修養氣術并草藥方二件臣依方差人訪問採覓其草頗有其異金銀線素根紫葉對節而生蜀號為大秋草莖葉頗同蒼耳不貴登高歷險無常求必獲多急採非難廣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微臣自喫至百服服目輕明頭至十朝髭鬢烏黑精力頗健其效多端臣本州右廂

押衙羅一等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愈又太惠寺中和院僧司付正明救天師智嚴年垂七十忽患偏風行履艱難臣與十服旬日病瘳又有玉局化主道士皇甫某因上元日與合成藥服中風口眼歪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立便得痊今驗修合一百劑謹差本番職員史元龜奉表奉進云云

忠定公語錄

卷之五十一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二

書畫技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一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皆排得十餘卷而不成部帙其三史三國誌晉書即是晁迥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帙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

德咸平中只有雨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矩筆亦令重裝背焉見金坡遺事

秘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秘閣命吏部侍郎李志兼秘書監選三館書本正萬卷寘之置直秘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置吏以內侍監之其冰省自隸百司秘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書及百餘卷所秘監以舉進御退藏于秘閣內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李王迹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造

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視閣籍賜宴又以
供奉僧元靄所寫御容二軸藏于閣（楊文公談苑）

置御書院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以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　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講肄即召為御書院祗候遷翰林院侍書著善草隷獨步一時智永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見形範而無神妙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

書著時仕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題刻即日遷著作郎時呂文仲為翰林院侍讀与著更作禁中　太宗每歲九月後至暮夜輒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于東門北偏小殿內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以至一夜而罷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筆市中鬻者一管有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令書六字又一番書四字又一番書兩字又一番書一字皆極于遒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待詔各賜緋銀魚袋十萬並兼御書院祗候更配宿兩院餘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內著書詔筆体一變燦然可觀人用傳習遠逮唐室矣（楊文公談苑）

秘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羲之獻之庾亮梁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宗權懷素懷仁墨跡顧愷之畫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松牛及近代東丹王贊華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一時之妙也今懷仁墨迹維摩詰像韓馬薛鶴皆不存考之稍年舊籍亦不復載太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燔秘閣然

則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秘書省請以秘閣所藏墨迹未經太宗輒摹刻者刊于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二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八月旦日畢權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机之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勃海扶餘城下之改為東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保机死其母立其次子突欲欲自以失位且畏逸遂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贊華尤工畫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尤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贊中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參首

題集猎姓名而以其宿焉夙星盡避諱也此雖不知画者爲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惟有十二宿初試古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画〻至是而止耳昔吳道子画鮮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継豈妙于藝者當嵩其巧而不欲盡耶傳古龍用筆簡劲雖析纏敗裂而神氣動活曾不少虧牧羊圖品格洒落皆妙筆也比于下庫故画中得之因加整治藏之閣上牧羊圖乃曽氏子以罪籍没然驗其印記盖太平興國初禁卯所蓄画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千角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圖崇寧四年八

月有旨取入内留之（見蓮山志）

太宗碁品第一

太宗碁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於絶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紫蔣元吉李應昌朱懷壁亦皆国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元上痛惜之末年得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幼而碁絶格勝可侔于玄嚴餘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臣才亦善碁至三品内侍陳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碁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受道好玄受五道慎修當献詩云如今樂得仙翁術也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碁說千餘言以献上

書僕之皆該遺（楊文公談苑）

撥鐙法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声得之凡五字擫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声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氷亦傳之希声以授沙門䛒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声未達以詩寄䛒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変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洴澼人䛒光感其言因引薦希声於貴倖至宰相习所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絶劲復增二字曰導送

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時之絶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体勢柔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体勢劲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从臣于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廷珪雙脊龍尤爲佳品（澠水燕談）

草書

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飄書近年學君

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善大夫直御書院王詞
宗亦習而不能精識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辨素
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顓彬茂蔭善王書閩
右僧夢貞善柳書浙東僧苑基善顏書多寫碑石印
板皆不下前輩壽春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也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絶得
懷素之骨去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于　今上召試

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原人院內環視諸人所
書不甚微咲衆恐非排之止得隸秘閣為楷書不就
景德末庵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
前揖言開公淺信內典頗為之碑回諾之後為撰碑
維為真書一時之絶也維貧薄晝後寄死人家

縉雲臨匠

縉雲懂置一匠善臨經手者罔不醉羨嘗令寫其方
俾建安酒家造之味不佳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曰
方盡于是矣然其醖釀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之
數均冷暖之節攪勻洽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心
能曉耳家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之意
也見楊文公談苑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　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
佛像傍有題記頗褚河南筆法　國朝已來奉使大
遼官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于板或則亂一二像
今且盡矣

秘府書畫

秘府書畫予得觀之二王真跡四三兩卷有閣毅
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

思訓著色山水韓滉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
雖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畫三朝聖迹

皇祐中仁宗命侍詔高克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
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駕儀衛咸具詔學士李
淑等不復見今講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
清勁暴之小楷字於此殆絶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
也

聖壽寺畫壁

王鉄據陝州其天下良工畫聖壽寺壁為一時妙絶

畫凡二十八人皆叙之同為一状莫于寺西廂使天
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逼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
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最神妙文彩若欲飛動又
有鬼母佛瘦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
哉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旧跡雖當猶摹之
然不闘其黙畫惟旧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散草隷

古以散筆作隷書謂之散隷近時蔡君謨又以散筆
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于飛白亦自
成一家 見筆說

畫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乖崖之偽蜀僭侈其宮室規
模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如
列郡之式郡有西楼前有堂之屏乃黄筌畫双鶴花
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廳南壁有黄氏畫湖灘山水
雙鷺二般畫妙格對于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壊屋盡
置画為一堂名曰画廳 湘山野錄

琟画絹

唐彦猷侍讀詢弟彦範詔倶擅一時才雅之香彦猷
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殊秀比六朝
人物尤精翰墨遺一小孔必一筆戒妙管恕一客携
黄筌梨花臥鵲于花中斂羽合目其態逼真彦猷蓄
画最多聞蓋蜀之趙昌唐之崔嘉数名花較之俱所
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黄筌彦猷愔其半因暫留斋筆
中以玩其絹色晦淡酷類鍾彦猷評其圖角有巨印
徐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絹印彦範尚知哉故大咲曰
和買始于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歳大飢出府銭十
萬緡与民約曰来年蚕熟毎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
尔為例黄筌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
誑也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晋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
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変為肥厚至蘇灵芝輩幾
於重濁故老杜詩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
字而發亦似有激于當時也正元元和以後柳沈之
徒復尚清劲唐末五代字学大壊無足現者其間王
凝式囯初李建中妙絶一時而行草結字亦主于肥
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于重濁故欧陽永叔
評書曰書之肥者譬之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
哉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鄙之

曰真鄉之書有指去而無住處正如文手孟腳田舍漢耳東軒筆錄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介不娶隱于大面山時〻往來導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畫亦嘗畫于成都今壽寧院十二曜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袞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為水石翎毛其于所居及卧處皆置筆維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于地或被上運手摸寫之則於優居之所為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

畫花每朝晨露下時遶欄諦玩中中調彩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人為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為生菜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為畫故其為士而能名于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後其畫遂亞于昌其為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見東齋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耳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惟昔楊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之大年又不取葉子欲名紅鶴皂鶴者別演為鶴格鄭宣徽戩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予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見歸田錄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法而舊圖為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合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為上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之算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為工偶中者為下夫使用機徼倖者無所措手足此以見公之誤次序贊為十卷曰三朝訓鑒圖鎸板頒賜大臣宗室

張僧繇畫錄

保定軍東北數里日路喠一小寺殿後照壁旧有畫
水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初地震壁
壞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近昔名畫

近時名画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玉堂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也
世以画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
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
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玉堂壁画

玉堂北壁旧有董羽画水二堵筆力尤勁勢若動搖
其下三尺頗有雨壞處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蘇
適受詔知奉將入南宮為同院韓丕使召完葺之蘇
既去韓乃呼士之赤白者汗漫其半而用朱畫欄獨
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悵累日今水流漭而痕迹至今
尚存時人以為之鑒尚韓之純朴兩重焉見金坡遺事

君謨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
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
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
來遲使我潤筆獨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
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見歸田錄

王捷錄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遊江介至星
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
其人於廬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州亦傳以和合密
訣誡皆有驗仍別付異方環劍絨縢之書戒曰遇非

人君慎勿輕泄捷後以徉狂犯禁配流嶺南時供奉
官閤門祇候謝德權遣總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闕
下权乃錮于私第鍊成藥銀上進 真宗異之命隸
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
頗見至尊而陳于是承珪乃為捷改名中政俾詣登
聞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參軍留止京師尋授神武
將軍致仕仍給全俸近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
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常時賜臣
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政亦不敢妄
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乃其

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

見青箱雜記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像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

羣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按樂圖

國史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客未然之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為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字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他舉動拍法中則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七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騞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異他曲如潑攦之類是也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

細不可畫予難之曰虎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為小所以毛細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毛亦是以大為小理亦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有別故名筆為小牛小虎雖毛但畧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畧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畫此庸人襲跡難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樓塔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謬論也大抵山

水之法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〻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掀屋角也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謬也梁但見雕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行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卷之五十二 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三

書畫技藝

字說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書愈益訛舛殆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口從矢音捉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如兩漢篆文尚未廢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朿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卯金為劉貨泉為白水眞人此則出于緯書乃漢人之語按

劉字從丣音酉從金如柳留駵皆從丣非卯字也貨從貝眞乃從具亦非一体不知緣何如此字書与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韓偓墨蹟

唐韓偓為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奕處偓天福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曆中予過南安見奕出其手蹟字極淳勁可愛後數年奕詣闕獻之以忠臣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丞又于京師見偓送鄧光上人詩亦墨跡也与此無異

畫佛圓光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法但以肩倚壁盡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麁細則一指拒壁以爲準自然均勻此無足奇道子妙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跡

晉宋人墨跡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貞觀中搜求前世墨跡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鯉魚當脇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

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一里恐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資講學嘗謂古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字三字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拆若筆畫多寡相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四字合爲一當使又木几文四者大小皆均如尖字乃二字合當使上与少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　即取上齊如從尖從又及從口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先此古人之良法也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筆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跡唯樂毅論石本在後隨太宗入昭陵宗朱州時擢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僞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

爲錢塘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親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獨有一海字是也其家數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缺破爲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其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志維聞燕嬉戲之中亦不忘于正也

霜花紙

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勝給事安爲守咸冬凜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王祁公家書畫

王祁公家有晉諸賢墨跡唐相王廣津所寶永存珎
秘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升經唐人畫鞍圖王輿公
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　太宗見録束賢步輦
圖錢文禧書登龍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褉帖錢宣
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蘇侍郎
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仲
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録見者近人有狀深相遠
沛圖者畫蹟頗佳而有僧爲現者所日置日並加僧
以幅巾　見退朝録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爲翰林待詔善斯公陽冰之
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祚葛端皆江
東人善篆第能及也其勁儁好又過于陽冰士大夫
家藏之以爲宝錢塘人吳皓供奉造筆尤妙世莫能
及儋無惑常書藏數百管語人曰皓死當絶筆無惑
爲後常叅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笔于皓無惑今
已死其小篆因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名畫家相求其所長
而學之有善畫松身者朽皮者布枝柯者畫叙者根
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
於神妙好嗜酒每醉揮墨于紈堵絹之上醒乃添補
之千形萬狀極于奇怪曾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預新
泥壁取戒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爲狂根枯
折善畫者皆伏其神

董羽

董左人善畫水　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
刑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爲翰林藝學衣緑意
望恩賞　太宗与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遂見画
驚畏啼哭不敢視亟令巧墁之卒獲賞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爲待詔性冲澹不好榮利
尚以絲桐自娛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爲九絃阮爲
七絃文濟執意爲不可後蔡裔以爲增之善太宗曰
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尚
有遺音益以二絃寧無所闕　上怒斥出從裔增琴
阮絃令文濟撫之辭以不能　上益怒尚賜蔡裔緋
衣文濟班衣上獨衣緑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劍南
而川獲數十絹裔甚富足而文濟終貧困殊不以爲
念上又嘗置新琴阮于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

賣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　上令文濟及高齋
琴阮遣中使押送相府詔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
琴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
風入松也上嘉其有終亦賜緋衣文濟風骨清秀若
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宮中

李成

營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而
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与之友善召至京師將
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師衆衛融以鄉
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沈飲死子覺仕至国子博士直

史館贈成光禄丞葬于浚儀之魏陵郡宗翰白爲之
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嘗有氣韵蕭洒烟林清曠
笔勢脫穎墨法精絶高妙入神古今一人真畫家百
世師也雖柏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同日而語其
後燕貴瞿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体語全則遠矣
考白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文忠公以爲
成仕至尚書郎按白与成同時人又与成子覺同列
于朝其所紀宜不妄又不知文公何據也以誌爲當

瞿院深

瞿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体一日府宴
張樂院深擊鼓爲節忽停撾仰望鼓声不續左右驚
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以有孤雲横飛淡佇可
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声之失節也太守咲
而釋之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凡世俗所嗜無一
留意獨好古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鄒嶧之篆下及
漢魏以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
集古録図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爲目録并
載可以正史學之缺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

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之絶笔也

孔仁謙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謙一時之絶手嘗于杭州普提
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凡數日沉思如醉一夕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于寶
焰之上仁謙豁然大悟如其置列焉特爲其数後又
於明州開元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于襄州
畫像凡五百手各執物器五百手結印本神跡也

卷之五十三　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四

書畫技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筆力勁健能為大字謂之堆墨八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牓多公親跡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喻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喻浩之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喻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于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臥則交手于胸為結㩮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于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為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為色不隱指者為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此亦善求古人筆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掩下絃則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宋廸

度支員外郎宋廸工畫尤善為平遠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多傳之往歲小窯村陳用之善畫廸見其畫山水廸謂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少天趣用之深服其言曰常患其不及古人者正在于此廸曰此不難耳汝當先求一敗墻張絹素訖倚之敗墻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隔素見敗墻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為山下者為水坎者為谷缺者為澗顯者

爲近晦者爲遠神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則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画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于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笔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 茣矯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矯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黄筌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三

国初江南布衣徐熙偽蜀翰林待詔黄筌皆以善画著名尤長于画花竹蜀平黄筌幷二子居寶弟惟亮皆隸翰林院圖画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画院品其画格諸黄画花妙在賦色用笔極新細殆不見墨跡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勝己言其画麤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黄之格更不用墨笔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与諸黄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鉉騎省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字必出一中指之中騎省嘗曰篆雖於小而易于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大篆可無尔 湘山野錄

陳康肅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時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于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九八但微頷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康肅忿然曰尔安敢輕吾射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四

翁曰以吾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于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耳康肅笑而遣之此与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一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爲神常以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以弓矢自樂坐客罔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孝輔国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尚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耶杖之碎其金

魚 澠水燕談

射覆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射覆　太宗時以爲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蔦華〻山中採花雖無官戍一日兩衙救之乃蜂也又令壽王邸亦一物令射之課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啟之乃塋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玉壺清話）

蹴融

蹴融或謂之蹴戎叢書謂之格雖止用數恭兵行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道亦有能否徐得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雖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能勝之

五

造弓

予伯兄善射自能爲弓其弓有六善一者性体少而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五者弦声清實六者一張便正凡弓性体少則易張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則治筋凡筋生長一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流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傳角与筋而法所以爲筋也凡弓節短則和而虛（虛爲過吻則無力）節長則健柱（柱謂通挽吻則木強而不來禆札梢押木長則柱短而虛）節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清声實凡弓初射當天寒則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爲病也凡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事膠此所以射久乃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爲正者材也相材之法視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爲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六

後典籍皆爲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爲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爲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爲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二三本未爲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爲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其成矣每一字皆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爲一貼木格貯之

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算術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鱉臑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凡算方積之法有立方謂六冪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得之其塹堵謂如土牆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勾以

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勾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廣乘之倍下長加入上長以下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罌之類雖似覆斗四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于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假令積罌最上行縱廣各二罌最下行各十二行行罌相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以芻童法求之倍上行長得四併入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之得之二十二入倍下二長得十六併入上長得四十六以下廣乘之得三百一十二併二倍得三百四十四以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四重列下廣十二以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一百一十併入上行者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罌數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求見合角不盡益出羨積也履畝之法方圓曲直盡實未有會圓之術凡圓田既能折之須使會之復圓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無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弧再割亦如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徑為弦五步自乘得二十五又以半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徑減去所割二步餘三步為股自乘得九用減弦外有十六開平方除得四步為勾倍之為所割直徑以所割之數二步自乘為四倍之得為八退上一位為四尺以圓徑除今圓徑十已是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為所割之弧凡得圓徑八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圓徑二十步求弧數則當折半乃所謂以圓徑除之也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榱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寸之類以致承拱榱桷皆有定法謂之中

分階級有陵平道旂輩十二人前截人曰前竿次二
人曰前倹又次曰前脇後一人曰後脇又後　曰
後條末後曰後竿輩前隊長一人曰專習後一人曰
報賽前竿平射後竿平肩為曼道前竿垂手後竿平
肩為平道此之為下今其書三卷近歲上本之上益
為麻書舊本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
業也

綴術

著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專術專之象形
如繩木所用量對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綴術謂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亘
有綴術二卷

曆術

淮南人衛朴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
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也惟一行得二十七朴
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蝕
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熈寧六年
癸丑凡三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蝕凡四百七十
五衆曆攷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用
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凡大曆悉

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誦
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讀
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照
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自
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熈寧中撰
奉元曆以無候簿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十七而已
然已密于他曆見沈括筆談

蹴踘

蹴踘以皮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亦謂為
毬焉今所作牛彘胞納氣而張之則喜跳躍然或俚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俗數少年簇圍而蹴之終無墜地以失蹴為恥之不
墮為樂亦謂為築毬蹴也就東方之事故習蹴踘乃
習將之道後變踘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辨問
之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著蹴踘二十五篇也孩童者
賦詠焉又霍去病穿域蹋踘穿地作踘室也
之論今有步打徒打馬打大有規制体格用
意奇巧取其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置供御打
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圍小大毬官也然時習之所好
也矣

二

類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城蹋鞠云鞠以皮爲之實以毛蹴蹋而戲也頗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周朝士人拋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序述曰背裝花屈（反口易）膝白打大廉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蹺腳立多時初拋爲進士欲見晉公無田會晉公蹴後園拋注視之毬累併出拋即挾毬左右以告晉公亦素聞拋名即召之拋曰攔懷所素業者戴毬以入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書又再拜每拜轉毬至背背閒

既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奇之留爲門下客去傳毬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獨毬弟子學毬或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者云見貢詩話

圍棊　一

圍棊博物志曰堯造圍棊以教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棊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之有高下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歟曰非然也註弈人名秋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其不致志也楊雄方言中關之東西吳耳弈所棊也今棊品以國手爲極何謂國手即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玄保爲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局使故言通國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爲天下絕格也齊高弟子也曰華隨在淮陽破荻爲片

擬損以爲棊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爲今皇帝善弈可稱絕格也何　凡諸道進棊者皆稱國格多賜侍御　御製畫枚二道三道及御製局角圖勢數卷須行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算棊局都數凡若千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舉人數凡方二數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

五踨用三十五子可変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棋局上下字號之手指棋局取勢相繫隨多者爲頁排之上族下寛名八勢也宗帝嘗謂壯直鞠彈棋爲一絶南朝盛行太平興国中寔罔能者遂局并棋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焉見貫序要言

彈棋

西京雑記云漢元帝好蹴球爲劳求相類而不劳者遂為彈棋之戯于覌彈棋絶不類蹴球頗与撃鞠相近聂是傳冩誤耳唐詩嵩好蹴鞠刋鋼勧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柔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撃鞠唐書誤述

爲蹴鞠彈碁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巻盡唐人所爲碁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壷四角微隆起隱詩曰玉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謂中央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古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林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其有此法栁子厚斜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戯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墨子各六枚与子厚所記小異如奕子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墨白碁各百五十六与後世法不同筭術多門如來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乗除惟増減一法稍異其術都不可用乗除但補虧就盈而已

假如欲九除者増一便是八除若増二便是但一位一曰之若位數少則頗間徒位数多則愈繁不若乗除之有常筭然術不患多學見簡所用見繁即変不膠一法乃爲通術也

巻之五十四　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五

忠孝節義

范文正

一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之匪躬之節天下嘆公至誠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二

范文正公輕財好施尤厚于族人既貴於郡買良田

數千畝為義庄以給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主其出納人食米一升一日歲衣縑一疋嫁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公殁逾四十年子孫賢令至今奉公之法不敢廢弛並見涑水燕談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答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速退以全節豈可更俟驅逐乎承禧嘆息無以荅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倦遊雜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樞密後主之抗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警以固守時張泊為喬之副常言于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北歸喬曰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于臣為陛下畫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掣其手去入視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班之遂自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泊者此謂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其屍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揺得

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見楊文公談苑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惇厚動必由禮義諱岳叟終身不聽絲竹音令子如藥有天靈蓋溫叟見之恨然垂令致葬於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礼義由溫叟篤行為世所推

馬遂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貝州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將引兵環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遂者白公曰臣城深池不可力取須得公一言手殺

死亮餘党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囑之曰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水呼守城者秉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不能束身出城公為尔請于朝亡不失富貴若守迷自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陷血膏劍戟雨飽大贏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答遂虔終不能聽乃復曰公有姦言顧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急擊賊仆地扼其喉幾死左右兵至遂被殺聞者莫不哀之是時翰林鄭獬夫方客魏特為之作傳（見滄池義武）

趙師旦曹覲

儂賊破邕儒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師旦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逼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謂曰我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兵泊我之職尔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戴于山谷道士求一子棄艸中賊去比三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酋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今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自撓積薪燔死于　時本

至遣運者与曹有舊仍依師旦事勒詩于石朝廷路贈覲太常少卿子孫弟侄伯女子受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師旦之事廣外率知之康人為之立祠至今祭祀不絕

劉潛

劉潛以偶州賦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与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抚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嘆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直見夜遊錄）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傳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嘗冒暑道遇斧表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久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其母助葬者數千人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號窮行膝步負土成墳有瑞白鶴徘徊松上狐狸馴側覩漸上土又有異鳥一日如丹每漸哭鳥亦悲鳴夜有一狐狸環吁墳側如悲嘆狀久之有群鳥翔集中

一白烏獨日至乂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叹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滂淚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爛不易蓬髮蓬亂久乃斷落見者爲之悽惻隣舍子切氏自要棄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迎其親侍奉不衰漸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脫眼復生步履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爲至孝之感　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推奬以助孝治詔以爲資州助教（見澠水燕談）

朱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訪尋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于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獨子瞻爲作詩序且訊激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恚恨會定爲中丞劾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事至不測賴上保持之止然黜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善作詩自是結舌不敢爲一字

鍾離君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窊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卜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曰爾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儈問之援資于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乃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篚先求婿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

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何自爲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奧以嫁君女于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嘆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足以激天下之義也（見東軒筆錄）

魯簡肅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于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

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人臣之大罪也中使嗟嘆而去　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遠來遂与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　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見歸田錄

趙延嗣

趙隣幾好學善著述　太宗朝擢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戰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耕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苦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故謀嫁三女見翰林白楊侍郎叙之發声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披儒衣冠且与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即迎三女至京師求良士嫁之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傳以勵天下云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尔素寡過何苦為盜邪曰迫于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文足以貿衣食如其欲與之盜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尔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称君為善士君擇子侄之秀者起書室延名儒以誨之子伋侄傑傚皆登進士第今為南曹令族

姚栖雲

唐正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姚栖雲之父諳其兄嗣未立無往某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姚栖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雲鞠于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雲瘞之又招魂瘞其父廬于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穆贍以俸錢買開所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〻生君君儒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

孫文八世孫致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
府奏自栖雲十五同居顯有孝行　仁宗詔賜旌表
復其徭役十一世孫和用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
德自宗用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而
其家孝友　故姚氏五為農無為學者不甚富田數
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
餘年無人異辭者經唐末五代　干戈亂離而子孫
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之有也永樂
熙寧初侍講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于府乞
特徹奏下其事史官宜加旌表特免户下役投以旌

皇朝類苑卷六十三　九

孝義以勵風俗狀下尚書不報澠水燕談

莫節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為人倫之勸節婦少歸
周謂之紹州人布衣謁　太祖召使啟試時務大稱
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
符彦卿暴恣不法除謂為屬邑求濟縣令俾繩之彦
卿聞其來覘但俱衣鞬暴郊迎謂但折于馬上累境
上數强盜刦財傷人彦卿受賂銀之使逸謂出令敢
有藏盜者斬不數日獲之解府即時斬決以按奏具
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還付廣南羅廷吉為轉運
使以定廣賊時斧命赴道不得与莫別後委寄紫劍
廣塞馳走不還于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莫泣
謂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以伺之父不
敢強莫執礼事舅姑益謹閨壼有法家素貧莫蔵事
蠶績得絲則机而為抒紬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長
於外置書館令師教之後產業益豐舅姑將老還美
丘大為壽圹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腴
田數百頃水竹　墅高閣相望以莫二十六年閨畢
一婚亦清望之族始於歸俱已皓首勸夫　老于家
林為

皇朝類苑卷五十三　二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縮至誠六代同
居九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
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因不祇勤張氏世無冠
冕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餘
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幾餘口無一日以
異亦可尚也

曹修古女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
謫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官家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

之寮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咨息相与出錢帛
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年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
名聞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于哀安可
受此以充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已謝而還之吏民
固請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曾走安人四御
史之一也涑水記聞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均助筠李融為王師
所擒　太祖責謂何故贊成劉助李筠對曰犬各吠
非其主臣四十口為劉氏溫衣美食不忍負之　陛

下縱不殺臣豈為　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東
太祖怒以鐵撾擊其首違血出融屬聲曰大丈
夫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　太祖顧左右曰此
忠臣也命釋之召于御座前以萬金良藥親傳其瘡
賜襲衣金帶鞍馬既而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
書以諭筠使周先還寺所遣融去不報乃月授融太
府卿賜第京師

崔翰

崔翰京兆人領安軍節度　高陽關都部署召還以
疾留京師病間請見　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
家　太祖壯便令之仕驗驍勇有方略可至立功公
少時不修小節頗愛飛鷹走獵太夫人性嚴嘗不勝
怒拳捽捶撻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後母亡潤
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虜犯延州永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
候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前曰寨主監
押欲何之二人以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美如城中
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
吉為指揮使不免于斬願先斬于馬前不然不敢以

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懈惧引譬而返虜至圍城吉
帥下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為幸不喪城者吉之
力也官至團練女為郭進夫人亦有明識善治生家
甚富夫人嘗規之曰我与公俱老胡為多藏以取名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讀書史咸平中　募補
殿前諸班以材勇選列校凡六遷至遥領刺史寶元
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　選班直諸校有勇幹
者除

卷之五十五終

忠孝節義　將相才畧

郝仲塗

河東先生郝仲塗少時縱飲酒有書生猿詣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澠水燕談

苑婦阿毛

慈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冊中錄之云熙寧丙辰四月二十六日褒州通街一苑婦阿毛其夫揚金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遣時大寒遂斃于道嗚呼緣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于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職中忻然不悼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鄭婦義女之為及斃于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膏粱士俗之家夫始屬纊欲捨舊結棄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媿之玉堂嘉話

馮守信

馮守信事真宗為步軍指揮事會郊礼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高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耶是歲弟已子無所蔭以明子弟無所愛

田元均

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喪其父乞解官奔喪仁宗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訖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臣區區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富韓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二公始澠水燕談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辱詬我幾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遺類私讐已報願公執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覺乎對曰某既出自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亡命對曰姻家即某都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絏曰我若滅口誰當辨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于天下哉死與義可乎洎曰我將聞上赦汝之死曰殺

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頵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洵嗟嘆數四卒棄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楊文公談苑

龔頴

龔頴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臣盧絳殺其叔慎義文害其家後絳來 陛見舞蹈次頴遽前以笏擊而踣之 太祖驚問其故頴曰臣為殺父復仇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 太祖即下令誅絳義頴而赦之

劉溫叟

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進嵩峰每赴內宴聞鈞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于是此与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為進士事頗相類青箱雜記

張蘊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鈔南至淄青淄州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桀然厲声曰今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剽劫敵未至而吾民已殘矣刺史若出我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適其地書其碑陰以旌之蘊二子後拔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

劉煇

鉛山劉煇俊敏有詞學嘉祐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問朝有諸叔而嫡孫承重服者自煇始煇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煇學者甚衆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夫惜之初范文正公

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煇于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富大監王郎中

屯郎中裘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絕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委又丘太傅舜元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但致仕王郎中延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苦人斯二人者固未嘗知其廉節也倦遊錄

劉煥

康定中趙元昊既寇劉平還約吐蕃毋与中國通陰相爲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絶域者將以恩信喻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渙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謁諭唃氏皆頓首嗁謝請以死捍邊因盡圖其地形并誓書還奏　仁宗嘉歎進直昭文館俄而元昊臣伏再加刑部郎賜金紫渙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得藥數粒咀潤咽喉唃嘶囉吐蕃呼佛曰唃嘶囉譯爲兒子二字稱爲佛之兒子也更鼓至昏達旦三撾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綺累其訟縣物多者爲有理澠水燕談

王遠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王遠屯田郎中李壘僕夫也事壘久親信之既而去壘應募兵以選人擢目軍凡十餘年會壘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　上怒甚治獄方急壘平生親友無一人敢問之者遠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壘坐貶南思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外遠追送之防者逼之遠曰我王人也豈得不送之乎壘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果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壘感患自死旁又無家人遠使毋守其屍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壘于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僕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徒能發于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于壘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去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自竄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而避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恤振救耶彼雖賤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涑水紀聞

潘盎　謝福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蠻儂智高率衆陷邕又將襲廣至梧州有潘盎者棄妻子儒衣常持一大瓢行坐歌語南粤謂惡爲儂盎賊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爾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掩此城以有南粤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粤耶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爲賊虜今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黃藁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始解去湘山野錄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观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饗帝食雖貴顯將帥不以爵禄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ゝゝ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与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輞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席而已為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廻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云為不得越十輪恐塵道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弟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正衣冠縟褥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于涿鹿素服待罪趙泰政昌言請杲朝廷察之止　右驍衛上將軍未幾趙泰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于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方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嘆服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玉壺清話

二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称疾不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彬累遣告城中大軍决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城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違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將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羅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盡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為之盡礼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社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火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裡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八

將梁廻田欽祚皆力争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廻奇切諫彬曰非尔所知觀煜神氣懦夫女子之不者豈能自引决哉煜果無他彬遣五百人為搬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旋直彬立命斬之負担者罔敢蹉跎後主既失国殊無心問家計既弃舟與軍官吏入觀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賚持鮮矣後賈貴中知州曰領賓客歷覧宮内見一料門封鎖甚固即召官吏同啓鑰視之得金宝受用物言直三百萬緡城之陥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余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于院庭後主悔

之約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奔赴是日浙兵縱火淨德院觀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楊文公談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師師征討諸国凡降四国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成顯著為諸將之首諸子皆貴今瑋琮璨雖頗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覓兵四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以子死追封王爵寶生光獻慈聖太后輔佐　仁宗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陽生享王爵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饗報淺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澠水燕談）

四

曹武惠王彬国朝名將勲業之盛無以為比嘗曰自吾為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曰時方盛冬墻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詣閤門入見榜子稱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辛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才勇兼人者何人趙以辛仲甫為對曰仲甫才勇有文頃從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後崇反師睹辯罷傳縱橫可用遂召見之時　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暇他試使令武庫以為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鐙令探之若被單衣　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素本學先王之道頗致　陛下于堯舜之上臣惟還呂時　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弧一矢其誰不能上謔之曰累有奇勲用卿非晚後揚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常為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党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進者虢勇也如進輩有几虜所以罔于者意謂進本虜族中国無也公對君進輩鷹犬萬材不行伍中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沮以意致熱中之辛曰兩朝以誠講好今踰約見通臣有死而已嘗咲李陵輩苟生甘恥于　虜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折御卿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總管契丹萬餘騎深入犯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吏數十人虜號為突厥太尉　太宗大賞之自後

世襲其爵子孫繼爲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主嘗
言嘉祐中爲麟倅公牒至府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
不類胡種雖爲雲中北州大族風貌龐厚揖讓和雅
其子弟六祖知書留州中凡數日出同史器玩琴搏
弧矢之具雖州中縉紳家止于是亦信乎文德之遐
被　數馬于㢮雖上閑始少歲仲春獵遊乳于山孚
歸於櫪任自產其種必從徒也然其乳　有歸者

馬太尉

眞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眞定逗留
不進馬太尉知鄆移書詬讓復辟以中渡無橋徒涉

爲惠公命工度材一夕而就始育出兵知節全義之
子七歲父卒　父祖欽念曰眞羽林孤兒也召入内
廷因子學列青衿胄子之間御賜今名後果有立德
三十餘爲樞密使咸平初即秦號爲善攻泰賞亮首
支屆二三十萬殆二紀公悉遣歸諸蕃懷感終其任
不敢犯邊永泉銀綿累歲不發歲課不除主吏破產
變朴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鈔值
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李士衡少時有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君他日發迹
在于劍記之後爲秘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戎都陷漢
州進攻綿不下回趨劍門士衡度兒至城必不能
守獻金綿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逋
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兵裴臻拒閣縱之倉廩
既焚數夕大氷雪均衆食盡櫂木皮臻與再戰斬凍
餒者三十級墮岸坠者無算者賊宵遁保益州馳奏
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義使公累回劍發迹
以至貴顯建卒劍亦失之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爲陝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

有紀律至廣安軍賊勞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
陰晦賊衆掩至殺孫公安生　　自君賊既合
公計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火死者無數迸
右謀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閉召士
入廉更番備初夕聞道而出賊圍寺　得擊柝
者公喜施予豐于宴犒賞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自
止銅鉞勸而已頗涉通國讀史應書謏謗曰功名者
貪夫之鉤餌横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
及其死也一棺戢萬事　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顯

王顯　太宗在藩与周營為給事亦御直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宰相但無陰德耳及長　太宗愛之曰尔非儒家素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墻取軍試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師定州便宜從事忽一旦道士過剌為謁被冠褐自称鄧都觀主𠯗則口角至耳訖髯吾刚鬛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著冥二萬至末觀未敢收于冥籍死于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于茲殲公算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而梁門也令兩虜弓皆皮弦綫弱不可用顯引兵勁習大破之梟名

皇朝類苑卷五十六

將王貫十五輩獲偽羽印林二組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以握相詔歸赴直教程而卒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厮居直大内之北一夕終夜忽夢巨龜御叙叩其寢信驚起披衣曰大度必有驚累　太祖開玄武門急召信入禁中擒救党杜度等十九人盡以姓名投之離明盡為信所捕上擒至便殿不用文鞠面詰得寔悉戮于市信忽患瘖　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中河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玉奴者天賦其惠善揣信意凡奏事及指揮律買客語論但面傾女奴盡寧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坐盡揣其意捌將卒忽能語　太祖親幸其第信力疾扶于搨感愛叙謝音詞明徹至死杭叩首乞羅遠播信泣　太祖亦泣之翌日卒賜端王小玦為含益王壺清溪

卷之五十六終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七

將帥才畧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　太宗在藩邸以以酒餌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　太宗極登之後鄭文寶出漕陝右上嘱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宜力卿善待之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往來覘兵勢中途遇虎射殺之与吳人戰中流矢于額胄堅不傷　太祖欲使用謂曰昇州平者獻書來當厚賞汝時寨中內侍數皆伺城陷爭來獻捷會有机時當入奏皆不顧行繼隆奏曰金陵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大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　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之上遂除莊宅使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將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頗全吾日當直　太宗詔与語咲曰曾覽卿詩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唐宵壁定應先勒大名曹頗佳賦每受之翰曰叩謝征幽州為東路總管書寢角一夕角声送風至帳翰促令擐甲曰賊至之兆也未几果然大敗其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兵攻城忽得一蠏翰曰水物自陸捕失依扣也而足多有救又蠏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卜精敏率如此　並王壺 青箱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畧招討付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不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畧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文正公以進卜公兵范公曰吾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宜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嘆曰公于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于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遂還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狀誅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遂還至中途而

亡若父兄妻子號于馬首幾千皆持故衣紙招魂而哭曰汝昔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声震天地魏公不勝憤悔泣駐馬不能前者数刻范公聞而嘆曰當是時難置勝負于度外也 東軒筆録

曹瑋

曹侍中彬 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与瑋材器有取臣若内舉可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已而果然瑋知秦州嘗循城以城遠上甯枚太高召主者令

下之主者對曰旧如此久矣瑋怒曰旧固不可改耶命追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請兵事罪小宜可赦皆諌瑋瑋不聽卒誅之軍中惧服而蕃犯塞候騎報虜將至瑋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数里乃起貫戴以帛纏身令数人引 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見虜陣前有僧奔馬往來于陣前撿校瑋問左右曰彼布陣乃用僧耶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瑋問軍中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瑋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否對曰凴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護送至虜陣前可以取之瑋以百騎与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至虜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是時虜鳴笳嘯而進瑋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追竄俘斬万餘故邊壘塚由是而蕃帽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於瑋則加手于額之呼爲父云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与客奕碁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尹繼倫

端拱中武言威虜軍粮運而不續虜衆其處將欲窺取朝廷亟遣天府李繼隆発鎮定卒万餘護送芻粮

數千輜重得至其麾虜諜報之率精鋭万餘騎逆于中道時尹繼倫爲沿邊都巡檢領步騎千餘巡徼道野忽當虜鋒蔑視而不顧劲欲前探繼倫謂麾下曰虜氣鋭於進吾當捲甲銜枚掩其後以擊之貪此勇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飲馬餌其夕懷短慄遂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將近遂釋鞍会食羅將戎舉兵一麾如拉枯折朽于越且奉乙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室者虜相也飛分潰乱自相蹂踐 竄之意遂已繼倫面色黎黑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

陷虜北歸　太宗召見面詢虜庭事宗諫倫奏唐河
之役上始盡知之僕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功以
昧朕非卿安知邊加防禦使

許驤

許驤知益州歸有奏乞預備劍外之計　上慍問之
驤曰臣解扶時寔無烽警蜀民浮躁易擾惟安以物
情料之但恐在庸不測既而非久李順果叛時皆服
其先見

張鑑

李順叛朝廷遣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詠知益

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狠詠密奏乞命近
臣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　上召對
後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川都新服軍旅未
和閫命使遠至　戎伍慮有猜懼更生不測乞假
臣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　上嘉納果以川陝分
為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王玉壺清話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
自給里人號為一各柴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
方入城驚柴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雄偉問之惟所
負薪　常令左右敎人不能舉奇其材因留帳下後
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為衛士直常自言受國恩深誓不与
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塗以黑文及
其唇內亦刺之數諸兵杖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武刺
繡蹬刺朱黑為之召善黥之卒猶劍于臉呼其妻育
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而為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
然者卒斬其首舉家皆號泣以為婦人黥面非宜頗
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至走不敢

還顧贊曰是家必与我異卒不留之矣贊作破陣刀
降魔杵鐵蝗頭兩旁有双背重數十斤烏騅馬絳抹
額慕尉遲鄂公之為人自稱小尉遲毋姓李拜鄭州
靈王像為男自稱生以赤子漪割股肉為羹以食之
教子亦有膂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搶鬪疏張挑益
持蓋棍相擊捷治無完膚幼子纔百時服襁褓持登
城樓擲于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為忠佐
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近臣多環遶之贊亟佩刀
刺胞出血召從吏濡墨為書奏言乞擇邊藏虜內侍
或戲曰何不刺心明忠贊咲曰我非愛死但契丹未

滅徒歷獅其軀耳函剌保州奏　太宗曰臣服飾奇
異所過必觀者壅遏頗物郡縣奈卒遇列清道上矣
而不許至闕隸使領軍頭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
國初選洛州防禦使為西川巡檢以鎮太原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師所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
祖因選卒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頭
與晉人戰多退　進斬十餘人奏至　上方御便殿

閱　屬聲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三十而郭
進小違節度遽殺之識如此輩種健兒不足使矣潛
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命戮之甚
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勇精無敵上為治第令廳堂
悉用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進事
國盡忠吾得之豈不似我子有何不可哉　太祖征
太原北戎自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在暴于
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以功高負氣監軍田欽祚所
為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之因誣以他事進
不能甘自縊死　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不復

用（楊文公談苑）

曹太尉

曹太尉瑋知秦州立遵內寇是時公方妁艾才數壯
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矣搶愈瘢大數寸蓋用
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
以錢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
下某食則某隊發比至水飲則捷報至矣大耶料敵
當如此（東齋記事）

又

唃厮囉居吐蕃贊普之後挺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

隍之地祥符中用番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寇古渭
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
羌城闞賊已過渠利城瑋率諸將度渭逆之遂合戰
于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朽少在後者所持皆白
梧毛連以脩利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勢
陵之自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譟
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中傷及投澗
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倜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輩嘗

倍謂人曰我他日爲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兎耳仕太原劉氏至建雄軍節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爲無敵太原平　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大將軍數月擢爲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爲三交部署知代州虜寇雁門北口南獨業從後擊之虜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路以王侁劉文裕監其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次桑乾河會政清大軍不利班師詔遷四州民于内地虜齊妃耶律漢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餘万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止令取四州民令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即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虜必悉力來拒即令朔州吏民悉入石碣谷以強弩千人視谷口騎士援于中路三州之衆萬全矣侁沮之矣今精兵數萬何畏懦如此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使君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有他志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死也但時有未利徒傷士衆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君先死耳即部帳下騎兵數百人自石碣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位委我以兵柄顧頭立尺寸功爲報豈可縱虜不擊而懷他志哉今諸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曰公于此張步兵分強　爲左右翼爲援業轉戰至此以步兵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如其言与侁等陳于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虜敗遁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聞虜業兵却業至暮谷口　里見無人拊膺大哭再率帳下决戰身被數十槍業撫下有息時從卒尚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倘鳥獸散尚有濟還報天子者無与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業獨手足數人後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爲奸臣所逼致敗何面目于虜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冤之聞者爲流涕　上聞之侁文裕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贈業家録其五子詔褒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朗驍勇爲邊將有威名戎人畏之　楊文公談苑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直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邀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若晉朝之名將也奏曰峻攻走九所至必順此若不乘後恐噬臍　上

然之故臺北伐功將集而班師曰振旅徐還 何至
金臺驛王師失利閭戎南潰若數千騎 上遣翰以
兵追之奏曰須乞 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須請單
騎敢往可携之以歸 上許之翰策馬敢往進之及
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耳何傷勿慮主上天鑒處置
將明君父負畏執銳衛護遠征一旦小忿豈不念父
毋妻子懷戀之情耶 上特遣我遊你輩同還宜知
幾違返衆稍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鷄
犬亦不鳴 上喜賚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
繫者 玉壺清話

皇朝類苑卷五十七 十

又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爲天武左輔主 太宗親征太
原而請武于西京時殿前都前揚儀失音不能言指
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
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
曰謂左右曰若崔翰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
武經勝柔也後爲殿前都虞侯從平晉陽時軍士立
功未經行賞遽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
事不可再舉乘破竹之勢取之甚美 上信然之既
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黃門闕水翰馳奏大軍不
整南昌而潰 上令翰率衛士十余人止之翰請單
騎往往告諭衆稍稍乃定不戮一人 上甚嘉之後
比領節鎮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户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定
慮分屯于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
以 歸糧謂之下番兵閻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狀
乞發京畿禁軍千指揮赴本路經略使張昇言于
上曰臣昔在秦鳳迄人言虜欲入寇者 前後甚衆
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

皇朝類苑卷五十七 三

近非計也請必須之 上從之敕曰方平復奏諒祚
已引兵而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爲董氈所敗築堡
于古渭州之側而還

侍其淵

儂智高圍廣州廣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
晝夜未嘗服文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
与之降賊通淵謂通之謂 曰汝曾降賊必驅汝爲
奴僕負担歸其巢穴朝廷必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
力完城豈惟保汝家亦將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
畢夜寢其城上淵忽來職徐而覺之曰公勿覺公臨

射有方弩手罕曰有乃与罕帥弩手二十余人卿枚
至一處俯視賊已踰壕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
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壕外及賊退淵
終不言稗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大
將出除一子官給全俸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堯夫
以為陰德之報云

劉吉

劉吉江右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為傳詔承旨忠于
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
太平興國中海大決吉護之与丁夫同甘苦使者至

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幞頭短布褐躬負二三囊土
為先道戒從使勿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
賜之內侍石全振者頗護河堤性尤苛急自謂石爆
烈言其性多暴怒也君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
与吉乘艇皆役至中流吉語之曰君恃貴近見凌已
甚我不畏之當与君同見河伯耳遂　舟覆之全振
號哭搏頰求哀乞命乃止自是不復敢侵吉其父本
藏翼人自受李氏恩寵祿以濟其子孫頗望必諂其
第求拜後主自李氏子姪雖童幼必拜之執臣僕之
禮後過崇儀使其刺字謂吳中故旧題僧壁驛亭但
称江南劉吉示不忘也本有詩三百首目為釣鰲集
徐鉉為之序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篇不中鵠五湖歸
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決河有方略人目為刘
跋江名震河上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
發緣　河丁夫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揵合堤口日遣
徒步數輩來往偵報將合龍門凡健步兩輩至上召
問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言其不然且云初
來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須聖念上怒令拘之少頃

報至果水勢猛暴衝大隄復潰注數郡　上召隱慰
諭立小校自是或補捉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蒙起
擢至道初東宮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刘謂尚
闕一名　上曰王隱忠直不妄語可以補之後至侍
衛步軍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隱無他能由一言
之不欺人主而克享寵福況積德者乎

張繼能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京原州自唐以來
陷于党項徙治平京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
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部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

以除和知軍事凡七八年雖能為鈐轄題詩于廳事
曰夜闌犢外鈴声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深
似鐵誰人肯向此中来雖能書有識畧忠直好談
論之治体今為大都内領郡（王揚文公談苑）

王德用　一

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㱕寒莊獻太后詔賜坐
日衛士酒歠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
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
飲况嗣君尚少未親萬幾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
得不動人心耶后大嘆賞自是有意大用
皇朝類苑巻五十九　主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两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
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爲用請以文臣副之者
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所以王師屢敗由大將
不足以統一偏裨人人自用故遇敵輒逃列　平以
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果有智畧善用兵必能
辦賊願勿憂　仁宗乃召行營諸軍皆受青節制賊
平處置民事則与孫沔余靖共議及捷報至　上善
謂莊敏曰廣表平珍皆卿之力也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寛厚善撫御其壯貌魁偉而面色正
黒雖匹夫下卒閭閻小兒而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
名識与不識称之曰黒王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
其爲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爲樞密使而以
富韓公爲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与射使者曰天子
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得人矣　上聞之善

狄武襄　一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爲延州指揮使是時西邊用
兵公以材勇智畧頻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
皇朝類苑巻五十一　六
間狄人畏慑無敢當者公識度宏遠士大夫翕然称
之而尤爲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称爲国器文正
授以春秋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
公於是博覧書史通究古今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
勲史策配饗宗廟爲宗名將天下称其賢公初爲延
州指揮使後顕貴天下猶呼公爲狄天使（王澠水燕談）

二

狄青初爲延州指使与西賊大小二十五戰常銅面
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至涇原路招討副
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戎寇邊急　上令圖其

形以進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入有相親夜吟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比歌為是人作也為不毅矣故　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善事　上安思為敵以致君臣疑心耳東齋記事

三

狄青之任環智略也自選於林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坐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危小盞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頒軍崑崙關下翌日將

皇朝類苑卷五十七　元

度閱辰起諸將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長之還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怛械有軍候至日宣敕傳語諸官請過閣喫食方知青以微服同先鋒度關矣東軒筆錄

卷之五十七

皇朝類苑卷之五十八

將相才畧

秦再雄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　太祖既下荊湖思得通蠻情習險阨而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猺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爭立功蠻黨服之　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面以一路之事付之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

皇朝類苑卷五十八　一

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属　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激誓思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士卒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綏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　太祖世無蠻猺之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庫而邊境妥安由神机駕馭用一再雄而已

魏鮎楊足朝

虜犯澶淵傳潛堅壁不戰河北諸郡城守者多為番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奔走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銀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

王觀文

王觀文始為建昌軍司理參軍時蔡樞密挺提點江西刑獄一見知其必貴顧待甚厚數年蔡知慶州王調官闕中遂謁蔡于慶陽且言將應制科欲知西

事本末蔡遂以前後士大夫之言及邊事者皆示之其間有向寶議洮河之一說王從之以為可行後王掌秦州机宜遂乞復洮河故地朝廷命韶兼管幹番部自是其謀浸廣稍進取蘭州鄯廓知秦州李師中以為不可而言事者亦多非沮朝廷令王克臣秉驛驗其事克臣亦依違兩可既而鄜延帥又劾韶侵盜官物與起大獄俾蔡確推劾蔡明其無罪自是君相之君斷然不疑不數年克青唐武勝城熙河取洮珉壘岩而為熙河一路由上意不疑所致也

瞿守素

瞿守素北海人　太宗時以家首使惡州刺史往征梅山洞夷人值淫雨弓弩翦筋角解弛守素令削木為弩平旦奄至衆弩盡發賊走平其巢穴

李仲貴

李仲貴孟州人五路討繼遷為麟府州濁輪寨路都部　得對因言賊居砂磧逐水草便于戰鬭利則進不利則退今五路齊入彼國兵勢不能接戰欲退則人馬之將守則又無堅壘賊居未平仲貴等何顏復見　陛下　太宗善出御劍賜之後果無功追念其言命為弁代付都部署（王東軒筆錄）

王漢忠

王漢忠字希傑徐州人　真宗嘗曰漢忠知書好學帥臣不易得也累為保靜軍節度使每行師誥旦必焚香祝曰願軍民無犯吾令違者一毫無貸故所部無盜賊性剛果不務小節好為詩慕賈島李洞之體以故群帥不悅後為祁寧環慶部署坐違詔無功責為左屯衛上將軍襄州

郭遵

康定元年三月癸酉韓琦奏昨者夏虜寇延州有西路都巡檢使侍禁閤門祗候郭遵從劉平與賊戰跨

馬舞二劍以出大呼曰欲鬬將者乎問諸將無敢
敵者遵獨請行自上馬舞二鐵簡與賊格鬬賊應手
腦碎餘衆遂却頃之遵又擐大挺刀率百余人進陷
虜陣至其帳前而還凡三出三入所殺者幾百人遵
馬倒爲賊所害圍賊中皆嘆服其勇也已優賜褒贈
及錄其子孫詔贈遵果州團練使母妻皆封郡君諸
子悉除供奉官侍禁殿直兄弟以差拜官

文潞公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上深以爲憂問于
兩府參知政事文彥博請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

彥博爲河北宣撫使監諸軍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
惡鎬所請多從中沮唯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
請得便宜從事不中覆上許之閏月庚子明克貝州
擒王則初彥博至貝州與明鎬督軍將築距闉以攻
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劉炳請穴地以攻城彥
博許之貝州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下潛穿穴棄
土于水晝匿穴中城上不之覺也久之穴城自教場
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走白彥博選敢死二百命指
使將之啣枚自穴中入有實侯楊遂請行許之遂白
軍士有病欬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之既出穴登
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下之人城中驚擾賊以火牛
突登城者不能拒頗引却楊遂力戰身被十餘鎗援
創賊牛牛却走至村舍官軍追圍之則猶著花幞頭
軍士爭取之部署王信恐則死無以辨以身覆其上
遂擒之　死于亂兵不知所在彥博請斬則于北
京夏竦奏言所獲賊恐非真遂檻車送京師於馬
市董秀劉炳並除內殿崇班

种世衡

初趙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州堡寨多徒分
兵力其遠不及守有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

理寺簽書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
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可以通河東運路北可
以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城之城
中無井鑿地得百五十尺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
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
水者耶命工鑿石而出之得石屑一畚酬百錢凡過
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有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
城之無井致之皆得水詔命其城曰青澗以世衡爲
內殿承制知城事

二

世衡字仲平放之兄子世少尚御以蔭補將作監主薄累遷太子中舍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人不使拘縶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從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紙牓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識見之驚恨走告之皆如期而至

三

後通判鳳翔知州王蒙章獻太后姻家也嘗以私干世衡不從乃誘王和讒使詣闕訟究而陰爲之內助世衡坐流竇州章獻崩龍圖閣直學士李紘奏雪其

皇朝類苑卷五十八　六

罪復衛尉寺丞後知澠池縣葺館舍計什器乃至砧臼匕筯無不備客至如歸由是声譽大振自見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于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傾城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爲吾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四

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粮俱乏世衡以官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几倉廩皆實以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疾者當使一子視戒以不愈必治之撫養羌屬親人得其懽心爭爲之用寇至屢破之部落待遇家人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撤席上銀器以遺之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強于是州諸寨中此爲第一

五

洛苑副使知青澗城去衡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

皇朝類苑卷五十八　七

皆有狀鄜延路經略使龐公奏去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苟一一拘以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頃之世衡徙知環州將行别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下淚矣

六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爲環慶經略使至環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与元昊通以种去衡得羌屬之心而青澗城已完因奏徙世衡以鎮撫之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去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附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兇詐難信

且道險不平去衛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遂
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寢去衛蹴起之奴訛大驚曰
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疑我耶即帥部落
羅拜皆感激心服

七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強世衡嘗撫而用之嘗與恩飲
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于壁隙窺之慕
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
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
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

八

世衡嘗以罪怒一番落將杖其背僚屬為之請莫能
得其人狀以奔趙元昊甚親之得出入樞密院歲信
餘盡伺得其機事以歸衆乃知世衡用為間也

九

環原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藏康奴三種最大素號横
猾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嘗為原州患
其北有二川通于下灃三川之間有古細腰城慶曆
四年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
州　之世衡先遣人誘說夏虜以故　及出兵
爭之世衡以錢募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
三種酋長諭以官築此城為汝禦寇三種既出其不
意又披路已絕因而服從世衡在役時得疾明年正
月甲子卒屬羌朝夕聚哭其柩者數日青澗環州吏
及屬羌皆畫像事之八子古診詠諮諤所記宜

十

初落苑副使种世衡在青澗城欲遣僧王嵩入趙元
昊境為間召與之飲謂曰審若得汝放掠求寔汝不
勝痛當以寔告耶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先試之乃
縛嵩于庭而掠之數百嵩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時

元昊使其妻子兄弟瓈令之舊野利旺榮及剛浪唆
公將左右廂兵公氣用事世衡使嵩齎為民服書諸
旺榮且道之棗及畫龜旺榮鎖嵩囚地牢中且半歲
會元昊欲復歸中國而先耻自言乃釋嵩因使旺榮
遣邊將書　遣教練使李文貴送嵩還曰向者种洛
書意欲更求通和耶邊將送文貴及嵩詣延州時龐
公為經略使已奉朝旨招納元昊始遣文貴注來議
其事奏嵩除三班借職

王罕

王罕偕智高犯廣州罕為轉運使出巡至梅州聞之

而選伸爾使入間道以蠟丸告急且召罕罕從者纔數人問曰圍城何由得入曰城東有賊所不到處可以夜縋而入罕曰不可進至惠州廣民躍馬求救曰賊圍城千縣人皆及相殺掠死傷蔽野罕曰吾聞之先父曰凡有大事必先詢識者而後行之無人則詢老者也乃召其老問之對曰素家客戶十餘人今皆亡為賊矣請集客以衛其家罕曰賊者多于莊客何以禦之乃召每村三大户与之帖使人募壯丁二百人又帖每縣尉募弓手三千人以自衛捕得暴掠者千餘人皆自　斬之又牒知州知縣〻令皆得擅斬

人一夕鄉村肅然罕為募民驍勇者以自隨得三千人紅百餘隻製旌旗鉦鼓長驅而至廣州蠻兵數十人來逆戰却之蠻皆斂兵聚于城西乃開南門作集而入罕不視死登城子死于賊人之家而不罪樹虎角于南門之西以拒蠻自是南門不復閉矣凡糧用皆自南門而入向東關主簿黄固知州待其潤罕以其忠勇与之兵守蠻衆數万皆為所掠二廣之民已使之晝夜攻城為火車順風以焚西門六月賊上人不能立軍校請罕下城少休息罕欲從之潤奮劍責軍校曰汝曹竭力拒敵則猶可以生若欲潰去濲不為賊所殺朝廷亦當族汝全部欲何之罕乃止士氣百倍蠻兵不能克而退提刑鮑軻率其黨欲過嶺北至雄州蕭勃留之乃自遣一奏又召罕至雄州計事罕不来又奏之諫官李允奏罕只在廣州端坐及奏罕退走圍解罕一官信州監視軻實不自言黄固當圍城時最輸力日而唐勸有不足亦得罪戍功亦不錄

任福

康定元年秋夏虜寇保安軍鎮戎軍九月二十日環慶路部署知慶州任福謀襲夏虜白豹城及骨咩族

以牽制虜勢使来路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擊骨咩族使鳳川寨監押其直刋安鄉將廣神虎二指揮会華池又使淮安鎮都監刘政監押張立將　起而谷寨与寨主蔣共擊近寨諸族期以二十日丑時俱發福以十六日夜閉門後授諸軍申十七日未明出兵城門非行從兵無得輙出一人声言巡邊是宿業樂鎮十八日晚入柔遠寨十九日犒設柔遠諸蕃部禁止毋得小城畢部分諸將使注泊都監王懷政次白豹城西斷神樹移来路北都巡檢范全攻其東斷金湯之路柔遠寨主譚嘉震攻其北斷葉市之路

供奉官王慶走馬承受石全政其南擊賞遷等族駐
泊都監武英主入城閤數福以大軍駐于城南照會
應策是日引兵乘遠寨置蕃官等于福馬前而行凡
七十里二十日丑時至白豹城各分兵卯時其城克
之悉焚其偽置李太尉衙置酒税務倉草場及民居
室四十里內禾稼積聚諸將分破族帳四十一擒偽
署張團練殺首七人斬獲一百五十餘級虜牛馬羊
駝七千余頭器械三百余事印記六件偽宣勅告身
及蕃書五十通軍士死一百六十四人以范全及蕃
官殿檢趙明爲殿而還

范雍

知延州范雍奏前日趙元昊悉衆入敵陷金明寨執
都監李彬父子遂攻安遠寨永平寨安遠最居極边
賊斫壞兩重門攻第三重門監押侍禁邵元吉縋下
軍士斫退賊兵復奪得城門拒守數日賊遂合衆屯
於州城之三川口列十餘寨二十三日賊分兵出東
西之城後及兩城之間呼躁射城上人城上諸軍發
矢石擊賊死者頗衆遂不敢攻賊引兵退其守城將
佐鐫盧守勤等謹條以其功乞超資爵賞以勵後來
又奏撈捉寨主殿直高益監甲殿直韓遂安寨主供
奉官綦詠奉職曹度借職王懿皆死于賊邵元吉及
寨門寨主供奉官高延德權押右侍禁王繼元永平
寨主左侍禁郭延珍權監押右侍禁王懿皆有拒守
之功詔　死事者優与贈官仍賻錢絹錄其子孫元
吉近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充安遠寨主

王吉

慶曆初趙元昊圍麟州二十七日城中無井據地以
貯雨水至是水竭知州苗繼先拘泥以塗屋積倚大
前賊有諜者潜入城中出告元昊城中水已竭不過
二日當破元昊望見塗積曰城中無水可暇塗積斬

諜者解圍去麟之州圍苗繼先開募吏民有能通信
求援于外者通引官王吉應募繼先問須幾人從行
吉曰今虜騎百重無所用重諸髡髮衣服挾弓矢賷
粮詐為胡人依縋而出遇虜問則為胡語答之兩晝
夜出虜寨入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詔除吉奉職本
州指使

趙延進

趙延進屯定州契丹入敵与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
太祖賜八陣圖使按圖從事歸次蒲城虜大至翰
按圖布陣相去各有百步衆惧無鬭志延進曰不如

合而擊之遣令而獲利不如猶愈于辱国乎遂改為
二陣三戰大破之獲人馬牛羊鎧甲數十萬近右監
門衛將軍 涑水紀聞

鄭工部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訪鄭文寶 奏曰欲城威州不
若先建伯魚青門清遠三城為頓師之地徙秦民稍
藉閑營田積辺粟修五原故寨之故地党項之有豪
為我鷹犬若尓則不獨措安西亦可綏服河湟此定
邊之勝策也朝廷從之建興三城之役費緡粟數十
萬計西民苦之一夕盡為山水蕩去又奏減奉解池

塩價損課二十萬緡貶藍山枝江長壽三縣令累年
方牽復工部員外郎 玉壺清話

唃嘶囉

寶元二年二月甲寅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唃
嘶囉遣使李波未裏尾等入貢方物四月辛酉朔癸
亥樞密院奏唃嘶囉前妻今為尼子有二子曰瞎氊
磨氊唃嘶囉再娶喬氏女今為妻詔唃嘶囉前妻賜
紫衣師號及法名今妻賜邑號瞎氊磨氊自請奪擊
夏覇乞朝廷遣使監護乃降詔命從之八月辛丑詔
屯田員外郎劉渙往秦州至邈川以來幹當公事渙

晋州自言請使外国故也 楊文公談苑

卷之五十八 終

知人薦舉

呂申公

呂申公累乞致仕　仁宗倚眷之重久之不允他日復叩于便殿坐上度其志不可奪因詢之曰卿果退當何人代卿公曰知臣莫若君　陛下當自擇　仁宗再三問之申公遂引陳文惠公堯佐曰　陛下欲用英俊經綸之材臣所不知必欲圖任老成鎮靜百度周知天下良吾無如陳某者　仁宗深然之遂大拜後文惠公極懷薦引之德無以形其意因撰詞一

闋攜觴相館使人歌之曰二社良辰千家庭院翩翩又見新歸燕鳳凰巢穩許為鄰瀟湘煙暝來何晚亂入紅樓低飛綠岸畫梁時拂歌塵散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恩重珠簾捲申公聽歌醉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應曰莫愁調鼎事無功老于岩廊藏稱不减 湘山野錄

章郇公

寶元中河東闕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閻緡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可稱時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召來試而詢之明日召至堂上許公都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強問其鄉曲從次第曰問河東事曰其鄉里無所不知郇公喜之文退許公喉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 趙康靖公錄

陳恭公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　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沆之歿蓋二十年矣歐陽文忠公等皆是後進雖貴顯而養盼亦衰故學士王平甫撰晉公神道碑略曰諸孤幼甚歸於閬州公平日漸濯相理而材勢大顯者無一人相助歐宗鄭公卹其家甚厚蓋茲事也

南宮誠

馮大參當世公始求為於武昌會小宗者屬繆寡鑒堅欲黜落又欲置于末級時鄂倅南宮誠監試當折封定叁大不平奮臂立主之須俾魁送小宗者理沮不免以公冠于鄉收果取大魁釋褐除判南倅南宮迁罷倅以詩寄謝曰當思鵬海隅飛鷁曾符天風送翔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幾年空嘆音塵絕千里長思道義懽每向江陵訪遺治邑人猶指縣題看姿云江陵縣額郎君臨治時親墨也 並見湘山

孫參政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与二人相識而遽薦何也孫答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于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盧士倫

張侍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与曹侍中利用通婚復恃世蔭大為一邑之患累政憚其勢

莫敢与之較張一日承令之遠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侄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或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屑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我叔父賴君懲之今变節為美矣為發薦章而去東軒筆錄

和凝

和魯公凝梁貞明三年薛廷珪下第十三人及第後唐長興四年知貢舉獨愛范魯公質程文語范曰君文合在第一輒屈第十三人用傳老夫衣鉢時以為榮其後相繼為相當時有贈詩者曰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盡相傳湘水燕談

孫宣公

宗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宗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世謚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宗方為礼官遂謚曰宣成其志盧陵歸田錄

張乖崖

轉運黃麥部好舉時才之士乖崖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慎知耻者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他忠定公語錄

二

張尚書鎮蜀時承旨彭公乘始冠欲持所業為贄求文鑒大師者為之容鑒曰請君遇旋旋進寺具襴鞹懷文候之老僧先為持文奉呈果稱愛始可出拜蓋八座之性靡測一日果來鑒以彭文呈之公默覽殆

過與一語褒貶都衙于地彭公大沮後將赴闕臨岐
託鑒召彭至語之曰向示盛編心極愛嘆不欲形言
著子方年少若老夫以一語奬借必凌忽自墮故抑
地以奉激他日子之官亦不減老夫而益清近留鉄
緡鈔二百道爲纏絅之助勉之後果盡然湘山野錄

三

蜀中士子舊好古文不事舉業迨十五年無一預解
名者景德元年李畋与同門生張及張逵詣州請解
先於承引同通百姓名桑狳状云公判云入試一日
前陳桑狳二拜旁小註云不得唱畋与同却人客次

具襴衫各贄事業十卷啟状一通公坐所衣朝服[illegible]
履客將看衫韡道接事業公通關啟状回報公承見
示至業未試公來謝尋差節度使推官韋宿充試官
試官申乞差監試官判云知州親監一日前承引司
復桑狳状判云亦免桑狳客將至上廳客礼及試日
公送牌印付通判廳曰今爲国家試舉人如有生事
則報來臨試時始問韋宿曰今日試何題目對曰試
上善若水賦秋風生桂枝詩公曰詩題陳熟改試朝
日蓮詩次日又問曰今日試何論對曰試禹稷之功
公曰禹稷之功王者事業州郡豈合問他吾曾見州
郡中策舉人問国家時務事此亦非宜乃改試文行
孰先論公曰秖此亦可以見二三子於文行中所存
之心也三人俱獲解送鹿鳴筵前三日公率郡僚各
賦送三秀才應舉詩公首唱五言古調詩并序曰益
部去帝鄉四千里平昔英俊於進趍　更賦之餘例
之貧生之計鄉老之薦声响久絶今年華陽邑大夫
以三進士爲精試官誦其文閭里称其行又嘉其迹
志遐闕心恋明皇有以彰遠人既又吾君德澤流被
於無窮也近古亂鹿鳴之什以貢士斯筵之啟迨若
是乎舉選官老不勝酒亦辭且嘉回歆詩以將之衆

君子辭學先鳴請爲賡歌之詩云公詩見本集是歲
仍奏給三人驛券赴京西川士子目爲盛事方奮起
身鄉宗之志忠定公語錄

王沂公

王沂公曾當国慶薦呂許公夷簡是時明肅太后聽
政沂公奏曰臣累言夷簡才望可當政柄而兩宮終
未用以臣度太后之意不欲其班在樞密使張旻之
上耳且旻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如此太后曰固無
此意行且用夷簡矣沂公曰兩宮既已許臣々請即
令宣召學士草麻太后從之及許公大拜遂与沂公

不叶

呂許公

仁宗以西戎方熾嘆人才之乏凡有一介之善必致録之杜丞相衍經抚関中荐長安布衣雷簡夫才器可任遽命賜對于便殿簡夫辨給善數奏條列西事甚許 仁宗嘉之階降旨中書令檢 真宗召种放事是時呂許公當国為上言曰臣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有寔效今遽荐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則難於進退莫若且除一官徐觀其能果可用進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耀州幕官簡夫後累官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寔無大過人者

王化基

蒯詠為進士以文受知于王公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釋褐為大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將之官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奬 進今復為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礼課其職事甚急蒯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尚脩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荐入或問其故荅曰蒯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蒯聞之始以王公為真相知也

並東軒筆録

李文靖

寇萊公与丁晉公始甚相善李文靖公為相丁公尚為兩制萊公屢以公薦而公不用何也文靖荅曰今已為兩禁矣稍進則當国如斯人者果可當国乎寇曰如丁之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否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既而二公秉政果傾軋累如文靖之言 倦遊雜録

朱翰林

太宗詔郷士舉賢良翰林朱公昂舉陳彭年陳彭年家貧無贄為可投之倫入削奏乞終仕不願上道杜龍圖鎬力抆閣衍列章奏曰朱公端介厚重不妄舉人況彭年寔有才譽幼在江左已為名流所重乞不須召倫試請問可也乃以本官直史館 玉壺清話

王章惠

王章惠公随知揚州許元以舉子上謁自陳去家乃唐許遠之後章惠率同僚上表荐其忠烈之家乞朝廷推恩而通判已下皆不從章惠遂獻狀荐之朝廷以為郊社齋郎元有才謀曉錢穀為江淮置制発運判官以至為使凡十余年號為能臣終天章閣待制

謝諫議

一

謝諫議泌居官不妄薦士或薦一人則焚香捧表望闕再拜而遣置所薦雖少而無不顯者泌知襄州日張密學逸為鄧城縣令有善政鄧城去襄城渡漢水纔十餘里以暇日多乘小車從數吏渡漾水入鄧城界以觀風謠或載酒邀張野酌吟嘯終日而去其高逸樂善如此張亦其薦也 東軒筆錄

二

皇朝類苑卷三十九

謝泌名知人少許可平生薦士不過數人而後皆至卿相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為 陛下得一人王文正公即其所薦士也 倦遊雜錄

三

謝史館泌解國學舉子黜落甚衆群言沸騰懷甓以伺其出泌知潛由他 徑史館宿數日 太宗聞知咲謂左右曰泌職在考按豈敢徇狀小人不自揣分反怨主司然 須避左右奏曰唯臺省知襍可擁難近遂授知襍以避擲甓之患公深慕盧玄朴素恬簡病革盥沐服羽衣焚香端坐而逝首不少歆

王文正

一

上宣諭曰聞趙安仁在中書絶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聽之王文正公對曰趙安仁屋常有餘凡有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事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 陛下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 上曰能如此朕不知也卿可諭以委任之意更令宣力公乃諭趙趙曰上謬有拔擢以不才罷去宜矣使与衆人騁辯以合 上意安仁不欲為也公喜曰吾遺保安仁于上前不誤知人矣

二

皇朝類苑卷五十九

王文正公曰一疾謁告不入政府議知制誥臧度政諫議大夫知開封府 上曰更問王某如允當入文書來中書屋 聖語問公公曰度必不樂此任政府召問之度曰幸以文進不願親吏事中書以度度意聞上上曰王某銓量才品直是精當必使人各得其所向遣須問王某度此命遂罷

三

參知政事李公穆之子行簡為將作監丞不復仕進杜門燕居而有儒雅之舉一日 上召對賜坐撫御

之改太子中允賜錢三百萬初令中使出召不知凥處上曰去中書問王某時人方知公言之並名臣遺事

四

真宗時王文正旦為相賓客雖滿座無敢以私干之者既退旦察其可与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凥處數月之後召与語從容久之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獻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人復來則謝絶不復見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點其首同列皆莫知明日於堂中議其同列爭欲有所引用旦曰當

用某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同列雖疾之莫能間也丁謂致毀旦於上上益親厚之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上問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卽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瑋楊億以衆言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于市吏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問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声譽達于京師億聞之復見旦具道其事謂旦曰向者相公初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廷之議何其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於是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為異乎旦之薦用者其意非為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讋服邊境之事瑋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變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矣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涑水紀聞

卷之五十九終

皇朝類苑卷之六十

廣知博識

論地動儀

地動儀候地震之器也續漢書張衡字平子作此儀也以精銅鑄之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樽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外有八龍首啣銅丸每龍作一蟾蜍仰首張口而承之机關巧制皆罇中龍首以置丸州地外如過某分州地動則龍啣之丸而墜蟾蜍口中乃鏗〻然有声司候者占視之知某州外地震也當有九落久無奏報未幾龍石地震也此法久亡更

無補續矣又按張衡靈憲云元氣剖判清濁異位地定于內而体於陰地有九域山川聖人始紀綱而後經緯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轉也河圖云地恒動不常譬如人在大舟上閉牖而坐舟行覺矣詳其地右動非震也旋行而動亦人所不知也若君舟中不窺產閉牖而坐定不知舟行也張衡窮物理之極致焉何其右旋地道壅塞之時乃氣凌此州之大机關素輕經則為之動焉如人中息氣晝夜從頭至足周身一萬三千五百息其會十口其或管行壅滯不通行處便民攤獅豬貌時譬丸之落處也故漢翼奉云人氣尚逆則感天地天變見星氣日蝕地變見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陽陰之形猶人之有五臟六体五臟象天六躰象地臟病則氣色發于面躰病則穴中動於貌也又易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变化而形鬼神也或曰為張衡得以匿思而作為傳習予通曰厥疑有三必難盡驗也一如廣表蕪海中洲渚頻動居人以為常也此儀可驗則揚州之外日日時時落丸也二張衡不教子孫後無述焉三於国家無文利也故不行于代矣

論取火

古法用火隨時不同人免疾氣矣或曰火是一氣豈同水有山井雨川不同耶通曰火以木為母母木有異故也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終而復始也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孟食榆柳之火也孟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也此乃四時五取也以季夏取桑柘則益脾也或曰古之取火必以所利者何通曰火亦氣也久食此氣五臟迭休囚旺相是以春宜榆柳之氣冬宜槐檀之氣則百疾不生苟此道不行人要送氣犯予厲也此改火之法豈可輕焉漢武置別火官令丞專掌司四取火之事也此五

常之世設五行之官火官之職司四時五變之術是以共工祝融為火正焉或曰火之為氣可堪食予通曰火以食為氣人之食熟豈非食予故易有水火既濟則水本寒為火之奪弥久成熟矣人利于熟則成濟用為豈不見蘩勞薪為味味必不正若正則荀公不別矣又有說以巴豆木入爨令人泄痢不止其如乾棗苑草炊爨令物味惡是火官不得不重慎於昔并州之俗為介之推禁火此疑古人託以鬼神為名得以盡禁然後用鑽燧出之得變新象也并州之俗又成太過冷食斯久民有餓死者故魏武帝出罰令

皇朝類苑卷之

五

甚嚴故止周舉為荊州刺史移書介推止禁三日後國家賜群臣火沿為之礼式為令　太宗聽予大德若法按取之則宜於清明日賜百官令四時唯取食尔供其太官御膳用之其利深博哉

論正朔

昔者王皇受命必改正朔示不相沿而革人視聽之故一曰天統謂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天始施之端也二曰地統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正地始化之端也三曰人統謂夏以十三月建寅為正人始成之端也蓋三者法天地人故曰三統也觀古之三統循環終始文質不同用捨有異其如秦變周制以十月建亥為正此三統之外除三才外為法何耶所以後代史家為閏秦者猶十二月外加一月歸餘於終尔漢高祖得天下以戒學坑儒之後尚襲行秦制至孝武帝方用夏正必用夏后氏之正者故孔子曰行夏之時左傳夏數得天也至唐武后永昌元年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後復用夏正肅宗上元元年用建子為正三年還以令正月為歲首矣王湘山野錄

論太平

帝王受命化成乃登封告勤成頌以紀太平之功焉

皇朝類苑卷六十

四

太平者天下之人家給民足路無愁歎時康穀稔物無疵癘刑罰措置之謂也故太階六符相對而平正乃曰太平也唐太宗即位與群臣議而行王道霸道耶有言宜行帝王道封德彝沮其議帝王之道行之遲效請以霸道魏徵請行王道數年之間天下治太宗曰恨封德彝不見今日之太平也今　聖上初即位以此紀年號俾紀致其太平也貫寧要言

蛇雉卵

唐陸便續水經嘗言蛇雉遺卵於地千年而生蛟龍爲漢武帝元封中潯陽浮江親射蛟於江中獲之乃

是也其蚊虫殼之曰害於一方洪水漂蕩吳人謂之發洪余少時嘗遊杭州西城之伊山目睹此事又親忽茂草中一雌雉飛起丈餘翅翼零亂又復入草中數四不絕久而不出余扨怪之薙草往觀果一巨蛇雌雉蟠結糾纏涎沫狼藉斯雉驚而飛此入草始驗便之説 王壺清話

見龍

張洎使高麗方泛舟海中因問舟人龍可識乎對曰嘗因雲起多見垂尾於波瀾間動搖舒縮良久而大作未嘗見其全体及頭足也洎因冠帶焚香祝以見

其龍盱天晴霽忽有龍見于水際少頃漸多以至彌望畫然無數洎甚懼忍良久而沒 楊文公談苑

氏族

士人以氏族相高雖從古有之然未嘗著盛自魏氏銓總人物以氏族相高亦未專任門地惟四夷則全以氏族為貴賤如天竺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為貴種自餘皆為庶姓如毗舍首陀是也其下又有貧四姓如工巧純陀是也其他諸國亦如是國主大臣各有種姓苟非貴種國人莫肯歸之庶姓雖有勞能亦自甘居大姓之下至今如此自後魏據中原此俗遂行於中國故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凡三世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外郎為丁姓得入者謂之四姓其後遷易紛爭莫能堅定遂取前世仕籍定以博陵崔范陽盧隴西李滎陽鄭為甲族唐高宗時又增太原王清河崔趙郡李通謂之姓然地勢相傾互相誹訕各自著書盈編連簡殆數十家至于朝廷為之置官諜定而流習所徇有以成俗雖國勢不能排奪大率高下不等通有百家皆謂之士族此外悉為庶姓婚宦

皆不敢與百家齒隴西李氏乃皇族亦自列于第三其重族望如此一等之内又如岡頭盧澤底李土門崔靖恭王之類自為鼎族其俗至唐末方漸衰息

記里鼓

西京記云記里鼓若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則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鍾其机法皆妙絶焉隋開皇九年平陳得此車法得而用焉今公亮重修此車古制式記里鼓也今皇朝蘇弼重修焉

銅渾儀

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曆官韓顯符所造依倣劉曜

時孔挺晁崇斛蘭之法失于簡略天文院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唐梁令瓚僧一行之法頗為詳備而失於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併創為玉壺浮漏銅表皆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旧銅儀送朝服法物庫收藏以備講求

魚尾鴟吻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為其象冠於屋以禳之今亦以有唐以來寺殿觀旧有為飛魚形尾指上者不知何時易名為鴟吻狀亦不類魚尾

磁石指南指指西

方家以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東不全南也水浮多蕩搖指爪及盌唇上皆可為之運轉尤速但堅滑易墜不若縷懸為最善其法取新纊中獨繭縷以芥子許蠟綴于針腰無風處懸之則針常指南其中有磨而指北者予家指南北者皆謂之磁石之指南猶北指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金鷄放赦

杜鎬言肆赦樹金鷄不知起於何代閭中風俗傳云宗孝王問司馬膺之後魏北齊赦日樹金鷄事膺之曰按海中星占云天鷄星動為有赦蓋王者以天鷄為度隋書刑法志北齊赦日令武庫設金鷄及鼓於閶門石撾鼓千声宣赦建金鷄或云起于西凉呂光未知孰是究其旨蓋西主兌兌為澤金者奚之神奚為號令故合是二物制其形揭於長竿使人覩之也（楊文公談苑）

延州五城

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為舊有東西二城矣河立對高為興郡始展東北南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曰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户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

石油墨

鄜延境內有石油旧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然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掃其煤為墨其光黑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後必大行于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甚多生于地中無窮不若松木有時而竭於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西京江南松山大半皆　矣造煤人蓋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

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立窮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陽塵

盐南風

解州盐澤之南秋夏間多大風謂之盐南風其勢發屋拔木幾欲動地然東与南皆不過中條西不過席張磧北不過鳴條縱廣止於數十里之間解盐不得此風不冰蓋大滷之氣相感不如其然又汝南又多大風雖不及盐南之利然亦甚於他處不知緣何如此或云自城北風穴山中出今所謂風穴者已莫知而汝南自若了知非有穴也方諺曰汝州風許州葱其來素矣

皇朝類苑六十一

跳兔

契州北境跳兔無形皆兔也但前足纔寸許後足几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生于契丹慶州之地大漠中予使虜日捕得數兔持歸益亦雅所謂蹶兔也亦曰蛩蛩巨驉也

螓

螓蟬之小而綠色者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者也取其頂深且方也又閩人謂大蠅為胡螓亦螓類也

霜信

北方有白雁似鴈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甫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即此也

淤田

熙寧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為史記所載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下澤民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亦久矣

皇朝類苑六十三

大陸

予奉使河北遵太行而北山崖之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者橫亘石壁如帶此乃昔之海濱今東距海已近千里所謂大陸者皆濁泥所湮耳堯殛鯀于羽山舊說在東海中今乃在平陸凡大河漳水滹沱涿水桑乾之類悉是濁流今關陝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餘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也

淮泗不入江

唐李翱為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泝至于

江孟子所謂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則淮泗固當入江矣此乃禹之舊跡也熙寧中遣使按圖求之故道宛然但江淮已深其流無復能至高郵耳

雁蕩山

溫州雁蕩山天下奇秀然自古圖牒未嘗有言者祥符中因造玉清宮伐山取材方有人見之此時尚未有名按西域圖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雁蕩山芙蓉峯龍湫唐僧貫休爲諾矩羅贊有雁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之句此南山有芙蓉峯驛前瞰大海然未知雁蕩龍湫所在後因伐木

始見此山頂有大池相傳以爲雁蕩下有二潭水以爲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峯皆後人以貫休詩名之也謝靈運爲永嘉守凡山嘉山水遊歷殆遍獨不言此山蓋當時未有雁蕩之名予觀雁蕩諸峯皆峭拔險怪上聳千尺穹崖巨谷不類他山皆包在諸谷中自嶺外望之都無所見至谷中則森然干霄原其理當是爲谷中大水衝激沙土盡去唯巨石巋然挺立耳如大小龍湫水簾初月谷之類皆是水鑿(音漕)之穴自下望之則高巖峭壁從上觀之適與地平以至諸峯之頂亦低於山頂之地面世間溝壑中水鑿之處皆有植土龕巖亦此類耳今成臯陝西大澗中立土動及百尺迥然聳立亦雁蕩具體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既非挺出地上則爲深谷林莽所蔽故古人未見靈運所不至理不足怪也

屯羅島

嘉祐中蘇州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抵岸船中有三十餘人皆衣冠如唐人繫紅鞓角帶短皂布衫見人皆慟哭語言不曉試令書字字亦不可讀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又有一書乃是上高麗

狀亦稱屯羅島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船中有諸穀唯麻子大如蓮菂蘇人種之初歲亦如蓮菂次歲小數年後只如中國麻子贊善大夫時韓正彥知崑山縣事召其人犒以酒食罷以手捧首而輾意如惟感正彥使人爲其治桅桅舊植船上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輾

朱輦國入貢撒殿

熙寧中朱輦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俗撒殿詔從之使人以金盤貯珠跪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

向御座擲之謂之撒珠乃其國至敬之礼也朝退有司掃撒珠得十餘兩賜是日侍殿閤門使付内臣

画鍾馗

有戚時画鍾馗于門不知起自何時皇祐中金陵発一冢有石誌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宗慤有妹名鍾馗則知鍾馗之説亦遠

雀舌芽茶

茶芽古人謂之雀舌麦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発便長寸餘尖細如針惟芽長為上品以其質幹土力皆有餘故

也如雀舌麦顆極下材耳乃北人不識誤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論嘗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知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

焦核荔枝

閩中荔枝核如丁香小者多肉而甘土人亦能為之取荔枝木去其宗根乃令火燔使焦復種之以大石抵其根但令傍根得生其核乃小種之不復然生芽正如六畜去勢則多肉而不復有子耳

子方蟲

元豐中慶州界生子方虫方為秋田之害忽有一虫生于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虫則以鉗搏之悉為両段旬日子方皆盡歳以大稔其虫旧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肎

養鷹鸇

養鷹鸇者其類相　謂之咊嗽以凌反三館書有咊嗽三卷皆養鷹鸇法度及医療之術

芋梗治蜂螫

處士劉易隠居王屋山嘗于齋中見一大蜂罥于蛛網蛛搏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鼓腹欲烈徐徐行入草蛛嚙芋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

輕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挼芋梗附愈

油煎蛤蜊

宋明帝好食蜜漬鱁鮧即今之烏賊腸也如何以蜜漬食之大業中呉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胤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人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于北俗也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問何物皆用油煎慶曆中群學士會于玉堂使人置得生蛤蜊一簣令饔人烹之久且不至客訝之使人檢視則曰煎之已焦黑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咲予嘗過親家設饌有油煎蛤蜊魚鮮蟹丸然無下筯處主人

則捧而擭嚼終不能下咽而罷

烏脚溪

潼州界有一水號烏脚溪涉之者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〻則病瘴行人皆載水自隨梅龍圖公儀官州縣時公際至至潼州素多病頗憂瘴氣為害至烏脚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為毒水所沾兢惕過甚睢盱矍鑠忽墜水中沒頂乃出之舉體至足黑若崑崙自謂必死然自此宿病盡除頓覺康健無復昔之羸瘵又不知如何也並筆談

卷之六十 終

皇朝類苑卷之六十一

廣知博識

北嶽

北嶽常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嶽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裡今其地謂之神棚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祠中多唐人故碑殿前一亭中有李克用題名云太原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親領步騎五千萬罪問幽陵回師自飛狐路却歸雁門今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虜界却自石門子令水鋪八殺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此路已通惟此寨西出承天關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太平興國中車駕自太原移幸常山乃由土門路至今有行宮在

海子園

鎮陽池苑之盛冠于諸州乃王鎔皆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尚是舊物皆甚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常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鬭雖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潭園余熙寧中奉使鎮定時薛

師正爲定師乃与之定議展海子直抵西城中山王冢悉爲稻田引新河水注之清波瀰漫數里頗類江鄉矣並筆談

雨盤治鹽井

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柏木爲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綆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輒死無緣措手惟候有雨入井則陰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以木盤滿中貯水盤底爲小孔洒水一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爲之一新而陵井之利復舊

䉶䉼

宣獻宋公著甬溥云記䉶䉼不能得其始倘問諸儒無知者予後十餘年方始得其義故頗之推說云江左有䉶䉼以肴大如䉶故云

字學

一

唐末文籍士故諸儒不知字學江南惟徐鉉徐鍇中朝郭忠恕此三人者信其傳也鍇爲說文繫傳恕先作汗簡佩觿時蜀有林氏作小說然狹于徐郭　太祖朝句中郭正亦頗留意于項請刻篆楷二体九經於國學余友敏之笑之

二

李陽氷深于篆隸而名作冰疑者故秦政王公克臣但讀陽冰子曰陽疑無義唯陽冰有不治之語

三

周大臣王朴名朴平豆反而自謂據案說文朴無撲音俗以朴爲樸耳

四

唐玄宗改尚書古文作今字學者始不識古文予見秘閣學士校書有亂楷書字以墨點其處曰是已上見文公筆記

溼紙化菌

錢若水言壬午年洛中大水室廬多汗注太師之第屋木皆損尚在視諸書籍春冊悉化爲菌蕈視尚有墨痕文字若可識蓋猶之變也

百藥枕

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多品凡三服而罷好事者亦多爲之淳化中有古正

言崔遇任陜路轉運遇苦多病素有栢枕方合齊藥錢適而藥百餘品各以瓦罝栢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卧數月得癲病眉鬚盡落投江水死説者以爲藥力薰蒸骨節間疾氣（出楊公談苑）

齊有五德

世言齊有五德不上而仁也不及富貴義也今人兩手指撚札也生指縛骨間智也瘻必以時信也余嘗患此自十一歲至於十九歲方愈今六十有六復患知五德爲最詳故録之

皂莢壞鐵

鐵硅以鍛金銀雖百千年不壞以碓皂莢則一夕破碎瘢以藥焉愈久而愈潤澤堅韌以擊猫則隨節折裂矣（出東齋記事）

葉縣石刻

汝州葉縣大井澗忽有一石上刻四句云葉邑之陰汝穎之東茲有國寶永藏其中葉入有大感謂之神石置於縣祠中享禱日盛貪夫至有濬井掘田綱求此國寶者累歲不已忽一客曰遊仙島觀北極殿有一碑爲柱所壓柱拔冰镌四句猶可見曰賦世永寞亭國巨膚子實而咽命考而終其客徐以廟中神石之句合之其韵頗協量之復長短無差白邑宰取其碑觀乃唐開成中一中郎將墓誌亦安碑時欲取其方因截去餘石棄井中後得之遂解惑焉（湘山野録）

熊館

山民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蹤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之下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失道路

慎火木

酉陽雑俎云廣州有慎火木三四圍慎火木本草一名景天俗亦名護火多以盆盛植之置屋上其花紅白細錯如錦予嘗兩至番禺毀成式所謂慎火乃降大木耳又名龍骨其餘葉枯慎火斵之有白材着人肌膚遂成瘡痏亦無花蓋不諳誤傳也（出倦遊雜録）

末厭

歐陽公記陶尚書詩語末厭兵不曉其義予謂今人呼尨尾狗爲厭尾衣之短後亦者呼曰厭然則此兵正謂其末賤爾但今人不以末厭相連言之其義則是也不然亦不可以對畢凡字

何樓

世人詰虛僞者爲何樓似是詁濫之称其實不然因

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賣物皆行濫者故人以此目之今樓已廢語又相傳俳優人言何市樂說者謂起石駙馬在京都其家樂甚諷誦南市中樂人故得此名其實不然唐元和燕吳行役記其中已有何市字大都市不隸名籍中在何中市者散樂名也

音韻之學

音韻之學自沈約為四声及天竺梵學入中國其術漸密觀古人諧声有不可者如玫字有字多與李字協則慶字正字多與章字正字協用或詩或辞或反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珮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

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而後歲其有君子有穀貽爾子孫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万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維有其章矣是以有慶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孝孫有慶而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大慶如此亦多今廣運中慶一音卿然知詩之未見居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誰秉國均卒勞百

姓我王不等衆恐其正亦是偏正與等平協用不止慶而恐別有理也筆談

二

豨字呼閑切類也當在山字韻劉夢得一杯前聽不豨趙璧有呑舩酒聽豨之句而礼部不收唐韻亦無何也蒙求詩話

三

今人之姓胥姓雍者皆平声春秋胥臣漆雍蠹唐雍陶皆是也蜀人作上声去声呼之蓋蜀人率以平為去筆談

贊

今人謂事之陳久為贊本緣五代時有馬贊者為使幕官其人魯憊有所聞見他人已厭熟而已覺以為新奇而道之故時人見以似者輒號為贊云宋景文公筆記

老杜詩

一

杜子美和裴迪早梅詩有還如何遜在揚州之句注云梁史何遜傳不見揚州事蓋遜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逐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漢皋詩話

二

老杜云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儒者不解黃獨是何義改爲黃精學者承之以子改之蓋黃獨是也本草赭魁注黃獨肉白皮黃巴蜀人蒸食之江東謂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謂之土卵蒸食之類芋魁云後山詩話

三

往年有人於洞庭湖中得一石刻一詩云欵窣圖青草龍堆隱白沙護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鴉波浪南風正帆檣畏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或持問諸人作者云此老杜詩也近有營城士大夫家藏本唐題杜東美一卷皆子美詩其中一首云閬惠子過東溪則置一送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今子美集中所無而用字亦多不同如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中愁曲盡生作却盡生意味遠矣

卲謁詩

余亡友李粟桑德叟嘗謂余曰家藏唐卲謁詩八十篇甚工謁遷于吏部中榜此詩曰有餘遍此者當先注官衆無聞言如李太白云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以爲工矣謁詩云不知天上月曾照幾多人造語尤更省力今欲借傳因循不果此事不載于唐書野史小說中皆未嘗見之唐文藝傳中有卲謁無卲謁也李希聲詩話

僧贊寧

一

僧錄贊寧有文學洞古博物著書數百卷王元之禹偁徐騎省鉉疑則就質爲二公皆拜之柳仲塗開因曰余頃守維揚郡堂後菜圃纔雨陰則清燄夕起觸近則散何邪寧曰此燐力振切火也兵戰血或牛羊馬血着地則凝結爲此氣雖千載不散柳聳拜之曰掘之皆折鎗折鏃乃古戰場地也因贈以詩中有空門今日見張華之句

二

江南徐知諤爲潤州節度使溫之少子也美姿度喜畜奇玩蠻商得一鳳頭乃飛禽之枯骨也綵翠奪目朱冠紺毛金嘴如生正類大雄鷄廣五寸其腦平正可爲枕諤償錢五十萬又得画牛一付晝嚙草欄外夜歸臥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

苑以示羣臣俱無知者惟僧錄贊寧曰南倭烏和反海
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胎中有餘淚數
滴者得之和色著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或風撓
飄擊忽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顯而
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記後
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旧本書中載之湘山野
錄

三

徐常侍鉉江南日嘗直澄心堂舞啖被入直至飛虹
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箠之流血擊鞭卻立鉉道書

於餘杭沙門贊寧答曰下必有馬海骨水火不能毀
也唯漚以腐糟隨毀者于是鉉劚之去土丈餘果得
巨骸骨脛而上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脛骨石斬柱
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瀝漚之遂爛楊文公談苑

錢萬卷

餘杭錢萬卷者淨圓之真儒介然待古人風節有異
著與類一百二十卷天禧中秘閣求書王冀公欽若
特請附馬冀公尤所礼重其居是慶寺在大慈塢時
儒皆抱經授業師居嘗喜閱唐韻諸生嘗窃哄一日
出題于法堂曰楓爲琥珀賦其韻曰脂入于地千載

成琥珀諸生皆不諭因請之不說凡月餘檢經史殆
百家會叔小說俱無見者閣筆以聽教師曰聞諸君
哄老僧貽嗤唐韻故事在東字韻第三叔請詳閱諸
生檢之果載楓字注中云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
爲楓木脂入地中千年變爲琥珀始叙此書又有云
松液入地爲琥珀著唐李嶠詠琥珀詩有曾爲老茯
苓本是寒松液蚊蚋滿其中千年猶可覩之句未知
孰是余頃見琥珀中蚊蚋數枚疑結在内信嶠詩不
誣湘山野錄

錢昱

錢昱猷王長子也讀書強記在故国与贊寧僧錄述
舉竹數束得一事抽一條昱得百餘條寧倍之昱著
竹譜三卷寧著笋譜十卷昱輕便美秀　太祖愛褔
伯父假道將貢入闕賜後苑宴射時江南使者已先
中的令昱解之應弦而中賜玉帶旌賞之歸朝領以
刺史求試乞換臺閣送學士院試制誥三編格在優
等改秘書監尤善吏牘　太宗耽閱深愛之謂左右
曰諸錢諸孔多學浙僧亞栖書体格淨軟其失乃俗
獨此兒不類以謝書金花箚及竹草急就章賜之後
南郊當增秩　上曰丞郎德星象昱王孫也操檢無

守不宜應之授郢圖盡指名器也

杜文正

長安一巨塚壞得古銅爵狀方而 是古文十六字人莫知曉命司中正耕其篆曰北禹迹文也其詞曰岐鄭錫公秦之幽宮禹藏於中命杜鑄致其事曰武王克殷都於鄭鎬以雍州為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鄭之地賜秦哀公墓中正有字學篆隸行草盡精與徐鉉校定說文又同

楊文舉

吳揚文舉撰雍熙廣韻遂直館 太祖神主藏太室西壁及篆字謚寶遂賜金紫孟州華陽人也

陶尚書

乾德三年再郊范魯公質為大礼使以面傳青油縧旧有甲騎畫亂于武庫磨鍾堅厚精明可畏謂于礼容有所不順陶穀尚書為礼儀使出意施之以青綠畫黃絁為甲紋青布裹之綠青絁為下裙絳皮為絡長短至膝如珂紋銅鈴遶前臂及後𨂂至今用焉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易之明博該敏尤工曆象時為晉膺勢方識謂所親曰五星數夜連珠於西南已累累大明吾輩無怪左衽之憂有真主已在漢地觀旁帳膝此氣經旁主必不歸国未幾德光薨于漢又李東起羊侵于北谷曰胡雖非久相吞噬安能亂華後皆盡然

竇仁惠公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相繼登科馮瀛王贈禹鈞詩有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株芳時號五龍昆仲材業儀儼尤著儀為礼部侍郎 太祖欲相之趙韓王自寡學忌儀該博極引薛居正參大政以塞之弟儼宋敏六學為周世宗所重判太常寺校管籥鍾鼓之

排清濁上下之類分律呂還相之法去京房清宮一究調之三年方合天律又善樂章九絃之阮七絃之琴十二絃之箏二十五絃之瑟三漏之籥八漏之篪十七管之笙二十三管之簫皆立譜調按通而合之羅雖異而均和不差編於歷代樂章之後曰大周正樂譜樂等掌之依大教習尤善推步星曆與盧多遜楊徽之同在諫垣預謂二公曰丁卯歲五星當連珠於奎奎主文又在魯分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必見之老夫不與也果至乾德丁卯歲五星連珠於奎太宗時鎮兗海致仕於家八十三終謚仁惠公 王壺清話

二

太祖欲改元謂宰相等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時宰相以乾德爲請且言前代所無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掖庭者　太祖因閱其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竇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　太祖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劉貢父詩話

胡秘監

夏英公鎮襄陽遇大赦賜酺宴詔中有致仕高年各

皇朝類苑卷六二　四

賜束帛時胡大監旦瞽廢在襄英公依詔旨選精縑十疋贈之胡詩謝以手捫之笑曰寄謝舍人何寡闕至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逵諸儒所解束帛戔戔賁于丘園之義自可見證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束帛束修之制若束修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若束帛則卷其帛屈爲二端五疋遂見十端表王者屈折於隱淪之道也夏亦少沮湘山野錄

二

楊庭義　故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鑿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疾甚硯每大臣名士薨卒必作傳以紀其善惡無去不傳庭義亦有所述春明退朝錄

韓溥

韓溥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亹亹可聽爲近世肉譜

王貽孫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　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而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太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莫所出對云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國記以溥藏書萬卷貽孫遍覽之

皇朝類苑卷六二　三

劉吉

劉吉護治京東時河決張去華任轉運使巡視河上方會食坐客數十人鱠鯉爲饌去華顧謂四座曰南人在水鄉多魚爲食殊不厭其腥也意在輕鄙南士吉奮然對曰運使本進士狀元曾不讀書何自彰其寡學尚書爲決九州有魚鱉使民鮮食淮夷蠙珠暨魚易姤之九二庖有魚又有鱉庖氏以畋以魚蓋取諸離周官　人掌以時獻爲梁辨魚物供王膳羞詩載嘉魚魚藻九罭之篇小雅云炰鼈膾鯉張仲孝友國風云豈其食魚必河之魴又曰誰能亨魚溉之釜

帶戴記云永潦降不獻魚鱉魚鱉不中殺不鬻于市居山者不以魚鱉為禮三月天子乘舟薦鮪于寢廟孟秋天子食稻與食魚又食魚者去乙孔子魯人云魚餒不食趙盾晉人魚飧田文齊人其上客皆食有魚子産鄭人而人獻生魚子公亦鄭人染指于黿公父文伯魯人羞鱉致客怒而出大舜漁于雷澤呂望釣于渭濱又何必皆南州之人況今大官之盛殺宗祀之備物皆薦是品而周旋踐騖閫閫咳食其濟民食廣矣何談之容易去華乃色沮不能酬其言見楊文公談苑

卷之六十一終

皇朝類苑卷之六十二

風俗雜誌

朱砂

辰州朱砂嘉者出蠻峒錦州界拮獠峒老鴉井其井深廣十丈高亦如之欲取必聚薪於井候滿火燎之石壁迸裂入火者既化為烟氣矣其偶存在壁者方得之乃青石色稹石有砂處即有小龕中生白石狀如玉牀上乃生丹砂小者如荀荻大者如芙蓉光如璧玉可鑑析之如猩血砂泊牀大者重八九兩至十兩小者五六兩是也亦有赤色如荀荻者蒂石得自土中非此之比也

胥羹

真宗有人奉使交趾以胥羹配龍餅而食羹中血皆如鬼羙子雖味不甚佳莫知其何以致然泊回奇求其法乃取牛蟝淪而去其皮耳

華清宮

故華清宮在驪山之下山半有玉蕊峰天聖末余爲學于山之巔謁朝元閣峯側有夾柱作王母之像雖小有損剝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街花以蓮花千餘次則一石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

以紅錦紅宮女攀扱而上度腊中再進祠王母之像失之已久石柱孔已爲膚道士燒爲灰而塗壁矣嶺之陰溫泉湧流嶺之南有丹霞泉者極寒冽予嘗憂時

又

磨華清宮今靈泉觀也七聖殿之西偶十數步間有皂莢一株合數人抱　相傳云明皇泊貴妃共推於此每歲結莢有十數莢合歡者京兆尹命老卒數十人守視之移接于他枝則不復合也杜太監推嘗言南方無好羊　惟魚佳稻爲佳故南人嗜

之北方人魚稍不多而肉類爲佳故北人嗜之易地則皆然不必相非笑也

白石碑

江陵北四十里有白石碑驛其西有球陂東有鴨波陂白碑亦當作陂澤之陂也蓋驛側數里有後梁宣明二帝墓唐相蕭嵩爲其祠立碑于驛之北因此人以陂爲碑誤也

虎畏橐駝

天禧中有武臣赴官青社齊州北境時河水漸退葭葦但深武臣驅橐數十頭負橐育葭　宵征有虎躍於道橐駝既見鳴且逐之虎大怖駭棄三子而走從卒獲其子而市之

石魚

隴西地名魚龍出石魚掘地取石類而得之多鯽鰍亦相　數尾相隨首如以漆描畫鱗鬣指　燒之尚作腥魚魚龍古之陂澤也豈非魚生其中乎類塞漸久而土凝爲石鼓破之有魚形今衡州有石魚無異隴州者杜甫詩有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正謂隴州也

沸泓

荊江自湖口西上有沸泓船行而抗然而止其下即泓水湧沸舟子無以施其力俄頃即至埋溺爲虀葦嘗置油券其上焯之船下乃得行

石燕

零陵出石燕舊傳遇雨則飛嘗見同年謝卸鴒云向在鄉中山寺爲學高岩石上有如燕狀者因以筆識之石爲烈日所暴忽有驟雨過所識者往往墮地蓋寒熱相激而迸落非能飛也余向過永州有人贈一石其上亦有燕形者在高土人呼爲燕窠

陽朔石峯

桂州在右山皆　山地拔起數百丈竹木蓊鬱石如黛柴陽羽縣也尤佳四面峦峯駢立　沈水部彬嘗題詩曰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是如陽朔好碧蓮裡住人家　峯

梹榔

南海地氣暑溼人多患胸中痞痛故嘗咬梹榔日數十口加以蒟蔞藤泊蜆灰同咀之液如朱色程思孟知番禺凡左右侍史咬梹榔者悉黜之或問其故曰我惡其口唇如潑血耳

蟻鮓

皇朝類苑卷六十三　四

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翅落化為蝦土人遇夜于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投水中則以竹篊漉取搏之如。合作每搏一兩　以豚腐拌之為鮓號天蝦鮓又有大，赤蟻作窠於木梢有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鹽泊薑鹽釀為鮓云味極辛辣

杭人好脩門窓竹器

熙寧八年淮浙大旱米價翔踴人多殍飢杭人素輕奢好美潔家有百　必以大竹飾門窓其竹器瓦甒如甚奢之不能售多斧之為薪列賣于市往往是金漆薪

木饅頭

木饅頭京師亦言之謂之無花果狀類小梨中空既熟色微紅味頗甘酸食之大發痒嶺南尤多州郡待客多取為茶床高飣故云公筵多飣木饅頭或謂嶺南諸州刻木作饅頭狀成刻字云大中祥符年一牒造三十隻誤者之過也　並倦遊錄

嶺南人相呼

嶺南風俗相呼不以行第唯以各人所生男女小名呼其父母元豐中余任大理丞斷賓州奏案有民韋超男名首即呼韋超作父首韋遂男名滿即呼遂作

皇朝類苑卷六十二　五

父滿韋全女名插娘即呼韋全作父插韋庶女名睡娘即呼韋庶作父睡妻作嬸睡

閩人相呼

閩人謂子為囝謂父為郎罷故顧況有哀閩囝一篇曰囝生閩方閩吏得之乃絕其陽為臧為獲致金滿屋為髡為鉗如視草木天道無知我罹其毒神道無知彼受其福郎罷別囝我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勸不舉不從人言果獲是苦囝別郎罷心摧血下隔天絕地及至黃泉不得在郎罷前盡唐世多取閩童為閹奴以進之故況陳其苦以諷焉　並青箱雜記

西域山水

昔人文章用北狄事多言黑山黑山在大漠之北今謂之姚家谷有城在西南謂之慶州余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今之磁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胡人言黑水原下委髙水曾逆流予臨視之無此理亦常流耳山在水之東大抵北方水多黑色故有盧龍地北人謂水為龍盧龍即黑水也黑水之西有連山謂之夜來山其山極髙峻契丹墳墓皆在山之東南麓近西有遠祖射龍廟在山之上有龍舌藏于廟中其形如劍山西別是一族尤為勁悍惟喫生肉血不火食胡人謂之山西族北与黑水胡南与達靼接境 夢溪筆談

皇朝類苑天三一

洛陽貢花

洛陽至京六驛旧未嘗進花李文定公留守始以花進歲差府校一人乘驛馬晝夜馳京師所進止姚黄魏紫三四朶用菜葉實籠中藉覆上下使馬上不動揺亦所以禦日氣又以蠟封花蒂可數日不落迄今貢不絶

海仙花

胸山有花類海棠而枝尤長花尤密惜不香無子耳既開繁麗裊娜如曳錦帶故淮南人以錦帶目之王元之以其名俚命之曰海仙而為詩曰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与香又曰錦帶為名太卑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硯

一

南唐後主留心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物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之亡龍尾石不復出嘉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訪得其所乃大溪也李氏嘗患溪深不可入断其流使由他道李氏亡居民苦溪之回遠道之如昔石乃絶仙芝移溪還故道石乃復出遂与端溪並行

皇朝類苑天三二

二

淄州淄川縣神重山石門澗有石石有金色異相雜其紋如銅屑或曰即自然銅也理極細密茫文正公早居長白山往來于此常見其石皇祐末鎮青還石工乳以為硯極發墨頗類歙石今東方人多用之號曰范公石然不耐久久則石乃斷裂 澠水燕談

三

余為兒童時見端溪硯有三種曰巖石曰西坑曰後

歷石色深紫礲手而㵎絕於有水叩之声清遠石上有黯青綠間暈員小而聚者謂之鸜鵒眼此乃岩石也琛於水底最為上人貴重又其次則石色亦赤阿之乃澗叩之声清但不清遠亦有鸜鵒眼色紫綠慢而大此乃西坑石土人不甚重又其下者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黯如沙中雲母石極慢乾而少潤知之声重濁亦有鸜鵒極大而偏斜不聚謂之後歷石土人賤之西坑硯三當岩石之一後歷硯三當西坑之一則其品價相懸可知矣自三十年前見士大夫亦得端石嵒硯者余觀皆西坑石也近來士大夫

所收者又皆後歷石也豈惟無岩石雖西坑者亦不可得而見矣東軒筆錄

四

唐彥猷清簡寡欲不以世務為意公退一室蕭然終日默坐唯陰詩臨書烹茶試墨以度日比嘉祐中守青社得紅絲石於黑山琢以為硯其理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或如山峯或如雲霞花卉石自有潤澤發墨色類之以匣至數日不乾彥猷作硯錄品為第一以為自得此石端溪龍尾皆置不復視矣

墨

莆陽蔡君謨嘗評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庭珪渡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邽弟庭寬庭寬男承宴承用皆有聞易水江南又有朱君德柴成務李文淵張遇陳贇著名嘗時其製有劍脊圓餅極墨進貢墨供堂墨面多為龍紋其幕有宣府字或止云宣城著姓氏或別州人間亦有人傳者仁宗嘉祐中宴近臣于群玉殿嘗以其墨賜之曰新安者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墨磨龍様尤為佳品

鱷魚

咸平中陳文惠公謫官潮州時湖人張氏子濯于江邊為鱷魚食之公曰昔韓吏部以文投惡溪鱷魚為吏部遠徙今鱷魚取人則不可赦矣乃令文督漁者網而得之鳴鼓告其罪戮之于市圖其形為之贊至今人多傳之鱷大若數丈或玄黃或蒼白似龍而無角類蛇而有足瞬目利齒見之駭人郊化山谷間大率為鱷者十二三其餘或為黿或為龜也善食人畜其食必以尾束去如象之任鼻也

法相院鍾檜

亳州法相禪院鍾檜高幾數尺偃亞蟠屈枝葉繁茂

不可圖狀唐大中年李侍價石記云圖盛三丈餘距今入百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錢拈　真廟祀老子嘗駐蹕其下今謝揭尚在故陸子履詩曰先皇玉座親臨地故老于今說法然

慈航院

通州狼山廣教寺在唐為慈航院在江中山上昔人有詩曰飛來靈鷲廣化作寶陀山山前後皆江海相接處舟出三山間水淌礙石率多覆溺者有僧率其徒操楫以護之舟免觸石之患故有慈航之名近年江水南徙山之前後皆為陸田後人有詩曰昔年航度浪今日馬蹄痕皆紀寔也

皇朝類苑卷六十二

瓊花

揚州後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多俗目為瓊花不知寔何木也去以為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花不能盛遂不為人貴孫傳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曰乃李文饒所賦玉蘂花也 澠水燕談記

二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南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旧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李季士錄書

茶

一

建茶盛於江南近歲製作尤精龍鳳團茶最為上品一斤八餅慶曆初蔡君謨為福建轉運使始造小團以充歲貢一斤十二餅所謂上品龍茶者也　仁宗皇帝尤珍惜雖輔相未嘗輙賜唯郊祀致齋之夕八府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為龍鳳花貼其上八人分割之以為至寶不敢碾試時有佳客出而傳玩歐陽文忠公云茶為物之至精而小團尤其精者也

皇朝類苑卷六十二

澠水燕談

二

建州陸羽茶經尚未知之但言福建十二州未詳往往有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斤迄今歲出三千餘万斤凡十品曰龍鳳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頭金蠟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皇族學士將帥皆得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坐江左乃有研膏茶供御即龍茶之品也

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法今行于世楊文公談苑

三

蠟茶出于福建草茶盛于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二三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青箱雜記

取碑碣為塔材

長安故都多古碑石景祐初莊獻太后遣中使建塔城中時委運知永興盡力于塔悉取碑碣以為塔材

滌唐公卿墓石十亡七八楊大年嘗說叔五行總金石厄事亦有天下百餘年長安碑刻再厄矣惜乎

威州

唐李衛公維州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景祐中或以其與濰州名相亂卻置文字率多往來住滯乞改其名　仁宗曰此足以威西戎乃改曰威州

西溪寺名

華陰楊褒好古博物家雖貧甚而書畫奇玩充庭中橐家姬數人布裙糲食而歌舞絕妙故歐陽公贈之詩曰三腳木床坐調曲蓋言褒之貧足也褒皇祐中宿華州西溪寺夜闌燈滅于閣下有光燁然且起視之石也詢寺僧云西溪　下臨處條郡宴集之地每以此石供几耳至夜襄移至他處光復在焉意其蘊玉因求得之輦至都下使玉工視之以為然剖之得玉徑數寸色溫潤純粹光彩燦然工人驚曰至寶曰今王府中未有其比會朝廷求良玉琢鎮國寶璽因獻之遂以為璽鎮國華州軍額朝廷以名與璽同乃改曰鎮潼軍亦異也余叔父博士早為華州幕官故知其詳或以為襄獻琢為蒼璧未審孰是

烏魚骨毒牡丹

洛陽牡丹歲久蟲蠹則開花稍小園戶以硫黃簪其穴蟲死花復盛大其園戶相妬則以烏魚骨刺花樹皮中及花中必死蓋牡丹忌烏魚骨耳

陳太丘碑

熙寧中余為亳之蒙城主簿闞鄉縣北雖水之陽漢太丘長陳寔廟前有蔡郎中立碑詢土人云無有也一日沿渫過其地與邑令丹陽姚存詢得之已為村人鑿為橋腳矣方跌在水濱因舁至祠下石五段字正隸皆訛缺不可讀僅有一二存者獨碑陰故吏姓名差完其東數里復得漢富春丞張君墓碑二曰毀

吏磨墨摸本將以獻歐陽公以助集古未果而公薨至今以為恨

古銅魚符

李文郎攝官於壽光縣東境稻田中得古銅魚左符以遺余銅正赤長二寸許背刻為魚頭魚一其面刻一同字深二分許所以合信也環自刻刺史官氏云左雲麾將軍行唐美州刺史持節唐來州諸軍事高從攻鑴刻極工字小訛筆法精妙　歐陽率吏披唐貞觀中高麗裂其地為十二州各因其酋長以為刺史唐　其一也左符乃所頒者當在其國不知緣何

遺于此也郡先青局邑其瀕海矣

日本扇

熙寧末余遊相国寺見貴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鵝青紙厚如餅揉為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傳以五綵近岸為寒蘆衰蓼鷗鷺竚立景物如八九月間艤小舟漁人披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国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絶高予時苦貧無以置之每以為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

齊南陵古鑑

熙寧末齊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大小二徑六七寸明徹鑑人非他鑑比其背郭皆有詞可大為小篆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芙蕖茂林叢竹又為孤雲野鶴下有老人倚杖拜憤直匿其間似非世間人有飄逸不可攀之高致蓋昔之高人遁客能自放於寂寞之鄉有足以寓意寫懷者未嘗遺物鑑以寄一時之適耳豈良工巧冶所能知也附麗亦為襍花皆古篇不可識元豐初於南仰見鏆翁得其一而小者藏士家南陽實艱大年求得之一日相遇于臨淄阿育寺出二鑑示客　精命而為一使二鑑不相去遠

并以歸大年鳳凰双頭南金裝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煉形巧冶雪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戶寫翠對　傳紅綺自嬌俛偎含影中

羽陽石瓦

秦武公作羽陽宮在鳳翔寶雞縣界歲久不可究知其處元祐大年正月直縣門之東百步居民權氏濬池得古銅瓦皆五被獸一首完而徑四寸四分瓦面隱起四字曰羽陽千歲篆字隨勢為之不依方正始知即羽陽舊址其地北負高原南臨渭水前對群峰

形勢雄壯眞勝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余
年矣武公游景叔古總秦鳳刑獄摹刊于石置之歧
陽憑臺之瑞豐亭以貽好事者

椰子木

椰子木生安南及海外諸國木如椶櫚高者高百餘
尺花葉白如千葉芙蓉一木花不過數十實不過三
五顆其大如斗至熟無差小外有黃毛軟皮中有殼
正類梹榔故有人戲爲詩曰百果之中尔最尊梹榔
應是次雲孫侍期亦有題椰子詩曰叢生雕胡有圓
實梹榔身殼上有二穴芽出穴中殼肉類蘿菔皮味

苦而味極甘脆蠻人甚珍之中有汁大者一二升蠻
人謂之椰子酒飲之得醉交州記以爲漿者是也治
消渴塗髭髮立黑皮煮汁止血療吐逆兩霍亂去風
並見池燕談

卷之六十二　終

皇朝類苑卷之六十三

風俗雜志

犀

犀之類不一生邕管之西及交趾者角文如蘇寶理
澡少溫潤來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潤如緻
光彩瑩徹甚類犬眞者傳以膏甚有花文而尤異者
曰通天犀或如日星或如雲月或如葩花或如山水
或成飛走或成魚龍或成神仙或成宮殿至有衣冠
眉目衣履羽毛鱗角完具若繪畫然爲世所貴其價
不貲莫知其所以然也或以犀受一物玩之久則形

潜入角中是又不可以理推之者其文有正挿者有
倒挿者有腰鼓挿者其類不一方其在角未解也雖
海人亦未知其爲異也故波斯以象牙爲白暗犀角
爲黑暗以其難別識也犀之有通天花文者自顧其
影則怖常飲濁水不欲照見其角也海人之取犀也
多於山麓植木如列羊棧久則木朽犀前足短止則
依木而立朽折犀倒不能自立因格殺之犀歲亦退
角培土埋僻處海人偵知爲木角易取之西域謂犀
爲竭伽角爲毗沙拏言一角也澠水燕談

酒令

唐人飲酒喜以令為罰韓吏部詩曰令徵前事為白傳詩云醉翻襴衫抛小令令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即白傳所謂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按舞之屬皆却之也至八窗而窮斯可受矣其舉故事物色則韓詩所謂耳近歲有以進士為舉首者其黨人意作之會其人出令以字偏傍為率曰金銀釵釧鋪次一人曰絲綿紬絹綢至其黨人曰鬼魅魍魎魁俗有謎語曰急打急圓慢打慢圓乃為四段送在筵前初以陶元乃為令耳劉貢父詩話

酒令謂飲酒有無手者遠起于堯民也既醉以酒浩然陶情不覺鼓腹手舞蓋無事醉飽樂極則然也嘗聞風俗閑言飲酒欲勸無由自醉得飲則沉酒矣乃有設舞手即解之時欲以酒屬前人則舞手招之前人諱之則舞手拂為又以手作期剋之勢以恤其不飲前人不飲受作叩頭之狀如是則有招也拂也期也剋也而後机巧生焉以四字合為章段伺其手舞不及樂拍不合律者皆為犯酒家令也王者以外數罰之然詩中稱發兕觥又云不醉無歸不醉而出是不親也其來不近矣東漢賈景伯着酒令尤為始形戱藉然終尋求未見唐高宗鄭弘慶以平素有為令始也及天寶以來海內無事京師人家多聚飲樂歌令新奇故穆宗好声技觀教坊樂岡　公著曰比聞公卿云庶局為歸燕皆極歡娛亦可為樹公者曰此事誠不可嘉且言賓讌之礼不能以論前代名士式清談雅論詠詩獻酬不至于亂天寶之末風俗奢靡沉醉謹譁由是官務多廢重心求理安得不勞神憲帝深嘉其言後皇甫松撰醉鄉日月一卷言醉樂如入壺中天也亦無舞手飲礼之法尒次有崔端已著送藍譜令之所出象有旋然也言藍草一名忘

憂之謂忸怩解忘其縱放則忘憂也然則賈逵濫觴於其前皇崔波瀾於其後梁元帝宴集局不二為酒令規曰江左以來未有此舉蕭琛傳語謂為知言也吳都賦曰李議巻飲飛觴舉白白犯令者罰之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賈宰安言

採珠

嶺南襍錄曰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採而　之予嘗知容州与浦啚近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千餘處皆海也非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靈濃衆村田場條接斷連皆海名也悉相接在海中但回地名

而珠矣沂望地接交趾産大珠而蚌注亂之多為交入所振海水深數百尺以下方有珠往往有大魚護之蚌亦不敢近（倦遊雜録）

又

劉鋹據嶺南置兵數千人以採珠為事目曰媚川都每以石縋其足入海至五七百戸溺而死者相屬也久之珠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悉以珠為飾窮極華侈及王師入城一大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黥其壯者為軍老者放歸田里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為業於是俗知務農矣（澠水燕談）

鴿寄書

古詩云柚中有短書欲寄復飛燕詩意以燕春來秋去似可寄書故偶然耳今人則養鴿通信皆非虛言也雖至外數千里縱之輒能還家蜀人況事至京師者以鴿寄書不旬日皆達及賈人船浮海亦以鴿通信陸機使黃耳寄書此殆不然自洛至吳更歷江淮大何能浮水必從舟摂大豈能諭意淡事也若此大通神不可測度矣或者陸氏有奴名黃耳因此以為真狗也（劉貢父詩話）

俗謂州都事簡者為道院

江陰軍北距大江地僻鮮過客一縣公事絶少通州南阻江東北瀕海士大夫罕至居民以鹽魚自給不為盜賊訟稀事簡仕宦二州者最為安逸故士大夫謂江陰為浙江道院通州為淮南道院（澠水燕談）

仕宦嶺南

嶺南諸州多瘴毒歲閏尤甚近年多選京朝官知州及吏部選授三班使臣生還者十無二三雖而免死亦多中風氣容色變黑數歲發作頗難治療旧日小縣及州郡官率用士人攝官蒞之其後言事者以為雖遠仕朝廷可其言稍益俸加以時賚貪冒之徒多

亦頻往雖表無亦不悔也

擧子投贄

國初襲唐末士風擧子見先達先通箋啓剌字謂之請見既与之見他日再投事啓謂之溫卷或先達以書謝或有称譽即別裁啓事委曲叙謝更求一見當時擧子之先達者其礼如此之恭近歲擧子不復行此礼而上官亦鮮有延譽後進者（澠水錄）

又

先公嘗言近日擧子多紫衣皂衫乘馬以虎豹皮裝飾鞍轡謁見士大夫竝不以箋啓為先容往往仍不

其襴鞹甚無謂也吾不敢以遠事言之只記後唐明
宗廟公卿大僚皆唐室舊儒務以禮法相尚其時進
士明經皆衣紵布襴衫藍鞓帶著靴乘驢騎角木不
施韉韂重帶書筒照袋（書筒裹啟狀照袋貯筆硯紙墨俱見前製低）每見
公卿門並數步外下驢整衣冠斂襟然後躬趍門下
求執事者通箋啟剌字請見既得他日復投啟事謂
之謝見又數日如袖文卷投以執事閽者不更求見
又數日復投啟事謂之溫卷大都見不可數數則瀆
瀆則見待之禮解矣或大僚有書題許卷他處聞有
称譽之言則別裁啟事委曲叙感不可更求一見當

時進士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二卷但於詩賦歌篇
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獻兩行卷軸曰覆行謂之
多矣故桑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白少李棋愚只行
五首但取大名以至大位豈必以多為貴哉裴說補
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覆行舊卷人有訊之曰
者裴曰只此十九首者吟尚未有人見知何暇別行
卷哉訊者以為知言故兵部侍郎祐狀元繳之子其
父與章魏公同年祐既幼孤文章有天才終祐冠以
啟投桑公其文約數千字桑公一見大驚賞稱是聲
價溢於輦下以此言之益知濰心貫常文愈以見不
在多行之驗也明宗晚年重崇為群小所惧稱兵向
闕下洛中驚擾市肆閉門不敢出時有舉子數人乘
驢著大袴白衫戴皂紗帽往來於通衢閭居人見無
不咲之是知敦尚儒雅乃昇平之美事耳鬪鬨之際
猶以此卜治亂況他事乎（李季士賁談）

泉水

一

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所謂匿空旁出者也祥符
中真宗祀汾陰駐蹕蒲中車駕親臨賜名廣孝泉井
亦名其坊御製贊紀之蒲頗河地鹵泉鹹獨此井甘

美去以為異

二

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陽溪中有醴
泉湧出公創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
目之范公泉環石古木蒙密塵迥不到去市廛纔數
百家而若在深山中井自是幽人逸客往往賦詩鳴
琴烹茶其上日光理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起非人
間去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輩多賦
詩刻石而文正公乃鳴唐武公蘓獮篆石榜之亭中
最為營丘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民為水磑精

復完葺

三

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貫洋水限爲二城先是跨水植柱爲橋每歲六七月間暴漲水與柱鬬率常壞橋州以爲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會得牢城廢卒有智思疊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數十相貫駕爲飛橋無柱至今五十余年橋不復壞慶曆中陳希亮守宿州以汴橋常損官舟害人命乃法青州所作飛橋至今沿汴皆飛橋爲往來之利

四 皇朝類苑六十三

八

齊州城西張意諫議園泉有金線泉甃方池廣袤丈餘泉亂發其下東注城壕中澄澈見底池心南北有金線一道隱起水面以油滴一隅則線紋遠去或以杖亂之則線輒不見水止如故天陰亦不見齊爲東方名郡而張氏齊南盛族園池乃郡之勝遊泉之出百年矣士大夫過濟南至泉上者不可勝數而無能究其所以然亦無一人題詠獨蘇子瞻有詩曰槍旗攜至齊西境更試城南金線奇然亦不解泉之所以有金線也

五

雍熙二年鳳翔秦政山縣周公廟有泉湧舊老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安史之亂其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賜號潤德泉後又涸今其泉復湧澄甘瑩徹太宗嘉之 湘山野録

芋蘿蔔

江東居民歲課種藝初年種芋三十畝計省三十斛次年種蘿蔔二十畝計益米三十斛可知蘿蔔消食也尔雅葖蘆萉郭璞注萉宜爲菔蘆菔青屬紫花大根俗呼雹葖更始敗掖庭中宮女數百人幽閉殿門內掘庭中蘆菔食之今蘿蔔也

皇朝類苑六十三

九

小李

許州小出好李太常少卿劉蒙正有園在焉多植之每遣人貲遺歸京師以遺貴要竊得嘗之絶大而味佳所嘗而後知也 楊公談苑

蓮薏茂

嶺南青萎根下如合拳其旁附而生者狀如薑注注如大芋南人取其中者乾之名蓮薏木北人則呼爲蓮薏茂字書亦無茂字名之爲朮如人病痢者取青薑磨酒煮服之多愈盖蓮薏木能和氣耳

魚

河豚魚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落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為時珍更相贈遺脔其肉襍蔞蒿荻芽瀹而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廣南有五脔魚色如虹或云与蛇為牝牡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啗其肉襍蘭必致嘔洩又有抱石魚狀類科斗生急灘石上有麞虔南康雄部入皆亂之醿飲喻羹以為奇味今之通遠軍乃古渭州之地渭源出焉中有水虫類如鳴覓覓之声見者即抵外擊之多化為石可以礪石曰覓石長尺餘直一二千矣外經其磨者青光而不壞亦奇物也

菩薩石

嘉州峨眉山有菩薩石人多採得之色瑩白若太山瑯牙石上饒水晶之類日光射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 楊文公談苑

鳳凰

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水飛下猿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故人呼為鳳凰山所食以魚虫遇大風雨或飄墮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觜謂之鳳凰盃古書謂鳳凰生於丹穴南方也蓋此禽出塵累之外能遠羅弋以為羽族之長者以其智能遠害遂時而出也本朝嘗集請遠合歡之樹

鴆鳥

至和中余赴任邕至金城驛一動置早膳闌如以手搭鼓者問郵卒曰何處作樂曰非也乃鴆鳥禁蛇耳 孟侍講襍錄

物性相感

金橘產于江西以遠難致都人都不識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爛如金彈丸

誠珍果也都人初不甚貴其後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余世家江西見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則于菉豆中藏之可經時不變云橘性熱荳性涼故能久也凡物有相感出于自然非人智慮所及皆因其旧俗而習知之今唐鄧間多大柿其初生澁堅寔如石凡百十柿以一榠樝置其中榅桲亦可則紅熟爛如泥而可食土人謂之烘柿者非用火乃用此尔淮南人藏鹽酒蟹凡一器數十蟹以皂莢半挺置其中則可經歲不沙至于薄荷醉貓之類皆世俗常知而翡翠屑金人氣粉犀此二物則世人

人未知者余家有一玉罌制作甚古而精巧始得之
梅聖俞以為辟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
鈐轄鄧保吉者　真宗朝老内臣也識之曰此宝器
也謂之翡翠云禁中寶物皆藏宜聖庫中有翡翠盞
一隻所以識也其後余偶以金環於罌腹信手磨之
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諸藥中犀最難搗必先鎊屑乃入衆藥中搗之衆藥
篩羅已盡而犀屑獨存偶見一醫僧元達者解犀為
小塊子方一寸以極薄之紙裹置于懷中近肉以人
氣蒸薰候其洪洽乘熱投臼中急搗應手如粉因知
人氣之能粉犀也然今人莫有知者

沉香木

沉香木嶺南諸郡悉有之瀕海諸州尤多交連枝岡
嶺相接數千里不絕葉如冬青大者合數人抱木性
虛柔山民或以創茆廬或為橋梁為飯甑尤佳有香
者百無一二蓋木得水方結者多在折枝枯幹中或
為沉或為箋其黄熟自枯死者謂之水盤今南恩高
竇州等惟產生結香蓋山民入山見香木之曲幹斜
枝必以刀斫之成坎經年得雨水所漬遂結香復鉏
取之枯去白木其香結為斑點亦曰鷓鴣斑燔之極
清烈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木中
取者宜用薰衣黄沉乃枯木中所得者宜入藥用依
木皮而結謂之青桂氣尤清山中歲久不待刻剔而
精者謂之龍鱗亦有削之自卷咀之柔韌者謂之黄
蠟沉尤難得

又

嶺南雷州及海外瓊崖中多有樹山中夷民斫來賣
與人其一樹出　三等曰沉香曰箋香曰黄熟香沉
箋皆二品曰鐵結曰生結熟結者樹自枯爛而得之
生結者伐仆之久爛脱而剔取黄熟有三品曰夾曰
箋其破者為散香夷民率以香樹為槽以飼鷄犬不
如環爐向豪家

麝裂臍秖葬斗斷尾

公嘗言商汝山多群麝所遺糞嘗就一處雖遠逝食
必還走之不敢遺迹也所惡為人獲人反以是求得
必掩群而取之麝絶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
自投高嵒舉爪裂出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保其
臍李商隱詩云投嵒麝退者許渾云尋麝殺生者是
也秖類鼠而大尾長而金色生川陝深山中人以藥
矢射殺之取其尾以齧之惡其為身患杜甫詩云秖

獮寒倏爲見鶩盖輕捷善緣木猿猱之類也犛牛出西域尾長而脛短中国以爲纓入或射之亦自斷其尾云

蠹变爲鵝

至道二年夏穐闍京師鬻鵝者稱于市諸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鵝纔直 錢是時雨水絶無蠹声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爲鵝半爲蠹乃蠹之变也列子天瑞篇曰蠹变爲鵝張湛注云事見墨子斯不謬矣又田鼠变爲鵝盖物之变非一揆也

皇朝類苑六十三

猩猩

猩猩南中獸山海經云如豕而人面汲冢周書云狀如黄狗人面頭如雉鶴酈元水經云形如黄狗而面目端正善与人言声音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血可以染緋素尤爲妙絶太宗平廣南求得猩猩如鷄鴨而大取其血以染色如渥丹与傳記所載不類

鸕鷀捕魚

士人劉克傳觀異書杜甫詩有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黄魚舊之說者皆謂夔峽間至今兒戶乃夷人也其主謂之兒主然不聞有烏兒之說又兒戶老夷人之說又非人家所養克乃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兒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絕繫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余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兒耳 筆談

病癭

大頭處險而癭今汝洛間多而淅右閩廣山嶺重阻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主癭瘤注云凡海菜皆療瘤結氣青苔紫菜亦然盖瀕海之邪食其唯之味能療之也

土厚水淺無病

皇朝

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爲縣余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有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後從祀汾陰往還無恙今年退卧穎陰濱高少之麓井水深數丈而絶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又餘已汲温盖自武牢以西接秦晋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痼疾

白鹿洞藏書

江州廬山白鹿洞李氏常聚書籍以招徠四方之學者有膳田數十頃給之還大學中庸者授以他官頗

以戒敎授自江南北為學者爭湊焉常數百人後太平興國初學徒日散室廬壞廢矣悲夫

建州多佛刹

人言吾鄉建州山水奇秀江淹為建安令以為碧水丹山靈木珍草皆生平所至愛不覺行路之遠即吾邑也而巖谷幽勝士人多創佛刹落落相望所管六縣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建陽二百五十七蒲城一百七十八崇安八十五松溪四十一關隸五十二僊十邑而杜牧江南絕句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六朝帝州之地何足為多也楊文公談苑

少虞自幼喜雜覽家居摘諸史稗記聞於仄化者纂成此篇題曰皇宋事實類苑始於本朝祖宗聖訓終於風土雜志總六十三卷少虞不敏何敢為著述但傳書而已玫之歲月越十四寒暑更僕博洽君子訂為紹興戊寅九月日江少虞志

卷之六十三終